

內 容 提 要

大西洋上西印度群島的最南端，有个风景美丽、盛产石油的小島特立尼达，这个島早在1797年，就被英國軍艦所占領，成为英帝国王冠上的一顆寶石，从此以后，島上的人民就一直在殖民主义者的铁蹄下喘息掙扎。

本書主要描写二次大战前特立尼达工人在失业、飢餓和穷困的胁迫下，发动了規模巨大的罢工，跟殖民主义統治階級作了流血的斗争。作者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刻画出許多典型的人物形象，其中有熟諳馬克思主义的工人領袖，有斗志堅強、为共同事业献出自己生命的階級战士，有在斗争中鍛煉成鋼的年輕美丽女仆，有玩弄男性的資產階級小姐，有从小資產階級立場轉到无產階級立場上的知識分子，有被密探活活打死的失业工人……这些人用他們各自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和言語行动，交織成一幅动人心魄的画面，真实地反映出殖民地人民生活 and 斗争的全貌。

作者拉尔夫·德·波西埃是西印度人，在1939年失业，生活的重压促使他站到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并关心起工人階級的斗争来。本書是以他亲身經歷过的特立尼达賈柴巴德地方1937年的罢工斗争为背景而写成的。

譯者前記

在南美与北美两大洲之間，有一系列象踏脚石似的島嶼，那就是西印度群島。群島的最南端，有一个风景美丽、盛产可可、蔗糖和石油的小島，1498年由哥倫布最先发现，取名特立尼达，意思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以后，西班牙人就占領了这个島，屠杀了当地大部分的土著印第安人。在1797年，英国人又从西班牙人手里把这小島夺了过去，从此特立尼达便成了英帝国的殖民地——英国王冠上的一顆宝石。

原先住在島上的印第安人，經白人一再屠杀，剩下的已寥寥无几，不敷殖民主义者剝削奴隶劳动所需，所以在法国人来开垦种植园的时候，就帶來了大批的非洲黑奴。但是不久，英国人妒忌法国殖民者在非洲靠黑奴获得巨額財富，为了便于殖民地竞争，他們把黑奴解放了。島上的种植园主失去了供他們剝削的劳动力，便設法从印度运进大批半农奴式的雇工来，这些雇工在卖身为奴的五年內，不能离开种植园一步。这些黑人和印度人占島上人口的极大部分，受的压迫也最厉害，他們是供白人驅使的牛馬——黑人在油田和可可种植园里，印度人在产糖区。

英帝国主义者在占領特立尼达后，在島上設置了总督，成立了殖民地統治的国家机器。随着政权的建立，英国資本也滲入了特立尼达，和当地的資本家結合起来，構成了殖民地上最有勢力的統治集团。这个集团是幕后总督，殖民地上的一切都由他

們操縱，他們用盡種種辦法，如使用密探來施行恐怖統治，宣揚種族歧視來離間各種有色工人等，來割斷工人階級之間的聯繫，向勞動人民進行最殘酷的剝削和鎮壓。一直到1937年，這個島上五十萬人口中只有三萬人有選舉權，工人們在法律上沒有罷工和糾察的權利，直到那時候連工會的組織都沒有。總之，這個島上的人民，尤其是勞動人民，一直在英帝國主義的鐵蹄下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不但吃不飽，穿不暖，沒有房子住，甚至連基本的人權都沒有。

王冠上的寶石描寫的，就是特立尼達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怎樣提高了階級覺悟，在當時新成立的進步黨工人福利會的領導下，向殖民主義者和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展開了堅決的鬥爭。這鬥爭在小說中共有兩次高潮，一次是失業工人在工人福利會領導下長途跋涉到總督那兒去請願，這次遊行示威雖無具體結果，但卻大大地鼓舞了工人們的热情，提高了他們的鬥志。另一次高潮是1937年費柴巴德的油田工人進行大罷工。罷工工人最後還武裝起義，占領了油田附近的城鎮聖弗拿多。這次罷工起義，雖然終于被英帝國主義者血腥地鎮壓下去，工人福利會的領導人物也被捕判刑，但經過這場激烈的階級鬥爭後，殖民地人民已開始覺醒過來，不再聽任殖民主義者宰割了。他們在進步政黨的領導下，學會了怎樣跟帝國主義者展開長期的、不屈不撓的鬥爭。

這部小說忠實地反映了西印度人民的痛苦生活，藝術地描繪出被壓迫人民逐漸覺醒的過程。作者所遵循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他所揭露的，是殖民地人民和帝國主義統治者之間不可調和的深刻矛盾，他所着重描寫的，是工人階級先

鋒隊領導下所進行的階級鬥爭。作者的艺术特点，是对人物的刻划特別細膩逼真，他筆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他們虽然是普通人，但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思想发展过程和不同的階級烙印。这些形象显明的人物中，比較突出的有拉曼特，一个黑种工人，工人福利会的領袖，馬克思主义者，有坚强的斗争意志；凱西，原是个无知无識的黑种女仆，由于身受惨痛的教育，终于成了一个坚强勇敢的階級斗士；包比多，一个失业的委內瑞拉職員，因为找不到职业而提高了觉悟，加入了工人階級的行列，后来被密探活活打死；安德烈，一个略帶着黑人血統的知識分子，久久徘徊在統治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但是統治階級的种族偏見教育了他，他自己又受到了資產階級貴族小姐的玩弄，终于覺醒过来，毅然决然地站到工人階級的一边。这些人物的言語行为、思想感情、生活习惯、社会圈子……交織成一幅美丽动人的画面，里面有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有动人心魄的斗争場面，有惨絕人寰的特务暴行，在政治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造詣都是很高的。

作者繼王冠上的宝石之后，又写了个續篇甜酒和可口可乐。这部小說描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美帝国主义势力怎样侵入特立尼达，利用美元和假仁假义来迷惑和欺騙当地的人民。小說里主要的斗争是进步工人在工人福利会的领导下对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双重斗争：一方面反对当地的統治集团，一方面反对新的侵略者——美国人。小說真实地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后特立尼达社会生活中所起的微妙变化，艺术地描繪了生活在这个动蕩的社会中某些人物的悲喜剧。

本書作者拉尔夫·德·波西埃是西印度人，关于他的情况

譯者知道的不多，在原書的扉頁上，有幾段關於作者的介紹，茲譯出如下：

拉爾夫·德·波西埃在特立尼達出生，目前住在澳大利亞，王冠上的寶石是他的處女作。

關於他自己，波西埃曾這樣寫道：“我在1939年失業，可不得不養活一家四口人，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的真正顛簸。我很早就對工人階級問題發生了興趣；1937年這一年，是能使最麻木不仁的人都覺醒過來的。我除欠不到東西，正在考慮卖掉哪一部分家具去換飯吃的时候，却找到了第一個臨時的工作——在一個農業展覽會里給一個獸醫官當助手。我怎麼也忘記不了怎樣由於我的無知，我把所有的公牛都關在一起，它們几乎把那個地方撕成了碎片。

“跟着來的是戰爭、美國人和基地……我就是在那些歲月里寫王冠上的寶石的。但是知識分子受屈受辱的窒息空氣，實在使我忍受不下去了。我顧不得後果如何，非離國不可。1947年初，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抵押掉了，到美國去學習汽車機械。那只是六個月的補習課程。學完以後，由於不可能再留在美國，我就動腦筋看着下一着應該怎麼做。澳大利亞以一本畫冊的形式在向我招手，畫冊里所描繪的，是一個有陽光和前途的國土。我相信了她的話……

“我在墨爾本一家最大的汽車製造廠里工作了一年。這工作占據了我的全部時間，使我沒有工夫從事寫作，所以1949年，我依舊當起職員來了。澳大利亞工人的鬥爭性很強，要我不受他們的鬥爭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他們的那些鬥爭深深地影響了我的世界觀，我終於把王冠上的寶石重寫了一遍，使它成為我的祖國和我的人民的一幅更完美、更真實的圖畫。”

献 辞

我把本書獻給我的妻子，她的批評對我的貢獻遠遠超出她自己的想象。我也把本書獻給澳大利亞工人，因為他們給了我很多的教育。可是最主要的，我要把本書獻給費柴巴德的工人，因為沒有他們在1937年的鬥爭，這個故事是不可能構思出來的。

背 景

1498年7月。

三只艦艇在大海上漂流了八天，船上的縫都已裂开，水手們渴得要命，不住地咒罵着，唧唧噥噥地向圣母作禱告。天上沒有半朵云彩。太阳热辣辣地晒在他們赤裸的背上。帆杠噉噉嘎嘎地响个不停，好象船在顛簸似的。他們的食物在酷热下已經腐爛，他們的水每只船上都只剩一小桶，水手們被困在冷漠靜謐的海洋之上，三五成群地唧噥着咒罵那个率領他們走向地獄的人——克里斯多夫·哥倫布。

后来，在七月的最后一天，旗艦上的了望手阿隆查·尼柴多突然喊了声“陆地！”，划了个十字，一边下来一边喊着“陆地！陆地！”甚至感觉不出在急忙中把自己碰得渾身是伤。甲板上的人們哭泣起来，彼此拥抱着，贊揚着他們的司令，也顧不得喉嚨干燥欲裂，都大声唱起“Salve Regina”^①来。

哥倫布看見蔚藍色的長空中现出三个山峰，記起了他在最口渴的时候所作的誓言，就將这个小島命名为特立尼达，意思是“三位一体”。

这是块可爱的陆地，到处是閃閃发亮的清泉和奔馳着野鹿的大草原；森林里，有的是肉、水果和形形色色飞鳥的啁啾声。印第安人称这块土地为“开利”，意思是“蜂雀之国”。飞鳥在他

們心目中是神聖的——它們都是他們祖先的陰靈。

印第安人不知道自己就象即將墜地的成熟果子那樣，末日快到，都乘了獨木舟出來看這些生客。哥倫布送給他們一些珠子和美麗而不值錢的小玩意兒，却向他們要金子。他們搖搖頭，拿出珍珠來給他們看，還用手遙指着海峽那邊的馬加利塔島……

一年年過去，過了一百年。這時候，西班牙人需要雇人下海摸珍珠，可是印第安人不肯來，他們於是用武力把印第安人擄掠去當奴隸。印第安人起來反抗，他們想用寶劍把印第安人征服，但是印第安人反而把他們從島上趕走了。

西班牙國王聽說自己的臣民居然敗在野蠻人手里，馬上召集了他的教士，問他們把印第安人擄來當奴隸是否合法。這班教會人士回答說，他們都是偶像崇拜者，教育他們，讓他們懂得上帝的言語和國王的威力是很必要的。因此，奴隸買賣正式展開了。

一百年來，西班牙人斷斷續續地跟印第安人作戰。這個小島本身對他們說來價值不大。他們的眼睛盯在十二哩外的南美大陸上。他們所醉心的是愛爾·多拉多，它的影子象黑夜中的聲音一樣，不時在他們面前掠過。他們在特立尼達獲得喘息的時機，在瀝青湖填塞好他們船上的船縫，重新在地平綫上仔細觀察蘊藏着黃金的南美大陸。可是那些印第安人却蹲在他們“阿日巴”^②的門口，眯着眼睛凝視着他們過去的日子。他們不再戰鬥，不再跳戰爭的舞蹈，不再玩那種叫作“巴多”的球戲，也很少耕種他們的土地；因為經過兩百多年的戰爭，他們的人數殘存無幾，已經成了一個散居各地的被征服的民族。

① 天主教會里一種讚美聖母瑪麗亞的和唱。

② “阿日巴”(ajonpa)，一種南美的湖上樺屋。

但是日子一年年地过去，爱尔兰·多拉多象秋天的落叶一样，从这些西班牙人的脑子里消失。岛上森林里有的是飞禽走兽，海里有的是鱼，“卡萨瓦”^①漫山遍野，一百多种的水果用它们的颜色和香气给大地平添了光彩。然而西班牙象个衰老的母亲，奶房已经干瘪，不能再哺育她的孩子。当总督叫议会买一本簿子作议事记录的时候，他们都哭哭啼啼地说，他们全体议员的身上连一张白纸都找不到，还说他们穷得那么厉害，他们这么些人中间甚至只有一套象样的衣服可以穿着去参加圣餐。

1783年，一个法国人带着西班牙国王的旨意来到这里。国王给每一个白种移民，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每人三十二亩土地，他所有的每个奴隶可以得到半数的土地；这样，一个有妻子和二十个奴隶的白人，就可以获得三百八十亩土地作为他自己的财产。

法国人成千成百地到来，象大草原上口渴了的牛群赶到池边去喝水一样。他们中间有革命党人，有保皇党人，有白人，有既不白也不黑而是黑白相混的自由民。他们种植了过去从来不曾种植过的甘蔗和可可。大量的财富创造出来了，又浪费掉了。

不久，贸易的气味引来了在海洋上巡逻的英国兵舰。1797年的某个黄昏，它们突然驶进了海峡。西班牙司令由于恐惧和软弱，在晚上焚毁了他的舰艇，从查伽拉玛向大陆撤退了。英国军队随着黎明一起来到，包围了首都西班牙港。西班牙总督夏岗看见法国地主都在为自己的财富发抖，就忧郁地望了望他的八十个士兵，把他自己和这个小岛都献给了拉尔富·阿塔克洛姆。

① “卡萨瓦”(cassava)，一种多淀粉的热带食物。

这样，又一顆閃閃发亮的小小宝石，它的价值还不知道，就人不知鬼不觉地被偷了来，加在英国的王冠之上。英国付出的全部代价不过是一个士兵的生命。

被英国人称为“有肤色的自由民”的黑白混血儿人数要比白种人多三倍，而且繁殖得很快；奴隶的繁殖率虽然赶不上死亡率，他们的人数却还要比有肤色的自由民多出三倍以上，原因是不断有新的奴隶从外面运进来，增加他们的人数。英国人知道奴隶们都已听说圣多明哥奴隶起义的事，现在是在待机而动。他们生怕有肤色的自由民和奴隶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就命令这类自由民在天黑以后出外必须携带灯笼，如果受到盘问，必须拿出通行证来。这样，一开始，英国人就鼓励这些有肤色的自由民设法从自己身上去掉那层染黑他们皮肤的非洲的影子。

可是后来，英国商人逐渐明白，奴隶买卖阻碍了他们对非洲财富的掠夺；他们看到他们的法国敌人由于在更富饶的法国殖民地土地上使用奴隶劳动，每个人都发了大财，腰缠万贯——这时候，他们才怒火中烧，痛恨起这种对人类的不公道待遇来，于是放弃了奴隶买卖，把奴隶解放了。

特立尼达的种植园主听到这消息，都嚎哭起来，宣布自己已经破产。昨天的奴隶因为自己身上的锁链已去，快乐非凡，对出卖劳动力所要的价钱大得使他们从前的主人生气。有些奴隶再也不愿替人干活了，只想种自己的菜园子，喂猪，养家禽。这些种植园主庄严地坐在市议会里，叫一些证人来为他们困难的境况作证。他们大量收购土地，凡是不能收购的，就用法律和高价强求。然后，他们控制了立法委员会，从印度运进农民来。现在，他们以印度农奴代替了黑奴：因为这些印度人卖身给他们五年，在五年内，不得他们的主人允许，不能离开种植园一步。他

們的工錢頭兩年是每天一角二分，其餘三年是每天兩角五分。

更多的財富積聚起來，物價往下跌，窮人變得更窮，富人變得更富；一點一滴地，土地從人民的手中滑了出去。到了1935年，特立尼達南部遍地都是外國的油公司了。一家英國公司壟斷了島上的蔗糖。可可種植園已被物價和蟲害所扼殺，不再有人問津。飢餓的農民心想：這些土地要是拿來種植食物，該是多好啊。

在這期間，人民懂得了很多關於英國的東西，如英國的偉大，英國的列王，勝利的戰役，以及英國勢力所及的遼闊土地。可是關於他們自己的開利，他們卻什麼也不知道，它已經在黑暗中消失了。他們出了學校的門進入社會以後，英國的偉大就象一條套索似的，牽住了他們的鼻子。他們看到，做一個黑人一點好處也沒有，只有悲傷和痛苦。因此，一小撮力量夠得上的人，就把他們的孩子送到英國去，讓他們學上一口英國口音，跟英國女子結婚。他們雖然當上了“人民的代表”，卻恭聽“石油”和“蔗糖”的旨意，用英國口音來為它們祝福，因為他們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並不是他們的膚色所顯示的那樣的人……

哥倫布如果在1935年回到開利，他一定會覺得它依舊很美麗，就跟四百年前七月的那一天一樣。紅色的猴子可能已經退避，它們的叫聲卻不會改變；那些死去的印第安人陰靈所化成的蜂雀，展開虹也似的、嗡嗡作響的雙翼，飛到森林中花叢的前面，在半空中停留一下；朱鷺飛越海峽，看上去好象一支支的火箭。一輪紅日迅速西沉，接着，好象紅日在沉下時爆裂了開來似的，長空中洒滿金色和紫色的光輝，使綠山失色，然後夜色很快地把它們掩蓋起來，好象拉上了一張帷幕。最後，象哥倫布幻滅了的夢中所出現的愛爾·多拉多珍珠一樣，星星會在天空中顫抖、變大、閃亮。

第一章

道拉公司的木料場整整有一條街那麼長，出入的門道很多，在某個大門口，有三個黑人正在一輛手推車上卸下鋪地用的木板，他們的胳膊因用力過度，肌肉早僵硬了，青筋都一根根暴了出來。他們的黑臉早被過重的工作累得滿是皺紋，這時淌着汗水，一閃一閃地發亮。這一車子的木板，是他們從碼頭上推到道拉公司來的。木板裝在齊肚臍高的車底板上，從車子的兩頭突出來約莫五呎。推車把的工人隔着高高的木板，看不見前面，只好帶着一臉絕望的怒色，掙扎着將車子把穩，一面根據兩個在車軸兩邊拚命推車的伙伴的吆喝，把着車子穿過鬧市，一直來到這裡。

木板卸完以後，三個人就在一堆木頭上坐下歇息。這時天下起雨來，遮沒了這個有十萬居民的小城西班牙港。雨使正在溶化的瀝青路涼了下來，也使工人們放下工作，得到了渴望已久的休息。他們三個人默默地坐着，累的都不想說話。

有兩個職員悠悠蕩蕩地走來，站住了看雨景。他倆是朋友，可是相形之下彼此有顯著的不同。安德烈·德·古德萊身材長挑，皮膚呈棕色——他帶有一點黑人的血統。二十三歲了，還是個夢想家。猶如特立尼達人所說，他還沒有“蛻掉外壳”——這層夢想的外壳，是一些敏感的、胆怯的人隨身背了用來作擋箭牌

的。

另一个，乔·艾利亞斯，年紀比較大些，外貌很威武。他高大的身个儿几乎占去了門道的一半。人們一看見他那寬大的胸膛、他那堂堂一表的大腦袋和那亂糟糟一團又濃又黑的头发，以及他那对炯炯逼人的眼睛和那根叙利亞人特有的鷹鼻梁，总要回过头来多看他两眼，打听他是誰。

乔也很敏感，可是他不象安德烈那样害怕他的同胞。相反地，他的自信心强得已經到了自高自大的地步。一些相識的人見了他，总是殷勤地微笑着，輕輕地拍拍他那肥碩的、汗津津的背，象祝賀他似的說：“哈罗，艾利亞斯。”乔就会回答說：“啊，哈罗，老弟，你好？”口气里好象是說：“嗯，那是沒办法的：我这人的确挺不錯呢。”

安德烈很羨慕乔，可是他朋友的那种突出的个性总給他一种相形見絀的感觉，使他心里很不痛快。安德烈年紀还輕，还能听见人們在說：

“还记得安德烈·古德萊嗎？他在紐約卡耐基音乐厅举行过演奏会呢。”

“你在开玩笑吧！”

“不，不！他們說他比克萊斯拉①还好呢。”

“真想不到！早先我在道拉公司还跟他同过事，只不过是跟我一样的職員呢……”

“誰也說不准的。反正等着瞧吧，”每逢安德烈看見有人以跟乔相識为荣、热烈地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心里就会这样想。随后他就自己譏笑自己：“真是瞎想！我連出国受点象样的教育

① 克萊斯拉(Kreisler,1875-)，奧地利小提琴家。

都不能呢，甭說想胜过克莱斯拉了……”

乔也感觉到島上的生活空虚。他是个叙利亚商人的儿子，出生于特立尼达，因此在社会地位上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他觉得以他的天资和个性来说，他应该在島上的政治生活中扮一个重要脚色，实在不应该在道拉的木料場上虚度年华。生活的空虚使他的心情变的很不好……

安德烈从办公室来到木料場上，本想告诉乔说，他已经决定去别处工作了。可是这一刻乔的心情是那么不好，使他不敢开口。

就在安德烈以为自己快要升做实习会计员的当儿，道拉却弄了个英国人来，把这个位置给他了。现在谁都說这个英国人德恩是当定了会计员的，而且薪水还要高一倍。

这样，安德烈想攒点儿钱到国外学小提琴的希望幻灭了。照說，老德·古德莱是有力量可以送他儿子去美国的；可是他不喜欢他儿子这种“学音乐的狂想”，要他放弃音乐学法律，于是他们爷儿两个就闹翻了。

在特立尼达“社交界”看来，人们大概可以分作下列几等：第一等是白人；其次是葡萄牙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再其次是新来到島上的各种国籍的人，如叙利亚人、黎巴嫩人、东欧人、希腊人等，他们都还没在这島上的经济生活中占重要的地位；最末一等的是黑人。然而黑人却占人口的极大部分。他们和印度人是主要的牛马——黑人在油田和可可种植园里，印度人在产糖区。

安德烈知道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法律：黑人只配当工人，白人应该统治黑人，英国人应该做最上等的工作。因此，一个人如果没有福气做英国人，至少也得做个白种人；如果没法做白种人，那么他必须避免跟那些肤色比他更深的人厮混。而这就是

安德烈早已开始在做的。德·古德莱是属于岛上“社交界”中许多集团里的某一集团的。在这个集团的小圈子里，安德烈除了遇见一些知识浅薄、有小小的社会野心的人以外，找不到其他的人。因此他不得不到“比他低的阶级”中去寻找一些对生活和艺术跟他有同样兴趣的男女。他在乔的朋友中间找到了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几乎全是黑人。一方面，他明知跟黑种工人一起厮混会损害他的经济地位；可是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如果只跟他自己圈子里的人在一起，那么无论在智力上、精神上或道德上，他都会感到窒息。安德烈还没打定主意到底靠向哪一边。

他对于自己的肤色老有一种犯罪的感觉，这感觉象一种精神瘫痪症似的使他心神不宁。一个外乡人也许猜想不到安德烈有什么肤色，可是一个西印度人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近来每逢安德烈跟白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这种犯罪的感觉比以前越发厉害了。“他会知道我一直在跟黑人们厮混，会知道我身上带着肤色，因此会拒绝跟我来往的，”他会这样想。现在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希望跟这个英国人德恩竞争了。他觉得他所以不能得到调升，一定是因为他跟黑人们交朋友的原故。

一只鸟尖叫着从雨中掠过，向街对面空地上的一棵芒果树上飞去。

“跟鸟儿那么自由，”那个推车把的黑人沉思地说。

他的名字叫雅各。他是个狡猾的、虚伪的中年人，随时随地都准备同意那些比他强的人的意见。他见了白人就鞠躬到地，而且老喜欢偷看人，等你注意时，他又连忙掉过眼睛望别处。

“在这样的大雨里，那些小鸟儿怎么办呢？”安德烈问。

雅各却跟乔说着话，好象刚才问话的是他似的：“我知道雨停了以后，艾利亚斯先生，它们会站起来，快乐地高声叫着。它

們要比咱們快樂呢。”雅各說罷，大聲笑了起來，以為他這麼說會使喬高興。

“啊，”喬取笑地說着，往四面望望，朝每個人看了一眼，來吸引他們的注意。給人深刻印象似乎是他最大的賞心樂事之一。“說的挺有詩意，雅各。可是我認為使小鳥兒快樂的還有個更普通的理由：那就是它可能想到了蟲子。”

“說的對。真的，艾利亞斯先生，”雅各說，一邊大聲笑着，向別人點着頭。

大家都沒吭聲，只顧看着雨景。鳥兒從樹上刺溜地飛了出來。

“瞧它又飛出來了！”雅各說。“唉，我要是能中一張彩票，有那麼一萬四千元錢——我也能自由啦。”

“一萬四千元！”那兩個推車的工人中有一個應了一聲，譏笑他這種荒唐的夢想。

“一萬四千元……！”安德烈想。“我就離開這兒去學小提琴啦。去你媽的道拉和其他一切的一切吧。”

“要是那樣，我想，你就會叫別人來給你干活啦，就象你現在給人干活一樣，”喬撇了撇嘴對雅各說。

“人得吃人才能活呢，”雅各笑着說。

“你說的不是沒有道理，就拿魯那這樣的一個普通職員來說吧，”喬看見一個跟他在一處工作的夥伴走來，就這樣說。

包比多·魯那在五金部工作。他是個四十開外的委內瑞拉人，有南美人那種粗豪的面容和高高的顴骨。他還有一種相信人的、坦率的舉止和微笑。他迈着兩條羅圈腿輕快地、無憂無慮地走來，親切地在雅各的背上拍了一巴掌，他這個親切的舉動馬上贏得了別人的好感。“呃，怎麼？有什麼好新聞，朋友？”他說，

可是一看見大家都在听乔講話，他就停住不說了。

乔正在說：“一个十五岁的黑种孩子可以找到一个每星期掙三元到八元的工作，到他二十岁的时候，他每星期可以掙十元到十二元。他遇見了一个女孩子，想結婚了。他耐心地等了四五年，尽可能地积攒錢。他不时跑到老板那儿要求加工錢。他成了个坐探，偷送信儿給那些在他上面的人，想博取他們的欢心。他一月掙到了六十元錢，他結婚了。这时他的老板派他去掌管某一个小部門。这个可怜的、被踩在脚下的职员于是成了其他职员的恐怖。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他的薪水加了，七十五元一个月，他已經爬到了頂点。要是一个英国人做同样的工作，他可以拿到三百元。老弟，他这时如果低下头去朝他爬上来的地方望望，就会吓的渾身哆嗦。他現在五十岁了，有十个孩子。他开始为另一个原因害怕了：老年，沒有恤金。他拚命拍老板馬屁，就象一个小女孩在老师面前似的。”乔把一个指头放到嘴里，裝出一副腼腆的样子，果然象他預期的那样，每个人都笑了起来。“这一次，是他的妻子向这一圣徒那一圣徒祈禱了，她覺得：‘哎喲，上帝是多么爱我呀！’”乔把两手一合，裝出禱告的样子。“到了六十岁，他們告訴他說，他太老啦。他們打发他走了。五年以后，他的孩子們把他葬在地下。就此完結！”乔用他厚厚的一只手掌在另一只上揮了一下。“他們葬的是什么——一个人嗎？他們葬的是一个肚子！”

“那是象道拉这样的人造成的，”魯那說，用一种响亮的、热切的声音說出了他老板的名字，似乎他已忘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了。“我們得把他們打倒才成。”

乔輕蔑地笑起来。“我希望就象你說的那么容易。人总得有人推动才成。我老实告訴你說。別老讓人牽着鼻子跑，包比

多。”

一个在門道里躲雨的小黑孩子是唯一巴望雨停的。他手里发痒，直想試展一下他的彈弓。他不住地把彈弓拉長、瞄准。当那只鳥儿向树上飞去的时候，他霍地举起彈弓，瞄准了，把橡皮帶一松——就得意地喘起气来。鳥儿掉在街上的流水中，振了几下翅膀，就被水冲走了。

“瞧，瞧！他把它打死啦！”乔惊恐地嘟囔說，“自由完蛋了……”

“你这是干嗎？”雅各喝道，站起身来。

孩子冒着雨跑掉了。

“死最能叫人清醒，”乔說着，偷偷地向他周圍的臉孔扫了一眼。“所有我們这些掙扎着想活下去的人，也会象那只鳥儿那样給打下来的——甚至还尝不到自由的滋味呢。”

乔对死有一种反常的恐惧心理。生活的多方面性把他困惑住了。他沒有稳固的基础去全面看待生活。今天他拥护工人阶级。明天他又嘲笑起工人阶级来，去拥护尼采^①了。

現在他对魯那这种認為只有普通人民才能医治社会弊病的看法，加以种种的冷嘲热諷。

“你不是个工人！”魯那对他說。“你知道工人有些什么需要？工人们可以摆脱象道拉这些人的束縛，获得自由，使生活过得幸福些。”

乔玩世不恭地哼了两声，朝包比多微笑着。“但願你說的正确。”

“瞧，道拉先生来啦，魯那先生。你去打倒他吧，嗯？”雅各

① 尼采 (Nietzsche, 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說，隨了乔微笑着。

他生怕給道拉看見自己閑在那里，就从木材堆上跳下来，三脚两步走到另一扇門边，眯起眼睛，把手搭在眼上，假裝在寻找什么人。

雨漸漸小了。

道拉站住了跟場長說起話來。突然間，安德烈說道：

“我不干啦。”

他們都吃了一惊。這句話象电光一閃，把他們牢房的牆壁显露在他們的眼前了。

“你倒是只不出声的鳥儿！”乔說，皺着眉头，鼻子里嗤了两声。这是他困惑不解的时候爱耍的一种花样。

“你要走啦，古德萊？”魯那輕輕地問，显出一种又惊又喜的、忌妒的表情。“找到更好的工作了，嗯？在哪儿？”

那两个推車的工人中有一个搖搖頭。“我还以为你在这儿干的挺不錯呢，古德萊先生。那个新的工作地方加了你多少錢，五十元嗎？”

“嗨——！”雅各叫了一声，这时他已經溜回来了。他用手捂着嘴，好象聽見了这么多錢，被吓坏了似的。“小心点儿，伙計們，”他說，霍地抽身走了。

道拉走近了。这伙人散了开来。包比多·魯那晃着他的路膊和罗圈腿，向五金部走去。那两个推車的工人回到了他們的車子旁边。雅各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是从‘古老的国家’^①里来的，”道拉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最爱說這句話。他二十岁就来到了特立尼达。他一点一滴地弄

① 指英國。

进了可可种植地，跟一个带点儿黑人血统的女孩子结了婚，一辈子都住在乡下，避免跟人来往。在那个时候，可可就是帝王。非洲还没用它廉价的劳动力攫得市场，而特立尼达的石油工业还在萌芽时期。道拉家里非常有钱。岛上各地都有老头子的种植园。可是在1918年，可可市场崩溃，使他不得不放弃不少种植园。就在他以为自己一蹶不振的时候，他的某些土地上发现了石油。他收到了巨额的矿地使用费。1919年，年轻的威廉念完英国学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回来了。他接管了他父亲在这年死前经营起来的事业。

到了1935年，这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威廉·道拉不但在这家以他的名字为名的公司里拥有百分之九十的股票，不但在其他许多公司里都参加了董事会，而且还在那个最最有利的事业——特立尼达的石油工业——中拥有大量的投资。那些在事业上发了财的人，经过一个时期以后，就可以不必在“怎样挣钱”这个问题上操心了。钱自然会替他们生出钱来的。道拉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

在这个面积一千八百五十六平方哩的岛上，象他这样一个人不仅是个有势力的人，而且必然成为岛上的幕后总督之一。道拉是市商会的会长。他又是岛上立法委员会的委员。虽然五十万人口中只有三万人有选举权，道拉还是不必去竞选：总督自会安排他的。此外，总督还让他当了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这是个从立法委员会里精选出来的人员组成的机构。它给总督以忠告和指示。它的忠告也就是英国资本和当地大资本的忠告，从历史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总督不接受这忠告的例子是很少的。

道拉是在十六年以前从英国回来的，然而他还没丢弃他那轻微的、可是好听的英国口音。他的内心深处也有那种犯罪的

感觉：年老的一代能够指着他说：“他不是真正的白人。”可是他们从未这么做过：他是幕后总督呢。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没有操纵在他那有力的、散发出肥皂香的手里的话，那就是因为不值得他去操纵。他瘦瘦的身体，样子很年轻，看上去还很漂亮。他走路的时候总是端着左肩，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漫不经心地摸弄着一些散钱。乔·艾利亚斯常常说，工人身上散发出汗气，道拉身上散发出来的是成功的气味。

道拉有一种大咧咧的、孩子气的、现成的笑容和很大的魅力。有时候，某个印度小地主要想盖一座房屋或铺子，来找道拉买洋灰，安德烈就会以一种不情愿的羡慕眼光望着他的老板。

“呃，你好，高保尔，嘿？我好久没看见你啦。噢？”道拉会以一种嘹亮的、快乐的、漫不经心的声调说。

也许那人会说什么可笑的话惹得道拉发笑。道拉就会把头往后一仰，响亮地、快乐地大声笑着，其实倒不是随着高保尔笑，而是在讥笑他呢。他会用一只胳膊揽着那个印度人，领着他走进他的私人办公室。经过他秘书身边的时候，他还会向她霎霎眼，好象是说：“瞧，我不是已经把他驯服了吗……？”

“哎哟哟……是吗，噢？”道拉这时在跟场长说话，用的是一种唉声叹气、拖泥带水、温和体贴的声调，这种声调是他专门用来对职员们和下等人说话的。

他离开了场长，安德烈就向他走去。他的手变凉了。

“道拉先生，”他说，“我已经另外找到了工作——是人家要我去的，我想，不知你是不是愿意让我走——我是说在月底走……”

“这可完全不是我心里想说的话呢，”安德烈想，脸刷的红了。

道拉煞住了脚步。“你去哪儿工作？”

“我現在还不能跟你說。”

道拉沒經過思考，就自然而然地用一只胳膊摟住了这个年輕敏感的、拿不穩主意的古德萊。在目前还不便失去他呢。他于是跟他一起慢慢儿向木料場踱去。

“听我說，古德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嘿？你跟我一起呆了四年，难道就这么丢下我去了不成？我需要一些我能够信賴的人。我不能出去随便找个人来接替你的位置啊。你知道，約翰遜这个人還不錯，你是知道的，古德萊，”他推心置腹地說，用的是那种唉声叹气的声調，这声調現在是用来表示他跟安德烈曾經討論过这問題，而且是彼此諒解的。“可是他沒有創造力，他沒有进取心。”說着，道拉用那只空着的手往前推了一下。“我需要一个有一天能替我掌舵的人。別把德恩放在心上，嘿——你是在担心德恩不是？噯？我是这么想的。我要德恩在这儿学点儿工作經驗，以后就讓他去管理圣弗拿多的分公司。你干嗎不早来跟我說呢，噯？”他在安德烈的肩膀上捏了一把。

安德烈漲紅了臉，因为乔和两个搬运工人都看着道拉对他的这种亲热举动呢。道拉擁抱他的时候，他被他那好聞的气味——成功的气味——冲昏了头腦，覺得不好意思說出那些他早已准备好了的尖刻的話来。他想要求加些工錢，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他一面心里害怕，一面却又恨自己临陣慌張。

“他們給你多少錢？”

“跟这儿一样。”

“那你还以为去那边好嗎？瞧，我一个月加你五元錢，这样你一个月就有六十五元啦……”他的口气里好象还說：“瞧吧！光明的前途就在你眼前呢。”

乔露出一種嘲弄的微笑，細細地打量着他朋友的臉。他聽不見道拉在說什麼，可是他猜到了他的意圖。這個安德烈是多麼天真、多麼執拗氣、多麼勢利啊，他心裡想，已經在為他朋友的投降感到傷心了。

他們談完了。道拉已經把他搭在安德烈肩膀上的胳膊放了下來，把一隻手插在袋裡走着。現在不是他的腳步跟着安德烈的腳步，而是安德烈的腳步跟着他的大腳步了。

“呃，成了吧，古德萊，噯？……哎喲喲，”道拉嘆了口氣，跨上了通向他辦公室的台階。

一個長着一根又紅又長的小雞般的脖子和一對招風耳的戴眼鏡的英國人，奔出來找他。他的名字叫勃拉辛登，是五金部的副主任。職工們在背後都管他叫勃拉辛登小姐。勃拉辛登開始訴起苦來。道拉回答說：

“你要是需要人手，就調魯那——”

“魯那不肯聽我的話，也許他肯聽你的話。”

“別跟我說他還有什麼不稱心的地方，”道拉似乎動了氣，警惕地咆哮說。

“我跟你說說我的看法吧：我認為他是個共產黨呢。”

道拉微微一笑。“你以為他要炸死我們嗎，噯？不，嘿，聽我說，勃拉辛登……”他親切地在胳膊窩下一把攥住這英國人的胳膊，跟他齊步跨進了自己的私人辦公室，一邊用一種低沉的、說心腹話的聲調對他說着。“咱們得用手段籠絡籠絡他們看，跟他們開個小小的玩笑……”

“啊——喲喲，”他打發走勃拉辛登以後，滿意地呻喚着，隨即快樂地、响亮地吹起口哨來。

道拉走了以後，乔就拿安德烈取笑起來。“嘿——嘿。嘿

——嘿——嘿，”他的玩世不恭的笑声爆发了出来。“你准备飞走嗎？”乔揮动两手学着鳥飞。“还是你准备再陪着我們多呆一会儿？你瞧，那么輕輕地拥抱一下有多大的魅力啊，老弟？……你干嗎这么不高兴呢？”

安德烈又羞又气，臉漲的通紅。“你这个笨蛋！”他說，声音里显得那么忿恨，因此在他霍地走开的时候，乔沒有作声。

第 二 章

乔住在他父亲的家里。他是六个孩子里最大的一个，他母亲最喜爱他，把他都縱容慣了。他父亲是个寬肩膀、中等身材的人，紅紅的臉儿，肥滿的下巴頰儿。他从叙利亞来的时候，只背着一个鋪盖，可是如今却在西班牙港拥有两片杂粮店和好几处房产。他要他的叙利亞妻子把家里日用的每个子儿都报賬給他听，而且伸手到衣袋里去的时候，沒有一次不是照例地大声呻喚着的。到了晚年（他已經六十一了），他反倒恣情縱欲起来。就在最近，約莫一年以前，他家里人才惊恐地知道艾利亞斯老头在很久以前，早就瞞了他妻子在外面另外供养着好几个女人。艾利亞斯太太又是悲痛，又是羞愧，着实难受了一阵子。

艾利亞斯先生是个單純的人，他一方面为他的儿子感到驕傲，一方面又老是害怕乔的各种看法。每逢乔罵政府的时候，艾利亞斯老头就会急急地低声說：“乔，乔！小心点儿，有警察呢！”他儿子的勇敢和大胆对他那种畏首畏尾的脾性始終是一种譴責。可是現在，当他有姘妇的事被揭露以后，他的儿子已成了一个威胁，經常吓唬他、吆喝他，差点儿沒把这个老头儿吓的灵魂儿出竅。

乔的房間另有院門出入，他就在自己的房間里接待所有的朋友。艾利亞斯老头每次經過这个房間的紧閉着的門，听見里面大声辯論着“法西斯……共产党……这个腐敗的政府……”，他总要恨恨地搖着头，嘆着气。有一两次，他还走到他妻子那里，低声向她埋怨說：

“瞧，媽媽，乔在找警察的麻煩呢！老是罵政府、反对政府……他在这类事情上懂的什么？你最好去說說他。”

“呵，別罗嗦！”她尖着嗓子朝他嚷了一声，揮了揮手，就迈动她粗壯的大腿，搖搖摆摆地走开了。

这天晚上，乔回家的时候已經六點鐘了。他是在木料場里清点存貨。到家以后，他拿起晚报，回到他自己的房間里，就大声喊黑人女仆蓓拉給他拿冰檸檬水来。艾利亞斯太太听見她的爱子大着嗓門在沒好气地喊蓓拉，也就跟着喊起来：“蓓拉！蓓拉！”从院子里的某处傳来了高亢的、拉長了的回答声：“嚟，艾利—烏斯太太！”接着是一陣踢拉着鞋子的跑步声。

乔开始讀着一条关于市議會开会情况的新聞和市長波依桑的演講詞。他心里正沒好气，不住地哼哼着鼻子。

波依桑是个白人，出身于破落的法国地主家庭，在1935年正是他政治生涯的全盛时期。他是工人党的領袖，也是立法委员会的委員。他爭取到了八小时的工作日（工資自然減低了），工人賠償金和养老金——这笔养老金只是裝裝样子的，甚至还不够养老者用来付低微的房租呢。可是工人們用不着为这些成就作斗争，因此波依桑成了他們崇拜的偶像了。

可是波依桑并沒替工人們爭取到較高的工資。一小群比較进步的工人在一个叫拉曼特的黑人领导下，正在要求組織工会（直到那时島上还不知什么是工会組織呢），并提出只有公开地

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改善工人的境遇。拉曼特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乔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可是他很想组织一个社会党来跟工人党对抗，并在波依桑最有势力的地方——西班牙港的议会里——把他打垮。乔很盼望有这么个社会党，能在议会里占大部分的席位，并选他做市长。这样他就可以采取方针把贫民窟清除干净。波依桑本人在贫民区有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总是一再阻挠。再说，社会党人也可大力支持拉曼特正在要求组织的工会。他们首先要修改那些阻碍工会组织的法律——比如那条规定要工会赔偿资方在罢工时所受损失的法律。“当然，也应该在立法委员会里取得权力，”乔这时想。“特别是看到政府用每年给津贴的办法控制了议会……”

蓓拉敲了下门，端着他的柠檬水进来了。她有一种讨人喜欢的、和蔼可亲的态度。

“柠檬水端来啦，乔先生，”她说。

“放在那儿吧，就放在那儿吧，”他并不看她，只是呆呆地说。

她微笑着出去了。过去长时间的經驗告诉她，他这种不快的情绪并不是她所引起的。她感觉得出他内心的和善和他对她那个阶级所受的痛苦的深切关怀；她和所有的仆人一样，很喜欢他。

“呸！波依桑！”他想。“只要我能进那个议会就好了！我只需要约莫一千二百元钱。我父亲很可以把他的的一处房产移交给我，让我取得当议员的资格的。真是他妈的什么狗屁父亲！”

乔跟他父亲闹翻已经很久了。就是因为这个原故，四年来他一直在道拉公司工作，不肯去经营他父亲的一家铺子。自从发现老头子在外沾花惹草以后，事情就越发糟了。两人间的齟

齧已經成了家常便飯。

“是的，我一定要給他們顏色看！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驚的，他們那些個議員，如果讓他們看見他們所看不起的敘利亞人能做出什麼樣的事來。”（其實並沒有人看不起喬，只是因為他自己一心想做英雄，才鬧的他這麼見神見鬼的。）“瞧那是多麼愚蠢的話啊。我們不是敘利亞人、中國人、印度人，我們全都是西印度人——而且必須永遠這樣。英國人已經多麼巧妙地把我們分裂了開來，讓印度人想着印度，中國人想着中國！……只是那個老色鬼阻礙着我走向榮譽、取得領導——對工人階級的領導。”

他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向窗口走去。他把兩隻肥胖的手掌在窗檻上用力一拍，將身子探出窗外，好像這房間突然間變小了，容納不下他這個人似的。夜已經降臨了。天上閃爍着晶瑩的星星。一陣清新的、夾雜着香氣的微風輕輕吹來，象是明亮的天空嘔出的一口涼氣，吹亂了喬的頭髮，使他脖子上和胸脯上感到一陣清涼。小塊的白雲急急地在星星底下馳過，好像深知遮掩它們是不對的。喬深深地吸了口這清香的夜空氣。他覺得有一股壓抑不住的青春的激流在他心底里翻騰，推動着他，使他有勇氣面對一切未知究竟的事物……“是的，推動着我趨向偉大！干嗎不呢？我比其他人見到的要多，我又年輕……”他兩手緊緊地抓住窗檻。他覺得自己的力量強大得足以把這窗檻從木架上揪下來。“可是，對於一個翅膀被剪掉了的人，這一切又有什麼用呢？啊！最好還是不要比別人懂的多，只是順着一條狹窄的小路往前走，不向左顧，不往右盼，也不抬頭看天上的星星。”

他聽見他父親走進了書房。那書房就在喬的房間隔壁。他聽見老頭子在開保險箱上的鎖，又聽見保險箱的門在鉸鏈上發出的吱吱嘎嘎的聲音。今晚是星期六晚上。每逢星期六晚上，

他父亲总要計算一·下一星期里的收入和付出的工資，檢查一遍他妻子的賬目。星期六这天的錢也就鎖进了保險箱度过周末。

虽然乔看見他父亲在星期六晚上算錢和呻喚已經不止一次，这时他却依旧屏息凝神地听着老头子的一举一动。他先听見他在現金出納簿上結賬，一面喃喃地嘟囔着，結完了賬还深深地叹了口气，長長地呻喚了一声，然后是数錢的声音。“啊，我的老天爷，我的老天爷！”老头子时不时地这样呻喚着，好象已經預見到自己不可避免的破产似的。他还說了些其他的話，可是乔沒听清楚。

猛可地，乔离开了自己的房間，踏着坚定的步子走进了他父亲的書房。艾利亞斯老头吃惊地抬起头来，停止了数錢。他那張古老的、有折迭式盖子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堆鈔票和銀元。

“听着，爸爸，听着，我有重要的話要跟你談，”他用一种威胁的口气說，因为这时他神經很緊張。“你算完了沒有？呃，好吧，等你算完了再說。”

“說吧，說吧！要說什么就說，”老头子固执地說，已經准备好如果他儿子一开口向他要錢，他就馬上拒絕。

“听着，这是件重要的事情，”乔用一种低低的、坚决的声調說。他坐在那里，身子前傾，两手一会儿捏紧，一会儿放松。“我老实告訴你：我覺得我这一輩子有件偉大的工作要做，这工作可以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得到利益，包括你也在內。这工作就是进議會。你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帮助我进議会的。归根結蒂，一千二百元錢对你說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又不是拿不出。你很可以交給我——”

“一千二百元錢！”艾利亞斯老头打断了他的話，吃惊地、悄沒声儿地說。“孩子，你瘋了嗎？再說去干什么呢，去讓你胡說八

道，要求把一些养活我这样人的好房子拆掉？噢？我得给你一千二百元钱来抹自己的脖子？我跟你說，要是我真的给了你錢，你今天会在什么地方呢？你的腦袋太热啦，孩子——”

“住嘴，你这个伪君子！”乔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喊着說，一边捏紧了拳头在書桌上敲了一下。“要是你把給你那些娘子的錢給了媽媽和孩子們，我們的日子也可以好一些啦。”

由于羞恥和忿怒，老头子的紅臉变得越发紅了。“听着，乔，这不干你的事！”他怒冲冲地說。“我只能把应当給你的給你。”說着他急急地把銀錢裝进了一只只的口袋。

艾利亞斯太太很胖，两腿患着痛风，行动不便，可是一听到她儿子提高了的嗓門，她就吃惊地馬上赶到書房里。她来的正是时候。乔已經一把抓住了他父亲的衣領，正在搖撼着他，噲的这个吓坏了的老头子喘不过气来。乔臉色蒼白，在吡牙咧嘴地咆哮着。

“有錢給你的娘子們买鋼琴和房子，倒沒錢給你亲生的孩子們和他們的母亲？”他吆喝着說，显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了。“咱們等着瞧吧，咱們等着瞧吧，你这个老狗，你这个混蛋——！”

“乔，乔！快住手，孩子，快住手，听我的！”艾利亞斯太太一边打他，一边叫喊。

乔随手把他父亲一扔，迈着大步，一声不响地走出了这个房間和屋子。

“我的老天爷，媽媽……这孩子瘋啦……这孩子瘋啦！……我干了什么了？……只是跟他說了几句話，劝他几句……这孩子实在應該关到瘋人院去的……”艾利亞斯老头臉色煞白，大口地喘着气。“嗨……嗨……嗨！我身上不好过，拿点儿威士忌来……”

啣！……”

“蓓拉！馬上端杯水來！”艾利亞斯太太喊道，隨後輕蔑地看了她丈夫一眼，就離開了房間。

艾利亞斯先生陡地顯得又老又衰弱了，他顛巍巍地撿起錢來，勉強把它捆好塞進保險箱，砰地把門关上，上了鎖。

第三章

包比多·魯那沒有妻子也沒有兒女，只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外甥女。他深深地愛着她們，每月總要補貼她們點兒什麼，因為他妹妹除了當女裁縫和家里窮以外，是一點也不會管理自己的事情的。

包比多和他的妹妹都是委內瑞拉一個農民的孩子。十七年前，一個名叫亨力克斯的牧場老板勾引了奧萊麗亞，那時她還是個胸脯飽滿的十六歲小姑娘。在她生下艾麗娜後很久，他才被迫跟她結婚，後來他打了她一頓，遺棄了她，一個人逃到委內瑞拉去了。

奧萊麗亞長的矮胖結實，皮膚紅里泛黑，跟杉木一個顏色。她很愛笑，可是一轉眼也同樣容易生氣、哭泣。她不管做什麼事，總是一心一意地去做。她笑的時候，朋友們也不由得跟着她笑。“她真有趣，乖乖！”她們說。她生氣的時候，就會漲紅着臉大聲吆喝，那班朋友見了也同樣會覺得害怕。

不管有些什麼樣的困難要把她壓下去，她總有辦法把它們一一擺脫，象一塊軟木那樣浮到面上來。她對上帝的單純的信仰使她輕的象軟木。也象軟木一樣，每一道水流都能把她沖的亂轉。

亨力克斯太太住过的地方很多，但不是在貧民窟里就是在半貧民区里。目前她就住在海边。

西班牙港是个平坦的、整齐清洁的城市。城里的所有街道都是笔直的，成直角交叉。那些从海边起的街道笔直地通向一些成半圆形环城而立的小山脚下。城里的房子和建筑都很低矮，很少有高出两层楼的。有钱人都住在山下和山上。越靠近海边，居民也越穷，貧民窟也就越触目。

亨力克斯太太租住的那间屋子是用粘土和着篾竹編織成的，外面敷了些草和粪土，等到干了以后，再涂上一层洋灰。洋灰早已裂了，有好几处地方都已剝落下来。那些牆壁就象是穷人的破裤子里露出来的屁股似的，而且被螞蟻蛀食的都塌了下去。一条三呎寬的过道把这家屋子和隔壁的一家隔了开来，这过道一直通到廚房和院子里的几间房間。这些房間里住着一个妓女和凱桑德拉，一个在英国法官奧斯本家里干活的女仆。

在亨力克斯太太狭小的起居室里，現在只放着一架縫紉机、一張裁衣桌和三把椅子。其他东西都被搬走抵房金了。

六个月前，亨力克斯太太初进屋的时候，見了那間后来給艾丽娜作臥室的房間，曾經这样說过：

“他們都把我們当作什么啦，是兔子嗎？”

这间狭窄的房間只有七呎闊。因为没有天花板，四面的牆壁就显得特別高。晚上，艾丽娜有时会觉得这几堵牆就象“貧穷”和“困苦”一样，在向她压来，慢慢儿地、冷酷地逼近她，要把生命和欢乐从她母亲和她身上榨干净。有时她仰面躺着，瞪眼看屋頂上傾斜的椽子，一只耳朵听着她母亲跟命运嘮叨；忽然間，撲通一声，上面会掉下長長一块粘滿黑色蛛网的干油灰来，直掉在她的枕头上，就象是有什么惡鬼在向她扔东西似的。有

时候这样的事发生在半夜里，她一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吓的都不敢出声，只是睁着两只大眼向黑暗里窥视着。然后她会将被单蒙到头上，竭力想使自己马上入睡，竭力想使自己的心跳平静下来，生怕被那些恶鬼从她的心跳中看出她的心境。

这个小小的家庭通常总是静悄悄的忙着干活儿；可是今天来了一个老朋友。

“我亲爱的孩子，我弄到了这活计，可是谁给钱呢？给多少钱呢？”亨力克斯太太在说。“今天有多少小姑娘都自称是女裁缝啊，愿意替你做各种活计，你只要给她们七毛五分钱、一元钱、一元二毛钱——随便多少，反正只要让她们早起时有钱买点吃的填饱肚子就成了。”她脖子上的一根青筋开始暴胀起来，卜卜地跳动着。“可是那些明明有钱的人又不肯给钱，”她接着说，嗓门提高了些，可她自己并不觉得。“上个星期，我自己拿出钱来买衣料，做好了，把自己累的要命，眯缝着眼一直干到清晨一点钟，可是昨天我派人去要钱的时候，那个白种婊子收下衣服，却跟艾丽娜说：‘噢，去跟你妈妈说’”——她扭动着嘴唇和脖子使劲学英国口音——“‘叫她到月底派人来取钱。’”

虽然她一天做三次祷告，天天为净界^①里的灵魂点着蜡烛，可是她做针线活挣来的钱，还不够付一月的房金。除了包比多补贴她的钱以外，她总是想通过“互助会”来“解决我的问题”，这互助会是她的一些朋友邀请她加入的一个经济上的互助组织。比方说，这个月唐娜挨到“互助”，她就可以在十个人组成的、每人出五元钱的会里拿到五十元钱。下个月就挨到包比多，再下个月就挨到奥莱丽亚。这样，如果她第一次挨到互助，她只要付

① 是有罪的灵魂进天国前洗罪的地方。

出五元，就可以一次收进五十元。一年里她也有一兩次輪到互助，那时她就会把時間或法警帶來的損害弥补得體體面面的，不是替艾丽娜买衣料，就是买新家具来替代那些被搬走的家具。艾丽娜覺得自己不久也要帮着維持这个家了，見她母亲这样，就吃惊地最后一次試着劝她說：

“媽，你怎么連一个月的房錢都不付呢？还有另外一架机器还在当鋪里呢。”

于是她看見她母亲脖子上的青筋暴了起来。“等你大了，自己有了錢，你爱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亨力克斯太太这样吆喝她，一边哭泣着，嘴里喃喃地回忆着过去和現在生活中各个不愉快的方面，来証明她怎样在最不好的境遇下作了最好的安排。可是結果，她反倒給人这样的一个印象：不管她怎样不会安排生活，她終于象奇迹似的活下来了。

可是現在，互助金有好几个月沒到手了，她也不願去找包比多，因为他也有他自己的負担。不知怎地，她眼前忽然浮現出这样一幅图景：包比多无可奈何地摸着衣袋，說：“嘿，你怎么老有困难呢，你拿到互助金的时候干嗎不积攒点儿？……”

一天，出乎意外地，有个主顧差人給她捎了个信来，說英国法官的妻子奥斯本太太要見她。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她的两个女儿格茵妮絲和爱瑟从英国念完書回来了，要做几件新衣服，有人就推荐了亨力克斯太太。

亨力克斯太太穿上了一双使她脚痛的好鞋子和一件紧身胸衣，又在背上塞了块襯垫，使身段好看些，然后穿上了一件她最好的衣服。

奥斯本一家住在圣克萊。圣克萊是西班牙港最古老、最时髦的地区之一，里面有“白宫”（那是一宅巨大的、用石头和大理

石筑成的总督官邸)，有模仿貝爾莫勒行宮①而建立的建築物，有式樣奇特、富麗堂皇的大房子——那是當年可可繁榮時期遺留下來的陳迹。聖克萊下面是薩凡那公園——面積達兩百英畝，關人們在這兒賽馬，城里的年輕人也在這兒舉行球賽。誰都愛在薩凡那公園周圍開車兜圈子；有錢人是因為這地方可愛，那些抱着希望的人是忌妒住在聖克萊的居民，並對他們過時的住宅挑眼兒，加以批評。窮人們走的是瀝青路，這條路也環繞着薩凡那公園。他們凝視着住宅房子，凝視着植物花園和聖克萊旁邊的政府大樓。他們還凝視着政府大樓後面陡地高起的小山和山上有錢人的住房，這些房屋乍看上去，好象都帶着屋里的人們在向天上飛升似的。窮人們只是凝視着，不作什麼批評。

亨力克斯太太到達奧斯本家的時候，他家的二等女傭人凱桑德拉出來接她。凱桑德拉跟這個女裁縫很熟，同時也跟其他人一樣喜歡她的為人慷慨，心地好。這時，她堆着滿臉笑容領了她進去。亨力克斯太太不習慣走打過蜡的地板，差點兒摔了一交，臉上訕訕地傻笑着。

奧斯本的兩個女兒在客廳里。她們一面派凱桑德拉去取樣本，一面就叫亨力克斯太太坐下，和藹地跟她談着話，同時目不轉睛地瞅着她，顯然在忖度象她這麼個本地女裁縫，既不是黑人，可又長的這麼黑，她們應該把她算作哪一等人呢？她們雖然生在印度，可是從五歲起，就居住在英國了。她們在兩個月前才離開英國，到特立尼達還只有三個星期。

亨力克斯太太興奮地感覺到，她們將要成為她最好的主顧了。其實她並沒有理由作這樣的結論，可是她們是那麼可親、那

① 英國維多利亞女皇在蘇格蘭的行宮。

么有錢，家里的陈設是那么高級，而上帝又是那么好，因此毫無疑問，結果一定会那样的。她把她們的家和她自己可怜的住所細細儿一对比，就更覺得她們有錢了。

奧斯本太太进来了。她骨格粗大，身体肥胖，胸脯紅紅的，脖子又紅又粗，那顆腦袋老是在脖子上搖着，象是否定什么似的——这是她的一种神經質的习惯。她所以特地去叫亨力克斯太太，是因为有人告訴她說，她做的活儿好，價錢又便宜。

奧斯本太太是那种把命看作錢、錢就是命的女人。她跟一个当鋪老板一样实际。她相信每个人天生都是強盜。誰要是缺乏这个本性，就是傻瓜。她自己有一点儿錢，是她的一個叔父几年前遺留給她的。她不久前在圣克萊买进了一宅华丽的房子，因为那房子是廉價出售的。她老在核計日后怎样把它分成公寓，一間間地出租，好好地賺一笔錢。可是，在她眼里看来，殖民地生活中最重要的还是做“社交界”的要人，过一种适合于帝国奠基人的生活方式。

她迈着短促而沉重的步伐走进房間，腦袋側向一边，兩眼緊緊地盯着亨力克斯太太，嘴上露出一種偽善的微笑。在她那种盯着看人的神气以及象男子一样的步伐中，自有一种粗魯的、冷酷无情的气概，很使这女裁縫吃惊。她覺得这位法官太太似乎不是在看她，而是在看她的里面，看她的四周圍，就好象她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它的价值很有疑問似的。亨力克斯太太心里害怕了。

奧斯本太太坐下，把她的兩只胳膊肘儿攔在椅子的扶手上，讓兩只戴着好几只戒指的手隨便搭拉着。于是她向这个女裁縫問起話来。她干針綫活儿有多久了？通常为哪些人干活儿？有沒有做晚礼服的經驗？然后，为了緩和一下她問这些話的无礼，

她搖着头微笑着說：“我对活計是很頂真的！”

“我也是这样。甯害怕这个，奧斯朋太太，”亨力克斯太太微笑着回答，因为心里激蕩不安，把她的名字也叫錯了。

两位小姐挑好了式样，就拿出料子来。亨力克斯太太替她們量了尺寸。最后，在愉快的笑容和一迭連声的再見中，她包好衣料帶着回家了。

她一到家，就打开衣料，用指头摸触着，擎到亮处照着，估計着价錢，一边忖度着怎么裁最好。她們是多么可爱的姑娘啊！她想起她們对她已經有了信任，心里很是愉快。这使她得到了鼓舞，决意要尽她全力去做。她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满足她們的要求的。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上帝也一定会保佑她的，因为房租快到期了。当然，將來也一定会有更多的活計交給她来做的。象奧斯本她們这样的人，經常要出外，她們需要貴重的衣服去参加晚会和婚禮。她也想到奧斯本她們怎样会把她推荐给她們的朋友，她們的朋友又怎样推荐给另外的朋友。誰知道呢，說不定她很快就会有一大群有錢的顧客，能够雇一个女孩子做她的帮手，把另一架縫紉机从当鋪里贖出来，償清欠債，可以过一下比較舒服的生活。她决意要拿出她的全副本領来做好这几件衣服，而她的本領的确是很不錯的。可是驀地里她想起她們忘了談价錢。“是的，我應該跟她們提一提，”她不安地想，“可是，她們是有錢的太太小姐，不会少給錢的。”

那天晚上，她的朋友霍苔絲来看她了。

“噯，霍苔絲，你正好赶上吃晚飯……胡扯！来吧，別客气啦。艾丽娜，多做点儿可可，給理查小姐准备一份！……巴巴拉好嗎，亲爱的？”亨力克斯太太把料子放在桌上攤平了。她裁衣服的时候，剪刀碰在木头上，发出嘎札嘎札的声响。

“巴巴拉嗎，亲爱的？”霍苔絲用她那种慣有的訴苦似的、哼唧唧的声音回答說。“是大姑娘了，可还浮躁得要命，我跟你說。我一再努力，可是——”

“却利^①，別說啦，这日子真叫难过，真正难过。我自己也有好几次想去美国，可是总是艾丽娜把我拖住了。我知道她要伤心的。她就是那种脾性，爱把什么都藏在肚里，一个人暗暗伤心，她太軟弱了，”亨力克斯太太說，眼里充滿了泪水，这种又是伤心又是慈爱的眼泪，仿佛是她乐于流的。“一个人有了孩子，做什么事都不容易了。”

“是的，却利，再說我們都快老啦……現在的日子又是那么艰难！”理查小姐說，一面叹气，一面用舌头在口盖上“啧啧”地响着，来制造一种合适的气氛。她告訴亨力克斯太太說，她已經欠了一个月的房錢了。他們限定她明天一定要付，可是她还“短少五元錢”，又不知道往哪儿借好。說着她就淌下泪来。

亨力克斯太太的眼里也充滿了泪水。“我的老天爷！你怎么不早来跟我說呢，亲爱的？我很懂得你的心情。我只請求你一件事，亲爱的，”她悄沒声儿地說，“我的房錢是十五号到期——”

“是的，是的！噯，你想，我怎么能牽累你呢，却利？”理查小姐感激地悄声說。“上帝会保佑你的。今天是五号，我十二号就可以拿到互助金啦。”

亨力克斯太太走进臥室，又走出来，匆匆地把錢裝进一个信封，好象这錢如果明着給她，就会影响她俩的友誼似的。

“啊，却利，你真不知道你今儿晚上帮了我多大的忙呢！”理

① 女人們常用的一种口头語，是从 child (意即“孩子”，讀着“却尔德”)这个字音轉化过来的。——原注

查小姐說，一邊打開信封，看看裡面是不是真的五元錢，然後帶着一種又貪婪又欣慰的神色，迅速地把錢塞進了她的錢包。她馬上停止哭泣和哼哼唧唧了。

“呃，在這個世界上，咱們得互相幫助才成，親愛的，”亨力克斯太太微笑着說。

忽然間她想起了一個好笑的故事，就轉過身子講起來，手裡還拿着剪刀。她興高采烈地講着，不遺漏一點細節。不久屋子裡就響起了嘹亮的笑聲，亨力克斯太太笑的都倒在一把椅子上。今天晚上，因為她在最急需活計的時候接到了奧斯本家的活兒，又因為她使了好心，把自己需要的五元錢借給了別人，她覺得自己的境況已經在好轉了。雖然人人都說她這位朋友的品行不怎麼好，她這時却早忘了，只是恨不得多照顧她些才好。

“媽——媽！”艾麗娜的聲音在叫。

“噢！”亨力克斯太太應着，就端着肩膀，象個女孩似的可笑地一跳一蹦跑到廚房去了。“……不錯，只是牛奶還放得不够，”她放了些可可在掌心上送到嘴裡嘗了嘗，這樣對艾麗娜說。“多放點兒！多放點兒！再炸幾個小無花果兒，理查小姐愛吃這個。別忘了攔新鮮胡椒，她沒胡椒不成，至於我自己，還要一塊……”

不久她們都在一張小桌邊坐下了。亨力克斯太太尽情地吃着，含了滿嘴東西說着話，把她的債務早已忘了個一千二淨。偽善的理查小姐不加思索地奉承着亨力克斯太太，就好象她在談着天氣似的。

“却利，你有個好媽媽，禱告上帝保佑她，”她對艾麗娜說。又說：“這兒特立尼達沒有一個裁縫能比得上你，親愛的。”又說：“誰都知道你的心腸好，奧萊麗亞。上帝要是公平的話，你將來一定會永生的，親愛的……”

艾丽娜没好气地回答着理查小姐的问话。使她气苦的不只是理查小姐的伪善，而是她母亲听了她这个狡猾的老友这种几乎是嘲弄的恭维话，还居然挺高兴。

第四章

第二天，她们家里就出了件不幸的事。勃拉辛登早就想把鲁那撵走了。他所以没能这样做，是因为道拉不敢惹鲁那。“是的，他不需要他干什么活儿呢，”勃拉辛登想。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怒冲冲地向道拉抱怨，说鲁那“完全不负责”。他常用一种平静的、傲慢的、带着鼻音的声音嘲骂包比多，骂他不小心；骂他一件事没做完又插手去做另一件不是他份内的事，去“帮助人”（这句话是讽刺地说的）；骂他不做工作，只是“跟人闲聊”；骂他是“捣乱分子”；骂他“不负责”。他特别爱骂的是最后这句话。

“我痛恨那个混账英国鬼子，嘿！”包比多·鲁那常常激昂地向别人诉说。“我要给他颜色看，你知道吗？”

包比多只要一看见勃拉辛登那两只触目的耳朵，就会憋的满肚子气，胸口作呕。他会从眼角里斜睨着他，勃拉辛登喊他的时候，他会假装没听见。特别使他气苦的是，他觉得自己要比这个勃拉辛登低一等，因为他有红润的耳朵和纯白的皮肤。

一天，勃拉辛登在包比多听得见的地方跟另外一个职员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包比多那时正在往一只大箱子里装螺丝钉，要是在一般情况下，在这样一片叮当声中，他是不会听见那几句话的。可是因为说话的是勃拉辛登，他就竖起了耳朵仔细听着。他听见他说：“……信任一个委内瑞拉人！”接着还听见他发

出一陣短促的、譏刺的笑聲。其實勃拉辛登說的並不是包比多·魯那。可是包比多馬上就想到勃拉辛登是在譏笑他。他跳了起來，一把抓住勃拉辛登襯衫的前胸：“瞧——！”說着，就以閃電般的速度，以本地人最好的攻擊方式，重重地用頭撞了他兩下。

這攻擊的方式是那麼特別、那麼快，使得這個小個子英國人完全沒有法子防衛。血從他的鼻子里湧了出來。職員們跑來把包比多拉开了。過後，道拉把他開除了。

這就是亨力克斯太太和艾麗娜所遭遇的不幸的事。

幾個星期以後，亨力克斯太太對她的一個老主顧說：“真的，我可以告訴你，有些人真的會給你帶來壞運氣的。就好像他們給你送來了個‘達溫’^①似的。自從理查小姐打我身上借走五元錢那一刻起，事情就越來越糟。一切，一切都不如意！什麼事都叫人失望。我想要依賴的一個主顧偏偏叫我傷心——一切事情都不對頭。”

包比多丟了工作，對她說來，就好像她所依靠的一根支柱突然倒塌了似的。

就在包比多被攆到街上的那天，喬到他家去看他了。包比多的女房東告訴喬說，魯那先生到他妹妹家去了。

喬知道要包比多一個人獨自悶着一肚子氣是不可能的，他於是到亨力克斯家去找他了，他一進屋，就發現了一種陰郁的敵對氣氛。

“哈羅，喬，你好？”亨力克斯太太說，因為有客人到家是不得不這麼招呼一聲的。然後她就繼續縫起衣服來，也不想把攢緊的眉頭舒展一下。

① “達溫”(dwen)，惡鬼的意思。——原注

“坐吧，嘿，請在椅子上坐吧，”包比多說，声音很溫和，可是也很激動。他使勁抽着烟卷，顯然在竭力想使自己平靜下來。

可是房間里還是充滿了敵對的寧靜。喬覺得自己來的不是時候。

“艾麗娜呢？”他問。

“她還沒從學校里回來，”包比多回答說。

“呃，老弟，”喬試探着說，同情地向包比多点了好几下頭。“你的確使勃拉辛登小姐够噲的。”

“是的，他也很確使他自个兒够噲的！”亨力克斯太太插嘴說，還不願退出戰場。照這情形看來，在喬沒進來前，似乎為了勃拉辛登曾發生過一場激烈的爭吵。

“呃，那是我自个兒的事，嘿，”包比多大着嗓門對她說。“我是你的艾麗娜嗎，要你来告訴我應該怎么做？”

“你的確很聰明：勃拉辛登會在王后飯店里吃飯，你呢，你只好喝西北風。”

“那麼你要我怎麼樣？”包比多嚷道，顯然已經是第五十次了。“坐下來乖乖兒地聽他罵？我這里面有血呢！”他掐了一下他那毛茸茸的棕色胳膊，跳起來，不安地走來走去，一邊往上拉着短褲。

“不錯，”亨力克斯太太放低了聲音說，聲音里充滿了輕蔑和惡意。“如果你真是這麼個了不起的大皇帝，道拉怎麼會只給你五元錢就把你趕走呢？”

“怎麼，他沒給你一個月的薪水作為預先通知嗎？”喬吃驚地問。

“什麼通知？他只付他到月底，還把他借的錢全都扣了，”亨力克斯太太回答說。從她扔下活計站到喬面前的那種姿態看

来，很明显，她是早就想要发表一下意见的。“要是那个家伙走来跟我神气活现，我自己也会他妈的生气的。我认得这些人，知道他们会给你什么，我也得从他们身上受一肚子气呢，可是如果你连裤子上的裤襠都不是你的，你有什么办法可想？你要的是钱，他们要的是活儿。可是你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做的时候，那儿的老板就早会知道你怎么揍了人，他就不敢雇你了……你里面有血，什么，嘿！”她打断了包比多的话。“正因为这样，你才得忍受一切过日子呢。乔，包比多从来不知道停下来想一想问题。对他来说，什么事情都是一句话，一拳头。几年前在他最后工作的那个地方，他也是骂了老板出来的。生活带给你的一切，你是不能老拒绝的。我希望你能接受教训。”

“这不是什么生活带给你的一切，而是人们对干出来的一切，”包比多说。“她所说的那些人只是偶尔和她见见面的。我呢，我耐着性子可不止一天了。再说，我要是到道拉面前去诉说勃拉辛登的不是，你以为他会听我的话吗？”

“你认为他会去法院告你吗？”乔问。“真的，我实在不该提起这件事，可是谁也说不准他们这班家伙会干出什么勾当来，这你是知道的。他要是告了你，那就会把你的名字弄臭，使你以后没法找到工作。”他对这个无邪的、好心的人所感到的那种优越感，这时都消失殆尽了。他明白象自己这样抱有不正统看法的人，这样的事说不定下一次也会轮到他头上的。他体会到自己也可能成为百万富翁道拉喜怒无常的牺牲品，顿时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人格可言了。

“这正是我要跟他说的，”亨力克斯太太说。“你怎么能妄想压倒英国人呢？你难道还不明白应该躲开他们才是？”

有人在敲门。包比多出去开了。

“哈罗，古德莱，进来，嘿，”包比多說，眉头上的疙瘩还没解开来。“你認識我妹妹嗎？不，坐这把椅子吧，嘿，我坐这只箱子。”

安德烈坐在包比多坐的那把椅子上，包比多就拉起一只旧肥皂箱，坐在上面。家具的缺乏，赤裸裸的地板，亨力克斯太太只有三把椅子的这个事实，特别是那只肥皂箱——这一切都使安德烈替包比多和他的妹妹感到难受。

“你手里拿的什么？”乔看見安德烈手里拿着一卷稿子，就这样問。

“杂志。是卡瑪契交給我的。他說他不能来，”安德烈回答說。“他还是重复着他的看法，說杂志應該采取一种革命的政策，應該反对宗教，”他結束了他的話，一面忸忸不安地微笑着。他覺得，跟这些只剩下三把椅子的人討論什么杂志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們感兴趣的不是卡瑪契反对宗教的看法，而是怎样尽可能地保住那三把椅子。

“有些人对监牢抱着一种浪漫看法，”乔輕蔑地撇了撇嘴說。“在地上既有这么多工作可做，干嗎要逼着大家鬼鬼祟祟地去搞地下活动呢？我們可以看出曼尼还是个浪漫主义者。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在所有的工业部門里組織工会。要是我們早有了工会，象勃拉辛登这样的事件就不会发生啦。你們知道我要跟你們說的是什么，你們知道嗎？”他接着說，把他高大的身子往前一探，把底下的椅子都压的呻喚起来，一边还用他那双热切的黑眼睛貪婪地望着包比多。“波依桑說什么英国的工党劝他目前暫時不要組織工会，他明明在撒謊。他是怕自己失去权力。他是在利用工人党作为一种手段，来使他自己和他的那个小集团繼續当权！”

包比多臉上帶着淡淡的笑容瞅着乔和安德烈，从他这种笑容上可以看出，他并不在听他們說話，而是在郁郁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思忖自己怎样由于勃拉辛登的原故將要去参加失业者的行列。敏感的安德烈从他的神情中看出了他的心事，就問：

“包比多，今天早晨到底是怎么回事？跟我說說，我还没听到全部經過呢。”

“好的，嘿，”包比多說，隨手把他那支吸了一半的烟卷扔到窗外。他馬上指手画脚地講起来，已經是第十遍了。

安德烈很替包比多难受。在这一刻里，他頗为自己有白皮肤的荣幸而感到慚愧。

“喂，你們要不要我来告訴你們，这个島上存在的真正問題是什么？”乔說，又往前一探身子，使得椅子吱嘎嘎地响起来。“是缺少一种團結进步力量的工具。是缺少一家为工人的利益而斗争的报纸。这个杂志虽小，却可以用它做出很多的事情来。噢，是的，你們也許会笑話我，”乔忿怒地提高了声音說道，虽然当时甚至連微笑的人都沒有呢，“你們也許会笑話我，可是我跟你們說……”

“乔，那些失业的人，在这个国家里失业的人！”包比多突然用一种緊張的、低沉的声音說。“你到处可以見到他們——在廣場上坐着，在大街上踟躕，他們戴上硬領，系上領結，穿上外衣，把他們的飢餓遮掩起来。他們极力假裝沒有什么事不对头，可是他們內心中是多么想脫掉外衣进行斗争啊……可是他們不知道哪一条是斗争的正确道路，他們害怕那样的斗争。他們害怕一旦組織了工会，老板們就会永远不給他們工作做。”

“可是他們干嗎不團結起来呢！”亨力克斯太太說，隨手把剪刀啪的一扔，抬起头来看他們。“他們干嗎这么傻呢？克倫

巴^①，嘿！要是在委內瑞拉，工人們早就把他打倒了！”

她指的是勃拉辛登，完全忘了她這話跟她一刻鐘前勸包比多的話是互相矛盾的。乔知道她剛才所以主張跟勃拉辛登和他的階級妥協，完全是因為替她哥哥担心的原故。

“我們應該攻擊波依桑，揭露他！”乔說。“這小小的雜誌所以那麼有用，原因就在這裡。”

“咳，別把我牽涉進去，噯！”亨力克斯太太警告說。“這個地方和院子裡的房間全都是波依桑這個傢伙的。別把我也牽涉到裡面去，我擔當不起。”

“有報紙當然很好，”包比多說，“可是光靠報紙是建立不起工會來的，乔。”他於是談起拉曼特來；可是乔却在聽別的什麼東西。

“艾麗娜回來了，是不是，亨力克斯太太？”他裝出溫和的樣子說。“她今天下午回來的晚了。”

乔愛上了艾麗娜·亨力克斯。他今年已經三十歲了，可是艾麗娜還是個女學生。他為自己對這孩子的欲望感到羞慚，因為她經常給他釘子碰。她甚至不肯讓他握一下手。她好象是說：“你已經老了，可是青春是屬於我的。”然而正因為這個原故，他更是愛她。他愛站在鏡子前面，瞧着自己眼角上和鼻梁上漸漸多起來的細細的皺紋，深深地吸了口氣，然後輕輕地敲了敲胸膛，好象是抗議說：“可是我富有生命的活力，我還強壯呢！”乔是那樣一種人，他深深地愛著生命，卻又對它沒有信心，因此他老離不開怕死的念頭。

艾麗娜細聲細氣的、女孩子氣的聲音在跟外面的一個人

① 克倫巴 (Caramba)，西班牙文中的感嘆語，表示氣惱、快樂、吃驚等心情。

說話：

“告訴他去！告訴他，是我這麼說的。你聽見了沒有？”然後是一陣吃吃的笑聲。“明天給我帶雙冰鞋來。”她的聲音提高了些：“再見！”

門開了，她走了進來，皮膚跟醬油一個顏色，紅里透黑，熱血在皮膚底下發着光彩，兩眼亮晶晶的，還閃着剛才跟她的朋友道別時那種天真爛漫的笑容。“噢，好啊——客滿。大家都好。”

亨力克斯太太噙起嘴來。“這是哪一種招待客人的方式呀，”她心里想，沒意識到她正是在嫉妒她女兒那種女孩子的魅力和天真呢。“客滿！”

喬假裝出獻殷勤的樣子，站起來，一躬到地。“亨力克斯小姐！”

“哎喲——艾利亞斯先生！”艾麗娜嚷道，也跟他一樣地裝腔作勢，來掩飾她突然遇見安德烈的不安，同時伸出手去，好像是讓他親吻似的。“哈羅，”由於顧慮，她只僵硬地跟安德烈這麼招呼一聲。

幾個星期前，艾麗娜在喬的妹妹艾麗卡的結婚宴會上遇見了安德烈。儘管他出身在一個比艾麗娜高得多的社會圈子裡，儘管他心里並不願意，安德烈還是情不自禁地老盯着這個漂亮的姑娘看。他還記得她小時候怎樣從後門走進他家裡來送衣服和收錢。可是突然間，出乎意料地，她變成一個容光照人的棕色美人了，身上穿着一件顯眼的金色緊身胸衣，又濃又黑的鬚髮上頂着一頂沒有邊的女帽。她剛跳完舞，正微笑着想讓自己迅速起伏着的胸脯平息下來。喬經過她身邊，一把攔住了她的胳膊，可是她顯然是怕在下次跳舞時找不到一個跟她年齡相仿的舞伴，所以皺蹙着鼻子眼睛，使勁掙脫了喬的手，急急奔到她那些

年輕朋友聚集的地方去了。

“我今天看見艾丽卡了，”艾丽娜这时又向乔轉过身来，这么加添了一句。

“你的手怎么样啦？我还等着呢，”乔微笑着說。

“就这样沒洗过、沒搽过香粉？那就……不象样啦。包比舅舅，你好？”她在他腦門上光禿的地方漫不經心地吻了一下。她还不知道她舅舅已經丟了工作了。

“你是不是想要我告訴你，任何缺陷都不会有損你的魅力？”乔接着說，做了个鬼臉，这簡直是在嘲弄他自己呢。

“当然不，这我早就知道啦，”她回答說，一边固然是因为安德烈在場給她壯了胆，一边也是在拿她自己取笑。

她出去到她自己的臥室里去了。

在安德烈看来，好象是一抹光明消失了似的：

“她怎样帶來了青春的朝气和年輕人无忧无虑的心情啊，”包比多想，腦子里还在想着他甥女年輕的身条，一边用他粗糙的手掌摩挲着自己起了皺紋的腮帮子。

“我們剛才在談什么呢？”乔想，一时記不起来了。“一些痛苦的、平常的事情吧……噢，对了。呃，現在已无关紧要了。可是她的魅力非但不見減退，倒反而增加了。真叫人难以相信，生活怎么会有这样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青春和老年；包比多需要的是食物，我需要的是权力和那个女孩儿的爱情……为什么不呢；我为什么不應該渴望权力和她的爱情呢？我的天，要是一个人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偉大、能干，要是一个人象我这样感到自己有領導的能力，渴望权力又有什么不对呢……”

“多叫人痛心啊，她对我有那么大的魅力，而她自己甚至并不希罕，我呢——我却只能使她害怕，我一点儿也不能打动她的

心……”

一時之間，誰也沒想到說話。

第五章

奧斯本家的衣服應該在八月二十五日做好。亨力克斯太太的房租十五日就到期了。

幾個月前的一個早晨，房東的代理人，一個雄偉的五十來歲的黑人，從門口擠進屋來，以他那魁梧的、汗津津的身體和粗魯的聲音充塞了整個房間。他象一只剛放到母雞群中的雄火雞似的，捻了捻長長的小胡子，恭維亨力克斯太太長的“這麼漂亮富胎”。亨力克斯太太飛紅了臉，命令他滾出去。“好吧，好吧，”他說，又害怕又生氣。“好吧！”

從那一天起，他就迫害起她來。有時候，那個幫半天工的女傭李拿了十四元錢先去付給他。“我要十四元錢干嗎？”他會這樣說。“娘們，去給我把十五元錢整數兒拿來，要不你的太太在月底就要丟東西了。”

亨力克斯太太已經攢了六元錢在一旁攔着。錢放在她梳粧台的一個抽屜里，跟一些賬單、收據、花樣紙、扣針和一罐香粉放在一起。奧斯本家的衣服每件五元，這樣付了房錢還可以剩一元錢。

在二十三號那天，她到奧斯本家去試了試樣子。她走了以後，代理人就來要房錢了。他警告李說，要是二十五號再不付，他就要叫法警來了。亨力克斯太太回來以後，就派李到五家欠她工錢的人家去收錢。“李，告訴他們說，我得付房錢呢。跟他們解釋解釋……”可是李回來的時候只從一個主顧那里收到一

元半錢；其他的主顧都叫她“到月底再來”。

亨力克斯太太給李一個先令替她們三人買午餐。中午，艾麗娜回家來，她一只鞋子的後跟脫底了——這是她唯一的一雙鞋子。艾麗娜正在念高級中學；因為沒有高級中學的文憑，就無法在政府部門找到工作，所以她不得不念下去。此外，亨力克斯太太也希望能夠在她的朋友面前漫不經心地說：“艾麗娜剛拿到她的高中文憑，親愛的，不知怎地，她念書不怎麼用功。”由於沒有一個鞋匠能在半個鐘點里補好那雙鞋子，她只得叫李去買一雙廉價的來。去掉買鞋子的兩元錢，還剩下五元二毛六分錢；五元錢得擱在一邊，等她把奧斯本家活計的十元錢取來後一起付房錢，二毛六分錢買晚餐……

二十四號到了。艾麗娜這天呆在家里沒出去，因為她餓着肚子呢。二毛六分錢已在昨天晚上買晚餐時花掉了。

一清早，太陽就火熱地照在屋上了；熱氣從污黑的椽子縫里直往屋里冒，椽子和木板被熱氣一烤，收縮攏來，發出劈劈拍拍的聲響。熱浪一陣一陣地從土里冒上來，整個的氣氛是靜止的、悶人的，給人一種期待的感覺，一種等待和成熟的感觉，就好象是在大雷雨前似的。住在後院的妓女蘿絲這時正在唱讚美歌，身子在洗衣板上有節奏地顫動着。街上，一個跛足的、赤腳的農民正推着一輛兩輪小車走來。他一只腳患着象皮病，腫得比原先粗出三倍，褲腳管緊緊地綑在腿上。他兩手握著車把，身子前傾，使勁往前推着，汗水順着他的黑臉直往下滴，一邊還用一種宏亮的、懇求似的聲音喊：“白一薯？誰買白一薯？”接着整個城市又馬上陷入了奇怪的靜寂，只有亨力克斯太太抖了抖胸前的衣服，讓自己涼快些，一邊長長地嘆了口氣，打破了一時的靜寂。

“康斯坦丁太太？”她回想着，一边嗅着蘿絲在燒的食物的香气。“不，她付清了。霍尔頓小姐还欠我錢，可是我已經跟她借过这么多錢，实在不好意思再派人去跟她要了。摩尔太太……啊！李！”她嚷。“去問摩尔太太要五毛錢，她欠了我已經那么久啦……霍苔絲已經到乡下去了，她欠我的錢還沒还我呢！”

不一会儿，李回来了。“……她还生气呢，嗯！她說，到下个星期末才能給。她說她賺錢不象你那么容易。”

“我現在誰也不能相信了，”亨力克斯太太心里想。“我还欠齐阿卫五十元錢呢——我的天，我几时才能付清这笔債啊！再說他，他自己干嗎也讓这笔債这么添上去呢？”这样想着，她又走进自己的房間，悄悄地打开了梳粧台的抽屜，不讓艾丽娜听见，然后取出一只被手指捏爛了的褐色錢包，把錢拿出来数第一百遍，煩惱地咽了口唾沫，又把錢放进抽屜鎖上了。“見他媽的鬼，嘿，她真是只狗！”她突然大发起脾气来。“她明明有錢，却不肯給……”聞到蘿絲鍋子里的香气，口水又湧到她的嘴里来了。“到两点鐘，我总可以把这两件衣服做好了。到三点鐘也許可以回来了，”她这样想。她在蜡烛前面跪下，合掌禱告起来。

艾丽娜一直在不声不响地縫衣服。一个鐘头过去了，接着又是一个鐘头。“……艾丽娜还責怪我，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她从来不抱怨……她的胃口好着呢。”亨力克斯太太撮着胸前的衣服抖了抖，向窗口走去。她看見一个半瘋癲的印度啞巴乞丐踉踉蹌蹌地向她走来。他两眼发直，瞪得大大的，竭力想做出一种表情來讓人懂得他喉嚨里发出的啾啾啞啞声音是什么意思。他在亨力克斯太太面前停下，伸出一只癱瘓了的手，手指都僵硬了，不能屈伸，一边还咳嗽着，掙扎着想把身子站穩。亨力克斯太太急急忙忙跑去找那只褐色的錢包，拿出一个子儿來。

“媽媽！不，不，別給！”

亨力克斯太太探出身去，急急地把銅子兒往那個蒼白污穢的手心里一扔。“這個世界上有些人是在怎樣地受罪啊！”她說着，又回到裁衣桌邊，避開了艾麗娜的目光。

“媽，你怎么能這樣呢？”艾麗娜用一種响亮的、顫抖的聲音嚷道。“你說說看，我一個早晨沒吃東西是為的什麼，難道是為了養活一個袋里攔滿了錢的乞丐嗎？我真不了解你：你一會兒冷一會兒熱的，有時候你把理智丟的干干淨淨，不顧一切，過後就跑到上帝面前去哭訴——”

“快給我住嘴！”亨力克斯太太喊道，舉起手掌威脅地向她走去。

艾麗娜咬着手絹，逃到她自己的房間里去了。

“再說包比多也那樣，”亨力克斯太太想，一邊用手掌拭掉了因羞慚而流出來的眼淚。“我不能去找他。他自己也是滿肚子的心事呢。他從來不喝酒的，現在居然喝起來了。他會給我幾分錢——天知道他是打哪兒弄來的，也許是打喬那兒，也許是打哪個女人那兒——可是他一轉背，准會去謀殺人的。喬，對啦……呃，我不得不這樣做了。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求他總比求蘿絲強。可是決不能讓艾麗娜知道。我得寫一張條兒……”

可是她還沒寫幾個字，就突然感到一陣羞恥，使她的身子涼了半截，她連忙把條子撕得粉碎……

衣服終於做好了，那些綳着的綫也拆掉了。亨力克斯太太穿了那雙使她腳痛的鞋，又穿上胸衣，塞進襯墊，要不墊襯墊，她就會顯得一邊兒太胖；隨後她就在毒日頭下徒步走到奧斯本家去了。

她走到的時候，已是一身冷汗，渾身直哆嗦。

“出了什么事啦？”凱桑德拉湊巧出來，看見亨力克斯太太臉色蒼白地坐在門前階上，不禁往四面望望，吃驚地低聲問。“你要喝點兒水嗎？進來吧。”她領着她從側門進去了。跟上次一樣，亨力克斯太太還是不敢踩那厚厚的、五顏六色羊毛織成的華貴地毯。這次她小心了，沒有在地板上閃腳。

格茵妮絲·奧斯本邁着短促迅速的步伐，驕傲地挺着胸走進起居室來。

“咳！她好象以為我非羨慕她不成呢，”亨力克斯太太這樣想，心裡窩着一肚子氣，因為她這時肚子正餓着，胸中又充滿了一股恨自己白活了一輩子的失敗感——這感覺在她見到格茵妮絲那種有力的自信和紅潤的臉頰以後越發加深了，她覺得它們都好象在對她說：“這是你自己的錯呢。”

“什麼！你真的做好了嗎，亨力克斯太太？”格茵妮絲說，“呃，你真是個寶貝，我必須這樣說。不，我不需要幫忙，謝謝，我自個兒能穿。”

晚禮服在她的胸前粘住了，亨力克斯太太趕緊上去幫忙，可是她不高興地把頭髮往後面一摔，拒絕了。她嘴里哼着歌曲，驕傲地微笑着，在鏡子面前忽左忽右地轉着身子，仔細端詳着那件衣服。“非常好……好極了，”她最後宣布說；說到“好”字，她還頓了一頓，表示她心裡很滿意。

“我覺得這衣服還應該稍稍長些，你說對不對？”奧斯本太太大驚小怪地嚷着走進屋來，一邊微笑着左右環顧，好象希望什麼東西都沒逃過她眼睛似的。

“一點也不要長了，媽媽！”格茵妮絲沒好氣地回答說。

奧斯本太太神經質地搖著頭。她耐心地干咳着，好象在忍痛犧牲一件她心愛的寶貝似的。“那很好，”她那喃喃不清的聲音

似乎在說。“是你自己穿的衣服，反正……”她又拿起愛瑟的衣服仔細端詳着，伸直了胳膊擊着它，把它翻了個過，又干咳了幾聲，好象在作另一次的犧牲。“不錯，”她說，雖然她的頭始終在搖着。“呃，就這樣吧，”她对亨力克斯太太說。

“她這是要打發我走嗎？”亨力克斯太太心里想，她棕色脖子上的脈搏跳得更快了。

“哼。又是那一種委內瑞拉人，沒問題，”奧斯本太太這樣想。她朝着她那個漂亮的女兒微笑着，她女兒這時正在鏡子里端詳她的後身。“瞧她的模樣，可不象個帝王家的人嗎？”她对那個女裁縫說，同時還輕輕地笑了一聲，那聲音就好似丟下一個六便士的銀幣。

“噢，不錯，她穿了很合身，”亨力克斯太太馬上回答說，雖然她並不知道“帝王家的人”是什麼意思。

“對，”奧斯本太太对着那件衣服說。“象她那種年紀，穿什麼樣的衣服都合身，我說……”

“是的，她的身段非常好，”亨力克斯太太同意說。“對不起。”她往前跨了一步，從格茵妮絲的衣服邊上拉下一根綫，用一個心慌意亂的手勢把衣服的邊抖直，依舊退回到原處。她雖然又餓又累，身體有點發抖，卻不敢在她的主顧面前坐下來。

大家微笑着，靜默了片刻。

“啊，親愛的！別把眼睛看花了。脫下吧，快脫下吧，”奧斯本太太兩眼望着女裁縫，比較響亮地笑了一聲，那聲音好象一便士的銅幣。

“她喜歡它，你看得出來，”亨力克斯太太也笑着回答。

格茵妮絲感覺到話題已慢慢地轉到她母親所不願討論的一方面，便匆忙地脫下衣服，準備脫身逃走。

“別把衣服撕破了，看老天面上！”

亨力克斯太太急急地上去幫忙。

“多謝你，亨力克斯太太，”格茵妮絲紅着臉說，就穿着她的套裙急煎煎地離開了房間。

亨力克斯太太把衣服抖直，從領子那里放進一個衣架，輕輕地把褶痕拂平，把它擎得遠遠地看着。

“呃，咱們談正經吧。做這兩件衣服要多少錢？”奧斯本太太說，一邊皺着眉頭，一邊微笑着。

“五元一件。”

“啊，老天爺！胡說！怎麼，我還以為你的價錢挺公道呢。”

“可是你瞧這是什麼樣的活兒，奧斯本太太？象這樣的衣服，我哪兒都可以拿到五元錢一件。”

“我做夢也沒想到付這樣的價錢！嘿，我最多付三元錢一件。”

“不是這一等的活兒——”

“咳，還不是用綫和鈕扣……當然……每樣至多花兩先令本錢，”奧斯本太太一邊說，一邊揮着她粗糙的紅指頭，“你倒——”

“做這兩件衣服，我一天工作十六小時，奧斯本太太！”奧萊麗亞提高了嗓門，紅着臉說。

奧斯本太太站起來，從一張桌子上拿起她的錢袋。“好極了！別多說了。我以後把活兒交給別人做就是。現在——你要我先付你多少？”她的頭比平時搖得更快。

“我不賒賬，我一向收現錢，”奧萊麗亞回答說，她已經吓得目瞪口呆了。

“什麼！呃——”

“我明天早晨非付房錢不可，不能再遲了，”亨力克斯太太飛

紅了臉，打斷她說。

“我最多先付你三元錢，……其余的到月底給你。对不起。咱們誰都有困難，不得不可着袋里的錢花。不能老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奧斯本太太對着女裁縫头上的牆壁教訓了一頓，說完，她干咳了幾聲，從錢袋里拿出三元錢來，遞給了亨力克斯太太。

亨力克斯太太也不道謝，拿了錢就離開房間。這一回她不再避開那些華貴的羊毛地毯，反而用腳拚命在上面擦着，要把它們弄髒、損壞。

凱桑德拉從她身邊走過，看見她眼里噙着兩包熱淚。

第 六 章

亨力克斯太太白白地挨了一陣餓，又想到自己的孩子也為她在挨餓，心中更是難過，為了彌補這一切，她這天晚上買了一頓極豐盛的晚餐，有各樣面食，還有雞肉飯。她一吃完晚飯，馬上就上床睡了。

她在清晨兩時醒來，心頭覺得很沉重，也很害怕。她狠狠地吸了幾口氣，可是依舊有什麼東西在壓榨她，使她透不過氣來。她把手放到胸口心房上面，可是覺不出心在跳動。她吓壞了。

“求上帝饒赦我，對我發個慈悲吧。我是個有罪的人，”她急急地禱告着，兩眼在黑暗中亂轉，好象巴望能看到“它”——“末日”。她想起了法警，想起了過去和現在的一切苦難，覺得自己已經沒有力量，也沒有欲望去跟“它”搏鬥了。她走進艾麗娜的房間，看見她睡得很愜意，懷里抱着枕頭，一只棕色的大腿伸直了，另一只向上彎曲着。亨力克斯太太覺得自己離孩提時的生

活和梦想已經很远很远，就象地球离开太阳那么远。“好，讓‘它’現在就来把我的生命夺去吧，我还挺感激呢。”她想到这里，泪水不禁順着臉頰滾下来。

她往閤无一人的街道上窺視着，幻想自己已經成了一个幽灵，已經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时正在这个睡着了的城市上面观望。电車早就停駛了。从海边傳來一輛火車調車时鐵路机車发出的緩慢的噴汽声。一个醉汉的声音唱起一曲凄涼的印度歌来，歌声忽然停止了，接着傳來一陣嘔吐声。街道在那些圓瞪着怪眼的灯下沉睡着。她好象听見整个的城市在呼吸，嗅到了这种在睡梦中发出的呼吸的臭气，感覺到了隐藏在黑暗中的痛苦和在床上的輾轉翻側……

“小苏打，”她忽然想到。

她吃了些小苏打，大声地打着嗝儿，身体虽然舒暢了一些，可是心里还是非常痛苦，所以就噓唏着上了床。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不住地胡思乱想，直到第一道曙光透射进来。她于是把艾丽娜叫醒，跟她一起商量办法。她俩同意把法警鎖在外面，以便爭取時間。

亨力克斯太太把門窗全都关紧以后，就悄沒声儿地說：“我應該停止使用縫紉机。我不要讓他們听見我在这儿。”

因此她剪裁起衣服来。艾丽娜坐在她身旁，在衣服的边上打綳綫。

李来了，她听到所发生的事情，罵了法警几句，就到她一个朋友家里給她們燒午飯去了。

中午时候，她們听見有人在轉动前門的門把儿，有一个女人声音在叫喚：“奧萊丽亞？奧萊丽亞？”

“不管她是誰，反正不是个欠我賬的，”亨力克斯太太心里

想，虽然百叶窗早已关上，她还是在桌子后面趴下了。

下午一点，艾丽娜房間的門上傳来了李的熟悉的敲門声，是午飯准备好了。艾丽娜从李的手上接过盤子，低声說：“你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門好好帶上。”

母女俩狼吞虎咽地吃得很快，好象怕随时被人发现似的。她們不停地吃吃笑着。头一回是因为亨力克斯太太說了一句笑話。艾丽娜沒听清楚，說了句“什么，一只大象？”惹得亨力克斯太太象个女学生似的笑弯了腰。随后艾丽娜又把嘴里咂着的蟹脚比作房东代理人的罗圈腿，大家于是又傻笑了一阵。可是一听到一个可疑的声音，她們就瞪着眼你看我、我看你，那蟹脚还高擎在空中。

吃完饭，她們讓杯盤都依旧擱在桌上。廚房用的水槽在院子里。她們准备在天黑以后再去洗。按照法律，法警是不准在下午六时到天亮以后这一時間内执行职权的。

已經下午四点了，可是依旧没人来打扰她們。

“看样子今天給咱們逃过了，”亨力克斯太太說。“明天是星期天，他不能来麻煩咱們。到星期一，咱們也許能想出一些办法。天保佑。”

就在这时候，她們听见艾丽娜房間里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誰？是誰？”吓慌了的亨力克斯太太嚷道。

艾丽娜站起来，溜进了吃飯間，坐在那里用針戳着桌布。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李沒把門关紧，門門沒掉进插口。她听见代理人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来，一边得意地对法警說着話，他那粗糙的声音里呼魯呼魯地帶着痰声。“来，朋友，打这儿走。”然后他譏刺地对她母亲說：“看样子你是想要把我鎖在外面。”

那个渾身汗臭、長着两只大脚的代理人在她私人閨房里的

出現，以及他跟她母親說話時發出的那種帶着痰的聲音，使得艾麗娜心里充滿了羞惡和憎恨的感覺。她捏緊了針往桌布上戳，那捏針的指頭都變成灰白色了。她帶着一種又害怕、又輕蔑、又果斷的神情，重新回到客廳里，低著頭繼續做她的針綫活兒。

“把洗盥缸和梳粧台搬走！”代理人命令法警說。從他聲音里聽得出，他預料亨力克斯太太要反對。

“你不能搬走梳粧台；這是我的主顧要試衣用的，”亨力克斯太太斬釘截鐵地說着，已經帶着一臉怒氣在急匆匆地搬洗盥缸上的東西了。

“你把那個梳粧台搬走！”代理人說。

亨力克斯太太壓低了聲音急促地說：“除了這個洗盥缸，你要是想多拿一樣東西，我就跟你拚命！”

她的聲音，她那漲紅了的臉，使得代理人一時有點不知所措。他開始嚷嚷起來，說光拍賣掉這個洗盥缸的錢恐怕不夠。可是那法警不好意思地低聲說，搬走洗盥缸已經“夠了”。

他想從艾麗娜的房間里出去，可是怒氣沖沖的代理人一定要從前門走。

外面有一輛車在等着。艾麗娜聽得見馬為了趕走蒼蠅在跺腳的聲音。她母親坐在她對面的裁衣桌旁邊，用一隻手支著頭，開始翻閱起衣服的式樣簿來。法警為了搬洗盥缸，把兩半扇門都打開了，那匹等在外面的瘦馬和那些好奇的看客顯得離她們非常近，好象就在房間里似的。這時候，艾麗娜擺出一種高傲的姿態站起來，走進自己房間去了。

“這一切都是那個理查小姐給惹出來的。媽媽自己沒錢，干嗎還要借錢給別人？再說，她借出去的錢又不是她自己的，”艾麗娜心里想。“她干嗎不實際一點，怎麼老是那樣耽于幻想呢？這

儿又沒一个人可以商量……三把椅子，安德烈，巴比舅舅坐在空箱子上，而現在，人們都站在外面瞪眼看我們的这种可怜相——我多希望能摆脱这种不体面的生活啊！”

可是她一方面固然生她母亲的气，一方面却也渴望自己能保护她，不讓她过这样不体面的生活，渴望自己在經濟上对她有所帮助。

“我應該去工作……可是又有誰帮助得了她呢？她非走上毁灭的道路不可……自作自受！”想到这里，艾丽娜心里充滿了恐怖，她拿眼往房間四处望望，好象在問她自己怎样才能拯救她母亲的命运。

代理人一边象猪一样地哼着，一边大声发号施令，讓每个人都能听到，最后，在法警的协助下，終於把他的掠夺物搬到了人行道上。亨力克斯太太于是把門关上鎖好，依旧回到老地方坐下，用一只手撑着头。

奥莱丽亞·亨力克斯从十六岁还年輕美丽的时候起，就囚居在四壁之中干針綫活儿了。她先被牧場老板奸騙，后来又被他打了一頓，遺弃在这个世界上。从此以后，她就拚命地干着活儿，那情形就好象一只螳螂掉进了玻璃杯，在絕望地、不断地掙扎着往光滑的边儿上爬。有好一会儿工夫，她一直坐在那里一頁頁地翻着式样簿，偶尔摸摸鼻子。

最后，她終於站立起来，她的剪刀再一次地在裁衣桌上克侖克侖地响起来。接着艾丽娜走来跟她商量怎样在一个領子上打綳綫，忽然又岔开話头，用一种又热切又畏怯的声音跟她談起她自己在两天前看到的某个可爱的式样来。“啊，媽媽，你要是亲眼看見就好了。”她嚷道，一边把那个式样詳詳細細地形容了一番，象这样詳細的形容，只有那种家境貧寒的年輕姑娘才可能

做到。

六点半鐘，天已經在很快地黑下来，亨力克斯太太到院子里去洗澡了。她不能在更早的时候洗澡，因为洗澡房上面沒有屋頂，那些在树上采芒果的小孩子可能看見她。她洗完澡帶着一身好聞的肥皂气味出来的时候，天上的星星已是亮晶晶地光芒四射了。艾丽娜正在厨房里做晚餐，从那里散发出一陣陣开胃的巧克力香气。亨力克斯太太拉过一只空箱子在厨房門边坐下，艾丽娜也过来跟她坐在一起。

“今天晚上的星星真多，是不是？”亨力克斯太太本来在晾她那头烏黑的鬚头发，后来晾得有些膩煩了，就抬起头来看着天空說。

“艾丽卡說她在格林納达度蜜月的时候，也有这么可爱的月光，媽媽。却利，你知道艾丽卡的为人，她是多么多情善感啊，”艾丽娜后来又这么加了一句，为的是討她媽媽欢喜，因为她是不怎么喜爱艾丽卡的。

“是的，我也老听人說格林納达这地方很美。”

“呵，天啊！我真希望能到那儿去玩两个星期呢。”

“两个星期？亲爱的，两个星期算得什么？我所需要的是好好地休息两个月。十七年来，我一直沒有休息过，也沒有度过一天假期，除了我病倒在床上的日子不算——謝天謝地，这种日子总算不多。我很想到海边去。有时候我真渴望見一見海。再說在馬耶罗度假期有什么意思？你要是不請他們那些人來跟你一起消磨時間，就会得罪他們。所以最好还是索性离开这个島到格林納达去。”

“等到我們有了錢，”艾丽娜說。

“愛，說句實話，你不想去是不是？”亨力克斯太太說着，把头

低下来，讓头发垂到她臉上，又开始晾起来。“等到这个互助会結束，我打算去參加霍尔頓小姐的那个会：一个月十元，如果輸到我的头上，就可以到手两百元錢……我那时可以很好地安排一下，”她滔滔不絕地說了下去，好象在对自己講話似的。“我先付好两个月的房錢，再安排好一些家常瑣碎，就可以帶着一百五十元錢到格林納达去痛痛快快玩六个星期了。”

“来回的旅費要十六元——咱們两个人得要三十二元呢。”

“坐二等仓，艾丽娜。只在船上呆一个晚上。”

“咱們就是乘單桅帆船去也成，媽！”艾丽娜逗着她媽媽說，一边兴奋地笑起来。“咱們可以乘帆船去。”

亨力克斯太太不再晾她的头发了，她也笑出声来。

艾丽娜握住了她的一只手。“不，”她一边撫弄着她媽媽的手指，一边裝模作样地說。“咱們要乘汽船去，而且坐头等仓。咱們也不住在城里，要住到乡下去——听我說，喏，媽媽，別梳头发！艾丽卡說——水果！却利，她从来沒看見过这么多的菠蘿、桔子……”

艾丽娜正說着，忽听得鍋子里噼噼地响起来，知道是巧克力逼出来了，就赶紧往厨房里跑去。

亨力克斯太太往回一靠，沉思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边摆动两腿。她深信自己終于“想通了”，再过五、六个月，等她从霍尔頓小姐的那个互助会里拿到了錢——在她看来，这会她是一定能参加的——她就要按照剛才的計劃去做。

第七章

包比多在有工作的日子里，曾經問過自己一個工人活着有什麼意義。他給了自己這樣一個嚴厲的答案——“要不是默默地逆來順受，就是起來反叛而餓死。”可是承認從懸崖上掉下來可能跌死，和真正從懸崖上掉下來摔斷了胳膊腿，却完全是兩回事。

他去找工作的时候，总看見經理們望着他那四十岁的起皺的臉和那禿了一大块的腦袋。“你过去曾經在哪儿工作过？”有几个这样問。他們帶着一種冷漠的表情拿眼望着別處，其實他們的主意早已打定了。他覺得自己仿佛能聽到他們腦子裏想着的話：“我們得給他那么多工錢，可是換一個年輕人，再少給些他也会覺得心滿意足。”有時候他好象覺得他們已經知道他是個凶暴的人，几乎把他上司的腦袋打破了。他只要一聽到哪儿有工作，就会象一只餓狗那樣夾着尾巴往那地方趕去，提心吊胆地微笑着，用一種奉承的語氣低声說話，過後他一想起來就會覺得慚愧……就象他之前几十個人所做的那樣。他妹妹只要力量所及，總給他一些錢用，同時每天還管他一頓飯。他偶爾也干一些零碎活兒，例如給人在碼頭上清点木材等，這樣也能掙到少數幾個先令。可是好幾個星期過去了，他依舊找不到一個固定的工作，他就象一棵長大了的樹木連根拔起移植到了別處一樣，在心灵和肉體兩方面都開始顯出衰老的跡象來。他要是找不到事情做，就馬上去尋人作伴，不管是男人、女人、孩子都成。要他一個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他是怎麼也受不了的。即使在他看報紙的時候，也非得有人在他旁邊跟他一起討論新聞，咒罵政府。他漸

漸陷入絕望的境地了，開始無節制地狂飲起來。他到了朋友中間——甚至親戚也一樣——他們要是客氣地跟他說着話，問他有沒有找到工作，他也總覺得在他們的客氣話下面隱藏着一種厭惡的神氣。他仿佛覺得自己到處在討人厭，仿佛覺得他們剛才還在批評他為什麼要動手打勃拉辛登，要不然就是覺得他們在害怕他也許會向他們借錢，而他們却不得不拒絕。

這樣過了四個月。看樣子，包比多似乎再也找不到精神生活的糧食了，他那殘廢的精神肢體似乎要就此萎頓下去，他將要成爲一個廢人，別人將樂於看見他死去，埋到地底，此後永遠見不到他，嗅不到他。

一天早晨，他喝醉了酒，一拳打開了他妹妹家的門，邁着他的羅圈腿，跨着大步，搖搖晃晃地穿過那間客廳。“奧萊麗亞，你在哪兒，喂？”他用一種響亮的、堅決的、醉醺醺的聲音喊道。他讓前門敞開着，連門也不敲一下，就一步跨進了她的臥房。他到處碰壁，心中不如意，現在似乎要找一個人出出心中的悶氣。

他看見她正合着雙手，跪在一個架子下面，架上點着兩支蠟燭。

“你又在祈禱啦？”他沒好氣地說。“嘿，你不知道就是這些混賬禱告使得你變成現在這樣的嗎？你還在祈禱，可是法警把你的東西都拿光啦。你還在操什麼心，你還要求上帝不讓法警把什麼東西拿走？”

亨力克斯太太又窘又羞，因為她心中的隱秘被人看破了。她飛紅了臉說：“快給我滾出去！”她站起來，從梳粧台上拿起一把剪刀。“你要是再走近一步，我就拿這剪刀扎你。你喝酒的時候，我來打擾過你嗎？我自己的事情我愛怎麼處理就讓我怎麼處理，你不要管。”

“別跟我這樣說話，我是你的哥哥。把這把剪刀給我！你不知道我得保護你，不讓你受得危害？”他開始上前去奪她手中的剪刀。“我必須保護你，不讓你受那班人的欺騙。你要跟我打架嗎？”他抓住那把高舉着的剪刀，從她的手中扭了過來，一邊氣喘吁吁地說。他一揮胳膊，把架子上的蠟燭和一篇配有鏡框的耶穌禱告的祈禱文都掃在地下。“你的翅膀的影子，”他高聲念了出來，同時在上面踩了一腳。

亨力克斯太太坐在床上，摩擦着那只被扭痛了的手，一邊默默地飲泣着。她直勾勾地凝視着前面，好象在詢問她到底干了什麼事，竟要她必須這樣地活下去。

“真是無聊透了，嘿，”包比多不好意思地發牢騷說。“我找不到工作做，法警搶走了你的東西，可你還在祈禱。上帝的確住在聖克萊，住在兩層樓的樓房里。他不認識住在這兒的你我。在魔鬼還沒取走我們的生命之前，我們應該好好照顧我們自己。對不對，奧萊麗亞？瞧我，”他懇求說，伸出一只手去托着她的下巴，可是她把他的手推開了。他在房間里走來走去。“對，我是喝醉了。可是我為什麼要喝酒呢？”他又接下去說，企圖為自己辯護。“我現在沒有工作做。是上帝責罰我，還是什麼！還不是這個城里的商人對我干出來的——是有錢人對窮人干出來的！你想，要是我是個英國人，就是我喝的這麼醉”——他放低了聲音，陰險地微笑着——“他們會不馬上找個工作給我做嗎？他們會給我錢送我回家。他們會收留我，保護我。他們覺得英國人是一種特殊的人。奧萊麗亞，你有時候是不是覺得想殺人，殺，殺，殺？是不是，奧萊麗亞？你難道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感覺？你我是親骨肉，別對我說‘不’。”

奧萊麗亞哭得嘴唇都一抽一抽的，一時回答不出話來。

包比多隨手拿起東西來看着，然而却是視而不見。他霍地往床上一躺。亨力克斯太太在他大腿上打了一掌。“嘿，別把腳攔在我床上。我剛換上干淨床單，人們得到我房間里來試衣服呢。”

“好吧，”他回答說，一邊站起來揮着床單。“你那麼尊貴，老怕人家說閑話——”

“街坊！街坊！”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帶哭地喊。

“愛，是誰？”亨力克斯太太沒好氣地嘆道。

“呵，老天爺！街坊，你能來一會兒嗎？”

包比多跟着他妹妹向後門走去。奧斯本家的女仆凱桑德拉站在那裡，滿面淚痕的臉上露出焦急的表情。

“他們要把我的一切東西全都拿走，而我身邊一個子兒也沒有。奧萊麗亞小姐，你能借我四元錢嗎？我到月底還你。”她立刻問道。

凱西說話時很畏怯。這顯然是她在絕望中所作的最後一番努力，想借四元錢。她又是焦急，又是腼腆，時而又起胳膊，時而放开，不時沉重地、絕望地嘆着氣，先是低垂着頭，後來又抱着最後的一線希望，舉目望着亨力克斯太太的臉。

亨力克斯太太一看見平日間老是嘻嘻哈哈的、溫柔敦厚的凱桑德拉竟到了這樣的境地，便馬上忘掉了自己的心事，開始為這個赤腳的女仆傷心起來。

凱西一時情急，忘了自己衣服下面什麼也沒穿。在強烈的陽光下，包比多能清楚地看出她全身的輪廓。

“却利，真對不起！”亨力克斯太太說。“呵，老天爺……我，我自己家里也一個子兒沒有呢。”

“我本有個朋友每月替我付錢。他是個警察，可是這個月他

經濟特別困難，而我現在也不能去找他，因為他正在上班。”凱西由於羞慚，撒了一個謊；那個警察早已離開她了。“我要是平時也不按時付錢，我承認他們有理由把這些家具搬走；可是我每月都付錢的，只要他一把錢攔到我手里，我馬上就把錢付了。這回還是第一個月我付不出錢，你們就馬上這樣對付我了？”她那激動的、帶哭的、沙啞的聲音越來越響。“現在，他把什麼都拿走了，連我的床跟褥子都拿走了！”

“這班多麼卑鄙無恥的家伙！”亨力克斯太太嘆道，她的臉也漲紅了。“他們是人嗎？是一群‘蘇可揚特’^①！”她大聲喊，一邊朝籬笆背後她看不見的那些人晃着拳頭。“要殺掉你們幾個才好！”

“蛋一糕，熱蛋一糕！”從街上傳來賣蛋糕女人帶着鼻音的叫喊聲。

凱桑德拉無可奈何地回到院子里，那兒人們正不慌不忙地在搬走她所有的一切東西；她坐在通向自己房間的木頭階梯上，跟一些看不見的人訴說着，顯然她把那些人幻想成高等法庭里的法官，要求他們來看看她現在所受到的遭遇，上帝啊，上帝啊！她好象是為了他們的原故在重復着她跟那警察所說的最后幾句話，他怎樣答應給她送錢來，她自己又怎樣跟這個來搬家具的人說她不久就可以輪到一筆五元錢的互助金，“可是那家伙不肯聽我的話，我的上帝！”

一只蝴蝶落在離她几呎遠的一棵荒草上。它慢慢地煽動着兩只由深藍色逐漸變成淺藍色和銀色的翅膀。“終於找到了！多安靜啊！”它好象在說。“至少這些人沒空來注意我的美麗，我可

① “蘇可揚特”(soucouyant)，一種吸血的惡鬼。——原注

以安安稳稳地饱餐一顿。”

半醉的包比多跟着凯桑德拉来到院子里。他一眼看见那些人把她的东西从房间里搬出来放在外面的泥土地上，就怒冲冲地踢着脚底下的石块。

“把它抬起来，别拖着走！”那个负责搬取家具的黑人用一种威胁的口气吆喝着说，他企图用这口气来显示自己的威风，同时来遮掩自己内心的惭愧。“你们要是撞断了这张梳妆台的一只脚，就得要你们赔钱！”

“好吧，老板，别骂了，我们把它好好抬起来就是，”那个赤脚的印度人说，他是赶车的，肩膀上搭着一根鞭子。

包比多偶尔在他妹妹的家里见过这个女仆凯桑德拉几面，可是从来没有好好地注意过她。他只觉得她是个轻浮的姑娘，爱讲话，爱笑。可是现在突然间她变得真实了，就好像是他自己第二。

凯桑德拉幼年时候的境况并不太坏，因此并没有使她成为象普通仆役那样一个粗俗不堪的人。她有过父亲和母亲。她也算得有过家。她父亲是个石油工人，六年以前从凿井机上掉下去摔死了，当时她还只十三岁。那时节还没有工人抚卹金。凯西的母亲不久就只好推了一辆小车子挨户去收购空瓶子，拿到药房里去卖。她也在一年前死去了。凯西得生活下去，可是她一月只挣八元钱，觉得单靠这笔钱没法生活下去。她跟一般的年轻姑娘一样，梦想着爱情、罗曼史、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就在这时候来了那个警察，他是她小时候的玩伴。警察的威风和他身上的制服投合了她的心意。不久他就跟她同居了，以分期付款的方法赊购了一套家具给她。可是现在他讨厌她了。两个星期以前，他打了她一顿……

包比多一时感情冲动，咒罵了一声，把袋里所有的錢——三个先令——都拿出来給她。她謝了他，可是不肯接受。

“喂，收下吧！”一个女人刺耳的声音嚷道。“你以为每天都有人白白送錢給你嗎？”

包比多拿眼一看，原来是做婊子的蘿絲，住在院子里的另一个房間里。

“对，收下吧，”他低声請求凱西說。“我拿这錢有什么用？去喝酒？收下吧，嘿。”

他把錢塞在她不願接受的手里，轉身出了院子。

“你們都是杂种！”他对那个負責搬取家具的人說。

“呵，住嘴，嘿！”那人气呼呼地回答說。可是包比多的話显然伤了他的心，因为过了一会儿，他又嘟囔着說：“尽管方式不同，誰都得混口飯吃呀……”

亨力克斯太太平日間总要在褥子和床單之間墊上一些旧衣服和碎布，好使床舖柔軟些。那天晚上，她把这些旧衣服和碎布收集起来送到凱西的空房間里。她有說有笑，讓凱西也不得不跟着她笑，随后她把一些布袋鋪在地板上，上面再鋪上旧衣服。

凱西向她道謝。“上帝保佑你，奧萊麗亞小姐，”她說。“你是知道弗蘿拉^①的骨头有多硬的。”

第八章

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早晨，包比多到搬运工人雅各的家里去看他，他那时正在害瘧疾。虽然雅各为人又狡猾又不老实，包

① 弗蘿拉(Flora)，工人們給地板(floor)所取的幽默名字。——原注

比多却很喜愛他。他覺得雅各所以如此，完全是他的生活環境造成的，並不是他本人的過錯。

四個月以前，雅各也是犯了不時要發的老毛病，發燒躺下了，包比多曾經到他家裏去看過他。那時候包比多在道拉公司工作，每月掙五十元錢。他當時很替雅各難受，因為雅各一星期只掙五元錢，却要掙扎着養活一家八口。然而這一回，包比多由於自己沒有工作，不覺有點妒忌這個腳夫。“他媽的，他一個星期五元錢是怎樣過的？”他這樣想，同時心中起了一種好奇、一種深藏在心底的妒忌和一種想跟他談談話、把自己的痛苦減到最低限度的願望，所以他更想見雅各了。

雅各住的大雜院是在納爾遜街上。包比多穿過一條兩邊是高牆的狹窄甬道。甬道裏很暗，有一股刺鼻的尿臭。甬道的盡頭就是院子。院子的三面是一些類似棚屋的骯髒建築物，分隔成一個個的洞窟。洞窟的門敞開着。每個洞窟的門口還掛有破爛不堪的門簾，擋住陽光，不使它照進黑暗的、光禿禿的房間。兩個女人在自己的門外洗衣服。另一個在煤爐上燒烙鐵。她們每個人都一邊干着活兒，一邊用一種沉悶的聲音唱着不同的贊美詩。院子本身跟沼地一樣醜瘠，寸草不生。幾塊大岩石堆在院子的中央，當作洗衣台，由於用得久了，石頭都已發白。岩石上面有一條襤褸的卡嘰短褲狼狽地伸開了兩腿。四個男人坐在院子的一個角落裏默默地玩着紙牌，這一角落九點鐘的太陽還沒照到。院子裏的臭氣，過度的擁擠，以及住戶的貧困，憋得包比多透不過氣來。他不自覺地抬頭望着那四個賭徒近旁的一棵麵包樹。那棵樹長滿了綠葉和比炮彈還大的果子，高大巍梧，聳立在炎熱的天空中。它是那種健康正常的生活的象徵，只是這種生活除了它自己之外，院子裏沒有一個人能享受。“他媽的，我

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包比多觉得它好象在这样说。可是他也知道很久以来，它的果子给了某些空肚子的工人不少的力气和勇气。雅各自己有一次也说过：

“烤熟的面包果，再加上一点点烤熟的咸鱼，鲁那先生，味道再好也没有了！”

现在，这棵健硕的、果实累累的面包树下面，有四个光着屁股、只穿了一件棉布背心的孩子在那里打弹子。

雅各没有结过婚。他跟他的女人同居了十三年。包比多叫了门以后，她出来到门边看望，样子似乎有点窘。她大声喊着雅各。雅各走出来，兴高采烈地跟包比多打招呼，可是跟平时一样，他并不往包比多的脸上望。这时候，雅各的女人拿出一只水桶急煎煎地往唯一的一个小间走去，包比多见了，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发窘。

“呃，雅各，你身体怎样了？”包比多问。

“好多了，可不是？”雅各回答说。“有点虚弱，嗯，可是还不算太糟。我明天准备去干活了。你怎么样，鲁那先生，还没找到工作？……啊！情况愈来愈坏了，噯。近来有那么多人失业。我就是在家里呆那么五分钟，心里也很害怕。可是道拉先生是个好人，你知道不？要换了别的老板，一准要扣我的工钱，可是他不扣，噯。不过我听了你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真有点替你难受，鲁那先生，唉！”

“呃，老弟，那有什么办法？……你太太和孩子们都好？”

“他们都好，噯，他们都好，只是有点伤风。”

包比多忽然想到不久以后他也可能落到住草棚棚的地步，因此他问：

“你怎么还要拥护波依桑？你也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所在

出租。”

“我？我可不拥护波依桑，噯，我才不呢，”雅各回答說，一边狡猾地笑着，拿眼望着别处。“我只拥护我自己。”

“你应该拥护拉曼特。”

“他跟他的那套工会玩艺儿——你以为可能在特立尼达成功，魯那先生？噯，我们这些土人自相残杀得太厉害了——”

“噯！……啊，老天爷，生活对我们某些人来说，真跟活地狱一样，雅各，老弟。有人说这是上帝的意思，接着他们还說，你死了以后还得到地狱再去受罪。我跟你說，要是地狱比这儿还要痛苦，那岂不真是太糟糕了吗，是不是？”

“不是这么回事，噯。人死了，也就完了。唉——！还要受更多的罪？不！”

他俩静默了一会儿。包比多叹了一口气。

“呃，雅各，我走了，”他說。“我还要再来看你，听见了没有？牢牢地抓住你現在的工作，老弟。那棵面包树不能一年到头供养你们一家人。”

“对，对，魯那先生！”雅各格格地笑着回答。“鼓起勇气来，不久你就会找到工作的。”

包比多走出了院子。

过了两条街，到了夏洛特街，一樁他从未见过的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一群从贫民窟里和草棚棚里出来的失业工人結成了队，正顺着夏洛特街往海边走去，一边还叫别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去向总督請願。

许多人手里还高举着标語牌，举得比头还高。

工人们，你们需要面包——加入我们的队伍。

團結起來跟資本家鬥爭。
要求做工作的權利。
我們現在到總督那兒去。

有一些標語牌上這樣寫着。

“哎，却利，好像是‘干河’泛濫了！”一個年輕的印度女人對她身旁另一個印度女人說。這女人鼻子上穿着一個環子，頭上頂着一盤臭氣四溢的魚。她站在那裏，心中還在惊奇不止，不知道應該害怕這群人呢，還是應該贊美這群人的精神——一種充斥着忿怒和毅力的精神。

所以稱為“干河”，是由于在乾燥的季節里河裏沒有流水的原故。可是在多雨的季節，當那些環城的群山上面升起白雲的時候，那混濁打漩的褐色河水就泛濫到河岸上來。於是，一切已經習慣於長期靜止不動的河流的東西，都被河水卷走了。樹木、箱子、橋梁、家禽、山羊，都在它的魔爪下掙扎。

現在，同樣地，失業者匯成的這一股洶湧洪流在街上泛濫起來。每前進一步，就有更多的人被卷進來——咧開嘴笑着的騎自行車的青年，半裸的孩子，穿着拖鞋的女人，她們奔跑的時候，鞋子就劈拍地打在她們的腳跟上。他們的喧鬧聲，他們臉上那種又是好奇又是興奮的表情，他們在一旁鼓勵的喊聲——這一切都鼓舞着遊行着前進。在遊行者枯槁的、汗水涔涔的臉上，開始露出自信和堅定的神色，代替了以前那種疑慮忿怒的表情。有些人不再呆呆地直往前看了，他們開始勸人行道上的人來參加他們的隊伍。在喊聲、議論聲、自行車的鈴聲和汽車的喇叭聲之上，人們可以聽到四百隻腳一步一拖地踩在路上的不祥的腳步聲。

包比多一直站在胡同里一家酒店外面。他渴望着喝一杯酒，又怕自己光喝一杯还不够，因此他不安地在外面走来走去，谛听着酒排上喧闹的争论声。他把帽子拉下来遮住了前额，一半是遮掩眩目的烈日，一半是为了遮住自己的脸，不让那些可能遇见的朋友看出来。

他看见一个残废的黑人乞丐正穿过街爬来。他那双缩攏了的大腿已经不能走路，他的背和胳膊是畸形的。他用两手和屁股挪动着身体，慢慢地穿过街心爬来。为了给他让路，交通都缓慢下来。包比多望着他，可是他的心只在他想喝的酒上。

突然间，他看见那个人群从胡同口走过，走在最前面的是——拉曼特！包比多又是惊恐，又是快乐。他奔到夏洛特街上，在人行道上跟着那四百只一步一拖的脚走。他怀着惊异的心情和快乐的期待，一边念那些标语牌，一边下意识地把前面的人推开。他唯一的愿望是和拉曼特并肩走。

拉曼特是个高大魁伟的棕色黑人，有一双淡绿色的眼睛和翘着的、傲慢的嘴唇。他的大嗓门，他的落落大方的风度，他的果敢坚定的步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我们为我們的人民要求工作，为我們的孩子要求面包。他手里的标语牌上这样写着。

他不时闪到旁边往回走，望着那列游行的人，用一种他显然爱用的银铃似的声音喊：

“喂，同志们，排好队！”或者：“别走散，同志们。齐步走！左，右，左！……”

“他的步伐多漂亮！”包比多心里想，渴望着走到拉曼特旁边，在那个看上去富有战斗精神的队伍前头走着。

“别走散！”那些看热闹的人赞赏地重复着他的话，简直不

敢相信这一个給人这么深刻印象的人原来是他們中間的一分子。

整个人群跟包比多一样，覺得拉曼特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他不可能有两种观点，而且为了实现他的观点，他情願推翻整个社会。此外，那些标語牌上还写着这个观点就是他們自己的观点。

有些人在爭辯最前面的那个高个子是誰。

“拉曼特！是拉曼特！一个非常好的好人！”包比多嚷道。他这时心里兴奋，願意向每个人証明那人是拉曼特，同时他还用手推开旁边的人往前挤，不讓拉曼特在他的視野中消失。

一輛电車駛近了，由于街道太窄，它不得不在人群后面停下，一边不耐煩地响着鈴鐺。汽車有的在后面停了下来，有的嗚嗚地响着喇叭靠边行駛。一些男男女女，有的把顧客丟在鋪子里，有的讓飯燉在火上不顧，都奔出来看这群游行的人。三个洗衣服的女人从院子里出来在人行道上奔跑着。其中有一个站住了去穿一只掉在地上的拖鞋，故意把一个商人摆在鋪子外面的一些帽子和腰帶打翻了。其他两个装作要把它們偷走的样子。当商人的那个吓坏了的伙計罵她們的时候，她們就逃走了，一边还不在意地大声笑着往回看。其他一些女人在向一些站在門口发牢騷的、吓坏了的叙利亞、黎巴嫩或者黑人商人喊：

“我們要的不只是工作——我們要的是錢！你們干嗎不繳錢給人民？”

有些声音兴高采烈地說：“揍他們——婊子养的！你們現在都害怕了！这是給你們顏色看！”

“来吧，你們这些挨餓的人，来参加我們的队伍！”拉曼特向几个站在人行道上店員嚷。“你們今天早晨跟我一样，喝的是

萊姆^①芽茶。你們一星期掙兩元錢，沒法养活你們自己和你們的母親，這你們是知道的。”

那些有肤色的伙計嘆着氣，或是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轉身走了，一邊偷偷地溜了他們的老板一眼。

一個發出酸臭的非常胖的黑婦人背靠着牆，坐在一條又窄又髒的通路上。在她面前的一只箱子上放着一盤芒果。盤子的一角有幾個銅子兒。她用一種懶洋洋的聲音在駁斥另一個女人：“總督，什麼！”她批評一張標語牌上的話說。“他做得出什麼來？他是個白人。他不知道我們鍋子里有些什麼，却利。我們有權利要那些本來就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把那些本來就屬於我們的東西還給我們，”說着，她把兩只胳膊擱在膝上，往前一彎腰，剝掉了一節甘蔗的皮，嘖嘖地大聲啞起來。

當拉曼特說到“參加我們的隊伍”時，包比多心里痒痒的，直想參加，可是他忽然記起自己是個當職員的，便又退了下來，拿眼望着遊行隊伍，看看里面有沒有象他這樣的人。

可是這時候，拉曼特又往旁邊一閃，想視察一下隊伍，忽然一個拿着一只籃子的嘻笑着的胖廚子在他身上撞了一下。那塊標語牌从他手上掉了下來。包比多一下子跳到街心，撞倒了一個騎自行車的人，一把從一個彎下腰去撿標語牌的工人手里奪過標語牌，象擎着一面旗幟似的往前奔去。

“我拿到了，喂——來吧！”他得意揚揚地向拉曼特嚷道。“我來拿好了。”

他怒冲冲地往四周望望，好象看看是不是有人敢把它从他手里搶走或是敢嘲笑他。他不再懷疑他只有這樣做才對。

① 一種很象檸檬的圓形果實。

“你叫什么名字，同志？”拉曼特問，一邊拿眼打量着包比多。

“魯那。”

“失業了？有多久了？”

“快四個月了。”

“你過去在哪兒工作？”

“道拉公司——在五金部。”

“我也在道拉公司工作過。”

“咳，他們可不把我當人看待，”包比多開始說。可是就在這時候，路上響起了得得的馬蹄聲，從女王街上出現了兩個騎馬的警察和一個警官。

“他們派衛兵來護送我們了，克萊姆，”拉曼特跟一個矮個兒、蒼白瘦弱的棕色黑人說，那黑人正用一種沙啞的聲音在跟一個人爭吵。“克萊姆！”

“咱們決不回去！”克萊姆突然拚着嗓子喊起來。

那個警官騎着馬走到隊伍的最前面，把左手攔在膝蓋上，手腕朝外，從馬上高處望着拉曼特和包比多。他騎的那匹寬背的雄壯種馬這時正不耐煩地在噴鼻子，晃腦袋。

“誰是領頭的？”他凶狠地問。

“我就是！”拉曼特回答說。

“你們可知道你們是在往哪兒走？”

“到總督那兒去。難道法律禁止嗎？”

警官望着拉曼特。包比多仿佛覺得他本來要說句什麼話，後來又改變了主意。他在馬鞍上坐端正了，說道：

“你們走哪條路？”

“我們走夏洛特街、馬林廣場、阿培克洛姆卑街，繞過薩凡那公園，直到總督府。”

人們都望着警官，察看他的臉色，準備見機行事。他們都認識這個瀟灑的副督察普利姆羅斯，認得他那頭亞麻色頭髮、那撇小胡子和那結實的淡紅色脖子。使他們惊奇的是，他們居然看見他臉上露出了一種喜悅的神色。

“噯一噯，他笑了，”他們彼此說着。

一個胆大的人喊了出來：“我們人還沒來齊，對不對？更多的人跟着就來。你們準備着吧。”

拉曼特的堅決態度中有某種東西使得普利姆羅斯採取了和平的手腕。“可別胡鬧，”他說。

“我們沒有武器，”拉曼特回答說。“不象你。”

督察一拉馬韁，那匹雄壯的馬就往斜刺里一跳，它那光滑的屁股幾乎撞到拉曼特的臉上。他騎着馬走了，他的屁股在馬鞍上有節奏地上下顛簸着。

那兩個騎馬的警察跟着隊伍維持秩序。

“那麼說來，你也在道拉公司工作過，”拉曼特又拾起剛才的話頭說。

包比多又把他怎樣打勃拉辛登的事講了一遍，這回已是第一百遍了。他不知不覺地給自己的故事添了不少枝葉。

“我過去在肥皂廠干活兒，”拉曼特說。“道拉在立法委員會中得到了政府對製造國產肥皂的支持。他們把進口肥皂的關稅提高了。可是英國的那些肥皂大老板可火了，因為這樣一來，就減少了他們的肥皂銷路。他們在殖民部里拉了一下綫，結果這個殖民地就把對英國肥皂商所征收的額外關稅全數償還了。現在進口的英國肥皂比我們自己制的肥皂還要便宜。道拉現在差不多已經把肥皂廠關閉了。你知道不知道？他把我們二十個左右的工人都辭退了。現在他只製造下等肥皂，而且還得在肥皂

上面标英国制造商的名字。”

“老弟，你看，金錢的力量有多大？”包比多說。

“你必須学习的第一課是——你知道你必須学习的第一課是什么嗎？”拉曼特問，一边严峻地攥住了包比多的一只胳膊，因为把他的意志加在别人身上在他看来是自然的，是必要的；这时候，别的一些人都在望着包比多和他。“别走散，同志們！”他們进入馬林廣場的时候，他轉过身去这样喊道。“你必須認識这一点，”拉曼特接下去說，“这个国家是英国人的国家，他要卖給你什么，你就非买不可。”

“对，老弟，我一向痛恨那班英国狗杂种，你知道，”包比多热切地說。

“你干嗎不来参加黑人福利会？”拉曼特两眼紧紧地盯着他問。“你是不是覺得你自己的肤色太白了，不值得跟我們混在一起？”他好象是在这样問。

“我現在准备参加了。”

那个病弱蒼白的克萊姆一边从鼻子里吁着气，皺蹙着他那棕色的前額，一边象一只关在瓶子里的蒼蝇那样，死命地攻击警察、商人、地主、市議員、波依桑和每一个人。他显然患着肺病。他的蒼白使他棕色的皮肤看上去呈黄色，他的同志們在笑着逗他，而克萊姆·潘恩（包比多听见別人这么叫他）也攻击他們的輕浮。“这不是开玩笑的事，这不是寻开心的时候。黑人福利会会员？我們可沒工夫去吸收那班波依桑分子做黑人福利会的会员。把叛徒帶到我們的队伍里来？我們可不要膿包，不要叛徒。有一天我們可能不得不面对死亡！……”

包比多望了望那个騎馬的警察，只見他把头抬得高高的，样子好象个听不見声音的啞巴。包比多从光滑的馬屁股上望去，

認出一些站在人行道上的朋友；可是他裝作沒看見他們。在他看來，所有那些有工作做的朋友，現在都成了他的敌人了。他們都站在籬笆的這一面，他自己却站在另一面。包比多感情激動，自然而然地在心中尋思起來，他們到達總督府見了總督以後，該說些什麼話。他一定要把肥皂事業的情形講給他聽。讓他來吧，那個婊子養的！

這個越來越多的人群拐了個彎，進了阿培克洛姆卑街。一路上，人們有的停下車來，有的在人行道上站住了腳，有的從窗子裡探出頭來。他們望着這群游行的工人，有的用一種挑剔的眼光打量着，有的露出一種既帶着輕蔑、又顯得有趣的表情。然而，這群游行工人好象在身後撒了把種子似的，他們的隊伍走過了很久，人們都還在議論着，批評政府不採取措施援助這些失業工人。“我們是黑人，可是我們也是人。”

最後，隊伍走近總督府的車道腳下。普利姆羅斯騎在馬上，在警衛室旁邊等着。那兩個跟隨着游行隊伍的警察立刻策馬向他奔去。他們三人騎在蹦跳着的馬上，攔住了去路。

“到瀝青路上去涼快一下吧，弟兄們。咱們不能全體都去見總督，”拉曼特的聲音在喊。

隊伍裡的人有的板着臉一聲不響，有的爭論着，有的高聲叫罵着，他們全都向瀝青路退去。不一會兒，包比多看見一個警察站在拉曼特和潘恩中間，順着車道向總督府走去。那警察在匆促地扣領子上的鈕扣。

這時已經十一點鐘了。熱浪從薩凡那那公園裡散發出來，直往上冒。這群來請願的男女，有的躺在路邊的草地上，有的靠在瀝青路的長凳上。那幾匹馬踢騰着蹄兒趕蒼蠅，一邊嘶叫着，嚼着馬銜。總督府的頂上懶洋洋地挂着英國國旗，看上去好象一根

枯了的椰子樹極枝。總督府高大巍峨，靜悄悄地矗立在那兒，與世無爭，它這樣矗立在那兒已有一百年了。

半個鐘頭過去了。

“你們大伙兒最好快一點，嗯？”一個胸部平坦的女人抱怨說。“我爐子上還煮着飯呢。”

“也許他家里有一個私人的小牢房，”另一個女人笑着說，“他已經把拉曼特關在牢里了。”

包比多看見薩凡那公園里有個矮個兒的印度農民。那印度人把一把閃亮的鐮刀擦了一下，搖晃着身體割起草來，那樣子就好象不知疲倦似的。他停住不割了，拿腳往地上一掃，把割下來的草都掃作一堆。新割下來的草散發出香噴噴的、溫暖的泥土氣味，從田野上飄過來，直送到包比多的鼻孔里。那只套在印度人運草車里的騾子從這裡走到那裡，把一些多汁的草梗撕成碎片。一些吃牲口身上扁蟲的山鳥和畫眉飛下來，停在割過的草地上和騾背上，它們用尾巴平衡着身體，跳躍着，不讓鐮刀碰着它們。……

這個景象是那麼寧靜，那印度人對他們的要求又是那麼漠然無動於衷，那群已經等得不耐煩的失業工人見了，心中就越加沉不住氣。

“嘿，瞧那個割草的，”包比多說。

“他懂得什麼？”另一個人說。“要是可能，他也会象騾子一樣吃草過活的。”

最後，拉曼特和潘恩終於在車道上出現了。人們紛紛站起來圍住了他們，好象他們帶來了食物一樣。

“……已經向我們提出保證，說他要親自研究一下失業問題，”包比多聽見這樣說。他極力想擠到拉曼特身旁去，可是怎

么也挤不进去。

“怎么！他还不能当机立断？”包比多嚷道。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拉曼特在说。“我们要是听他去办，他一定会去找老板们商量，老板们一定会把我们说成是流氓……”

一个新的行动已在群众中间酝酿起来。

“把话传过去……把话传过去……”人们在低声说。“我们马上到巫德福广场去。下午一点波依桑在那儿开会。”

队伍里有几个人看见请愿一无结果，很是失望，就彼此争论着回家了。其他一些人——特别是克莱姆·潘恩——都脸色铁青，似乎准备在第一个遇到他们的倒楣的人身上出气。

“走，看咱们中间谁提的问题最尖锐，”克莱姆·潘恩沙哑地说，好象他的喉咙里塞着一个拳头似的。

第九章

这儿的人民一向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心意，他们没有政党，没有领袖，也没有力量起来反抗。他们是一个没有脑袋的身躯。可是，他们曾经播着鼓、擎着旗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到他们数以万计的人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是简单纯朴的农民了。他们已经看到过白人怎样汗流浹背当牛当马，看到过他们怎样联合起来反抗白人老板而且取得了胜利：那么看来，一句话，白人怎么可能是神明呢？他们回来以后，就要求在生活中得到一定的地位。然而他们连工作都找不到，于是这些曾经散播过死亡的种子、懂得人类的生命是如何不值钱的人团结起来，奉波依桑为他们的领袖。

波依桑是他们在埃及时候的上尉，在军队里大家都知道他

是士兵的朋友。一些犯了过錯的士兵要到軍事法庭受审，总是挑选波依桑做他們的辯护人。这个紅头发的波依桑是个对自己的階級有所不滿因而背叛自己階級的人。他憎惡他那个階級的人对黑人的种种歧視，这些黑人跟其他人一样，也在戰場上牺牲自己的性命。他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已經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他眼看到胜利的果实已經为那些最沒有資格享受的人所窃据；他发现他那些当老百姓的白人朋友趁他不在的时候已經为自己筑好了窩，他自己申請要做的工作已經給了某个从来沒听見過枪声的胖家伙——这时候，波依桑就打定了主意，站出来公开反对自己的階級，参加了工人的队伍，一起反对那些老板。当时存在的某个很小的工人組織邀請他加入。由于他的白皮肤、他坚强的个性和他在兵士中間的好名声，他差不多立刻就当了那个組織里的主席。工人党就是这样誕生的。

現在，当波依桑站在廣場上，他的紅头发随风飞舞着，他的拳头紧握着朝資本家揮着的时候，工人們都把帽子扔到空中，这时如果有人胆敢碰他一下，他們一定会毫不怀疑地當場把那人杀死。他們好象哥倫布的水手一样，最后似乎看見陸地了。

只有一小撮工人——由拉曼特領導的一小撮工人——明白波依桑已經智穷力尽。八小时的工作日是在减少工資的条件下贏得的；年老的恤金只有一个月三块钱；老板們說要規定最低工資“在这个国家里是不可能的”，成立討論這個問題的委員會直到現在还是在空談中。老板們已經把可以給的一切都給了。至于工会和更高的工資——这一切还待工人們用斗争向老板們爭取。但是波依桑是一个高傲有錢的法国地主家族的后裔。在立法委員會里站起来要求讓步是一件事；跟黑人和印度人联合起

来向自己的白种人作阶级斗争又是一件事——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今年五一节的集会上，有人针对油田老板怎样压榨工人的问题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波依桑却为英王乔治第五即位第二十五年纪念日而感情激动地表示自己对他的忠诚。

“朋友们，不管人们对英国殖民地统治有怎样的感想……假若我们受到了独裁，我们的英王陛下自己就会热诚地想出办法来解救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每个人，只要他理智清醒，只要他灵魂没有出窍，就应该向这位王中之王弯腰屈膝，并且尽他最大的努力来保卫、供养并祝福这个王族……”

人们对这番演说的反响非常冷淡。他们希望听到他谈到工作，谈到养活他们一家人的粮食，谈到增加工资——这些东西他们一样也没从波依桑手中得到过。

工人党在下午一点钟开会。今天是星期六，所有的行业都歇得比平时早。

乔、安德烈和卡玛契都决定去参加这次会，因为卡玛契从一个新闻记者那里听到消息，说是政府人士中间已在谈论咨询最低工资的事。卡玛契的看法是，波依桑要不是企图用一种在广场上鼓动群众的方法来吓唬政府，好让政府早日采取行动，那么就是要象童话里的仙女教母那样，准备把政府在这问题上刚作出的有利决定通知工人们，来提高自己在工人中间的声誉。

卡玛契是个二十岁的葡萄牙青年，最近才在政府部门找到工作。他有一头又长又黑的头发，圆圆的肩膀，苍白的、肥满柔軟的长指头。由于眼睛近视，他老喜欢伸长了脖子在他的那付厚眼镜后面盯着人看。他生活中的唯一兴趣就是政治。他跟许

多青年一样，由于对某个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看了许多书，很容易地就对这问题产生了一种狂热的自信；他常常怀着这种狂热的自信跟人谈论起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途。只要有人对我们工人的领导能力稍稍表示一些怀疑，卡瑪契就会把两手攔在他那肥大的屁股上，两脚不安地挪动着，同时这样嘲骂说：“胆小鬼！你对他们有什么了解？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能帮你解决任何问题。波依桑干了些什么来着？”

卡瑪契这个狂热的青年也曾提出过他们的杂志应该采取一种反宗教的方针，惹得乔很不高兴。他住在培尔蒙特，那是个贫苦的中产阶级和工人住的郊区。由于他父亲是个小店主，他常常帮着父亲送米和咸鱼出去卖给佣人们和工人们。从小时候起，他就看到他们的生活如何困难，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也买不起。

热心肠的卡瑪契对待朋友也非常热诚。他很喜爱安德烈——这个孤芳自赏的、敏感的安德烈，他似乎总有一些疑问、一些问题闷在心里。他见了安德烈，总是把拳头一扬，算是一种热情的敬礼，一边滑稽地朝他微笑着；他总是以安德烈的政治导师自居，一心要开导这个误入歧途的年轻资产阶级，而且还对这个工作很感兴趣。

乔、安德烈和曼尼·卡瑪契三人一起向巫德福广场走去。巫德福广场在市中心区，那里有高大的树木、泉水和音乐台。它的一边是市政府大厦，另一边是“红房子”，政府的所在地。

这三个年轻人到达的时候，发现大会已经开始了。一个很大的人群排成半圆形围在音乐台旁边，工人们还在陆续到来，他们穿过广场时还不时停住脚步倾听演讲。人们非常安静，安德烈甚至还听得出新来的人踩在草地上的悉悉率率的声音。波依桑

站在音乐台上，倚着欄干，跟大家演講。在露天里，他的声音显得又小又高——在安德烈听来，几乎有点滑稽。在波依桑的背后，工人党的人員象狗身上的跳蚤一样，把音乐台挤得满满的。安德烈爬到欄干外面的边沿上，看見前面黑压压的一片人海，臉上的表情有严峻的，有聚精会神的，有惶惑不解的，于是他就忘却了波依桑的滑稽可笑。

波依桑正說到他要就最低工資問題提出一个提案。

“……下星期五，立法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我要提出这个提案。我毫不怀疑，这个提案会象过去的其他許多提案一样遭到否决，可是不管我們的那些朋友怎么做——”

“不是我們的朋友！”一个硬逼出来的、象演通俗剧那样的嗓音高声喊道，这声音是安德烈所熟悉的。“是你們的朋友。”說話的是卡瑪契。

“嗨，住嘴！”音乐台上一个服裝很講究的棕皮肤家伙說。他長着一張又尖又瘦的臉，臉上露出一種不共戴天之仇的、強盜似的表情。他把一支很粗的雪茄塞到他那又薄又闊的嘴唇中間，咬住了，貪婪地吸起来。

就在波依桑燃起了工人們忿怒的同时，他党里的那些人員却在得意地談論他們个人的私事，有时候遇到波依桑談起什么值得他們注意的話，他們就会心地互相挤眉弄眼。有一会儿，安德烈听見他們在談一个抵制电力公司的議案，然后是在某人家中玩的一个牌局，某某人贏了多少錢，接着他們中間有一个人笑着說：“就象罗德尼来看她的时候一样，”这話引起了一場宏亮的、自信的哄笑。

“你家里有那么多灯，打算怎么办？”一个衣服花梢的胖黑人一边說，一边拿了块干净手絹拭着臉，他身上还散发出一陣香水

的香味。

“我剛才是說，”那个棕皮肤的家伙說，他显然自以为是个要人，虽然別的人并不覺得他如此。“我們不打算再为另一个資本主义企业——油公司——的利益去支持这一个資本主义企业。”

那个洒香水的花花公子整了整漿过了的白硬領上的領帶，討好似的发出一陣贊賞的笑声，一边拍着那个棕皮肤家伙的背。“聰明，真聰明，”他說。接着他放低了声音說：“喂，开完会你准备到哪儿去？咱們到巴黎飯店去喝一杯吧。我有些小事要跟你談談……受人牽連了，嘿……”

一个地位比較低、骯髒的細脖子上戴着一个毛了边儿的骯髒硬領的人急急地走到那个棕皮肤家伙的身边，怯生生地把一本練習簿上写的什么东西指給他看。那个棕皮肤家伙把雪茄塞到露出的牙齿中間，这样他臉上又显出了那种强盜似的表情，随后就一下把那本練習簿夺了过去。那个細脖子上戴着髒硬領的人恭恭敬敬地挨近一些，把头歪向一边，准备听他吩咐。“不，咱們不能这样写……把笔給我。”那个叼着雪茄的棕皮肤家伙勾掉了些什么，重新写过，用一种下最后結論的語調沒好气地把改好的字句念了一遍，嘴里喃喃地罵着“这班人”窩囊，意思是指那些下等人。“对那些沒知識的人你不能那样說話。我們必須說明我們是要求……”安德烈听见他在这样说。那个戴着髒硬領的人很是惶恐，两眼望着那練習本，不住地点着头，象是沒法理解又努力想理解似的。

“我听說拉曼特今天早晨在参加反飢餓游行，”那个洒香水的花花公子說。

那个棕色皮肤的家伙把雪茄往嘴里一塞，把短褲往上一拉。“他馬上会被关进监牢的。”

那个花花公子笑了起来，欽佩地盯着棕色皮肤的家伙看着。安德烈望望花花公子又光又滑的健康的脸，又看看他紅潤的厚嘴唇，断定他这个家伙对工人们并不感到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怎样去接近党的领导人物，使自己升官发财。

工人们聚精会神地谛听着波依桑讲话，然而这些党的领导人物对工人们却是那么漠不关心，安德烈见了觉得很惊奇。这些党的工作人员谈的只是他们的女人，看见一个警察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微笑敬礼，就冷冷地回个礼；人群里有些人在把他们指给其他人看，他们见了也假装没看见。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市议会里工作，他们的工作全都是市长波依桑委派的。其他一些人如那个棕色皮肤的家伙等，都是市议会的议员。

那班倾听着波依桑讲话的工人中间，有许多人都是通过市长的关系在市议会里或者公用局里找到工作的，还有一些人则是希望通过市长的关系能找到工作。安德烈记得前一次开会时，一个站在他身旁的人曾这样说过：

“拉曼特为你们这些人能做出些什么来？他不是白人，他没有职权，他自己也找不到工作呢。波依桑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看见他把手伸到袋里帮助人有许多次了。他老是给人介绍工作。一个老板一看到市长的签名……拉曼特要组织工会，发动罢工，叫大家挨饿。谁愿意挨饿呢？你愿意挨饿吗，老弟？”

安德烈正回想着这些话，忽听得人群中间响起一阵悉悉率率的声音，就好象是风吹动头上的树叶似的。人群骚动起来，大家都把头转了过去。安德烈看见一大群人正穿过诺克斯街的大门往广场走来。他认出了在他们最前面走着的包比多·鲁那。

“拦住他们！”那个棕色皮肤的家伙挥舞着雪茄嚷道。“这是我们的会。”

音乐台上其他一些人都彼此拥挤着，踮着脚尖往外张望。“咱们看看……真是他妈的！……来捣乱啦……拉曼特亲自来啦！”只听得大家七嘴八舌地嚷。

波依桑一时不知怎么办好。几十个工人跳到音乐台边沿上，想仔细地看一下拉曼特。有几个人怒冲冲地喊：“继续开会！”也有人笑着说：“瞧，这下可麻烦啦！”

突然间，那个棕色皮肤的家伙用牙齿紧咬着雪茄，使劲地往音乐台外面挤。“我要把他们全都赶出去！”

“你不能这样做！”波依桑在他背后喊道。“广场是个公共场所。”

但是那个棕色皮肤的家伙被自己重要的政治地位冲昏了头脑，还是挣脱了其他那些阻拦他的议员的手，向门外那个骑马的警察走去。

这时候，爬到音乐台上来的人越来越多，安德烈站不稳了，就跳下台来。他在人群中拼命挤着，想挤到卡玛契身旁去，可是卡玛契却听不见他的喊声。有人在卡玛契身旁打起架来，他微张着苍白的嘴唇，整了整快要掉下来的眼镜，正挣扎着想从那里脱身。

一个骑马的警察进了广场，策马向这部分正在吵架的人赶来。大家马上散开了，带着惊恐的脸色奔跑起来。安德烈看见那个远近闻名的暗探兼恶霸杜克摆动着他宽阔的肩膀往人群里挤进来，一边挥着警棍往左右乱打。安德烈心中忽然起了一阵恶感。这恶感马上延伸到那个棕色皮肤的家伙和那个拿着练习本的下级职员身上。他看见那个下级职员那样惶惑不安地张着嘴，两手不住地整着细脖子上的髡硬领，觉得他这人真是可憎极了。

“一批混蛋！”安德烈气得脸色通红，不自觉地这样喊了出来，连他自己听了也觉得惊奇。

“同志们……朋友们，同志们……我的朋友們，”波依桑高举着两手喊道。“别理会这次打扰……有一些人，他们晚上站在街头巷尾，专门说我和工人党其他领袖的坏话。我现在要问他们这样一句话：他们到底为这个島上的人民做了些什么事呢？他们是不是能够提出他们所采取的任何一个行动说：‘由于这个行动，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幸福了’？他们唯一的口号是組織工会，工会。好吧，让他们組織工会去吧，法律允许他们，我们也不会攔阻他们。可是我要知道的是，我的朋友們，要是你们沒有罢工的权利，沒有平安地糾察工賊的权利，那么你们就是有了工会，又有什么好处？”

“你的党里有多少个工人，波依桑？”一个銀鈴似的男低音喊道，这声音是沒法充耳不聞的。

“我們可以驕傲地告訴你，工人党今天拥有十二万个党员，”波依桑驕傲地回答說。“你不——”

“那么听我說，波依桑和同志們！”拉曼特大声說。“我要說的是，十二万人差不多要占这島上整个人口的四分之一，有这么多人，要是还不能强迫政府訂出正当的工会法来，那么这个工人党对工人們說来是沒有真正用处的。十二万人只要半数罢工，就能使工业和交通陷于癱瘓……”

“嘿，去叫警察了！……媽的，他懂得什么？……他說得对！……不，我們要成立工会！……”大家都鼓噪起来。

人們的臉上有怒形于色的，有惶惑不解的，有兴致勃勃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波依桑已經失去控制会場的能力了。

“同志們！咱們現在就来組織工会吧。我是个象你們一样

的工人。我們如果要罷工，就英勇地罷工，讓他們把我們所有的人都關進監牢去好了……”

波依桑開始朝拉曼特吆喝起來，拉曼特也就吆喝着回答他。支持拉曼特的人便喊着給拉曼特助威。

“你們談團結，你們知道什麼是團結？”安德烈身旁有一個人說，他的語氣是那麼忿怒、那麼自信，引得許多人都朝他圍來。他是個扁腦袋的葡萄牙人，有一根暴着青筋的長脖子，從他的長褲管里隱隱約約地可以看出他那白色的膝蓋骨。“你們要知道什麼是人類的團結，什麼是人類兄弟般的友誼？”他嚷着，從袋里撈出一個銀幣來，把它高舉在手里。“瞧這個！對不對，兄弟們？這就是人類的團結。要沒有凱撒的臉^①——也就沒有團結。”

“喂，住嘴！……他這會兒還在幹什麼？……老是說教……”

這個葡萄牙人周圍另外開起會來。

另外一部分人怀着打落水狗的心情在取笑波依桑。

“打倒他，打倒這個奸賊！”安德烈響應着卡瑪契喊。其他一些人也跟着他們喊起來。卡瑪契逼緊了嗓子喊叫着，那聲音顫巍巍的簡直不象是從嘴里發出來的：“你是在市議會里出賣職業！”另一個人喊：“你當市長，一月可以掙二百八十元錢，你所爭取的就是這個。”

那些相互爭論的領袖們有幾個離開音樂台走了。警察的那些坐騎本來就在不耐煩地用尾巴拂打蒼蠅，這時就在人群中間橫沖直撞起來。更多的警察騎着馬往廣場奔來。整個的人群都散開了。

安德烈極力不讓自己奔跑，不讓自己顯得胆小。“無恥，真

① 古羅馬的錢幣上鑄有凱撒的象，這裡指一般的錢幣。

是无耻！”他心里想，眼看着人群在跳跃着的马匹得得的马蹄声催逼下从他身旁跑过，向四面奔逃。他看见拉曼特站在音乐台上，用他宏亮的声音在向正在逃跑的人们演讲，他的襯衫在肩膀上撕破了一大块，但他站在台上的样子就象是个脚踏着战败者胸脯的征服者。

安德烈已经看不见乔和卡玛契的踪影。这时已经一点半了，他从早晨起还一直没吃过东西，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饿；相反地，他觉得心中作恶。他搭电车回家了……

“这不是我该管的事，”后来他这样想，一边拿起了小提琴。“去他妈的那些工人党党棍和他们那种自私自利的主义。”

他开始演奏起柴柯夫斯基的D大调协奏曲来。在过去一星期中，他才算最后领会了这个乐曲的奥妙，现在他可要循规蹈矩地好好拉它一下了。

可是他才动手演奏，那个叼着雪茄的棕色皮肤家伙的形象就在他眼前浮现了出来，他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个宽肩膀的杜克用警棍殴打工人们脑袋的情景。

“呃，这不是我的事，”安德烈想，又拉起小提琴来。

然而，他尽管把每个音符拉得很正确，音乐里却没有感情。他想起了刚才看到的不平行为，感觉到自己的无能，心绪很是不宁，于是他把小提琴放下，站到楼上的窗口旁边，往外眺望底下的圣克莱花花世界。印度园丁在草坪上割草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大法官奥斯本的汽车悄悄地在窗下驶过。开车的是他的一个女儿……天空出奇地蔚蓝，温暖的微风吹动棕榈树叶，发出悉悉率率的声音。

“一切都跟往常一样，”他悄没声儿地说，“完全跟往常一样。这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可我有办法呢？”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头一闪：归根结蒂，音乐并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第十章

拉曼特是个老兵。1915年，他还只二十岁，就参加了正在成立的第一个特立尼达联队。他在美索不达米亚上过火线，然后就被海运到印度。在印度阿木里昔尔大屠杀的时候，他跟其他一些黑人士兵一起都被关在军营里。

在离开特立尼达的三年中，他接触过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英国佬，接触过鲜血、死亡和残暴，于是，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孕育起来的对英帝国和统治阶级的尊敬，这时候都消失殆尽了。他最后复员的时候，特立尼达已经容纳他下不了。他受的教育要比大多数工人多，也看过一些书。他为人又大胆勇敢，不珍惜生命。他已经懂得用不着畏惧那些身居高位要职的权贵。他有一种指挥人的力量和领导的能力，早在军队里的时候，他已是个出名的捣乱分子。现在，他对这个小岛上的无聊生活已经感到非常厌倦。有一次，他喝醉了酒，把一个警察打了一顿，结果坐了两个月的牢。最后，他决定去航海。他当上了普通水手，到里约热内卢逛了一次，到了纽约以后，就离开了船：纽约的糜烂生活吸引住了他。

他在美国呆了八年，这八年里他工作、阅读、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获得了一些怎样领导这种斗争的知识。

但是在1929年不景气时期，命运的风又把拉曼特吹回到他的故乡特立尼达了。他这时才知道他的父母已经亡故。他的哥哥这时当了药剂师，一月只挣五十元钱，还想以此过象样的生活；

他的姐姐要教五十个学生，可是薪金却比佣人高不了多少——一天四角錢。他們給他找了一个工作，是在油田上开卡車。由于他那种富有自信的举止——那种敢作敢为的有知識人的举止，有一时期他工作倒很順利；但是他还是逃不过全世界不景气影响下越来越厉害的殖民地剝削的罗网。1931年，他失业了。他去到包印特·福尔丁地区，在那儿的油田上找到了安裝油管的工作。他工作了四个月，又失业了。有人听见他在告訴工人們說，他們这些人全是傻瓜，居然允許人家把一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小时一角一分的工錢減到一天工作八小时、每小时九分錢。此外，經理們也看出了拉曼特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行为举止和富有斗争性的性格，他們管他叫“捣乱分子”。

他被迫离开油田，漂泊到西班牙港的郊区去。这时他已成家了。在他从美国回来的一年中，他已結了婚，生了一对双胞胎。现在，失业工人最可怕的負担——家庭——落到他头上来了。拉曼特拚命寻找工作。他因为付不出房錢，被人赶出了屋子，他所有的些微家具也被扣押起来，他的妻子和两个孿生子只好寄居在朋友家里。拉曼特自己去跟他的一个老同学住在一起。然而这仅是刮掉树皮的一陣大风。整个的暴风雨在两个星期后才真正爆发。他的妻子和两个孿生子都染上了腸伤寒。几个月来的飢餓救不了他們。他們在一个星期中都死去了。可是拉曼特并不知道这噩耗，他自己也躺在医院里，病弱得連手都举不起来，但他还掙扎着要活下去，因为他以为那对孿生子还需要他来扶养。

他病癒以后，就参加了波依桑的工人党。不久，他就批評起波依桑和他的工作方法来。波依桑很害怕这个能独力思考并能領導別人的敢作敢为工人，就匆匆忙忙地給拉曼特和拥护他的

人加上了“危險的破坏分子”的罪名，把他們撵出了工人党。

拉曼特一点也不浪費時間。要拉攏一些人并不困难，有的是那种人，他們認為工人党欠了他們一笔人情，可是波依桑在分配市議會中有限的工作時，却不得不把他們忽略了。

他們开始在街頭巷尾開起會來。他們只用一盞煤氣燈和一張桌子，在工人的住宅區集會，唱着光輝的阿利路亞，這是一支工會歌曲，也是一首悅耳的讚美詩。人們一聽到拉曼特滔滔不絕的聲音冲破黑夜傳來，一聽到砰砰地拍打桌子的聲音，就馬上聚集攏來，於是演講就開始了。

“同志們，”拉曼特會這樣說，還講起土話來，人們听了，立刻對他發生了親切的感情。“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不是上帝，噫。我要講的是食物，我和你們大家吃的東西。”人們听了都會笑着點頭。他們覺得他的話甜蜜悅耳。“說得對，”他們總是迫不及待地這樣回答。

“波依桑干嗎不為下等人爭取選舉權？因為他怕我們選舉赤腳的貧苦人，他們會保障我們的利益。他不是說你我都是不洗澡的、赤腳的人嗎？”

“快去洗一洗腳，”某個愛說笑話的人會這樣說。

於是人群就會哄笑起來。可是拉曼特卻沒有這樣的幽默感。他一點不笑，繼續說下去：“看看波依桑在怎樣支持資本家。給他們錢種植可可樹。給他們錢種植甘蔗。我們從那千萬元錢中得到了些什麼？一星期干兩三天活兒，一天還只能掙到六毛錢。油田上給我們的工錢是七分錢一個鐘點，可是他們在爭取石油市場上的特惠——英國石油市場上的特惠。七分錢一個鐘點的工錢能养活我們嗎？”

“不成！”大家齊聲回答。“你，你自个兒也一樣！……嘿，簡直

在开玩笑！……噯一哟！七分錢？！”

“那么他們必須把那些破产者的土地分开来！”拉曼特大声吼着說。“把它們分給人民。可是波依桑不肯为这个进行斗争，他不願意我們独立生活……”

他在一个叫作溫契斯特的老面包工人协助下，在晚上到各个面包房里去。那里的工人一天要工作十六小时，他們精赤着背，俯在木鉢上用他們粗壯的两臂把面粉揉成面团，不住地往上面傾倒着他們的血汗；他們站在桌旁，把面团撕成一个个面包团，然后用一种一上一下繞圈子的动作輕巧地捏起来。他們一边干活，一边慢吞吞地唱着忧郁的贊美詩或者从电影里学来的歌曲，有时齐声合唱，有时个人独唱。唱歌使他們的工作变得輕松了一些，他們的臉上漸漸露出柔和的表情来，歌声停止以后，便是一陣沉默。拉曼特就在深晚去找他們，跟他們談着工資和改善工作环境等問題。

他也常到公共廣場去跟失业的人們演講，那些人在烈日下，有的挤在長凳上，有的歪在草地上。阳光傾倒在他們身上，微风吹来一陣陣的热气；花开得很美丽，嫩叶在微微顫动；但是他們既不能吃花，也不能吃嫩叶……

拉曼特和他的同志們把这些人从絕望中喚醒，跟他們一起到总督那里去請願要求工作……

拉曼特有个名叫法蘭琪的同志和拥护者。他是个小个儿、头有点秃的黑人，一輩子都住在貧民窟里。我們在“低地”^①的垃圾中，常能看到一棵已經生根、开花、快要結果的植物。法蘭琪就是这样的植物。他干过傳教說道的勾当。現在，他把过去

① “低地”(La Basse)是城里的垃圾堆。——原注

干的这种勾当称为“全是迷信”。可是，正由于他过去干过这类勾当，他学会了鼓动群众的艺术。他现在拼命在阅读各种书籍和小册子，企图发现那种压迫工人的势力，并企图学会怎样把这种势力推翻、击败。由于他过去受的教育很有限，有些这类的书籍他看不懂，就去请教拉曼特。他失业已经很久了；他只是靠吃些面包、果子、咸鱼和芒果过活；然而他跟工人们演讲的时候，却好象天神一样。他的感情非常激动，两颗乌黑的眼珠有时好象要从他的脑袋里跳出来似的，讲话的时候，他忽而把身子矮下去半截，忽而直挺挺地站立起来，一边还在讲台上来回走着，不住地往上拽着短裤，有时候忽然会把声音降低得象跟人耳语，那样子就跟一个演员在演戏似的。他完全沉醉在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里了。

曼尼·卡玛契跟法蘭琪很熟。法蘭琪住在培尔蒙特郊区一条弯弯曲曲的街上，他们住的那所小屋都快倒塌下来了。街道窄得厉害，要是汽车经过，行人就得把背贴在街边的旧铁栅上，那些赤脚的小孩子就咧大了嘴嘻笑着，马上跳到汽车的脚踏板上去。法蘭琪住的那条街离卡玛契家的铺子不过一箭之遥。曼尼所熟悉的是法蘭琪的另一面；在他看来，法蘭琪是个仁厚的人，讲实际，爱说笑话。他笑的时候，他那充满红丝的黑眼珠上那种凶煞的神气就不见了。他的整个身心都在笑着，就好象他在这世界上一无牵累似的，但他只是悄悄地、无声地笑着，把门牙上的牙龈全露了出来。他看见老人受苦，决不肯袖手旁观。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帮助他们——他给他的老母亲烧饭，给住在籬笆那边的老头子家安上块木板，把芒果树上的桠枝割下来，以免成熟的果子掉在老头子的屋顶上。

有一天，卡玛契正跟他谈着话，一个五十来岁的半疯半癫的

黑妇人从街上经过。她赤着脚，头上没戴帽子，只裹着一块白布。

“你知道那女人是谁？”她跟法蘭琪打招呼的时候，法蘭琪这样问卡瑪契说。

“不知道。是谁？”

“是我的姐姐。你看贫困能把人变得怎样？贫困，繁重的苦役——这样的苦役能把人变成牛马，能象麻醉剂一样使人的头脑麻木——再加上日夜操心和花柳病——瞧她的模样！”

她正大着嗓门在唱赞美诗，那些小孩子们在戏弄她。

“你知道我现在心中有怎样的感觉，曼尼？”法蘭琪把胸膛往外一挺。他不等卡瑪契回答，就站起来，拾了块石头，把那些戏弄他姐姐的半裸的野孩子赶散了。

警察们骑马冲进广场的时候，工人们都四散逃跑，曼尼·卡瑪契也随着他们奔跑起来。

“曼尼！曼尼！象个人似的站住！”一个激动的声音这样命令说。

卡瑪契往四周看了看，就向说话的人走去——那人是法蘭琪。法蘭琪怒容满面地站在那里，张大了嘴，紧握着拳头。

“你是什么样的人，逃跑……！”

曼尼的脸上露出又惊又羞的笑容。就在这时候，一匹加拿大种的高头大马往斜刺里一跳，险些儿把法蘭琪撞倒在地，亏得法蘭琪及时闪身躲过，随即跳到了音乐台的边沿上。

人群走散以后，曼尼跟法蘭琪和克萊姆·潘恩两人一起走出了广场。

“咱们去喝一杯吧！”他嚷道，随手在法蘭琪的背上拍了一下。法蘭琪咧嘴一笑，好象在说：“你的胆气恢复了么。”曼尼接

着說：“我請客，”裝作并沒理会法蘭琪的笑容。

他們走進附近的一家酒店。酒排旁有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高声說笑叫喊。卡瑪契、法蘭琪和潘恩走到酒排旁边的小房間里。約莫六、七个人圍坐在一張桌子，諦听着他們中間一个中年人談着有关波依桑的事。法蘭琪跟这人打了个招呼。其余的一些人好奇地望着那个葡萄牙人卡瑪契。

“你們喝什么？甜酒？……三杯甜酒！”卡瑪契对一个往門里探进头来的長臉的葡萄牙老侍者喊道。他平时不喝甜酒，也不愛喝甜酒，可是他認為他們今天在廣場里有了一番英雄的表現，因此他希望自己各方面都能跟工人們一样。“呃，咱們把他們粉碎了！”他得意揚揚地嚷道。“对不对，潘西？咱們以后还要这样干。咱們要参加波依桑的集会，讓他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

潘恩有种愛蹙着鼻子、輕蔑地从鼻子里吁气的习惯。他这时就这样做了。“把他們粉碎了？把他們粉碎了？”他恨恨地說。“用詞正确一些，老弟，咱們把他們的集会赶散了。”

“咱們下次还要这样做。”

“你嘴上还乳臭未干呢！……咱們必須使工人們覺悟，才能把他們爭取过来！”

鄰桌上的那个中年人这时停止了談話，怀着敌意望着卡瑪契。“就是你这样的流氓想要叫我們工人互相殘杀，”他咆哮着說。“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叫波依桑回答问题！你是什么人，有資格向他提問題？你知道他为工人們干了些什么来着？說到拉曼特另外那个流氓……”

他的朋友們劝住了他，拉着他出去了。

那个長臉的侍者把甜酒端了来。

“干杯！”法蘭琪說。他喝了一大口酒，咂了咂滋味，欣賞地點了點頭，把酒全喝干了。他的眼白變得更紅了。

潘恩好像需要刺激似的，也把酒喝干了。他一仰脖子，把酒一骨碌倒下喉嚨，“啊！”了一聲，兩手緊緊地攥住了桌沿。

卡瑪契一口口地呷着他的那杯酒。“咱們必須揭發波依桑的缺點，提出一個戰鬥綱領，把工人們爭取過來。我只聽過拉曼特一次演講。我認為，他似乎過於小心一點兒——”

“你把他看成什麼了，他是個小孩子嗎？他肩膀上有一個腦袋呢。”潘恩尖刻地說。

“還是個非常大的腦袋呢，”法蘭琪補充了一句，無聲地笑着，懶洋洋地往椅上一靠。

卡瑪契的神情顯得有些不安。“你們譏笑我的年輕是不對的。我想，認識我們思想上的弱點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一個人的品行也同樣地重要，”法蘭琪打斷他說，他的腦袋歪在一邊，兩眼慈愛地望着卡瑪契。“在戰鬥開始的時候，我們不應該逃跑，我們應該站住腳沉着應付。”

潘恩從鼻子里出了聲粗氣。

卡瑪契笑了，顯然對自己在廣場上逃跑的事覺得有些慚愧。

潘恩說：“我跟拉曼特一起上學，一起上戰場。我們兩個都獲得了獎學金，要不然，我們在十二歲就該失學了。我怎麼也忘不了我們在軍訓時候外出露營的那個時期。讓孩子們單獨地呆在一起久了，他們就會犯起雞奸來。有一天晚上，他們在警衛室捉住了兩個傢伙——兩個都是黑孩子。他們把這兩個孩子痛打了一頓。班·拉曼特那天晚上正值班守夜。他看見有個白人在盛怒之下，幾乎把那兩個孩子活活打死了，他就攔下手里的槍，把那個白人也痛揍了一頓。班就是這樣，看見不平的事，會氣得

发瘋!”

潘恩把一只瘦腿攔在另一只上，不停地搖晃着，他嘴里急促地喘着气，他說話时总是这样的。

“我們也一起上过戰場，”他接下去說。“我永远記着这回事，我們回到家里，发现伙食不好。怎么提意見也沒用。嘿，班差点儿沒鼓动大家造起反来，嘿！这家伙是个天生的領袖，天生的領袖！”他为了強調語气，还拍了一下桌子。

“他真是天生的領袖！”法蘭琪撫摸着他的酒杯說。

“再来一杯吧，”卡瑪契說。

“唔，我还要一杯。你怎么样，克萊姆？”

潘恩搖了搖頭。

“喂，还要一杯甜酒！喂！”卡瑪契响亮地喊道。

“曼尼，我可以告訴你不少关于班的事儿，”法蘭琪用一种溫柔亲切的口气說，他的这种口气，部分也是因为他想到可以再喝一杯酒。“咳，这个家伙什么东西也不怕！这一点人們只要一看见他，就馬上能感觉出来的。他完全站在平等的地位跟老板們說話——并不是不礼貌，而是他自己好象就是个老板。他对什么东西都不畏縮。可是他这人不爱开玩笑——这一点你注意了沒有，克萊姆？他会輕蔑地笑，看见工人党犯了錯誤，会得意揚揚地笑，可是要他笑着鬧着玩儿？——那可不能。干杯！”法蘭琪微笑着加了一句，把侍者砰地一下放在他前面的那杯甜酒一飲而尽。

这时候，卡瑪契不禁想起潘恩自己也只懂得一种样子的笑——那种含譏帶諷的笑，例如他現在嘉許法蘭琪所說的那番关于拉曼特的聰明話，臉上露出的笑，就是那种笑。卡瑪契覺得，那种含譏帶諷的笑对潘恩說来已是那么习惯，它好久以来早已

代替他所会的其他一切的笑了——那种表示慈爱、爱情和欢乐的笑。

卡瑪契对拉曼特及一般人类的个人生活细节，一点不感兴趣。他这时骄傲地微笑起来。“我看你们都成了领袖迷了，”他说。“对一个政党来说，群众的支持要比领袖重要得多。你们有了领袖，可是支持他的人有多少？”

潘恩站起来，轻轻地拍了两下法蘭琪的肩膀。“咱们吃饭去吧。”

卡瑪契把他又长又黑的头发往脑后一掠，整了整眼镜，很想含讥带讽地微笑一下。潘恩的举止使他感到窘。“我很想参加黑人福利会召开的会，”他说。（黑人福利会是拉曼特组织的那个党的名称。）“象我这样的葡萄牙人也能参加吗？”

“别瞎扯，嘿，来吧，我们可以教给你一些东西，”法蘭琪微笑着回答。

卡瑪契学法蘭琪的样子，把剩下的甜酒一饮而尽。他的头旋转起来。他们出去到了人行道上。卡瑪契神气活现地用两手按着屁股，举目往四面望望，好象准备自卫似的，他看见乔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走过。乔正在跟一个穿着骯髒的白襯衫的工人说话。

“乔！过来，乔！”卡瑪契命令说。“别走，”他吩咐潘恩和法蘭琪说。“我要你们见一见他。他是个挺不错的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只是有点儿自大。”

“到我家来看我吧，”乔并不住脚，只是回过头来朝卡瑪契喊了一声，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你这人多讨厌！”

“来！乔！你把自己看成什么了？一个君主？……”

外面的新鲜空气使得卡瑪契更醉了。他已不能按照他的心

意控制自己臉部的表情。潘恩和法蘭琪朝他笑了兩聲，就離開他走了。

第十一章

拉曼特、包比多和其他三個人在工人們逃散以後，一起離開了巫德福廣場。他們熱烈地交談着，爭論着，因此包比多和其他三個人不知不覺地跟着拉曼特回家，跟了好一段路才分手。

“魯那！”

拉曼特把包比多叫了回來。

“咱們去吃些東西吧。我要跟你談談。多告訴我一些你的情況。你結了婚沒有？”

包比多說他還沒結婚。他把他妹妹和外甥女的一些情況告訴了拉曼特，還告訴他說，現在他失了業，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困難了。拉曼特對他自己的過去談得很少。他只是問了些他在道拉公司認得的一些人的情況。

包比多一一回答，可是他看見拉曼特在廣場上掙扎時撕破的那只襯衫袖子，不禁微笑起來。但拉曼特早把這事忘得干乾淨淨了。

拉曼特的那種內在的力量，他的高度的自信，以及他關懷象包比多·魯那這種潦倒的人的生活時所顯露出來的深厚的人情味，都深深地吸引住了包比多，使他对拉曼特更接近了。

有一次，拉曼特用一種他所固有的鬼鬼祟祟神情一把抓住了包比多的手腕，把他的頭湊到包比多的頭旁，對他說：

“絕對不要失望。失望就等於自殺！你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必須戰鬥！只有這樣，你才能獲得自由。”

他开始向包比多問起話来。“你剛才跟我們說起的那個雜誌是怎么回事？……艾利亞斯是個什麼樣的人？……”他顯出一種心煩意亂的樣子問了這個又馬上問那個，好像他同一個時候在想許多東西似的，同時還回過頭去，看了下一個過路女人的背影。

“噯一噯！凱西？是你嗎，嘿？”包比多微笑着嚷道。

凱西穿着乾淨的鞋襪和一條藍色的裙子，裙子上面是一件白色的上衣，她還塗着口紅，臉上擦脂抹粉，顯得容光煥發，不再是過去那種油膩膩的樣子了。

包比多看見她完全變了樣，不覺大吃一驚。

“您好？魯那先生。好久沒看見你了。”

“這姑娘可真是漂亮！”包比多一邊回答，一邊暗暗地想，還留神察看着她那光滑的黑皮膚和她那雙溫柔烏黑的眼睛。她興高采烈地望着他，還帶着一種狡猾的賣弄風騷的神情，包比多見了，不由自主地問起她準備往哪兒去。

“我到聖璜去看一個朋友。魯那先生，您找到工作了沒有？”在他聽來，她那沙啞的聲音充滿了同情和溫柔，就象她身上的其他一切似的。

“還沒找到呢，嘿，”他回答說。

“啊一噲，我聽了真為您難受！別擔心，您不久就會找到的。我來給您禱告。”她的眼睛在作弄他。

“你還在老地方干活？”包比多問，舍不得放她走。

“還在老地方。再見吧，魯那先生，我要去趕公共汽車。”

“好吧，凱西，我改天來看你。你幾時回來？”

“今兒晚上就回來！”她回過頭來說。

拉曼特的臉上顯出一種又是妒忌又是好奇的神色。“她是

个佣人，”他說。“你怎么会認識她的？”

包比多解釋說，她住在他妹妹家后面的院子里。

“結婚、蜜月这类事，不是我們可以指望的，”拉曼特突然說，同时輕蔑地把下唇一嘖。“工人只要一結婚，就会喪失战斗的意志。我也过过几天結婚生活，那时候我想到的，就是怎样不去冒犯老板，一晚上可以跟我老婆干几次。”

“結婚是有錢人的事，”包比多說，急于博取这个他所敬仰的人的欢心。

但是拉曼特又回过头去望望凱西，她这时已消失在街道的远处了。“她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他說着，又把头轉了回来。“克莱姆·潘恩是我們中間有数的几个結过婚的人之一。我从小就認識他。你知道一个有老婆和三个孩子的人挨餓是怎么个滋味嗎？我很幸运：我的老婆孩子已經死了，已經用不着再受苦。可是潘恩的老婆孩子却在活受罪。”

“你家里人都死了？”

“都死了——全部！在一个星期內。这都要怪資本家。你可曾听說过圣克莱、圣恩斯、馬拉瓦那些有錢人住的地方有人生伤寒死去嗎？从来沒听說过。可是我們这班人只好听任伤寒、瘧疾、肺結核和十二指腸虫摆布。这类事情能发人深思。你最近的遭遇对你也有好处，它能引你深思。可是你却借酒麻醉你的思想，这样做是很不好的，你應該研究怎样才能使工人們团結起来对抗老板。这是世界上头等重要的大事。你要是为这一目标努力，那你就是为全人类工作，不光是为你自己。”

“对！我相信你的話，”包比多說。“那个潘恩，他似乎是个好爭論的家伙。”

“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拉曼特为他辯护說。“在战时，我

看見他嘲笑死亡。在轟炸的時候，你看見別的人吓得臉色發白，可他却有鋼一樣的意志。他病得非常厲害。那股痛恨老板的怒火在他心底里燃燒，就象教堂里不滅的神燈一樣。他的意志象鋼鐵一般。他會在戰鬥中死去，他決不會躺在床上等死神來抓走他。”

他們穿過一條臭氣四溢的四呎寬的甬道，走進一個大雜院，拉曼特在院裡租有一個房間。院子的緊裡頭，有一間垃圾和朽木板搭成的小屋，小屋的椽子上都蓋滿了黑色的蜘蛛網，屋裡有三個年輕人在排字和照料一架印刷機。有人忘了關洗衣台旁邊的水管，水流在地上，積成一汪子一汪子的水坑。一個赤腳的老太婆在門檻上搨一只煤爐。一個年輕的姑娘嘴裡唱着歌，出來把水管子關上了，又扔了幾件衣服在洗衣台上。她身上的衣服和赤着的腳都很骯髒，可是她的青春和苗條的身段似乎在說：“不管怎樣，我依舊是一朵盛開的花朵。”

“愛，”拉曼特跟那個老太婆說。“湯尼呢？”

“他還沒來。”

“給我的同志多做一盤飯。”

“呃，老弟，這就是你住的地方嗎，恩，”包比多說着，不住地搖著頭，準備向拉曼特表示同情。

“我們中間許多現在還有家可住的人，過不久都要睡到市政府大廈的廊子底下去了，”拉曼特回答說。“你願意到那兒去睡嗎？”

市政府大廈在西班牙統治時代就已落成。它第一層樓的走廊往外突出，遮住了人行道。特別是在下雨的晚上，一些無家可歸的乞丐就在那里過夜，他們在身底下墊上一些破布袋和硬紙板，借此擋住混凝土人行道上冒出來的无情的寒氣，來保護一下

他們瘦弱的身体。有一次深夜，包比多忘了有人睡在那里，还在他們中間的一個人身上絆了一交。

“要是有同志們跟我在一起，我可不在乎，”包比多回答說。

“我就是独自个儿也願意睡，魯那！”拉曼特說着，又把下唇一噘。“一個人要是自己沒有堅定的信念，有多少同志也幫助不了他。”

繩子上懸着一塊廉價的紅布，把這個小房間隔成兩半。

老太婆走進來，在當席子用的麻袋上擦了擦腳，在她的衣服上擦了擦手，她從架上取下兩個盤子，走了出去，接着捧了滿滿的兩盤肉飯回來。拉曼特一隻手拿着盤子，一隻手握著匙往盤里舀，大口大口地吃着，就好象他要做的事和要講的話太多，沒工夫來辨別滋味似的。

後來他抬頭一望，看見一個穿着卡嘰襪衫的瘦小男人走進院子來。他馬上把盤子放在一把椅子上，走了出去，他的頭象公牛那樣高昂着。那個瘦小的男人看見房間里有陌生人，就煞住腳步，回過身去。包比多從開着的門道里望出去，看見拉曼特聽了那矮個兒的話，突然停止咀嚼，接着狠狠地咽了一下，怒沖沖地皺起眉頭來。那矮個兒把兩手一攤，提出抗議，可是拉曼特扭轉頭去不看他，一邊更生氣地堅持說：

“別跟我多說！他怎麼作弄你，你也有權利怎麼作弄他。可是你心里害怕，”他這樣加了一句，噘起嘴唇，輕蔑地把頭一抬。“你完成不了的工作，干脆就別接受。這就是我要跟你說的話。咳，天哪，你要是接受了，我倒寧願他們把你壓成肉漿，碾成碎塊，也不願你半途而廢。你要是早來跟我說你心裏害怕，我早就自己去了！”

那個年輕姑娘唱着美國電影里我愛你的歌曲，望了他們一

眼，繼續在洗衣台上洗起衣服來。

那矮个儿大概覺得慚愧，不住地嚷：“害怕什麼？害怕什麼！他們懷疑我了。你說我怎麼辦好？反正總是你对，嘿。”

他怒冲冲地說着，揮舞着兩臂走開了。

拉曼特回到房間里，默默地吃完了飯。

“那傢伙給你帶來了什麼麻煩？”包比多說。

“他是個好同志。可是他的工作需要一個有膽識的人才能完成……他不敢在油田里散發小冊子。”拉曼特輕蔑地笑着，一點也不帶幽默。“黑人福利會怎麼樣，你願意加入嗎？”

“願意。你們大家在哪儿開會？”

拉曼特把匹卡迪里街的地址告訴了他。

“你要常來看我。別瞧我象只耗子似的住在洞里。有一天，我們全都會從我們的洞里出來住到屋子裏去的。”

“你這話真合我的心意！”包比多興高采烈地笑着說，跟拉曼特握手道別了。“這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能使你害怕泄氣的……呃，咱們明天晚上見，是不？”

“再見，魯那！”

第十二章

自從巫德福廣場上開了那次鬧紛紛的會，工人黨的官員們把警察叫來鎮壓那班批評工人黨的人以後，警察們開始干涉黑人福利會在街頭舉行的集會，見了就把他們驅散。他們還逮捕了黑人福利會的某些會員。很明顯，他們不只是把鬥士們從街頭趕散了事，而是決意要粉碎黑人福利會這個組織。他們偵詢了黑人福利會會場的主人，而且公開地、威脅地看守住了這個

場所。

包比多自从那天在街上参加了示威游行，攻击了波依桑，又結識了拉曼特以后，不久就加入了黑人福利会。他不再觉得自己孤独和无用。他經常在拉曼特的房間里。他甚至喜欢起拉曼特大衣上散发出的那股熟悉的气味来。但是警察們一开始干涉街头集会，他就不去开会了；后来他又听到会场有人看守，就連会场也不去了。

有一天他对拉曼特說：“我这样閑着，真是膩味透了，嘿——膩味透了！我要把这班混賬的寄生虫从地面上扫掉。我要亲手殺死他們几个。”

拉曼特坐在一把籐搖椅里，那椅子的籐座墊差不多已經破了一半。他看見包比多一屁股坐在門口空箱子上的那种神情，就看出他已經心灰意懶，心中在害怕嘀咕，一时打不定主意，在怀疑到底要不要繼續跟着黑人福利会走，跟自己过去的那段历史一刀两段，从此不再存任何希望重新当个有身分的職員。他喜欢包比多。包比多要是两天不去，拉曼特一看見他，就会露出平常难得見到的笑容，嚷道：“包比！你上哪儿去了？出了什么事啦？昨天和前天我都沒看見你？”

这时候，他若有所思地說：

“別指望再当一个优越的棕皮肤職員了，那是沒有用的。你知道嗎？”

“什么都完了！”包比多回答說，不安地在箱子上挪动一下身体。“还有什么指望？”

“沒有指望了。棕皮肤也好，黑皮肤也好，你得跟工人們在一起。你才四十多一点，可是看上去有四十五了。老板們雇年輕人，出的工錢可以少些。他們說不景气已經过去了；可是我們

殖民地的人民，却并不見情况有什么改善，看样子将来也不会改善。你打算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日夜操心的問題，嘿！”

“你要是这样下去，一定会腐化墮落的。快打定主意跟着黑人福利会走吧。”

包比多站起来，望着外面艳丽的阳光。“自由真是可貴，”他想。“我要是一旦被警察們看成是黑人福利会的一分子，那么整个的世界就会反对我，还有我所有的朋友……可是什么朋友呢，他們在哪儿呢？”他两手不安地摸弄着袋里两三个銅子。他說：“他們一捉住我，我就完了，你可知道？以后再也不能找到工作了。这个地方很小。誰都会知道我因为在会上講話遭到逮捕，而且也会知道我講了些什么話。”

“听你講来，好象咱們是个非法的組織似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拉曼特說。

包比多手忙脚乱地点了一支烟。他沒有回答。

拉曼特坐起来，往前一弯腰，又接下去說：“我来告訴你應該選擇哪条道路：跟老板們斗争，跟警察的威胁斗争，为你的同志們奋斗——这就会使你生活有了目标，这就是活着的意义！这样你就不会光是为你自己独自个儿活着，而是为整个工人阶级活着。另外一条路是什么？是消极失望，讓死亡爬进你的心窝，就象腐蝕着这些土牆的土蠶那样；你会伸着帽子向人要錢，好象街上那些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可怜虫那样。你願意走哪一条路呢？”拉曼特的声音很严肃，似乎在說：“你的回答要决定你仍旧是个人呢，还是已經成了垃圾堆里的垃圾？”

这时有个孩子号哭起来，不住地告饒。包比多往門外望去。一个高个儿，長乳房的母亲拿着一根棍子正在打一个六岁大的

瘦女孩。

“他媽的，你到哪儿去了，去了這麼大半天？”那母親怒氣勃勃地說。“我叫你到鋪子裏去，去了這麼——這麼大半天，你——你——你”（她說一個字打一下，來加重語氣）“給了那個中國人六分錢，只拿了這麼一些東西？你丟了一分錢！別跟我說沒有，你是丟了一分錢，你的確——的確——的確丟了一分錢。”

孩子號叫着。

“真他媽的！”包比多嚷着，又跳了起來。

“別動，”拉曼特跟他說。“這樣你會給我惹出事來的……對這類事情，你得有個比較客觀的看法。你瞧她那個樣兒，她早已給工作累壞啦……”

包比多坐了下來。拉曼特用大拇指按住了他的牙齒——這是他解決問題時一種習慣的姿勢。

“咳，你是怎麼生活的？”包比多突然問，同時滿懷着敵意地瞧了那女人一眼。

“比你生活得好，因為我生活中有個偉大的目標！”拉曼特回答說，攤開了兩手揮舞一下。“你別以為衣食住就是一切，這樣想是錯誤的。你瞧瞧潘恩；他是病得很厲害的人，他有一個老婆和三個孩子，他不能做劇烈的體力勞動，可是他照常活着！他熱切地活着，象他這樣熱切的生活意志，恐怕你還未必有過。”

“你們大家哪兒來的錢買吃的、付房錢？”包比多不信地問。

“工人們幫助我們——連那些失業的工人也捐給我們幾個銅子兒！卡瑪契對我們的幫助很大。他曾經跟你說過沒有？沒有？我們中間有些人有時也找到一些零碎活兒。我們就是這樣子活下來的……你要我們怎麼樣，向警察的威脅表示妥協嗎？妥

协就是死，象巴波达尔①或者其他人那样死在广场里。道拉需要法律来保护他的咽喉，以免受我们袭击。可是我们的空肚子怎么办呢？”

“话说回来，我们总还有自由呢。”

“傻瓜蛋！什么样的自由？到城里去踉跄，让风把你的衣袋吹翻过来吗？眼看着你的妹妹和外甥女入地狱吗？眼看着考波乌②日日夜夜在你头顶上飞翔吗？我还以为你是个好汉呢！”拉曼特把手一挥，走进房间去了，好象讨厌包比多在他跟前似的。

包比多觉得自己真是个废物。他的心痛苦地跳动着，他深深地吸了口烟。

拉曼特拿了本破烂的小册子走出来。他本想念一段书来教训包比多一下的。可是他沒有把书打开来，只是说：“民主、和平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你在这儿有什么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和平？你所谓的和平，只不过是沒有一个经过宣战的流血的战争罢了。你所谓的自由，只不过是自由地到各处去找寻工作罢了。你有了这一切就够了吗？老实回答我！”他喊道。

“不够！”

“那么就加入我们的队伍，为争取一些更好的东西而斗争。你要显出大丈夫的气概来，包比！”拉曼特顿了一顿，又懒洋洋地往摇椅中一靠，接着温柔地说：“一个人活着，没有一点风险是不可能的。瞧路上的那些蚂蚁。那些蚂蚁冒着危险穿过大路。要是几百只蚂蚁送了命，其他那些总会度过危险。它们活了下来，给自己造窝……”

① 巴波达尔 (Bahoodal)，普通的印度名字。——原注

② 考波乌 (corbeaux)，一种吃腐肉的黑色大鸟。——原注

“你說得对，”包比多輕声回答說，一边往外看着門外艳丽的阳光，和那个在水管旁边洗衣服的老太婆。

拉曼特搖着椅子，目不轉睛地盯着他看。过了一会儿，他說：“今天跟我一块儿到費柴巴德去吧。咱們可以跟一些工人見見面，跟他們談談話。你去过費柴巴德沒有？”

包比多沒有去过。他答应跟拉曼特一起去。他知道此外沒有其他的路可走。客觀环境在他生命史上翻了一頁，而这客觀环境却又不是他自己能够控制的……

費柴巴德在石油区的中心，离城有六十多哩。他們下午两点离开西班牙港，搭的是“香紫罗蘭”長途公共汽車，直到四点三刻才到达目的地。

費柴巴德是个滿是泥棚小屋的村落，有些房子站在它們的木头腿或者混凝土腿上，样子似乎还坚固；有些就跟老态龙鍾的老人一样，搖搖欲墜。有的地方倒了一根柱子，空出一个缺口来，要不然就用一堆平石头一块块迭起来。

会是在十字路口的一家杂货鋪楼上开的。这儿是村子的主要区域，房子比較寬敞，一些小鋪子挤作一堆，大路旁边还有一个露天市場。拉曼特告訴包比多說，再过去一点，在大路拐角处后面，有一个运动場和一小撮特地为油公司某些職員建筑的房屋，这油公司是这个地区賴以活命的血液。

“我早先也在这儿干过活，”拉曼特說。“道拉在这儿有数百万元的投資——你知道不？”

来开会的共十五个人。他們討論着怎样在費柴巴德建立一个黑人福利会的分会。有人建議尽可能讓法蘭琪和其他一些进步工人到油田上来干活。他們草拟了一个怎样在这个地区进行活动的大綱。

會議在六点半結束，拉曼特在会后帶了包比多下樓到“美国佬”那里，那美国佬就是这所房屋的主人。拉曼特叫了些面包和薩門魚。

美国佬是个精神抖擻、嘻嘻哈哈的圓面孔中国人，年紀說不准——三十或者四十。他穿着一條長過膝蓋的短褲和一件棉布汗衫，腳上蹬着一雙拖鞋，腰際圍着一塊面粉袋做成的圍裙。他笑的時候，兩隻眼睛就眯成一條縫，閃着快樂的光芒，喜歡交朋友的包比多一看見，立刻喜歡他起來。

美国佬親熱地跟拉曼特打着招呼。大約在四年以前，美国佬的雜貨鋪剛開設不久，他就落在一個有錢的中國商人的勢力範圍之內。拉曼特那時給了他一些非常有益的忠告，幫助他擺脫那個富商的勢力。從此以後，美国佬一直對拉曼特非常尊敬。

最近，拉曼特聽說美国佬在做大規模的鴉片生意，而且還是這方面的主要人物。他跟美国佬很熟，知道他雖然在起勁地談着話，隨手把櫃上的秤往旁邊一推，好象是說現在有朋友跟他在一起，他早已把做生意的事丟在腦後了，但事實上他却在銳利地觀察鋪子中所進行的一切，有誰進來，有誰出去，他都知道，只是表面上不顯露出來罷了。他的手肥大而靈巧，指頭又短又結實。他能一隻手從櫃上揮掉一些米粒，另一隻手把米粒接住，往米桶里一扔，隨即往架上取下一听薩門魚來。接着，他兩手的的篤篤地在櫃台上彈了一會兒，馬上又把手藏到他胸前那條粗糙的圍裙背後去。這一個動作，再加上他那又圓又胖的背，使人覺得他正抱着什麼東西在往圍裙底下藏。

“你們喝酒嗎？”他問。

美国佬所以獲得這樣的綽號，是因為他講話的時候帶着美國口音，而且用美國土話——他在紐約住過八年。

他們一起走進后房，房里存貨堆得山高。咸魚、白糖、洋蔥、面粉和咸肉的气味混在一起，在這個又熱又悶的房間里實在叫人透不過氣來。

“你的朋友？”美國佬突然懷疑地問拉曼特說。象許多說不好英語的中國人一樣，他發不出R音來。

“我的一個最好的朋友，”拉曼特說着，拍了下包比多的背。

“什麼名字？”

“包比。”

包比多看見他臉上露出那種豪爽而自然的笑容，他自己的臉上也不禁容光煥發起來。他伸出手去，“你好？”

美國佬的胖手並不象包比多握得那樣緊，可是他眯成縫的眼睛里閃出光來。

“他失業了，”拉曼特一邊說，一邊打開一瓶黑啤酒。

“多久啦？”美國佬問。

“五個月——快六個月啦，”包比多回答說。

“哎——喲！”美國佬看了他好一会儿。“你在哪兒工作的？……
哎，道拉。報關工作？”

“不是，可是報關工作我也做過，你知道，”包比多立刻回答說。

“不成，象你這樣的人，我沒有工作給你做，”美國佬笑着說，他的眼睛簡直是閉起來了。他的意思是說他雇不起象包比多這樣的人。

美國佬的兩個伙計正在關店門。拉曼特和包比多吃飯的時候，他陪着他們閑聊了一会儿。拉曼特拿他那越來越興隆的生意來挖苦他——最近美國佬又在他的鋪子里開設了一個洗衣作。

“現在你的錢多得都要爛了吧，”拉曼特說着，臉上露出一種又是妒忌又是輕蔑的神情。

“錢？我哪一天有過錢，我都記不清了，嘿，”美國佬笑着說，兩隻不安靜的、胖胖的手摩挲着他們坐在旁邊的那張松木小桌子的桌面。他的兩手好象是要從桌面上刮攏一些看不見的可是非常珍貴的碎屑似的。

“你干嗎不把你的大廳免費租給黑人福利會呢？”拉曼特問。接着他就跟他解釋黑人福利會為人民奮鬥的目標是些什麼。“我們沒有錢。我們付不出租錢，幫助我們吧，捐點兒錢給我們。我們要是為工人們爭取到了更高的工錢，他們也是要在你這個鋪子裏花的。瞧瞧包比——他連一個子兒買麵包的錢都沒有呢。”

美國佬還在笑。“好傢伙，能干的傢伙！”他對包比多說，一邊在拉曼特的胳膊上拍了一下。

在他們離開之前，拉曼特終於把美國佬說服了，他答應每星期把大廳免費租給他們一個晚上。美國佬這樣規定：“要是什麼鬥爭……”他停住不說了，一邊笑着，意味深長地搖着頭。

拉曼特還想從他那里捐到五元錢現款，可是沒有成功。

“下個月——下個月再來吧，”美國佬推諉着說。

拉曼特和包比多兩人跟他告別，出來到了街上。

外面鼓聲震耳。街上的交通阻塞住了。一輛拉着拖車的卡車打算從一長列停在路旁的卡車和公共汽車旁邊駛過去，拖車上裝的都是很長的油管。可是三輛公共汽車迎面駛來，擋住了這輛卡車的去路，迫使它不得不停下來。有一輛公共汽車里，一些印度人正在慶祝婚禮，他們唱着一支印度歌曲，還敲打着鑼鼓。鑼鼓的節奏是那麼快樂、那麼富有感染力，街上的那些小孩听了，不禁都隨着节拍晃動起身體來。然而，他們跟一些比他

們年長的人一樣，并没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印度人身上，而是集中在另外一輛在拖車后面等着的又大又亮的黑色華貴汽車上。這輛轎車的駕駛盤旁邊坐着一個穿制服、戴帽子的車夫，帽子上的遮檐還閃閃發亮。轎車的后座上，坐着一個被太陽晒黑了的英國人，他寬肩膀，闊臉，粗眉大眼的臉上露出一種嚴峻的神氣。他正在車頂的燈光下閱讀什麼文件。

拉曼特把他指給包比多看。“鮑頓姆雷少校，我的老上司。他是這一帶油田上的大老板。”

小孩們彼此慫恿着問誰敢去摸一下那輛閃亮的汽車。一些黑人青年站在那裡，興致勃勃地盯着看它的綫條。“了不起的汽車！”他們說。“有八個汽缸，對不對？”他們彼此誇張地估計着這輛汽車的速度。那輛滿載着油管的拖車開動了，後面這輛轎車也就發動了引擎，在兩排目不轉睛地看着它的青年中間駛了過去。一個小孩子迅速地跑過來，摸了下汽車上閃亮的后擋泥板。他的玩伴們見了都銳聲叫喊起來，表示對他這種勇敢的行为非常欽佩。

拉曼特和包比多也往前走去，喊住了一輛到西班牙港去的公共汽車。

兩個星期以後，包比多又跟拉曼特一起回到了那裡，這一次他帶着一張名單。卡瑪契的簽名是第一個，捐了十元。跟着是喬和安德烈的名字。一個中國醫生捐了兩元。美國佬也認得他，他望着那張名單看了好一會兒，一時打不定主意。接着他笑了，似乎說：“呃，我逃不掉了，”也捐了五元。

包比多獨自個兒跟他呆在一起——拉曼特在樓上開會。美國佬於是問起包比多是怎樣過活的。

“你有妻子嗎？”他問。“沒有妻子？那很好。要是男人沒有錢，女人會逼得他走投無路的。你現在的光景很不好過吧？”

“給我個工作做吧，嘿！”包比多說着，在櫃上拍了一巴掌，隨即不好意思地笑起來。

美國佬摩挲着櫃台。“等你下次來的時候——咱們再看吧，”他推諉地回答說，那樣子就跟上次問他要五元錢時一樣。

包比多滿懷着希望離開了他。

他在下個星期又回到美國佬那里——這次是一個人。那時候剛是正午。

“今天晚上我關店以後你再來吧，”美國佬跟他說。

包比多在大路上踟躕了好一會兒，他沒有朋友，也沒有一個人認識他。然後他到路旁的草地上找了塊陰涼地方躺下吸煙。他想起在六個月以前，自己做梦也決不會想到會在美國佬這樣的一個人底下做事……想到這裡，他不禁苦笑起來。可是，美國佬也許會叫他去管那個洗衣作呢！

他又一次地感覺到過去的好日子在招呼他——現在看來，這些日子確是很好的；可是他知道這樣的日子再也不可能回來了。

他在晚上七點半回到店里。美國佬開門放了他進去，這次一直把他帶到他的臥房里。那臥房就在洗衣作的後面，房前是一些玻璃櫃，櫃里挂着一套套洗乾淨了的、懸着號碼的衣服。房間的一邊靠牆放着美國佬的竹榻。一條迭好的毯子放在榻上，算是枕頭。一張骯髒的吊床從一個鐵環里垂下來，懸挂在竹榻上面。竹榻對面的一扇小門旁邊，放着一張骯髒的小桌，桌上放着一個污黑的煤油爐。房間里還有兩只洋鐵箱，一只塞在桌子底下，此外就沒有任何家具了。美國佬從竹榻下抽出一個折迭起

来的帳篷里用的小凳遞給包比多。

“你願意做報關工作嗎？”美國佬問。

“好的——什麼工作都願意做，只要有錢就成。你給多少錢？”包比多問，打定主意要這個肥滿的中國人出一個大工錢。

他的回答使他大吃一驚。

“每一箱貨物二十元錢。”

“有多少箱？”

“四箱—五箱—六箱。有時候還要多。”

“每月都有？”

“有時候一月兩次。”

“兩百四十元錢一月！你箱子里裝的什麼？”

“這不干你的事。有一隻箱子上有特別的記號。你要是讓海關把這個箱子打開來，你的工作也就完了。”

包比多哼了一聲，兩眼望着地。

“是好價錢呢，”美國佬鼓動他說。

“那一箱裝的是什麼？”包比多粗魯地問。“是鴉片嗎？”

“不是，不是，不是，嘿！不是什麼危險品。”

“你要我什麼時候開始？”

“明天。嘴要嚴些。別跟班說起。明白不？”

“好吧。”

包比多盡量給自己的行為找理由。“有兩百四十元錢一月，我可以幫助奧萊麗亞和黑人福利會了……還可以買些衣服……他為什麼不讓我告訴班？班一定會反對……要是我給關進了監牢怎麼辦？”他望了望這個肥胖的中國人獨自個兒儉約地棲居着的十呎見方的小房間，看他象一隻坐鎮在蜘蛛網里捕蒼蠅吸血的蜘蛛那樣怡然自得地積聚着財富，心里不禁起了一陣又是憎恨

又是害怕又是尊敬的感觉。

“我要是給关进了监牢怎么办？”他問美国佬。

“不会进监牢的，嘿。甚至連錢也不会罰你的。警察看住的是我。你認識杜克嗎？”

“那个暗探？”

“对。一个坏家伙。非常殘忍。我看見他毆打一个年輕姑娘，把她的臉都打出血来。小心点儿。他在怀疑我。”

“怀疑你？”

美国佬笑了。“是的，嘿。他怕我。他知道我能証明他怎样受賄賂。”

波依桑开会的那一天，他看見杜克怎样拿着警棍在巫德福廣場打人。他渾身起了一陣不安的感觉。

美国佬說：“看你的样子是害怕了，嘿。我另外找个有胆量的人来做这个工作吧。”

“誰說我害怕了？”包比多抗議說。“你什么时候給我錢？”

“你把那几箱东西一送到我这儿，我就給你錢。”

“把單据給我。”

美国佬从一只箱子里取出單据来，并把必須注意的那一箱上的記号告訴了包比多。

“做了一两趟以后，我可以不干的，”包比多心里想，一边把單据藏到他上裝的里口袋里，一边站起身来。这次运来的是八箱干果和酒：他要是办成功了，明天晚上就可以到手一百六十元錢。

包比多不讓他自己想任何別的东西。

第二天，他到西班牙港海关那里，找到了那个主管提取貨物的官員。使他高兴的是，那官員是个妄自尊大的黑白混血儿，他

稍微还有点儿認識他。包比多用最最亲密、最最恭敬的方式跟他攀談了十分鐘，一有机会就称他先生。包比多找到了那几箱貨物，叫人用小車把它們推到那官員跟前，敏捷地打开了三箱，拿出两瓶酒和一盒干无花果来，放在那官員的桌上送給他。

“美酒！”包比多亲切地低声对他說。“你是知道的——你是專家。”

那官員感謝地微笑了一下，从台阶上走下来，指着其中的一箱問：“这里面是什么？”

“同样的东西。你要我打开来嗎？”包比多把斧头举了起来。他心中又惊又喜，那颗心扑扑地跳个不停。在这一刻里，他是多么爱、又是多么恨这个海关官員啊！原来这正是有記号的一箱。

“好吧，別开了，”那官員說。“把它們釘起来吧。”

他回到台阶上的写字台后面，在單据上签了字……

一切手續办完以后，包比多真是累到了极点，他最后雇了一輛卡車，裝上那几箱东西，把它們一直送到費柴巴德。他靠着車座坐在那里，狠狠地抽着烟。平时他是很和气很爱講話的，可是这时候他却有好一会儿沒跟那个司机說話。他在想：

“再做那么两三趟，他可得付我四十元錢一箱了——婊子养的，杂种！”

他气呼呼地把烟蒂扔出了車窗。

第十三章

自从艾利亞斯太太从她儿子的怒火中救出她丈夫以后，轉眼又过了五个多月。

在这几个月里，乔不止一次地跟他母亲談起他的前途。

“我只有一个目的——进議會。我在这儿的政治舞台上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已經打定主意，不管他也好，或者任何別的人也好，反正誰也阻止不了我，”乔一边說，一边怒冲冲地嗤着鼻子，在房間里踱来踱去，他的两手交叉着放在背后，不安地抽动着。

“唔，乔。好吧！”他母亲用她响亮的嗓門坚决地回答說。“可是交給我办，你听到沒有？別跟他打架。这样你会給你自己和我們大家招来麻煩的。交給我办好了！”說罢，她又把說話时放在她寬闊的膝上的針綫活儿拿了起来。

这次談話是在八月里。两天过去了。第三天，乔又去找他媽媽。

“你跟他說了沒有，媽媽，你跟他說了沒有？”

“交給我办好了，我不是早对你說了嗎！你要剝西紅柿的皮，先得在热水里泡一下。”

乔叹了口气，把两只胳膊一伸。“可是日子已經不多了。我得在某一个日期以前去向市書記官报名登記，要不然我就沒法在今年十一月参加竞选了。”

“乔，要是今年十一月不成，那么就等明年十一月。你明白不？我答应一定給你弄到錢。只是你別去惹他！”

艾利亞斯太太在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来强迫她丈夫接受她的意志。她知道如果把他吓得魂不附体，他一定会屈服的。可是她害怕这一办法所产生的后果，因此她采取了另外的一个办法。她想劝他把一所房子攔在乔的名下，再給乔一千二百元錢，作为他將來應該承繼的遺產的一部分。

可是有一天，艾利亞斯太太忽然听說她丈夫把一所房子立在他一个姘妇的名下。她在証实这确是事实以后，馬上一瘸一

拐地闖进了她丈夫的書房，連門也顧不得关，就斬釘截鐵地說：“摩西，我有話要跟你談談！”她把那張大柳条椅往他的書桌旁边一扔，一屁股坐了下来。

他看得出她是要跟他談正經，沒法輕易把她打发走。他假裝非常吃惊，把嘴張得大大的。“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啦？”

“是的，出了事啦！”她大声嚷道，因为她見了他那副假仁假义的样子，心中怒不可遏，頓時把她准备采取的方針忘記得干干淨淨了。“是你自己的孩子，是你的大儿子，”她接下去說，竭力使自己鎮靜下来。“孩子心里很不高兴，你知道不？他一心要进市議會。他不是傻瓜，他是个聰明的孩子。你自己也知道得非常清楚。”（虽然她生下他已有三十年，她还是把他当作一个孩子看待。）“把錢給他。你听見了沒有，摩西？把錢給孩子！”

他把头往旁边一歪。这是他的习惯，遇到要說什么含譏帶諷的話的时候，总要这么一来，她見了总是很惱火。“噢，給他錢，是嗎？給他一千二百元錢，”他回答說。“你以为我的一千二百元錢是在街上撿来的嗎？”他发出一声短促的、輕蔑的笑。

“不，可是你是在拿錢往街上扔！畜生！你把你的財產立在一个做婬子的黑淫妇名下，可是你自己的孩子們呢？我自己什么也不跟你要，知道不？可是你甯想把你孩子的东西隨便給人，摩西，你甯想！这所房子是我的，它是在我的名下，你別忘了。”突然間她發現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听得見她那提高了的嗓門，就一瘸一拐地往門边跨了两步，砰的把門关上了。“你要是还想在这所房子里过安靜日子，就別胡来！”

他听了这話，馬上愁眉苦臉地把下巴頰儿搭拉了下来。他跟他的妻子相处已久，長期的經驗告訴他，她要是有心跟他作对，就能把家里攪得鸡犬不宁。他喜欢安靜生活。在这个溫暖

的老巢里，他有什么要求，只要一開口，他妻子呼喊一聲，他的心願就能實現。他只要進來往榻上一躺，用不着費神尋思：“晚飯！”或者“襯衫！”或者“她這是剝削我！”他可以躺在那裏，呻喚着，看看報紙，睡一覺。這部婚后的生活機器行走得非常穩當。他完全信賴這位主管的工程師，從不過問她是怎樣開動機器的。他只要一想到將要過一種完全是另一種樣子的新生活，就會害怕得心驚膽戰。

“一千二百元！”他傷心地說，把兩手舉到頭上。“這真是浪費。萬一他不能當選，這筆錢就拿不回来了，你知道不？”

“你甯管這個！你在女人身上花掉的錢，你也沒有再要回來。”

“老天爺！”他驚惶失措地低聲嘆道。“我這一輩子沒給過任何人一千二百元錢，你怎麼能說這樣的話？”

“住嘴，摩西！別惹我發火。此外你還得把一所房子立在乔的名下。是這樣！別跟我瞪眼。”

她看出她已經吓住他了。她的本能告訴她暫時不要再往下說。此外，她已經發泄了胸中的一部分怒氣，現在想到自己不得不做出這樣的事，心里又是慚愧，又是厭惡。她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書房。

“一千二百元錢。還要一所房子——神經病，嘿！”艾利亞斯老头獨自個兒在房裏嘟囔着。

乔必須弄到一份產業作為他的資格。他要是一旦當選進了議會，那麼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時間都得出去開會，這樣就沒有人肯雇他工作。如果這樣的話，他既要失去生活的來源，又要喪失他在議會里占據一個議席的資格。

他妻子的那頓發作在艾利亞斯老头身上所產生的唯一看得出的效果，是他的呻吟增多了。他晚上回家，總是不住地呻吟、嘆

气、嘟囔着說：“我的天，情况越来越糟！……沒一个人有錢……我恐怕不得不关掉一月店，要是这样，我可怎么办呢！……”說着，他会从眼角里偷偷地朝他妻子溜一眼。

那时已是九月。有一天，乔問他到底打算怎么办，他閃爍其詞地說：“現在不是太迟了嗎？快十月了——”

“不錯，可是明年呢，你这个寄生虫！”乔說着，向他父亲走去，同时伸开了两只大手，象要去抓他似的。

老头子逃走了。

后来他告訴他妻子說，他要到年底先看看买卖的情况再說。

又过了一个月。艾利亞斯老头象一个每积一文錢就得經過一番艰苦奋斗的、又无知又狡猾的农夫那么执拗坚韧。要不是他在圣诞节前两个星期忽然患了輕微的中风而病倒的話，他一定还要繼續找各种借口不給乔那笔錢。医生囑咐他躺在床上，严格地节食休养。

“啊——我的天，我的天！圣诞节的时候——誰去管理买卖呢——只有这个时期我才能挣一点儿錢……啊——呀！”老头子呻喚着說。

后来他又說：“應該叫乔回来管理买卖，嘿！他是我儿子，他要承繼我的财产，他應該回来管理买卖。”

“摩西，他所以离开，只是因为你是跟他爭吵賺的錢多錢少，好象他是个小偷似的，”艾利亞斯太太說。“好吧！給他一千二百元錢，將一所房子立在他的名下——他会来的。”

艾利亞斯老头差点儿又中风了。“什么！”他嚷道，臉都漲紅了。“什么？我得拿錢收买他？我自己的儿子？我得把他当作一个美国流氓那样拿錢收买他？……啊，我的天，一个人老了，就……”

“你打算怎样？”她吆喝道。“要病上加病？再中风把你的老命送掉？”

一提到死，他馬上清醒了过来。“好吧……好吧……”他嘟囔着說。“把支票簿給我拿来……得拿錢收买我自己的儿子。”他心里却想：“他反正拿不到两次，我要把这笔錢从他承繼的财产里扣掉。”

乔很快离开了道拉公司，接管了他父亲的买卖。他拿到了那笔竞选用的錢，同时成了他父亲的某一所房子的法定所有人。

第十四章

这时候要展开 1936 年度的竞选运动还太早，不过乔觉得讓选民們知道他这个人却不算太早。他馬上生龙活虎地一心一意干起这个工作来。

乔知道有許多工人对波依桑的态度很冷淡，有的甚至还抱着敌对态度，而对黑人福利会却很热心，因此他也开始去参加拉曼特的集会。他在二月里参加了第一次会以后，就直接上去招呼拉曼特，跟他热情地握着手，对他的战斗性說了番贊揚的話。

过去，乔很少注意“那个怪人”拉曼特。他的組織黑人福利会在他看来似乎只是一群无知无識的人，受着一种不公平的意識的支配，他們只配領導一些綿羊似的工人去干一些有勇无謀的冒險勾当，可是現在他覺得自己在竞选运动中需要他們的帮助，竟在他們身上发现了一些出乎意外的美德。他心里尋思：“在他們自己的立場上說，他們倒是英雄。他們是在跟可怕的命运搏斗。”

拉曼特不可征服的意志力給了朝三暮四的乔很深的印象。

那一排排望着拉曼特的臉告訴喬說，拉曼特用鷹一樣的眼睛看出了他們所受痛苦的癥結所在，而且在他的幫助下，他們可以把這個癥結從他們的身上連根拔除。這些人都深信只有工人可以改造世界，給人類帶來幸福，他們這種不可調和的信念好像一把利刀，刀上閃出來的光芒激怒了老板們，可是却更牢固地把工人們團結在拉曼特的周圍。

喬這時很熱中於一個想法：他想組織一個社會黨，由他和拉曼特來領導。他決定跟拉曼特談談這事，探探他的口氣。

一天晚上，他跟卡瑪契一起從培爾蒙特向匹卡迪里街的學校走去，黑人福利會就在那個學校的教室里開會——兩個地方相距約莫兩哩路。這天晚上很熱，喬汗流浹背，肚里又餓，因此走到了匹卡迪里街，他心里很亂，脾氣有點暴躁。他看見一個矮個兒、頭有點禿的家伙站在講台上，正指手劃腳地向三十來個黑人喊叫，這時候他那種沒好氣的情緒更變本加厲了。“這個小矮個兒多窩囊！”（那人就是法蘭琪。）“我要是進了議會，有了支持他的這些工人，就可以使波依桑威信扫地，”他心里想。“這就是我所需要的……”他對卡瑪契說：“可惜咱們沒在路上停下來吃一盤羅多^①。我肚子餓壞了。”

“噢——！”卡瑪契不耐煩地做了個手勢，往前一探身，想抓住那幾個因為被喬打擾而沒聽清楚的字。

會場上有一些是麵包工人。法蘭琪正在向他們鼓動，要他們在麵包業里組織工會。

“你們中間，”他一邊說，一邊往上拽着短褲，“有些人是工人

① 羅多 (rhoio)，印度人吃的一種食物，用咖哩肉和不發酵的面食煮成。——原註

党党员。問問你們自己，波依桑能替你們作些什么。他从来沒替你們爭取过增加工資。問問你們自己，同志們，你們以为那些資本家会因为心腸好而自动給你們加工錢嗎，你們以为他們肯減少他們的利潤（他把膝盖一屈，說到“減少”和“利潤”等字，就把身体一挺，好象要跳起来似的）“讓你們吃得好些嗎？不——！必須強迫他們，他們才肯多給工錢。波依桑肯去強迫他們嗎？告訴我，同志們！我等着你們告訴我。他，自己是一个有产者，是一个地道的資本家——他肯为了你們去跟其他那些資本家作斗争嗎？”法蘭琪笑了起来。乔看得出他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演講里了。“你們應該做的，就是为自己鑄造一个武器，拿它去打資本家！你們必須組織起工会……”

开完会，拉曼特走到乔的跟前。“你觉得这个会开得怎样——那些演講的人怎样？”拉曼特問，臉上露出一个驕傲的笑容。“今天晚上法蘭琪演講得特別有力。”

乔只穿着一件單襯衫，他拭了下流着汗的前臂，含諷帶諷地微笑着。“我認为整个的做法都不对头。”他搖了搖頭。“我們所需要的，亲爱的拉曼特，不是什么煽动分子，讓他鼓励警察来扼杀人民的声音。”

拉曼特发出响亮的、輕蔑的笑声。卡瑪契記起了法蘭琪的話，他不能“笑着鬧着玩儿”。

“潘西！”拉曼特大声嚷道。“他說你在鼓励警察来扼杀我們的声音。”說完他又大声笑起来。

法蘭琪和藹地微笑着，跟包比多和潘恩一起走来。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拉曼特接下去問，他的两只綠眼睛一霎不霎地盯着乔。

“你們應該原諒他，”卡瑪契說着，把乔推到旁边。“他肚子

一餒，就洩了气了。”

“咳，長者說話的時候，別來多嘴！”乔沒好气地說。“喂，听我說。你們要我告訴你們我的看法嗎？現在，最最迫切的需要是打倒波依桑。你們看出这一点沒有？你們可曾看出，要成立工会，要向前迈进一步，你們必須先把他揭发出来，破坏他的威信？”

乔能够看到一个問題的許多面，同时还能出人意料地从一面轉移到另一面。他在改換自己的观点这方面一向是毫不躊躇的，他还会拿出維护旧观点的同样勇气来維护他的新观点。六个月以前，他还認為“最最迫切的需要”是組織工会。

潘恩怒冲冲地从鼻子里吁了一口气。

“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拉曼特說，猛可地把头一搖。“可是不管怎样，先讓我听听你的計劃再說。”

“嘿，你們听了也許会笑話我，可是如果有一个誠实的社会党人在議會里——只要一个就成！——就能做出許多事来叫他們着忙，政府也一样！”

“你就是那个能使政府臉紅的社会党人嗎？”拉曼特問。“你准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粗魯地笑着，拿眼看着其他人。

“嗯，可不是嗎？你們只管笑，你們只管笑，可是讓我来告訴你們这一点：我打算进議會去当議員。我知道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乔一边說，一边拿一根指头朝拉曼特指划着。“我决不放过波依桑——”

“你可以使你自己成为一个英雄！”拉曼特嚷道，举起一只拳头来裝作欢呼的样子。“可是那些支持波依桑、可以接替他的人，你拿他們怎么办？你拿西普里亞尼怎么办？你打算花一生的精力跟他們一个个地斗争？”

“廢話，廢話！”乔狼狽地說，把拉曼特推到一邊。“你不懂得大局——”

“不懂得大局的是你，”拉曼特跟他說。

乔提高了他細小的嗓門堅持說：“該做的第一樁事，是消除波依桑對人民的控制。你說什麼我都不在乎——”

潘恩輕蔑地哼了一聲，就離開了會場，還回過頭來說他明天要去找拉曼特。

法蘭琪插嘴說：“我可以告訴你，要做到這一點，唯一的辦法是給工人們一個能發生作用的組織，一個他們自己可以管理的組織，來跟波依桑的黨對抗。”

乔雖然朝法蘭琪看着，卻沒在聽他說的話。“我很想吃點兒東西，”他對卡瑪契說，“你知道這兒附近有賣羅多的嗎？”

“這時候還賣羅多！”卡瑪契說着，朝其他人望了一眼，絕望地把兩手一攤。

“咳，聽我說，”乔接下去說，並不理會張口似乎要說什么的包比多。“我們需要的是社會黨。你們有一個黨，叫作黑人福利會——這名字就起得不好，很有種族主義的氣息。你們黨內所需要的不只是黑人，印度人，中國人，什麼人都需要——”

“可是黑人是多數，”法蘭琪打斷他。

“不，他說的對，”拉曼特改正他說。“不過我們採用這個名稱的目的，是要吸引西班牙的工人黨黨員，他們大都是黑人。”

“我很高興，你們已經發現有必要更換一下黨的名稱，”乔說。“現在再談另一件事——組織一個社會黨，可以在議會里提出它的候選人。”

“辦一個政黨需要錢，”拉曼特直率地提醒他。“你能給我們多少錢？”

拉曼特的直率使得乔有点儿窘。“我？我？我自己也只是勉强过活。你们是怎样办黑人福利会的？”

“我们象田野里的百合花那样活着。我们的根长在泥土里。嘿，听我来告诉你。你说你要为社会主义奋斗。你可知道，没有工会，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你什么都办不成。我打算哪儿可能，就在哪儿组织工人——在面包业里，在议会里，在油田里。我马上就要动身到南方去了。我在一个时期里，将要集中我的全部精力注意南方。我打算在南方建立党的支部——在整个岛上全面地建立……统一社会党怎样？包比，你觉得这名字好不好？”

“我得去吃点儿东西，真的，”乔说着，站起来准备走了。

“把他的酒瓶递给他，看在老天爷面上！”拉曼特嚷道。卡玛契和包比多都笑了。“听我说，艾利亚斯！你要是愿意为社会主义出一把力，你为什么不用你的杂志来教育人民呢？应该教导人民怎样罢工，什么时候举行罢工，什么时候终止罢工。告诉他们为什么波依桑已经不能对他们有什么帮助，他只能阻挠他们前进。告诉他们为什么必须参加统一社会党。（我们会改名称的，别害怕。）你在你的杂志上发表的所有这些高谈阔论，对他们是没有用处的。”

乔因为肚里饿，因为拉曼特发表的意见是那么具体、那么确切，同时又因为他不时的冷嘲热讽，所以他心里越来越不舒服了。他只惯于让人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可不惯这样受人嘲弄。他笑了起来，一挥手把拉曼特推到一边。“他们是不是看得懂我写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这一点我不能负责。”他用一种夸张的手势拍了拍胸脯。“艾利亚斯不能对这一点负责，我的朋友。还有那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呢？他们可也同样重要。”

“可是你給中产階級的只是中产階級的哲学，那是老板們的哲学，并不是工人階級的哲学！”

乔攥住拉曼特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用一种低沉的、热情的声音說道：“你和我應該进議會，拉曼特，你我两人。党可以把我們送进議會。这种馱子做的笨活儿可以讓別的人去做。你應該跟我一起进議會！”

“这不过是浪費寶貴的光阴。”

乔驀地把他的胳膊放下来。“可惜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要进議會去进行一些偉大的斗争。不管怎样，我現在必須走了。”

“有空請再来，咱俩談談，”拉曼特在后面叫他。“我对你的杂志很感兴趣。”

“可是你們恐怕看不懂，”乔离开的时候，回过头來說了一句。

他想：“对他說来，生活似乎规划得象一張藍图那么清楚。教条主义者！”

他想用这一个字眼把他的影子从他的腦子里赶掉，可是同时却不由得对他发生了一种欽佩的感觉。

他，身为一个艺术哲学家，眼看到島上这种可怕的社会狀況，心里很是苦惱，又不由自主地常被一时的心情所左右，在热情的冲动下时时改变主意，好象潮漲潮落时大洋里随波逐浪的莠草——他跟別的人一样，也同样渴望着帮助他的同胞。可是他把自己的才干跟生活一比，看到自己竟是那么渺小可怜，不禁吓呆了，就破口咒罵了几声，因为他这人是很想弄权的。

照拉曼特的看法，乔只是个年輕的資產階級，“沒有政綱，沒有主义”（他是这样对包比多說的），只有一些杂乱的自由主义思

想。“我們得利用他，可是你必須記住，象他这样的人，遇到真正的斗争到来，就会背叛工人，去支持他的主子們的。”

拉曼特随时随地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覺得在殖民主义的統治下，他的生命已經不值一文錢——“来領導工人們和我自己爭取自由”。在他看来，新世界簡直是伸手可以摸到的。

第十五章

包比多給美国佬送了第一批貨回到西班牙港以后，就直接跑到他妹妹家里，給了她十五元錢。

“从現在起，房錢由我来付，听见沒有？你不用再操心了，”他說。

对亨力克斯太太來說，她哥哥找到了工作这个消息，实在要比他願意代她付房錢更叫她高兴。她嘻嘻地笑着，兴高采烈地彈着右手的一个个指头，好象她还是个小姑娘似的，一边問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給几个商行做报关工作，”他回答說。从費柴巴德回来的路上，他就想出了这个花招騙她。

“現在你得小心点儿，別再去惹老板了，知道嗎，包比？”她用一种又象是責备又象是恳求的口气說。

“这样的事我再也不会做了，”他对她說。

这时已是九点半，艾丽娜已經上床睡了。可是一听說他已經找到了工作，她从床上一跃而起，向他奔来。“讓我来亲你一下，表示庆祝！”她嚷道。

現在他不仅得重复一下关于他工作的謊言，而且为了使艾丽娜高兴，又捏造了一些关于他老板們的謊言。“我看不见他

們，”他說。“一個職員給我單據，我直接去領貨。”他拿一個胳膊圍住他甥女的肩膀。“你可知道你自已越長越漂亮了？”

艾麗娜扯着他刺猬似的腮幫子。“我聽說你已經不喝酒了。再也沒有比這消息更使我高興的了。晚安！”

她吻了他一下，馬上又奔回床上，吃吃地笑着，扭動着身體，用一種迅速的動作脫下衣服，把自己從頭到腳蓋得嚴嚴的。現在，世界上的一切東西似乎都顯得無限地光明美好了，不只是她舅舅給她帶來找到了工作的好消息；答應每月代她們付房錢，還答應不再喝酒，而且還有她母親的前途，她自己的好相貌，以及自己那種身體健康、精神純潔的感覺。她吃吃地笑着，想把自己更深地埋在枕頭里。她開始幻想着怎樣明天早晨一覺醒來，就會發現一切東西都已改變……她想着想着，沉沉地睡去了。

他妹妹臉上的快樂表情，她懇求他不要喝酒的口气，艾麗娜（他是喜歡她的）又那麼完全信任他——這一切都刺痛了包比多。

他走到他妹妹身邊，用兩只粗糙的手捧住她的臉，吻了她一下。在這一剎里，他覺得需要女人的愛的溫暖。

“好吧！我走了，”他說。

包比多已經好久沒向她表露過這樣的感情了，因此快樂的熱淚不禁湧到了她的眼里。

“嗯，好吧！明天見！”她在他後面喊道。

他從後門出去，在院子裡停下來小便。他正要出去的時候，恰好遇到凱西走進院子來。她剛干完活兒回家。

凱西是個無憂無慮的姑娘，什麼心事在她心裡也攔不久。她遇到什麼使她高興的事，就會跟奧斯本的另一個女仆艾爾迪

卡或者厨子去說，嘴里哼着曲子，手里打着拍子，两脚还要划几个舞步。对她來說，跳舞是种无法抗拒的誘惑。艾尔迪卡和厨子以为她在世界上一无牵挂。有好几次，她因为晚上跳了舞，第二天早晨很晚才奔进院子来。她仓促地用别針别上她那漿洗过的白帽子，一边在身后結着她圍裙上的帶子，一边就往屋里奔去，喘吁吁地摆早餐桌。这时如果艾尔迪卡走进来收拾客厅，凱西就会以她那种低沉沙哑的声音告訴她晚上的舞伴是哪几个人，可是她决不会做錯手里的活儿，决不会忘記放一把刀或匙，决不会把各人的餐巾放錯地方。

她是个有才干、講实际的姑娘，能当机立断。然而她容易輕信人，感情脆弱。如果奥斯本太太跟她說話严厉了一些，她馬上又惊又羞，眼里会閃起泪花。

她对自己的警察情人很引为驕傲，常常跟人吹嘘他給她买的一房間家具。后来他不再帶她出去，她就伤心起来，怀疑他另外有了女人。有一天晚上，她因为身子疲倦，沒有答应他的要求，他竟把她打了一頓。她馬上抓起尿壺往他身上扔去，同时提高了嗓門，用一种惊恐而帶有抗拒的声音說，他要是再打她一下，她馬上把他撕成两半。他見她突然变了样，很是吃惊，就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她，从此以后沒有再来。两个星期以后，分期付款的商人把她房間里的一切东西都搬走了。

凱西受了这样的打击，第二天神志便有些失常，奥斯本太太吩咐她干活的时候，她的回答总是心不在焉。只要一有机会，她就离开工作，悄沒声儿地去跟艾尔迪卡和厨子商量。下午时候女主人和两位小姐用过茶以后，通常总有一个小时的休息，然后才准备鸡尾酒。凱西和艾尔迪卡两人退到佣人們住的屋子里，这些屋子是跟大房子分开的。艾尔迪卡是个年紀比較大的姑

娘，已經跟三个男人同居过。她劝告凱西应该用什么方法摆布男人。在她看来，一个男的要是揍了女的，那就是爱她。

她的忠告沒給凱西什么印象，因为凱西受了电影的渲染，对爱情抱有一种浪漫的看法。艾尔迪卡的力量在于：生活已經麻木了她的希望和感情。她无耻地用她的臀部去博取最大限度的享受和安全。“这一个需要我的肉体。他有力量供給我一个房間住，而我也很喜欢他。我也喜欢另外一个，可是他沒有房間，在一两个月內他可能把我遺弃掉。”她不懂得那个厨子怎么能不結婚而跟同一个男人（一个铁路搬运工人）同居三十年，給他生了三个孩子，現在都已長大成人了。艾尔迪卡对男人从来不抱这种爱情專一的希望。那厨子曾暗示說，只要在男人吃的食物里攔下某种东西，就能够使他对爱情忠实，艾尔迪卡听了，只是輕蔑地加以嘲笑。

“那是‘奥皮’^①。我不相信！”

凱西也笑了，但不是譏諷的嘲笑，而是欣賞厨子的聰明。然而她所信奉的却是“奧利沙”。

“那是你，却利，不是我，”凱西說。“我沒法跟一个揍我的男人同居。心里怀着恨跟他同居？那还不如独个儿住哩。”

她們正談得起勁，凱西忽然聽見奧斯本法官的汽車駛到車道石头上的喀嚓喀嚓声。她吓得一下子跳了起来：法官的鸡尾酒！她級上鞋子，不管艾尔迪卡的嘲笑，飞快地往餐具室奔去。法官那种又严厉又仓猝的声音，他的英国口音，他两眼并不看她、板着脸說“把这洗干净，”或是“做三个人喝的馬提尼鸡尾酒，”那副神情，都使凱西觉得他这人沒有普通人所有的缺点。

① “奥皮”(obeah)，一种驅除惡魔的魔術。——原注

她見了他总是很害怕，用一种沙哑的、不安的声音回答他的話，从她的声音中可以听出她很想討他欢喜，同时也很想尽快地避开他。

凱西所信奉的“奧利沙”是奴隶們从非洲帶來的一种偶像。后来大家都管它叫“沙哥”，那是“欽哥”一字的訛音。欽哥是奧伯的儿子，是法力强大的众神之一。这种偶像崇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奴隶主——法国人——的宗教信仰的中和。今天，天主教的圣徒跟非洲的邪神一起受人崇拜。在有些情况下，非洲的神祇甚至被改变成了天主教圣徒。献祭牲畜，参加大祭司准备的无鹽食物的宴会，神道附在信徒身上时随着疯狂的、震耳欲聾的鼓声跳舞——这些都是剩留下来的非洲宗教的主要特征。

凱西的母亲早先也信奉沙哥。她曾經告訴过凱西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深夜，她一个人在家，她家的一个朋友，一个中年人，来拜訪她。她的丈夫在外面干活沒有回来。凱西还只有五岁，已經睡熟了。那个客人喝醉了酒，威胁她，要她跟他一起睡觉。她叫他出去，可是他一个劲儿地追她，从屋子里追到院子里，打算跟她动粗。在院子里的某一个地方，她遵照“翁波諾”^①的指示，埋有一支短劍（它象征奧岡神）。一天三次，日出、中午和日落的时候，她都要在那地方洒一点水，她每次喝甜酒的时候，总要在杯子尚未沾唇之前先在那里澆上一点。这时候，这位不速之客已經把她逼到院子的角上。他象一只疯狂的野兽似的把她抓住扔倒地上。她又累又怕，把一只脚抵住他的胸脯，用尽平生之力一脚將他踢倒，自己急忙爬起来，奔到屋里拖起睡着的凱

① “翁波諾”(hounbonor)，大祭司。——原註

西，逃奔到一个邻居家里去了。

“第二天，我在院子里找到了那把短剑。没人把它掘出来过。那是奥冈神自己把它拔出土的，要是我自个儿力气不够，奥冈神就会用那把剑戳他。要不是奥冈神啊……我跟你说！”

凯西小时候就看见过她母亲怎样“让神附在身上”跳舞，她稍微大一点以后，自己也跳过这样的舞。凯西也信奉基督，向基督祷告。然而沙哥、丹巴拉和奥冈是她从小就熟悉的，他们渗透了她的血液，她更了解他们。两年前，她母亲生病，凯西给了沙哥祭司一只家禽请他祭神，晚上还举行了一次仪式舞蹈，凯西本人也参加了，此后她还向圣母玛丽祷告。老太婆恢复了一些，似乎好起来了，可是五个月后，她又病倒了，不到两个小时，她就到了钦哥和耶稣身边，一去不复返了。

她跟那个警察同居以后，暂时跟那些信奉沙哥的人断绝了来往。“他妈的全是迷信！”他常常这样咆哮，因为他知道她会跟他们在一起厮混。现在，她又觉得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一下在她身上作祟的生命力，那生命力弄得她颠来倒去，就好象海浪在翻滚岸上的一颗石子似的。她的家具被搬走以后不久，她到瓊一瓊村去参加了一次沙哥集会，也献了一部分祭品。那个警察的行为伤透了她的心，她需要深思一下，从神那里得到保佑，然后才能跟别的男人再共同生活。她祷告着求神帮助，可是她想象中的帮助者始终不是神而是人。

她向亨力克斯太太吐露了她的心事，因为她是很喜爱这个女裁缝的。亨力克斯太太借给她钱买小床，也给她忠告，叫她怎样防范男人，可是她的忠告跟艾尔迪卡的完全不同，凯西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不要一碰到戴硬领、打领带的男人就跟他好，亲爱的。重

要的是他的內心，不是他的衣著。”

亨力克斯太太也喜欢凱西，很同情她的遭遇，要想法幫助她。她免費給凱西做了兩件衣服。凱西也在放假的半天里替她擦地板，或者給艾麗娜洗點兒衣服。她從來沒見過包比多·魯那。有一次她偶然想起了他，曾經問起過他有沒有找到工作……

現在，她走進院子時候看見了他，就向他微笑着說：“晚上好，魯那先生！”說着正預備往她自己的房間里走去，他忽然攔住了她。她看得出他希望跟她聊一會兒天。

“凱西，你好，嘿？”

“我很好，你呢？”

“你還在奧斯本法官家干活兒嗎？”

“還在那兒。你呢，魯那先生？還沒找到工作嗎？”

“我找到工作了，嘿。真不容易。工作倒還不錯。”

“你說什麼？我听了真是高興，魯那先生。奧萊麗亞小姐准也非常高興。她老是為你擔心。那麼你現在在哪儿工作呢？”

“到處跑。我做的是報關工作。”

“好極了——”

“你現在才干完活兒回家，凱西？讓我好好地看你一下——
噯！你的氣色很好，你知道不？儘管你的活兒挺重。”

他顯出一種急于討她歡喜的樣子，向她微笑着，攔住了她一只丰满結實的胳膊，把她身子轉到星光底下，仔細端詳着。

凱西笑了。她喜歡魯那先生。并不仅仅是因為他在她心目中跟好心腸的女裁縫緊緊地聯在一起，而是因為她還記得那一天他怎樣把袋里所有的錢都給了她，雖然他自己還在失業。她

想到自己的容貌和身段把他吸引住了，心里很得意，臉上也容光焕发，露出一个卖弄风情的笑容来。那情形很象一颗含羞草——小瑪麗——被早晨的阳光一照，上面的小叶子就張了开来，枝条就挺立起来迎接阳光。现在，魯那先生眼里闪出来的爱慕之光象阳光一样，使她觉得温暖。

“你以为这样嗎？”她說，覺得渾身癢刺刺的，好象有一道电流通过。四个月来，还没有一只男人的手碰过她呢。

“明天晚上跟我一块儿去看电影吧，”包比多感情冲动地说。

她大声笑着，嘲弄他，也嘲弄她自己，随即掙脱了他的手。“咳，讓我去睡觉吧，劳駕。我不看电影。”她馬上对他起了疑心，心里煩躁起来。魯那先生也这样……这些男人！

包比多看見她的两只眼睛在星光底下显得分外美丽——大大的，閃閃发亮，跟夜一样溫柔。“你說‘不看电影’是什么意思！咱們去吧，嘿，凱西！你可以开开心，好好娱乐一下。”

“噯——！魯那先生，你挺会说客气話，是不是？”她冷冷地说，不相信他是真的請她。

“你以为我是跟你开玩笑？我有錢——瞧！”

他把那卷鈔票拿出来給她看。

她望着他，心里疑惑不决。“呃，你既然有錢，你可以找不少漂亮女人跟你一块儿去。你干嗎找我呢，我又不跟你一样肤色？”

“可是我自己也是个黑人呢，”他回答说，不知道应该怎样跟她解說他已經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黑人工人身上。“跟我一块儿去吧，凱西。你这姑娘多奇怪啊！噯——！……說实在，你有男朋友，是不是？”

“我没有男朋友，魯那先生。”她严肃地搖着头。“可是你想，

奧萊麗亞小姐知道了會怎麼說？嘖！你去睡吧，咳。我不想惹麻煩。”

她心里迟疑不決。他似乎很有誠意。可是跟他一塊兒出去，給他妹妹知道了怎麼辦呢？……“我會不好意思再見她，”她想。“再說，她是個挺好的朋友呢。”

她的拒絕很使包比多吃驚。他滿以為只要他一請，她馬上會答應的。

“我妹妹管得着我嗎？”他說。“她又不養我，你知道，還是我在幫着養她呢。咱們去吧，凱西。你要我這樣懇求你，真叫我不好意思極了，嘿……那麼，好吧！”他突然住口不說了，揮了下手腕轉過身去。

他顯得那麼失望、那麼煩惱，她見了很是過意不去，就屈服了，用一種抗議的口氣說：“可是我明天晚上沒有空呀。”

“你哪天晚上有空？”

“星期六。星期六我回家早，四點就回來了。你願意星期六晚上去嗎？”

她又露出那種賣弄風情的笑容來。他一把攔住了她的手腕。“好！你在哪兒等我？在拐角處等我吧。聽見沒有？你知道……為了我妹妹……你知道女人的脾氣——”

“你瞧？你不願意叫她知道！”

“並不是怕她說我，”他抗議說。“不管怎樣，咱們約定了。星期六晚上，八點鐘。好不好？”

“唔，好的。”她快樂地笑着，掙脫了他的手跑開了。“我走啦！再見！”她頭也不回地喊道。

突然間，她又渴望起賞心樂事來。她覺得自己要跟象他這樣階級、這樣膚色的男子一塊兒出去，心里很是驕傲，可是事情

来得那么突兀，却叫她心里纳闷，同时看见他袋里有那么多钱，又有点吃惊。“嘿，干嘛要找我呢？”她一边点着蜡烛，一边这样想。“有他这么多钱……”可是一种可以出去玩乐的快活感觉突然向她袭来。她脱了衣服，划了个十字，就上床睡了。

第十六章

他们上帝国电影院去。他穿了一套好衣服，她也穿了一件他妹妹给她做的花衣服。他觉得她甚至比她看见她到圣璜去的那天还要美丽动人。

她心里想，他们不知会不会坐在正厅的后排，可是使她高兴的是，他们竟随着那群衣冠楚楚的白人和黑人一起从前面的入口进去，坐在正厅柔软舒服的头等座椅里。

“瞧我给你买了什么来着，”他说着，把好几条巧克力放在她的膝上。

她乐了。“噢，你一下子买了够一星期吃的？”她数了一下。“今晚上一条，星期天一条，星期一一条，星期二一条，星期三一条——还有星期四、五、六吃的呢？”

“吃吧，把这些全吃了吧，”他热切地说，听了她这种开玩笑的口气，心里有点发慌。

“噢——呀！你不知道营养不良的人吃了太多的好东西会闹肚子的？”她逗他说。“可怜的奥斯本法官！我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见不到你了。你叫司机什么时候回来接咱们？”

“不，他在外面等着呢。”

“你也买巧克力给他吃了么？”

灯灭了，电影开始了。他握住了她的手。

“你又成了年輕小伙子啦？”她微笑着拿一块巧克力塞到他的嘴里，来和緩一下这句话的刺激。

“又成了个年輕小伙子啦？我根本不老。”

“什么！你一向都是年輕小伙子？”

“你以为我多大岁数了？”

“那不管事。問題在于你看上去多老。”

“那么，我看上去有多老？”

“老得不配談情說爱了。”

“我現在还只刚开始呢。”

她在暗中把头朝他一歪，裝出异常吃惊的样子。“是嗎？別开始做你不能完成的事。”她把自己的手从他手中縮了回去，却把身子挨近了他一些。“看不見，”她低声說，作为借口。

看完电影，他們漫步走到哈里斯勋爵广场，在長凳上坐了一会儿。他攬住她吻了一下。她笑了。“噯！你居然也这么多情！”說着就掙脫了。

他發現自己在她眼里已經从三小时前的魯那先生降为一个“生龙活虎的”中年人了。“我干嗎要在一个这么年輕的姑娘身上浪費時間？”他想。可是不到一分鐘，一听见她那沙哑、圓潤、溫柔的声音，声音里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对幸福的追求，他又立刻情不自禁起来。他看出她还觉得他們之間有一层隔閡，他想把这一层隔閡去掉。他又攬住她，摸了下她的乳房。

“請你別这样，魯那先生，”她用一种呆板的聲音說，隨即站立起来。他看出她在为他感到羞恥。他覺得很泄气，也很狼狽。

“怎么啦？你怎么这样容易生气？”他想笑着把这事掩飾过去。“魯那先生！”他心里想。

“該回家睡覺了，是不是？我明天还得干活兒呢。”她把手伸

給他，拉他起來。

他們漫步回家的時候，他問起她幹的是什麼樣的活兒，奧斯本一家是什麼樣的人。他們談了很久。那天晚上這還是第一次她沒有逗他、嘲弄他或是輕蔑地拒絕他。

“你干嗎不參加黑人福利會呢，凱西？”

“那是什麼，咳？”

“一個保護工人們權利的政黨。”

“嗯——哼？他們也有權利，”她的話里帶着那麼一種嘲笑的、玩世不恭的口氣，他聽了就回答說：

“你要是不為自己的權利鬥爭，你就得不到任何權利。去參加一次會吧。星期三怎樣？”

“我不知道……”她聳了聳肩膀：那玩藝兒起過什麼作用？
“你在搞這玩藝兒？”

“是的，我是個會員。也因此覺得驕傲！”

“可是你怎麼會搞起這玩藝兒來的呢，魯那先生？你是不是什麼玩藝兒都搞？”她笑了起來。

他們走近了早先碰面的拐角處。他用一只胳膊摟住了她的腰，迅速地、熱烈地吻着她的臉頰。臉頰上有一種脂粉香。這種香味，加上肌膚給他的那種結實、柔滑的感覺，把他迷醉住了。她既不鼓勵他，也不拒絕他。她象接受禮品那樣接受下來，把它當作帶她出去應得的報酬那樣允許他這樣做，同時還小心地打量着他。

他帶着她去參加一次黑人福利會的集會。到會的有法蘭琪、潘恩、拉曼特和其他幾個工人。凱西看見他們拿膚色比他們淺的魯那先生完全平等看待，心里很是惊奇。他們管他叫魯那，

或者甚至叫他包比多。一个半秃的人傲慢地在他背上拍了一下。拉曼特先生(包比多已經把他指給她看了)給了那人一些指示,从他說話的口气和方式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些指示的执行是很有信心的。

开会的时候,拉曼特談到以后要更多地举行街头集会,还談到所有的同志都應該在会上講話,并且應該努力動員他們的工作伙伴来參加黑人福利会。“潘恩同志、法蘭琪同志和我三人就要到費柴巴德去了。剩下你們几个人就應該負起更多的責任来。我現在要建議你們更換一下这个組織的名称。我們的目的是要使工人們在工会里團結起来。我們也需要他們在一个政党里團結起来。”

拉曼特提議改名为統一社会党。

法蘭琪不同意。他提議改名为工人福利会。“福利”这个字眼能投合所有工人的心意,他說。

經過討論,會議接受了法蘭琪的提議。

包比多站了起来。他說党不只是需要吸收海边工人、面包工人和市区工人,它也同样有必要吸收妇女們参加。“她們对男人們的影响很大,你們是知道的。我們應該告訴她們,我們所爭取的是什么,同志們——取締过長的工作時間,和使人活不下去的工資。佣人們也應該給動員參加黑人——工人福利会。”

除了凱西以外,会上只有两个妇女,因此凱西发觉好几双眼睛都轉向了她的,她于是露出了一种尷尬的微笑,不安地在座位里挪动了一下身子。

这个会引起了她很大的好奇心,因为包比多在会上曾那么激烈地为她这样的工人們說話。在回家的路上,她問他为什么要組織工会,有了工会有什么好处。包比多解釋說,工人們唯一

的力量就在于他們的團結。他告訴她說，在美国，工会的力量是那麼强大，它們甚至可以強迫老板們出更多的工錢。

“千万个工人同时举行罢工！”包比多說。“有时候政府还出动軍警向他們开枪，你知道吗？你以为这能把他們吓唬住嗎？其他的工人也都罢工表示同情！他們迫使老板拿出錢来。有时候他們罢工也遭到失敗——同时还要牺牲生命！我并不是說他們永远胜利。可是沒有工会，結果怎么样？瞧瞧我們！”

“嘖！”她說，突然变得沮丧起来。“你以为咱們这儿也能那样嗎？这儿的人沒有團結。”

“我們得向这情况斗争，凱西！人們所以怕加入工会，是因为老板会开除他們。可是如果我們不进行斗争，不互相團結，我們就跟死了差不多。”

“你說的对，我知道你說的对。可是当我看見黑人怎样咬黑人的时候！……你是怎样参加这个福利会的？”

他把他过去六个月的生活情形講了一些給她听。

开过这次会，跟他談起了工会和他的过去以后，凱西对包比多的感情有了一种轉变。她对他的疑惧消失了，而且明显地跟他有了好感。他不再属于奧萊麗亞的那个階級了，而是属于她自己的那个階級，仆人們、工人們的那个階級了，尽管他的肤色跟他們有所不同。她开始为他感到驕傲了。

那个星期，他們又去看了一次电影。他們彼此攬着腰走回家去的时候，包比多說：

“你什么时候有半天假期，凱西？”

“星期六。”

“星期六你想到凱倫耐基去洗个海水浴嗎？”

“哎，你怎么猜得这样准？”她回答說，一边惡作剧似的向他

微笑着，可是同时也亲密地按了下他的腰。“这正是一个可怜的、累坏了的女佣人所需要的……天哪，可是我沒有游泳衣！我得跟人去借一件呢。”

“我給你买一件好了，”他立刻說。

“聖誕老人来得太早了，嘿。不，我去借一件。买一件游泳衣要花那么些錢，我到海上又去得了几次？”

当凱西問自己能向誰去借游泳衣的时候，她想不出一个人来。艾尔迪卡有一件，可是艾尔迪卡的身材要比她大得多。凱西不願叫包比多送她游泳衣。她怕这样一来，他会以为她是那种送一件礼物就可以弄到手的女孩子。可是她一想到能到海里去游泳，就跟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那么兴奋。等到包比多坚持要給她买一件游泳衣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笑了起来，鼓不起勇气來說“好的”。于是包比多明白她是不会拒絕接受的。

星期六下午两点，她跟前次一样，仍在拐角处跟他相見。他們乘公共汽車去凱倫耐基。那天阳光艳丽，天气很热，平靜的水象溶解的鉛那样閃着光，几十个黑色的、棕色的和黄色的身軀在水里閃閃发亮，在一片呼喊声和笑声中把水攪得都是泡沫。

凱西下了水，覺得一些好奇的、爱慕的、淫蕩的眼光都向她投来，象阳光那样使她渾身发燒。她覺得自己赤裸裸的很不舒服，然而同时也为自己苗条的身段和时式的游泳衣感到驕傲。她很快地跳到水里。“啊，温暖、爽快！”她快乐地喊道，一边得意揚揚地望着包比多。她噉起了嘴，急促地呼吸着，在水里一晃一晃地向他走去，紧紧地抱住他，想把他摔倒。他往水里一钻，把肩膀插到她腿間，把她仰面摔倒。她噙着站起来，有点儿害怕，可是依旧笑着。她拿水潑他的臉，躲到他背后，攥住了他的两只胳膊……

她有很久很久沒見過海了，有很久很久沒這樣快樂過了。那個警察從來不帶她出去。她用愛慕的眼光望着包比多強壯的棕色胳膊和身軀，抱住了他，驕傲地拍打他。這時候，他們之間有了一種新的、強有力的友情，把剩下的那點兒隔閡完全除掉了。

天氣轉涼了一點，他們就坐在海濱的沙灘上吃起東西來。包比多帶來了一籃子糕餅、火腿、麵包和兩瓶茅啤^①。凱西半躺着，讓肚子貼着沙灘，她這是學電影里看到的那些姑娘的姿勢。

凱西以前也曾經跟一些年輕小伙子一塊兒出去過，他們談話的內容不外是放蕩生硬的調情，或是下流的譏諷，或是愚蠢地替自己吹噓。“都是傻小子，”她現在這樣想，同時也愉快地感覺到包比多的成熟。他說話的時候，聲音總是那麼柔和，聽起來好像是他要幫助什麼人或是在同情什麼人似的。他用這種柔和的聲音跟她談起他有經驗的各種日常事物來，她不懂的他就启发她，她抓不住意思的或是她只能用她的直覺猜測意思的，他就代她把意思說清楚。他們談到食物的價格，談到被恐懼或老板所分化的工人們的命運，談到奧斯本法官的薪水，談到道拉公司里一些職員怎樣不得不跟人借錢度日。

她提出的那些銳利的問題和批評總是使得包比多又是吃驚，又是高興。“我跟你說，她是個挺厲害的姑娘！”他驕傲地想。“還這麼溫柔！”他笑容可掬地凝視着她那雙漆黑的眼睛，心底里突然湧起了無限的柔情蜜意。他羞慚地回想起第一次帶她去看電影的時候，他對她的感情是多麼不同，多麼粗魯。

“瞧，咱們聊着天，太陽都快下山了，對不對？”她說。她從他

① 茅啤(mauby)，一種用樹皮釀制的飲料。

臉上看出了他對她的那種柔情蜜意，就愉快地笑着，奔到海里去了。

西邊的空中金光燦爛，頭上的云彩一片紅色。水里映出了天上的美麗雲霞。

“瞧這水，多美麗！”凱西嚷道。“那是什麼，太陽？——不，是雲，”她自言自語地回答了一句。她熱情地把水捧在手里，可是她這樣做的時候，水里的顏色就消失了。“瞧，這很象一塊油氈，嗯？”她說，象是征求他的同意。“美極了，嘿！”

岸上已經沒有什麼人了。這時候，除了凱西的聲音以外，唯一的聲音就是海水沖擊沙灘的聲音。那個照料游泳場的人靠在一個洗澡房上，望着包比多和凱西打了個呵欠，好象是懇求他們放棄游泳解放他似的。可是他是個閱歷很深的人，所以只是在一塊石頭上坐下，燃起一個煙斗。西邊的金光變成了鮮血似的紅霞。不知不覺地，一件紫色的大氈升起來，籠罩住了山巒。天空象死人那樣變得蒼白起來。一只鸚鵡，兩只翅膀一動不動，象影子似的悄悄地在水上掠過，消失在朦朧的夜色里了。

凱西和包比多出了水，穿好衣服，手拉手順着岸邊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道路往前走。一輛去西班牙港的公共汽車在他們身邊駛過，可是他們並不想叫它停下。

“他們說每顆星星都是一個世界呢，”凱西說。

“呃，它們幫不了我們……他們說它們上面有些什麼？”

“你問我？我能說的只是我在報上所看到的——每顆星星都是一個世界。”

“呃，那些科學家怎麼知道這個？”包比多問。“要是他們知道星星是世界，那麼他們也應該知道星星上面有些什麼。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星星上面沒有法警來迫害人民。”

凱西笑了，靠得他更近了一些。有好一会儿他們只是默默地走着，包比多讓自己的脚步并着她的脚步。

“这一切有什么用处？”他固执地說，用他那只空着的胳膊朝綴滿繁星的天空一扫……“可是从这儿看起来，倒的确很美丽，对不对？”

“上帝說他知道自己所干的事。”

他摟紧了她的腰，拖着她小心謹慎地在暗中一步步走着，这样順着一条小徑走下了海滩。

“你今天晚上不回家了嗎？”她問，声音里含着笑意。

“你不想在这儿凉快一下嗎？夜那么美丽，海水那么平靜。是不是？”

“要是有一个男人跟一个女孩子談起詩来——哼！”

包比多在暗中发现一只漁船泊在海滩旁边。他坐到船上，把她拖到他身边。她吻着他，把指头插到他头发里梳着，用两只手揪住他的两只耳朵。他热烈地摟紧了她。

“別这样！我来把它們脫掉，好不好？”她开玩笑地嘟囔着，接着又吻了他一下……“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你們男人全是这样，”她又依恋又辛酸地嘟囔着說。“明天你的要求滿足以后，你就会象只鷓鴣一样拍拍翅膀飞走了……”

“別說这話——你怎么能說这話呢？我还从来沒見過一个我爱得这么厉害的姑娘哩！”包比多气急敗坏地坚持說。

“你不是黑人，你怎么能爱黑人？”

她那沙哑的声音里仿佛在說：“你干嗎騙我？我多願意你的話是真的！……可是你只是在索取代价……”

“凱西！”

她把自己的整个身体紧紧地貼住他的身体，把自己的嘴唇

紧紧地貼着他的嘴唇。

一个小小的海浪在暗中懶洋洋地打了个滾，摩挲了一下海岸。

第十七章

第二天晚上，包比多怕被他的妹妹或外甥女看見，象个賊似的偷偷走进院子，跟凱西一起进了她的房間。

房間里空蕩蕩的，蜡烛光直照在赤裸裸的、被虫蛀空了的四堵木牆上。他看到这景象，很覺得伤心。他要把她抱在怀里安慰她。他破口大罵起法警来。

“我早就把他們忘得干干净净了，”凱西說着，回过头来向他笑了笑，一边迅速而熟練地鋪着那張她一早就从上面起来的床。“我要是老想着这些人，想着他們怎样对待別人，我早就变老了。”

他坐在她的一只洋鉄箱子上，注視着挂在釘子上的不多几件衣服，一張鋪着干净油布的松木桌子，以及塞在桌子下面的唯一把椅子。他出神地望着她赤裸、美丽的胳膊和大腿的动作，望着烛光照映在牆上的她的巨大影子。突然間，他意識到她是怎样經過不断的艰苦斗争，才沒讓自己象隔壁的妓女蘿絲那样沉淪到道德敗坏的泥坑里。

“你很有勇气，是不是？”他一边說，一边迅速地迈步向她走去，把她抱在怀里。“你几岁了，凱西？”

“上个月剛滿十九岁。”

他猛可地把她放开了。“只有十九岁？”他說。“那么年輕？”他握住了她的手，用一种低沉忧郁的声音說：“跟你比起来，我是

个老头子了。你知道我多少岁了？我已經四十一岁。可是我还能恋爱。你觉得我能使你快乐嗎？說老实话！”

她把两手伸到他背后抱住，紧紧地攬着他。“昨天我很快乐，”她說。“昨天晚上我很快乐。現在我也很快乐。只要你爱我，不丢掉我另外去找女人，我总是会快乐的……”

一陣兴奋过后，他們并排地躺着歇息，大家都沒有睡意。他說：

“你必須从这儿搬出去。我要去租一个比我現在住的那个还要好一些的房間。你肯跟我走嗎？”他望着她，可是她不作声。“你要是肯来——好极了！你会使我快乐的。我能使你快乐多久——呃，只好讓上帝来决定。也許你要离开我去找年輕小伙子。”

她依旧沒作声。她能信賴这个人嗎——这个她已經爱上了的人，这个跟乔·艾利亞斯和古德萊先生交朋友的人？

“包比，”她最后說，一边用一个指头撥弄着他胳膊上又濃又黑的汗毛。“你知道，俗話說的好：‘新扫帚扫的光。’什么东西开始时候都是好的，可是接着打击就来了，反正一切都是你的，沒有什么是我的，你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就可以把我扔到低地去。我可不願意这样。我可以跟你去同居，可是哪一天你要举起手来打我，你可甯再找我了！我不要战争，我要和平。”她叹了口气。这声叹息里表示她渴望着安全和爱情，对于跟他在一起的前途还有点不放心。“你要是待我好，爱我，象現在这样，你就用不着害怕我会离开你去另爱別人。”

他翻了个身，支起胳膊肘儿，用两只粗糙的手溫柔地捧住她的臉。他感觉到責任心給他的一种可怕的重压——先是販卖鴉片，現在是这个女孩子，她已經把她的幸福交托在他的手里了，

他自己呢，也需要她的友誼和柔情，來減輕這個新的、秘密的生活給加在他身上的沉重負荷。

“凱西，我要是跟你動一下手，就讓天老爺用雷把我劈死！”他嚴肅地說。“我以後不管買什麼東西，都要用現錢買，而且還要用你的名字。你要是發現我們倆不能相處，你拿了東西就走，拿了就走好了，嘿！一個女人如果不再愛你，或者不再稀罕你的那顆心，你再要她還有什麼意思呢？你把一切拿去走開好了！”

他坐起來，把兩隻腳扔在地板上。一個念頭在他腦子裡一閃：“跟她結婚。”可是接着他就想：“不能。她很年輕，她喜歡玩樂，喜歡跳舞。也許她以後會喜歡什麼年輕小伙子。呃，讓她去好了！……可是，是不是可能因為她是黑人，我才不願意跟她結婚呢？可是她自己也並不想要結婚……呃，咱們以後瞧着辦吧……我現在成了什麼了，居然認為一個黑女孩子——一個女傭人會配不上我？”

她跪在床上，用兩手揪住他的兩隻耳朵，輕輕地搓弄着，一邊嘻嘻地笑着。

“你討厭這兩隻耳朵？”他問，心裡的苦惱消失了。

他把兩隻胳膊扔到她背後，想把她抱住。她揪住他的耳朵，把他的頭抬起來，快樂地說：“你看見沒有？要是你揍了我，我就要這樣對付你。”突然間她軟下來了，把他的頭拉回到她的奶房上，熱情地吻着他。

三個星期以後，凱西和他一起搬進了培爾蒙特的新居。

包比多的溫柔體貼很使凱西吃驚。他早晨五點起床，比她起得還早，生好煤爐，煮好咖啡，不讓她餓着去工作。過了兩個星期，他發現她有時干完活兒在晚上九點回家的時候累得厲害，

就非常生气，叫她甭去干这个活儿了。

“你累坏了自己的身体为的什么，就为了一个月八元錢的可怜工錢嗎？”

“老天爷，保佑我，讓我永远这样过下去吧，”她听了觉得害怕，这样禱告說。

凱西对他的爱情和忠誠与日俱增。他对她的情欲无法滿足时，他并不抱怨，只是急急地問她什么地方不舒服，給她丸藥吃，来减少她的痛苦。她拿他跟那个警察情人相比，那警察一天晚上突然覺得她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就开口罵她，动手打她。此外，他也不跟某些倉庫空場上的公鷄那样，經常沒法滿足。这样，当凱西委身于他的时候，她給他的不只是肉体，同时也給了她的心……

偶尔他也帶她去跳舞。她的舞伴一向都多得她沒法应酬。她总是怀着一种惡作剧的喜悅对那些請她跳舞的男子說：“你来晚了，先生，下一个舞我要跟法蘭德力克跳。下一次早点儿来吧。”她会放蕩地笑着，使得人沒法子生气。那些年輕人都聚集在这个放蕩的女孩子身旁，她的声音沙啞而响亮，她的眼睛有时快乐得发亮，有时嬌嗔薄怒地閃着怒火，有时心事重重地蒙上了一层云翳。他們怎么也摸不透她的心意，只是象一群蒼蠅那样圍住了她，徒然使他們自己痛苦，同时也使她痛苦。

一天晚上，包比多跟一个不相識的女人一共跳了四次舞，凱西馬上把他叫去說：“帶我回家吧。我不想再跳了。”

“还只十二点呢，”他說，心里很納悶，不知她为什么事生气。

“你到底帶不帶我回家？”她厉声回答說。

“呃，好吧，咱們就走。誰冒犯你了？”

在回家路上，她什么話也不說，不断地叹气，然后抱怨說晚

上睡得这么晚，第二天一早还得起来去干活儿。“要是我不叫你，你准会跟那个女人跳一整夜……”

“你不是说你是为这件事生气的吧？”

“我？”她冷笑了一声。“我跟你们两人有什么关系？你甭说啦！啧啧！”

他把她搂在怀里。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一边说一边抗拒他。“快回家吧，我累了！”

可是他紧紧地搂住了她。她的身体紧贴着他的身体直哆嗦，她的声音变得又胆怯又可怜……过了一会儿，她搓揉着他的耳朵，他们彼此拥抱着，慢慢地走回家去……

有一天，他出去了，答应天黑以后回家。她跟平常一样在九点钟回家，脱了衣服，倒在床上立刻睡着了。十一点钟时候，她忽然醒来，在暗中往她身边一摸，发现他还没回来，不由得吓了一跳。附近一带每个人都睡着了。静寂和黑暗象一条毯子那样包裹住一切，使她感到窒息，使她心里充满了恐惧。她醒着躺了好几个小时，不断地叹气，不住地翻身，聚精会神地谛听着偶尔传来的一个脚步声。一阵妒忌攫住了她的心。“有了别的女人了。我，那么傻，以为是他心地好，才使得他这么体贴……”接着，另一个念头象拳头似的向她打来：“出了什么事了！也许他现在正在医院里，也许他已经死了！……”。她啜泣起来。眼泪往她的枕头上直淌。蚊子纷纷地叮她，她不住地拍打她的胳膊和大腿。她抓痒的声音好象是老鼠咬着木牆的响声。她从床上起来，点上油灯（现在他们有了油灯代替蜡烛），拿起一本从奥斯本家买来的旧杂志。

后来她听见院子里有了响动，就打开了木头窗子，曙光一下

子瀉了进来。她把灯吹灭了。

那一天她没有去干活儿。

十点鐘时候，包比多走了进来。她没有听见他进来。她坐在小桌子旁边在补一件襯衫，正埋着头在做她的針綫活儿。“他們全都是一样的，”她正在想，“只有象我这样的傻姑娘才指望他們爱情專一。那些爱情不專一的人并不打你，那些爱情專一的人却要打你。也有一些男的又打你，又跟各种各样的女人調情。他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不过——”

“凱西！”

她吓了一跳。“包比！你到哪儿去了？”她嚷道，一只手紧紧攥住了襯衫，一边气冲冲地向他走去，准备发泄一下她的怒气，或者痛痛快快地哭一場。“出了什么事了？”

“沒出什么事。能出什么事呢？”他露出一个溫柔的笑容回答說；在她看来，这个笑容里似乎向她隐藏着什么东西，同时似乎在求她寬恕。

泪水湧到了她的眼里——由于自己所受的痛苦而感到忿怒，由于看到他好好地回来而覺得放心，由于他有另外一个不知名的女人而感到忌妒。

“你能出什么事呢——說得对！問我这样一句話。为了你，我整整一夜沒睡，”她嚷道。“要是你沒出什么事，那么你到哪儿去了？只有一样东西能叫男人整夜不归，那东西就是女人！你把我当作什么了，一个‘苦奴木奴’^①？你否認吧，你否認好了！以后你去叫她給你补衣服，別再来依靠我。不不是你一个人能找到別人，我也可以去找一个年輕小伙子！”

① “苦奴木奴”(cooncomoonoo)，傻子，一个容易受騙的人。——原注

他的臉上露出惊奇恐怖的神色。他看出她不知道她自己在说什么，也不在乎她自己在说什么。

“别闹，嘿，别闹！”他用一种低沉的、严厉的声音说道。“我不要让每个人都知我的事情。”他把门关上了。

最后的这句话使得凯西更加生气。“你，你甚至没有脸来亲自否认！”她喊道，脸上露出忿恨的神气。她扑到床上，噓唏着，把自己受了损伤的自尊心和抽搐着的、泪流满面的脸埋在她刚才在纳补的那件襖衫里。

“你怎么啦？我不曾跟任何女人在一起。你在说什么？”他想去拥抱她。她不肯让他抱。

“那么昨天晚上你到哪儿去了？”她问。

“睡在卡车里。我们的车子坏了——在穷乡僻巷——哪儿去找人帮忙？今天早晨我们得找一辆车子把我们拖进城来。瞧我，凯西，”他用一只手握住她的下巴颏儿。“你以为我还有时间去搞女人？你是我的唯一女人。我不要任何其他女人。”

她握住了他的手，吻着它，用她两只发烫的手紧紧地搥着它。她说：“昨天晚上——啊，老天爷！我一晚没睡。我心里想：‘要不是另外有了女人，准是被汽车撞倒了。’我好象看见你躺在地上，满地是血！……我不要再过这样的晚上，决不，决不！”

他仰天往床上一躺，把她拉过来倒在他身上。“我知道你要着急，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他抱歉似的说。“你为我受了这么多苦处，我心里真是难受。”

她没有作声。过一会儿，她拿一只手揪住了他的一只耳朵。“可是那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啊，竟把你弄到费柴巴德去？”

她说话时用的是一种哀求的口吻。“你在向我隐瞒什么。要不是另外有女人，你为什么告诉我？我很相信你，我为你感到

驕傲——难道我必須失去这一切？”她的指头撫弄着他的耳朵时仿佛在这样說。

他一时感情冲动，馬上回答她說：“凱西，亲爱的，你要是知道我干的工作是多么危險——！”說到这里，他頓住了，滿心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經露了口风，不能不說下去了。“瞧！”他接下去說，压低了声音說得很快。“要是警察捉住了我，他們就会把我送进監獄，就会把我痛打。你要对天起誓决不向任何人說起！”

“胡說。要是警察捉住了你，难道我会快活？”

“我相信我到海关去提取的是鴉片。鴉片就裝在我替費柴巴德那个家伙去提取的貨物里。我的錢就是这样掙来的。我拿这錢帮助潘恩，帮助福利会印发書和小冊子。不过他們不知道我的錢是怎么掙的……現在我的命在你手里了。我要是待你不好，你只要去报告警察就成。”

她本来以为他的錢都是靠安全的、正当的劳动掙来的；現在她才知道，要是一旦有了什么差錯，要是一旦运气轉变，她就会失去他，她所获得的幸福就会被摧毁……！

包比多看見她不作声，很是吃惊，就把她的头抬起来，发现她眼里泪水汪汪。他拿襯衫替她擦泪，嘴里喃喃地不知說些什么安慰她。凱西挨着他伸了个懶腰，讓自己的身体紧紧地貼着他的身体，瘋狂地吻着他。

包比多覺得一种新的关系把他和凱西紧紧地結合起来，就好象鉄的輪箍紧紧地扣住車輪一样。

在他沒有告訴她关于鴉片的事以前，她总是嘻嘻哈哈，快乐得象个年輕小姑娘，他們俩躺在床上的时候她老要戏弄他，有一次乘他睡着的时候还把他的手脚都綁了起来。現在她只是微笑

着，而且似乎在譏笑他和她自己。晚上，她緊緊地依偎着他。在她以為他已經睡着了的時候，她就喃喃地低語，嘆息，不安地翻來復去。他覺得她轉的一些新念頭使她心神十分緊張，好像她頭上頂着一個太沉重的盤子似的。她的這種轉變使得他心煩意亂。

又過了一個星期。那天正是她放半天假的日子，他坐在床上看報抽煙，看見她做完工作回家後換了衣服，將必須洗的衣服扔到一只桶里，又提了一桶水擦洗地板。

“你干嗎不休息一會兒呢？”他問。

“休息？這些活兒我什麼時候做？”

“呃，你干嗎不辭職不干呢？你靠這掙得了多少錢？辭了工作以後，你就有時間干家裡的活兒了。”

“辭了工作？你要是出了什麼事，叫我到哪兒去？你才該換個工作做，換個正當的工作。要是他們抓到了一個白人，他們就馬上用船把他送到英國去，可是要是事情洩露以後他們抓到了你，不等你重新找到工作你就完蛋了。這情形你跟我知道得一樣清楚，包比。”

“你我在這個世界上有什麼安全？你也許有，你還年輕。可是我什麼安全也沒有。老板們一看見我的臉——‘他太老啦。’我一連幾個月找不到工作，你以為我受的教訓還不夠？現在，除了鬥爭以外，我已經沒有別的事可做了，凱西。使我快慰的是，我知道我不只是為我自己而鬥爭，我是為全體的工人階級在鬥爭。”

她頑固地交叉着兩臂坐在椅子上。“不老實的鬥爭？班·拉曼特知道你在幹的事嗎？我想他不會知道！”

“別告訴班，看老天爺的面上！他已經在懷疑我了。”

包比多象給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似的直跳起来，用大拇指把烟卷在桌上擦熄——“別擦在桌上，嘿！”她怒冲冲地嚷了一声——又坐下来，拍的把他的两只手掌一合，找不到恰当的言辞来表达他寻求安全的欲望、他的羞耻和他的恐惧。

他沮丧地往床上一躺。“她打算怎么办呢？”他心里想。“我真是傻瓜，把什么事都告訴了她。可是这样一来，在不对勁的时候我心里会好过一些。”他从眼角里看着她用手撕一張旧紙，只見她皺着眉头，迅速地、心不在焉地把紙撕成一个花样。突然，她把紙一丢，叹了口气，使劲扫起地来。好些时候来，他第一次又重新感觉到有一种高于他的力量把他紧紧地抓住，使他无能为力。他站起来，戴上帽子，一声不响地走出了房間。他本来以为他是知道要往哪儿去的，可是在街上走了两百来碼路以后，他又返身回到房間里。凱西把衣服掖在大腿上，正跪在地上擦地板。“他媽的，她在碍我的事，我也在碍她的事！”他扔下他的帽子，心里这样想。她在地上鋪了一个袋讓他走，还叫他脫掉鞋子。他希望自己能够憎恨她。他又一言不发地躺在在床上。他拿起当天的报纸来看，可是一点也看不进去。刷子擦地板的声音鬧得他心里直冒火。

突然間，他听见凱西用一种法国土語唱起一支古老的搖籃曲来：

睡吧，小宝宝，
一只眼的魔鬼快来了。
魔鬼来了，爸爸杀他，
拿可可袋捆他，
把他扔进山沟。

閉上眼睛睡吧，小宝宝，
睡吧，小宝宝。

她柔声唱着，好象在甜蜜地回忆某椿一去不复返的往事似的。她用一块布揩干刚擦过的那一块地板，再把布拿到水桶上拧干。

“凱西，”包比多說。

她抬起头来，烏黑的眼睛里流露出溫和的神色，她的思緒从遙远的地方回来。

“我給那个人提取了两船貨物。你知道我掙了多少錢？一百八十五元！不是每一次都有鴉片，因此有时候我掙的錢稍微少一些。一百八十五元錢可不象无花果皮那样可以随手丟掉的。”

“你說的也許对，包比。可是这不是什么正当工作，嘿。要是里面裝的是鴉片，他不是拿来自己吸的。是你帮着毀灭中国工人的生命。你怎么能說你在为工人們斗争，同时却又对他們干这样的事？”她用布揩着地板。她套裙的帶子掉到了她的一只胳膊上。“另外去找一个工作，包比，我請求你！我要爱你，不是嗎？讓我覺得你是誠实的，可靠的——不管結果会怎样！你也應該相信上帝，嘿。”

他吃惊得下巴頰儿都搭拉了下来。“我从来沒想到这一点，凱西。說实在，我从来沒想到过要是里面裝的真是鴉片，来吸它的可能就是工人們。”

“我宁可从早晨六点鐘一直到晚上六点鐘都跪在地上擦地板，象奴隶一样干活儿来养活你，也不願你做你現在这样的事，”凱西說，眼泪汪汪地抬起头来看着他。

包比多把头扭了开去。他感到万分羞耻。“我以前还看不起黑种人呢，”他想。

第二天，以及以后連續几天，凱西每天早上都犯噁心。她曾經疑心自己已經怀了孕；現在她可以肯定了。

她的笑声再也听不到了。她由于生理上起了变化，心里苦悶，因而产生了一联串痛苦的念头，不是为她肚里的孩子担忧，就是悬心他們那种靠贩卖鴉片的运气来决定的前途。原因是包比多还没打定主意放弃替美国佬干那个工作：他老是对她說下一船的貨物里不会有鴉片。他怎么也猜想不到他的这个弱点是多么叫她伤心。她把他的酒瓶藏了起来。他現在虽然从来不要濫飲过度，可是即使喝一点儿酒，她也要惊慌不安。她对跳舞完全失去了兴趣。她只要跟他一起呆在房間里，就觉得心滿意足，要不然就是偶尔出去看看电影。她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那些失业的工人，对工人福利会也越来越感到兴趣。她試着閱讀包比多給她的一些小冊子；可是她常常觉得那些关于經济学，关于工人阶级的使命之类的簡單論文写得过分抽象，里面稀奇古怪的难字也太多。对包比多來說，这些論文也并不容易，因为通常他只要集中注意力閱讀二十分鐘，馬上就会坐立不安起来。可是他們两人和福利会的其他人一道，都在森林中寻覓一条路徑，在这个森林中，他們好象觉得自己远离了人生，得不到他們同胞的同志爱，注定要做“无知”毒蛇的口中之食。

又过了一个月。現在要包比多放弃他的这个职业可不象六个星期前那么容易了。他跟海关的官員之間有了默契。那个官員不再接受什么礼品，而是直接向他索取多少瓶他爱喝的酒，同时也答应不檢查箱里的东西。这样一来，这工作的恐怖性就减

少了好些，包比多覺得自己已相當安全。少了的酒他都賠錢給美國佬。他已經設法把價錢提高，每一箱要美國佬付二十五元錢，每一船貨物只要含有那種不知名的東西，就至少給他一百五十元錢。現在他又有一份穩定的工錢了。

包比多曾經跟自己說他再干一次就不干了。可是這樣一次一次地干下去，他的工作慢慢地變成了一種日常工作，他於是開始向他的良心辯護起來。“貧窮的中國工人怎麼吸得起鴉片呢？”他自己對自己說。“全是胡說八道。吸鴉片的全是些有錢人。我們不是要干掉那些有錢人嗎，他們的錢財都是窮人們的血汗呢！”

可是有一天，他告訴拉曼特說他可以負責把某一本小冊子印出來的時候，他的領導人銳利地望着他，然後把他叫到一邊。那時他們都在費柴巴德美國佬的鋪子上面金剛石大廳里準備開會。

“你的這些錢是從哪兒來的？”拉曼特問。

“我找到工作了，嘿！”包比多粗魯地回答說。那時候他已經取了四船貨物，掙了三百五十元錢。

拉曼特變得嚴厲起來。“聽我說，包比多！我知道你在替美國佬工作。你替他到海關里去提貨——”

“誰跟你說的？”

“鋪子裏的那些伙計。他給你多少錢？”

“那是我自己的事！”

“那也是我的事，因為我們是同志，你的行為能影響我們大伙兒。”拉曼特從容地說。“你現在有了女人了。她就要生孩子。就是一個沒有這麼些責任的海關職員也負擔不起印刷一本小冊子的費用，更不用說你了。我聽見外面傳說美國佬在做鴉片生

意。你是在帮他的忙。回答我，嘿——是这样，还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替他去提貨。他从来不告訴我里面裝的是什麼。”包比多不敢朝拉曼特看。

“那當然，”拉曼特回答說。“可是你也不是傻瓜。你知道得很清楚他給你那麼多錢，是要封住你的嘴。他知道你不会作声，因为你沒有一個子儿，沒有希望找到工作。你已經把你自己貶低到这个地步。我們的任務是把全体工人提到更高的水平，鼓勵他們在跟他們的壓迫者作斗争時牺牲他們的工作，甚至牺牲他們的生命！可是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倒把他們更進一步地送到最卑鄙的資本家的嘴里去了，那些人为了挣一个子儿，什麼坏事都肯干。老天爷，包比！——覺醒过来吧，嘿！”拉曼特高声低語說，一边紧紧地攥住他同志的一只胳膊，随后又放了手。“你要是對我們還有信心——坚定的信心！——你是不会这样的。”

包比多皺着眉头，两手插在袋里搔着身体，两眼茫然地看着窗子外面。“还不如跳出窗去一死完事，”这样的念头在他腦子里掠过。他看見他最亲密的两个人——凱西和拉曼特都对他失去了尊敬，心里非常难受。

拉曼特慢慢地、忿怒地說：“你要是家里沒有那个姑娘，我会亲自去报告警察抓你！”

“咳，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我还在乎？”包比多用一种顫抖的声音說，隨即迷迷糊糊地走了开去，也沒看見法蘭琪在招呼他。

包比多下楼进了鋪子，叫了啤酒和黑啤酒，打算用酒来赶走他的羞恥。可是法蘭琪跟着他走进他独自坐着的那个小房間，用一只胳膊搂着他，微笑着柔声对他說道：

“同志，別叫我們失望。我們已經接受了你，把你当作自己

人看待。我們的黨不需要軟弱的窩囊廢，我們需要的是有意志、有胆識的人——”

“讓他叫警察去好了！我還在乎？”包比多說。

法蘭琪把酒瓶拿過，放在他拿不到的地方。“班不會去叫警察的，那是他氣頭上的話，他有時候是不會跟人說話的。可是如果你堅持不改的話，包比多，我們就不能再把你留在福利會了。那樣一來，你知道凱西會怎麼辦？她會離開你的。我跟你說！我看得出那個姑娘有毅力！她相信我們。她需要過更好的生活。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們如果不得不把你開除出黨，結果是她離開你，跟我們呆在一起。”

“她就要生孩子了，潘西。我要讓那個孩子受教育，可是不干這個工作，即使是請醫生接生的錢，叫我到哪儿去找呢？”

“有多少工人曾經看過醫生？瞧我——我還活着，而且活得挺高興，雖然我連下一頓飯都沒有着落。你是不是打算等着，一直等到你有了錢，可以說：‘現在我可以開始過活了’的時候？這種必須有錢才能過活的想法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思想，同志。”法蘭琪和藹地朝他微笑着，低下頭來望着包比多愁容滿面的臉，一邊用手拍着桌子，來加重他說話的語氣。包比多聞到了法蘭琪嘴里帶着霉煙草和蛀牙齒臭味的溫暖氣息，他知道法蘭琪靠着他不屈不撓的勇氣和狂熱，才能無視他個人的一切痛苦。“你以為凱西不認識你，就不會活了嗎？振作起來吧，同志！你怎麼說？我們需要你，嘿，包比！”

法蘭琪已經站了起來，可是他的胳膊還搭在包比多的肩上，象是保護他似的。他帶着响亮的請求口氣說最後的一句話“我們需要你！”的時候，包比多的心弦震動了一下，好象他的心突然覺醒了過來，新的生命象個大波浪似的通過了他的全身。

“你要我怎么办？”他說，站了起来，拿起拳头往桌上敲了一下，自負地露出一種堅決的反抗神氣，好象被那種新的感情陶醉了似的。“你只要說一聲要我怎么办！”他頓住不說了。“美國佬，過來！”他喊道。

“咱們上樓去吧。會議已經開始了，”法蘭琪說。

美國佬走了過來，臉上毫無表情，他已經感覺出事情有些不妙。“什么事？別再喝酒了！”

包比多把兩只手都按在美國佬的肩膀上。“去你媽的酒！我不替你工作了。明白不？完了！別跟我爭論！你看見了，愛，潘西？好吧。喂，咱們走吧。”美國佬還沒來得及回話，包比多已經邁着兩隻圓滾滾的羅圈腿離開了房間。法蘭琪跟着他出去，一邊驕傲地、同時也譏刺地微笑着，好象不相信他這種決心能維持多久。

包比多在樓梯上停住了脚步說：“要是有人象班那樣跟我講話的時候，我听了很難受，潘西。”

“別把班記在心里。走吧，他也是好意。”

開會的時候，拉曼特說必須派人到西班牙港的面包工人中間去工作；組織工會的時機已經在他們中間醞釀成熟了。

法蘭琪說：“我提議派魯那同志去。他可以跟溫契斯特一起工作。”

包比多懷疑地望着拉曼特。

拉曼特垂下了眼皮。“我們需要一個有經驗的人，”他推諉着說。

“魯那同志正需要經驗。這是使他獲得經驗的最好方法，”法蘭琪堅持說。

“魯那同志！你願意去執行這個任務嗎？”拉曼特問，緊緊地

閉起嘴唇。

“我很願意去做這個工作，嘿，不過倒是你好象不願意給人一個機會呢！”包比多回答說。

“同志，我也很願意。我很高興你去做這個工作。你要是遇到了什麼困難，就馬上來找我好了。我一星期還要來西班牙港兩、三次。你們大家全都同意魯那去做這工作嗎？”

大家都點頭同意。有一個人帶着半幽默的口气說：“好好地鼓動他們一下，魯那同志。我們需要一根打人的棍子，嘿！”

會後，拉曼特緊緊地握了握包比多的手。“我知道你會做正當的工作的，”他說。“法蘭琪告訴我你辭掉了美國佬的工作。很好，好極了！別再三心二意，包比，繼承世界的是我們！”說完，他臉上露出了一個勝利的笑容，象這樣的笑容包比多還從來沒在他領袖的臉上看見過呢。

第十八章

安德烈·德·古德萊和他的父母同住在聖克萊這個充斥着大商賈、官僚和雞尾酒的區域里。古德萊家的祖先原是法蘭西的望門貴族，在大革命時期和千百個其他的貴族一起逃到了西印度。安德烈的父親在可可最繁榮的時期在聖克萊定居下來。

老古德萊先生的父親有幾個甘蔗種植園。古德萊先生還能記起在他祖父的古老家庭里度過的愉快的童年生活，家中當差的黑僱人以前都是奴隸。他的姊妹們結婚的時候，她們的衣服都是從巴黎定做來的。除了賽跑用的馬以外，還有六七匹坐騎在馬房裏踢着蹄子。舞會、宴會等的娛樂也時常舉行。有一套精緻的瓷器珍藏在一個玻璃櫃里，平常時候是不用的——很久

以前，某个来訪的王子、公爵或伯爵曾經用这套瓷器吃过飯。他們原住在西班牙港郊外圣恩斯山谷里，离供給他們一切东西的甘蔗种植园許多哩路。可是爸爸死得很早，媽媽把一切都交托給一个經理，不久就受人暗算。她的情况越来越糟，后来她不得不卖掉种植园和祖遺的房子，給她孩子們留些东西。因为沒有产业可以留給他們繼承，她只好把男孩子們送到国外去学习职业。

这个过去在当地的政界中拥有极大势力的大家庭目前在特立尼达还剩下两个人，安德烈的父亲亨利·德·古德萊和他的一个沒結过婚的姐姐。今天，亨利·德·古德萊是一个有名望的、富裕的王室法律顧問。他在曼柴尼拉有一个小的可可种植园，在油公司里有股份，在島上的北部还有个不小的朱欒种植园。

德·古德萊先生把他所有的孩子都送到英国去“深造”。那就是說，送他們去跟一些說英国口音的、懂得什么是“派头”和什么时候应用这种派头的男女去厮混——其中特別重要的还是那种口音。这就好比先要打上一个“英国制”的印記，然后德·古德萊先生和他的那些西印度同胞才能覺得自己有別于那班“却一却”——无足輕重的人。乔治、阿維特和梅·德·古德萊都在英国“深造”过，不是什么“却一却”。

乔治是大儿子，走起路来迟緩傲慢，头昂得很高，嘴里叼着一个烟斗。他慢騰騰地用他的英国口音說話的时候，給人的印象是他仿佛覺得自己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音节都是黄金，他必須可着使用。他跟許多其他被英国联营企业夺走了土地的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子弟一样，現在是在政府机关里工作。他看不起商业，討厌法律，認為自己是一个学者。

德·古德萊先生談起他最大的孩子梅的時候，總好像她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似的。她嫁給了南方油田區一家英國銀行的經理。她盡了一個不是忘恩負義的女兒的本分，一年一度，總要請她的父母到南方去過一個周末。她不得不小心謹慎，不讓自己在那班油田上的人中間喪失威信——那班英國人、美國人和偏見很深的南非洲人。

阿維特，第三個孩子，是一個二十六歲的年輕女子。她很消瘦，也很好看，可是老帶着一種嚴峻、高傲、冷酷的神情，好像有什麼人冒犯了她似的，或者說好像她怕什麼人會來冒犯她似的。她已經失去了她最美麗的青春。她跟某些女人一樣，已經漸漸地在失去她的女性美，不能再吸引男子的注意。她已經慢慢地變成了那樣一類女性，男人們會認為她是個“好人”，是布置野餐和夜宴的理想人物，要辦什麼成功的俱樂部舞會，可以請她出一把力。可是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要去吻一下這樣的女人；這樣的想法甚至會叫他們惡心。雖然這樣，阿維特還是打定了主意要給自己找一個好丈夫。她每月付給理髮師的錢可以養活兩個傭人。她對男人們是敢作敢為的。

德·古德萊先生是個六十來歲的人，身子高大挺拔，走路的样子又穩重又高傲。他這種走路姿勢，他的翩翩風度，他那種因戴了夾鼻眼鏡而顯得更嚴峻的臉容，都向人顯示他是在一個不愉快的地點穿行，同時希望自己能不受玷污而離開這地方。人們往往會覺得他是屬於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世界的。他走過的時候，一些工人和農民有時候會向他脫帽，以為他是什麼高級的政府官員。他的周圍有一層障壁，很少人能夠跨越。任何時候只要德·古德萊先生覺得自己的威嚴有了危險，他就整一整他的夾鼻眼鏡，迅速地把他雙眉一揚，拿眼望着他敵人的腦門

——这效力比說話更大，更能使人張惶失措。

安德烈是唯一一个沒有“深造”过的孩子。他从小身体就很單薄。医生們曾表示說英国的寒冷天气对他的健康并不相宜。

安德烈永远忘不了他向他的老姑母克洛帖尔德問起他祖父母的那一天。虽然左近沒有別的人，她还是把她的椅子拉近了他的椅子，象透露什么可怕的秘密似的低声說：

“拉·罗賽特，亲爱的？她是你的曾祖母，她的父亲是姓克莱蒙台尔的法国人，她的母亲是个奴隶。拉·罗賽特沒受过一点教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跟所有的黑人都很要好，她自己的談吐也完全跟他們一样。她不穿紧身衣就会进城，坐在一輛农民的騾車里，”克洛帖尔德姑母笑嘻嘻地說，可是从她紧蹙着的眉头中，可以看出她心里很恼怒，一方面看不起拉·罗賽特，一方面也为她感到羞耻。“是的……一个可怕的人物。知道她的人是那么多，只要有人提到媽媽是‘拉·罗賽特的小姑娘’——咳！我們就完蛋了。”

从那时候起，安德烈只要一注意到他哥哥和姐姐們“深造”后的那种受人尊敬的標記，他心里就会觉得不安，就会起一种犯罪似的感觉。

然而，他从小时候起，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对英国人怀着奴隶般的尊敬的环境里，因此要他把自己放在同英国人完全平等的地位是很困难的。尽管最近几年来他跟外界有了更广泛的接触，跟那个他看作是旅館的家越离越远，他对英国人的态度还是沒有什么改变。他因为他們看不起他而憎恨他們；可是在他內心深处，他却敬仰他們，害怕他們，同时也因此藐視他自己。

有一天晚上安德烈回到家里，发现他的老姑母克洛帖尔德

来看他們了。他母亲和阿維特跟她一起坐在旁边的小廊子里，在說別人的坏話，他父亲坐在近旁看时代报。

克洛帖尔德姑母是个六十八岁的老小姐，患着很厉害的神經衰弱，象一个失意的公主一样容易着恼，耳朵也越来越聾。可是所有这一切因年齡、貧穷和早年希望的破灭而产生的缺点，都被她能笑話自己的出色能力所抵銷了。她只要象現在这样一到他們这个阴沉漂亮的家里来跟他們消磨一天，安德烈就会覺得大家都会放縱起来，讓一些稍稍有点反常的、可是很有趣的事发生。他会挑逗他的姑母，同时期待她随时說出一些更可笑的話来。他会又惊又喜地注意到，他父亲居然也会变成一个有趣的、最最可爱的人。甚至连沒有幽默感的德·古德莱太太也会笑起来，同时一陣陣地紅着臉，好象她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克洛帖尔德姑母，都感覺到現在不再是在打发日子，而在真真地过日子了。

“好啊，好啊！”安德烈弯下腰去吻她的时候，克洛帖尔德姑母这样說。她一边責备似的点着头，一边紧紧地攥住了他的两只胳膊。“你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啊，啊，啊！”

“我手头的工作实在太多了，”安德烈回答說，拍了下她穿在老式長袖里的那只松軟的胳膊。

“你的手？”姑母說，惊异地張大了眼睛和嘴巴，豎起了耳朵使勁听着。“噢，你手头，是的，你忙……可是亲爱的，当然啦——只要半个鐘头，难道就会要你的命嗎？这么晚了，你是打哪儿来的？噯？訂了婚快結婚了？”她露出一種急切的、挑逗人的神色問，还以为她是在重复安德烈所說的話。

“不，我去看朋友去了，”安德烈弯下腰去附着她的耳朵說。艾利亞斯·叙利亞人！”他加了一句，存心要气气他姑母。

“叙利亞人！”克洛帖尔德姑母嚷道。“哎哟，那班‘却一却’。他，干的好事！”

德·古德莱太太——她的冷酷老使热心腸的安德烈不快——显出了大家都熟悉的那种象烈士受难似的神气，同时把她那又薄又闊的嘴一閉，那样子是安德烈特別討厭的。

“他是个挺不错的家伙，”安德烈喊着說。

克洛帖尔德姑母过了一会儿才听懂。“一个挺不错的家伙，”她重复了一遍。随后她做了个鬼臉，聳了聳肩膀。

安德烈一說“叙利亞人”，她就想象出一个背着包裹的人，只会說蹩脚的英語，嘴里的大葱味几乎可以把你熏倒。

德·古德莱先生晃了晃手里的时代报，把它举得更高一些。他認得那个艾利亞斯。安德烈做事常常很冒失，有一次不小心把他領到了家里。德·古德莱先生想跟乔微微点一下头敷衍过去，可是安德烈坚持着要他好好欢迎。

“爸爸，我要你見一下我的朋友——乔·艾利亞斯！”他怒形于色地說。

德·古德烈先生被客人那种高貴的、然而却是很隨便的风度和他那双咄咄逼人的黑眼睛吸引住了。“啊——不錯。您好，”他說，露出了一个蒼白的笑容。

乔把嘴微微一撇，露出一種含譏帶諷的微笑。从此以后，安德烈再也沒請他到他家里去过……

“姑母，”阿維特一边說，一边玩弄着一个悬挂在她平坦的胸脯上的垂飾，“你認得年輕时候的波依桑嗎？”說着还微笑起来，只要她談起那些她認为比她高一等的人物，她总要露出这样的笑容。

“莫里斯·波依桑？哦，不錯，不錯。他是他們家里最和諷

可亲的人。波依桑家的人都那样的，总是自以为了不起，你知道……可是他开那些会的目的在哪里？看来除了給我們帶來麻煩以外，不会有任何別的結果，亲爱的。我的厨子跟我談起了什么关于最低工資的事；她說，过不多久，我就得付給她至少十元錢——还供給她吃呢，你要是想知道的話！难道他在会上叫人們干的就是这种事嗎？……哦，不成！他應該自己覺得羞恥，亲爱的。再說，警察也讓他們做这样的事？”

克洛帖尔德姑母接下去說下面这番話时，安德烈听了不由得笑了起来：

“我說：‘要是到了那样的一天，我得付給你这么多錢，还要供給你吃，我們就全都是主人了，你瞧，那时候也不会有什么佣人了。我倒想知道那时候你靠什么来过活。’是的，我这样說：‘那时候要是有人肯給你三元錢，再供給你吃，你就会謝天謝地了。’”

說完這話，姑母飞紅了臉，瞪了德·古德萊太太一眼，然后用一个迅速的动作在搖椅里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搖起椅子来。

這些話使安德烈听了很难受，可是他不願意伤他老姑母的心，所以沒有作声。

“时代在变，”德·古德萊先生說。他关了那盞他看書用的座灯，讓自己在椅子上坐得更舒服一些，又接下去說：“克洛帖尔德，你还記得早年間我們怎样給那些树取名字嗎？牛欄旁边有一棵大树，我給它取了个名字叫‘波依桑太太’，你还記得不？”

“对了，对了，”姑母回答說，一边笑一边皺着眉头。“还有一棵树在我們管它叫‘草地’的那个地方，我們的馬夫头儿丹尼尔有时候就把馬拴在那儿的。不知什么原故，那位波依桑要管这棵树叫‘格朗驢尔太太’。你記得不？”

“丹尼尔老头后来怎样了？”

“哦，他早死啦！你可記得，就在安德烈出生之前？”

“波依桑最有吸引力的产业是那座制糖的老磨坊，还有刚做得的糖汁，”德·古德莱先生說。“多可爱的糖汁！我們老要到老磨坊里去偷吃。有一次他們家的几只大狗出来追我們。我們逃的多快！”說到这里，德·古德莱先生臉上常見的那種严峻的、漠不关心的表情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开朗的、頑皮的笑容，安德烈見了，覺得他要比平时可亲得多。

“什么，他說的什么？”姑母一边問，一边往前弯着腰，准备笑話她自己。“我听见什么‘櫃子里装着大狗’^①，这是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笑了，可是姑母笑得比別的人更起勁，直笑得喘不过气来，憋得臉都紅了。“嗯，”她揩着眼泪說，“嗯，他总是爱搞一些鬼把戏……”

安德烈很想跟小时候一样走上去說：“講，姑母——再講点儿！”

“嗯，一个挺不錯的家伙。只是打仗回来以后，就这么热爱那班黑鬼起来了。”姑母收敛了臉上的笑容。

一个女佣人进来通报說：“太太，一位夫人来了。”

“一位夫人？”德·古德莱太太說。“什么夫人？”

“諾克斯太太，太太。”

“她是誰？”克洛帖尔德姑母跟阿維特說，臉上显出一种懊恼的神气。

“諾克斯太太。英国人。她丈夫是管鉄路的，”阿維特附着

① 这句话的原文是“big dogs in a case”，跟上文“大狗追我們”（big dogs chased us）讀音有点近似。

她耳朵低声說，一边匆匆地站起来奔到楼上她自己的臥房里去了。

德·古德萊太太摸了摸她美丽的白头发，已經向客厅走去。

德·古德萊先生站起来，扣上了他短外衣上的鈕扣。“你来嗎？”他只是为了礼貌起見，才这样向他的聾姐姐問了一句。說完，也不等她回答，就跟着他妻子走了。

“什么时候了，还有客人来！九点鐘了。諾克斯！从来沒听見過他們的名字，”姑母說着，臉上露出一種煩躁的神色。她挪动她軟弱的两腿站起来，怒冲冲地往黑暗中窺視着，一边扶住了安德烈伸出来的一只胳膊。“一个英国人，她是这样說的。你也想去，是不是？呃，去吧，你去好了。我太老啦……只要把灯开一开。他們怎么有这种瘋狂的嗜好，老是把灯关掉？”

“我不去，姑母，”安德烈說，知道她心里难受。

“嗯，嗯，你去好了。只要把灯开一开。”

“我說，我不进去。”

“哦，你不进去，”她露出了笑容，舒了一口气。“嗯……呃，我也該去睡覺了。我不会留住你。明天見，亲爱的。亲我一下。”

她离开了他，扶着一个佣人的胳膊慢慢地走上楼去。

在楼梯拐角的地方，大儿子乔治一滚一滚地高視闊步在她身旁走过。他似乎老远就聞出了那些英国客人的气味。“去睡啦？”他用他那种英国口音对他的姑母說，一边点起了他的烟斗。

阿維特擦身而过。她的姑母吃惊地望着她。这姑娘完全变了样，不只是她身上穿的衣服变了（虽然她已經換了衣服），而且还有她冷漠的臉上焕发出来的那种暗自高兴的微笑，她这时除了客厅里的那几个英国人以外，把什么人都丢在腦后了。她既沒注意她的姑母，也沒向她說晚安。

安德烈在客厅里一个厚厚的帘子后面停住了脚步。他的母亲在笑，笑声很不自然。乔治在搬椅子。从阿維特的声音里，安德烈知道她是在假情假义地微笑，这种微笑是安德烈最讨厌的。

几分鐘以前那种和美家庭的自然、温暖、亲热的气氛已经消失殆尽。安德烈做了个鬼脸，回到楼上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第十九章

植物花园里一片寂静。即使有什么东西注意到了艾丽娜踩在沙石路上的脚步声，至少它也没表示出来。那些树木一动不动，有的高傲而严峻地耸立着，有的沉思默想地凝视着深绿色的、闪闪发亮的草地——在艾丽娜看来是这样的。就是天空上也沒有一样东西在动。一个鐘头以前落过一场大雨。这时候天空中浮着几片榨干了水的白云，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好象画上的一样。

艾丽娜把一本笔记簿放在潮湿的长凳上，把下面的衣服弄一弄平，就在凳上坐下。她向四圍望了望，叹了口气，拿起一本书来准备看。这声叹息似乎是說：“我的生命什么时候才开始？我等了多少时候了！”

四周的宁静使她心头沉重起来。她老是竖起耳朵諦听着，手里的书一点也看不进去。她看着几只画眉捉虫吃。“原来它們这样难看！”她吃惊地想，奇怪她以前怎么始終認為画眉是美丽的。“那么說来，这是画眉的真相……我們眼睛慢慢地亮了起来，一切东西都显得跟以前不同了。几天以前我看見瑪丽亞的时候，情形就跟現在一样。我以为她是喜欢迈克尔的，可是她却偷偷地跟另外一个男的出来了。我們俩做了这么些年的同学，

可是我并没了解她的为人。当我看见她跟别的男子在一起的时候，关于她的一切似乎都突然变了，好象她去掉了外面的一层皮，跟寓言里的狼一样。她不懂得忠实——对了！就是这么回事……也许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美丽的，只不过是我們在那样想罢了，就象乔說的那样……或者也许没有一样东西能永远好，或者永远坏，或者永远安静，而是老在变……”

艾丽娜忽然有了一种可怕的幻想，仿佛觉得一切好的和美丽的东西都已离开了她的生命。

“啊，生命是一个多深奥、多可怕的谜！到底是一切东西都在变呢，还是我自己在变？”

孩子们的一片喊声扰乱了她的思绪。三个黑小孩在追一只松鼠。松鼠在草地上跳跃着，象一道光似的逃进最近的一棵树去了。孩子们尖着嗓子你叫我、我叫你，叫大家用石块打它。可是扔了一两块石头以后，他们不见了松鼠，就走开了，把那片一动不动的静寂留在他们后面。

那片静謐似乎在对艾丽娜说：“别响！听你心底里的语言吧！”从某处山坡上的树林子里，传来了林中之王^①“咕—咕”的叫声，声音好象“阿—門”一般。这种孤独的鳥叫声增加了艾丽娜的哀愁。她很想为过去有过的一切，为她深藏在内心等待发泄的美和善而痛哭一场——“为我年轻生命的美丽远景，这种远景可能永远、永远无法实现了，”艾丽娜这样想，幻想着她是在讀自己的傳記。她懶洋洋地用手絹比着放在膝头的筆記本的長度。手絹短了两吋。她腦子里起了一种模糊的联想：手絹无法盖住筆記本，她呢，也无法了解生活的意义。

^① 指鷹。

艾丽娜記起約莫十五岁的时候(簡直还是个孩子呢,她現在觉得),她怎样忽然爱起苔丽莎嬷嬷来。她也想去当个修女。那事情发生在女修道院小教堂里做弥撒的时候。有时候,艾丽娜的全身会随着风琴低沉的持續音一起震顫起来,她的肌肤会起一陣陣的“鸡皮疙瘩”,泪水会从她閉着的眼睛里偷偷地流出来,她不得不抑制住她的潸泣,因自己的善良而感到的悲哀和喜悅的潸泣。有一天,在举揚圣体的时候,大家正庄严靜肃地低着头,她忽然听见后排長凳上有一个老头子在抑制自己的咳嗽,还听见一个孩子在教堂的院子里哭叫。“一切东西多美丽!”她这样感觉到,象这样的启示,只有一个非常年輕的人才能有。她还突然觉得,她生命中新的一頁已在她前面展开了。从那一刻起,整整有两个星期,艾丽娜一直渴望着去当一个修女,象她的老师苔丽莎那样。她觉得有一种特別的东西專为苔丽莎嬷嬷和她自己而設,这种东西却是她所有的朋友无緣消受的。

后来,有一天,她正在瑪丽亞家里的时候,住在对門的迈克尔来到她們那里取什么东西;从那一天起,她觉得自己好象不能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任何事物了——好象她用功念書的学生时代已經一去不返了。她几乎等于住在瑪丽亞的家里,在放假的日子,她总要迈着两只赤脚奔到門后,偷看一下鬚头发的迈克尔騎着自行車离开。現在,她爱的不再是什么迈克尔了。有时候她以为是乔,接着她又肯定誰都不是。

她差不多每天都到乔的家里去:他的妹妹艾丽卡最近才結婚,在她沒結婚的时候,她跟艾丽娜是最亲密的朋友。尽管艾丽娜常说:“那个乔——他真討厭!”和“乔,你真叫人膩煩,”可是碰到乔不在家,沒有人逗她、追她、开玩笑地拍打她的屁股,或者扯她的头发,她心里就会觉得失望。

她从他身边跑开的时候，她赤裸的棕色的脚和大腿所发出的声音和呈现的样子引起了乔的情欲，使得他又是难受，又是依恋，好象失去了什么似的。艾丽娜常常把嘴一噘，心不由己地做出一种撒娇卖乖的姿态，而她也觉得这种姿态是适合她的。她自己很清楚她是在跟乔调情。可是在这同时，她也不由得要看不起他，就好象一个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的人要讨厌一个身体衰弱、愁眉苦脸的人一样。她有她那种天真烂漫的少女想法，认为他年纪太大，配不上她。他一看出这情景，就觉得自己好象一个久被放逐到孤岛上的人，刚跑到岸边，却发现那只本来可以拯救他的船已经驶走了。乔越是觉得她不爱他，就越不能强制自己不去触碰她。

有一天，他赤着膊在舞弄棍子，她拿一块块的薄冰打他。他捉住她吻了一下。她出于意料地跟他流着汗的肉体一接触，又是害怕又是厌恶，不禁尖叫起来，打了他一记耳光。可是他只是尴尬地笑着，不住地哆嗦。艾丽娜走开去哭了。从此以后，他们不再追着闹了。她见了他只是红着脸喃喃地说了声：“啧啧！”

乔走到亨力克斯太太那里跟她吐露了心事。可是艾丽娜对她的妈妈说：“我可不爱他，”说着，她把她的黑眼睛张得大大的，好象不能理解乔为什么要说那类的话。

乔的父亲开着两个铺子，此外还有一些房产。亨力克斯太太禁不住要用一种警告的口气说，好象在自言自语似的：“我跟你說，象这样的男人不是每天都可以找到的。”或者：“呃，象他这样的人可以供养你，不象那种只喜欢玩乐的小伙子……”她跟縫紉机說話，或是跟她正在剪裁的布說話，艾丽娜听了，觉得自己很象什么要出卖的商品……

“她不懂得重要的是爱情，”艾丽娜这时想，一边把手絹拉开

来比着笔记本的长度。“我要为爱情而结婚。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总要始终忠于我的丈夫，我不能再爱另外的人，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这时候，艾丽娜觉得自己渴望着为一种伟大的事业献出她的忠贞，作一番自我牺牲。当她被自己的梦想深深地感动的时候，她就会有那样的渴望，至于她的那些梦想，她是不敢向任何人泄露的，特别是她的母亲。

“不过，我要是找不到合适的男子怎么办呢？……呃，那时候我就去当护士。治疗那些患病的，安慰那些将死的——没有什么事比这更高贵了！……我爱妈妈，而且始终爱她，可是她受过刺激，不相信爱情。她只想到安全！”艾丽娜一边想，一边使劲地拉着手绢，好象她要靠她手绢的长度去衡量她对理想的忠诚似的。

一阵脚步声把她的思绪赶跑了。艾丽娜转过头去，看见安德烈迈着他父亲那样的稳重步伐向她走来。

“哈罗，艾丽娜！”他又惊又喜地说。“你在干什么，做梦？允许我坐在这儿吗？”

她微笑着挪出一些地方来给他。

“怎样，湿的呢！”他拿出了他的手绢，可是她把笔记本递过去给他。“谢谢。那么你在做什么梦？请告诉我吧，我最会解梦。”他说着，觉得自己的心在不怀好意地跳着，很有点忸怩不安。

“我不在做梦。我在想。”

“请告诉我吧。我一看见你，就觉得我非知道不可。”

“你是不是还经常在拉小提琴？”艾丽娜怯生生地问。“我听见你在学校的音乐会里拉过一次。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已經有一年多了。”

“你覺得已經過了很久了嗎？你覺得怎麼樣？我是說，你覺得我拉得好不好？”

“我覺得非常奇怪，”她笑了起來。“在特立尼達，居然有人能拉得這麼好。”

“你好象是說你自己的同胞只能搞出一些低級的東西來。”

“對了，”她老實地回答說。“你是不是就要出去留學了？”

“我一直想到美國去，可是……呃……得要錢。哦，整個說來是不可能的，”安德烈停住不說了，用一個手勢和一種不耐煩的表情來表示他心底里的夢想已經破碎，他的信念已經喪失。他過去曾經有過一種信念，以為自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難離開這個小島在外面成名的。

“你呢，艾麗娜？你什麼時候離開學校？”

“我已經離開了。我現在在學速記和打字。”

“話說回來，剛才我來的時候，你在想什麼呢？”他又微笑着問。

“沒什麼。”她把手絹卷成一個綑緊的圓球，好象要藏起她心底里的秘密思想似的。

“沒人能想沒什麼。”

“我要是告訴了你，你會笑話我的。”

“不，我不會。說吧。”

“我還是不想說。”

“咳，也不可能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也許，”艾麗娜說着，把她的手絹卷得更緊一些，拿它拋上去用手接着玩。“也許。”

“說吧。”

“不。”

“呃，那么你就别说吧。”他心里想：“她象是一只可口的成熟的梅子，”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对她微笑起来。

这些微笑，他们觉得，已经刺破了他们之间客气的面罩。艾丽娜一向应答如流，这时突然不作声了。她的脸红了起来——这样的事在她是非常少有的，因为她在自尊心的驱使下，在自持的艺术上已有很大的成就。

“好吧，那么，”安德烈说，“我来告诉你刚才你在想什么。”

她望着他，露出一种询问的微笑。

“要是男朋友能在这时候来到这儿，那该多好啊，”安德烈回答了那个微笑。“她是不是在跟乔恋爱？”他心里想。

艾丽娜格格地笑了起来。“不，不是，”她摇摇头说。“不……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可是别笑话我。”她摊开了手绢，把它抚平了。“呃……你可曾留意，不管你怎样快乐，你心里总不免觉得有点悲哀，同时不管你怎样悲哀，你心里总不免有点……怡然自得？”

“不错，”安德烈回答说。“那么你刚才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悲哀，还是高兴？”

“有点儿悲哀……也有点儿快乐……你知道。”

“嗯，我知道。”

“那么，你自己刚才在想什么呢？”

他晃着那只搁在膝上的腿。“我刚才在想……呃，在想荣誉，以及值不值得去追求，还有天气。”

“天气可爱得很。你喜欢下雨吗？可是还有荣誉，你是怎么想的？”

“现在一切东西都有了一种清新的气息。你是不是为了这

个才来的？真的是？……偉大极了！”安德烈一边說，一边讓自己胸怀里裝滿树木的清香和因为发现她为人跟他一样而感到的喜悅。“說到荣誉——現在再希望做一个偉大的小提琴家，为时恐怕已經太迟了。不过还可以做一个作曲家，作出一些真正以西印度为背景的曲子来，一些独特的、不是模仿別人的作品……啊——！有时候我无缘无故地会觉得自己非常强壯，非常快乐，好象我一下子可以跳到那棵树的頂上去似的。你有这样的感觉嗎？瞧！重要的是找出一个人最好干些什么，必須干些什么，以及不管一切全心全意地去干，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你有时候是不是也会別具慧眼，能看出你前面有无穷无尽的可能出現的美景？啊，覺得精神上这么富有真是件痛快的事情……瞧，我把这话都跟你說了，要換了別人，我是决不会說的，”他嘆道，两眼有点湿润，呼吸很是急促。

艾丽娜望着他，两眼閃閃发亮，被一种她从未在別人身上发现过的溫暖和热情迷住了。

“你好象覺得成功就在眼前似的，”她說。

“不錯，……可是在这儿是不可能的，艾丽娜。这不过是一个梦，”他郁郁不乐地回答說。

那些画眉感觉到夜色將临，在一棵矮树中飞进飞出。它們是在为它們应得的地盤而爭吵——或是說在艾丽娜看来是这样的，她現在又覺得它們很可爱了。一个血紅的大火輪在漸漸西沉，云霞在燃燒，最后的一抹玫瑰色夕阳以一种出乎意外的魅力照出了树林上端枝头上的苔蘚和魚鱗似的树皮。有一棵树的树梢上，一只百灵鳥在搖晃着保持身体的平衡，它昂起了头，兴奋地接連叫了两声。在安德烈眼里，它就象是自由的小小化身。

“艾丽娜，你去过瀝青湖沒有？”

“沒有。”

“可曾去過白朗希舍士和南方？可曾看見過他們怎樣種甘蔗或者收割甘蔗？或者怎樣掘井取油？……我自己也沒有。我們不關心、看不起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切。我們從小就受到這樣的教育，認為一切好東西都是從英國來的。你還覺得，我，一個西印度人，拉小提琴拉得這樣好，是非常奇怪的事……”

艾麗娜沒有立刻回答。過了一會兒，她說：“是的，我過去沒看到這一層。”

他們兩個都不作聲了。

艾麗娜打破了沉默，說她該回家了。他們一起向薩凡那公園走去。他們諦聽着自己落在沙石路上的腳步聲。安德烈很想問她，自己是不是可以到她家裏去看她，可是又覺得不好意思，於是暗暗地打定主意出其不意地去拜訪她。

他們走到瀝青路的時候，艾麗娜說：“再見！”

“我送你。”

“不必了。”

“可是我要送。”

“好吧……他是不是在假裝？還是他真的不在乎讓人看見跟我一起走？”她心里想。“也許是他怕傷我的心，不敢顯露出他的恐懼。呃，他不必這樣屈尊相就！”她的表情變得冷漠莊重起來。

他們順着瀝青路漫步走着的時候，安德烈遇見了幾個坐在汽車裏的熟人。他們好奇地望着這一對年輕人——安德烈·德·古德萊和一個有膚色的女孩子。安德烈避開了他們的目光，他雖然因此而痛恨自己，可是最後到達她家裏的時候，他卻不禁覺得鬆了一口氣……

第二天，他正在努力練習小提琴，專心一志地用最大的意志力讓他的指頭在一個小時內做出一年才能學到的成績來，他不知怎麼突然回想起昨天那陣濕草的氣味，夕陽，以及那個天真純潔的艾麗娜的魅力。

“是的，就是那樣——那麼可愛，那麼……那麼富有田園詩風味，”他這樣想，試圖用言辭來表達艾麗娜和他們的談話所給予他的印象。“可是結束得太快了。”一種對愛情的渴望跟一種又痛苦又甜蜜的憂愁感覺在他內心絞在一起。“這種練習是多麼膩味無聊！”他心里想，嘆了口氣，把小提琴放了下來。有好一會工夫，他出神地望着外面幾棵他所熟悉的長長的樹。他回想起植物花園里那棵高大的薩門樹①樹梢上浸浴着晚霞的苔蘚。“不錯，那真是個奇妙的愛情世界，”他心里想，“可是此外還有個現實世界，一個我還沒捉握住的、尚未理解的真實的每日世界。理解這個世界里所發生的一切，懂得人們所以會這樣思想和行動的原因，懂得一個人必須採取的道路——這樣的事更為重要，同時也困難得可怕！”

他意識到自己的無能為力，因而使他感覺到自己象一只撲撞着窗玻璃的蒼蠅一樣無害，也一樣渺小。

* * *

艾麗娜到家的時候，天已經很黑了。她母親馬上責罵她回來得這麼晚，還抱怨說因為不知道艾麗娜在哪裡，心里很着急……在植物花園？她一個年輕姑娘，在這麼晚的時候跟一個男子在一起，別人見了會怎麼說、怎麼想呢？再說，她長得這麼大了，難道還要給家里招麻煩，這樣坐在濕凳子上，要是得了肺炎怎

① 薩門樹(Saman tree)，南美一種熱帶豆科大樹。

么办？她这个那个地唠叨不完，原因是她心事太重，神經都綑紧了。

突然間，艾丽娜觉得她的家实在枯燥乏味得叫她没法忍受。等到她母亲因为找不到話說而停頓下来的时候，她就走过去在她的臉頰上吻了一下。“我不是約好跟他到那里相見的，”她訴說道。“我不知道他也会到那儿去。”

“艾丽娜……孩子，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会給你什么。”說到这里，亨力克斯太太的眼里湧滿了泪水。

艾丽娜走进她自己的房間去換衣服了。

“她还長的挺漂亮，”她脫去了衣服，往挂在牆上裂了一條縫的小鏡子里照着的时候，好象觉得有一个声音在这样說。

“归根結蒂，她还是个年輕姑娘，應該讓她玩玩。”

“她母亲的环境妨碍了她，亲爱的，”第二个声音似乎推心置腹地在跟第一个声音說。“再說，奧萊丽亞的思想是非常旧的，你知道。”

艾丽娜把她的头发束到头頂上，打量着她臉容的变化。她试图从眼角里斜着看她自己的側影；她微笑着，又讓微笑慢慢地从她臉上消失；她观看自己的嘴張合着作說話的样子；她做出一付生气的表情，接着又做出一付冷淡的表情。

艾丽娜記起有一天她母亲生病，她自己怎样不得不到德·古德萊太太家里去向她預支一些衣服工錢。她还記得德·古德萊太太怎样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在三只錢袋里翻了半晌，才拿給她一張綑作一团的一元鈔票，說了声“拿去”，她自己又怎样觉得臉上发起燒来。

“嘖！”艾丽娜嘟囔了一声，把头一搖，讓头发披散下来。她穿上了家常衣服，到厨房里燒可可、煎咸魚准备晚飯去了。

晚飯后，她洗完盆碟，就合扑着躺在床上，把两腿跷在半空中晃来晃去，照着一本杂志描起衣服的图样来。描完以后，她对着图样望了一会儿，不满意地嘟囔了一声，用手把它揉成一团，又另描一个图样。她觉得衣领和剪裁似乎太“孩子气”。她嘴里轻轻地哼着。突然间，她停止描画，一页页地翻阅着，寻找一件她曾经看见过的晚礼服。她把那个图样研究了好几分钟。

“我的新衣服，”她想，“我的新衣服，我的新衣服。我不喜欢这身家常衣服，我跟你說，”她不断重复說，以便为她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辯解。她为了不让她母亲听见，轻轻地从衣橱里拿出一件衣服来，把衣架拿掉，小心翼翼地衣服套上，拉直，整了下鼓起的衣袖。她噘起嘴唇象要吹口哨，可是沒发出声来。她把那面裂了縫的小鏡子移来移去，皱起眉头，伸开了她棕色的胳膊。然后，她踮起脚尖走到床边，开始无声地哭泣起来：因为，这件她母亲一直工作到昨天深晚才做好的衣服，將近就寢的时分，在縫紉机旁唱着歌的她的母亲，她对自己的善良的感觉，繼植物花园那种富有詩意的气氛以后的孤寂的晚餐，甚至她自己的哭泣——一切，整个的生活，都显得又忧郁又美丽。

她一声不响地把衣服挂上香噴噴的衣架，关了灯，在暗中躺在床上，屈起了膝盖，蠕动着脚趾。她陡地禱告起来，不住口地贊美上帝，表明自己是怎样地爱他，可是同时她却觉得某个地方有一只眼睛，她自己的眼睛，在奇怪地往下看她，因此她心中起了一个疑团，她滿腹恐惧地問自己，对那些沒有衣服、沒有家和生病的千百万人來說，这些禱告有什么用呢？她试图再一次体会到那种禱告一向給她的安全感，可是她办不到，就好象一个人无法挽留落日一样。

这时候，那些又高又狭的牆似乎都向她的床挤攏来，挤得比

平时更攏。“我的一生不應該、不應該跟她一樣！”她如瘋如狂地想。

第二十章

自从那次在植物花園中跟艾麗娜談過話以後，安德烈就開始來拜望她，約莫兩星期一次。

由於亨力克斯太太時常不在家，他們第一次會面時所感覺到的那種精神上的親近，開始有了新的進展。這種精神上的親近，帶着它的微笑和它那些突如其來的停頓（那些停頓他們都迫不及待地想法打消了），使他們的眼睛發亮，臉上容光煥發，好象陽光和空氣使得一塊壓在石頭下的灰白草地重新變綠一樣。

起初，他們都小心提防着這種為他們所珍視的新感情，生怕它出了錯架。安德烈離開的時候，艾麗娜就會覺得失望、枯燥、不快活。安德烈覺得興奮，失望，混亂，心裡煩惱。他是不是愛上了她？他不知道。使他高興的是，亨力克斯太太按照嚴格的委內瑞拉習俗，不肯讓他跟艾麗娜一起出去，因此外面還沒有人看見他跟這個有肤色的姑娘在一起。他感覺得出隨着他的每一次拜訪，她母親對他的意圖也越來越疑慮了。他怕她，尊敬她，同時也一天比一天喜愛包比多，好象他只有把他對艾麗娜的感情擴大到她家中的其他人身上，才能使他的拜訪名正言順似的。安德烈一方面離不開艾麗娜，一方面又不敢對她說：“我愛你。”他知道如果娶了她做妻子，他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找到更好的工作了；而且他在裡面出生、長大的這個圈子，也會自動地向他關閉。

這樣過了兩個月。

安德烈来的时候，亨力克斯太太如果正在起居室里，就会站起来，好象要去干她自己活儿似的，拿起她的针线活走进了她自己的卧室。不只一次地，艾丽娜正跟安德烈说着什么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从卧室里传来：

“不对，亲爱的，情况不是这样。是这么一回事……”

安德烈觉得，亨力克斯太太的人虽然不在房间里，她的注意却到处存在，象一只看家狗似的看住了她的孩子。这使他心里觉得惭愧，仿佛犯了什么欺騙罪似的。每逢她站起来，带着一种过分的专心一志的神气离开房间的时候，她总好象在对安德烈说：

“好吧！我再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打定主意。是时候了！”

亨力克斯太太老是为她的女儿禱告，希望她能嫁一个好男人，能待她好。她怎么也不能设想艾丽娜的一生也可能象她自己那样葬送掉。她喜欢安德烈的为人，也喜欢他白皙的皮肤和他的家庭关系。不过她怕让他单独跟艾丽娜呆在家里，过了两个月以后，她觉得已经到问清他意图的时候了。

艾丽娜知道这一点，遇到安德烈来看她的时候，她外表虽然显得非常镇定，内心却在颤抖。

一天晚上，安德烈发现她们母女俩一起在烛光下做针线。因为她们有两个月没付电费，她们的电被切断了。烛光有时候映在她们的头发上，有时候使得她们的眼睛变得好象是两个神秘的深池，有时候使得她们的脸柔和而美丽。在这个空落落的房间里，巨大的影子在笨拙地移动，他们三个人之间，慢慢地滋长出一种温暖的、富有诗意的同志爱来，这种爱后来一直为安德烈所珍惜。

亨力克斯太太的心情很好，她一边笑着，一边讲她小时候的

故事。

“……当然啦，是我的教母把我們扶養大的，把包比多和我。她是个多狠心的坏蛋啊！她把最好的东西给她亲生的孩子們，把一些破布条条——他們自己再也不要穿了的衣服給我穿。而且还讓我們挨餓呢，亲爱的。有一天，她給我錢，叫我到鋪子里去寄信。我把找給我的零錢全拿去买了一大袋餅。‘找給你的零錢呢，孩子？’‘南一南^①，我把錢丟了！一个男孩子摔了我一交……’說完這話我就跑开了，拿了我的那袋餅爬到屋子下面偷偷地吃起来。我吃了四块，肚子已經飽了，就把剩下的全都擱在地下室的窗台上。可是第二天下起大雨来，院子里漲滿了水。餅，餅在院子里到处漂……”亨力克斯太太笑得渾身顫动，她的臉在烛光底下泛成玫瑰色。安德烈也笑了，他心底里湧起了一种快乐柔和的感情，很想握住了她的两手吻几下。

“咳！终于完了，”她叹了口气說，把一件她在縫鈕扣的衣服抖了开来。“艾丽娜，我馬上就回来。”她熟練地把衣服折好，折得很整齐，然后把衣服放进一个紙袋，走进了她自己的臥室。她几乎馬上就出来，头上戴了一頂帽子，跟着就离开了家。

安德烈現在单独跟艾丽娜在一起了，他心里又是兴奋，又是渴望，又是害怕。他的心跳得很厉害，好象是一只发现自己快要被釋放的小鳥拍着翅膀一般。他向她微笑着，那是个可怜的、害怕的、祈求的微笑。

她正在一件衣服的衣袖上縫橡皮帶。她开始跟他說起話来。他望着她的眼睛微笑着，可是并沒听懂她講的是什麼。她叫他过去帮她拉着两边的衣袖，她那冷冰冰的棕色指头碰到了

① 南一南(nen-nen)，教母。——原注

他的指头。一阵颤栗通过了他的全身。他望着她细长的指头，心里想：“可是这样的美景很快就会过去的，以后呢？她的母亲会回来，这个机会也就要错过了！……”

“穿过去，”她嘟囔着，在衣袖里顶着一端引着橡皮带的发针。“啊，塞住了……你好好拉着，古德莱先生，要不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穿过去……好了……”她又嘟囔了一声，他知道那是因为自己的指头碰着她，才使她装作聚精会神地一心干活的样子。她从他手里接过衣服，把橡皮带的两端缝在一起，她那长着乌黑的鬃头发的脑袋搭拉了下来。安德烈虽然只是望着她垂着的脑袋和上面的鬃头发，却还看见了她脖子的曲线，她裸着的棕色胳膊，她那散发出肥皂气味的冷冰冰的指头，以及她整个的身段。他一时无从抑制心里的冲动，就一把抓住了她的两手，用一种哽咽的声音说：“别缝了——别！”

“不，妈等会儿要的，”她羞怯地说，但并不抗拒他的手。

他放开了她的手。

她把头垂得更低一些，用牙齿咬断了线，把衣服翻了个面，开始用她灵巧的指头摘掉一些遗留下来的线，又把一些松散的线头打好结剪掉。然后她站起来，仍旧把衣服翻到正面，在衣服里穿进一只衣架，伸直了胳膊举起衣服。“好不好？”她问。

她坐在他旁边，他们什么也不谈，也是什么都谈，因为他们所说的话的意思，并不在字句里，而是在他们的语气里，在他们的停顿里，在他们烛光底下黑不溜秋的眼睛里。

“你干吗要咬指甲？”他拉住了她的手。她挣脱开去，把两臂交叉起来。

“你干吗咬指甲？你在想什么？”

“没有，没想什么……不，咱们甭谈这个。咱们还是接下去

談剛才談的話吧……(他的思想跟我多么近似! 他来的时候, 时光为什么不停止不流呢?)”

安德烈用一只手支着头, 往前弯着腰, 嘴角露着笑容。很明显, 这个笑容跟艾丽娜所說的話沒有任何关系, 它只是跟他的内心有关。“停止, 快停止!” 她再一次出神地把她的指头举到唇边的时候, 他这样嘟囔着說。“停止, 快停止!” 他默默地对他自己的心說, 这颗心这时已經跳到他的喉嚨口, 把他哽住了。

“就是这个小指头,” 她說着, 把指头攤在膝上, 指着自己的小指头。“就是这个小不点儿的指头, 只要一口, 它就完蛋了。”

“你別作声, 艾丽娜·亨力克斯。”

“等你不在的时候,” 她逗他說。

她在膝上撫平那件衣服。她那两只棕色的小手伸开五指, 慢慢地往下撫、往外撫, 随后又往下撫、往外撫。安德烈跟剛才一样, 并沒看見她这个人, 只是感觉到她的存在, 好象她这人太光輝燦爛, 使他不敢仰視。

“乔昨天在这儿。我不了解他,” 她說。“你呢? 他这人有点儿……复杂。”

“充滿了矛盾。”

“你可曾注意到他多么怕死?”

“嗯,” 安德烈呆板地回答說。

“他有时候好象要拒絕生活中的美, 他好象在說: ‘那只是騙人的玩艺儿。’”

“不錯。”

艾丽娜坐着, 往前弯着腰, 她的两个胳膊肘儿放在膝盖上, 一只手支撑着她的臉頰。安德烈向她弯过腰去, 在她另一边微微仰着的臉頰上吻了一下。“不,” 艾丽娜嘟囔着說了一声, 可是

她既不动彈，也不抗拒他。安德烈一时忘其所以，用他自己一只顫抖的手紧紧地捏着她那只空着的手，接連地吻她。她那烏黑的大眼睛，显出了一种祈求的、恐惧的神色。

“艾丽娜！”他又惊又喜地低語說，把身子滑到了她旁边的地板上，伸手握住了她的两臂。“爱你。”

“不，”艾丽娜說着，又疑惑又痛苦地望着他。

他沒法遏制自己的战栗，想去吻她的嘴唇。他的話一說出口，他自己也很吃惊，可是它們不由他作主自动滑了出来。他正想再一次地吻她，好象尝一道什么菜似的，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可口，就在这时候，外面的人行道上傳来了亨力克斯太太的脚步声。他跳起来，慢慢地朝門边走去。她进来的时候，他几乎沒法向她微笑。

亨力克斯太太坐下来，开始跟艾丽娜談起她的主顧对那件衣服說了些什么。“那班人啊，他們連自己需要什么都不知道，”她作出这样的結論，一边站起来，向安德烈微笑着，好象在为她这番不能使他感到兴趣的談話向他道歉似的。她走进她自己的房間去換衣服了。

艾丽娜用那种聚精会神的、又象是詢問又象是害怕的目光盯着他看，安德烈見了，心里很是惶恐不安。他露出一个自己覺得是不誠实的笑容，走到她身边向她弯下腰去。他把他的两只手放在她裸露的膝盖上，她的两个膝盖正在不住地左右顫动——这是她喜爱的一种动作。艾丽娜庄重地用两手捧住他的臉，又溫柔地把手滑下去握住他的下巴頰儿。他虽然还在微笑，却吻了下手掌。

“快走吧！”她低声說，握住了他的手紧紧捏了一下。“走吧！”她重复了一遍，却又舍不得放他走。

最后他把手拿走的时候，他觉得仿佛从她身上拿掉了什么跟她生命攸关的东西似的……

第二十一章

第二天早晨，安德烈看见他父亲穿着睡衣在埋头看他的晨报，他的白头发的母亲在向印度老园丁发号施令，那园丁恭敬地把帽子拿在胸前站着听。安德烈看见这情景，就明白要跟自己的那个阶级决裂，去加入艾丽娜的那个阶级，把她的那些朋友作为自己的朋友，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为什么要说‘我爱你’呢？啊，全是那蜡烛光搞的！它给每样东西染上了一层多么可爱的色彩。可是我们所处的，却是个现实的世界啊。”

安德烈知道现在艾丽娜会希望他到她母亲那里去求亲了。然而要他说：“艾丽娜，我希望跟你结婚，”就跟要他说：“我错了，很抱歉”一样，都是不可能的。

后来乔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他准备跟拉曼特讨论一下十一月竞选的计划。

“我知道时候还早，现在还只二月，”乔说，“可是拉曼特就要到费柴巴德去了。我希望在事先把一切都计划好。你在星期五晚上七点钟到亨力克斯太太家跟我碰头吧。曼尼也去。咱们再出去跟拉曼特碰头，然后一起到中国人铺子里去吃晚饭。

安德烈吻艾丽娜，宣布他爱她是在星期三晚上。星期四一天他没到她家去。现在，在去跟乔碰头的路上，他试图打定主意见了艾丽娜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可是结果只是增加了他那种犯罪的心理，使他更觉得惭愧。“我怎么会那样忽然打定主意的？”他烦恼地想，这样想已经是第五十次了。“我并不是存心要欺騙

她……啊，可是我真是個壞蛋！”

他前面，有一個男子在人行道上停下來招呼一個女人。“嗯，對你們來說是容易的，既容易，也不重要，”安德烈一邊想，一邊往他們興高采烈的臉上瞟了一眼。

他走到那扇油漆剝落的棕色舊門邊，就聽見屋裡的人聲——先是喬的細小聲音，帶着一種平心靜氣的責備口氣，接着是艾麗娜清脆的女孩子聲音，這聲音隨即又轉成一陣快樂的笑聲。這種快樂的聲音使安德烈心裡害怕，同時也使他喜悅，把他吸引了去。他走進屋去。他一眼看見，艾麗娜見了他，臉上馬上煥發出一個快活的笑容，同時垂下頭去做她的針綫活，想把這個笑容遮掩過去。

喬背門坐着，這時回過頭來，臉上帶着怒容，他猜出引起這個笑容的人是誰。他干咳着，在鼻子里哼了幾聲，看看艾麗娜，又看看安德烈，一邊企圖假裝沒看出他們的惶惑不安。

安德烈看見喬那麼哼哼鼻子的神氣，馬上知道他準備說什麼侮辱他、傷他的感情了，就不自覺地露出了一種高傲的笑容，使他的老朋友見了很是氣惱。他並不理喬，只是跟艾麗娜說話。

喬對安德烈的惡感突然從一個笑聲里爆發出來，那笑聲的音調很高，很有趣，可是也帶着一種刺人的輕視意味，亨力克斯太太听了，不由得也隨着笑起來，雖然她並不是存心要笑安德烈，而且她甚至還覺得這樣笑是不禮貌的。

“別理他，”艾麗娜象安慰似的跟安德烈說，一邊皺起了眉頭。

這時候，曼尼·卡瑪契進來了。

“哈——！你們大家都好？”曼尼帶着一種生龍活虎的快活勁

儿嚷道，只要有几个人跟他在一起，他总会这样兴奋起来。“呃，你好，我的姑娘？”他装作五十岁老头子的神气说，一边揉着艾丽娜的头发。“怎么？你不愿意人家把你的头发式样弄乱？虚柴！乔，你好？”卡玛契一边哼着曲子，一边想把艾丽娜连人带椅子一齐举起来。他显然不知道怎样来使用他剩余的精力。他问亨力克斯太太最近身体可好。“你的气色挺好，”他接着说，一边把手一挥，赶走了她的怨言。“你除了想入非非以外，恐怕什么病也没有……呃，包比多怎样了，还跟过去一样傻？今天晚上他到哪儿去了？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在……”曼尼显出一种自得其乐的好性子，从他的厚眼镜后面望望这个人的脸，又望望那个人的脸，并不理会安德烈推给他坐的那只空箱子，只是两手按住他的大屁股，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小房间里的紧张空气被打破了。大家都受了他那种闹哄哄的旺盛精力的鼓舞，都精神振作起来。

“咱们走吧！”乔突然说。“安德烈，你准备走吗？”

“唔——”

“呃，咱们别耽搁了。亨力克斯太太……”

“再见，乔。”

安德烈觉得他说再见的时候，艾丽娜的那双黑眼睛一直看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艾丽娜前一天晚上曾希望安德烈再到她家去跟她坐在一起，同时向她求婚。她还不曾告诉她母亲他说过爱她。她想在绝对有把握的时候再说。那天晚上她打扮得比平时更仔细，用一种新的式样在她头发上结了根缎带，身上散发出粉和肥皂的香气，觉得自己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是又整洁又干净，然后坐下来等他。可是一直等到小闹钟上已经九点，她心里觉得惭愧，就上

了床，用枕头掩着臉哭泣起来。

他来晚了一天，可是現在他又走了，並沒有望她一眼，並沒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已經打定了他應該打定的主意。他不可能在欺騙她：她覺得这是决不可能的。可是，他为什么露出那样的微笑呢……显得那么不在乎？

她非常惊恐地感觉到，他可能以后不再来了，她母亲会注意到这一点，而且会問她出了什么事。

从那时候起，她开始記日記了。“万能的上帝，”那天晚上她在日記上这样写道。“一切都在你的手中。”

她的自尊心促使她外表上依旧保持鎮定。她照常講話，做針綫活，去上速記課，嘻笑着，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可是她的心却被絕望撕成碎片了。

第二十二章

飯館在馬林廣場一家賣甜酒鋪子的樓上，离海边很近。那三个年輕人在外面会見了包比多和拉曼特，大家就吵吵鬧鬧地說笑着走上樓去。

在樓梯口一个鳥籠似的小間里，坐着两个中国人，一个在計算器上算賬，一个管理着現金出納机。經理是个瘦弱的圓肩膀中国人，他把两只暴着青筋的蒼白的手天真地搭在背后，象个哨兵似的在小間前面来去走着。他那銳利的目光透过眼鏡望着每一个进来的人，好象他們是伪币假充的錢一般，同时他也不放过每一个离开的人，一定要亲眼看見他們付了錢才罢。各等各样的人都到这个飯館里来。酗酒吵架和摔碗鬧事的情形也常常发生。那个經理显然覺得周末是特別討厭的日子。

进饭馆是一条长长的过道，直通厨房，过道两边是两排小房间。有几个小房间里传出了谈话声和叫嚷声。经理把拉曼特（他的风度显然给他的印象很深）领到一个空房间门口，在这伙人走进弹簧门的时候默默地数着人数。

“喝什么酒，孩子们，喝什么酒？”他们坐下以后，卡玛契这样问。

乔笑了。“他不知道酒跟饮料之间的区别。”

“你从哪儿来，老弟？”包比多问。他有好久滴酒未沾唇了。他刚跟拉曼特喝了杯甜酒，觉得快活得要命。

“叫甜酒吧，”拉曼特说。

“咳，瞎扯！白葡萄酒。”

“黑啤酒，嘿！”

“别胡说，包比多。想一想看，，黑啤酒！”

“让他也喝点黑啤酒吧。”

“隔壁房间里是谁？”安德烈说。“听。”

有人在唱卡丽普索^①。“啊，给我煎鱼，谁要你盆子里的绿东西……”一伙男人的笑声打断了歌声。“哦，亲爱的‘杜一杜’^②……”歌声继续响起来。

声音里面有一个是安德烈和包比多所熟悉的。可是他们都想不起来这人是谁。

“啊！啊！”有几个声音恹恹着，还夹杂着一片用脚合着卡丽普索的节奏打拍子的声音。

包比多掀起指头尖声打着唿哨。他离开桌子，从悬空的隔

① 当地土人的一种音乐，泛指一种即兴讽刺时世的爵士音乐。

② 温柔的人儿。

板底下窺視着。“噓！隔壁声音小一点。”

“閉嘴！我去叫經理了，”一个声音威吓說。

“再給我們来一只卡丽普索！”卡瑪契喊道。

“对了！再唱一只卡丽普索，要不我們就去叫經理把你們赶出去，”包比多嚷道。

他們把他拖回到桌上。

“咱們自己也来唱卡丽普索吧！”安德烈嚷道。

“好孩子！”包比多喊道，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真是個挺不錯的好心腸孩子。跟我来。”他把安德烈拉到一個角落里，用一只胳膊摟着他。“听着，安德烈，我喜欢你，”他說着，把他散发出溫暖的酒味的臉湊近了安德烈的臉。“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你別生气，可是艾丽娜是我的外甥女。奧萊麗亞跟我都太爱这个孩子了，你知道不？你要对她好！你懂得我的意思嗎？一定要对她好，安德烈！”

“是的，我懂得，包比，我懂，”安德烈回答說，惶惑不安地紅着臉，使勁接着包比多的肩膀。

包比多又撮起指头尖声打了個唿哨。

經理的蒼白的臉在彈簧門中間出現了。“要什么东西嗎？”他和气地問。

“不錯！”包比多說。“叫一个漂亮的女招待来。不要老太婆，你知道不，要一个漂亮的年輕姑娘。”他攤开手富有表情地在自己的胸上一比，來說明他所指的是什么。

一个印度姑娘走了进来，两只水汪汪的棕色眼睛閃閃发亮，棕色的臉上搽着胭脂，紅里透黑。她匆忙地鋪上桌布，摆好刀叉。她这种藐視一切的匆忙和冷淡說明她已厌倦了男人，厌倦了所有那些已經来过的人，厌倦了所有那些即將要来的顧客，也

厌倦了这种花天酒地的作乐。

曼尼给每个人点了菜。

“这位姑娘的身段可真了不起，”包比多说。

拉曼特同意包比多的看法。“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听着！凡是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她回答说。“你们太放荡了！”说着她走出去了。

除了乔以外，大家都笑了。乔正在试图吸引拉曼特的注意。

“听着！”他说。“我有把握一定可以进去。”

他是在说市议会选举的事。

“不错，可是你怎样向我们保证你不是我们的敌人呢？假如你进去以后采取了象波依桑一样的态度怎么办？我们管不住你。”

“你们要管住我吗？”乔含讥带讽地微笑着。“很好，加入福利会怎么样？”

拉曼特立刻说：“那倒没有必要。帮助温契斯特吧。帮助他去组织一个面包业的工会。去跟面包工人讲话。显示一下你有组织他们的能力。你必须先让工人们知道你、尊敬你，然后我们才能支持你。”

“我很愿意帮忙。这个温契斯特是谁？”

“一个老面包工人。我可以带你去见他。”

“请告诉我，住在我这个选区里的福利会会员有多少？”

“法蘭琪过去一向住在那儿。不过他现在住在费柴巴德，他在那儿找到了工作。帮助我们组织一个工会，艾利亚斯！那才是我们工人所需要的！”

隔壁房间里的声音越来越响。不和谐的歌声转为一阵响亮

的笑声。包比多又一次地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只是他記不起这个人是谁了。

那个印度姑娘用盘子端来了热气腾腾的菜，大家于是吃起飯来。

乔的嘴唇又湿又紅，緋紅的臉流着汗，他一边吃着，一边不住口地夸奖曼尼的菜点得好。別的人看見他这样吃得津津有味，都不禁津津有味地瞧着他，覺得很是有趣。

包比多站起来干杯。“为工人们干杯！”

大家剛干完这一杯，包比多又把杯子倒满了。

“为了那个可爱的印度姑娘，为了这个国家里所有的善良的黑女孩子，”（他心里想的是凱桑德拉）“为了美丽的卡丽普索——为了这个亲爱的小島上一切属于我们的东西，一切英国人还没有从我们这里取走的东西，干杯！”

大家拍手表示欢迎。卡瑪契还跺着脚。

“唱一支卡丽普索，安德烈——音乐家！”他命令說。

“我連歌詞都不知道，怎么唱？”

拉曼特不相信地望了安德烈一眼。

包比多拍拍安德烈的背。“喝干了。为我的朋友——也为我
的外甥女干杯！”

乔沒有喝酒。笑容从他的臉上消失了。他鼻子里哼了几声，說道：“現在只需要一样东西了——一支上等雪茄。”

他們已經吃完飯。拉曼特要来了雪茄。乔把两个胳膊肘儿擱在桌上，腦袋縮在肩里，吸一口雪茄，望一眼雪茄燃着的一头，似乎并不在听他周圍进行着的談話。

“……不过在这儿要干出什么事业来是很困难的，”安德烈在說。

“我来告诉你吧，”乔撇了撇嘴说。“我来告诉你吧。”别的人都静下来听他。“没有一个人，古德莱先生，没有一个懂得生活的基本原理的人会说这样的话。象你这种认为必须在世界上留下你自己的标记的感觉——这是对时间和永存的世界一个侮辱。我这样跟你说。我也喜欢写作，我几乎把它看作是我的生命，就象有些人把他们小小的宗教看作是他们生命一样；可是我不相信我自己比地里的种田人更重要，而且你要是这样想的话，你就犯了错误，犯了错误！”

“不错，那是犯了错误。可是这跟我刚才说的话有什么关系呢？”

“哦，你不懂？呃，我很抱歉，你的知识范围是那么狭小……当然罗，你觉得上帝给你创造生命是好让你在花丛里飞来飞去。我不懂的是——花处在什么地位呢，你认为？”

“他说的什么？干吗要用这些寓言？”安德烈问拉曼特，心里明知道花指的是艾丽娜，也知道乔不能原谅他跟她随便调情。“我刚才说的只是在这个国家里，一个人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你知道他的意思吗？”乔对拉曼特说。“讨论‘我们知识分子’怎样是宇宙间唯一的聪明人。哈—哈！真是笑话奇谈。”乔的笑声里没有幽默，充满了嘲笑意味。这个笑声以及他熾烈的目光好象要煽动别人一起来攻击安德烈。“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可曾想到过，命运——事故——死——可能结束你的一切？”他转过脸来朝着安德烈说。

拉曼特突然问安德烈：“你的艺术是建筑在什么上面的？”他给自己倒了第四杯白葡萄酒。

“他在这方面懂得什么，又可能懂得什么？”安德烈心里不高兴地想。“建筑？在生活上，当然罗。”他回答说。

“誰的生活？”

“一般的生活。”

“种田人和无产者才是一般的生活。艺术应该为他们。”

“艺术家应该依据他所熟悉的生活。”

“那么难道你觉得体验他们的生活很困难吗？你是不是看不起他们？”

安德烈这时才知道为什么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起，拉曼特除了一般礼貌上的应酬外，总是不怎么理睬他。

“我没有看不起他们，”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出国，要离开他们逃走？为什么？因为你看不起人民。”

“你把你自已关在自己的象牙塔里！”乔说。“你的生命是个又渺小又狭窄的东西。最后死神到来，可保不住你的生命。”

“咳，废话！”安德烈回答说。“那么说来，死神保住你的生命了。再有，你自己处在什么地位呢，不管你同情工人也好，反对工人也好？我来告诉你吧，你以为自己处在什么地位——高高地在工人之上，把你自已跟夏芝^①和贝多芬搁在一起！”

“我不怕死，”拉曼特说，口气中好象是说“我不怕蜜蜂”似的。“我就是死的话，也要为工人而死。死摧毁不了运动。要是每个人都坐着不动，只是想着自己可能明天就死，结果怎么样呢？资本家们就会收紧绳子。”

过道里打碎一个盘子。他们听见女招待们用一种惊恐的声音彼此埋怨。现金出纳机响了一下。

“可是我并没说他们必须坐着不动，”乔回答说。“我没有暗

① 夏芝 (Yeats, 1865—1939), 爱尔兰作家、诗人。

示过这样的意思？”

“你剛才在責備他——”拉曼特指着安德烈說——“脫離現實。不過我對現實的看法跟你不一樣。現實是人類生活的環境。死也是一種現實，然而只是整體的一小部分，有時候還是最好的一部分。你見過死沒有，艾利亞斯？”

喬搖了搖頭。

“我見過。許許多多次。在這問題上我可以說是權威。我跟你說，重要的不是死，而是人類怎樣能生活下去！”

突然間，大家都攻擊起喬來。卡瑪契象一個新學抽煙的人那樣拿着一支煙卷，幽雅地從嘴里吐着煙，說道：

“農民們是不是象你說的那樣，經常自覺地在跟死亡作鬥爭，是很有疑問的，喬——”

“他冒着什麼危險？什麼也沒有！”包比多插嘴說。拉曼特剛開始說話的時候，他已經非常激動了。“只有冒着生命危險的人才有利害怕死。再說死有什麼可怕？跟着來的就是安息！可是人們在地獄里苦苦掙扎了幾年，混得一口飯吃，結果只是逃避死亡，抗拒安息。象你這樣的人，有的是錢，有什麼權利害怕死？到了社會主義時候，農民和我們大家也都可以聽見一多一芬了。可是我們現在哪兒有空閒的時間？哪兒有機會受到教育？嘿，好好地想一想，喬——！”

“呵，別人講話的時候，你最好不要做聲，”喬打斷他，一邊揮着手一邊從桌旁站起來。“你象一個孩子那樣重復着每一樣你所聽到的東西。”他提高了他細小的嗓門來壓倒包比多怒氣勃勃的聲音，安德烈還注意到喬在為自己細小的嗓門感到氣惱，他的自尊心也因此受到了損傷。“你們這一伙人，”喬嚷道，“都幻想可以把人類放进馬克思主義的小震蕩器里一搖，就能象配雞尾

酒那样把人完全改造过来。有一样东西你们没看到——那就是约翰·坎珂①一旦取得了机会，就会剝削起他的同胞来，甚至比道拉还要厉害。我还要說，不管你们制造出什么样的理論，”他一边嚷，一边拿两只咄咄逼人的黑眼睛看着拉曼特。“基本的真理总是存在。呸！你恐怕連这个字的意义都不懂。”（他望了包比多一眼。）“人——一般的人——是个卑鄙的小虫！你们以为你们可以改变人性？哈，哈！”

拉曼特一直用指头轉着杯子，皺着眉头望着乔。“那么說来，你不应该跟我们在一起，乔·艾利亞斯。要是你这么看不起工人，你就不应该跟我们在一起——”

“呵，他好象是浮在大洋上的一块軟木！”卡瑪契說。“这一分鐘他認為夏芝比农民重要。是这样的，哎！他的精神！还有，哎！他的幻想！下一分鐘，他又会贊揚起农民来……”卡瑪契厌倦地揮了揮手。

拉曼特宏亮的声音帶着信心也帶着蔑視說：“我跟你說，人可以改造生活。他可以改造人性。是的，我相信这一点。人可以改造整个世界，而且会做到的——！”

“假若有什么上帝存在，他也是在人的身上！”包比多朝着乔喊道。

“听我說，艾利亞斯！你要是牺牲工人們的集会，追求安逸生活的乐趣，你就創造不出这样的世界来。自从咱們見面以后，我一直在注意你。你必須想吃就吃，要不你就說快餓死了。什么也不能来干預你的安乐。可是我跟你說，这个爭取自由的斗争，是不能靠善良的願望去贏得的——”

① 约翰·坎珂 (John Quackoo)，馬路上的癩三。——原注

“誰那麼說了？”

“讓我說完！在這個鬥爭中，資本家們會把工人當蠍子看待，毫不猶豫地會一脚把他們踩死。你看不起工人，也就是幫助了資本家。你對人類沒有信心。你怎麼可能對工人有信心呢？那麼你既反對資本家，也反對工人。你所以要進議會，只是為了滿足你個人的虛榮！你並不真正懂得壓制我們的力量是什麼。你是一個在前線的慌張失措的士兵，在暗地里開槍打自己的同志，同時又為他們難受。可是現在，你却要我們，工人們，來支持你？”

現金出納機響了一聲。

喬站在那裡望着他手裡的雪茄。面對着拉曼特堅定的信念，他一方面心裡妒忌，一方面比平時更銳利地感覺到在生活的汪洋裡個人是多麼渺小——“這個汪洋有些人卻認為可以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呢，”他心裡想。

突然兩扇彈簧門開了，一個英國口音不耐煩地說：“喂，我們連說話的聲音都聽不出了！你們這些傢伙能不能輕一點兒？”

說話的是長着兩隻招風耳的勃拉辛登。包比多立刻認出他就是隔壁房裡那個聲音熟悉的人。

使每個人驚異的是，坐得離門最近的安德烈一下子從桌旁站起來，用一種又忿怒又輕蔑的顫抖聲音說：“滾出去！”

勃拉辛登一眼看見魯那和拉曼特這兩個有膚色的人，臉馬上變成紅色，他往房間裡邁了一步，說道：“你們要是不——”話沒說完，安德烈就在他臉上打了一記耳光。

安德烈老想到自己對不起艾麗娜，又始終感覺到自己脫離有膚色的工人們的做法是不對的，當勃拉辛登走進房間發現他跟拉曼特在一起的時候，他的這種想法和感覺突然凝結成了一

种对自己的恐惧，一种由这恐惧产生的惭愧，以及一种对带来这一切的勃拉辛登的痛恨。

勃拉辛登跳过来要打他。可是包比多从椅子上跳起来，匆忙中把椅子也踢翻了，他一把揪住勃拉辛登的翻领，在他脸上打了两拳。

拉曼特把他们分开。其他的人都围了上来。他们脸上的样子似乎在说：“我们没法找他上面的人，就拿他来出出气吧。”卡玛契咧开了嘴，露出一个又急切又害怕的笑容。

那个女招待走进来，用锐利的目光向四围望了望，好象她早已料到他们结果一定会闹出这种事来的。

“谁付账？”她嚷着，手里挥着那张账单，轻蔑地望了望血流满嘴的勃拉辛登。

拉曼特抢过账单。“咱们走吧，”他嘟囔着说，一边推着包比多往前走。他不愿意让包比多在这个阶段跟警察发生纠缠。

勃拉辛登气得脸色发白，正在打电话叫警察。现金出纳机发出的叮当声似乎在嘲笑他，也在嘲笑急急地往楼下跑的拉曼特和他刚才说出的那些高贵的思想。

“这是我第二次揍他！”包比多喜孜孜地笑着说，跟安德烈一起奔出去的时候还亲热地在他的胳膊上捏了一把。

第二十三章

安德烈从饭馆回家，发现了一张请帖，是菲丽丝·劳里默请他在下星期三晚上去参加她的生日舞会。

劳里默一家在圣克莱出生，在圣克莱那种恬静富裕的环境里长大。古德莱一家跟他们比起来，算是新落户的了。劳里默

家忘不了古德萊家有瑕疵的血統；可是，古德萊家的財富，乔治的英國口音，梅的那個當銀行經理的丈夫，以及德·古德萊先生那種“大人物”的風度——這一切都有助於兩家彼此保持着最好的外交關係。

菲麗絲也在道拉公司的一個部門里工作，安德烈發現自己居然被邀請去參加勞里默家的舞會，心里不免有點沾沾自喜，覺得很難推托不去。“進圈套了！”他心里想，隨手把那種白色的小小請柬丟在一旁。

安德烈星期三晚上八點鐘走進勞里默家客廳的時候，立刻看到並感覺到，這並不是個普通的舞會。到處都有輝煌的燈光、鮮艷燦爛的花和種在花盆里的棕櫚。打過蜡的地板光可鑒人。姑娘們穿着長長的晚禮服，裸露着胳膊，梳着最時興的髮式，神氣里流露出興奮和期待。已有五十個客人到了。每個人都似乎想討別人的歡喜，希望忘掉舊日的齟齬。“啊，歡迎！我們的人又多了一個，”當他們招呼同性的朋友或者被人介紹時，他們臉上的笑容似乎在這樣說。

有幾個姑娘似乎被自己的美麗沖昏了頭腦。安德烈特別注意到一個十八歲的名叫蓓蒂·德·拉梅爾的美麗黝黑的姑娘。她穿着一件領口很低的袒胸衣服——顯然是第一次穿。她知道自己很美麗，比過去任何時間都要美麗。她焦急地等待別人來看她，贊美她。她看見了安德烈，過去她雖然一直對他很冷淡，這時卻向他揮着手，微笑着。接着她紅了一下臉，心不在焉地摸弄着衣服上的帶子，微笑着向一個正在跟人談話的陌生人瞟了一眼，接着，她好象不願讓這個微笑白白浪費掉似的，又朦朧朦朧地向四圍掃了一眼，想找一個可以投擲微笑的人。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人，她就頹唐起來，顯出一種可憐呆板的樣子。可是一

看到菲丽絲踏着沉重的步子穿过房間来招呼她的时候，她立刻又振奋起来。她一边笑，一边紧紧地握住菲丽絲的手，把她拉到前面有一面長鏡子的房間里，所有的女客一到，都要在那面鏡子上作一番自我欣賞的。

隱藏在一盆盆棕櫚交織成的小树林里不讓賓客們看見的黑人乐队开始奏乐。几对男女在打过蜡的地板上輕盈地跳起舞来。劳里默太太跟几个中年的客人談着話，笑吟吟地站在門廊上看着大家跳舞。

一个黑人女仆戴着一頂雪白的漿洗过的帽子，圍着一條雪白的漿洗过的圍裙，在門口出現。她点着头，皺着眉，做着手勢，拚命想引起菲丽絲的注意。可是沒有一个人看見她。她不敢走进客厅去，只是站在門柱那儿窺視着，最后她臉上显出一种懊惱的神气，一扭身离开了。

安德烈在跟蓓蒂·德·拉梅尔跳舞。使他煩惱的是，他發現她的舞既跳得不好，嘴里又有口臭，而且不肯用心听他說的話，老是左看右望，想在新到的客人中間找什么熟人。“哎！白里昂·福斯特！”她得意忘形地嘖嘖了一声，隨即喊了出来：“白里一昂！”

安德烈滿怀着柔情想起了艾丽娜。他可以跟她談論任何事，她都能懂得，她都会感兴趣。

乐声停了。一陣相当热烈的掌声。

一輛汽車的声音沿着車道开过来。劳里默太太急急地站起来走到門口石阶上去迎接最后到达的客人。

“你們終於来了！”安德烈听见她用最最悅耳的声音說。劳里默太太是个五十五岁的妇人，身体結实，为人和气腼腆。她接着又加了一句，說話的时候似乎还感激不尽地舒了口气：“我們

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

这时候菲丽絲已經走到她身边說：“哈罗，格茵！”那語气特別柔和，簡直可以說怀着敬意。

來客是奧斯本姊妹，格茵妮絲和愛瑟。勞里默太太把她們介紹給她那几个中年朋友，虽然她从来沒想到把任何其他年輕人介紹給她的这几个同輩人。菲丽絲把奧斯本姊妹介紹給她認為最体面的几个年輕客人。她并沒把安德烈包括在內。一个經過選擇的小集团急切地形成了。那些老年人露出有礼貌的慈愛笑容，不住地往客厅里瞟着，想看看他們的女儿是不是在跟奧斯本姊妹說話。

那个戴着漿洗过的又白又硬的帽子、圍着又白又硬的圍裙的黑人女仆又在一個門柱旁边張望起来，想引起菲丽絲的注意。等到她認為自己已經成功的时候，就再一次匆忙地做着手勢，把眼睛睜得大大的，連眼白都能看見，一边不自然地張动着嘴作說話的樣子。有人代她向菲丽絲示意。菲丽絲并不理这个佣人，自願自領着格茵妮絲到勞里默太太的房間里去了。

十分鐘后，格茵妮絲下了鋪着地毯的樓梯走进客厅，安德烈才头一回仔仔細細地把她打量了一番。他看見的是一个中等以下身材的姑娘，端正、冷淡，漂亮的臉上露出一種堅定、驕傲的神情。她那强有力的臉部表情几乎帶有男子气概。从她挺秀的姿態，短小、穩健、方正的步子和直直地看人、无所畏懼的藍眼睛里，他看出一种使他憎惡的高傲态度。她走进房間的时候，拿眼向四圍一掃，把那班不是她自己朋友的客人就象佣人那样对待。

安德烈看見格茵妮絲周圍的一堆人里有个客人說了一句使她不高興的話。她把淺褐色的濃头发往后一洒，馬上加入到另

外的一个人堆里去，用她宏亮的嗓音说了不多几句话，那堆人的注意力就立刻集中到她身上了。

“哼！非常傲慢，”安德烈想着，心里很没好气，立刻打定主意不去理睬她。

菲丽丝是决不能让她独自个儿呆着的，这时就走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格茵妮丝的腰。菲丽丝是个金头发、白皮肤、并不漂亮的女郎，她因为家里有錢，一向娇生惯养，什么事只要她张口吩咐，都有佣人们侍候着去做，所以她整日无所事事，老是跟人闲聊别人家的事。她跟格茵妮丝在一起，真是最好不过的对照。

这时候，格茵妮丝要求又胖又重的菲丽丝在一些爱慕她的年轻人面前证明，某一件事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可不是吗？在安德烈看来，这个英国姑娘好象很愉快地意识到，她身上的衣饰虽然朴素，跟菲丽丝比起来，自己却完全占着上风。有人叫了下她的名字。她皱着眉头回过头去看来打搅她的人是誰。来人是劳里默太太。格茵妮丝随随便便地挽起劳里默太太的胳膊，举起她穿着非常高的高跟鞋的脚（她不喜欢被人认为身材矮小），迈着方正的步子，跟她一起走了。

舞会现在到了最热烈的阶段。现在不再是每个人都想讨每个人的欢喜了。在奥斯本姊妹没有来之前，舞会上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可是这时候宾客们已经分成了三、四个小集团。第一个集团是劳里默一家子，她们象乞丐见了铜钱那样死钉着奥斯本姊妹不放。第二个集团想尽力靠近劳里默家的人，以便可以照到一些从奥斯本姊妹身上放出来的阳光。第三个集团发现自己被攢弃在外层的黑暗中，就毁谤起劳里默来，说她们是“见识少、眼光浅”的人。有人低声说蓓蒂·德·拉梅尔是带有肤色的，她

現在正在追求白里昂·福斯特，因為他的父母是英國人。第四個集團里全是男人，他們死守着書房里的酒排，談論着賽馬、汽車和利潤。

“真叫人惡心！”安德烈望了望周圍的那些集團，心里這樣想，同時覺得自己十分孤獨。他走到蓓蒂·德·拉梅爾身邊，用一種響亮的嘲笑口氣來隱藏他那種自卑的感覺，說了幾句關於白里昂·福斯特的帶刺的但是並不必要的話。她剛跟白里昂·福斯特跳過舞。

阿諾德·華爾卡差不多是最后到達的一個。他是個三十左右金發碧眼的男子，身材瘦削，動作敏快，這種敏快的動作老會使安德烈聯想起松鼠。阿諾德·華爾卡說話很快，聲音很輕，說話時候臉上總是興高采烈地露出一種好象跟人密謀造反的、誘惑人的笑容，不是上前擁抱他的朋友，就是拉着他的手。他身上有一種油滑的神氣，很為安德烈所討厭。特別是他遇見“上等人”的時候，他這種神氣更是顯著。他鞠着躬，搓着兩手，兩眼濕潤起來，從齒縫里倒抽着冷氣，好象恨不得把這類的新相識一口吞下肚去。安德烈看見他向不在跳舞的菲麗絲撲去。他溺愛地用雙手捏住了她的一隻手，彎腰俯在她手上，自己說着笑話自己發笑，只要有別人在面前，他總是這樣子的。

“哈羅，外交家！”安德烈喊他說。

“哎，哈羅，安德烈。玩得好嗎？”阿諾德說着，走來跟安德烈握手，一邊左右環顧，想找一些更重要的人。

突然他來不及地點頭，趕緊讓眼睛濕潤起來。他猛地離開安德烈向格茵妮絲·奧斯本走去。

音樂已經停止，跳舞的人都拍手要求再來一個。棕櫚樹林里的那個吹薩克薩風的鼓起了肥滿的棕色腮幫吹起來，音樂又

开始了。

阿諾德跟格茵妮絲跳舞。他一心只想到自己怀里摟着的是英国大法官的女儿，所以他的目光虽然跟别人相遇，他却誰也沒看見。为了努力使自己摆出一副适应这场合的紳士派头，他把屁股凸了出来，不自然地聳起了一个肩膀。

那个黑人女仆第三次在門口探头張望的时候，菲丽絲就向她走去。

“愛，你要干嗎！”她压低了嗓音粗声粗气地說。

“鹽流进冰淇淋了，菲丽絲小姐！”

“什么？哦，我的天！”菲丽絲用一只手摟着胸脯，臉色都白了。她晃着两手向她母亲奔去，低声跟她說：“鹽流进冰淇淋了！”

“叫我怎么办？你又不是个三岁的小孩，”她母亲露出一种惊惶失措的样子低声回答說。

女儿的臉气得紅了，臉上露出一种卑鄙、惡毒的神气。她跺着脚說：“你必须想个办法出来。我的那些客人怎么办？我不是早就跟你說了，叫你把这个混賬黑鬼打发走……大半个晚上她都站在那儿做鬼臉！……”

有人要求乐队奏保尔·瓊斯。姑娘們圍成个小圈，男子們在外面圍成个大圈。乐声响了。姑娘們拉着圓圈往一个方向跳，男子們往另一个方向跳。大家都唱：

圈子里有个黑姑娘，
特勒一拉，拉一拉，拉……
她的模样象块糖，象个桃，
象个桃，象个桃，象个桃。

乐队突然改奏爵士音乐，大家都爭先恐后地搶起舞伴来。安德烈发现自己面对着奥斯本集团里一个梳着美丽发式的姑娘。一时间，这位姑娘似乎决不定要不要向摆在她前面的命运屈服。接着她微笑着，可是并不正眼看他，把一只胳膊搭到了他的肩上。

音乐又轉为一曲儿歌。跳舞的男女又嘻笑着急急地分成两个圈子，一边唱歌一边跳舞。

第三次轉換音乐的时候，格茵妮絲发现自己一时竟找不到舞伴。她轉着两只含笑的眼睛向四圍膘了一下。她看見安德烈露出一種譏諷的神情站在那里看她。她看出他实在恨不得从这个成人們在玩的儿戏里脱身。由于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她被他吸引住了。一时间她竟有点心虛起来。可是她非常不願意自己因为找不到舞伴而被迫在这场舞中落空，所以只好向安德烈跑去。

“別站在那儿！来吧！”她沒好气地嚷道，把一只胳膊搭在他的肩上。

她跟安德烈一起走过的时候，魁偉的傑克·勞里默逗她說：“下一場我还要叫你落空——等着瞧吧。”

安德烈覺得格茵妮絲的爽朗笑声似乎在說：“你不可能……噯呀，我可以永远跳下去，不会感到疲倦。”使他惊奇的是，他覺得自己的脉搏跳得快起来。

“你是安德烈·德·古德萊，是不是？”格茵妮絲問。“拉小提琴的是不是你？我早晨騎馬出来的时候，常听到你在練習。昨天你拉的是柴柯夫斯基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你懂得？喜欢嗎？”

“哦，我喜欢！你拉得非常好。”

“謝謝。你会拉小提琴嗎？”

“我希望会拉。我喜欢唱歌。”

“你会唱歌，那么？”

“只在家里唱，”她微笑着說。

“跟我說，你在英国的时候听到哪几个音乐家？都听到了，我想？”

安德烈极大部分的音乐知識都是从唱片上得来的，因为来特立尼达演出的音乐家很少，相隔的时间也很長。因此他聚精会神地、惊奇地听着她詳細地講解克萊斯拉怎样使弓，海費茲^①有怎样好的艺术技巧。她說起来好象她从小就学过小提琴似的。音乐停止以后，他們就坐着談話。使安德烈高兴的是，格茵妮絲談起音乐的时候，好象很喜爱音乐，对它有一种特殊的、亲切的理解。在这两个真正音乐爱好者的眼里看来，凡是他們喜爱的乐曲，里面所隱藏的意义，仿佛只有他們两人懂得似的。这时候，格茵妮絲试图跟他解釋他拉柴柯夫斯基协奏曲时有些什么地方还須注意。突然間她截住話头，向房間对面一件晚礼服揮起手来。

“去你的吧，”安德烈想，“我不会再对你发生兴趣了。”

一个穿着笔挺短褲的男子走来要求跟她跳舞，这时音乐已經响了。

格茵妮絲站起来随着乐声飄走以后，一切东西在安德烈眼中都显得比平时更腐臭、更乏味了。他注意到格茵妮絲不时拿眼望他。她的目光似乎在說：“你为什么不来跟我談話。沒有人

① 海費茲(Heifetz, 1901—)，波蘭小提琴家。

这样对待过我。”

突然，安德烈想起了艾丽娜，那情形就好象一个处身在陌生人中间的孤客突然想起了自己某种隐秘的恶习，因而良心上感到痛苦一般。

“呃，房间里就是她一个人还有点理性，”又跳了两只舞以后，安德烈一边这样默默为自己辩解，一边怀着一颗跳动的心，向格茵妮丝走去请她跳舞……

这以后，安德烈又跟她跳了第三只舞，也是最后的一只舞。此后他没再去接近她。他的本能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如果他显出追求她的样子，那只会在她眼里贬低他自己的身份。

使他惊奇的是，阿诺德·华尔卡竟向他走来，一边爱抚着他的手，一边问他在道拉公司过得可好；他有好久没见到他了；他可曾会见那个会弹钢琴的某某小姐？“来吧，我来替你们介绍，”阿诺德说……

这时过了午夜已经很久，书房里的男人们在讲下流的故事。虽然少数几个人已经开始离开，安德烈却不想回去。有好几次，他在无意中跟格茵妮丝四目相视。

两点钟的时候，奥斯本姊妹告辞了。

格茵妮丝对安德烈说：“请到我们家来，好不好？我星期六在家，我们可以举行一个音乐宴会。”

格茵妮丝说话的口气好象一个非常有自信心的交际花，她深信自己不论说什么、做什么，是决不会出错的；她刚才说的话每个在场的人都听见。安德烈眼看到她把他放在她自己的那个特殊圈子里，他的威信在劳里默一家人的眼里已经陡增，他自己已经一下子从外层的黑暗中上升到阳光里，他看到这副景象，心里不由得暗暗欢喜。那些小集团不再显得“叫人恶心”，而是非

常恰当、非常可爱的一些安排了。

第二十四章

一个星期过去了，安德烈没有去看艾丽娜。他的吻已经化成了一道障碍隔在他们中间。他心里惭愧，只好躲开不去，可是他越躲避，心中的惭愧就越厉害。“我要是在街上遇见她，我应该怎么办呢？跟她怎么说呢？”他叹息着自己问自己。“可是我又有办法？”

就在参加舞会那个星期的星期六下午，安德烈到奥斯本家去了。他们的房子是一所高大壮丽的两层楼石头建筑物，漆成白色，聳立在一片深绿色景物之中，更引人注目。外面的花园完全是英国人最喜欢的那种庄严的、几何学的、“禁止践踏草地”的款式。

安德烈听见自己的脚步踏在铺过沙石的车道上咔嚓咔嚓地响，他的脉搏马上跳得快起来，一种恐怖的感觉揪紧了他的心。他想要在草地上走，好使脚步声轻些，可是又不敢这样做，生怕奥斯本家的人——他幻想他们这时正在看他——会以为他这样做是由于胆怯。他正在寻找门铃的时候，忽听得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格茵妮丝出现了。

格茵妮丝是那种可以从她走路的姿势中清楚地看出她个性的人物。她那么把腰板挺得笔直，穿着高跟鞋，迈着短小坚定的步伐急急地向他走来，安德烈见了，心里就不舒服地感觉到，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她还是一定要照着她自己的意思去行事的。然而接着她过来跟他握手的时候，却又露出了一个容光焕发的微笑，而且样子滑稽地半鞠着躬，这种微笑和鞠躬似乎在

說，跟他在一起，她不得不服從他的意志，並且樂意這樣做。這一點很使安德烈高興。

“你來了，真讓我高興。今天下午只我一個人在家。我們可以安安靜靜地舉行我們的音樂宴會，”她一邊說一邊領着他進去。

格茵妮絲坐在一把大皮椅上，把她的唱片拿出來給他看。他們先放柴柯夫斯基的協奏曲。跟着他們就談論起這個樂曲，談論貝多芬和他的第七交響樂，談論她曾經聽到過的西納貝爾^①（整個期間他們都覺得這不是他們彼此要說的真心話），最後他們才覺得可以降低自己的身份談到爵士音樂了。

“我們跳舞好嗎？”格茵妮絲問。

跳舞正是他所希望的，可是她那種冷淡的口气使他吃了一驚。

“好的，要是你高興的話。”

格茵妮絲叫來了凱桑德拉。

“凱桑德拉，把這些椅子搬開。搬到牆邊去。”

“好的，格茵妮絲小姐，”凱西順從地說，含笑向安德烈瞟了一眼。

安德烈假裝沒注意她。她離開房間以後，他用一只胳膊攬住了格茵妮絲的腰，他倆就跳起舞來。有人在用“above”（上面）和“love”（愛情）押韻，可是安德烈並沒聽見。他一句話也不說。他知道這張唱片不久就要唱完，她就會一聲不響地帶着一種不露聲色的匆忙另外放上一張，他們也就會再一次地在打過蠟的地板上划起舞步來。一些更多情的歌聲低唱着愛情，用

① 西納貝爾 (Schnabel, 1882—)，奧地利鋼琴家、作曲家。

“heart”(心)和“part”(部分)押韵,“moon”(月亮)和“soon”(不久)押韵,这种歌声似乎使得这个可爱的英国女子头发上所发出的醉人芳香更加强烈了……因此安德烈直到后来方始想起她的舞跳得并不好。

車道上的汽車声打断了他們。汽車上的門砰的一声响,法官和一个二十八岁左右的魁梧英国人走上了石級。格茵妮絲介绍了她的爸爸和大卫·普利姆罗斯。

“警察督察,”安德烈跟他握手时这样想。

奥斯本先生有一双很大的藍眼睛,眼睛里老流露出一种厌烦的神情。他不住地眨眼,一边眨眼,一边还讓他寬闊的、好动的嘴巴的两角搭拉下来。他显然五十刚出头。他的举止驕矜傲慢。此外他身上并无什么突出之处。甚至他的驕矜傲慢跟一般为帝国尽忠效劳的英国人也很相象。他的毛病是腦筋死板。举例來說,因为他是个英国人,所以应该有千百个貧苦的黑人象奴隶那样尊敬他,而他也可以用低廉的工錢雇用他們,可以随意打发他們走,这些都是天經地义的事。他身为英国人,出身在一个有田地的世家,在英国最好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因此他在天賦和教养上不仅要比殖民地人民(不管黑人也好,白人也好)高一等,而且要比一般的人类都高。他曾在印度呆过三十年。他深信如果英国“不去教育印度人民,提高他們的知識”,那么“所有这些由甘地惹起的麻煩”就不会发生。照他的看法,印度人和黑人根本不可能吸收什么文化。他会說,有些黑人和印度人是有教养的,可是他們是沒有文化的。他們是聰明的,可是太不成熟,还不能正确地利用英国給他們的知識。显然英国在几百年內还不应该放手。此外,奥斯本先生还有一系列条例——就是“法律”——可以用来正确地說明窮苦人和土人的命运,所以他沒有必

要為他們多傷腦筋。正是因為這個原故，他坐汽車經過的時候，對周圍的事物一點也不發生興趣。一張氣忿的臉，一個奇怪的走路姿勢，一個女人顫動着的乳房，一輛載重過多的騾車，一群在泥濘的院子里游玩的孩子，一個睡眼蒙眬地看守着一盤沒有人來買的桔子的黑人老太婆——這一切景象都不能吸住他的目光。二十五年來，他一直在向這類人施行法律，在他眼里，他們在這個社會秩序里的地位是固定不移的。他交叉着腿坐在汽車的車廂里，跟他的妻子談着話，眼睛並不望她，並不知道他周圍熙熙攘攘的生活不是永遠一成不變的，那種生活也在發展，越來越自覺，不久就會舉起手、發出吶喊來反對他。

“你好？”格茵妮絲把安德烈介紹給他的時候，他這樣說。“你就是那個音樂家？不錯。我曾經聽人說起過你，我還認識你的父親。非常能干，非常能干……請坐好嗎？我想你也許要喝一杯馬提尼^①吧。你喜欢不掺東西喝嗎？”他加了一句，口氣里帶着一種無所謂的屈尊俯就的暗示，那是因為安德烈年輕的原故。

凱桑德拉戴着漿洗過的帽子在門口出現。法官叫她拿馬提尼來。

“你可以把椅子搬回到老地方，凱桑德拉，”格茵妮絲說。

副督察普利姆羅斯向法官說：“抽煙？”然后把煙匣向安德烈遞去。安德烈注意到他那只慣于制服馬和人的、長着金色汗毛的、強有力的手是那麼寬闊，那麼紅潤，不禁覺得有點憎惡，也有點害怕。副督察說：

“今天下午我在俱樂部里打電話，真把我苦死了。那里實在需要裝一個電話間。”

① 馬提尼(martini)，一種用艾酒、杜松子酒合成的雞尾酒。

“唔。不錯……說到電話間，我在这方面也不曾有过十分称心如意的經驗，”法官回答說，一边从唇上拿掉一小片烟草。“可是在小間里，你至少可以不必那么唯唯諾諾。”

他素常有点小聪明，只要他自以为說了什么聰明的話，就馬上做出一副苦臉，眨巴着眼睛。他現在也这样做了。客人們有礼貌地笑着，可是法官一点也不笑，說他在第四个球洞上打了个右曲球。督察普利姆罗斯說他的球在第五个球洞上落进了溝里，因此不得不去撿起来。法官說第七个終打地区实在太不象样了。

“安德烈，你会打高尔夫球嗎？”格茵妮絲問。

“不会，”安德烈回答說，臉上不由得一紅，同时又恨自己为什么要紅臉。

他决計要努力讓自己变得可爱，在平时只要他存心这样做，他是很容易成功的。可是面对着法官冷冰冰的态度，他的热誠和魅力都显得无能为力了。法官显得特別客气，特別有礼貌——确实有点过分。

安德烈站了起来。

“你一定要走嗎，古德萊先生？”法官說。

“見到你非常高兴，奧斯本先生。”

格茵妮絲送安德烈到門口石阶上。

“下星期六再見？”她說着，一边跟他握手，一边很快地倒抽了一口气。

他看出这个驕傲的姑娘有点惊惶失措，生怕遭到他的拒絕。

安德烈回家了。家里的人已在吃甜点心。沒有一個人招呼他。女佣人給他端来了湯。

“这几多无聊！”他这样覺得。“阿維特下巴上的肌肉还在象

过去那样颤动。这不是家，这是个旅馆。”他并没听见他父母在说什么，只是在回想她和法官说了些什么，他自己又怎样回答，有些答话似乎措辞不当，有些答话很容易被人误解，想到这些，他心里十分惶惑不安。他觉得，自己仿佛从来没听到过这样辉煌的小提琴演奏。可是在他回想着某几个乐章的时候，跟他说着什么话的格茵妮丝的影子又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又快活地记起她那又白又小的手握在他手中的感觉，又听到了她用宏亮的嗓音说话时的口气。接着他又想起了音乐，这一乐章怎样恰到好处地引出了那一乐章，两者又怎样作了恰到好处的对比；可是想到这里，他心不由己地记起了在格茵妮丝家里当他也这样想的时候，他曾注意到她腿肚和脚背的曲线。他再一次回到音乐上，可是格茵妮丝的影子总是那么跟音乐纠缠在一起，结果两者都混成一片，成了某种他当时未抓到意义的、不能欣赏的东西所遗留下来的光辉的、可是恼人的印象。

“……再要点儿肉吗？”有人在说。“你再要点儿吗？……安德烈！”

他苦笑了一下。“肉？好吧，”他回答说，心里却在想跟格茵妮丝碰面，随即不耐烦地回到了他们这个普通的现实世界。

第二十五章

自从那一天下午第一次拜访了格茵妮丝以后，安德烈不再浪费时间去想艾丽娜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他自己对自己说。“艾丽娜爱我，呃，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想到这里，他不禁微笑起来，因为他想起了格茵妮丝。

他怀着兴奋和期待，觉得一个新的世界，里面有各种最好的可能，正在他前面展开。他并不问自己这些可能是什么，或者它们会导致什么结果。

他第二次、第三次拜访了格茵妮丝。接着是夜晚在薩凡那公园附近散步，过了一个短时期，便是下午在植物花园里约会。

安德烈完全被格茵妮丝吸引住了，那情形就跟一棵树从树林的阴处长出来浸浴阳光一样自然。

在他作了第二次拜访以后，法官在饭桌上问：“你在哪儿碰到这个小伙子的？”

“在劳里默家的舞会上，”奥斯本太太回答说，她的头在脖子上摇个不停。

一阵静默，除了叉子落在盆子上的叮当声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凯桑德拉端了一盆鸽子青豆站在法官的胳膊肘边，从眼角边溜了格茵妮丝一眼。

“放低一些！别把它举在空中，”法官责骂说。

凯桑德拉跟往常一样，看见他取食物时那只苍白的、长满黑色汗毛的手，心里就害怕起来。

奥斯本太太干咳了几声。

“扫清喉咙做准备工作了，”格茵妮丝心里想。

“他是个音乐家，我听说了，”奥斯本太太说，她的口气里暗示：“造成一个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材料呢。”

“一个非常出色的音乐家，”格茵妮丝说着，把羹递过去给她。

“倒不是那种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是个摩登音乐家，对不对？”

“啊，爸爸！”

“唔。跟他交交朋友还可以，可是你不要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发生糾葛。”

“他是我在这儿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紳士，”格茵妮絲大着胆子說。

她母亲又清扫了一下喉嚨。

“哎哟，很有礼貌，”她父亲举着叉子說，“可是門第不当，你知道。”

“我們很希望你設法找到其他一类紳士，”她母亲笑着說。

凱桑德拉輕輕的、小心翼翼的脚步声。

“很难討好，亲爱的，”爱瑟对格茵妮絲說。

一陣咬嚼声。土豆片非常脆。奧斯本太太攢紧了眉毛，象責备似的低声对凱桑德拉說：“給先生拿啤酒来……”

“在这个地区里很有名气，我猜想？”法官措着嘴說。

他們拿眼望着格茵妮絲。她把头一揚。

“我不知道。我想不是的。他是个知識分子，你知道。”

凱桑德拉悄悄地把盆子拿走了。

“呃！”她心里想。“要是他們这样看不起古德萊先生，黑人在他們眼里不知成了什么哩！要是法官知道奧岡的确附在我身上叫我跳过舞，更不知道要怎么办呢——他一定要把我关到牢里去。”

她拿来了啤酒。她在替大法官倒啤酒的时候，尽可能不讓自己去望他的手。

“他似乎跟劳里默家里的人非常熟，”奧斯本太太說，口气里似乎在为劳里默一家人的行为卸脫責任。

啤酒从瓶里滾滾而出。凱桑德拉几乎是偷偷地溜出去的。她又端了甜点心进来——煮熟了的番石榴。

“有毒的水果，”爱瑟說。

这是他們家里說慣了的关于这道甜点心的笑話。

奥斯本太太搖着头否認說：“你做得非常好，凱西。”

凱西一向替厨子代做这个点心，因为厨子做得不好。她臉上突然煥发起一个羞澀的笑容，使得她的臉美丽起来。“嗯，太太，”她悄沒声儿地說。

“我想不吃这个了，亲爱的。光是咖啡，”法官說。

格茵妮絲覺得他們又重新脚踏实地了。

“不是为了腰圍吧，爸爸？”她微笑着說。

“不幸得很，正是为了腰圍。”

“跟我一块儿去騎馬吧。”

“我放不下我的高尔夫球，我想……”

* * *

在古德萊家，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場面。

阿維特已經听說安德烈怎样去拜訪奥斯本家。安德烈不在的时候，他們一家人都討論着奥斯本家的事，猜測着安德烈是怎样“鑽进去的”，是法官自己还是格茵妮絲邀請他的。德·古德萊太太微笑着想起有人曾經跟她說奥斯本太太是个“很好的人”。德·古德萊先生笑吟吟地把眉毛往上一揚，快乐地表示同意，嘴里还說奥斯本先生“为人不坏”；阿維特說她曾听說他們家的两个姑娘“的确非常不错，态度是那么自然！”

从这一家人說这些話的口气里，一个陌生人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象，以为他們談論的是一个并不怎么聰明的儿子忽然出人意外地在一場很困难的考試中及格，現在有光輝燦爛的前途了。

安德烈进来的时候，他們开始談起別的东西来，可是愉快的笑容并沒在他們的臉上消失。他們不住地拿眼瞟他，試圖从他

臉上看出什麼來，同時希望他会說話，跟他們談談格茵妮絲和有教養的奧斯本一家子。他的母親帶着一種特殊的笑容，一連三次給他不同的菜。可是安德烈鎮靜地一聲不響。

第二十六章

在一個知識水平並不超過拙劣電影或者下午四點以後在走廊上的聊天的社會里，野餐和舞會是消磨時間的主要方法。因此，很自然，勞里默家舉行過舞會雖然還只三個星期，他們却覺得又有必要到小島上去舉行周末野餐，以便消遣時間，尋找樂趣。

安德烈現在也受到了菲麗絲的垂青，不時悄悄地講給他聽一些秘密，或者挑逗地瞟他一眼，這次野餐，當然也首先請了他。

三月的一個早晨，五點半的時候，天空中只剩下几顆最大的星星照耀着，霧還象個幽靈似的躺在薩凡那公園上面，傑克·勞里默的汽車在古德萊家的門口煞住了車。這個勞里默家的小伙子按照一個下流的卡麗普索的節奏揪着喇叭，把周圍人家都吵醒了。

“嗨，傢伙！”

那個傢伙已經等了十分鐘，這時趕忙奔了出來。樓上，古德萊先生不高興地嘆了口氣，翻了個身，打了個呵欠。古德萊太太十分小心地拿一件睡衣裹緊身體，象犯罪似的從她的窗子里窺視着，很快慰地注意到安德烈坐在格茵妮絲旁邊。她不喜歡這個勞里默家的小伙子，他是個有名的足球健將，手大腳大，胸口的毛“都從他的襯衫里露出來”，猶如她後來所說的。

從特立尼達西北部的尖端到南美洲海岸，是一片十二哩寬

的海洋。海洋里冒出一些小島，好象是一塊塊巨人時代遺留下來的綠色踏腳石。加斯伯利，馬諾斯，海伏斯，却卡却凱爾……接着是委內瑞拉海岸。哥倫布管這些狹窄的海峽叫蒲卡——嘴巴。加斯伯利和馬諾斯這兩個島都不過一哩長，今天都是假日遊樂地。每一個小小的水灣子旁邊都有一座度假日的別墅隱現于岩石和樹木之中。

跟大多數中產階級的特立尼達人一樣，安德烈的學校假期常常在加斯伯利度過，在他的記憶里，這些日子始終是他孩提時候和少年時期最最明朗、最最快樂的日子。加斯伯利上面全是岩石。海水在這兒並不象在一般海灘上那樣說說談談。海水只是漲上來，愛撫着岩石，岩石一動不動，對這樣的求愛發出憤怒的咆哮。突然間，一個大浪把她滿頭的白髮向它們身上撒來。洞穴象野獸一樣發出吼聲，噴出白沫……安德烈記起日落時候天空上怎樣濕漉漉的染滿了深紅色和金黃色；還有煎魚、烤麵包和可可的香味，以及晚飯以後，成人們的聲音怎樣在半黑的防波堤上囁嚅作響，他自己又怎樣在渦睡中掙扎，不久又怎樣昏昏睡去。海的聲音對他有一種特殊的魅力，由於他跟那些孩提時候的情景疏隔已久，這種魅力就顯得越加強烈。

這樣的一種氣氛，象把蓓蕾變成鮮花的雨一樣，足足以使格茵妮絲和安德烈之間的愛情成熟起來。

他們在斯托伯爾海灣離開大陸橫渡海面，海水象一面鏡子，在初升的旭日下燃燒閃亮，小汽船的行駛聲在海面上發出懶洋洋的回聲。一只鸕鶿拍動一下他的大翅膀，從水上飛起，繞了一個圈，鑽進水底，又帶着一種懶洋洋的、心滿意足的神情坐在水面上，一仰脖子把抓到的東西咽了下去。

參加野餐的人有幾個已在昨天下午到了這裡。這時候，飛

跑着的赤脚使得防波堤都震顫起来。新来的人被赤裸的腿和胳膊、兴奋的声音、招呼声和笑声包围起来。

他們順着巨大岩石中間一條逐漸隆起的小徑走上去。曾經回响过无数假期欢乐的那座高大破旧的木房子上面已經不剩一点油漆。它的游廊上的欄干都已腐朽歪斜。在格茵妮絲眼里，这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顏色有时阴暗，有时刺眼，灰色或黑色的岩石伸手皆是，屋后紅土上面，綠色的树木叢生——这种原始的、荒蕪的、富有詩意的气氛使她心曠神怡，神魂飄蕩。她跟安德烈一起站在旁边的游廊上，眺望着他們底下的海。

“一条介魚^①！”她惊异地嚷道。

介魚象草那么綠，呆在水里一动不动。格茵妮絲的指头摸着了安德烈的指头，紧紧地扣在一起。安德烈望着照到水中的一抹阳光，望着一动不动的介魚，觉得格茵妮絲和他自己身上最美好的品質象阳光一样擴張开来，把他們举得高高的，高居在所有其他的世人之上。很久很久以后，每逢安德烈想起在加斯伯利的这一天，他只能記得这样跟格茵妮絲站在一起的短短一刻。其他的时刻似乎沒有能集中这种濃厚的、富有詩意的感情，这种至高的虽然是短促的快乐……

可是突然間傳來一陣赤脚的奔跑声和喊声：“格茵！安德烈！你們不想游泳了嗎？来呀！”

他們換了衣服，跑下已經被阳光晒热了的石級，从防波堤上跳下水去。他們在这个小小海湾里游泳，海濱只有十二呎沙石，水边的树木彼此拥挤着。那些树的軀干都是黑的，可是树叶却綠得厉害。它們站在那里，在郁郁不乐地注視燃燒着的大海。

① 介魚(garfish)，一种長嘴硬鱗的海魚。

海象一个吃饱了的动物，不时懒洋洋地动弹一下，爱抚着岩石，把静静地歇在岩石上吃东西的螃蟹浇得湿淋淋的。海底里，一些杂草在随着水势摆动。格茵妮丝揀海底有沙的地方潜下水去，又突然浮到水面。

“哦，瞧！”她嚷道，声音里显示出她已准备好吓一跳，或者为自己的胆小发笑。

他们睁大了眼睛潜水，试图留在水下不起来。安德烈看见一条并不比菜盆大的小海鳕鱼，平滑而迅速地摇动鱼鳍，紧紧地从他身旁游开了。

“咱们走吧！”他嚷道。“这是条海鳕鱼。他会长大的——长到五呎长。”

“哦！安德烈！”

他们游到阳光里，攀住一棵倒悬着的树的极枝，仰天躺在水中，用脚踢水。他们俩的肩膀碰着了。他看见她雪白奶房中间的那条线，看见她含笑的蓝眼睛在望他，显露出无限柔情；可是他心中洋溢着的那种快乐感情是那么深，那么富有诗意，它已经超越了情欲。安德烈爱上了格茵妮丝，爱上了他周围的环境，可是主要的他是爱上了爱情。格茵妮丝看到了他眼里流露出来的那种对她倾倒的感情，心里十分快乐，十分骄傲。

“咱们回去，好吗？”她说着，扭开头去。

“哦，我做了什么错事了！那是决不可能的！”安德烈听见她那种冷冰冰的说话口气，心里这样想。

他们出了水以后，他匆忙地穿好衣服，生怕她先穿好了从他眼前消失。

他们走到屋子里去用茶点。用完茶点，他们又偷偷地溜走，循着一条蜿蜒在岩石和树木中间的小径走去。他们得一前一后

地走。

“咱們到哪儿去？”她的声音从他背后傳來。

不等他回答，她就哼起曲子来。接着又停住不哼了。

“蚊子！有千万只！哦，我不喜欢这地方！”

她那种冷冰冰的唯我独尊的态度使他心里十分苦恼。

就在这时候，他們走进了一块林中空地。

“哦，这地方挺可爱！”格茵妮絲說。她在一棵芒果树的影子里坐下，向四圍望了望。安德烈也在她身旁坐下。

“瞧，安德烈！那块岩石比你还要高。”

“不錯。你可看見那些洞？千百万年以前，螃蟹和貝就藏身在这里面呢。这些岩石过去沒有一块不是埋在海底下的。”

“不一錯……千百万年……你說这不是挺有意思嗎？”她悄沒声儿地說，眼睛望着远处。

他們都不作声了。

“岩石！那跟我們有什么关系？”安德烈心里想。

格茵妮絲帶着一种又热情又羞慚的表情向他轉过身来，摩挲着他的头发。安德烈顫巍巍的在她唇上吻了一下。他本来闲着无聊，手里拿着一根小棒，用它打断了周圍的几棵野金盞草，上面落下来的花在阳光下散发出刺鼻的芳香，招来了蜜蜂和黃蜂在花上刺螫。树林下的乱叢棵子里升起了一股潮湿的热气，包裹住了一切。蜻蜓刺冲着，飞翔着，閃着微光，蚊子和蜜蜂嗡嗡叫着。突然响起了一陣簌簌的声音，原来是一只蜥蜴在一些枯叶上面追它的伴侣。直到現在靜默被打破的时候，他們才意識到剛才的那片沉寂。

“聞到沒有？”他悄沒声儿地說。

她微笑着，拿了他的那根小棒在地上胡乱划着花样。安德烈

虽然望着花样和小棒，他看到的却只是她的手和她雪白丰满的胳膊的动作，心里还感觉到静寂象一个鬼怪似的在他们周围。那些岩石和树木好象也在镇静地等待某种它们眼看快要成熟的事情发生。

“啊，天哪，这样的时刻很快就会过去的！”他想，心里渴望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

阳光消逝了。大块的乌云从天边飞来，遮没了天空。一阵雨前的寒风刮过林中空地。大海发怒了，脸色气得煞白，重新开始了对岩石的无休止的战争。

“咱们回去吧，”格茵妮丝恳求说，眼睛不敢望他，害怕在她自己心底里沸腾着的暴风雨。

“不，咱们留在这儿！让它下吧——越大越好！”

随风吹来的大雨点从树叶间落下来，树木震荡着，吼叫着。格茵妮丝和安德烈被雨水淋得半湿，急急地跑到一块岩石底下躲藏。她紧紧地搂着他，她的嘴唇亲着他的……

可是来的突兀，去的也突兀，转眼间一切都过去了。树木被风吹得嗖嗖地响，那阵风象一只大手，拭干净了东边的天空，把云送向委内瑞拉。接着，风也消失了，一切又恢复了过去的静止。水从树上滴下来。大地随着疯狂的、汹涌的海水的震响而颤抖起来。土地和岩石口吐蒸气。

格茵妮丝试着整理头发。

“咱们走吧，”安德烈说。“我可以把你头发上的水擦干。”

“等一等。象我现在这个样子多可笑。”她的指头迅速地动着。“我的样子怎样？”

“美得很。”

“噢，真是太可恨了！”她说，并不理会他的恭维话。“你有木

梳嗎？”

“沒有。”

“呃，那麼走吧！”她不耐煩地說。

“我希望你不會着涼，格茵。”

“哦，我馬上就會干的。”

“那麼，踏在這上面。小心——拉住我的手。”

“我自己可以對付，謝謝你。”

她說話的口气很严厉。她微微一笑，來和緩一下她說話的口气。她想到自己頭髮濕了後的样子該是多麼可笑，很傷她的虛榮心，因此不由得失去了常態……

他們發現其他人都懶洋洋地歪在鋪着毯子的防波堤上歇息。

魁偉的傑克·勞里默發出一聲假裝出來的歡呼。“你們沉了船了？光靠你們自己小小的力量搭救？”他拿手放到他自己的頭髮上一比，表示格茵妮絲濕頭髮的樣子。他開始唱起來：“他肩上了口紅！他肩上了口一紅！”

格茵妮絲的臉先是一紅，接着又氣得煞白。她向勞里默走去。

“我覺得你這人非常沒有禮貌！”她响亮地說，別人听了都默不作聲了。她的蒼白的鼻孔張得很大。她扭轉身向驚惶不安地站在一旁的安德烈走去。“咱們去游泳好嗎？”她用同樣驕傲的口气和不自然的响亮聲音說。

這不象是征求意见，倒象是命令。“只要你願意，”安德烈低聲表示同意，隨即向那條小徑走去。

“把我的游泳衣拿來，安德烈！”格茵妮絲在他背後喊道。

她目中無人地把頭髮往後一洒，就坐了下來……

那天晚上晚飯以後，安德烈在海邊的岩石上等候格茵妮絲。他兩臂抱着膝蓋坐在那里，想着她怎樣會偷偷地獨個兒出來會他。

一些在岩石上爬着找尋食物的螃蟹停了一下，讓呼吸着的海洋把它們打濕。他頭上的天空綴滿了金色的繁星。安德烈幻想着自己似乎能無窮盡地看到藍黑色天空的深處。天空上好象有一種說不出的純潔、神秘、富有詩意之處。他心不由己地想起了他這一輩子中做過的某些卑劣行為。他記起自己怎樣害怕跟黑人在一起廝混，怎樣動手毆打勃拉辛登。他的臉紅了起來，並不是因為覺得自己的卑劣行為可恥，而是想起了勃拉辛登可能告訴菲麗絲·勞里默說他曾經跟黑人呆在一起，因而使他心中覺得不安……他向四圍望了望，尋找格茵妮絲。“啊，她為什麼還不來？……唔，不錯！我們要一起踏入天空，從一顆星星走到另一顆……可是這怎麼可能呢？”一片富有誘惑力的、經濟上和社會上成功的前景占據着他整個的腦子。“可是喬以及我們的談話，我們的音樂，曼尼·卡瑪契！這怎麼可能呢——？”

一個响亮而粗魯的笑聲沖入黑夜，玷污了他的思想。防波堤上傳來一陣隆隆的聲音。傑克·勞里默在上面手舞足蹈地練習拳擊。

“那個家伙和他的……肌肉！”安德烈輕蔑地想。

第二十七章

安德烈不能忘記這兩天在外野餐的日子，就象一只陷在小孩子們的捕鳥器中的鳥兒，沒法把它的腳拔出來飛走。

安德烈幻想着他的前途——在她父母的反对下跟她结婚，很快地跟她父母和好，去国外旅行……可是那个荒谬的问题又在他脑子里出现：他是爱上了爱情呢，还是真正爱上了格茵妮丝？可是他只要记起了那条介鱼，那个在岩石边度过的夜晚，她的宏亮的嗓音，他就会这样想：“现在要把她从我的生命中去掉是不可能的了。”

一个月后，安德烈害怕地发现，他已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不只是他的每一个思想都离不开格茵妮丝，而且她坚强的个性似乎完全支配了他的意志。他只要一想起某种情况可能把他们俩拆散，就觉得害怕非凡。“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他有时心里捉摸着这个使他痛苦非常的恐惧，一边这样自己问自己。

安德烈不高兴到格茵妮丝家去作客：奥斯本家的人待他太客气了，他觉得自己好象在一根拉紧了了的绳上行走。格茵妮丝也并不鼓励他去看她。她父亲曾又一次地这样谈起德·古德莱：“给柏油刷子碰过一下，你知道。”不过格茵妮丝很顽强。她在五点以后偷偷地到植物花园去跟安德烈见面……

可是现在，这些会见已经不能缓和他们的感情了。他们觉得它象沸滚着的果酱那么溢出来浪费掉。格茵妮丝同意改在晚上出来会他。他们吃过晚饭以后再出来见面，当然不可能象在天黑以前那么经常，而且这些晚间约会使格茵妮丝不得不向她的父亲撒谎。然而这些约会，却使她那颗心怀着一种又惊又喜的甜蜜感情卜卜地跳个不停。

安德烈开着他父亲的汽车，在某个冷落的胡同里停下等她。他那因心焦而发冷的瘦指头弹着方向盘。他听见了脚步声——两个、三个、四个不同的脚步声。“不，她不会来了，”他每次这样绝望地自言自语说。“啊，天哪——路灯上那些愚蠢的飞蛾——怎

么？……”他望着自己彈着駕駛盤的指頭，忽然想起了普利姆羅斯的紅潤而寬闊的指頭，上面長着金黃的汗毛，想到這個，他就攥緊了自己蜘蛛般細長的指頭緊握着駕駛盤。他仿佛覺得她在這一刻必定已經發覺他的指頭象蜘蛛那麼細長。啊！她就是為了這個原故才不來的……“已經過了十五分鐘。大學堂里的鐘已經敲九點了！”……突然間，從所有的腳步聲中，他聽出了他所熟悉的聲音——她的腳跟踩在地上發出的得得聲。他開了車門，她坐到他旁邊，他就开着車迅速地駛去，盡量彌補已經損失的時間。

他們有時候到卡倫內琪去。他們走到教堂背後，坐在低低的防波堤上。很久以後，他還記得那一夜，他們的愛怎樣象一個肉豆蔻那樣爆掉了外壳，他怎樣吻着她赤裸的、溫暖的胸脯。她兩眼蒙矓地充滿着情欲。她把頭髮往後一洒，果斷地站起來。“咱們該走了，”她嘟囔着說。

他們不斷地討論將來。對他們來說，在半开着玩笑的討論中，沒有一個想法是過於天真的。有時候，他們要到船上去干活，他做侍者，她做女侍者，船到紐約後，他們就離開船到城里去找工作做。有時候，他要到委內瑞拉油田上去找工作做，她要逃出來根據委內瑞拉法律跟他結婚。隨後是他的某一個在阿根廷有兩個農場的叔叔……

有一次整整一個星期，他們沒法在任何地方見面。後來他們終於急急地來到教堂背後低低的防波堤上的時候，她覺得她的愛情好象一棵果實累累的樹，再不採摘，果子就要掉下來腐爛了。可是他呢，在他的快樂之中，她已經不是一個女人，而是一個女神。他要等着，等到結婚的晚上來虔敬地採摘他們愛情的果實……他對他們的將來已經那麼有把握。

在这样的时刻，格茵妮絲不只一次地把他摟住，貪婪地端詳他的臉，然后站起来眺望着海，兩臂交叉着，來压制使她喘不過氣來的感情。在國家俱樂部里，他看到她在跟人跳舞和談話中間，怎樣猛可地帶着吃驚的神情轉過頭來，看看他是不是還在那里，或者他正在干什么。

一天晚上，她笑得很多，笑得很勉強，她每逢生氣的時候都是這樣的。她躲避他，叉着兩臂，皺緊眉頭，嘴里哼着曲子。

“怎麼啦，格茵？”惶惑不安的安德烈問，一邊拉住了她的手。

她一下子把手灑脫了。“沒什麼。”

“可是有什麼地方不對頭……”

但是她並不答話，只是邁着她那短促方正的步子走了開去，她的頭傲慢地昂着，好象一匹馬拒絕受韁繩駕御似的。

那天晚上，她悄悄地哭着，淚水嘩嘩地流到枕頭上，安德烈呢，他心里驚慌萬分，睡不着覺，天沒亮就起來，寫了封信給她，信里這樣宣布說：“沒有你，一切都成了灰燼。”

他們在植物花園里相見。安德烈發現他自己猜得對：他跟一個叫艾琳什么的姑娘接連跳了兩次舞，還同她不斷地笑着。現在只是他一個人說着話，格茵妮絲象聽人請願那麼諦听着。最後，她兩手捧住了他的臉，把她變得柔和了的眼睛偎着他的臉。正如有人突然一鬆手把加在彈簧夾子上的壓力去掉，彈簧夾的兩半就以更大的力量合攏來一般，現在愛情也把他們倆緊緊地合攏在一起，沒有任何第三者能把他們分拆開了。

“他這是種什麼樣的愛情啊！”事後格茵妮絲想，覺得有點自卑，因為他沒有利用她這種完全向他投降的機會。

然而格茵妮絲並不是經常對他抱着這樣的感情的。有時候她一時怨恨氣忿，就會對他很不客氣。雖然她對自己說，她這樣

做是缺德的，不公正的，但是她还是禁不住要一再試驗她駕御他的力量。她一边跟別人跳舞，一边会腼腆地往四周張望，希望看見他在忌妒生气，但她只看見他在向她微笑，因此她覺得自己很渺小，心想他是爱上了爱情，不是爱上了她自己，于是她就以一种含嗔帶怒的倔強折騰他，他呢，就会焦急不安地費了許多時間去捉摸她所以如此的原因。她喜欢耍狡猾手段，喜欢焦急的等待和在心里藏奸，她自己也因此而飽受良心責备，正如安德烈为这一切痛苦得死去活来。虽然她有一星期沒出去跟安德烈見面，她仍能一边揮着書架，一边用她宏亮的嗓音哼着歌曲，或者跟她的客人們一起欢笑着，毫不費力地把他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她身上。要她靜止不动就象要山泉靜止不动那样困难。讓她主持一个局势，操縱一个局势，她的心就会兴奋起来。这样，在她驕傲的虛榮心和更大的自制力之下，她可以一边欣賞那班“上等”青年向她献殷勤，一边偷偷地出来跟安德烈約會。可是安德烈是个把心摆在袖子上的人，对他來說，这是种他沒法做出来的明显的不誠实行为。

然而時間并不能解决摆在他們面前的这个問題。相反地，安德烈·德·古德萊是完全不可能为她那个由当地重要白人組成的圈子所接受的。同时她父母对他的那些优良品質也毫无欣賞之意。此外，她还意識到自己已經迅速地成为当地社交界最受欢迎的花朵之一，这不但很迎合她的虛榮心，而且还慢慢地冲淡了她对安德烈的热情所感到的喜悅。

她現在会忧郁地、沒好气地說，空談着委內瑞拉是沒有用的，他們必須等待……她已經明白，她决不可能放弃她自己在这个舞会和野餐的小天地里的女王地位，甘願到油田里去過苦日子。在充滿着理想的安德烈面前，她的自卑感越来越深……象

个怀着鬼胎的奸細似的。这对她說来是不愉快的。她变得不講道理，常跟他吵嘴，說他生活在云霧之中。暗地里她却偷偷地哭泣着。“我要是能象他想象的那么善良、那么崇高就好了……可是如果这儿沒有人肯接受他，要我們在这儿結婚是不可能的。我爱安德烈，我爱他，不过，哦，天哪，我为什么要这样害怕自己、害怕未来呢？……”

一天晚上，在国家俱乐部里，格茵妮絲向他宣布了这样的消息：她將要到多巴哥去六个星期。

“六个星期！”他重复了一遍，心都沉下去了。

“最近爸爸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医生囑咐他要休息。我們全家都去。”

他傾听着她說話的那种口气。她穿着一件沒有帶子的晚礼服。他看見他所熟悉的她的可爱的肩膀，聞到她肩上发出的一陣陣扑鼻的特殊香气。一种可怕的感觉，一种一切可能从此完結的感觉压上了他的心头……

* * *

好久以来，安德烈一直在找一个比較好些的工作。有一天，在格茵妮絲离开后不久，阿諾德·华尔卡打电話給安德烈，請他去当他办事处的售貨員。薪水要比他在道拉公司高十元。不久似乎可以高二十元。安德烈接受了这个工作，开始小心翼翼地为他結婚日子积攢起錢来。

他知道如果他跟格茵妮絲結婚，他父亲一定会同意帮助他，讓他在經濟上可以立足。可是安德烈太驕傲了，不願去依靠他。他甚至驕傲得不願跟他們談起格茵妮絲。“要是最后不成功，我会成怎样一个傻瓜呢！”他心想。

第二十八章

自从民警强拿走洗盥缸以后，亨力克斯太太一直想要搬家。现在虽然包比多每月代她付房租，她搬家的意志却比平时更坚决了。她的困难境遇迫使她相信，她现在住的这所房子是不吉利的。这就是她一切不幸的祸根——她的多病，她的灾难，安德烈的突然不来看艾丽娜而另去跟奥斯本家高攀。她觉得她只要能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她心里就会舒服，她和艾丽娜两人的日子就会一天天好起来。

可是要找到一所合适的房屋的确是很困难的。亨力克斯太太和艾丽娜每次只要一听到消息，就会放下手中的活儿，穿好衣服，急急地出去看房子；可是到了目的地以后，不是房子已经租出，就是房租太高，她们住不起。她们看报的时候，如果看到：“圣詹姆士有屋出租”，或者：“培尔蒙特有屋出租”，亨力克斯太太就会说一声“啧！”把报纸翻过去。找一个中心区，可以让她的顾客在上下班的时候顺便走来找她，是最最必要的，如果她还准备继续干她这一行营业的话。有一次她在郊区租了一所房子，不到三个月，就把她所有的顾客都丢光了。此外，她还得小心租什么样的房子。包比多有时候当然很可以发怒，叫她去租一个房间，可是有多少顾客，什么样的顾客，会来找一个住在房间里的女裁缝呢？他们要找的是一个成功的好裁缝。但是一个只租一个房间的裁缝怎么可能成功？就是有顾客来，也是因为她住一间房间，以为做一件衣服只要三个先令，那么她怎么能向他们开口要一元半或两元钱一件呢？

艾丽娜的问题也不小。这个孩子已经不再是孩子了。她已

是一个成年的少女。她已經該談恋爱結婚了。“要是我帶着她住在一間、兩間房間里，艾丽娜會遇到些什麼樣的人呢？那是不可可能的，”亨力克斯太太尋思道。“必須找一所房子，在一個相當高尚的區域……要不她就會帶一個‘烏七八糟’的人進來。就是沒有這樣的事，日子也已經够苦的了。”

亨力克斯太太說的“烏七八糟”的人，是一句當地法國土話，意思是純然的黑人。

可是，她一方面固然為了關懷她女兒的前途而焦慮不安，一方面却並沒有發現艾丽娜也有她自己的煩惱。象她年紀的孩子，有什麼可以煩惱的呢？

艾丽娜只在她的日記里吐露她的心事。她也急于離開這所房子——因為房子里充滿了關於安德烈的記憶。她用整潔、秀麗、細小的字體寫着，寫得很小心，不讓本子上有一點污跡或塗改：

“安德烈已經有六個星期沒來我家了。我知道他沒生病，因為這個星期里有一天我看見他騎着自行車走過。他也看見了我，而且顯得惶惑不安。喬告訴我說，安德烈現在跟一些聖克萊的人很要好，勞里默家的和奧斯本家的。甚至還有人看見他跟奧斯本小姐一起在瀝青路上散步。這可能是什麼意思呢，天哪！他到這兒來的時候，是不是僅僅在騙取一個年輕天真的姑娘的愛情？啊，不可能，當我再一次看見他的臉的時候，我的心跳了，我知道他的為人是不可能卑鄙醜惡的。安德烈所以不來，是因為他已經發覺把他的命運跟我這個可憐的命運聯結起來是不明智的。安德烈啊！你為什麼不早想到這個問題呢？……他的親吻是我最最快樂的一剎那，象這樣的快樂我今生今世決不可能再得到的了。沒有別人再能給我以這樣的戰栗，它的記憶我將

帶入坟墓中去。多短促的快乐——啊，上帝，如果这是你的意願，幫助我来服从你的意願吧。”

艾丽娜照常做她的日常工作，照常嘻笑，吃得很多，也沒有变瘦：她怎么样也不願意讓人看出她在为安德烈而憔悴。

她日記里的这些高談闊論在她年輕的耳朵里听来并不过分。她对安德烈的爱充溢着她的全身，好象她剛从一个快乐的梦境里醒来，可是還沒時間回到现实世界中來似的。一个梦可以很快地忘却，可是艾丽娜忘不了安德烈。

前次在植物花园的时候，她一經发现她早年所感到的画眉的魅力已經消失，她就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童年已經过去了。現在，她对安德烈的这种深厚感情好象一根魔杖，已經把她变成了一个女人——而且还把她举到了一切女人之上。跟她的同学瑪麗亞一起溜冰，学骑自行车，看电影——这类活动象玩偶一样，已經不能再引起她的兴趣了。艾丽娜喜欢跟乔的結了婚的妹妹艾丽卡聊天。在艾丽娜看来，艾丽卡在她丈夫面前的笑容和举止，似乎显得特別神秘、迷人、富有涵义，她見了經常引起一陣对安德烈的痛苦的渴望。然而艾丽娜觉得艾丽卡現在沒有，以后也决不可能象她爱安德烈那样爱她的丈夫。艾丽娜可怜她的母亲，同情艾丽卡。她觉得她对安德烈的爱情在某些地方跟上帝和宗教有关。她并不跟自己說：“我非有他不可！”或者：“沒有他我就会死去，”或者：“我会把他忘掉。”她只是繼續不断地爱安德烈。他是她精神生命的一部分，就象血液是她肉体生命的一部分一样。生命已經为她开始。她不能把它丢弃，就象她不能甘心情願地去寻死一般。

她不再看杂志上的故事了。她看出它們都是騙人的玩艺儿。屠格涅夫的富有詩意的小說阿細亞姑娘迷住了她；她也被

他的父与子所感动。她讀拜倫和雪萊^①的作品，讀莎士比亞的捕風捉影，更愛讀梅特林^②的蜜蜂的生活。這些作品起了一定的代替作用，暫時滿足了她對生活中真正的詩的渴望。它們開闢了她精神上的視界，也加深了她所感覺到的在她和她母親之間存在的那種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的裂縫。

艾麗娜在下午或晚上寫她的日記——這都是安德烈來看她的時候。在這樣的時候，她總是剛洗完澡，覺得渾身干淨，心里痒刺刺的充滿了健康的感覺。“可是，現在要健康有什麼用？”她會煩惱地想，眼里汪着淚水，這淚水說明，她身上的粉，她的健康和青春，歸根結蒂只是一種嘲笑。有時候她上床以後，還假想跟安德烈在一起長談。有時候她管他叫“親愛的”，有時候叫他“親愛的人兒”，可是這樣一來，她就會哭起來，因此她只把自己限制在談話上面，這種談話的題目一般都是他從前來看她的時候他們倆一起討論過的……

“生活就是一個接着一個的鬥爭，”有一天亨力克斯太太在一個好朋友兼顧客身上試一件緊身胸衣的時候這樣跟她訴苦說。“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快要瘋了，覺得已經是了結這一切的時候了！這類的奇怪念頭會在我腦子里出現，”她繼續說，眼里閃着淚花。

這時已是下午兩時，她跟艾麗娜還是昨天晚上吃了一頓，以後就一直沒吃過東西。

那個朋友是個五十來歲棕肤色的胖婦人，她同情地把舌尖

① 拜倫(Byron)和雪萊(Shelley)都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詩人。

② 梅特林(Maeterlinck, 1862—1949)，比利時著名劇作家、詩人。

頂着口盖“嘖”了一声，說道：“在現在这种日子，你可得为自己当心，我跟你說……这儿稍微还要高点儿。”

“我还要再縫一道呢，”亨力克斯太太叹着气說。

“我的孩子，我有时候說，上帝沒有時間听所有的禱告。噯，亲爱的，你想，他一天得听几百万个禱告——噯？”

亨力克斯太太含着泪笑起来。

“不，不，我不是說笑話，”那个顧客接下去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相信这类事，可是我認識一个人，她一定可以帮你解决問題。”

亨力克斯太太从鏡子里望着她，用一根針把她的紧身胸衣別住，說道：“有些这样的巫师事实上什么也不懂，只知道騙人的錢……”

“这一个可不是，”她的顧客說，神气里好象她知道的要比她能說的多得多。接着她放低声音，說“这一个”怎样救了一个男子，沒被法院判罪，她又怎样医好了一个生了十年奶癩的女人，亲爱的，她还治好了一个医生已經認為絕望的姑娘，那姑娘吃了“她”的葯后，怎样吐出了一只青蛙，从此就好了……

于是亨力克斯太太同意去找“这一个”。

她是个矮小的黑女人，两只烏黑的眼睛閃閃如电。她們談完天气和“流行性感冒”以后，那个小女人就把她帶进臥室，那里現成放着一張小桌子，桌上有一枝蜡烛、一些圣象和水。那个小女人坐在桌前，喃喃地禱告几句，过了一会似乎墮入了昏迷状态。

神道附身了。一个亨力克斯太太很难相信不是那女人自己的声音叫她說話。亨力克斯太太說出了她的苦难。神道叹了口气，說道：

“你們的这个世界是很苦的，很苦的……”停了一会儿，它又叹了口气，告訴她說她應該怎么办才能“把你敌人的嘴封住”。

第一，她必須弄到一盆清雨水，把它放在家里的地板上。然后她跟艾丽娜要繞着盆跑三圈，嘴里說着“我們的父亲”这句话。她們要从盆上跳过去三次，同时要小心不潑翻盆里的水，也不要讓她們的身体碰着盆。然后她們要在盆里小便，再把水倒在屋后的溝里。这样，她們就可以禁住她們敌人的舌头，給她們家里讓禍消灾。

艾丽娜在幼儿时期曾生过一次病，奧萊丽亞过了三天才借到錢請医生，最后医生来了，說出了病症，开了些药粉，并說孩子的热度到早上就会消退——亨力克斯太太現在的感觉就跟那时有些相象，她心里又感到一种快乐的舒暢和一种坚定的自信，覺得过不多久一切就会順利起来，心里还納悶自己怎么会沒早想到向神求助。她急急地赶回家去告訴艾丽娜。

那时已是晚上十点半。艾丽娜正在看一本安德烈曾經极力推崇过的小說。他过去常常跟她提起这本书。她蹣作一团坐在椅子上，两只脚擱在扶手上，一只手托着臉頰，看得非常入迷，一个淡淡的笑容使她的臉龐发出光来。一看见她母亲出乎意料地进来，艾丽娜大吃一惊。笑容从她的唇間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冷冰冰的隨便表情，就象过去法警闖入她私人的臥室时一样。她以她自己那种一絲不苟的态度，告訴她母亲說一小时前有一个顧客来过，說了些什么話；說話的时候她并不支吾地寻找言辞，只是把那些必須說的話說出来。

亨力克斯太太撇下她的話不管，馬上指手画脚地用一种响亮兴奋的低語声告訴她那个神道囑咐她去做的事。艾丽娜諦听着，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長期的經驗告訴她爭論不但沒有用，

而且十分危險。为了不显得对这个新的方法过分冷淡，她問了她母亲寥寥几句话——什么时候开始做，那个老太婆長的什么样子，有誰照她的話做了灵驗……此外，艾丽娜自己也渴望能有什么事情发生，可以把一切不好的事情都改正过来……

第二天一清早，天就下起雨来。亨力克斯太太从床上跳起来，拿了一件旧衣服往肩上一披，用盆把屋頂上破水篦里流出来的雨水盛了个够。五点鐘的时候她叫醒了艾丽娜。那时天才剛亮。

艾丽娜睡眼惺忪地显出一副受难者的神气走进客室，那里的灯她母亲早已开亮了。亨力克斯太太把縫紉机和椅子移到一旁，甚至把上端的百叶窗都关上了。她低声說她不知道怎么跑好，是由北往东再往南呢，还是由北往西再往南，可是艾丽娜低声回答說：“往哪个方向跑都沒关系。她不是說：‘繞着跑’？”

亨力克斯太太划了个十字，开始由北往西再往南繞着盆跑起来，嘴里喃喃地說着“我們的父亲”。可是一看見她的肥胖的母亲嘴里念念有詞，穿着睡衣在那里奔跑，艾丽娜不由得无可奈何地、无力地吃吃笑起来。

亨力克斯太太也笑了，可是又馬上說，好象害怕这样笑似的：“来吧，嘿，跟着我做。你要是先嘲笑它，怎么还能希望它灵驗呢？”

艾丽娜停止了笑，擦了擦眼睛。

“禱告吧，”亨力克斯太太說，希望形成恰当的气氛。

“不，咱們一个个来，做完算了，”艾丽娜說。她的臉冷冰冰的板了起来。

亨力克斯太太划了个十字，又开始繞着盆跑起来，喃喃地念着“我們的父亲”。艾丽娜跟在她后面跑。

“現在要跳了，”亨力克斯太太在她們繞着盆跑了三圈以後說。

她往後退了一步，小心地攥緊了她的睡衣跳了過去。

艾麗娜帶着她那種冷冰冰的神情問，顯然在極力克制着對自己所做的事的惡感：“禱告呢？”

“這一部分用不着禱告。”

艾麗娜跳了過去。接着亨力克斯太太又跳回到她先前站的地方。她撩起睡衣，剛要跳第三次，忽然聽得一陣嗷嗷聲，就吃驚地轉過身來。“怎麼啦……！”

“這是開玩笑，開玩笑！”艾麗娜嗷嗷着，急急地回到了她自己的臥室。

她想起了兩天前艾麗卡跟她丈夫說話時露出的那個意味深長的、神秘的微笑，這個微笑象徵一個內容豐富的、現實的、快樂的生活。她不由得把那個內容豐富的、現實的生活拿來跟這個奇怪的儀式，跟她對安德烈的渴望，跟她自己和她母親對她們這種一天不如一天的環境的悲觀失望相比較。

亨力克斯太太的臉紅了，好象突然恢復了知覺似的。“可是你是個傻瓜！”她厲聲說。“人們給你東西幫助你，你倒轉過身去拒絕？”她打開了窗，把水從窗里潑了出去，隨後走到她自己的房間裏開始梳起頭來，氣沖沖地拉扯着纏結的地方，也不知道疼。“你以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托在銀盆子里送來給你的嗎？你得為它奮鬥，而我們每個人都得自己奮鬥出一條路來。歸根結蒂，這又不是叫你做什麼不道德的事。噁一噁！好象我還不知道是非呢。二十年來，我自己在生活中用我自己的方法獨立奮鬥，我倒很想看看還有誰能象我這樣在那種環境中奮鬥出來！開玩笑？”她喊道，由於羞恥、悲觀失望和受了傷的自尊心而潑泣着，

一边向她女儿的房間走去。“是你自己嘻嘻哈哈地在开玩笑。你能比我更爱上帝？我跟你說吧！我很想看到你跌到我自己经历过的那个地獄里去。”

一陣凉风从渐渐发白的、綴滿了繁星的天空中吹来，掠过艾丽娜的門，把門吹得格格直响。鸡已經在叫了。新的一天正在誕生。艾丽娜覺得，她生命中所有最美好的东西，都随着这陣风被吹走了。

第二十九章

自从他們那次在飯館里爭論了以后，拉曼特曾經对乔說：“我們是不会支持你的，除非我們看到你为工会斗争。”

乔开始参加面包工人的集会。拉曼特把他介紹給溫契斯特，他們的領袖。

溫契斯特是个年近六十的人，身材非常瘦長，長長的臉上滿是皺紋，眼睛細小，細長的灰色小胡子由于抽烟，染成一片污黄色。

“要参加我們工会？”他对乔說，声音虽然細小微弱，却頗为夸張，富有活力，說完他还不相信地笑起来。

“艾利亞斯在他的杂志里支持福利会，替它宣傳。”拉曼特說。“在十一月选举的时候，他要代表这个选区，全城最糟糕的区域，竞选。他要亲自了解人民的情况。他对你会有帮助的。讓他加入工会吧——有什么不好？”

“你們已經正式成立工会了嗎？”乔問溫契斯特。

“我們還沒登記，艾利亞斯先生。我們試圖組織大多数的面包工人加入工会。可是你来跟他們講話吧。有什么不好？”說

完，他格格地發出一陣刺耳的、含譏帶諷的笑聲。

他們在星期六開會，每兩星期開一次。出席的人數非常少——只十二個。開了第一次會後，喬對溫契斯特起了懷疑。老頭子頑固得象頭牛。他自我欣賞着自己那種誇張的、微弱的聲音，滔滔不絕地跟工人們講話，不給別人有一點發表他們看法的機會。

“波依桑做了些什麼，能做些什麼？什麼也沒有做，什麼也做不了，你們知道得很清楚。他要我們投他的票，可是他提高了我們的工資沒有？沒有！而且他也辦不到。他能不能去跟麵包房的老板們說：‘給這些人加工錢！’？他們會笑話他。只有我們團結在一個工會里，才能強迫他們。瞧英國的運輸工人，嘿，瞧幾年前的總罷工，他們並不向誰乞求，嘿，他們把整個英國的交通都割斷了！工人們只要團結起來，就能做到這一切……”

“不錯，可是黑人是不團結的，嘿，問題就在這裡，”有些人在跟人這樣說。

“工會在特立尼達不可能成功。有些人現在就在酒店里——”

“有些人覺得拉曼特並不是白人，他做得出什麼來？”一個眼睛亮閃閃的矮胖男子插嘴說。

溫契斯特怒沖沖地向這些人掃了一眼，繼續講了下去。他的口氣變了，變成一種罵人的口氣。他是在喬的門前賣弄。

喬站了起來。“我有這樣一個意見，”他說，“你們以為英國工人沒有他們的困難嗎？兩百多年前，英國的法律已經允許組織工會，還有兩個工會組織者被捕，判了罪，送到澳大利亞去。那時候，如果工人們也坐下來說：‘工會在英國不可能成功’，那麼今天的英國工人又會是個什麼樣子呢？……”

會議進展得非常慢。溫契斯特結了不少仇人，因為有些工

人跟他爭論的時候，他总要設法讓這些人在別人面前顯得非常傻。可是四個月以後，在六月里，當麵包房老板開始談論要裁減麵包工人并減低他們工資的時候，麵包工人們的情緒有了劇烈的轉變。某一個星期六，到他們借作會場的教室里來開會的人有八十個以上。那個教室在喬治街一家住宅樓上——喬治街是城里最窮、最髒的街道之一。

會上有個叫作艾利斯的矮個子。他是個麵包房老板，可是太窮，不能跟那些大老板站在一邊。他在克里福頓山臭水坑中間有一個破棚子，棚子下面有一個爐灶，他雇了兩個人幫着他烘麵包，自己騎着自行車把麵包送到本區幾家鋪子裏去。他是聖經的忠實信徒。有時他手下人在干活，他在一邊高聲誦讀聖經，艱難地從他那副鑲着金屬邊、一邊用繩子套住耳朵的舊眼鏡裏認着字。他所以高聲誦讀，並不是要念給別人聽，而是這樣一來，字句的意義對他自己更清楚些。他用一種莊重的聲音讀着，全神貫注在他認為是真理的東西裏，從來不去注意別人在怎樣微笑。

那個星期他曾到處奔波，動員麵包工人來參加這個會。他對這工作感興趣的原因，是因為那些大老板在向各鋪子傾銷麵包，弄得他做不到生意。即使有麵包賣不掉剩下來，雜貨商也不會蒙受損失，麵包房老板可以仍舊把它買下來，還給雜貨商一筆佣金。艾利斯卻沒有力量這樣做。他的工作條件甚至不允許他及時把麵包送到；由於氣候不好，生面团常常發不起酵，燒爐灶的木柴也常常是濕的。對他說來，還是站在麵包工人的一邊比較合算，因為他只雇有兩個工人，他們要求增加工資，他却可以要求取消給麵包販和雜貨商的佣金。

星期六那天，艾利斯矮子站在近門口的地方，責備新來的人

到得迟了，一边谆谆地训诫他们，好象他们都是孩子，他自己是个认真的、工作过度的教师，同时他还催促大家说：“进去，进去，到位置上坐好，同志。”他穿着一件显然不是他自己的很长的上装，一件扣好了扣子，可是没有领子的襯衫，一双又旧又大、不结鞋带的鞋子，走起路来，拍达拍达地响。

乔跟卡瑪契一起走上楼梯。乔跟艾利斯矮子握手，开玩笑地跟他招呼着，一边跟卡瑪契霎霎眼。

“见到你真高兴！”矮子一本正经说。他似乎还要说什么话，忽然又停住不说了，一把攥住了乔的胳膊，用他平常那种响亮的、什么也不怕的声音嚷道：“温契斯特兄弟！温契斯特兄弟，我跟你说！你看见今天我们中间有坐探吗？”

乔、卡瑪契和别的人都随着矮子的目光望去。他们看见两个穿着便衣的密探刚刚进来。其中一个就是臭名远扬的、为大家憎恶的杜克。这个服饰华丽，以狡猾、野蛮、残暴著名的人斜坐在一张书桌旁边（那张书桌给他用显然太小），他的异常宽阔的肩膀往上耸着；他一边跷起了腿在过道上随便摆动，一边怡然自得地剔着白色的大牙。有几个妇女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凯西。她们请他把腿拿开。他懒洋洋地把腿拿开了，她们走过的时候，他还议论着她们的身段。他认出了凯西，用胳膊肘碰了碰他的伙伴。他们两人都拿眼望着她。

凯西也看见了杜克，可是她很熟悉他的臭名声，依旧把头昂得很高。从她的身腰上一点也看不出她已经十个星期的身孕了。

高大粗野的杜克跟矮个儿、服饰奇怪、坦率老实的艾利斯形成一个尖锐的对照，艾利斯喜欢演讲，很少嘻笑，常常引用圣经里的话，受每个人尊敬。

“弟兄們，同志們！”他走到桌旁說，他那雙拖在腳上的鞋子發出拍達拍達的聲音。“嘿，這樣不成，”他停住不說了，用手敲着桌子。“開會了。請大家注意……想一想，弟兄們，那些小黃蜂。碰了一下它們的窩，結果會怎麼樣？它們會象子彈一樣向你飛來。它們刺你，把你趕走。然而你的力量卻要比它們大千萬倍。一只黃蜂，你可以站住對付它——要是它們一只一只地來，你可以把它們全部打死。可是它們的力量怎麼會比你大？”

“團結，”有人說。

“說得對！”艾利斯高興地嚷道，向四圍望了望，一邊拍着手，點着頭。“團結，弟兄們，同志們！團結能使我们把整個島都拿到我們手里。”接着他又講了一個聖經故事，更進一步地說明他這個論點。“你們有人在討論罷工，可是罷工而不團結——呃，你們還不如走到坐在那兒的杜克跟前去打他一頓，讓他把你抓去……”

他坐下的時候，人們都笑着喊着，表示贊成他的看法。

瘦長的、長臉的、自高自大的溫契斯特開始講話了，他那長長的小胡子一上一下跳動着。他的話說得很激烈，一點也沒有顧忌。群眾的在場顯然使他激動起來，同時他也準備反過來使群眾激動。“他們為什麼要派坐探來？那是他們認識到了工人們的忿怒。他們準備用警察來對付我們，要是我們罷工的話。可是他們不會成功的，我跟你們說！要是城里的每一個麵包房都罷起工來，他們就會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失，馬上會向我們讓步。”他概括地向麵包工人們分析了一下當時的情況，把他們的工錢跟生活費用作對比。“我說，同志們，我們要求開會跟老板們談判，要求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工資——要不我們就罷工！”

喬望着他，皺着眉頭，一邊干咳着，鼻子里哼哼着，好象患了

伤风似的。好久以来，他就注意到这个老头子已经完全不受人控制。现在拉曼特又一直在南方工作，温契斯特变得那么骄傲自大，他已经以为自己不是拉曼特的同志，而是他的竞争者了。他很讨厌包比多·鲁那，一方面因为他的皮肤比较白，一方面因为他很得到拉曼特的信任。

“鲁那？”他会笑着说。“鲁那—蒂克^①。要不是你漏掉了‘蒂克’，就是他们忘记把它放上去了，反正是两者之一。”

接着，这个自大的老头子还会往四下里望望，来加重这个笑话的语气。他会向包比多下命令，还故意装出卖老的样子，把本来已经很清楚的事详细地解释一通，这样不自觉地来惹包比多生气。对于乔，他企图以保护人自居，给他照顾，反来复去地说他年轻，说他没经验。他不住地对他说“我的人民”，“我们黑人”，他所以没有公开地嘲弄印度人，只是因为面包工人里面也有少数几个印度人。

温契斯特刚一坐下，乔就从他坐的长凳上跳起来。他开始用他那种细小的声音含讥带讽地批评起“这种要求罢工的急躁情绪”来。罢工是一种最后的手段，只能在一切协商的办法都失败时才采取……“罢工，那非常好，可是你们的罢工基金在哪儿？我再坦白地告诉你们，要求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工钱是荒谬的。他们决不会答应！即使你们能够强迫他们答应，他们也会抬高面包的价格，这样每个人都会受到损失，而你们受到的损失最大。”

然而卡玛契实在按捺不住了。乔还没坐下，他已经站立起来。乔恼怒地看到，他的朋友似乎觉得自己很聪明，精神横溢。

① 鲁那蒂克(Lunatic)是疯子的意思。

卡瑪契把他的兩手按在他肥碩的屁股上，把脖子往前一伸，往四周看了看，得意揚揚地踮起脚尖抬起身體，開始說出一番痛切的話來。“我們必須教育工人什麼是戰鬥的工會組織。剛才那個同志為什麼要害怕面對鬥爭？為什麼要那麼面紅耳赤地談起麵包漲價？鬥爭要求的不是交際場上友好的講話……閱讀閱讀備忘錄……匯存一下信件，”（他輕蔑地伸出他柔軟蒼白的兩手）“鬥爭要求的是戰鬥的行動，是階級鬥爭，不是階級合作——”

一陣贊成的呼聲淹沒了他的說話聲。

“我們遲早要進行武裝鬥爭！”激動的卡瑪契响亮地嚷，把他的下巴頰兒和脖子往前一伸，整了整眼鏡。“會到這一步的。我們中間有些人會死去，可是當警察拿了槍來對付我們的時候，我們不會逃跑——”

“嗨！瞧警察把你說的話都記下來了，”坐在他旁邊的包比多·魯那說。

卡瑪契睜大了眼，臉上露出一個愚蠢的笑容，他坐了下來。

喬揮了揮手。“胡說八道，簡直是在演戲！”他嚷道，由於聲音細小，很少有人注意到他。這只是使他心里更沒好氣。

艾利斯站起來。“卡瑪契兄弟，這樣做是不成的。你裝了一腦袋書本知識到這兒來，要想把工人們推進苦難的深淵中去。”（喬聽了這話哈哈大笑起來，點頭表示贊成。）“我來問你這句話，”艾利斯受到這個笑聲的鼓勵，又接下去說：“要是警察打死了一些工人，把其他的工人關進了監牢，是不是你來养活那些沒有父親的孤兒？”

“打死什麼，嘿！打死什麼！那傢伙是個傻子，”溫契斯特扯着打悶雷的嗓子說，他的兩只又大又瘦的手在空中揮舞。“沒有人要戰爭，我們要的是錢……”

一个烘面包工人站起来，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是个年轻的混血儿，脸上的表情严峻冷酷，两只胳膊很长，凸着青筋，胳膊上的襪衫袖子差不多一直卷到胳膊窝上。

“卡瑪契先生不是面包工人，他没有权利代表我们说话。我们要战争干吗？我们只要饭吃！他自己呢，有的是饭吃，他爸爸开着一片店呢。我说，诸位先生，我们现在马上选出一个代表团来，去跟那些大老板谈判。没有我们，他们没法生活，卖面包的商人也没法生活。我们是关键人物。我也同意百分之五十太高了一点儿。我们要求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接着有更多的人讲话。一个皮包骨头、身材矮小、可是声音非常响的波依桑分子不断想扰乱会场。

“听这些老糊涂说话吧，”他说，指的是温契斯特和艾利斯。“领你们出埃及的就是他们呢①。”

会场下面的房间里，一个女人敲打着天花板，抗议靴子踩着地板的嘈杂声，可是谁也没听见她的抗议。艾利斯把那个波依桑分子狠狠地训了一顿，使得每一个人——连那个皮包骨头的波依桑分子在内——都笑起来，接着会上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跟面包房的老板们谈判。会议结束了。大家都踏着沉重的步子走下楼去，一边说着话、争论着、笑着。

① 圣经出埃及记中叙述摩西怎样率领被奴役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这里借用这个故事是讽刺之意。

第三十章

面包工人們彼此在狹窄的樓梯上拥挤着走下樓去，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人行道上。

杜克把他們推开，說：“散开，散开！”

人們厌恶地望着杜克。大家都討厭他参加會議。

凱桑德拉用一种嘲笑的口气說，显然存心要讓杜克听见：

“还有他們那次捉輪盤賭是怎么回事？他們找不到証据，就把賭碼放在你的衣袋里，說是从你的袋里找到的。”

一个長下巴、矮个儿的女人回答說：“不錯，却利，不錯……我听說他們把波西关起来了，这事情是真的嗎？”

“不錯，是在星期六晚上捉私造甜酒的时候。約莫二十个警察和密探把那地方包圍起来，可是阿尔培特逃走了。”凱西放低了她沙哑的声音說，声音里含着快乐的笑意。

“你知道什么捉私造甜酒？你給我过来！”杜克粗魯地說，一把抓住了凱桑德拉，他使的勁儿是那么大，她不由得往后一縮。

“你这人怎么啦？”凱西嘆道，恐惧地往四周張望着。“放我走，嘿，放我走！”

杜克拿眼扫了一下在一旁注視着的憤慨的人群，好象寻找什么人似的。

凱西发现自己被他抓紧了掙脫不掉，就喊得更响了：“放我走！天哪，放我走——！”

乔往前走。他看見那个長下巴、矮个子的女人抬起了头忿怒地、毫不畏惧地望着高大的杜克，一边嚷着罵他：“不要臉，这是侮辱——侮辱女性！”杜克說：“把她帶走。”另一个暗探抓

住了那个矮女人把她拖下街去，那女人一路抗議着，很象一只咩咩地叫着的山羊。看的人越聚越多，象蒼蠅見了肉似的。一輛出租汽車開過，汽車的司機當然有理由要尊敬杜克，因此跟他打了個招呼，把車停了下來。那兩個暗探把兩個女人推進了汽車，自己也跟着進去坐在她們旁邊。汽車很快地開走了。

“他這是想升級，”一個四十來歲、有一個亮光光、崎嶇不平的禿腦袋的男人說。“他是想從白人那里弄到一根條條兒^①。”

“可是我聽見她所說的話，”喬向他周圍的人抗議說。“她的話一點害處也沒有。我聽見——”

“到警察局去，艾利亞斯，快去，孩子！那人是個惡棍。他會把她殺死的！”艾利斯說。

包比多從人群里擠進來。“什么事，什么事？喬，出了什么事啦？”他跟那個胳膊上凸着青筋、肌肉發達的烘麵包青年工人兩人最後下樓。

喬把他目睹的事跟他說了。他看見包比多很是激動，臉色變成蒼白。

“這是毫無疑問的，”那個凹凸不平的禿腦袋在說。“我知道有一次他懷疑一個印度珠寶商人把銀器偷去熔掉，可是他沒法證明。那時候大家還不知道他是暗探。他於是開始去拜望那個珠寶商人的妻子，極力討她歡喜。你們可知道他居然讓那個女的離開了那個男的？他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才把她搞上，可是等到最後他把她馴服得象只家禽的時候，她不知道他是暗探，就把她丈夫怎樣偷銀器熔化的事都告訴了杜克，還說出了她丈夫放熔爐的地方。杜克把他們兩人都逮捕了，那個男的和他的妻子。

① 指袖章上的條紋，只有警官才有，條紋的多寡與級別有關。

結果男的判了三年，女的六個月。法官還夸獎他，說他的工作做得好……”

包比多把喬叫到一旁。“要是你不敢去，就告訴我，我自己去。”

有些人拿眼望着喬。“他應該到警察局去。艾利亞斯先生應該去，”他們這樣說。

“我不是不敢去——不要荒唐，”喬對包比多說。“可是我的天，人類怎麼會墮落到這個地步呢！”他好像自言自語似的又恐懼又憎惡地加了一句。“我們就好像生活在叢林中差不多……”喬低聲咒罵着，拭了一下根本不需要拭的前臂，望了望他周圍的那些臉，就迈着迅速的步伐向警察局走去。

包比多打了個唿哨，叫住了一輛開過的出租汽車。

“不錯，應該這樣，”喬說，馬上鑽進了汽車。“我腦子裏想的完全是那個傢伙，因此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麼。開得快一些！”他命令司機說。“警察總局。”

“不！倍遜街分局，”包比多嚷道。“他是向左轉的，喬。”

包比多猜得對。出租汽車駛近警察分局的時候，他們看見約莫有二十個婦女聚作一堆站在警局門口。

“喬，你進去吧，”焦急的包比多說。“我當時沒有在場。再說我要是進去了，恐怕會罵人，使得事情更糟。”

那些女人在大聲猜測杜克最新的這個犧牲品到底干了什麼壞事。有人說她刺死了一個男子。一個女人跑得喘吁吁的走到人群中間。她手里拿着一頂帽子。

“我找到了她的帽子，”她興高采烈地宣布說。“帽子差不多在親王街掉下的。”

喬把他的來意跟門口的一個年輕警察說了，那警察就把他

帶到审讯室去。

他走进审讯室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凱桑德拉，不过这个凱桑德拉跟他在不久前看到的那个完全不同了。乔記得她是个臉孔相当漂亮的年青女人。他在艾丽娜家中曾經見過她一次，現在他還想寻找她笑起来的时候和气的臉上焕发出的那种挑逗人的然而很腼腆的風騷表情。可是使他害怕和吃惊的是，他看到的只是一瓣紅腫破碎的、在不断冒血的嘴唇和一張被仇恨、狠毒、絕望而堅決的表情改了样的臉。

乔进去的时候，凱西的臉上并沒露出任何認識他的神情。她知道他是乔·艾利亞斯，知道他是来帮助她的。然而她的目光却象蛇的目光一样，殘酷无情地死盯着站在警官桌前她旁边的微笑着的杜克。

她的那种神情使杜克很恼怒。“別那么看我！”他嚷道，举起他有力的手在她嘴上打了一掌。

那一掌把她的头打得往后一仰，同时使得她枯澀的、閃閃发亮的眼里冒出来的仇恨之火燃燒得更厉害了。她吐出一口血来，吐在他的脚边。

另外那个暗探和那个長下巴的女人都不在房間里。

那个年輕警察跟警官說了些什么話。乔走上去到書桌边。警官的腰帶和領子都沒扣上。他們把凱西帶进来的时候，她正在哭叫着。她的声音把他从一个安静的瞌睡中惊醒过来。这时候，他帶着怒容轉过臉来望着乔。乔注意到他那放蕩的、歪扭着的嘴，看出他希望尽快把凱西打发走，把这个使他为难的杜克打发走，也把他，乔，打发走。

“听我說，警官，”乔說，“我可以把这个情况澄清。这純粹是誤会。我亲眼看見发生的一切。”

“你当时在什么地方？”警官沒好气地扯着打悶雷一样的嗓子說，臉上露出一種在乔看来是羞慚的神情。

“开完会她被逮捕的时候我就在場！”

“你为什么不早来？”警官帶着同样狼狽的样子問他面前的吸墨水紙說。可是他显然发现問这样的话是无用的或者愚蠢的，所以就对那个年輕警察說：“华德，去把这个人的口供录下来。”

乔跟在踩在地板上格达格达直响的、釘着鉄釘的鞋跟后面。这个警察散发出来的气味就跟一般警察局和巡警散发出来的气味一样——一种消过毒的、有紀律的清洁气味。可是在这一刻，这气味却特別使乔作嘔，因为它里面混有凱西那种絕望的表情，混有杜克那种嘲弄的、殘忍的微笑和他从領子里微微鼓出来的那个碩大无朋的、黑色的、光滑的、流着汗的頸根。

“回答我，”杜克說。“是不是他在养你？”

“那不关你的事！”

“他在干什么活儿？”

“你干嗎不去問他自己？”

“喂，回答，女人，回答！”警官說。

他們一进警察局，杜克就馬上开始問她关于包比多的事。杜克企图从她口中逼出来关于包比多在美国佬那里所做的工作的一些情况来。凱西的眼泪馬上干了。她完全懂得面临着她所爱的人的是种什么样的危險，所以她拒絕回答。杜克一拳打在她嘴上，把她打倒在地。可是一度跟包比多說过她是为和平、不是为战争而生存的凱西，这时却变得啞口无言，十分坚强。杜克模糊地看出，他打在她身上的每一下，都是在鍛煉一块鋼——一把鋒利的宝劍。

那个年轻警察用一种抑低了的腼腆声音问乔的名字和地址。他得把名字写两次：他的注意力被审讯室里正在进行的事扰乱了……但是乔看出这个警察所记录下来这些话，不但没法保护凯桑德拉，而且也阻挡不了杜克。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他不知道，不过他觉得他、凯桑德拉和警官在那个下流的恶魔杜克的巨大黑手中，都是无能用力的。

警官用一种低沉的、打闷雷似的单调声音读着乔的全部口供。

“你可知道在那次捉私造甜酒的时候，有一个警察被杀，另一个受了重伤？”

“我？”乔说，又揩拭了一下他的前臂。“那跟我或者跟她有什么关系？”

“这个女人是根据一种非常严重的控告带到这儿来的！”警官对着口供说。“华尔考特！……等一等，杜克。华尔考特，在那次捉私造甜酒的晚上，你到哪儿去了？”

“哪儿也没去。”

“可是有人看见你跟一个叫作鲁那的人在一起。杜克中士看见你在拉凡迪尔。别撒谎，女人。说出来！”

“下次我出去的时候，我就派人来叫你。”

杜克狡猾地攥住了她的手腕。

“打我好了，打我好了！”她神经紧张地嚷道。“看我不把你们这个警察局吵得翻过来。”

“你要是再吵，我就把你关到地窖里揍你，”杜克轻声警告说。“今天晚上鲁那在哪儿工作？他是不是夜里出去工作的？傻？回答我。”

他开始扭捏她的手腕。她噘起嘴唇，可是不肯回答。接着

她敏捷地弯下腰去咬他。他又对着她嘴巴打了一拳。她踉跄了几步，舐了舐嘴唇上的血，一下吐在他脸上。他迅速地朝她迈了一步，挥拳朝她打去。凱西吁了一口气，哼了一声，可是没有呻唤。

“你留神点儿，杜克中士！”警官大声嚷道，一边拍着桌子。“好吧，艾利亞斯，你可以走了！”

“我可以走了？”乔又忿怒又吃惊地重复了一遍。“可是这算是审问吗？你准备关起门来审问？瞧——”

“你给我住嘴，嘿，你给我住嘴，”警官威吓着说，一边站起来扣上了腰带，“要不我要以捣乱的罪名逮捕你。华德警察，把这个人赶出去！”

乔把年轻警察的一只手摔掉，大踏步走了出去。

“他揍她……象一只猪似的流着血！”乔在外面怒冲冲地对包比多说。他锐利地望着包比多。他怀疑他在跟她同居。“你难道打算就此罢休？我准备上诉，你知道？”

可是包比多请求他不要这样做。“乔，我有我的理由。”

乔堕入了五里雾中。他勉强答应不把这事追究下去。

“可是你有什么理由呢？”他们一起走开的时候，他不由得这样问。

“甭说了，”包比多焦虑不安地说。

包比多走回家去。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着烟卷，一直等到凱西回来。

那天晚上她流产了。包比多请来了医生，让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他对她的那种体贴照顾，即使换了任何一个女人都比不上。

第三十一章

安德烈最初非常喜欢他的新工作。甘士公司是一家同名的、資力雄厚的美国壟断公司在特立尼达設立的分号。它的业务是制造啤酒和发面包用的酵母。它在特立尼达開設还只有三年。目前,一切原料供应都来自紐約,可是这家公司正在西班牙港盖造一个工厂,将来可以供应整个西印度群島所需要的啤酒。安德烈觉得,象他这样有能力的人,在这个正在擴張的年輕公司里一定能很快得到一个好位置的,而且他的頂头上司又是他的朋友阿諾德·华尔卡。

他的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六个星期以后,他发现那个美国經理巴卡的腦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駐在牙买加的分区經理对我怎么个看法?今年,我可以使他向紐約推荐多給我多少錢?

同时,华尔卡的腦子里也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来巩固并改进在他的上司巴卡跟前的地位,不在乎这样做必須使他卑躬屈节到什么地步。

巴卡从来不在安德烈身上浪費精神,除非后者得罪了什么顧客——这个罪行簡直應該受最大的懲罰。

华尔卡常常想起安德烈的利益和他辛苦的工作。“他工作得很好,可是我們給他的錢很少,因此我應該可以多拿到些錢,”华尔卡心里想。見了安德烈,他会拉住他的手說:“要是巴卡沒有你我兩人拚命替他工作,他会象乘了一只沒有槳的船在大河中間漂流。他只給我們这么些錢,簡直可恥。”

巴卡有一張圓臉,两只傻里傻气的、无神的藍眼睛,一头黄

色的鬚发分成两股，搭拉在他的前額上。很久以前，他原是个好心腸、好脾气的人，不肯伤害任何人，可是他跟大多数的人一样，希望做最輕的工作，拿最大的薪水，这些时候来，他实现这个志向是那么成功，所以现在他好象一个站在很高的搭脚上害怕跌下来的人那样，见了任何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要拉一把，来稳住自己的身子。他知道自己沒有能力。他痛恨工作。不过他喜欢輕松愉快的生活、吃喝玩乐和狼麩的笑話。他最高兴的是去参加有錢人和有势力的人举办的狂欢舞会或野餐，因为这些人可以帮他弄到报酬最高的位置，在这种位置上他主要的职责只是寻欢作乐。他象貝壳动物那样紧附在这类人的背上，因为他知道自己沒有他們那种詭計、才干和殘忍、不能象他們那样积聚財富。他巩固自己地位的方法，是雇用一些能力高强的下手，是在他和他的那些上級之間保持最最友好的 bon vivant ① 关系。一箱陈年甜酒，一些多米尼加的特产青蛙，一本印刷上微微有些毛病的邮票——用这类礼物，他博得了那些大人物的欢心。

“他讓自己变成了一个奴仆！”安德烈又厌恶又輕蔑地想，因为有一天一个副總經理来視察工厂，他看見巴卡为了这个副經理，竟手忙脚乱地来回跑个不停。

巴卡仿佛老在撫慰什么人。見了那班顧客，他老是关怀地問起他們是不是各方面都好。他問的时候声音很和气，还不安地干咳着，好象生怕这个顧客会死去，他以后就做不到生意似的……

有一天，安德烈为了一个麻煩的顧客跟巴卡吵了几句以后，就用一种又气又恨的口气跟阿諾德·华尔卡談論起工会的好处

① 法文，意謂講究吃喝玩乐的人。

来。

阿諾德溺愛地朝安德烈笑着，認為安德烈這人簡直怪僻可笑。然後，他顯出一種又嚴肅又關心的口氣說：

“我跟你說，安德烈，那東西決不可能在特立尼達成功。你不會真的去參加工會吧？”

“為什麼不？”

阿諾德象要說服他似的握住了安德烈的手，兩眼因熱情地關心安德烈和他自己，顯得特別濕潤和甜蜜。他說：“那時候，巴卡就會用那只握鞭子的手給你厲害看，因為你這是存心要跟他搗蛋。聽我的勸告吧，喂，我年紀比你大：安穩地坐着，到後來你會得到你所要求的一切東西的。應該懂得外交手段，安德烈。”

安德烈覺得他的話是對的。他要是失去了這個工作，就很難找到其他工作。沒有工作，他怎樣跟格茵妮絲交下去呢？

天天跟麵包工人打交道，安德烈越來越覺察到他們中間日益滋長的不滿。他們的那種失敗感開始跟他自己的結合起來。

有一天，麵包房的老板在甘士公司的貯藏室裡開了一個會。門緊關着。巴卡把這些老板召集攏來反對麵包工人的要求；這情形要是給麵包工人知道了，就會對他的營業不利。過了一會兒，那扇沉重的門在鉸鏈上吱吱嘎嘎地響起來。巴卡象只老鼠似的擠到了外面。

“華爾卡！喂，華爾卡！”他焦急地嚷道，一邊干咳着——他是經常那樣不斷地干咳着的。他直接往辦公室奔去。“咱們必須把金通找來。安德烈！你最好開了我的汽車去把金通接來。跟他說他非來不可。他媽的！沒有他，我們就不能達成協議，這一點他們是知道的，他們一直會爭論到七點，也決不可能達成——

喂，安德烈！你跟金通說話的時候，可要特別小心。我們不要任何一個麵包工人知道這件事……你要什麼？”他看見一個顧客進來，就突然停住不說了。“华尔卡，嗨，华尔卡！外面有顧客。你的報告寫完沒有，安德烈？……好的，別擔心，你先去把金通找來……喂，給我買些雪茄來，好不好？”安德烈出去的時候他又這樣喊了一聲。

安德烈駕車離開的時候，聽見巴卡在打電話到雜貨鋪里要啤酒。“我是巴卡……巴卡。不對，巴卡。巴克——旺旺①。唔，你說對了，布拉斯先生，”他以一種撫慰人的熱情笑起來。

從貯藏室里傳來一陣嗡嗡的、不清晰的、可是很忿怒的聲音。

“給烘麵包的工人一星期七元錢？”一個麵包房老板在說。
“我要破產了。我是個小人物呢。”

一個大肚子的、狡猾的中年中國人斜坐在桌旁，顯出一種不感興趣的神氣剔着牙齒，听了這個人的話，突然衝着他哈哈笑起來。“你有幾個烘麵包工人？兩個，我呢，有六個。烘麵包工人要十元，我們給他七元——”

中年的矮个子艾利斯穿着外衣，戴着帽子，可是沒穿鞋子，他開始用响亮堅定、天不怕地不怕的聲音講起話來；他還站起來，好讓大家更容易看見他。“應該取消麵包販子。這樣你們就有錢付給烘麵包工人了。那些麵包販子從大家身上都拿佣金，而鋪子老板並不關心他買進多少麵包，因為賣不掉的都可以退還給我們，他自己一點也不受損失。”

① 巴克(bark)的意思是狗叫，“巴克”與“巴卡”音相近，他這樣說，是為了讓對方在電話里聽出他是誰

他是那么生气，講完話后，竟忘了坐下，仍旧張大了嘴站在那里傾听着下一个人說話。

一个肥胖的、臉容蒼白的葡萄牙人开始用一种馬得拉口音迅速地講起話来，一边向周圍的人微笑着。一个印度人怒冲冲地喊叫着，企图把他的声音压下来。那个葡萄牙人宣布說：“象金通那样的大人物才用得起面包販子。他干嗎不肯到这儿來講話？”

“不錯，他應該來，”那个中国人一边說一边笑，因此在艾利斯矮子看来，他好象在說：“金通和我难道还把你們这班人和你們的決議放在眼里？”

巴卡走进了貯藏室。“我派人去請金通了，”他对那个中国人說，因为他是出席的人当中最大的面包房老板。“唔，他就会來的。”接着，为了博別人一笑，他帶着一种嘲弄的微笑轉过身來朝着生气的艾利斯，开始挑逗他起來。

半小时以后，金通來了。他是個約莫三十五岁的中国人，身材矮小，靜默寡言，他到了以后，以一种富有自信的、漫不經心的动作坐下来斜靠在桌上，随随便便向巴卡点了点头，帶着一种狡猾的微笑向在場的人扫了一眼——他的这些动作举止，馬上使他鶴立鷄群，突出在众人之上。

“怎么啦？”他对在場的人当中唯一重要的面包商，那个大肚子的中国人說，而且說得很快，他說話一向是很快的。“沒有我就不能达成協議？”

許多中国人都很熟悉賭棍金通，因为他們都在賭貝卡拉^①和扑克的时候輸过很大数目的錢給他。他們对他刀一般鋒利

① 貝卡拉(baccarat)，一种紙牌賭博。

的、机敏的、敢作敢为的头腦怀有极大的敬意。桌上的面包老板都怕他，只有艾利斯一个人除外。艾利斯站起来，重复了一下他刚才已經发表过的論点——局势是可以挽回的，只要答应工人们增加工資的要求，同时取消向杂货商收購陈面包的办法。金通聚精会神地听着，两眼盯在桌上。艾利斯說完話，他就愉快地拿眼望着那个大肚子中国人。他說話的时候，好象剛才跟他講話的不是艾利斯而是这个中国人似的。

“完全从小商人的利益出发，”他很快地說。“一个雇用六十个工人的大老板可不能跟一个只雇五个工人的小商人一样出那么高的工錢。对大老板來說，在一个杂货商身上所受的損失，要比增加六十个工人的工資所受的損失少得多。

“問題在于工錢，”艾利斯說。

“我所說你要求增加百分之五十，”金通說着，終于帶着一種溫和的輕蔑的笑容轉向艾利斯。“你是老板，还是工人？我所說你去參加工人們的集会。你劝告他們怎样行动。現在你还想来劝告我們。”

巴卡吃惊地望了艾利斯一眼。

艾利斯站起来，說出了采取他这个建議的道德上的理由，譴責并警告面包房老板們这种对工人的藐視，他們听了，都不耐煩地揮手叫他住口。

金通不願意达成一个協議。結果，那些得跟他竞争的大老板也都不肯达成任何協議。

过了一会儿，那些小面包商就站起来离开会场。其他的人嘻嘻哈哈地喝起剛送到的冰啤酒来。

第三十二章

格茵妮絲到了多巴哥以后，在头上几个星期每星期都写給安德烈两封信，他也回她两封。可是三个星期以后，她每星期只写給他一封信了。她解釋說所以沒有時間写信，是因为在島上遨遊。可是在她的信里，談到她怎样爱他的話却越来越少，描写她所参加的野餐的話越来越多。当她不写渴望着回来而只写“一个令人兴奋的周末”的时候，当他在报上的社交欄里看到她的名字跟一些殖民地上有名望的英国人——这些人的名字她在信里避而不談——并列的时候，安德烈感觉得一个现实的膿瘡已在他心中慢慢長成，而且隱隱作痛了。

她回来以后，就打电话給他，这是他要求她这样做的。他們安排好当天晚上在国家俱乐部相会。

十点鐘的时候，她来了。安德烈看見英国殖民大臣的儿子阿瑟·西蒙斯怎样滑稽地一蹦一跳奔上去欢迎她，他那穿着光亮的跳舞鞋的脚举得老高。她在多巴哥的时候他也在那里。格茵妮絲笑了，把两只手都伸給他。

安德烈作为他情人的洞察力看出，在他們两人之間，存在着一些快乐的、越出常軌的行为的最愉快記憶，而他自己却被排斥在这些記憶之外。一种猛烈的、对他說来完全是新的忌妒感覺促使他向格茵妮絲身边走去。他沒有考虑他打算說什么話，他只是覺得他必須把这个他生命中最最宝贵的一部分，把这个他一切快乐的源泉从那英国青年猥褻不洁的手中夺走，那英国人这时正望着格茵妮絲，好象很有把握他將可以再跟她在一起，作出一些越出常軌的事。安德烈并不認識这位年輕的西蒙斯，这使

他把他恨得更厉害。他又快活又恐惧地注意到，格茵妮絲的皮肤給太阳晒黑了，她比过去稍微胖了一点，也比过去显得更快乐，更自以为是。

“現在不成，謝謝，阿瑟，”她在跟他說，“可是以后一定！”

从她說这句话的加重的語气里，显然可以看出她在指一件事，而且想起这件事是能使她愉快的。

接着音乐响了，格茵妮絲就跟安德烈一起下了舞池。她揚揚得意地向他微笑着。

“呃？”

“你的样子很可爱。”他听见自己在向她說她所需要的恭維話。“恭維話！不錯，这正是我心里在想的！”他默默地自己对自己說。

她驕傲地、快乐地吸了一口气。“我不在的时候，你去找过誰了？”

她提出这种不加思索的滑稽指責的口气——一种他所不熟悉的口气——使他的脚乱了拍子。“誰也沒找过。”

她微微一笑。

“你呢？”他問。

“跟你一样。”

“报上却不是这样說的。”

“不是这样說？”

“不是。”

“报上說的許多話都很含蓄，你觉得对不对？”

“格茵！”他开始說。可是他看見她臉上焕发出来的那种新的快乐表情，突然忌妒起来，就住口不說了。

“咱們坐到汽車里去吧，”过了一会儿他說。

她皺起了眉头。“现在还太早。”

一直到她跳完第六只舞，也是她跟安德烈跳了第二只舞，她才答应跟他出去。他們一起偷偷地溜了出去，安德烈看見她皺着眉头，那是因为她討厭有人在注意她。天剛下过雨，可是天空已經晴朗了。空气是那么清凉、芳醇，藍黑色的天空是那么晴朗，青草地上那么亮晶晶的閃着雨珠，好象到处都洋溢着新鮮和青春的气息，格茵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望着月亮。

“安德烈，多美丽的夜！”

她吸着泥土、青草和潮湿的树木散发出来的強烈香气。在安德烈看来，她的这些話里，特别是她的那种口气里，似乎帶着一种他所不知道的关于多巴哥的快乐记忆。

他們进了汽車。安德烈想把車开走。

“安德烈，不成！爸爸已經知道我們常常在外面相会。我們不能再这样了。”

“他怎么会知道的？”

“有人看見我們，并且告訴了他。他問过我，可是我沒承認。”

“他怎么說？”

她恳求似的望了他一眼，紧紧地捏了下他的手。

“啊！”他低低地嘆了一声，臉紅了起来，他覺察他們一定談到了他的肤色。他把手縮了回去。安德烈知道，自从两个月前她結識了他以后，曾經把他的事想过很多，可是他知道她不願意，也不可能，把她这些重要的内心活动講給他听。

他听见音乐声和一些快乐的人声，覺得那些声音和他心底里的思潮形成了可怕的对比。

“咱們走吧……到別處去，任何地方。”

“安德烈，要是爸爸說了我不應該出來跟你相會，結果他發現我們依舊在偷偷地相會——”

“他要避免流言，”他打斷她說。

“我也要，安德烈，”她回答說，把頭髮往後一洒，用手整理着頭髮。

“出了什麼事了？為什麼？我們怎麼吵起架來了？”他心裡想，一方面覺得害怕，一方面束手無策。

“咱們進去吧，”她說着，伸手去開車門。

他把她拉了回來，吻着她。

“人們會怎麼說呢，安德烈！……”她喃喃地說，也回吻他，可是接着又把他推了開去，好象發覺她現在決不可能在他身上放縱她的感情似的。

“咱們什麼時候可以相會？”他堅決地低語說，他的手象一把老虎鉗似的緊緊握住了她的手。

格茵妮絲考慮了一下。

“下星期二晚上我要出來騎馬，”她說。“六點半的時候在薩凡那公園等我吧。你可知道墓地附近的那棵大樹？”

“我知道……”他放了她的手。

一陣掌聲傳到他們的耳中。音樂又開始了。一對情侶手挽着手，緩緩地漫步穿過網球場。

格茵妮絲在濕草地上撩起衣裙，迈着迅速的步伐悄悄地回到舞廳里。

星期二晚上，格茵妮絲獨自個兒騎馬出去。她穿着馬褲和一件單薄的黃色綢衫，模樣幾十分漂亮。她雖然在熱帶住了差不多一年，她的兩頰還是紅潤光澤。她頭上包着一條有色的頭

巾，結打在下巴底下。這使她眼里的神情變得柔和了一些，同時使她的臉顯得美麗無比。她騎着馬慢慢地朝墓地旁邊的那棵大樹跑去，心里洋溢着一種愉快的感覺，覺得自己精神上和肉體上都非常美麗。她是個熟練的騎手，她和她身下的雌馬好象混成了一體；她自己也感覺到這一點，因此她心里更覺得高興得意。

大學堂里的鐘已經敲過六點半。太陽剛落下去，不過黑夜已經撲到了她前面的一切景物上面，使得一百碼以外的東西看上去都朦朧不清。

使她驚異和煩惱的是，安德烈還沒有來。她勒住了馬，在樹下等着，一邊不耐煩地用馬鞭打着她的靴子。她的馬原是匹生龍活虎的坐騎，這時噴着鼻子，揚着頭，似乎急於要離開這個地方。格茵妮絲輕輕地拍着它頸根上光滑的、潮濕的、象絲一樣的皮膚，那皮膚經她一觸摸，馬上顫動起來。她望了望她的表。表上是七點差二十。她決定再等五分鐘。她記起了在俱樂部的时候他是多麼憂郁，心里想：“他愛我的這種方式真是非常可笑……沒有人曾經那樣吻過我的手——不是象他那樣……那麼不講實際，那麼一個夢想者！……‘這樣是不對的，安德烈，’”她幻想自己在這樣對他說。“‘你有你的朋友，我有我的——’不，我不能說這樣的話……他使我覺得自己那麼卑鄙！只要他能理智些，我們還是能相會的。我也很愛他，可是——”

突然間，一個年輕黑人敏捷地從樹蔭里跑出來，一把攔住了馬的籠頭。格茵妮絲一眼看出他臉上那種下了決心的、殘忍的、然而帶着恐懼的表情。她認得他原是他們家裡的園丁，幾天以前，她母親說他偷東西，把他趕出來了。

這個園丁是无辜的。他所受的這種冤屈，奧斯本太太跟他說話時的那種口氣，使他萬分氣忿；奧斯本太太是這樣跟他說

的：“滾出去，不要讓我看見你，要不我就叫警察了。你这个不要臉的賊！”而且她还是当着她的女儿們和其他佣人們的面說的。另外使他忿怒的是，他還沒法申冤，沒法恢复自己的名譽，而且也不敢提到她的名字詆毀她。这时候他看見格茵妮絲一个人在那里，他抑制不住內心的冲动，想要把她拉下馬來，打她几个耳光，丟丟她的面子。周圍沒有人。他立刻行动起来。受惊的馬搖着腦袋往后退。那个年輕黑人攔住了格茵妮絲的足踝。

“你敢！”她嚷道。她举起鞭子，用另外一只沒有被攔住的脚踢着馬。那馬跳了起来。那园丁放松了馬籠头。就在这一刹那，格茵妮絲的鞭子落了下来，重重地打在他的臉上。他咒罵了一声，放掉了她的脚，那匹馬就跳跃着跑开了。

格茵妮絲跑了一百碼远，也不屑回头望一下，就放慢了馬的步子，讓自己合着馬蹄的节奏在馬鞍上一起一落。她对安德烈所抱的那种犯罪感觉，借着这次事故，立刻轉变成对他的忿怒了。

第二天，安德烈为失約的事写条向她道歉：办公室里有了意外的事，把他耽擱住了。他渴望着見她，那天晚上有半夜沒睡着……

格茵妮絲过了两天才回答那張条子。回答的时候也只是寥寥几句话，定了另外一个地方約会。

他来了以后，她很冷淡，不肯答理。

“你不会打电話給我？直到五点半，我都在家里。”

“我总以为我馬上可以脫身出来——”

“我受到了襲击！”她打断他說。“一个人企图把我从馬上拉下来。”

“什么人？”他問，吓了一跳。

“哦，一个黑鬼，当然啦。”

这句话象鞭子一样打的安德烈身上发疼。

“你怎么办呢？”

“我把他赶跑了！你要我怎么办？……”

他吻着她的脸和眼睛。

好象身不由己似的，她也回吻着他，然后把头转了开去。可是突然间，她伸出两只胳膊搂住了他，热情地把身子依偎到他身上。

第三十三章

格茵妮丝不在的时候，安德烈替乔的杂志写了一篇论市议会的文章。他的看法是：某些政府人士憎恨议会作为人民自治的象征而存在，觉得它的权力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英国居民憎恨的是，他们的自来水、下水道和街道居然被一个黑人鞋匠、一个唱卡丽普索的歌手、一个“名声不佳”的印度人和某些工人党里的黑人所控制；资产阶级报纸所以发表长篇议论没结没完地攻击议会，政府津贴给城市的公用基金所以那么吝啬，这都应该由上述这些人所采取的态度负责。安德烈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正是他看见一些重要的英国官员多么轻而易举地把格茵妮丝从他身边夺走，拉进了他们那个排外的、威严的社会圈子。可是现在，格茵妮丝已经从多巴哥回来，而且把她父亲的警告告诉了他，安德烈心里很是害怕，生怕这篇文章会加强法官对他的看法，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支持黑人的人——事实上还会把他看作是个赤色分子。这篇文章还没发表。他打定主意要乔把它去掉。

格茵妮絲回來後的那個星期天早晨，安德烈去拜望乔了。

安德烈走進房間的時候，一種惱怒的神色在乔的臉上掠過。

“什麼！德·古德萊先生來訪了？噁——噁——。呃，請坐，老弟，我在聽世界上最好的一種東西呢，”乔說。

他正在聽貝多芬最後交響樂的唱片。他所以管它叫世界上最好的一種東西，是因為他知道安德烈不喜歡它。

自從安德烈停止拜訪艾麗娜以後，乔又重新開始了他在幾個月前中止的求愛。現在，艾麗娜不再突然向他吃吃地笑了，也不再假裝膩煩的樣子來掩蓋在他前面時的惶惑不安了。她有一種高貴沉着的儀態，這種儀態在她沒結識安德烈之前是沒有的。她這種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成長很使乔吃驚。有時她睜着兩隻無畏的、誠實的黑眼睛看他，富有自信地發表她的一些看法，這些看法說明她曾一直在暗中深刻地、痛苦地沉思默想，在這樣的時分，乔就會一方面覺得妒忌安德烈，一方面卻把她愛得更深了。安德烈激發了她對於看正經書的濃厚興趣。凡是他看過的書，她都想看一遍。她也看乔的雜誌，於是一個新的世界在她前面展開了。有一次乔慌慌張張地吻她的手，看他那種行為舉止就好象一隻膽小的熊，但是她卻不慌不忙地說：“我不高興這樣。坐下來跟我談談吧。”

從此以後，乔不再企圖向她求愛了。他看出，艾麗娜現在賴以生活的，是對安德烈的記憶，是他的思想。這些是她所愛的人遺留給她的全部東西，而且說也奇怪，她至今還沒把它們丟棄。

安德烈進來的時候，乔所以說那樣的話，露出那種惱怒的神色，原因就在這裡。

安德烈坐了下來。他看見乔在聚精會神地聽音樂，“好象這些聲音會對他啟示人生的意義似的，”安德烈想。

乔才喃喃地說了声：“真了不起……”安德烈就不平地說：

“矯揉造作，华而不实……我宁可听我的拉赫曼尼諾夫①的协奏曲。”

乔輕蔑地哼了声說：“那是浪漫主义，好象个变戏法的企图引起你注意那样——”

“可是瞧那格調，那韵味，”安德烈回答說。事实上他对这个协奏曲的評价并沒那么高，可是因为他不知道怎样跟乔談起他那篇文章，而且已經覺得决不可能照他的心意办到，所以他不得已只好說些反話頂他。

“可是你看不出嗎？它里面缺少那种叫作性格的精神品質，缺少了那种評价人生的力量，它好象是一个企图在同一时候吃好几种糖的孩子——那么說来，你以为人生是什么？仅仅是一支爱情歌曲？”

“你太偏重于思想了。音乐不只是要注重思想，而且要注重感情。”

“听这个吧。別为注重不注重的理論操心了，光听着吧，”乔說着，放上一張只多芬的四重奏。

安德烈勉强听着。过了一会儿，也許由于音乐的旋律正好适应他当时的心情，他忽然覺得跟乔談起那篇文章的事不但可鄙，而且沒用，因为他那种把未来寄托在格茵妮絲身上的希望只是一个荒唐的、愚蠢的梦。不管他怎么办，奥斯本家的人是不会要他的。

“太忧郁了，有悲觀失望的气息，”他嘟囔着說，很是頑固。

“不是悲觀失望，安德烈——是忍命，是超逸——这正是你

① 拉赫曼尼諾夫 (Rachmaninoff, 1873—1943)，苏联作曲家。

所需要的——超逸。你得学会接受不可避免的一切。”

乔笑了。这个微笑好象是说他已經猜着他朋友腦子里和心坎上的思想感情。

“不可避免的？什么是不可避免的？”驕傲的安德烈說，見了这个微笑心里有点恼怒。乔从他說話的口气里听出，安德烈已知道自己吃了敗仗。“要是一个人开始向一种称为‘不可避免’的东西妥协，他就会停止战斗。那是悲觀失望的哲学。”

“它曾产生出一些非常美丽的音乐——还有詩。”

“我看来却并不美丽，”安德烈回答說。“要是你說，瞧莫扎特^①的最后几个交响乐，他創作它們的时候是那么貧穷，甚至連火都生不起，他完全沉淪于絕望之中，可是看，那些交响乐又是怎样充滿了快乐、信心和战斗——唔，要是你这样說，我就会回答，它們正說明絕望怎样能产生出美好的东西。一个人絕望的时候就應該战斗，要不一切都完了！”安德烈感情激动地嚷。

“可是我們必須懂得有时候后退是必要的。这比战斗更需要勇气。噯一噯！我知道我自己在說什么。你要做的事，是拿你的头去撞磚牆。我不贊成这样的一种哲学，老弟。”說完，他把一条腿擱到他的安乐椅的扶手上搖摆着。

“他說起来多容易！”安德烈想，并不知道乔指的正是他自己在艾丽娜身上的失敗。“可是我爱格茵妮絲——啊，我做錯什么事了！”

一个佣人端进一杯艾利亞斯太太剛做好的冰淇淋来。

“好极了！”乔說。“給古德萊先生也端一杯来，”他一匙接着一匙往嘴里送，早把安德烈和貝多芬都丟在腦后了。

① 莫扎特(Mozart, 1756—1791), 奥地利作曲家。

等到那佣人又端了一杯进来給安德烈的时候，他自己的那杯已經吃完。“培拉，还有嗎？”他用一种最和藹的、压低了的声音問，一边瞟了安德烈一眼，好象希望不讓他听见似的。他搓了搓手，更舒服地往后一靠，开始朦朧地、和藹地望着安德烈。“要是你不能做个哲学家，老弟，”过了一会儿他这样說，“你会发现日子是难过的。”

佣人又給乔端了一杯冰淇淋。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說：

“你的那篇文章下星期就可以出来了。”

“是嗎？”安德烈裝出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气說，可是这騙不过乔。他嘲弄着安德烈說：

“它一定会在某些人士中間引起一陣騷動的。我不知道奧斯本法官会有什么样的反响？他也許会以为你不够資格做他的繼承人了。”

安德烈的臉紅了。“我爱的是他的女儿，不是他本人，”他回答說。

可是乔一边小心翼翼地把他最后的一匙冰淇淋从他的杯子里舀出来，一边說：“你以为她会跟你結婚嗎？咱們坦白地談談吧，咱們来面对事实吧。你相信这可能嗎？”他笑了起来。“听着，你知道我要告訴你的是什么嗎？”他接下去說，猛可地往前一坐。“世界上最最伤风敗俗的事，莫过于做女人肉体的奴隶。不錯！一个奴隶！”他喊了起来。“連你的灵魂都不属于你自己的。”說到这里，他站了起来，在房間里来去走着。“国家俱乐部里的那班时髦公子小姐？我从来不曾有过那种曖昧的榮譽属于这个圈子，我的朋友，可是我見過他們中間有些人干的勾当。”

“那么你的看法呢？”安德烈說。“你以为每人都預先計劃好

跟誰恋爱，然后象下棋一般把一切都摆出来？”

“不是，不过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感情。你干嗎要拿你的头去撞牆壁呢？”

安德烈的臉色已經变白了。他郁郁不乐地沉默下来。乔开始談論其他的東西。可是一种悲觀失望的感覺已經象一块大石似的重重压在安德烈的心头。他胡乱地应答了几句，就告辞了。

一星期以后，那本有安德烈文章的杂志在書攤上出售了。

普利姆罗斯的上司警察总监最先閱讀这本杂志，因为上面有乔写的支持工人福利会和拉曼特的文章。他看完以后，把杂志傳給了奥斯本法官，并說他認為編輯这本杂志的人應該予以注意。奥斯本法官在撰稿人中間看見了安德烈的名字，很是吃惊。这篇論市議会的文章一方面使他不高兴，一方面却也使他高兴。使他不高兴的是，他以为安德烈是个入了歧途的傻小子，正在丢他家里人的臉。可是使他高兴的是，他現在更有理由可以禁止格茵妮絲跟这个古德萊家的小子来往了。

第三十四章

安德烈一連两个星期沒見格茵妮絲的面。他給她打了三次电话。每一次她都說“現在不可能”，她有“那么多约会……安德烈，你必須耐心点！”

安德烈吃得很少，不再練琴，愁眉苦臉地在家里踱来踱去，眼見得一天瘦似一天。

“我到底成了什么样的人，必須在她的亲友面前躲躲閃閃？”他这样想，心头冒出了一股无能为力的、痛苦的、惊恐的无名火。

“天哪！在爱情的名义下，得受多大的屈辱啊！她要是爱我，怎么忍受得了呢？……乔的话是对的！然而我爱她……”

这样，他怀疑着格茵妮丝的爱情，怀疑着她对他不忠实，心中疑惧不定，日夜不安。

“……一下子把它解决掉算了——找她去！”有一天他忽然这样想。

到她家里去找她怎么能把事情解决，打算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些他都没加考虑。他必须去。他好象一个人看见了自己的财富掉下水去，就跟着跳下水去找寻，根本忘了水里有鲨鱼。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他不听自己良心的劝阻，也不事先通知格茵妮丝，就独自个儿踏上了奥斯本家的石子车道。他那颗跳得厉害的心使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害怕他们——不错，也憎恨他们！他极力压制着一种要转身回去的冲动。“天哪，我听见说话的声音了！里面有客人？我要是先把右脚踏上最低一级的台阶，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天哪，帮助我吧！”他走到六个磴儿的石级旁边，也不知先跨哪一只脚好，就接连蹦了两下跳过石级。他站在门口，看见里面仿佛有一大群人。

“安德烈！你好？”格茵妮丝说着，带着一种询问的眼光向他走来，从她的眼光里可以看出她在为他和她自己担忧，同时也为他的不谨慎而烦恼。

客人们停止讲话，好奇地望着安德烈。事实上只有三个客人——普利姆罗斯和他冷酷的浅蓝色的眼睛、长着金黄色汗毛的手以及苍白稀少的军官式小胡子，阿诺德·华尔卡，还有一个约莫二十五岁的年轻英国人。房间里响起了一阵移动椅子的声音。普利姆罗斯微笑着，有礼貌地向他点点头。阿诺德两眼水汪汪的，露出一一种期待的假笑，看看奥斯本太太，又看看安德烈。

他向他的朋友点点头。“啊，安德烈！”那个年轻英国人的名字叫作鲍德。他有一张微微咧着的嘴，上唇突出。别人替他介绍的时候，他站起来，正颜厉色地使劲跟他握手，那神气似乎在显示即使在最棘手的场合上，他也是有持无恐的。

法官短促而冷淡地跟他打了个招呼，苦笑一下，扭动一下脖子，使它更适合衣领。

“我刚才说到，”他转向普利姆罗斯说。“我个人的印象是他完全有罪……”

“啊，理查这个人好得很呢！”鲍德先生宣布说，那神气十分妄自尊大。

“他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庇护这个网球健将？”安德烈心里想，轻蔑地、含着敌意地望了鲍德先生一眼。

“你会打网球吗？”奥斯本太太露出一一种伪善的微笑问安德烈，一边摇着头，好象明知道他不会似的。

“我不会。有时候我打打羽毛球，”安德烈冷冷地回答说，一边涨红了脸，很惊奇自己怎么会撒起谎来：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打过羽毛球。

鲍德先生眼睛半开半闭地瞟着安德烈，试图端详出他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当安德烈拿眼望他的时候，他低下了头看起自己闪亮的皮鞋来。

“羽毛球这种玩艺儿已经非常过时了，是不是？”奥斯本太太说。可是她不等他回答，就微笑着转向鲍德先生，在心虚的安德烈看来，她似乎想在鲍德先生那里证实她对他的看法。

“安德烈，星期六你去听鲍尔顿太太的音乐会了吗？”格茵妮丝糊着脸问，同时把头发往后一洒——反抗地，安德烈觉得。

“没有。那个音乐会怎么样？”

但是鮑爾頓太太不久就告失敗。奧斯本太太開始跟鮑德先生談起紅玫瑰來。愛瑟、法官和督察普利姆羅斯在討論一些謀殺案件。安德烈听着他們談話，不过他什麼也聽不進去，因為法官冷漠而從容的講話給一切東西蒙上了一層陰霾。他似乎忘了他現在並不是在法庭上。

安德烈勉強問了個問題：陪審官該有些什麼資格？

法官和督察都不說話了。

“一個月六十元錢，是不是？”普利姆羅斯望着他的主人說。

“唔，我想是的，”法官說着，朝安德烈點了點頭。

阿諾德貪婪地吸着氣，微笑着，望望普利姆羅斯，又望望法官。

“我想那種玫瑰叫作‘黑王子’，”傳來奧斯本太太響亮的聲音。

一只阿爾薩希亞種狼狗走了進來。

“密克！躺下，”奧斯本太太說。

“好漂亮的狗！”鮑德先生感情激動地宣布說。“漂亮到了極點！”

“六個月。純阿爾薩希亞種，你知道。我是花了四十元錢買來的。密基，好孩子？”

大家都拿眼望着這只花四十元錢買來的狗。

“哈定家裏也有只非常好的狗，你知道嗎，奧斯本太太？”阿諾德有禮貌地問。

“一只愛爾蘭的塞特種狗，”愛瑟說。

“噢！”法官說。

安德烈的手變涼了。

“你見過嗎，安德烈？”愛瑟問，有禮貌地微笑着。

“她也許看到那篇文章了，”安德烈想，同時回答說：“哦，看見過！”

法官向天花板噴着烟。普利姆羅斯先生拉着密基的耳朵。法官拿出了他的烟匣遞給大家。

“頂呱呱的駱駝牌，”普利姆羅斯說。“你是哪兒弄來的？”

阿諾德也拿了一支。法官關上了烟匣。可是他又記起了安德烈，就說：“噢——啊——你吸煙嗎？”一邊摸索着烟匣。

“不吸，謝謝。”

法官肚子裏噦噦咕咕地一陣响，好象剛吃飽晚飯似的，可是大家都假裝沒聽見這聲音。

安德烈覺得自己怎麼也得弄明白法官到底看了他的那篇文章沒有。他胸中充塞着一股失去了理性的力量，這種力量能使年輕人勇氣陡增，作出一些危險和愚蠢的事來。

“愛，阿諾德，”他強作笑容說，“你可記得我寫的那篇關於市議會的文章？它已經發表了。”

阿諾德沒看過這篇文章，也不知道它的觀點。他還以為安德烈也象資產階級報紙那樣在攻擊議會。

“真的嗎！我聽到了真是高興，”阿諾德回答說，以為安德烈想利用他做一個掛鈎，來懸挂他作家的外衣。“你聽見沒有，愛瑟？”

愛瑟正望着她的指甲出神。她抬起頭來看他們，露出一種吃驚、恐懼的神色。

“他們給了你多少錢，安德烈？”阿諾德釘着問，並不懂得那神色的意義。

“昨天我打了一場非常出色的球，”法官在對大衛·普利姆羅斯說。“除了第三個洞以外，每個洞都打進了。”

“真的嗎！好极了！”

爱瑟突然兴致勃勃地談起她的一个朋友怎样一下子就打进了一个洞。阿諾德迅速地拿眼瞟了法官一下。法官嘟嘟囔囔地不知說了句什么話。爱瑟和普利姆罗斯馬上笑了起来。阿諾德讓安德烈悬在半空中，問道：

“什么事？”

虽然沒人告訴他，他还是附和着笑了，一边紅了臉迅速地瞟了安德烈一眼。

安德烈站了起来。法官的臉上露出一種敌意，可是很快就消失了。

“你不再坐会儿嗎，古德萊先生？”他一边說，一边費勁地掙扎着从椅上起来。“再見。格茵，你送古德萊先生到門口好嗎？”

安德烈走到走廊的時候，听見法官在說：“你們大家要喝点儿什么不？……”

格茵妮絲严厉地望了安德烈一眼，陪着他一起到走廊上。她的两臂頑強地交叉在胸前。安德烈臉上显出一种非常痛苦、悔恨的表情，連他的嘴唇也顫抖起来，格茵妮絲見了又覺得害怕，又为他感到羞愧。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可是他把她的手摔开，冲下石級，几乎是奔入黑暗中去。

格茵妮絲回到客厅里，馬上跟那个自高自大的青年鮑德先生聊起天来，可是这种聊天只是使她覺得膩煩。偶尔她发出一个宏亮的笑声。鮑德先生拿他半开半閉的眼瞟着她，捉摸不透她到底是在笑他呢还是在跟着他笑……

那天晚上安德烈睡得很少。他剛一躺下，就听見了法官的声音，感觉到房間里的敌意，記起了他自己怎样說話，怎样微笑，他于是叫了一声，从床上跳起来，来回走着，好象害了什么病痛

似的。一会儿他觉得脸上发烧，一会儿又觉得肚子里痒刺刺的好象有虫在爬，他的两只手又冷又湿。

“可是我不能没有她，我不能，我不能！可是一切都完了……啊，天哪！”

直到三点钟他才朦朧地睡去。

突然，他一下子惊醒过来，于是一切东西又象蒼蝇见了露在外面的伤口那样，全都飞了回来，他又没法在床上静卧了，只好在房间里踱着，好象肉体上有什么病痛似的。

“死吧，死吧——还不如一死了事！”他想，心里充满了羞耻，对自己的憎恨，对法官的忿怒，以及一种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的感觉——一个有肤色的人在这种社会秩序里的无能为力的感觉。

第三十五章

温契斯特已经找过所有的面包房老板，要他们跟一个工人代表团相会，讨论一下工人们增加工资的要求。老板们同意了：他们想要看看他们工人的力量。可是当温契斯特提出工人们要求的新的工资标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时候，这些面包房老板全都笑了，有几个甚至拿起帽子走了。

“好吧，”温契斯特说，“让我们听听你们的意见。”

但是谈到这里，问题完全陷入僵局。没有一个老板肯随便说话，生怕连累自己。

“我不能随便说话，”那个中国胖子说。“我出得起的工钱，一个小本经营的未必出得起。”

经过一番讨论以后，老板们同意再跟代表们开一次会。他们又继续开了几次会，可是每一次会总有几个老板缺席，其他的

人就以此为借口，避免作出任何決議。

工人們的热情在高漲。

后来，就在卡瑪契在会上高喊“武裝斗争”以后三个星期，金通因为一个烘面包工人跟他說話时太不礼貌，把他攆走了。他就是那个胳膊上肌肉发达、凸着青筋的工人，曾在会上責备过卡瑪契說的那番慷慨激昂的話，也責备过溫契斯特要求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工資太多。

那天晚上，金通鋪子里的四十个工人只有六个人来干活。金通提出重新雇用那个被开除的烘面包工人，甚至还派人到他家里去找他。可是那个烘面包工人所要求的工錢是那么高，我們这位貝卡拉和扑克賭客听了，就微笑着象平时那样很快地說：

“把面包房关了吧。失业的面包工人多着呢，嘿。等到他們肚子里开始叫喚的时候，他們就会来找我的——那时候就便宜了，便宜了。”

那个被开除的烘面包工人和他的伙伴們去找溫契斯特，要求采取罢工行动。溫契斯特召集了一次会。全城的面包工人都拥挤到那个教室里来了。有些人渴望着罢工；这是个战斗行动，而他們又都是年輕小伙子。那些年紀比較大的却害怕罢工，他們考慮到他們家中必須吃飯的人。

凱西和包比多两人都出席了。

溫契斯特簡單地總結了一下直到那时为止跟老板們交涉的經過。

第二个講話的是那个胳膊上凸着青筋的烘面包工人。他談了一下在金通鋪子里所發生的事，并說他已經拒絕重新回去工作，除非金通增加他四分之一工資。

那个声音宏亮的矮小的波依桑分子听了这话，就站起来谴责他打算“把大家的饭碗打破”。

“你去要求金通加你四分之一工钱。假定他照数给你了，那么那些出不起这么大工钱的老板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少数几个工人的工钱比极大多数工人的工钱大。你以为金通是个傻瓜？他会说：‘猴子说得好，“凉风会来！”’^①一等到情况安定下来，他就会把你们全部解雇，另换一批新的。”

“那时候我们就罢工！”一个声音嚷道。

“罢工？”那个矮小的波依桑分子轻蔑地说，一边转过身来朝着那个说话的人。“叫我们这些钱挣得少的人来罢工，好让少数人钱挣得比我们多？我们这么傻？即使你们可以强迫某些老板出更大的工钱，可是那些出不起的怎么办？你们使一些人失业！要是你们真的使他们失业了，他们就会等着抢你们的工作。”

“他说得有道理，”教室里有些声音说。

“那么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个被金通歇掉了的烘面包工人恶狠狠地问，一边站起来，把他肌肉发达的胳膊上卷起了的衣袖推得更高一些。

“去向金通先生道歉，回去工作！”那个波依桑分子越来越自信地喊道。“你自己蓄意骂人，倒要叫我们大家罢工来支持你。我们都在好好工作。的确，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可是你要使我们的日子更难过。你没结婚，你没有负担，你也没有孩子……”

凯西一直意识到她和包比多为了大家的原故每日所面对的危险，这时听了这番话，不禁勃然大怒起来。她在位置上转动一下，用一种深痛恶绝的口气攻击起那个波依桑分子来。

① 意思是“我的时候会来。”——原注

“好好工作有什么意思？你們大家全都好好工作了一輩子，難道他們就因此不剝削你們了？你不叫人們為增加工錢而斗爭，反倒要他們躺下來，倒在灰塵里讓老板們踐踏？我也在好好工作，誰都不惹，可是瞧杜克怎么對待我的。他把我捉到警察局里去揍了一頓。你是個混賬的膽小鬼——！”

“你是什麼人？”那個波依桑分子打斷她，提高了聲音說。“你是工會會員嗎？各式各樣的人現在都到這兒來了，企圖煽動工人罷工，可是他們自己呢，沒事人一個——”

“我是工人福利會會員！”凱西嚷道，這時已經站立起來臉沖着他，兩只手按在屁股上，她的背朝着主席。“你呢，你是工人們的敵人。是不是波依桑叫你到這兒來破壞工人罷工的？你打算要他們怎麼樣——餓死？去偷東西，讓警察捉住了挨揍？肚子貼着地在街上爬？罷工，是的！馬上罷工！”

“就要這樣的氣概！”溫契斯特一邊說，一邊笑着點頭。

許多人給凱西鼓掌，彼此笑着點頭。

溫契斯特站起來舉起兩手要大家安靜。喬站了起來。

“剛才菲利浦——他指的是那個波依桑分子——所說的話，”喬說，“是很有道理的——”

“你瞧？”菲利浦大聲對凱西說。“不只是我一個人愚蠢，艾利亞斯先生也一樣。”

“我一开始就指出要求增加一半工資是不實際的。我們不是一個合法團體。甚至我們到底算不算團體也很難說呢。現在所發生的事情將會証實這一點。在這樣的時刻居然有人建議罷工，我聽了很傷心。我說應該再進一步地去跟老板們交涉……”

會場上起了一陣騷動和嗡嗡聲。還聽得見嘆息的聲音。

“罷工爭取的是多少錢，這是我們必須決定的！”一個聲音嚷

道。“老板們不肯来开会。菲利浦的話里好象那些小老板只要加每个人一毛錢，就会馬上关门似的。他这是存心哄騙大家。”

乔提議繼續跟老板們交涉。这个提案被否决了。他又提議向老板們提出警告，要是一星期內不把問題解决，工人們就罢工。

包比多反对这个提案。“警告就是警备！你怎么知道他們在一星期內会想出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我們？如果要罢工，就得出其不意！”

溫契斯特就罢工一事付表决。絕大多数的面包工人都举手贊成。举手的时间越長，反对派里面举起手来的也越多。

第二天，罢工开始了。西班牙港和近郊的所有面包房都关闭了。有些工人在街上游蕩，有些做着糾察工作，也有些工人在喝酒庆祝，觉得胜利已是他們的了。

拉曼特从四十哩外的圣弗拿多赶来，极力向溫契斯特主張有必要每天跟工人們講話，这样他們就不会因游手好閑而丧失斗志。他召集他們到福利会的会场来。工人們听完演講后，就打着呵欠，有的睡在長凳上，有的吸着烟，有的玩着紙牌，一直到飢餓召喚他們回家。

拉曼特在第三天回到了圣弗拿多。他得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

第四天，面包房的老板們提出了一个和解办法。他們願意增加現有工資百分之十，有少数几个还願意增加百分之二十。

当溫契斯特把这情况告訴工人們时，有些人生起气来。那个鉄臂膀的烘面包工人乔治喊道：“他們以为我們罢工爭取的是什麼？施舍？”

“讓罢工繼續下去！”另外一个工人嚷道。“我們已經使他們

癱瘓了，你們難道沒看見？”

乔反对繼續罢工。他說，他們要是現在和解，就是贏得了勝利；他們的權力会受到老板們的承認；他們会在其他工人中間起帶頭作用。現在万一失敗，將會是个致命的打击；其他的工人都在旁邊看着呢。

“他知道什麼？他是老板方面的人！”乔治說。“我跟你們說，整个城市都覺得这次罢工是老板們不好。讓我們繼續罢下去，要求全面增加百分之十五的工資。”

接着是沒結沒完的演講。乔說：“你們沒有基金怎麼斗争？不出一个星期，金通就可以把你們餓得妥協。”

有些人支持乔的意見。不过大多数工人已經决心要求一份能使他們象人一样生活着的工資。看見他們的老板懶洋洋的一点办法也沒有，他們决意讓他們的老板繼續这样下去，同时也为自己的力量得到証实而高兴，根本沒有心情去考虑罢工会不会失敗。他們受到了温契斯特和富有战斗精神的乔治的演說的鼓舞，决定繼續罢工，虽然有許多人已經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去养家活口。

他們坚决相信，这次罢工一定会很快結束，他們一定会取得胜利。

第三十六章

凱西自从挨了杜克的那頓打，就覺察到面临着包比多和她自己的危險有多麼大，她于是打定主意要想办法来保护他們自己。

她去找一个她所熟悉的住在提爱哥·馬丁村的沙哥祭司，

那村子离城有六哩远，她过去曾在那里住过。那祭司准备“为美好的日子”作一次献祭。他叫凱西也参加一份。凱西献了两只家禽作祭品，还出了一些米和豌豆。其他的人献了一只山羊和蜡烛。凱西把这次沙哥赛神会的事跟包比多说了，并說她也打算参加；可是她并没把参加这次会的目的告訴他。包比多既沒笑話她，也沒阻攔她。在面包工人接到老板們和解建議的前一天，凱西告訴他說这次赛神会已經得到警察局批准，所以第二天早晨就要举行献祭大典。晚上还要举行跳舞会。她要求他来看跳舞。包比多答应了。

安德烈由于工作需要，每天都要到面包房去，他偶然发现提爱哥·馬丁有一家面包房还在开工，向西班牙港供应面包。他把这事告訴了溫契斯特，溫契斯特就指派包比多去动员那家面包房里的工人罢工。

那天正是举行沙哥献祭典礼的日子。包比多在六点钟到达了提爱哥·馬丁的那家面包房。天已經开始黑下来。他从安德烈那里获悉，在那个时候，面包房的印度老板辛格不在家里。

面包房附近的一个棚子里，有一些牛在哞哞地叫。周遭散发出牛和新粪的气味。面包房里，一根积着好些年蛛网的椽子上挂着唯一的一盞油灯，七个工人在灯光下干活。一个年老的烘面包工人正用压得很低的低音哼着一支歌曲。

包比多跟工人們打了个招呼，問他們别的工人都在罢工，他們怎么干起活儿来。

沒有人回答他的話。一个正在捏鉢里揉面团的肌肉发达的工人挺了挺腰，拭掉了他閃閃发亮的黑身体上淌着的汗水。那个烘面包工人停止了哼曲子。

包比多又开口了，他說老板們已經提出了和解的办法。那

个正在揉面的工人臉上露出沉思的表情。他說辛格已經答应每天給他們增加兩毛錢。包比多指出這不過是答应而已；再說，要是他們的同志爭取到了每天增加三毛而不是兩毛，他們打算怎麼辦？

這時候，房間里的工人都傾听他說話了。甚至那個烘麵包的老工人也傾听着，一面用懶洋洋的熟練動作，從爐子深處鏟出裹着車前草葉子的麵包，倒在他腳邊的柳條籃里。

包比多努力向他們解釋，他們如果破壞罷工，就不只是在割他們工人弟兄的喉嚨，而且也在割他們自己的喉嚨。他鼓勵他們逼迫辛格和其他的老板們一起跟麵包工人達成協議；要不然，他們是無法讓辛格遵守他自己的諾言的。

七點鐘的時候，包比多離開了他們。他覺得有些人已經同意他的看法，而且他已經把他們全體都鼓動起來。

外面天色已經漆黑。提愛哥·馬丁在一個山谷里，街道上那時候還沒有路燈。包比多從樹枝縫里仰望着天空，可是天上多云，他看不見一顆星星。偶爾他經過一家小屋。屋里點着一支蠟燭或一盞油燈，然而這樣一道微弱的可是友愛的閃光使他興奮起來。

過一会儿，他已經可以聽見鼓聲。他遇見三個女人跟他朝同一個方向走去。她們在黑暗中高聲談笑着，來給自己增加勇氣。

“你們是去參加沙哥賽神會的嗎？”他問。

談笑聲立刻停止了。只有她們的腳步聲還清晰可聞。一個女人在黑暗中盯着他看。另一個疑懼地哼了一聲。

“我也去，你們知道。我有一個朋友今天晚上要跳舞。我所以問你們，只是因為我不認得路。”

“哦，”一个女人說。靜默了一会儿以后，另一个說：“不錯，我們也去。”

“天多么黑！”包比多象鼓励她們似的說。

“先生，今天晚上你也要讓神附身嗎？”一直没有說話的第三个女人挑逗似的問。

“別在这上面开玩笑，却利，”一个比較年長的女人說。“你不知道神的威力，我跟你說！”

他們排成單行，走上一条順着一座小山蜿蜒而上的小徑。鼓声响得厉害。它那种断断续续的、逼人的特殊节奏使这三个女人振奋起来，同时也激发了包比多的好奇心。一个女人停住了脚步，用手圈着嘴喊：

“梅一萃！梅萃小姐，噢唏！”

显然有人在等她們，因为她們立刻看見一縷法蘭姆波^①射出来的紅光从山坡上往下移动。灯光照出了漆树的黑黢黢的影子和树中間那条紅土的小徑。在摇曳不停的灯光下，那些漆树仿佛合着鼓声的节拍在怪模怪样地扭动身子跳舞。

祭司住的木头小屋后面，已經搭起了盖着茅屋頂的竹棚。竹棚周圍有几十个人坐着或是紧紧地挤在一起站着。在附近的一棵芒果树下面，树立着亨力克斯太太的圣母瑪丽的雕象。象前点着几支蜡烛，一个女人在蜡烛前面跪着磕头。鼓声震耳欲聾。包比多慢慢地挤到竹棚里那个紧紧地挨在一起的人群中間，有点被黑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熏得透不过气来。他到处寻找凱西，几乎没有注意到一个高大魁偉的黑人穿着一件汗衫、一条短褲，头上頂了一支燃着的蜡烛在跳舞。

① 法蘭姆波(flambeau)，一种把灯草插在油瓶里做成的灯。——原注

凱桑德拉看見了包比多，可是既不注意他，也不停止唱歌，一直到鼓聲住了為止。然後她向一個坐在地上用一只胳膊摟着孩子的女人低聲說了句什麼話。她也不回答包比多的微笑，象一個在祭台前對着會眾的牧師那樣又象看見又象沒看見，領着包比多走到棚子裏面，叫他坐在那個女人旁邊，那女人這時已經把孩子抱到了膝上。他們往棚子裏走的時候，從那個頭上頂着蠟燭的男子旁邊擦身而過，包比多這才頭一回注意到他。這個“翁波諾”也就是大祭師睜大了一眨不眨的、好象看透了每個人而且一直看到靈魂深處的眼睛，翹着下巴，在棚子裏走來走去，他的步子威武而莊嚴，很象一個习惯于受人敬畏服從的神祇，他的嘴唇張開着，喘着粗氣。他對凱西說了句什麼話。

“好的，大大，”凱西用一種怯生生的、急于討好的聲音回答說。

（大大·馬查古是現在附在他身上的那個神祇的名字。）

她遞給他一個盛着水的葫蘆。他在她赤腳前面洒了些水，在她身後也洒了些。然後他又到竹棚的四個角落裏洒了水，就走出棚去。那些站在門口的人又崇敬又殷勤地讓路給他出去。

“傑姆，來吧，孩子，我累啦，”那個敲着叫作“媽媽”的最大的鼓的鼓手說，隨手拭掉了在他灰白的頭上淌着的汗水。

另一個鼓手接替了他。一個把凹凸不平的腦袋剃得光光的老人用一種非洲土語沙啞地唱起歌來。有幾個女人也跟着他唱。鼓聲又響了。大家都一齊參加了合唱。

凱西一邊唱歌，一邊走過來遞給包比多一個“沙克—①沙

① “沙克—沙克”(shak-shak)，一種葫蘆或者干果，裏面裝滿了種子，搖的時候會發出响声。——原注

克”，同时做着手势叫他搖，不要把两臂交叉着。（他們相信这样做可以“拴住神”，使他进不了人身。）那个坐在他旁边的女人闭着眼睛热烈地唱着。她膝上的孩子已經睡着了。

鼓声很响，很急促。整个世界似乎都洋溢着鼓声，那鼓声象鞭子一样打在包比多身上，使得他头脑发疼。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一种使他透不过气来的奇怪感觉压上他的心头。他正觉得受不了这种鞭打和痛苦而想逃到外面去的时候，鼓声和歌声都忽然停止了。那个剃光了头的老人象喊叫似的唱起一支新歌。鼓声又响了。包比多觉得自己很傻，就拿起“沙克—沙克”，跟其他人一样合着鼓声的节奏搖起来。他意識到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他旁边的那个母亲抱怨說：“今天晚上神的威力不大，”有几个女人睡眼蒙眬地整理起肩巾来。

这时候，先前那个鼓手回来了，他用手背抹掉了沾在唇上的几滴甜酒，拿起“媽媽”紧紧地夹在两膝中間。那个剃光了头的老人用一种拖得長長的顫音沙嘎地唱着，用的是那种奇怪的、可是熟悉的語言，他的两眼看定前面，好象是盯着他所唱的歌似的。

“唱吧，大伙儿，唱！”他嚷道，倒不是为了响应的人不多而生气，而是为了自己的嗓子哑了，唱不好歌。

他又唱了，这次是用長音阶唱，整了棚子都参加了这个新的三部合唱：

啊，可，拉，拉—啊，
拉啊，拉伊—啊！

那个站在中央的鼓手显出一种热切的忿怒表情，把他灰白

的腦袋低垂在乐器上，敲着：

“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

他淌着汗水的灰白腦袋朝鼓歪着，好象在傾听某种除了他之外誰也听不見的回答。他那圓湛湛的黑眼睛迅速地在唱歌者中間扫了一眼，最后停留在凱西身上。

凱西这时已經不在唱歌了。她坐在那里，两眼盯着泥土地。包比多看出，她除了“媽媽”的咒語以外，什么也沒听见。她开始哆嗦起来，一陣冷嗖嗖的战栗由頸根順着脊梁而下。其他人也停止了唱歌，在她周圍挪出一块空地来。突然，她一下子跳到半空中，又跌下来臉朝下平躺在地上，跌下来的时候还砰的发出一声巨响。包比多惊恐地站起来，但是其他的人把他推了回去。鼓声越来越响。凱桑德拉抽搐地从棚子的一头滾到另一头。

“啊波波！啊波一波一波一波！”大家齐声嚷，这时都兴奋起来，用手掌迅速地拍打着自己張大着的嘴巴。

女人們依旧唱着歌，抓住了凱西把她扶了起来。她象一个喝醉了酒的人那样搖晃着。包比多隱約地看到她的臉上甚至连伤痕都沒有；可是他有一个痛楚的印象，觉得她已經不是凱桑德拉·华尔考特了。好象是某个怪物透过她的眼睛在往外望。那些女人急煎煎地在她头上找寻发針，把她衣服上的別針去掉，用一块紅布紧紧地束住了她的腰。她撥开两腿踉蹌地往前迈了两大步，搖晃了一下，哼了两声，以一种反抗的姿势把两手放在屁股上，随后又把手举到鬢角上，往前躡了几步，一直扑到那几面鼓上。

鼓声和歌声猛一下子都停住了。只听见凱西重重的喘气声。那个“媽媽”鼓手不敢拿手去碰这个有神附体的女人，她这时正半躺在他膝上。他恳求地拿眼望着另一个女人，那女人就

迅速地走来，把她扶起了。每一面鼓前面的地上都插着一支点亮的蜡烛。凱西已把一支蜡烛扑灭，那女人先用掌心碰了下土地，再把蜡烛点亮，插到原处。

鼓声又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

啊，可，拉，拉—啊，
拉嗨，拉伊—啊！

每人的喉咙里又都疯狂地重复着唱起来，用的是这三个音调：

C, C, E, E,
E, D, D, C。

包比多旁边的那个小姑娘依旧睡着。她已经从她母亲的膝上滑了下来。她那弯弯的嘴唇微微张着，她的那顶小帽子已经掉下来，盖住了她长睫毛的眼皮。

歌声好象一支胜利的欢迎曲，在欢迎那个已经通过凱桑德拉来到他们中间的神祇。这时凱桑德拉开始跳起舞来，并不象祭司那样跳，而是恶狠狠地、狂放不羁地跳，嘴里还哼哼着，弯着身子往前扑，好象有什么东西在驱使她或支配她似的。她以一种粗犷的美丽姿势迈动她两只沾满了尘土的赤脚，在泥土地上迅速地划着花样复杂的舞步。

可是这时候，那个鼓手的可怕脸容已经转向棚子的另一端，那儿人们正肃然起敬地在让路。来的是祭司本人，他两只可怕的眼睛一霎不霎地凝视着前面，好象什么都不看，也好像什么都

看；他头上頂着一支点亮的蜡烛，一路跳着舞进来。

一个年輕人从長凳上跌下来，象一只斬掉了头的小公鷄那样拍打着尘土。其他的人扭住了他，替他脫鞋。歌声越发瘋狂了。那些旁觀的人站在空箱子上，彼此爭先恐后地伸着脖子，張大了嘴，有的凝視着那些跳舞的人看，有的精神勃勃地作着批評。竹灯^①里发出来的暗淡光亮更加深了他們臉上那种兴奋、恐惧和敬畏的表情。

直到那个敲“媽媽”的鼓手疲乏不堪的时候，鼓声才停了下来。凱西跌跌撞撞地从棚子里走了出去。过了好久她仍沒回来，鼓声又响了，包比多就走出棚子去找她。他发现她合扑着躺在神象前面，神象前的蜡烛已經燒完，縮到了地上。他先往四下里望了望，看看有沒有人注意他，然后走到凱西跟前搖撼着她。

“凱西？”他惶惑地說。

这句话的效果好象割断了臍帶一样。几个月来他所熟悉的凱西抬起头来望着他，好象剛睡醒似的站了起来。

“怎么啦？你好嗎？”

她划了个十字，整理了一下衣服，显然有点羞澀地回答說：“等一等，我馬上就来。”說完就奔到屋子里梳洗去了，他就站在暗地里等她。

那天晚上八点以后，杜克和他的伙伴，一个叫作卡尔的年輕暗探，在提愛哥·馬丁巡邏。他們兩人都騎着自行車。杜克发觉自己身材太高大，不好騎車，就用脚跟踩着踏板，他的脚尖和膝盖都笨拙地往外翹着。在他的重压之下，自行車的鏈条呻喚

^① 竹灯 (bamboo lamp)，用竹管作成，竹管里灌滿了椰子油。——原注

着，噉噉噉地发响。

到了辛格的鋪子門口，他們停下來看看麵包鋪里是不是一切都好。好几年前，杜克曾取走辛格的牛奶样品，控告他在牛奶里掺水。可是辛格因为贿赂得好，沒被判罪。这个月里，杜克已在提愛哥·馬丁巡邏了好几趟。昨天辛格曾要求杜克来保护他，生怕別村麵包房里的工人到他的鋪子里来糾察。

“麵包房里沒有人嗎？”杜克进了院子說。

唯一的聲音是辛格又高又細的、提高了好象在責罵什麼人的噪音，以及一只母牛輕輕的呻吟聲。

杜克走进屋去。辛格和他年輕的妻子走来走去各人干各人的活兒，不时停下来彼此对罵。杜克从他們怒容滿面的臉孔和提高了的噪音里看出这一点，因為他們都在用印地語說話。辛格是个四十來歲的矮胖男人，这时正在盛怒之下，看見杜克进来也不睬他，直到杜克象熊似的开玩笑地一把將他抓住，一边对他的妻子說：

“卡拉西，他对你怎么啦？你要我把他帶走嗎？”

“你来得太晚了，嘿，”辛格用英語說，一边掙脫了他的胳膊。

他解釋說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他所有的工人都受人凌使离开麵包房走了。卡拉西曾經看見一个“西班牙人”跟他們講过話。他离开后不久，工人们就爭吵起来。有三个工人不肯再干活，走了出去，还說要找別的人来揍他們。剩下的四个发现他們单独沒法繼續干活，而且受到威吓后也不敢再干活，所以也都出去了。

卡拉西把“西班牙人”的容貌向杜克描写了一番。

“后来他是往哪个方向走的？”他問。

那女人并不知道。

“我們在路上沒遇見他，所以他准是繼續往乡下走去的。辛格，你有什么解渴的好东西沒有？来吧，嘿，在我們动身到村子里去之前，我們先友好地干一杯吧。”

在她丈夫的吩咐下，卡拉西拿来了甜酒和杯子。

杜克咂了咂嘴，“啊！”了一声，飲干了第二杯酒，又喝了些水，便离开了一肚子不高兴的辛格。

“他一定到另一家面包房去了，”他骑着噤噤作响的自行車离开的时候这样说。

“为什么呢？”卡尔問。“另一家面包房又不在干活儿。”

“我绝对肯定他在回去的路上沒經過我們。”

“他很可能走另一条路，”卡尔說，“她跟你說他是騎車去的嗎？”

“走去的。”

“你知道辛格为什么要这样生气？”卡尔說，“他想趁別家面包房停工的机会，把这儿附近的生意都搶去。”

杜克笑了。“人必須吃人才能活，对不对？”

“听見鼓声嗎？”

“今儿晚上沙哥賽神。”

“天哪，这一帶多黑！”

除了远处的鼓声之外，他們只听見蚱蜢拖得長長的、安詳的、高音調的叫声，和長滿了野草的泥水溝里“克拉保德”^①咯咯的叫声。

凱西和包比多走下山坡上小路的时候，已快十点鐘了。包

① “克拉保德”(crapaud)，一种大青蛙。

比多离开棚子的时候，捡了根沉重的棍子，一方面是因为他听见山下的狗在叫，一方面也是为了好在暗中寻路下山。

他們跑完最后几碼路到了大路上的时候，包比多說：“你跳了那么一場舞以后，准是累坏了吧，凱西？”他把自己当时的感觉形容给她听。他說当他看見她跳到半空中又臉朝下摔下来的时候，他是多么害怕，后来看見她并没受伤，又是多么惊奇。

“我不累，”凱西回答說，“神附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是很少觉得累的。我現在的精神好得很，就跟剛睡醒似的。”

“你真的相信这类事嗎？嘿！”包比多說。他抑止不住心中那种惊异畏惧的感觉。

“瞧！”她說。“你知道这对你有多大作用？杜克現在最好別再来找你麻煩，我跟你說。他要来的話，就得跟奧岡一決勝負了。”

“奧岡是誰？”

“今天晚上附在我身上的神。”

“瞧，凱西，別跟任何人說起这事，你知道嗎。拉曼特是一点也不相信这类事的。”

“你現在相信了嗎？”

“嘿，我現在真不知道怎样想才好，它把我弄糊涂了。在咱們离开之前，他們把燒紅了的碳火搬到棚里来。我看見祭司把他赤着的脚放进去，好象里面是冷水一般。他这样做怎么不会把脚上的皮肤燒掉呢？”

“大大·馬查古保护着他。”

他們有一会儿工夫沒說話。鼓声已經越来越远。这片鼓声、周圍的黑暗以及他們关于奇怪的神道的談話，使得包比多心里起了一种胆小怪誕的感觉。

他們這時走近大路的拐角。他們聽見前面有男人的說話聲。兩輛自行車很快地在他們身邊駛過，在後面消失了。可是那兩個說話的聲音並沒有在黑夜裡消逝，而是老在他們背後一個地方，不住地爭論着。接着，他們聽見自行車的鏈條嗞嗞嘎嘎地响，看見一道光從他們後面慢慢過來。後面還跟着另一道光。

“是誰呀？”包比多嘟囔着說。

前面一輛自行車上的人把一道手電筒上的光照在他的臉上。

“是誰？”包比多嚷道。

“是誰，嚟！”一個聲音回答說，那口氣好象是說：“你要是能夠，就好好防備一下吧。”說着，那人跳下了自行車。

凱西一聽到那聲音——那個她所痛恨的、曾在警察局里打過她的杜克的聲音，就嘟囔着說：“是杜克！”說完她就跳進了土溝，跑到路邊的一個小草原上。包比多馬上跟着她跑起來。

“可是我干嗎要逃跑呢？”他想。“我已經洩露了我的秘密。一切都完了。”

他聽見自行車倒在地上的叮當聲和穿着笨重的靴子的腳的跑步聲，知道最後考驗力氣的時候已經到了，因為他決不讓他們把他或者凱西抓走。

草原上長滿了灌木，他跑的時候不住地絆他的腳。這裡那裡還有一叢叢竹子。可是凱西筆直地穿過了草原，好象是她的本能促使她這樣跑似的。

“跑，凱西！別停下來！”包比多氣喘吁吁地催促她說。

他跑回去面對着那兩個追他的人，手裡揮舞着粗棍子，用一種堅決的、絕望的口氣喊道：“你們追我干嗎？”

“你去捉那個姑娘，卡爾！”杜克說。

包比多把棍子朝卡尔扔去。总算运气好，棍子打中了他的腿，把他摔了一交。然后包比多象一只挨了鞭子的公牛那样向杜克冲去。他第一脚正好踢在杜克的肚子上，踢得他喘了两口气。凯西蹲伏在一丛竹林后面的灌木里，听见杜克在喊卡尔，声音里好象害怕被人制服似的。她很想趁现在没人阻拦她的时候继续往前跑，可是打架的声音拘住了她，使她仍旧蹲伏在老地方不动。

“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她祷告说，闭住了眼睛，不敢走过去请求奥冈帮助她。

“你这个婊子……养的！要动刀吗？小心，卡尔！”杜克喘着气说。“他跟一只疯狗似的。”

凯西听见砰的一下可怕的打击声。接着又是一下。接着是第三下，声音不那么响亮，所以凯西知道这一拳是打在身上。

“别揍他了，”另一个她不熟悉的声音说。

她看见一道手电筒的暗淡光芒，又听见同一个她不熟悉的声音说：“你揍得太重了，嘿。”接着是很重的喘气声。

“把他拖到储水管那儿去，”杜克说，“泼点儿水在他脸上。”

接着响起了一阵好象在拖什么沉重东西的声音。

凯西开始在灌木中间爬行着。她以后一直忘不掉灌木的那种刺鼻的气味。

“……混账东西。想拿刀子杀我……”

手电筒的光朝着她这个方向的地上照来。她停下了，听见沙哥的鼓声象她自己的心跳那样震荡得厉害，同时还听见远处赞美奥冈的歌声。“天哪，”她责备地嘟囔了一声。手电筒的光转到了别处。她又开始爬开去，她的手摸着了一堆新鲜的牛粪，那是日间拴在这里的一头牛拉下的。灯光又一次地在她附近的

地上搜索起来，接着就熄灭了。

第二天早晨，村人們就发觉了在凱桑德拉面前所发生的事。一个印度小孩牵了他父亲的牛去放牧，惊动了一大群綠头蝇，这些蒼蝇在他前面飞起来，发出一陣忿怒的嗡嗡声。他看見了尸体以后，馬上奔回去告訴家里的大人，他們馬上报告了警察。半个村子的人都跑来看了。有一两个人記得在沙哥賽神会中看見过這張臉，可是誰也說不出他的名字，或者是誰帶他去的。后来如报上所說，他是个“无名男子”，警察正在“調查中”。

第三十七章

甘士公司的巴卡那天晚上在参加一个舞会——在安德烈、甚至阿諾德·华尔卡都沒法加入的那个社会圈子里，这类的舞会是时常举行的。那是个白人富商的圈子，有的是鸡尾酒，經常在麦克雷浦海滩上月光底下举办宴会，或是乘了私人汽艇捕魚，还有其他种种有趣的玩乐，特别是那些跟“爱情”这一濫用慣了的詞儿有关的。巴卡哪一方面也数不上是个有錢人，可是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这人俯首貼耳，也因为他有了酒意以后，会变得很可笑，可以供他們取乐。巴卡也很眷恋这个圈子，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年輕女人的情人之一，他很希望能跟她結婚。有时候巴卡觉得自己爱上了她。有时候他跟他的一个心腹朋友說，他“已經厌倦她了”。然而同时他又記起她很有錢；于是他腦子里浮現出許多美丽的梦，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辞掉这个工作住到加里福尼亞去。因此他不但沒有离开她，反而繼續向她献殷勤。

这天早晨，他到办公室去的时候，有一件事給了他很大一个

打击。那是四天来，城里沒一家面包房向他們买过酵母。才只上个星期，紐約写信來說，他們看見他的銷售数字“在上升”，觉得很高兴。可是，他剛希望讓今年胜过去年，希望因此多加些薪水，这个愚蠢的罢工爆发了。巴卡在担心紐約会怎么說；他生罢工工人的气，生職員們的气，也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好。他跟过去那样打扮得整整齐齐，他那娇养惯了的身体搽好了粉，他那紅潤的臉光滑得象个小孩子；可是他干咳得比平时更快了，一听见脚步声就会跳起来，吆喝着問別人話，而且不等別人回答，就回到他私人的办公室里绷着臉干生气。

他在自己的書桌边整整坐了一个鐘头，皺着眉望着吸墨水紙，在他裸露着的胳膊肘上不知拔着什么，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拉到他前面，又把它們推开，一边迅速地干咳着。

他有个习惯，每天要問华尔卡：“生意怎样？”然而在过去三天内，他忘了罢工，不知不觉地問了“生意怎样”以后，就气忿忿地嘟囔着說：“他媽的！”說完馬上轉身走开了。这时候他看見了安德烈，就嚷：

“安德烈！金通今天早晨跟你說了什么来着？你見了金通沒有？”

“沒有，巴卡先生。”

“你沒有，嗯。”他低下头来，依旧在他的胳膊肘上拔着。“你是個沒用的东西，”他輕蔑地想。

为了使自己鎮靜下来，他穿上短外衣出去喝酒了。在街上他遇到了一個他認識的股票經紀人。“哈罗，阿尔提，你好？气色很好，你的气色很好。瑪丽好嗎？……唔，那很好，阿尔提。喂，你觉得这次罢工怎样？別在这件事上責备我。他媽的，我們不能偏袒哪一方，我們是中立的。”

他心里湧起了一陣不愉快的犯罪感覺，因為他的朋友阿尔提和瑪麗都沒有而包吃了。

他跟阿尔提喝了酒，又回到他的办公室里。一种无法容忍的孤独、恐惧和混乱的感觉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把华尔卡叫了来。

“坐下，坐下……这次他媽的罢工要把咱们的生意搞垮了，华尔卡。那些家伙现在的工钱就挺不错。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

“这就是特立尼达人的毛病，先生，”华尔卡说着，把眉毛一扬，显出严肃的同情样子。“他们只是想要更多的钱，却不想拿出些什么。”

巴卡摘下眼镜擦了一下。他不戴眼镜的时候，显得那么愚蠢，那么无能为力，华尔卡见了不觉替他难受，就说：

“可是，先生，等到罢工结束以后，生意会更好的。”

“要是面包房的老板们答应了这些黑鬼的要求，增加了他们的工钱，我怕咱们就卖不了那么多的酵母或者发酵粉了，华尔卡。他们会想法用一种比较便宜的酵母，来补偿工资上的损失。道拉进口的那种荷蘭酵母已经使这班家伙中间的某些人疯狂起来：那种酵母要比咱们的便宜得多。”

“他们已经打定主意决不答应加这么多钱——”

“喂，安德烈近来怎样？”

“他非常可靠——”

“我希望咱们能做上那笔新面包公司的生意，华尔卡。那样每天可以给咱们多销一百磅酵母。”

“你说得很对，巴卡先生，那样的确很好，先生。可是道拉却在进口那种便宜的酵母……”华尔卡突然顿住不说了，叹了一口气。

口气。

巴卡又拔起他胳膊肘上的毛来。

“你想他在新面包公司里能有多少錢好賺，华尔卡？”

“面包公司是他的进口面粉的出路——”

“那些面包房老板对这次罢工是怎么說的？你听见他們說了什么沒有？安德烈在这方面知道些什么？”

“呃，我不觉得——”

“那家伙好象对我很傲慢，华尔卡，你觉得怎样？”

“呃……不过他非常可靠——”

“很厉害的角色，那个道拉。他准是个有两三百万财产的富翁了。”

华尔卡对这話作了恰当的回答，可是巴卡又开始重新讀起那封紐約給他的祝賀信来。华尔卡就逃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喂，华尔卡！到这儿来一下。我要你看看这一封信。噢——好吧！我过来。”

坐立不安的巴卡和受尽折磨的华尔卡都跳起来，两人在外面的办公室里相遇。可是巴卡一眼看見櫃台边站着一个人，就忘了华尔卡，向那个顧客走去，虽然那时已經有一个職員在招待他了。

顧客是个四十来岁的瘦削黑人，穿着一身卫兵的政府制服。

“嘿，霍伯遜！”巴卡笑容滿面地嚷。“你好？嚟，近来你的气色那么好，我差点儿不認得你了。是的，你的气色很好，是的，”巴卡坚持說，一边跟霍伯遜握手，一边快活地左右环顧找寻华尔卡，要他来証实他的話并討好霍伯遜。“你今天要买些酵母嗎？华尔卡！华尔卡先生在嗎？……哦，你不要酵母，我还以为

你剛才說要買些酵母呢。你今天要買什麼，霍伯遜？”

“我們要買些醋攔在面团里。我們有的一些都用完了，”那衛兵說着，轉過身來招呼華爾卡；華爾卡這時已經走上前來，拉住了他的手，握了一陣以後，還象情人似的用兩手捏住了它。

“你要醋？（咱們有醋嗎，華爾卡？……）瞧，霍伯遜，華爾卡先生馬上出去給你取醋來……（你可以去借十加侖來，華爾卡，你可以嗎？）”巴卡不安地低聲問華爾卡。

“霍伯遜，別擔心，我會給你安排好的，聽見沒有？”華爾卡拍了拍霍伯遜的胳膊。霍伯遜舉手碰了碰制服帽，兩眼垂下來望着地。他覺得很窘，因為這些白人那麼關懷他，那麼跟他握手，對他說來是很不習慣的。

“華爾卡先生會給你安排好的，他會給你安排好的。其實你們是不需要什么醋的，霍伯遜，”巴卡說，希望以任何代價來討好這個衛兵，他一邊向他微笑着，一邊又重新拔起他胳膊肘上的毛來。

“不需要？可是勸上校買醋的不是你嗎？”

“噢，當然啦，我——我不會勸你——我——在這種又熱又濕的氣候里，我已經把它放棄了。只有在啤酒發‘粘’的時候，才需要很多的醋。我告訴你我打算怎麼辦！我送給你一磅我們的酵母，不要錢，這能幫你解決問題嗎，嗯？兩磅！我送給你兩磅。嗯？那也不能幫你解決問題？你需要多少，你用多少？你用的不止兩磅？那是能幫你解決問題的，你要是用了我們的酵母，就不要再需要醋了，這你是知道的——”

“可是面团都已經揉好了，巴卡先生。”

“哦，我明白啦，我明白啦！呃，華爾卡先生已經取醋去了，他馬上就會回來的，你不用擔心，不會出什麼事的。今兒晚上你

們要用多少？我們只有紅的，你瞧，沒有白的。喂，杜夫，哈羅，杜夫！”

巴卡一邊喊着，一邊就奔到外面去招呼道拉新麵包公司的經理。他這時早把霍伯遜完全丟在腦後，忐忑不安地干咳着，精神上縮成一團，肉體上似乎也蜷縮攏來，他一個勁地催逼一個長胳膊、矮個子、和藹可親的英國人在他前面走，好象趕羊進圈似的。

“你近來怎麼樣，杜夫？我送給你的那些青蛙你收到沒有？还喜欢嗎？”巴卡笑了起來。“还喜欢，嗯。要是燒得好，可好吃呢——跟筍雞一樣。我自己的都是交給俱樂部燒的。請坐，杜夫。不，坐這把椅子，這一把要舒服些。你好嗎，杜夫？”

“我很好。用不着問起你的生命力：多米尼加的姑娘們在這方面准有什麼可以說的。”

“當什麼樣的好身段都不能使你動心的時候，你就知道自己准是走下坡路了，”巴卡吃吃地笑着象唱歌似的說。“對不對，杜夫？”

然後，他放低了聲音問：“喂，這次的罷工怎麼樣？對你們生意的影響不小吧。”

“我剛從道拉那兒來。他對整個事情都非常生氣。”

“喂，杜夫！”巴卡悄沒聲兒地說，他從辦公桌上彎過腰去的時候，他的轉椅噠噠噠噠地響起來。“我們要是代你們破壞了你們麵包房里的罷工，你以為他肯把他的酵母生意給我們嗎？我們仍舊可以給他不久之前被他拒絕的特別折扣。天哪，嘿，那對他說來是很大的一筆收入呢！現在你們要是能趕在金通和其他那班人前頭，真可以做不少生意呢。”

“只要你給我找個人來，我就可以支持你。道拉看重的是錢。”

巴卡惊喜交集，两眼闪闪发亮，用舌尖舐着嘴唇。“好的，杜夫，我把整个事情跟华尔卡商量一下。所有这些面包工人他都熟悉。”他干咳了几声。“你——啊——你打算出多大工钱，杜夫？某些人你也得稍微多给一些——我是说，我当然不是说我们要跟那些混账的罢工要求妥协……”

“道拉不愿意听见增加工钱的话……”

“他不愿意，嗯。好吧，杜夫。我马上叫华尔卡着手去办。——你现在要到俱乐部去吗？我陪你去……”

巴卡在半个小时以后回来，把华尔卡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跟他解释应该怎么怎么办。

“咱们必须这样做，华尔卡，就是这么回事，”他噘起了嘴，好象辩护似的加了一句。“除了用这个办法，咱们决不能把那家伙的生意弄到手，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华尔卡严肃地把眉毛一扬，一个劲儿地吸着烟。“我不知道面包工人会怎样想，先生。一定会有人把消息走漏出去，说罢工是我们破坏的。结果可能反而对咱们不利。”

“他们决不会知道事情的经过的。你和安德烈可以在夜间去找他们——找所有那些住在乡下的失业工人，这样的人一定很多，找那些在小面包房里干活的、钱挣得很少的工人——租一辆汽车去找他们，把他们一直送到西班牙港来。在晚上！”他顿了一下，脸上露出含怒的、坚决的神情。“这就是你们该做的事。要是你们可能被人看见，就派司机们去跟他们谈，可是一定要把他们弄进城来。咱们必须这样做，华尔卡。”

“拿一样的工钱，工人们也许不肯来——”

“他们一定会来的，他们会来的！不加工钱，你别提加工钱的事，他们会来的，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嘿！”

华尔卡一口一口地吸着烟往外喷，两眼望着外面。“我去跟安德烈谈谈，巴卡先生，不过，你必须知道，这对他说来是很困难的，先生。他一天到晚都得跟面包工人打交道，他可能不愿意干这样的事——”

“他必定得干，要不就给我滚！”巴卡的两片薄薄嘴唇颤抖着，变成了苍白色。“你告诉他我是这样说的。这个公司可不是他在管。‘他可能不愿意干这样的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只要你处理得当，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我说过，别让他去跟他们说话，找一个陌生人，派他进去跟工人们谈。”他停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比较低的、带着恳求的口气接下去说，好象害怕华尔卡会辞职不干，扔下他一个人束手无策。“你办得到的，华尔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觉得有点儿恐惧，这是可以想象的，可是你只要处理得当，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你明白吗，华尔卡？”他干咳了几声。“你现在想得起有谁能帮助你吗？一时想不起，嗯？我想安德烈也许想得起来。你只要把那些家伙送到目的地，告诉他们去找谁——你跟安德烈认得所有的面包工人。我并不是说你们要亲自去见他们……你明白了吗，华尔卡……”

华尔卡感觉到自从那天晚上在奥斯本家见了安德烈以后，安德烈的心境是多么恶劣、多么悲观绝望。他虽然不能对那天所发生的事负责，却知道安德烈心里怨恨他。他跟安德烈说话的时候，安德烈总是匆匆地回答他的话，好象急于离开他似的。华尔卡并不懂得促使安德烈这样做的原因是一种沉痛的羞耻心——由于他，华尔卡，看见了奥斯本一家人怎样冷淡地对待他。

华尔卡觉得自己决不能把巴卡的计划直截了当地告诉安德烈，所以他决计小心行事。安德烈进来的时候，他把他叫到自己

的办公室里，对他說：

“这次罢工使我心里很煩惱，安德烈。当我想到千万个小孩子和老人都吃不到面包的时候……这一小撮人独断独行，造成了这样严重的后果……你懂得我的意思嗎？这样做是不对的！”

“是嗎？”

“呃，我只不过表示一下我的同情罢了，安德烈，你懂得我的意思嗎？”华尔卡說着，在安德烈臉上溜了一眼，又轉望別处。

“把你的同情留給你自己吧。工人们吃着玉米餅^①，过得挺好呢。”

华尔卡窘得連耳朵都紅了。“你这人真有意思，安德烈，”他裝出欣賞的样子笑着說，同时在他朋友的膝盖上拍了一下。“巴卡派我們两人今天晚上去做一个工作，”他加了一句，又把那計劃的梗概說了一遍。

“我不参加破坏罢工的工作，”安德烈說。

“我跟巴卡說过，这对你說来是不方便的，因为你認識那些面包工人，而且得跟他們打交道。不过他坚持他的意見。”

“你不明白，”安德烈对他說。“我并不在乎‘方便’‘不方便’。我只是不願意做一个破坏罢工的人。”

华尔卡象劝說似的拉住安德烈的手，微笑着，两眼水汪汪的又湿又亮。“老弟，你的思想最奇怪也沒有了。他們这些人都是不負責任的！他們能給你工作做嗎？咳，告訴我，你支持他們，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知道他們这些人才挣几个錢，”安德烈回答說，同时縮回了他的手。“他們所以准备繼續罢工，宁可牺牲那份小得可伶的

① 玉米餅(johnny-cake)，一种不发酵的薄餅。

工錢，那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有個正義的事業，而且知道除了用這辦法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維護它。他們中間許多人都有妻子兒女，他們將會一起挨餓。”

“可是這些人是給人牽着鼻子走的，安德烈。惹起這一切麻煩的是少數幾個搗亂分子。他們都是無知無識的人……安德烈，你知道我隨時隨刻都願意支持你。可是巴卡對你很不滿，我跟你說！你要是反對他，我可不能對所發生的後果負責。”說到這兒，華爾卡把眉毛一揚，從他的銀煙匣里拿出一支煙卷塞在唇間。香煙的牌子跟奧斯本法官吸的一樣。”

“我不需要你的支持，阿諾德。我願意自己擔負一切後果。有時候一個人會覺得，與其墮落到某種地步，倒還不如死去的好——不如失去一切。我的天！一個人有時候也得誠實一些。”

華爾卡的臉紅了，他用微笑來掩飾內心的忿怒，嘴里說了一句：“這是麵包和黃油，老弟，我自己有的也不多呢，”就轉向辦公桌做起工作來。

他沒法理解安德烈在那次拜訪奧斯本家後心里起了多麼重的自卑感。他體會不到安德烈的自尊心已經受了多麼大的損傷，他是多麼絕望地急于補救他覺得已被自己玷污了的廉恥心。他怎麼也不會相信安德烈跟工人之間的那道由出身和教養所造成的牆已經倒塌，安德烈終於“從他的那層殼里出來了”。

安德烈到喬家裏去跟喬商量。他們發現如果巴卡堅決採取行動的話，這次罷工是會象朽木那樣被粉碎的。糾察工作在繼續做；可是工人們對罷工太沒經驗了，他們的肚子餓得太厲害了，要是失業工人一旦突破了糾察綫，他們就會無法對抗警察的逮捕。

他們到會場去了。溫契斯特和一些工人在那里。安德烈听着演講，可是沒聽見說的是什麼。“不錯，我會失掉我的工作，我會失掉一切！”他在想，“呃，那有什麼關係？”

喬走來在安德烈旁邊坐下。他望着安德烈，點了一兩下頭，顯然在心中肯定什麼東西。

“你要是不介意的話，我可以問你一句話嗎？那位年輕小姐……請別介意，你現在還經常跟她見面嗎？”

“不，”安德烈說，臉紅了。

“你以為她會了解你在这事情上的所作所為嗎？”

“她了解不了解，我已經不再感到興趣了。我決不讓自己……決不親近她了！”安德烈說。這些話使他自己也很驚恐。

然而喬覺得他跟安德烈彼此了解了，他們又重新成了朋友。

“那樣的侮辱，那樣的侮辱！”安德烈一邊想，一邊走了開去，他的眼里汪着兩包熱淚。“沒有尊敬，那算是什麼樣的愛情……”

那天晚上華爾卡破壞了罷工。三輛滿載着工人的出租汽車毫無顧忌地向新麵包公司門口匆匆加強了的糾察隊伍沖去。糾察們咒罵着散開了。大門馬上開了，汽車就駛了進去。

過不多久，巴卡來了，他是來看看事情進行得怎麼樣了。有幾個糾察還在荒涼的街上踟躕，巴卡發現自己已經被人認出，就興高采烈地招呼他們說：

“嘿，阿瑟！是你嗎，阿瑟？罷工進行得怎樣了？你們大家對於那個和解辦法有什麼意見？不接受。做得對。你們給了他們很大的打擊，阿瑟……杜夫先生剛才打電話叫我。我去看看他找我什麼事。”

他几乎是跑进面包公司的。“嘿，杜夫！华尔卡給你找来了多少人？”他的两眼发亮了。他只是在話快說完的时候才把声音放低，向四圍扫了一眼，忐忑不安地干咳着。

“十二个。开头这样，也可以对付了。”

“并沒象你想象的那样要使用警察，噯？說实在，杜夫，你以為道拉会高兴嗎？你第一批面包什么时候出炉？”

“六点钟。我用了加倍的酵母。”

“你用了加倍的酵母，噯，杜夫？那好极了。已經告訴道拉了沒有？他高兴不？”巴卡格格地大笑起来。“天哪！这真是好消息。”

“我为你特地做个面包吧，旺旺。”

“你給我那个酵母生意吧。那才是我所需要的。現在你們可得到好机会了，別的面包房老板一时还赶不上来呢？对不对，杜夫？你們可以做到全部的生意啦……！”

第三十八章

凱西从那两个警察身边逃脫以后，就繞路赶到电車的終点站，搭了最后一班电車回家。她帶着一种又惶惑又惊惧的神情拿眼望着周圍的其他乘客。“杜克把他打昏了，”她不住地这样对自己說，“他会把他送到提爱哥·馬丁的警察局去的。”她接連不断地叹气，一会儿交叉起两臂，一会儿又放开。到家以后，她也沒有睡觉。她甚至連衣服也沒脫，只是和衣躺在床上，叹着气，翻来复去，做着禱告，到了雄鸡报曉的时候，她心里就越发恐惧、越发焦急。她記得自己常常这样想：“嘿，誰要是摸准了他的脾气，就能利用他欺侮他！”她想起自己怎样日夜操心，要保护他

不讓他自暴自棄，要保住他的愛情，不讓別人把這種使她生活變得有意義的愛情搶走。

那天她整整被焦慮折騰了一天，老想着怎樣去救援這個她所愛的人。她忘不了她所聽到的打擊聲。杜克一定把他打傷了……不！決不可能！……可是也許杜克已經發現了全部秘密……包比多已經被關進了監牢，正等着人去把他保出來……凱西這樣瘋狂地胡思亂想着，不願再去想奧岡及她所作的那番獻祭。

她可以去找誰幫忙呢？艾利亞斯先生？凱西不願去找他。她跟別的人一樣，覺得艾利亞斯先生雖然在為工人們出力，却並沒有參加他們的鬥爭，並不是跟他們血肉相聯的。此外，她還得跟他解釋包比多是為什麼被捕的。她立刻想起那天她在會上站起來要工人們罷工的時候，喬並不跟她站在一邊。那麼，剩下的還有誰有錢可以把包比多保出來呢？

凱西哭了。剩下沒有人了。“我必須找拉曼特去。”她一邊想，一邊為自己的孤立無援和悲苦的處境而痛哭流涕。中午時候，她梳洗了一下，在桌上留了一張條子，開頭一句這樣寫：包比，我到費柴巴德去了，去找班幫助你……隨後她出城搭公共汽車走了。

她在下午五點到達費柴巴德。她先到她姑母家裏，說她是因為西班牙日子不容易過，特地到這兒來找工作的。她問起班·拉曼特在什麼地方。

“那傢伙？”她姑母吃驚地嚷道。“他是到這兒來鬧事的，是不是？你找他幹什麼，嘿？”

可是凱西出去找他了。他在金剛石大廳。

她才一開口，拉曼特就帶了她離開眾人。凱西把一切都告訴了他。她甚至沒有漏掉參加沙哥賽神會的事，可是她講起這

件事的时候，泪水就涌了上来。

“你跳舞了？”拉曼特問。

“跳了。我不是跟你說我是属于他們那一类的嗎？”她沒好气地回答說，并不在乎他会怎么想。

她又繼續往下說，他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他很替包比多着急，可是他沒在她面前显露出来。

“关于鴉片的事，是誰告訴你的？”她說完以后，他突然这样問。

“誰也沒有。”

“你知道他在干这勾当有多久了？”

“从三月里我跟他同居的时候起。”

“五个月了。你不曾告訴过任何人？”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她又生气又惊异地問。接着她告訴他杜克怎样打她，要她把知道的事說出来，可是她一声也沒吭。

“我知道，”他說。“为你这样的姑娘，一个男人是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的。”他低声說，声音里充滿了一种对她的爱慕和担心某些警察現在会怎样对待包比多的恐惧。靜默了一会儿后，他站起来說：“你明天再来吧。我得仔細想一想……別走。留在这儿听他們那些人演講吧，这样可以散散你的心。”

大厅里挤滿了人，就要开会了。

凱西留下来参加了这次会……

第二天早晨，她到那家拉曼特租有一間房間的人家去找他。一个包着白头巾的女人出来開門，怀疑地打量着凱西。

“来，凱西，进来！”拉曼特从房間里喊她，他那宏亮的嗓音里帶有一种平时所沒有的焦虑。

凱西走進了他的房間。

“你看了報沒有？”他馬上問。

“沒有。”

“看這個！”他把一份特立尼達前衛報塞到她手里，把上面的標題指給她看。

提愛哥·馬丁發現被棍子打死的男尸一名

凱西念了出來。“天哪，班……！”她覺得自己兩腿發軟了。

“等一等！”他抓住了她的一只胳膊。“他穿的什麼樣衣服？好好想一想。”

她說出了衣服的式樣顏色，覺得拉曼特慢慢地把她的胳膊放鬆了……

“老天爺！”他悄沒聲兒地喊了一聲，坐到了床上。

凱西迅速地讀着一段段的新聞，恐懼地發現越讀下去，就越覺得拉曼特剛才那個低低的喊聲是有道理的。

“天哪，天哪，不！你怎麼能這樣對待我呢？”她嚷着，一下子倒在那張噁噁作響的床上嘯啼起來。她覺得這樣的事情她自己早已料到了，只是因為自己誤信了奧岡，才使她不肯承認事實。包比多最後的一句話又回到了她腦子里：“你真的相信這類事嗎……！”現在，凱西才覺得自己是殘酷地受了欺騙，覺得自己現在已經失去了保護，在這個反抗无情的世界的艱巨鬥爭中已經無能為力。

這樣在一個打擊之下，她喪失了那個象徵着她新的生命、使她對自己和她的民族有了信心的男人，同時也喪失了她對奧利沙的孩子氣的信仰。

那家的主婦聽見了哭聲，來到門邊問他出了什麼事。她的

話触怒了拉曼特，他怒容滿面地站起來，對着她的臉砰的一下把門關上了。他讓凱西哭了一會兒，然後用他兩隻強壯的手把她扶了起來。她靠在他身上，抽抽噎噎地哭着說：

“我心里早知道这样的日子是过不長的。这样的日子实在太美好了！”

他粗暴地搖撼着她。“別再讓我聽見你說这样的话！这世界上沒一样东西对你說來是太美好的。这世界上沒一样东西對我們的民族說來是太美好的！別讓自己悲觀失望。你必須進行反攻。我們都會幫助你的。我們必須在一起建立福利會。我們要是大家團結起來，就會跟岩石一樣！”

她想說：“福利會能還給我那個我所愛的人嗎？”可是她在拉曼特身上所感到的力量，他對她的信任，以及他那種熱情的請求口吻，使她的話在喉嚨口梗住了。她嗚嗚咽咽地啜泣着，咬着嘴唇，盡量想抑住自己的哭聲。

“你現在打算怎麼辦呢？”他問。他被她的眼淚、她的親近以及他自己那番雄壯的話所感動，情不自禁地攬住了她靠緊他的身體。

“我要到警察局去——去找凱勃利奇上校本人！”

“不！別這樣做，凱西！”

她躁着腳，象只雌老虎似的直跳起來。“那麼我該怎麼辦呢？杜克殺害了他！”

“聽我說，聽我說！杜克有一個証人。你却沒有。你以為凱勃利奇會相信你的話嗎？你以為任何一個陪審官會相信你的話嗎？你是什麼人？你要是拿不出証據，還是不作聲好。你要暴露自己多受些警察的迫害嗎？”

“這個世界沒有公理嗎，一點也沒有嗎，沒有嗎？”她嚷着，顯

出一种絕望的样子把两臂甩开，又交叉在一起。

“对我们說来，公理是很少的。你要向杜克报仇，我也要。包比多不只是一个同志，他还是我亲密的朋友。”拉曼特的在自己胸口上打了一拳。“可是报仇会把我們的事情弄得更糟。我們需要团結，团結！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帮助我們自己。”他站起来，抓住了她的一个胳膊搖撼着，好象这样能使她从絕望中振作起来似的。“白人們看不起我們，可是他們也害怕我們！只要是波依桑領導着我們，他們就会觉得很安全。可是一旦我們中間有人来領導我們自己的工人的时候，他們就会气得发昏，变得非常殘忍，用尽一切办法来消灭我們。現在先別輕举妄动。我們的时候会到的。去吧，去把他埋葬起来。不过別再呆在西班牙港了。回到这儿来跟我們呆在一起，我們会使你鼓起勇气来的。我可以給你找一个工作。你懂得我的意思嗎？你有多少錢埋葬他？”

“不，不，不，”她搖着头，泪水又重新湧了出来。她不住地搖着头說：“不，不，”样子很是可怜，因为她知道亨力克斯太太可能坚持由她自己来埋葬的。作为他的妹妹，她对他的权利当然要比一个跟他同居了五个月的女人大得多。

拉曼特还以为她这次哭泣是由于想起埋葬包比多引起的，就把錢塞到她手里。她看也不看，把錢紧紧地握在手中。她坐在噤噤作响的床上，擤着鼻子，极力想抑制內心的激动，忽然看見了手里的錢，就把它扔在床上。“我不需要，”她說。

拉曼特警告她有些什麼話不應該跟警察当局說。他攤开左手的指头，一个个地扳着，一边低声說着他的論点。

她鎮靜了一些，就离开他的家，搭車到西班牙港去了。

她直接到医院里去認尸。她茫然地望着那些警察，好象沒

看見他們似的，一邊用一種低沉的、單調的、生硬的語調簡短地回答他們的問話。她說她跟包比多一起離開沙哥賽神會，他後來離開她去跟兩個男子講話，叫她先走，他自己晚一步來。不，她不認識那兩個人，也形容不出他們是什麼樣子。

隨後她到亨力克斯太太家裏。她一邊哭泣着，生恐亨力克斯太太提出埋葬他的要求，一邊把包比多的死訊告訴了她。說的話跟她在警察局裏說的一樣。

亨力克斯太太尖叫了一聲，捧住了頭。

“天哪！我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要加上這個嗎？”

她臉色變得煞白，顯出一副如癡如狂的樣子，一脚把拖鞋踢掉，穿上了鞋子，也不梳頭換衣服，就跟凱桑德拉一起乘出租汽車到醫院去了……

她沒錢埋葬他。凱西請求說：“讓我来葬他吧，奧萊麗亞小姐。我有足夠的錢。幾天以前他給了我二十元錢，我還沒動過呢。”

直到這時，亨力克斯太太才明白凱西愛包比多，早已跟他同居了。她哭了，因為她不能埋葬她所愛的哥哥，不得不讓一個外人去埋葬他。她為凱桑德拉和她自己所受的苦而哭泣，也為包比多墮落到這個地步而哭泣——居然找了個黑人女仆做妻子。

第二天，她們把他埋葬了。

幾天以後舉行了一次審訊。根據醫生的意見，死者所受的傷只能出於一個非常強壯的人之手，因此警察當局對凱西的懷疑完全消釋了。

凱西收拾了一下她自己的舊箱子和包比多的箱子，賣掉了她一小部分的家具什物，把剩下的暫時托亨力克斯太太照管，自己就到南碼頭去搭到費柴巴德去的公共汽車香紫羅蘭。她花一

角二分錢雇了一个赤脚的、只圍着一條卡普拉^①的印度老头子給她拿两只沉重的手提箱，那印度老头子把箱子頂在头上在前面走，凱西在他后面跟着，他們走到乔治街时，凱西看見杜克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行走。杜克同时也看見了她，搜索地、狡猾地也斜了她一眼。凱西現在不覺得害怕了。她心里的仇恨高漲起来。仇恨之火燒得她臉上的热血沸騰起来。它燒焦了她的喉嚨，使她的喉嚨收縮攏来。她眼里射出来的可怕光芒告訴杜克說，她已不再是在警察局里受他虐待的那个姑娘了。他很快地別轉头走了开去。

第三十九章

凱西只在她姑母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后，就靠拉曼特的帮助找到一个工作，是到油田上一个高級職員家里去当女佣人。

凱西在一个陌生的村子里开始了她新的生活。拉曼特、潘恩和法蘭琪都成了她的朋友。拉曼特不仅是她的朋友：还是連接已經不存在的包比多和她自己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一环节胜过血肉关系，加强了他們大家在殊死斗争中的团結。

她虽然很容易跟油田上其他的女佣人交朋友，象几个月前那样跟她們一起嘻笑，可是她的身体越来越瘦，她的心念念不忘过去的日子。她参加工人福利会所有的会。她老是交叉着两臂坐在那里叹气。她会想起包比多过去所說的話，会幻想包比多要是在場的話會說些什么話，这样的思想煽起了她抑郁在內心的要求报仇的欲望，使得她对一些胆小的同志沉不住气。

① 卡普拉(kapra)，腰布。——原注

拉曼特毫不迟疑地告訴她，他是多么愛慕她——好象他經常對她的注目還不夠說明問題似的。他的愛慕和精神力量是她所需要的支柱。她試圖跟他一起回復到過去那種無憂無慮地賣弄風情的日子。不過她辦不到。他也看出她的心思不在這上面。而他所以沒有名目張胆地追求她，却另有一個原因——如他所說的他是怕“家室之累”。他珍惜他自己的戰鬥精神、勇氣和決心，生怕有了精神負擔以後，他的這些品質會受到影響。然而他為了把她留在自己身邊，却又勸她在福利會里擔負一些實際的工作。

拉曼特的精神力量和機智，潘恩的饒有風趣的憤怒，是醫治凱西精神創傷的良藥。她開始跟着他們閱讀，跟他們一起討論。她的智慧增加了。有些事情，她以前看來乃是命運的意志，覺得對它只有屈服投降，可是現在她却認為是壓迫行為，而且还以一種使拉曼特高興的鬥爭精神把那些主要的壓迫行為區別了出來。沙哥賽神會她已經不去參加了，不過奧利沙她還是相信的。只是她的信仰起了質的變化。她現在恐懼不安地感覺到，那些神都是干壞事，而不是干好事的——跟這些東西亂打交道是危險的，是不對的。一天晚上，她獨自一個在村外，忽听得鼓聲響起來，就趕緊往家中奔去，生怕奧岡抓住了她，象她騎驢子那樣騎在她身上。

慢慢地，凱西恢復了正常。可是她不再是，也決不可能再是幾個月前那個無憂無慮的姑娘了。那棵小草已經長成挺拔的硬木樹。換了現在的凱西，包比多決不可能拿一卷鈔票來接近她，請她去看電影。她一定會問：“你這錢是怎樣得來的？”而且還會玩世不恭地笑着，寧可跟她所信賴的一個同事一起出去。就是跟他同居的時候，她也不會去替奧斯本家干活，而是寧可學

习怎样在街头集会上讲话。她也不会为了“奥莱丽亚小姐”知道她跟包比多的关系而内疚或胆怯。“所以，一个人在没有经验的时候是会显得很傻的，”她现在这样想，觉得自己终于在精神上学会了行走，能在土地上站稳两脚了。“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叫我害怕呢？”她自己问自己，心里很鄙视自己过去的那种“缺点”——她把自己过去那种轻易相信人的温柔性格叫做“缺点”。

拉曼特也觉出了她的那种转变。他觉得她变得坚强了，已经突飞猛进地成长到他自己的这个水平。“她的这种力量是哪里来的？”有时候他这样自己问自己，心里很惊奇，觉得她已经是“一块钢”了。

有一天晚上，凯西说服了一些佣人也来开会，她在这次会上说：

“你们中间有些人害怕参加工人福利会，也有些人觉得参加福利会没有什么意思，你们不相信印度人和黑人能够互相帮助来改善我们大家的生活。我说，同志们，你们决不能让自己的脑子里有这样的糊涂想法。你们有孩子。他们会光着屁股长大，他们的肚子会胀得很高，他们的肚脐眼会肿起来。那些没有进监牢挨鞭子的，还得苦作苦干，一个钟头挣八、九分钱，来养活更多的孩子，好让他们长大了去挨鞭子。你们从来没核计过佣人们挣的是多少钱，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一个钟头挣三分钱。谁得到了利益？反正你们和孩子们得不到。得到利益的是那班资本家。孩子多的是，廉价劳动！要是有几个死了，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有更多的会从你们的肚子里出来。我们得起来斗争，组织工会，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少的工作时间——不错，要少干活多拿钱！要他们拿出钱来给我们！你们可曾看见过白人孩子有胀着肚子，肚脐眼肿得大大的，光着屁股到处跑的？没

有！那是因為我們工錢拿得少，使他們能夠這樣……”

“有这样的同志，我們怎么会不胜利？”拉曼特那天晚上两眼盯着她看，心里这样想。凱西站在那里，两手不停地在她前面揮舞着。她身心的激动都集中到这两只手上去了。有时候她把两臂一叉，她悲观消沉的时候总是这样子的，可是她馬上又会把两臂一揚，發揮一个新的思想。“她誰也不怕，什么也不怕，”拉曼特想。“她决不会后退。跟潘恩一样，她已經超越了死亡。是一块鋼……不錯，比我还坚强。”他不自覺地夸大了这个吸引了他的女人的优良品質。

从那天晚上开始，凱西常常跟一个年輕的油田工人一起出去。拉曼特見了，也开始陪她回家，帶她出去看电影，公开地表示向她求爱。

可是几乎每次看电影的时候他都睡着。一部流氓片子还能使他醒着看完，然而看爱情片子的时候，他只能睜着眼睛看到他发表出这样的議論：“这完全是虛構。一般的人誰都会早把那个不忠实的妻子赶出屋去，或者痛打她一頓。”以后他就睡着了。但是在看滑稽片和西部牧童片的时候，他連那番議論也沒有，馬上就睡着了。

“那你干么要出来看电影呢？”凱西問。

“这不碍我的事，”他回答說。“我晚上睡的不够，再說我还能靠近你。”

她快乐地笑了。

有一次，一个工人举办了一个舞会，来庆祝他头生子的命名。他請了二十几个客人，中間有拉曼特和凱西。他的几个朋友用小提琴、中音提琴和最低音大提琴組成一个乐队。整个小屋子在舞步下震动起来。但是拉曼特并不跳舞，他只是站在一

个角落里跟几个男朋友谈话，他那宏亮的声音比乐声还响。有一两次，他好象记起他是在参加舞会而不是在出席会议，就突然中止谈话，找到了凯西说：“你玩得可好？”她说她玩得很好。“好极了，好极了！”他回答说，又立刻回到角落里跟人争论起来。

凯西有好久没跳舞了。她记起过去跳舞时候是多么好玩，现在也想尽情乐一下。可是她不再有过去的那种兴致了。她很乐于停下来。她摩挲着那个新命名的婴孩，拥抱他，即使在他睡着的时候也凝视着他，情不自禁地触摸着他的小手。她脸上焕发出一种新的光芒，使整个的脸都变得柔和起来。拉曼特的不够体贴并不使她惊奇或者伤心。跟包比多在一起，她常常觉得自己有点象母亲和导师；她常常遏止他，不让他有过于粗暴的行动。然而拉曼特却非常确切地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和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所以她毫不怀疑地向他的精神力量投降了。她并不指望他象包比多那样来跟她罗苏。她佩服他，信赖他，尊敬他，可是对他没有热情。他似乎决不可能松弛，决不可能闹着玩；她知道她不能象逗弄包比多那样逗弄他，跟他开玩笑。在她的想象中，爱情在他的一生中只起很小的作用……

第四十章

一天接着一天，一星期接着一个星期，艾丽娜和她母亲为了生存，进行着绝望的斗争，在斗争中受尽了种种苦惱和考验。亨力克斯太太虽然一再设法，却找不到一所合适的房子。而艾丽娜不管怎样努力，总是找不到工作。

以前，艾丽娜总认为经验会教训她母亲，使她避开那条经济上破产的道路。可是现在她发现她母亲那种冲动的感情要比她

的理智重得多，总是喜欢为别人着想。她老是轻信别人，手面老是那么大，自己老是那么穷。今天，她会对某个新计划非常热心，可是到了明天，却会把这个计划丢掉，去拥护另外一个相反的办法，她对这个办法也会同样地热心，而且（在艾丽娜看来）是不讲道理地热心。她为自己的烦恼流的眼泪还没干，就会为她朋友的烦恼流泪，替她在条子上签字担保，结果惊奇地发现因为她的朋友没付钱，人家竟向她起诉了。有一个时候，她认为雪花膏对皮肤最好，她用起来唯恐不够。可是两个月以后，有人说雪花膏对皮肤有害，于是家里马上禁用雪花膏，艾丽娜如果胆敢用一些，马上会闹得天翻地复。

艾丽娜讲实际，在一切事情上都讲究秩序，看见她母亲这样处理事务，免不得常常生气。她默默地把她的恼怒隐忍在心中。可是她越来越觉得，正当她需要穿时式的衣服、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象一般的年轻姑娘那样过快乐日子的时候，她这个年轻的姑娘却被一步步拖下去过一种不必要的穷困、焦虑、以泪洗面的生活。她从来不知道这一天家里是挨饿还是大吃大喝；所以她一向不请人到她家里去。有时候她遇到一些朋友，听她们谈起她们所知道的一切，一些无聊的电影和舞会，她真想向她们这样喊：“滚开，甭来跟我烦！”跟她们一比，她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同时她也觉得，要在她们中间找到一个象她那样知识水平的人，是决不可能的。

跟乔在一起，她至少还能津津有味地讨论一下艺术和社会情况。她知道他所以不再来看她，是因为她已经向他明确地表示她不可能爱他。她的孤独，她那种觉得自己快要成为一个老处女的感觉，使她对安德烈记忆犹新。这些记忆对她说来是神圣的，她从来不向任何人吐露。她毫不伤心——他既然决不可

能再有意思来看她，她为什么要为他伤心？——讓自己的思想在她对安德烈的記憶中漫游。不只一次，乔看見她一个人慢慢走回家去，两眼出神地貫注着她最隱秘的思想，好象周遭只有她一人，沒有別人看見她似的，因此当乔喊她“艾丽娜！”的时候，总会把她吓一跳。

艾丽娜加紧找寻工作。她不仅需要一份每星期或每月的固定工資，她还要在一天八小时中放縱一下她那种爱整洁、爱謹严、爱有条不紊的生活的感情。她覺得在办公室的工作制度下，自己在这方面的欲望一定能很好地得到滿足，同时也可以暂时忘却家庭生活的煩惱。

有一天，她听說一家商号需要一个速記員，就赶去应征了。

一个穿着时髦、有一头美丽头发的白种姑娘領她走进一个私人办公室，說道：“基宁先生馬上就来。”

艾丽娜坐下来等待。过了一会儿，那个头发美丽的白种姑娘跟一个美丽的皮色淺黑的姑娘走了进来，艾丽娜一看就知道她是蓓蒂·德·拉梅尔。她們两人抬着一盞很大的落地式座灯，下面装着閃亮的、能活动的金属柱子。艾丽娜看見这两个姑娘放下灯时是那么小心，嘴里那么不住口地贊美，就知道那是件非常值錢的东西。那个白种姑娘低声說着这盞灯是多么可爱的時候，还迅速地、腩腆地瞟了艾丽娜一眼。可是蓓蒂·德·拉梅尔說話的時候，就当艾丽娜是件家具似的，連看都沒看她一眼。在那盞灯、那个白种姑娘的微笑以及蓓蒂·德·拉梅尔中間，艾丽娜的第六官能^①感觉到这家商号里的工作不是給她这种人做的。

① 直觉。

她們出去了。基宁先生走了进来。他是个四十左右的秃頂白人。他象詢問似的朝艾丽娜微笑一下，从办公桌上拿起那張写有她名字的片子(是他的秘書写下的)，把他两手的指头交叉在一起，問她見他有什么事。

艾丽娜回答說她听說他需要一个速記員，所以赶来应征的。

“你过去在哪儿工作过？”他微笑着問，可是眼睛并不看她。

“我过去沒做过工作，”艾丽娜回答說，她的两只烏黑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可是她的心跳得很快。

他搖了搖頭。“我們需要有經驗的姑娘。”

“我需要这个工作。我願意試用一个月，不拿薪水，”她說。

他似乎微微覺得有点儿为难。“不，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对你說来是不公平的。我們必須用一个有經驗的人，这工作是帶点儿技术性的，”他作結論說，显然認為“技术性”这字能使她泄气。他有禮貌地把头一点，表示他們的談話已經完了，可是并沒站起来，要是換了白种姑娘，他准会站起来的。

艾丽娜有禮貌地、一本正經地跟他說了声“早上好”，帶着一種鎮靜的高貴风度离开了办公室，在这样的时刻，她的那种鎮靜的高貴风度好象是油然而生的。她走过的时候，那些白人職員都抬起头来看她，但是她并不左右顧盼；同时也不显得害怕跟他們的目光相遇。

“哼！她显然不覺得自己有多丑！”她走了以后有一个職員說。“她是什么人？”

艾丽娜的脚几乎自动地走到大教堂那里——那地方是她这种时候的避難所。它那种发出回声的靜寂，它里面那些被穷人的破衣服擦得雪亮的硬木座位，那些帶着固定的虔敬姿勢低头望着她的圣徒肖象，搖曳不定的蜡烛光——这一切，加上她的禱

告，能使她的心安靜下来。每逢她想念安德烈到了似乎不能自禁的时候，每逢有人向法院控告她母亲索取欠債或者有法警来勒逼房錢的时候，她总到这儿来，而且也得到了安慰。可是今天，說也奇怪，她覺得那种由忿怒的絕望帶來的噁心的痛苦怎么也摆脱不掉。她甚至沒法禱告。

空教堂里一片寂靜，艾丽娜甚至听得見悄沒声儿的低語。她向周圍雕着十四幅耶穌受难图的牆壁望了望。她看見一个瘦弱的中年黑妇人，戴着一頂破草帽，抱着拳站在一幅受难图的浮雕旁边。她也許是个洗衣妇。她以一种偷偷摸摸的样子在那里低声禱告，两眼显出一种越来越失望的神色，茫然地看着上帝的眼睛。至少在艾丽娜看来是这样的。那些穷人来求耶穌垂怜的时候，有几次她沒在他們臉上看到这样的神色？忽然，她想起在上次基督圣体节里，她曾看見圣体游堂时候牧师头上的华盖是由基宁先生拿着的。她閉上了眼睛。恐惧攫住了她的心。

“可是这一切，这种沒有止境的痛苦、乞求和禱告，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他有一个发亮的秃脑袋，那么有錢，用价值七十五元錢的座灯，是那么快乐得意，我呢——我，或者我母亲，到底做了什么錯事，却要我們为我們的黑皮肤受到懲罰？这难道也是上帝的主意？……他害怕影响他办公室成分。成分！可是他却扶持着华盖，参加圣餐……啊，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的？我要是失去了我的信仰，那么还有什么能支持我呢？啊，不，不……”

她开始迅速地背誦起“在天之父”来。可是那个低語声离她越来越近，她一抬头，看見那个戴着破草帽的女人已經站在另一幅受难图前面。她臉上露出一種混合着恐惧、怀疑、祈求和坚决相信的表情，她所坚决相信的是：只有在每幅耶穌受难图前禱告几句，她才有希望扭轉等待着她的惡劣命运。在这一刻，那女人

臉上的表情那么痛苦地証實了艾丽娜心里的怀疑，害得她很快地划了个十字，站起来，离开了教堂。

她低着头，慢慢地走回家去。她沒看見乔，也沒聽見他喊她，直到他走到她身边的时候才知道。她冷冷地微笑着跟他談話，跟平时一样正确地說着她所要說的話，可是說話的时候是那么拘束，乔不由得死死地盯了她一眼，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头。

到家以后，艾丽娜发现她母亲正提高了嗓門兴高采烈地在跟一个快要离开的主顧說話。剪裁桌上凌乱地攤着衣料、图样和做了一半的衣服。縫紉机上有一只抽屜打开着，因为里面零七八碎的东西塞得太多，关不攏来。家里的杂乱无章，她母亲提高了的兴奋声音，使得艾丽娜心神越加不宁了。她勉强克制着浮到她腦子里的批評她母亲的話。她換了衣服，等到那个主顧离开以后，就出来縫起衣服来。她簡短地把她会見那个秃頂經理的經過說了一遍。

“呃，亲爱的，上帝是仁慈的。你馬上会找到工作的，”亨力克斯太太一边說一边微笑着，因为她这时候心情很好。說完，她就講起她的主顧剛才講給她听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来……

三个星期以后，一个老同学来告訴艾丽娜說，她就要辞职結婚，目前還沒找到人替代她。

艾丽娜去会見了那个經理。他是个戴着鋼边眼鏡的中年中国人，沒受过什么教育。二十五年以前，他穿着面粉袋做的短褲，睡在鋪子后面的貨物堆里，为的是好多积攢几个錢。現在他開設着一个五金鋪子，而且靠着干一些机智、曖昧的生意，还掙了好几处农业地產。当艾丽娜說出她是来应聘馬蘭小姐將要离

开的工作的时候，他发出一种好象“嗨！”的声音，也斜了一眼，又低头往下看。他显出农民家庭出身的那种谨慎和狡猾，似乎在寻找一个陷阱。随后，他从眼角里看着艾丽娜问：“她跟你說她的薪水是多少？”

“她沒說，”艾丽娜撒了个谎，怕說她告訴她一星期只拿七元錢。

“嗨！”他似乎舒了一口气。“現在市面不好。替代她工作的人有的是。薪水不多。”

艾丽娜又提出不拿工錢先試用一个时期。他听了格格地笑起来，随即收斂了笑容說：“我自己也干活儿。象奴隶那样干。誰給我干活儿，我都給錢。不象我認識的某些白人。更糟糕的是，一个姑娘。要是她給你干了活，就得給她錢，嘿！这个国家里欺騙偷窃的行为已經太多了。你要是不給錢，就是等于鼓励欺騙偷窃——”他把自己放到那个他所喜爱的、受人敬仰的位置以后，就接下去說：“我給你三元錢一星期作为开始，你要是小心谨慎，工作上錯誤不多，也不——”他快要說：“也不偷东西，”可是他溜了艾丽娜一眼以后，知道他不應該对她說这样的話；再說，他还只剛跟她說过他鋪子里沒发生过偷窃行为。因此他結束他的話說：“我們看着办吧，嗯。明天就来学习怎样工作，別等到馬蘭小姐走了再来。你叫什么名字？把名字写在这儿！……”

艾丽娜怀着又感激又厌恶的心情回家了。

第四十一章

包比多死了以后，亨力克斯太太哭了好几天，只是在有主顧来的时候才强作笑容，裝出高兴的样子。

包比多才剛埋葬掉，房租就到期了，于是房东的代理人出現，跟他一起来的是无礼的威吓，下流的諷示和低声下气的恳求。

有一天，艾丽娜的老同学瑪丽亞跑来告訴她們說有一所房子快要搬了。那房子似乎很合她們家的要求。房子的地点在下爱德华街，离城市的热鬧区不远，房租是十五元錢，跟她們現在的一樣，而且四間房甚至比她們現在住的还要寬敞。

亨力克斯太太和艾丽娜一起去看了。房子就象瑪丽亞說的那樣。亨力克斯太太當場就決定把房子租下来。她在回家的路上去找了那房子的代理人，把它定下了。

可是她到家以后，才發現了一个重要困难。情形是这样的：她不但要預付新房子的房錢，而且還得多付一月旧房子的房錢，因为她沒事先通知代理人說要搬家。这显然是办不到的。但是她既然找到了这所新房子，要她再在这个旧地方多留一刻，也一样是絕對办不到的。艾丽娜看出，某种奇怪的邏輯观念已經使她深信，她只要一搬出这个倒霉的、受辱的地方，她的运气就会好起来。因此亨力克斯太太大胆地把她打算逃掉房租的計劃講給艾丽娜听。

这意思是說，她要在深更半夜溜出屋去，躲藏起来，不讓現在的這個代理人看見，一直躲到欠他的錢全部付清为止。他如果一旦發現她的踪迹，就会起訴告她，要她偿付两个月的房錢——一个月是現欠的，另一个月是因为沒事先通知搬家罰的。但是現在，这些事情她都考慮不到了，她只是一心一意地相信上帝是仁慈的，帮助她、“向我微笑”——如她所說——是他最明白不过的意思。艾丽娜還沒来得及加以劝止，她已經把她的那个新的洗盥缸当了十七元錢——十五元預付新房子的房錢，两元作为搬

家时的零碎費用。艾丽娜工作还只两个星期。她的工錢已經用来买非常必需的衣服了。

李是唯一一个被允許参与这次逃掉房錢陰謀的外人。李認得一个靠得住的搬运車夫，可以在晚間把她們的一切东西搬走。后来她們发现他原来是她的一个侄子，是个身强力壯、精神抖擻的年輕小伙子，他先迟疑了一下，后来亨力克斯太太不住地朝他微笑着，李也不住地嘲笑他胆小，他才答应干这个工作。

新房子的房客在二十三号搬走，亨力克斯太太决定在二十五号早晨搬进去。

在亨力克斯太太看来，問題很簡單，只要把她所有的东西放进大車，离开这个倒楣的地方，就算完事，可是小心謹慎、比較講实际的艾丽娜却看到了更多的困难。万一有一天那个代理人偷偷地跟着她到了新居呢！万一李为了什么事情生气，把这件事說了出去呢？万一許多类似的事发生呢！因此一方面，亨力克斯太太变得非常和藹可亲，把她全部的愁苦煩惱都丢在九霄云外，象一个年輕姑娘那么嘻嘻哈哈地笑着，成天价盤算着怎样处理她的那些新房間和那个更为寬敞的院子，可是另一方面，艾丽娜却謙虛地、然而坚定地担当起安排搬家的任务来。她去向瑪麗亞借了些衣箱，借口說她母亲要送一些衣服到乡下去。她告訴那个搬运車夫在什么时候来，跟他安排好来回走多少趟数，还叫他帶來一块油布，以防下雨。

黑夜終於来了，亨力克斯太太高兴了一陣子，这时却用一种不必要的低語說起話来，而且第一次感覺到她所处的地位的可恥。

吃完晚飯，洗好碗碟以后，李先拿了一只收拾好的衣箱到新房子去了。亨力克斯太太認为那些蚊帳應該裝在一个箱子里。

艾丽娜正跪在地板上，四面圍着一堆堆迭得整整齐齐的家用亞麻布，她聽見了亨力克斯太太的話，就高声喊道：“不，媽媽，蚊帳裝在車上運去。我把一切都安排好啦。”

“別說得这么响！”亨力克斯太太从吃飯間里踮着脚尖跑进来低声說，她本来是在那里收拾陶瓷器的。“万一天下雨呢？”

“威尔弗萊德会帶油布来。李怎么还没回来？”艾丽娜不耐煩地一抬头，把她潮湿的前額上的头发甩到后面去。

她們在一支烛光底下工作，因為她們付不出電費，电流早被切断了。烛焰在夜間炎熱的空氣里躡得很高，不住地顫動着。

艾丽娜看見她母親收拾東西的時候兩隻手在哆嗦——這情形在她是很少有的，因此艾丽娜痛苦地想：“媽媽泄了气了。”

“媽媽，你去躺一會兒吧。讓我来收拾。你累了，媽媽，去歇會兒吧！”

艾丽娜从她手里接过衣服，輕輕地把她推到床边。亨力克斯太太叹了口气，拭了拭臉，来掩盖她嘴唇的顫抖，就坐在床沿上望着艾丽娜，給她种种指示，反而弄得她摸不着頭腦，結果又过去帮助她了。

“啊，走开，讓我一个人来做，一个人——走开，大家都給我走开！”艾丽娜心里想，一边眨巴着眼睛，来遏止她已經湧到她眼睛里的泪水。她工作得很仔細，很正确，假裝出一副鎮靜的樣子。

亨力克斯太太回到床上躺了下来。她的心跳得很厉害，使她沉不住气。她到底干了什麼錯事，竟要受到命运的这些打击？如果說她應該受到懲罰，那么為什麼艾丽娜也必須受到懲罰呢？她閉上眼睛，全心全意地禱告起来，心想上帝准是膩煩了，不想再听她的禱告了，要不然就是还没有時間来听。她禱告上帝賜

給艾丽娜一个好丈夫，賜給她自己掙錢的力量，讓她俩过些太平安逸的日子。她禱告還沒完，就想起新房子附近住着不少好主顧，又馬上瞻望着將來能有兩架縫紉机、一个助手、家具、新的朋友、一个假期……她忘了自己是在寢室里，也忘了艾丽娜。

艾丽娜嘴里气忿忿地嘟囔着，不知在埋怨不在家的李一些什麼話，那是因为她自己沒法把所有家用的亞麻布都裝进一只衣箱里去，而且这事除了她自己以外，她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埋怨。她从衣箱里拿出一些东西，把其他东西往下掀，又把剩下來的东西裝到箱子里去。

一个爵士乐队在附近奏起乐来。艾丽娜把百叶窗拉低一些，从窗子里往外偷窺，看見拐角那儿中国雜貨鋪樓上的中国俱乐部里，一个舞会已經开始了。一輛輛閃亮的汽車駛到那里，她看得見从汽車里出来跳到人行道上的每一个人，同时情不自禁地有点妒忌那些衣飾华丽的中国姑娘。“又来了一輛……二輛……三輛……”她幻想自己穿着她所梦想的衣服，从那輛閃亮的汽車里下来，走上了楼梯。

她一下子把百叶窗关上了，又跪到原来的地方，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只把被單、桌布和毛巾放到衣箱里。可是現在她对这类的事竟一竅不通了；要想决定这一切似乎很困难，而且白費勁儿。

“我真傻，怎么会以为安德烈·德·古德萊是爱我的——我真傻，怎么又会想起他來的！”这样的念头突然在她腦子里出現了。于是她第一次生起他的气来，同时也开始看不起她自己。

“一大群人！叫我們怎么能不讓人看見偷偷地过去呢？”亨利克斯太太嘟囔着說，她这时也过来偷看了。

艾丽娜关上衣箱，想把它拿起来。箱子太重了，不只是年老

的李拿不动，她們中間誰都拿不动。她沒法，只好把一切东西都拿出来，重新裝上衣服。她忍住了湧上来的眼泪。

就在这时候，忽听得有人在敲前門，接着是沒好气地、白費勁地轉动門上把手的声音。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艾丽娜！”来人是瑪丽亞。

艾丽娜一使勁，把衣箱塞到床底下。“来了！”她嚷道。

四方臉的瑪丽亞搽脂抹粉、洒了香水，两瓣嘴唇按真正的委內瑞拉方式涂得鮮紅，身上穿得齐齐整整的准备去跳舞了。她是来找亨力克斯太太对她的服装作最后一番端詳的。她背后有一陣烟味，說明她的崇拜者也在。

“进来，”艾丽娜微笑着說，把蜡烛举得更高一些，眼睛只看着衣服。“这一件是我媽媽給你新做的嗎？非常合身……”

瑪丽亞听了，馬上將身子轉来轉去，接着她們爭論起衣服的式样来，亨力克斯太太从吃飯間里赶来参加，也忘了招呼任何人，馬上宣布說加一道短縫沒有必要，衣服上面帶头巾虽然时式，可是对她并不合适，等等……她的男朋友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拿出一块手絹来，讓廉价香水的气味四溢，但是房里甚至沒有人向他讓座，突然間，她們都离开他，一齐往寢室走去。在那里她們再一次地把瑪丽亞轉来轉去，叫她举起两臂，拉扯着、整理着她的衣服。

艾丽娜听见了李的喊声。她打开窗子悄沒声儿地說：“从后門进来。在我的房間里等一会儿。”

最后，瑪丽亞重新又搽上粉，急煎煎地向客室里走去。从她綴着鮮花、梳得很講究的头頂，到她衣服下面露出来的銀色舞鞋，都弥漫着兴奋和魅力，这样的兴奋和魅力只有一些不习惯被年輕小伙子帶出去跳舞的非常年輕的姑娘才会有。說話声和笑

声夹杂在一起，从她和艾丽娜的嘴里倾吐出来。

“啊！瑪麗亞！”亨力克斯太太看着她穿过街心，一边说一边微笑着摇摇头。

艾丽娜突然转过身去……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雨下了又停了。艾丽娜已经收拾好陶瓷器皿，把食物装进一只肥皂箱，家用的亚麻布也都装到了一只小货箱里。

那群人在下第一场骤雨的时候虽然散开了，这时却又聚集拢来，跟先前一样多。亨力克斯太太叹了口气，关上百叶窗。她望了望艾丽娜，看见她两手枕着头，躺在一个没有床单的褥子上，睁大了眼睛在倾听——倾听什么呢？

亨力克斯太太很少能猜到她女儿脑子里在想什么。这不光是因为艾丽娜说话少，同时也因为亨力克斯太太依旧把她当作孩子看待，认为她的思想是不值得加以重视的。这时候，亨力克斯太太由焦急而疲惫，就躺在床上模模糊糊地睡去了。

她醒来的时候，发现四周静寂得好象在破晓时候一样（音乐声也暂时停止了），只听得漏水的屋顶上滴下去的雨水落到盆里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她焦急不安地从床上起来问：“威尔弗莱德还没来吗？”

“准是雨把他留住了，”艾丽娜回答说，只是动着她的嘴唇，她那睁得大大的黑眼睛依旧出神地凝着屋上的椽子。

亨力克斯太太望着她，猛可地感觉到就在她睡着以后短短的一会儿里，她俩的作用已经倒过来了。她第一次发现艾丽娜已经把什么都安排妥当，几乎把一切都收拾好了，她已经悄悄地把有关搬家的一切实际工作都从她手里接过去做了。她怀着一种混杂着爱、骄傲和羞怯的感情，瞅着这个在她旁边的美丽少

女，心里明白她，奥莱丽亚自己，完全依赖她孩子的爱和保护而存在。她心头湧起一阵凄愴的感情，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虽然才只三十七岁，她的戏已经演完了。遏止不住的热泪湧到了她的眼里。她伸出手去，握住了艾丽娜的手。她这一动作是那么异乎寻常，艾丽娜不禁疑惑地瞟了她一眼，可是一看见她母亲噙在眼里的泪水，就走过去，用一只胳膊撫慰地摟住了她。这种爱的表示立刻使亨力克斯太太的心溶化了。她不願意讓自己哭出来，就从床上起来，打开抽屜，假装着看看有没有东西忘在里面。

一点半的时候，她们听到一辆两轮车的清晰声音隆隆地由远而近。来的果真是威尔弗莱德。亨力克斯太太放他进了屋。

“晚上好，晚上好！”他高高兴兴地说。

“嘘——！”亨力克斯太太恳求地嘘了一声。

威尔弗莱德要了把鎚子，用布包好头，把床拆了开来。毫不必要地，亨力克斯太太用縫紉机縫着几块布条，用来掩盖鎚子敲床时发出的混濁的砰砰声。

街上的一大群人现在只剩寥寥几个了。她们给李一只衣箱，叫她先走。可是她刚跨出門去，威尔弗莱德就说：“小心，警察来了！”

李喃喃地惊呼一声，踉蹌地退进屋去。亨力克斯太太抑止了一种想躲藏起来的冲动，回到縫紉机旁边，双膝哆嗦着踩着踏板繼續縫起来。

亨力克斯太太听见整齐的、震响着的脚步声渐渐逼近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她的哥哥，就哭起来。那个警察显然觉得需要找些消遣，慢慢地蹣跚到拐角处，站住了听起音乐来。

“过来，威尔弗莱德，”艾丽娜悄沒声儿地说。“装上东西赶

快往派克街走。”

威尔弗莱德回答说派克街上的警察比杜克街上还要多，亨力克斯太太听了，就擦了擦眼睛，說她要到街上去看看有沒有别的警察在值班；說完，她迅速地戴上一頂帽子，順着街道往前走。过了十分鐘她回来了；那个警察正在那边街上踟躕，她說。她們于是趁警察还没走回到她們家門口之前，急急地把东西裝上車。

拆下来的床裝上了車子。有一个沉重的彈簧从威尔弗莱德手里滑下来，掉在另一个彈簧上，发出鏗的一声响。艾丽娜的臉紅了，好象有人看着她似的。梳粧台上的鏡子夾在两个褥子中間，厨櫃和梳粧台放在褥子上，那箱亞麻布塞在两者当中，在这一切东西上面，威尔弗莱德盖上了一块油布。那个警察还不見影子。威尔弗莱德攥住車把，一使勁，把車往前一推。亨力克斯太太划了个十字，那个載滿了东西的車子晃着灯籠，轉动它的两只大輪，隆隆地往街后面走去了。

現在她俩已經沒事可做，只好耐心等着那輛車子回来。

“她，瑪麗亞，要是知道的話，就去他媽的，”艾丽娜心想，“他們全都給我去他媽的：媽媽跟我两个人可以單独生活，我可以工作……償付欠下的錢……”

亨力克斯太太叹了口气，打开了一扇窗。只見艾丽娜的影子在牆上跳了一下，蜡烛就灭了。艾丽娜摸索着去找火柴。

“老是象个倒楣的囚犯那样給关在里面，”亨力克斯太太嘟囔着說，关上了窗子。

一只大老鼠，髭須一动一动的，躡进了房間，艾丽娜怎么赶它也不去，就好象它知道現在只有它是这儿的主人了。

最后，过了一个鐘头，威尔弗莱德回来了……

直到三点十五分，才拉完第三趟也是最后一趟車。于是这两个女人戴上帽子，在各个房間里轉了一轉，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值錢的东西忘了帶走。

“我們本應該把你的这个盆架打坏的，”亨力克斯太太咬牙切齿地說。說完这话，她试图用手拆盆架，可是力不从心。“把这把擦地板的旧刷子拿走，快拿走，什么也别留下！”

舞会渐渐散了。音乐声也显得有气沒力，枯燥乏味，每到清晨这个时候总是这样的。街上傳來一些孤寂的、醉醺醺的人声。艾丽娜走到門外，她母亲鎖上了門后，把鑰匙从百叶窗里扔进房去。她們走不多远，有一輛放下了車篷的汽車吼叫着从她們身旁駛过。汽車的后座上坐着三个中国姑娘，快乐地唱着歌。其中有一个往后一靠，向她們这两个女人揮一下胳膊，扔出一只空的烟匣来。烟匣里的錫紙被风一吹，正好打在艾丽娜的臉上……

新房子里乱作一团。但是她們一看见这些陌生房間里乱糟糟的情况，精神反倒振作起来。亨力克斯太太說，現在大家都該餓坏了，一边說一边拿出面包和干酪。每个人，連沒有牙齿的李婆婆在內，都坐下吃起来。

“哎哟！”亨力克斯太太一边吃，一边微笑着嚷，面包在她嘴里消失，她的臉頰也变得更紅了。“感謝上帝，明天再多給我們一些。”

早晨五点鐘的时候，这两个女人都和衣在两張暂时搭在吃飯間里的床上倒下了。

第四十二章

那次面包工人的罢工，只不过是西印度工人所过的非人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象征。

在特立尼达，其他的象征馬上跟着出现了。同样的象征，象枯木一样，也在其他的島上存在。特立尼达燒着的大火爆出来的一颗火星，会馬上使这些枯木燃燒起来，会使附近各島的工人在忿怒中行动起来。

如果說，西班牙港的工人因为暂时受到挫折而悲观了，失望了，那么費柴巴德油田上的工人可完全不是这样。一种战斗精神——一部分是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亞和屠杀那里的人民所引起的——在特立尼达南部的工人群众之間逐渐高漲。对工人党的不满情緒越来越厉害了。脱离工人党来参加战斗的工人福利会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因为工人福利会明确地提出了它的要求：立刻組織工会，爭取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拉曼特的全部時間都花在工人福利会上。油田老板們对他太熟悉了，怎么也不会讓他到油田上去干活。然而，潘恩和法蘭琪都被費柴巴德的特立尼达有限公司雇用了。他們不仅是工人福利会的會員，而且也成了工人党費柴巴德支部的黨員。他們在蓄意消灭工人党，就象漁夫們蓄意要消灭一条他們已經捉到网里正在吃他們的魚的鯊魚一样。他們壟斷了每一次會議，寻出行政上和政策上的各种缺点，对无能为力的領導机构加以种种嘲弄。他們始終要求对工人們面臨的問題采取战斗的行动，一再指出波依桑并不在斗争，而且也不可能向他自己的那个阶

級斗争。他們漸漸擦亮了工人們的眼睛。許多工人都來參加金剛石大厅里舉行的工人福利會會議了。

十月間某一個晚上，會議才剛開始，潘恩馬上站起來，對議程提出了意見。

主席是個寬肩膀、瘦瘦的年輕人，身上的衣服很講究，看模樣完全是個小職員，他往椅子上一倒，嘆了一口氣。“你對議程有什麼意見？說給我听听，”他顯出一種拚命壓住怒氣的樣子說，說完就把桌上的一些文件往旁邊一推，因為他看見他的白人老板在生氣的時候有時就是這樣的。這個動作好像是說，再過一分鐘，他就要放棄這個作為黨支部主席的不討好的工作，讓這班無知無識的人自己去胡作非為。

“在誦讀任何議事錄之前，應該先點一下名。上星期我就這樣提出過。我現在仍舊堅持——應該就出席的黨員點一下名，主席同志，作為一個繳黨費的正式黨員，我堅持照黨章上的這項規定辦事，黨章的第三頁——就在這兒，這兒，這兒！”潘恩拍打着黨章手冊，兩手顫抖着，他的呼吸聲全房間都可以聽到，好像他內心有什麼東西在燃燒着似的。“這項規定必須……付諸……實施。我要知道為什麼不點名！”他嚷道。“我要知道為什麼你，作為黨支部的主席，要避免點名。你是想要在同志們面前掩飾支部里的黨員怎樣在越來越少，你是想要掩飾拉曼特同志的集會怎樣吸引是工人們不來參加工人黨會議的這一事實。為什麼？為什麼？我要把事實的真相告訴工人們。”他跺着腳，氣勢汹汹地朝着主席台說。“工人黨不是一個戰鬥組織，它已經退化成一個友好協會，而我們的總書記是個工賊——”

“關於議程問題——”一個高個子說。

“他說的对，他媽的說的真对，噯！”另一個嚷道。

“安靜点儿！約瑟夫同志，你說吧。”

潘恩坐下来，紧紧地叉着两臂，不住地皺着鼻子，輕蔑地从鼻孔里出着粗气。

“如果潘恩同志要求点名，就讓他去坚持点名好了，他沒有权利謾罵总書記。”

一个三十五岁的高个子、方下巴的男子站起来說話了，他有一对光亮聰明的黑眼睛，那張闊嘴的一个角上始終挂着一个頑皮的微笑。他說：

“主席同志，我支持潘恩同志的反对意見：按照規定，你應該点一次名。我提議現在就开始点名。”

他說話的时候很安靜，很愉快，那个主席心想：“这家伙倒是有一手的！”

“別浪費大家的时间，彭納特，”一个三十八岁、腮帮上有很深皺紋的人喊。

其他一些老黨員有发牢騷的，有叹气的。其中有一个用一种表示厭惡的手势戴上帽子走了出去。另外一些人不信任地望着主席。那些年紀比較輕的人微笑着，期待一些有趣的事发生。显然这情形发生过不止一次了。

“我可以叫記錄来点一次名，”主席說，他身上的衣服跟工人們的衣服一比，形成了显明的对照。

一个戴眼鏡的矮小男子念了下名字。

“出席的繳党費的黨員有多少？”潘恩問。

“二十个。”

“主席同志，这个支部里繳党費的黨員共有多少？”

“一百十个，潘恩同志。”

“同志們要是想見到其他九十个黨員，請你們到美国佬鋪子

的樓上金剛石大厅去，拉曼特同志正在那儿跟他們演講呢，象一个人那么演講，不象一个工賊，嘿，不象一个奸細，不象一个騙人的、卑鄙的……”

“天哪，同志，你要讓这个家伙在每个开会的晚上都到这儿會場里來給拉曼特宣傳嗎？”一个坚定的老波依桑分子跳起來說。“要是黨員們不來開會，那只是因为这个家伙潘恩在搗亂！”

“我要求潘恩同志離開會場！”另一个說。“不是他離開就是我離開。你是黨支部的主席，必須對這些會議的進行情況負責。”

“你們開會吧，我要回家了，”第三个人說。

“噓——！”

“你噓誰？我有講話的權利！”

“潘恩同志也有講話的權利——”法蘭琪說。

主席敲着小木槌，壓下了鬧紛紛的聲音。

潘恩窃笑着，他的前額皺蹙起來。

“我們現在繼續討論通訊問題，”主席說。“沒有通訊。有什麼提議沒有？有報告沒有？”

接着一个工人——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呢——站起来訴說油管工人的痛苦命運。工人們靜靜地傾聽他訴苦。有几个不住地點頭。

法蘭琪站了起來。

有人輕蔑地大聲抱怨說：“他又要說什麼了？”

“你要有興趣聽的話，”法蘭琪跟他說；“你就閉住你的嘴，豎起你的耳朵——”

“請跟主席說話！”主席悻悻地說，又敲起小木槌來。

“剛才這位年輕同志，”法蘭琪一邊說，一邊往上拉着短褲，

这是个不祥的預兆，“还没把事实完全說出来。我們全都是單身汉。为了要赶上五点三十分来接我們的卡車，我們得在四點鐘起来，自己做饭吃。目前，你們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在艾林干一項了不起的活儿。那儿附近沒有鋪子。我們是在叢林里。路上要花一个多鐘点才到达工作地点。我們在七点开始干活。我們假定在八点和十二点停工吃飯。我們在五点歇工。回到这儿的时候，鋪子都已經关門了。我們还得在回家的路上停下来买第二天吃的菜。工作得那么累，我想誰也不高兴回家以后再做饭了，每个人都願意在那时候歇一下，玩一玩。我們又得在四點起来做饭。要是我們自己不做饭，我們吃什么呢？难道一天吃三頓面包夾香腸或者面包夾咸魚嗎？要是这样，我們比現在还要营养不良呢。沒有适当的营养，我們哪儿来力气干活，挣到象現在这样的衣、食、住呢？可是主席同志，同志們，情况还不止这些！”到这里为止，法蘭琪說的話都鎮靜而有力。可是現在，他显然觉得已經說到他和其他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的關鍵，就开始踮着脚尖，讓他的身子一起一落，他的嗓門也大了起来。“我們一天工作十二小时的时候，拿的工錢是每小时一毛一分，可是自从他們同意波依桑先生每天工作八小时就够了以后，他們把我們的工錢减到每小时九分啦！过去我們星期天也干活，一个星期可以挣到九元二毛四分。用不着加班，同志們！現在我們如果一星期要挣五元多點兒錢，不加班也得在星期天干活儿。會場上的同志們对这种情况是否都很滿意呢？”法蘭琪喊着說。說到这里他頓了一頓，睜着两只布滿紅絲的眼睛往四周看了看，他的下巴頰儿一抖一抖地顫动着。但是他看到的显然只是他自己腦中的所想的事。突然間，他的声音象演戏似的低了下来。“然而还有比这情况更糟的呢，主席同志，”說着，他把兩腿站直，上

半身往前一挺，来加重“这情况”的語气。“我們象牲口一样給运来运去。我們坐的是沒有篷的敞車。要是天下雨，你可以下来躲在卡車下面，可是雨要是一气儿下几个小时，就象上星期似的，你怎么办呢？我們中間有許多人都因此害了风湿病！”他又大声喊起来，豎起一个指头惡狠狠地指着主席，好象他一个人应对这事負責似的。“上个星期，我們在来回的路上，都被雨水淋湿了！我們是牛，是馬——？”

“不，是猪！”潘恩嚷道，发出了一声苦笑，会場上也有人跟着他苦笑的。

“你对这样的事打算采取什么措施？这就是我要知道的！”法蘭琪威胁地說。“你称自己是领导人？好吧，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

“你喊叫完了嗎，法蘭琪同志？”主席問，用一只手輕輕地摩挲着腮帮，两眼望着天花板。

“我？”法蘭琪說。“我？我沒有必要向你叫喊，嘿，你在我眼里不值一个錢……”他把手一揮。

“謝謝！我很感謝。同志們，你們都聽見法蘭琪同志說的話了。他說的是不是都是事实，我沒資格断定。这儿在場的也有油管工人。你們要是覺得情况不是这样，就說出来。”他朝会場四周扫了一眼。“还有誰要講話，补充什么，或者否定什么——？”

“我們現在听听你的意見吧，同志，”彭納特說着，懶洋洋地往長椅后面一靠，他的头枕在自己的一只胳膊上，嘴角露出譏刺的微笑。

“我不能告訴你們怎么办，”主席搖着头抗議說。他看出他們已經把他找出来作为攻击的目标了。“我只能作一个提議，請會議通过或者否決。”

“呃，你提議什么呢？”笑咪咪的彭納特說。“讓我們得到点儿你所受的高等教育的好处。我們只是一些普通工人。”

法蘭琪轉过身来，露出他整个的上牙床无声地笑着，朝彭納特特点着头。

“我的提議很簡單，”主席說。“油管工人派代表去跟工場經理談判。”

“說的对，”会场后面有一个声音說。

彭納特站起来，两手撑在他前面的長椅上說：“主席同志，同志們，你們可知道我自己曾經亲耳听见工場經理說过什么話？‘用不着給那班黑鬼太大的工錢，他們会到酒店里去喝光的。’象他那样的人，他們觉得黑人是牲口——”

“一点不錯！”会场后面的那个声音說。“到了晚上，你們中間一些人，或者說你們大家，只懂得一件事——喝酒！”

“你漏掉了另外一件事，老爹，”另一个笑着說。

“他要是不能使我滿意，”主席用力敲着小木槌說，“我一定把問題提交波依桑先生亲自解决。”

突然間，潘恩一下子跳了起来。

“天哪！”有人大声呻喚說。

“主席先生，我本来以为你是个严肃的人，”潘恩說，“可是我現在看出你是扑克牌里的小丑，你是个滑稽家，你并不严肃，主席同志——不，不，不！主席同志，潘恩同志已經站立起来，他也有講話的权利，他是个繳党費的正式黨員，講話是他的特权，別耍花样不讓我講話，要不今儿晚上我要在这儿鬧得天翻地复！”他喊着說，粗声地喘着气，大顆的汗珠在他蒼白的臉上閃閃發亮。“你清楚地知道工人們去提要求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結果：这个經理沒有实权，那个經理說他对这件事不摸底，總經理說他

要跟其他的几个經理商量一下，結果是誰也不管。你不可能指望總經理來可憐工人，跟他們談可憐等于用外一國話跟他們說話，主席同志，你應該懂得這一點，這已經不再是什麼可憐問題，嘿！”他搖着頭和肩膀，好象要搖掉身上的蜜蜂似的。“經理們的職責是剝削工人，可是你却來談什麼可憐——可憐？工人們得施用壓力！工人們只要團結起來，就可以產生這種壓力，主席同志，可是現在我往周圍望望，發現你們大家的壓力都消失在美國佬的鋪子里了。工人們必須放下工具拒絕工作。這就是壓力，主席同志。扼住老板的脖子，讓他來求工人們可憐他——”

彭納特咧開嘴角無聲地笑着。

“說得好，說得好！”法蘭琪拍着手說，臉上顯出一種嚴肅的表情。

別的几个人也拍起手來。

“他這不是在胡說八道，嗯？”一個聲音說。

於是發生了一場爭吵。

“你干嗎不閉住你的嘴？”一個緊皺着眉頭的年輕人說。“你沒看見你現在已經又老又蠢了？”

“我忘掉的东西，你一輩子都學不到呢！老了？我已經四十歲，可是我要不了三分鐘，就可以把你扔到外面去。波依桑是能幫助我們的唯一一個人！”

“……把所有的油管工人都組織起來！”潘恩在說，這時已經不冲着主席說，而是冲着會場上的工人們說話了。

有些人起身出去了。所有的人似乎都同時講起話來。主席使勁敲着小木槌，可是誰也不理會他。“我宣布會議結束！”他嚷道，可是依舊沒人理會他。他戴上帽子，高視闊步地走了出去。

“咱們要是足夠的人，就可以強迫他們接受……”彭納特

在說。

“另外选一个主席！”法蘭琪嚷道。

这已經沒有必要。潘恩站在一把長椅上，正在向工人們演講为什么應該参加工人福利会。

會議又繼續开了半个鐘头。接着有人說：“喂，到金剛石大厅去吧！”

有几个人跟他一起走了，會議就此結束。

第四十三章

一个月后，拉曼特在金剛石大厅从未开过的最大一次会上講了話。約莫五十个工人，其中极大部分是油管工人，已經参加了福利会。此外，福利会还曾发出傳單，号召所有的工人都来开会，听听最低工資委员会的答复，許多非福利会會員的工人也都应召来了。

宣傳已久的最低工資委员会終於活动起来。它在西班牙港已經开了六个星期的会。由于这个委员会也提出在油田上和甘蔗种植园里詢問証人，工人福利会向特立尼达有限公司的總經理申請，要求允許在委员会到达費柴巴德时前去作証。特立尼达有限公司拒絕了这个請求。福利会給最低工資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信，也得到同样的結果。

新會員們拿到了他們的會員証和会章手冊，所有与会的人都看到了他們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一种战斗的、热烈的、富有自信的感觉弥漫着整个会场。拉曼特敲着小木槌，把吵鬧声平靜下来以后，就要求大会延迟誦讀議事录，先叫記錄把總經理的答复在会上念一遍。

那个记录感觉到这一刻的重要，意識到挤得满满的整个大厅都在默默地注意着他，就悉悉率率地翻弄着文件，把两手撑在桌上，用一种响亮的声音迅速地念起来：

“来信收悉。茲將垂詢之事奉复如下：委员会的工人代表，已由波依桑先生担任，他是工人党这个公認的組織的总書記。作为委员会的成員之一，我可以向你們保証，我們正从社会各阶层傳詢証人，我們的态度是絕對大公无私的……”

记录讀完坐下，会场上的汽油灯向他发出嗒嗒的声音。一时間，除了这声音以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工人們仿佛都楞住了。

突然間，好几个人都气冲冲地同时講起話来。法蘭琪一下子跳了起来。他把短褲往上一拉，向四周望了一眼，在拉曼特砰的拍一下桌子的时候举起一只手来。

“主席同志，同志們，”法蘭琪說，“我們工人們受到侮辱、受到輕視，已經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了。不！就在两个——星期——以前，”說到这里，法蘭琪一字一頓，来加重語气。“當我們为了彭納特的事去找經理的时候，他把我們轟出了办公室。他說他不想跟我們打交道，我們不是一个按照法律手續登記过的工会。現在，他們又說我們不是一个能負实际責任的組織。当工人們看見我們——我們工人福利会！——不能代表他們的时候，他們對我們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們已經忘了‘福利会’这字的意义啦！为了帮助工人們，我們要是不得不組織工会，那么就讓我們赶快把工会組織起来。工人們离开波依桑到我們这儿来，就是因为他不願帮助他們。可是我們又對他們作了些什么呢？”法蘭琪張大了嘴往四面望了望，显然在盛怒之下，一时想不出話来表达使他沮丧的一切事物。“这是胡

搞！”他喊着，勉强地坐了下来。

彭納特站了起来。他象平时那样，鬍嘴的一角挂着微笑，两只聪明、明亮、友好的眼睛向四周望着，很鎮靜地說：“主席同志，我想今天晚上在这儿的同志，不是个个都知道我是怎样丢掉我的工作的。我要把經過情形告訴他們，因为这是个很好的教訓。”

“这跟我們現在討論的这封信有什么关系？”拉曼特咆哮着說。

“我們討論这封信，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我們要求作証的答复，”彭納特回響說。“这封信暴露了我們的弱点。我要談的就是这一点。我脱离了工人党，来参加福利会。別想封住我的嘴，要不我就退出会场！这儿还会有别的同志跟着我一起走。”

彭納特沒有提高声音，他甚至加深了他的笑容；可是拉曼特从这个笑容里看出，这个人心里有气，不能随便反对他。

“說吧，”拉曼特对他說。

“謝謝你，同志。呃，朋友們，三个星期以前，有一天，我那部門的工头把我叫去說：‘彭納特，你是福利会會員嗎？’我笑了。‘是的，工長，我是福利会會員；波依桑對我們沒有帮助。’他点了点头，問我一句关于工作上的話，就走开了。这事发生在星期一。到了星期六，他們就把我歇了——用一般的借口，說是緊縮人員。呃，我們知道这不是真話。真正的原因是，他們想迫害加入了工人福利会的工人。你們知道，在这个島上，不管是这儿的油田或是其他地方的油田，我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他們已經把我的名字記下，在包印特·福尔丁，在巴罗·薩柯，在包印特·比埃尔——在任何地方，我只要一說出我的名字，他們把名字一核对，就会发现我曾在这儿干过活，而且是作为福利会的會員被

开除。如果想找到一个工作，我必須改名換姓。我必須說我沒有在油田上工作的經驗。這就是說少拿工錢。

“他們要一个一个把我們清除掉。我們打算怎么对付呢？就跟法蘭琪同志剛才說的那樣，他們拒絕跟我們作任何性質的談判。他們的企圖是很明顯的：他們要工人們脫離我們。我們要是只坐在这儿高談闊論——”他狡猾地瞟了法蘭琪一眼，臉上的笑容擴大了。“會得到什么結果呢？我們需要工會。我們應該馬上着手組織。這是一般的常識。要是法蘭琪同志正式提議，我就附議。”

彭納特坐了下来。潘恩就坐在他旁边，把一条瘦腿擱在另一条腿上搖晃着，从鼻孔里粗声出着气，望望拉曼特，又望望地板——顯然在孕育怒气等待时机。

拉曼特的臉深奧莫測。他還沒來得及回答彭納特，一个中年人已經站起來。

“主席同志！”

“好的！說吧，說吧！”拉曼特不耐煩地說。

这个工人訴說絞盤工人的命运。他說他正在教导白人小伙子用鋼鉗打眼，并且抱怨說他只掙一元六毛錢一天，可是他們却掙八十元錢一个月。“再說，你一到四十五岁，公司就不要你了。我今年四十三岁。他們已經說我老了，不中用了。可是我干起活儿來，可比那班白人強的多呢……”

他的話沒說完，拉曼特就把椅子往后一推，走到桌子前面。他的大腦袋微微往下垂着，两只眼睛从眉毛底下望着那个絞盤工人。

“你要福利會帮助你保住你的工作——对不对？”說着，拉曼特用左手狠狠地拍了下桌子。

“我正是为这个才加入福利会的。”

“那么我们就成立一个工会吧。事情很简单——有法律规定。”拉曼特轻蔑地把右手往外一摊。“于是滑稽的事就跟着发生了。你会去找大老板，拍着胸膛说：‘我们是一个工会，我们代表工人。’他说：‘我不承认你们。滚出去！’那时候你怎么说呢？这个油田上两千五百个工人，有多少已经组织起来了呢？”

“我们就说我们要罢工！”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响亮地说。

拉曼特不自然地笑起来，一点也不带幽默，脸上作出一副苦相。“好一个罢工！一个绞盘工人，可怜的潘西瓦尔，”（拉曼特用手指着他）“罢工起来。两个司机——这儿几个，哪儿几个。你们难道打算这样罢工？你们要罢工，就得抓住资本家的睾丸！把司机组织起来！我们要是组织好司机，就能使整个油田瘫痪起来。”

那个绞盘工人很生气。“你可以用手拍着桌子，我们却在受苦呢，嘿！”他嚷道。

彭纳特嘴角挂着微笑，问道：

“你有什么建设性的提議，主席同志？”

“组织起来！”拉曼特喊道。“我们大家都受过苦，我受的苦不下于你们。为了这个原故，我才决定在跟资本家决战之前，先积聚力量。他们的力量是大得可怕的！别把这一点估计得太低，要不你们就会毁灭自己——”

“可是责备波依桑不组织工会的不就是你吗——”那个绞盘工人说。

“我们要是组织了工会，”拉曼特打断他说，“我们在哪儿罢工呢？油管工人是我们唯一一块开始巩固的阵地。要是罢工失败，老板可以控告我们，要求我们赔偿罢工造成的损失。他会把

我們剝得赤裸裸的一絲不挂。他會把我們的組織毀滅掉。”

“失敗主義者的論調，嘿，失敗主義者的論調！”潘恩跳起來嚷道，一邊揮着胳膊，搖着頭。“必須為受苦的工人採取行動。面對事實！我們必須為這些工人戰鬥，要不福利會就變成一個友好團體了。看看艾林工地上的油管工人——他們現在就準備罷工啦，現在，現在！”他躁着腳。“必須戰鬥，要不福利會就垮台。”

拉曼特緊閉着嘴唇，目不轉睛地望着他的朋友。“他為他們的‘帝國’而戰，”他看見患肺結核的潘恩蒼白的額上冒出來的一顆顆汗珠，心裡這樣想。“他的心臟怎麼還沒停止跳動呢？他是個病得非常厲害的人，可是他的心，他的意志，卻比任何時候都堅強。他心中積恨已深，法蘭琪也一樣，我們中間許多其他人也一樣。我怎麼能攔阻他們呢？”

“……垮台，”潘恩在說，“這個福利會，是我們鬥爭了几个月、幾年才建立起來的，為了它，我們獻出了自己的健康，我們的每一滴力量……問問油管工人們！他們都在這兒。他們能夠戰鬥——領導這個戰鬥——！”

“說得對！”法蘭琪插嘴說。“讓油管工人自己來決定。”

“要粉碎福利會的不是我，而是你們！”拉曼特告訴他們說。“你們應該好好開動腦筋想一想。我所以說現在不要罷工，只是因為我不希望福利會遭到毀滅。”

“讓油管工人自己來決定好了，”法蘭琪堅持說。“艾林工地上的油管工人舉行一次罷工，是不會影響福利會的。”

可是其他工人跟拉曼特站在一邊。一個鼻子非常大，臉和聲音都非常和氣的人說：“猴兒說得好，‘涼風會來的。’總有一天，我們會把司機們組織起來——”

“总有一天，什么，嘿！”另一个脸特别长的高个子工人气冲冲地说。他一时间找不到适当的言辞来表达他心中的憎恶，就加了一句：“一天，一天，又一天！”他引用了这一句人人都知道的儿歌，惹得大家都笑起来，可是他自己却一点不笑，继续说了下去：“同志，不是战斗，就是辞职不干。象这样干下去，招来一身病，有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就准备行动起来。他们必须给我们掩蔽，必须给我们加班费。情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嘿。”

“要是艾林的小伙子们要罢工，就该让他们罢工，嗯，”凯西嘟囔着说。

“说吧，姑娘，”她旁边的一个工人鼓励她说。“站起来说吧。”

那个长脸的工人在她附近，也鼓励她说话。凯西有点慌张，勉强站起来，拉曼特正在说话，就望着她截住了话头。

“什么事，同志？”

“要是艾林的小伙子们情绪很高，要起来战斗，就应该让他们战斗！”她毫无顾忌地向他挑战，至少在拉曼特看来是这样。“要是他们没有一点胜利的可能，我也同意等待。可是你们是有取得胜利的可能的，所以与其让情绪消沉下去，不如——起来战斗！下次也许有更好的机会，可是你们的情绪不一定会这样高。我见过西班牙港面包工人的罢工。的确，他们是失败了，可是他们心中因此激起的仇恨，在下次会使他们象老虎那样战斗！”她的声音本来很低，很柔和，说到这里，却变得响亮起来。她的两眼干涩冷酷，一闪一闪地放着光。

在好几个人的跺脚声和叫好声中，潘恩跳了起来。“真是我的好姑娘！”他尖声叫道，他的脸和伸出来的手都兴奋得颤动起来。“趁你血最热的时候罢工——”

“等血冷了的时候挨餓！”拉曼特頂他說。

“讓油管工人來投票表決！”法蘭琪嚷道。

“這樣做是不公平的，”拉曼特回答說。他從這個人的臉上望到那個人臉上。他看出他自己失敗了。他回到桌子背后的椅子上。“你們如果要他們就這個問題進行表決，就必須叫他們所有的人都到這兒來開會。他們中間有我們自己人，也有波依桑的人。我提議我們把表決延遲到星期三。通知艾林的工人們這是個特地為他們召開的會。”

“我附議，嘿，我附議，”潘恩一邊說，一邊從鼻孔里粗聲出着氣，微笑着，搖晃着擱在膝上的一條腿。

兩天以後的晚上，那個會如期召開了。

聽了他們的伙伴法蘭琪和他們的主席拉曼特發表意見之後，全體的艾林油管工人中間只有兩個人投票反對罷工。

第四十四章

星期四那天，一個艾林工人的代表團在早晨六點鐘就到了工地經理的洋房里，要求加班費和几塊在卡車上擋陽光和雨水的油布。

工地經理回答說他要“研究一下這問題”；他們到下星期再到他那里來聽回音。

法蘭琪說：“他要爭取時間去另外找一批人。他的腦子不比我聰明。”

工人們拒絕上卡車。他們一直等到辦公處開門。於是代表團又進去重新提出了加班費的要求。

工地經理用寥寥几句粗魯的話把他們打发走了，随后把烟斗往嘴角上一塞，又重新核对起几張报告来。工人们到了外边，大声咒罵着他，回头朝办公处望着。他是个南非人。他們知道他一向看不起黑人，心里对他怀着畏俱。

“呃，”有一个工人捋起了衣袖說，“看有誰敢說今天要到艾林去。”

他們把卡車打发走了。半个小时以后，工地經理坐了汽車赶来。法蘭琪从他說話的口气里意識到他已經害怕了。他同意給加班費，而且答应明天早晨就供給油布。工人们后来听說，他曾到各个貧民窟里去過，征募志願工作的人，甚至还試圖在街上拉失业工人来工作。

卡車回来了，工人们都上了車。他們被自己的胜利所鼓舞，情緒非常高，彼此开着玩笑。

这次胜利把法蘭琪变成了个小小的英雄。在所有油管工人的工作队里，大家都彼此談論着他怎样到办公处去找南非人講話。他們都乐于跟他相識，重重地拍着他的肩膀。他講的某一句話成了格言。不論在福利会或工人党的會議里，法蘭琪的行为都受人大声贊揚。

四天以后，工地經理勃萊克利把法蘭琪升为管唧筒的工人。

“你們大家瞧着吧，”法蘭琪对他的同志們說，“这一着是要把我打发走。只要我接替的那个病人一回来，我就要被赶出这个油田了。”

每个人都答应支持他。

“他們要是把你赶走，也就得把我們大家都赶走，”他們說。

两个星期以后，那个唧筒工人回来工作了。勃萊克利把法蘭琪叫去，把他意料中的消息告訴了他。

“你把我从原来的工作上調走提升我，可是两个星期以后，又把我歇了。我做了什么錯事了，勃萊克利先生？”

“我說你得小心点儿，”勃萊克利嚷道，他那蒼白的臉被法蘭琪大胆的口气气得緋紅。“要是你待在这儿覺得不合适，就到别的油田上去試試。”

“很好。我知道該怎么办，”法蘭琪說完就离开了。

法蘭琪的同志們一听说所发生的事，就拒絕在第二天早晨出来工作。他們到其他各个工作队去，煽动他們为法蘭琪罢工。有一个全是福利会会员的工作队放下工具，集体到其他的工作队里去煽动。

其他部門的工人听到了而且看到了罢工工人果敢的决心，听说工作队已經开始到处罢工，也都变得不安起来。一些比較聪明的白人工头看見工人們怎样嘻笑，怎样彼此喃喃低語，怎样板着脸接受他們的命令，也就看出了这一点。

油田上所有的油管工人差不多都罢工了。一种兴奋的、复了仇的喜悅和恐惧的感觉弥漫到油田上的其他工人那里。

罢工工人在法蘭琪率領下，聚集在經理的草坪上。

少校伊凡·鮑頓姆萊先生是总督提名的立法委员会委員之一，他那时剛吃完早飯。他的肩膀很寬闊，肥胖的臉上容貌很严峻凶惡。虽然他的臉容使許多工人見了害怕，只要他一走近，他們不是把头低下去，就是扭过头去望着別处，可是誰也沒听说过他曾經大着嗓門吆喝过誰。这时候，他穿着敞領襯衫和短褲出来，看見聚集在那里的人很多，也就不赶走他們，只是把几个領導人叫了进去，听他們訴苦。他們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手里貼胸拿着帽子。

“在这方面我是毫无办法的，”少校用一种好象跟他个人无

关的、象刀子一样冷的声音說。“我們早就在裁員了。包印特·福尔丁这星期裁掉了两百个工人。我們只有裁掉五十个。只要营业情况一好轉，我們就可以讓你們重新回来工作。你們总不会指望我們凭空制造出一些工作来給你們做吧，是不是？这不是什么慈善机关。把你們的人帶回去工作吧。”

工人們走下台阶，嘟嘟囔囔地把談判結果講給他們的同志們听。人群里立刻响起了一片唧唧嚶嚶的、气忿忿的議論声。

“这是撒謊，同志們！他們并沒在这油田上裁人。你們有誰听說过沒有？”

“他在撒謊，”別的人同意他的話。

“烟幕！”有一个工人說。

“別妥协，象人那样去跟他說話……！”

法蘭琪跟一些比較大胆的人又踏上了洋房的高高台阶。草坪上的人們更靠攏了台阶，仰起了头往上看着。鮑頓姆萊又一次在廊子里出現。草坪上的人象死一样的靜寂，少校走近代表团的时候，大家甚至可以清晰地听出他的脚步声。鮑頓姆萊听到了这一片靜寂。他看見了那些在种着玫瑰花、边上整齐地种着茶叶、修剪得很整齐的綠草地上站着的工人的忿怒的、期待的、往上仰着的臉。他諦听着代表团講話，看看这个人的臉，又望望那个人的臉。然后他向草坪上的人群講了話，要求他們給他時間。

“我得馬上去西班牙港出席一个立法委员会的會議。我現在沒有時間仔細研究这事。你們回去工作吧。今天下午我回来的时候，你們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們一起来把这問題解决。”

他并沒提高他的平靜的、冷冰冰的声音，也沒加快他講話的速度，然而工人們却在他的話里感覺到一种威胁的口气，跟他的

甜言蜜語恰好成了个对照。

可是法蘭琪却覺得應該攥住这只向他們伸出来的手。他点着头說：“这很合理。唔，这很合理，諸位，你們要是同意，我也就同意。”

其他的人迟疑了一下，可是鮑頓姆萊抓住法蘭琪默許的机会，馬上接下去說：“呃，回去工作吧……等一等！我还有一些你們跟我同样感到兴趣的話要跟你們說。这公司今年沒賺錢。你們要是用罢工来影响生产，那么受害的不只是公司，而且还有你們的工作伙伴、你們的妻子和孩子。你們会迫使我不得不裁减其他工人。我沒法維持不生产的劳动力。我們要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就必须彼此合作。現在你們回去工作吧。你們要是不打算工作，就得离开油田。”他望着法蘭琪。“五点钟的时候到我的办公室来。嗯，你懂得我的意思嗎，法蘭琪！从現在起到下午五点钟，我不希望再鬧什么事。”說完，他把手一揮，轉过身去，点起一支烟卷，自願自进去了。

那几个领导人戴上帽子，彼此爭論着走下台阶。人們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有些人抱怨說怎么还要等待，害怕里面在搞什么鬼；有些人說这样做不碍事，讓他走好了，要是他不給法蘭琪作主，我們就罢工。

法蘭琪到拉曼特那里，报告了談判的結果。

“你就放他走了？”拉曼特怒吼着說。他从椅上站起来，发出一陣刺耳的、沒有幽默的笑声。“他讓你上了当。多大的錯誤！潘西！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听他会怎么办，就跟我在他旁边似的。”拉曼特一个个地扳着左手的指头。“他先去弄明白波依桑的确是反对罢工的，然后再叫波依桑把他的人拉出去。然后他会打電話到包印特·福尔丁去，要求他們把歇掉了的工人召来——

他們那兒的確歇掉了一些人。他還會打電話給警察。然後他會回來把你歇掉。那傢伙是備戰去的！”

“可是今天早晨他也能這樣做的。”

“他是害怕了！”拉曼特回答說，攤開了兩手在法蘭琪臉上晃着。“他不知道波依桑是不是支持罷工。他知道你們不全是福利會會員。你們應該一鼓作氣。我們本來可以跟工人黨結成堅強的聯合陣綫的。”他突然截住了話頭。“工人們回去工作了嗎？”

法蘭琪點點頭。

“他媽的！大錯誤！”拉曼特拍了下膝蓋，輕輕地咒罵說。說完，他默默地坐了會兒。“回到他們那兒去，”他說。“你必須拉攏工人黨的人跟我們建立聯合陣綫。現在別再去動員他們離開工作了。你照我的話辦。組織一個堅強的聯合陣綫，要不我們就會失敗。走吧，別再浪費時間。”

法蘭琪去找那些工人黨的油管工人，鼓動他們跟福利會的人組成一個堅強的聯合陣綫。他告訴他們說要是罷工失敗，迫害就會接踵而來，從包印特·福爾丁來的工人會來接替他們的工作。這時候有些人告訴他說，他接受少校拖延時間的請求是錯誤的。

五點鐘時候，他們又到了鮑頓姆萊的辦公室里。他讓那個三人代表團站在他的辦公桌前，簡短地、冷冰冰地跟他們說了幾句話。

“我跟勃萊克利先生談過話。我跟好幾個主管人員了解過你的情況，知道你好久以來就試圖在這兒煽動鬧事了。”他望着法蘭琪。“我不願有這樣的事在這兒發生。去找勃萊克利先生把你的工錢拿走。其他的人要不回去工作，就在明天早晨八點

以前拿走你們的東西離開油田。在這一點上，我要你們明白我的意思：那些回去工作的人，他們的工錢都從開始工作的那一點鐘算起，不是象平時一樣從早晨七點鐘算起。”

“可是是你自己叫我們到這兒來跟你商談的，少校。我們得陳述一下我們的意見，”法蘭琪說，他的下巴頰兒由於激動和忿怒，不住地顫抖着。

“我不聽人爭論！對我來說，”少校回答說，“你是沒什麼意見可陳述的。走，滾出去！”

“走。滾出去？”氣極了的法蘭琪重復說，他的聲音越來越高。“你知道你在跟誰說話？你把我們當作什麼了？因為我們是黑人，你以為就可以隨便對待我們了？那樣的日期已經過去了！”他喊道。“你們這些英國豬最好自己留點神，我跟你說吧！”他躡出門去。“走？滾出去？他媽的心里在想什麼！”他攤開了兩臂，向廣大的世界狂呼。

他的那些等在外面的同志聽到了這消息，就咒罵着，爭論着，彼此責怪着，可是都不願意離開。同時，他們也不敢重新走進辦公室去。鮑頓姆萊臉色非常可怕，從他辦公室的四級木頭台階上走下來，向等着的汽車那兒走去。那個穿制服的司機打開車門，在他主人進去以後就關上門开着車走了。人群本來停止了談話在瞪着眼睛看他們的主人，這時又爆發起一陣咆哮聲。

“這是戰爭，弟兄們！”法蘭琪說。“咱們到金剛石大廳去。咱們得計劃一下怎樣進攻，要不咱們就成了犧牲品了。”

會開了兩個小時。幾十個工人在會上講了話，極大多數人都要求工人黨和福利會進行全面合作。可是有幾個工人口出怨言，離開了會場去找勃萊克利妥協了。

拉曼特也在會上講了話。“現在，再要避開面對我們的現

实，已經沒有用了。鮑頓姆萊会尽量从包印特·福尔丁或者街上雇人来。这场斗争将是艰苦的。你们如果要斗争，就必须牢牢地团结……”

他的话沒說完，就有人傳話說波依桑來電話指示，要大家退出罢工。會場上登時鼓噪起來。

“婊子养的！”

“要是他不打算幫助我們，我們怎么能取得胜利呢？”

“他對我們有什麼了解？他坐在他的胖屁股上，离开我們六十哩远呢……”

“我自己的总書記——他是个叛徒！”

“我不是早告訴你了……？”

有两个人打起架來。附近的人把他們拉开了。更多的工人离开會場回到勃萊克利那儿去了。

拉曼特在草草地写着什麼。这时他站了起来。“如果我們要罢工，”他說着，重重地拍着桌子，“就讓我們來宣誓，不管遇到什麼事，我們都要互相团结，象座牆一样牢固！不久以前，走进这个會場的有一百多人。現在咱們不到五十人了。”

又忿怒又沮喪的人們沒有作声。

“我建議这样宣誓，”拉曼特說。

他用他宏亮的声音一字一句地慢慢讀着，給人的印象很深：

“虽然道路漫長，虽然飢餓在不断折騰我們，我宣誓跟我的同志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跟敌人作战，直到我的呼吸終止为止，敌人正在想尽办法，要降低我們的生活水平，使富人賺更多的錢，他們要从孩子們的嘴里搶走食物，要把我們趕出住处，听任风雨摆布，他們要把我們变成奴隶。以万能的上帝的名义，我宣誓！”

他举起了他的右手。“所有贊成的人請举手。”

大家都举起手来。一些迟疑不决的人把手举得很慢。

“有反对的沒有!”

手都落下了——沒人再举起来。有人用一个严厉的声音說：“通过了!”

“同志們，我再念一遍誓言。”

大家都一声不响地諦听着。然后各种不同的人声混成一片宏亮的、庄严的、充滿渴望的語調，齐声重复着最后一句話：

“以万能的上帝的名义——我宣誓!”

第四十五章

工人們在罢工二十四小时以后，就被赶出了住处，第二天早晨不得不到他們亲戚朋友家里去棲身。他們在金剛石大厅开会，給自己打气。他們成了村子里的烈士。不到一个星期，他們身上都不剩一个子儿了。更糟糕的是，三天以后，一小撮失业工人接替了他們的位置。

他們开始靠拉曼特的声望生活，由他在街头巷尾主持会议，为他們向村人們募捐。他們第一个星期是英雄，第二个星期就成了乞丐，到了第三个星期，拉曼特就号召所有的失业工人参加一次示威游行，到西班牙港去找总督請願。

示威游行开始了，他并不因路远而覺得沮丧；因为每一次游行，总可以吸收不少其他的人参加，就象土地吸收水分一样。这一次游行也是这样。

白人經理們看見工人游行示威不只一次了；不过这一次队伍比以往壯大，不只是男子参加游行，連妇女們也参加了。白人

們心里慌忒忒的在納悶：“他們會把我們卷走嗎？”

有几个参加游行的妇女怀里抱着嬰孩。疲憊不堪的母亲把她们嚎哭着的孩子从这个胳膊换到那个胳膊上，有时候男人也会接过自己的孩子去抱着；然而誰也不想退到路边停下来。相反地，妇女們叫旁觀的人参加她们的队伍，怀着极大的信心和热情說：“我們找总督去，在这个殖民地上，只有他一个人是喜爱穷人的。他必須替我們安排。上帝在我們这一边。”原来在过去这一时期內，忙碌的不只是拉曼特一个人，在隱蔽的地方也有“呐喊者”和沙哥祭司在活动，他們的群众大多是妇女。

那年不久以前，理查·寇雷爵士才被任命为島上的总督。他曾在很多地区游历，向人民作过更多的諾言，因此在人民中获得了一定的声望。妇女們相信上帝在她们这一边，也参加了游行，給男人們增加了不少勇气，他們逕直到鋪子里去为同志們乞討面包，并未遭到拒絕。

第二天下午，他們到达了圣弗拿多。这时候队伍的人数已到五百，而且还在逐漸增多。警察們用繩子攔住了路，不准他們进城。那天晚上，他們在星星底下露宿了一宵。附近一些心腸比較好的劳动人民讓母亲和孩子住了进去，可是极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都在田野上坐着躺着，先是一个女人向他們講道，說了一通上帝和上帝的选民，接着拉曼特簡短地跟他們講了几句話，提醒他們所宣的誓。演講的人站在一根木杆旁边，木杆上齐头悬挂着一盞冒烟的“法蘭姆波”。灯光的阴影使他們的臉有时变得柔和，有时变得严厉。可是那灯光，跟“希望”之光一样，招来了一堆堆默不作声的人麪集在路边，当料峭的黎明到来、他們动身去見那个爱“穷人”的人时，路旁的人群里有許多人也加入了游行队伍。为了不走城市，他們得穿过改造区，走不少弯路。中

午时候，这条由人体组成的弯弯曲曲的大蛇休息了。跟上一天一样，一些同情他们的商店老板送干酪和饼干给他们吃，送牛奶喂孩子。晚上他们又起来赶路，且歇且行、消消停停地走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们又歇了一天，到晚上才在炎热的瀝青路上赶路。每到一处，村子里的男男女女就骄傲地供给他们食物，甚至还供给他们衣服，而且还让他们进自己的茅屋去躲避阳光和雨。警察们袖手站在一边，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感到骄傲，趁警长不注意的时候，就低声跟他们说话、开玩笑。

拉曼特吓唬一些不愿意拿东西出来的商店老板，向他们要牛奶、干酪和面包。他有意在顾客面前羞辱他们，提高了他那宏亮的嗓门嚷道：“要是他们买不起东西，你们靠什么来生活？你们要割断自己的喉咙吗？给他们食物，好让他们有力气找总督去要求工作！”

一些旁观者和顾客们也帮着他嚷。

“拿食物给人民吃，你这个吝啬的苦力……！”

“他褥子底下准藏着不少钱，到了白天，他的背还疼呢……”

“你打算看着这些小孩子活活饿死？你没有基督徒的同情心？我们众人之上只有一个上帝呢，嘿！”

在女顾客慫恿下，那些口出怨言的商店老板会拿出食物来。

拉曼特发现每天早晨掉队的人越来越多；他看出只是因为他们通过每个村子的时候，总有新的人不断参加他们的队伍，所以他们虽然疲倦饥饿，却还不至于丧失勇气。他看见一个走在他前面的人两眼望着地，不住地打呵欠。那人个子很高，胸脯平坦，背有点驼，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打着呵欠，偶尔也叹口气，摇摇头。拉曼特想用几句好话来振作他的精神。可是不一会儿，那人就走出长长的行列，象别人做过的那样，到路旁的草地

上坐下。他脫下鞋子揉起脚来。

游行者的拖拖拉拉的脚步，他們的显而易見的疑慮，他自己的疑慮和疲憊，在拉曼特心头激起一陣陣的怒火。他沿着队伍往回走，大声喊道：

“走快点儿，同志們！再走两个鐘点，我們就可以休息吃东西了。我們已經走了三十哩，已經走了一半了。要是有人覺得自己不行，不能斗争，就請他馬上回去吧。不过我要讓你們大家知道，我宁可死在路上，也不願象一只挨了打的狗那样跑回去……”

“嘿，冷靜点儿，嘿，”一个粗魯的声音說。

“生气不頂事，班，”一个等着拉曼特的年輕女人說。“人們累了，也餓了，嘿。”

說話的是凱西。她本来不想參加游行。她想起拉曼特就要离开，心中很是忧郁，同时眼看着男男女女在金剛石大厅外面集会，情緒那么高，她自己也受了感染。她看見拉曼特站在他們的最前头，也看見旁觀的人站在路旁，怀着疑慮、同情和无声的欽慕凝視着游行者的，見了熟悉的人就向他們欢呼。凱西跟許多其他人一样，心中也激发起一种强烈的願望，想去參加这些英勇的示威者的队伍。她奔到拉曼特旁边。“等一等！我也去，”她說。

“別去，”他警告說。“这次游行很艰苦。我們可能到不了目的地。你还是在你现在的工作崗位上坚持吧——”

“別多費口舌了，我決定要去，”她說，口气是那么坚决，拉曼特知道反对也沒有用。她跑回去取了一頂帽子，又到美国佬鋪子里去买了一些面包和干酪。

人們每天只要有几分鐘接触，彼此之間就会产生一种感情上的联系。何况这些參加游行示威的人，一連几天几夜，一同睡

在椰子树底下，你为我、我为你讨乞食物，警察沉重的脚步声始终不绝于耳——在这样的男男女女之间，当然会产生一种更深厚、更强烈的感情，一种同志间的感情，这种感情使他們团结得更紧密，能大踏步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前进，而敌人所以不敢接近，只是由于象他們一样的村人們的公开同情。

凱西白天睡在拉曼特身边，夜間跟他一起行走，不但对他有了同志之爱，而且还对他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深的敬仰和爱恋，同时也越来越倚靠他的精神力量了。第四天深晚，他們穿过改造区。人群的脚步声，一个笑声，一个呵欠声，生气勃勃的談話的片断，一小群人唱的断断续续的贊美歌声，接着，除了一些不均衡的磨磨蹭蹭的脚步声外，是一片静寂——当凱西在路旁坐下从她起泡的脚上脱掉鞋子的时候，这些声音离凱西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远处了。周围只是一片夜間的恬静；椰子树上輕微的簌簌声，散发出刺鼻气味的灌木叢里蚱蜢的尖声低鳴，一个長滿野草的溝里那些声音宏亮的大青蛙不断的咯咯叫喚，越发加深了这片恬静。她不只脚跟上有泡，脚底上也都起了泡，她試着赤脚在路旁草地上走几步，却疼得不可开交。她听见拉曼特的声音在叫她——他又回轉来寻她了。

“班，噢哈！”她喊道，受惊的大青蛙都静下来諦听着。

“怎么啦？你累了嗎？”他从黑暗里出現，很关切地問。

“我的脚全都起了泡啦！”

他擦了一根火柴，看了看她的脚，随后拿出一把刀子来，把鞋后跟割掉，把鞋的两边割开。他从她的套裙上撕下一小块布，把她的脚包扎好，然后再把鞋子紧紧地扎在她的脚上。

“現在再試試看。”

“好多了。咱們走吧，”她說。

他意識到她在受苦，意識到他倆單獨在一起，他心中的愛就突破了束縛一下子爆發了出來。“你不應該不穿襪子就來的。不過我當時也沒時間考慮到這一點，”他說着，用兩臂摟住了她。

她沒抗拒，也沒象過去那樣一笑走開。她把頭枕在他的肩膀上。她很早就想找一個地方枕一下她的頭了。他的兩臂摟到了她的脖子上。他熱情地吻着她的嘴唇，她感覺到他的身體貼住了她的身體在索索地抖，這感覺對她說來是愉快的。那些大青蛙又一只只咯咯地叫起來。突然間她掙脫開去。

“你怎么啦？來，走吧！”她說。

可是他不是怎麼容易被打發走的。他的兩臂象熊爪一樣緊緊地抱住了她。“喂，凱西，我愛你！”他說話時候宏亮的聲音里帶有一種威脅口氣。

她覺得有點怕他。“呃，班，咱們現在不能談這個！”她懇求地說，可是她那種沙啞的聲音只是更激起了他的情欲。“他們已經走在前面了。你應該去跟他們在一起。”

“他們走得累了，自然會停下來，那時我們就可以趕上他們了，嘿！馬上告訴我——你到底愛我不？我不是個毛頭小伙子，可以讓你隨便作弄！”

他的又熱又急促的呼吸，他的情欲，使她覺得很害怕。“不，嘿，不！”她嚷道。

他惡狠狠地把她從他身邊推開。

“你要是打算跟我們一起走，就快走。你要是跟不上，我們可以找一輛卡車送你回去，”他咬牙切齒地說。

她在他身旁走着。“你明明知道我會跟你一樣往前走的，”她心事重重地說。淚水湧上了她的眼睛，可是她不耐煩地一下拭掉了，反而是偷偷地拭，不讓他看見。

他昂着头象一只公牛那样大踏步走着。

“你要是想奔跑，就请先走，”她对他說。“我可走不了这么快。”

他放慢了脚步。他們默默地走了很久，她象个殉难者似的不时地叹着气。

“你生我的气嗎？”最后他問，口气溫和了一些。

“我？我沒生气，”她回答說。她实在太累了，沒法把心中的感觉說出来。

他握住了她的一只手。“別嗔怪我。我跟你累的一样厉害，游行又叫我操心，再說我还爱上了你。”

走近馬拉倍拉的时候，他們停下来，在路边的一个水管里喝了些水，喝完又繼續往前走，他这时用一只胳膊摟住了她。她很高兴他这样摟扶她，也用一只胳膊摟住他的腰。他看出自己已經吓着了她，就决計克制情欲，用柔情来博得她的欢心。

黎明时候，他們追上了停留在克拉克斯頓海湾的队伍。拉曼特休息了一小时以后，就挨着一家家的鋪子去乞討食物，直到中午才躺下睡覺。太阳一落山，他就去把群众喚醒，同时又生气又失望地注意到，晚上要喚醒他們已經一天比一天困难了。然而他不能讓他們睡下去，因为商店的老板們決不肯第二次再白給他們餅干吃。他在同志們中間走来走去，說道：

“我們是到古瓦运动場去。离这儿不到八哩。我們可以慢慢地走，在午夜时候到达那儿。我們可以在看台上睡覺——这一次可以不露宿了。走吧，同志們，今天晚上天气很好，沒有一点下雨的迹象。今天晚上我們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古瓦那儿商店很多，明天我們准能飽餐一頓呢。”

他們在八点鐘离开了克拉克斯頓海湾。拉曼特領队。法蘭

琪殿后。一些坚强的同志在两边裹住妇女和精神上或肉体上有毛病的男子，常常叫队伍停下来照顾掉队的人。

“停一停，法萊德力克！”

“法蘭克，噢！停一下，老弟。”

“什么事？胎痛了嗎？”

“不是，我們停下来搭乘客。”

“好——吧。前面的人听了！卖票的说停一停。”

“咳！老天爷！我白坐车子要数这一次最远了。差不多是从費柴巴德动身的，我一个子儿都没花呢。”

“他媽的，前面誰的腿那么長？”

大家彼此兴高采烈地喊着，叫队伍停下来，然后更兴高采烈地喊着催促队伍前进。

“象游客那么步行！观赏风景。你们大家可曾到这地方来玩过？”

“说实话，中间没什么不同。游客们戴着黑眼镜看风景，我们在黑夜里看风景。”

“你们大家动身时候都那么大胆，徒步走到城里去，好象指望乘出租汽车回家似的，”一个瘦削的爱说笑话的家伙说。

一个女人用逼紧着喉咙的高音调唱起一首赞美诗来。一个男低音用比她低好几个音阶的调子和着她唱。

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诉苦说，她再也走不动了。

“把孩子给我，”拉曼特说。“现在这时候特别不应该丧失勇气。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他把睡着了的孩子掬在肩上。

“你们都睡啦，傻，”他们走近甘蔗田附近一些轮廓模糊的农村小屋时，那个女人若有所思地说。狗叫了，可是小屋里没人动

彈。“安心地睡吧，我的親愛的。你們很運氣。啊，不錯……”她點點頭，仰望著那麼快樂、那麼靜穆的星星。

人群進了運動場，占滿了看台。

凱西和拉曼特走到最高的一層。拉曼特一聲不響，伸手伸腳地在一條長凳上躺下。

“象一群牲口一樣，”他嘟囔著說。“只是牲口還有人照顧。”

他的語氣是那麼失望，凱西听了，就走到他身旁，把他的頭放在她的膝上，用手摩挲著他的前額。

在他們的周圍和他們的下面，有人在打呵欠、談話、嘻笑，也有人因為躺下後占去了別人的地盤而彼此爭吵起來。

“不要划火柴！把這個亮兒吹滅！”他們聽見法蘭琪在大聲吆喝。

“拉曼特！班·拉曼特。班，噢！有誰看見班嗎？”一個男人的聲音在喊。

拉曼特呻喚了一下。凱西用手摀住了他的嘴。“別回答。你累了，應該休息。”

那喊聲越窩越遠，後來就不喊了。

凱西以為拉曼特已經睡着了，可是突然間他說道：“你還愛著包比，是不是？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你曾說過工人們如果情緒高漲，就應該罷工，那時候我就拿眼望著你。你當時是在想念他。”

她迅速地、愛撫地把兩手在他刺猬似的臉上掠過，好像要趕走他這個思想似的。“別提這個，事情已經過去了。”

“凱西，咱們結婚吧。”

“噯——噯！就這樣直截了當？不久以前，你不是說過，一個男人結了婚，就會喪失鬥志？”她的那顆心在不安地卜卜跳著。

“不是所有的男人——瞧克萊姆·潘恩！再說，你一定會跟我并肩作戰的。我們還會使彼此增加勇氣。”

她笑了。“這是談婚姻問題的時候嗎？啊，我的天！人生很滑稽，是不是？……噯一噯！你有工作嗎！你凭着什麼結婚呢？”說到這裡，她又笑了起來，可是這次笑得很歡樂。

“哈，哈，哈！”他氣沖沖地嘲笑說。“呃，去你的，別來打擾我！”說完，他把頭從她的膝上移開，隨即站立起來。

“噯一噯！難道誰也不能逗你一下，跟你開點兒玩笑？”

她又是困惑，又是傷心，離他遠遠的躺下了。她雖然乏得厲害，却睡不着，只是躺在那里嘆氣，胡思亂想。她是不是要委身于這個她所敬仰的、愛慕的、畏懼的男子？一想到跟他結婚，使她高興得發抖，同時也使她寒心。雖然她不能用言辭表達，她却知道自己對班的愛多半是由于理智而不是由于感情，可是她愛包比多却完全出于感情。跟班在一起，她覺得驕傲、安全、有倚靠。不管他領她到哪儿，她都會跟着走。但是她的本能却告訴她，她一旦屬於他的時候，他一定會想盡辦法控制住她的整個生命。這使她感到害怕。要是他動手揍她呢？他是那麼高大，那麼結實！……現在她過的日子並不壞。她的英國女主人給她十元錢一月，還管吃的。她給她姑母五元，自己留下五元。她怎麼能倚靠班來管她的吃住呢？

拉曼特也沒睡着。他覺得自己有一種極其強烈的欲望，想動手揍她，把她抱在懷里，咬她，吻她。他知道自己已經吓着了，使她心里害怕，他知道自己必須用柔情去博取她的歡心，不過他一看見她走路，聽見她說話的聲音，就按捺不住了。使他煩惱的是，她對他居然有那麼大的魅力，而她自己却並不稀罕。

“凱西！”他說。

“什么？”

“过来。”

他們周圍的黑暗中响着鼾声，还夾杂着輕輕的談話声和一个女人沒完沒結的訴苦声。

“你老是爱把人叫来叫去，”凱西向他走去，嘴里这样抱怨着。“我可不喜欢整天讓人把我叫来叫去。”

“我把你叫来叫去了？我只是請你过来坐在我旁边……我要你直截了当地告訴我——你到底跟不跟我結婚？你怕跟我結婚，是不是？为什么？”

他的直率使她惶惑不安。“这不是談婚姻問題的时候，嘿。你干嗎这样着急，嗯？等一等吧。”

“你在爱一个死人，”过了一会，他輕輕地說。“这該是多么荒謬？忘了他吧！看一看你身旁的活人。你以为我养不起你？一个人能生活的地方，两个人也能生活，你知道。”

“讓一个活人随他的高兴揍我，把我叫来叫去？嘖！瞧，班，明天我們还要赶路呢，我已經累得乏了。把这个問題擱一下，等我們回到費柴巴德以后再談吧。”

她站起来，走到她自己的那条長凳上躺下了。拉曼特也躺下了，可是他过了很久才睡着。

第二天早晨，古瓦发现近千的人在看台里，或是坐在背阴处的草地上。他們象蝗虫那样一夜工夫都来了。空中一片嗡嗡声，好象有一大群蜜蜂在飞似的。几十个人参加了游行者的行列，或者站在路旁兴奋地談着話，热烈地、指手画脚地爭論着。警察隔着一定的距离沿路站崗，不讓人們走到大路上，以免阻碍交通。

九点鐘时候，波依桑从一輛警車里出来，走入田野。他臉上挂着笑容，身上跟平时一样穿着洁白无瑕的衣服，在和衣睡了五天、沒刮臉的工人之間，他更显得特別突出。那个服裝漂亮、嘴里啣着雪茄的棕肤色男子一向象影子那样跟在他后面，这时瀟洒地晃着两手，左手上的許多戒指閃閃地发出光亮。他后面跟着副督察普利姆罗斯。

他們来到的消息，显然扰乱了田野上的人們的心，就象一陣微风扰乱了一堆落叶一样。大家都站起来，騰集到看台上去看波依桑。有几張臉上帶着怒容。也有人快慰地望着波依桑。

“哼，他們派来了警察，他們認為这样就可以攔住我們了嗎？”法蘭琪嚷道，他眼睛发紅，臉上長滿了五天沒刮的胡子。

“喂，我的朋友們，”是波依桑的声音。

好几个人同时向他呼喊。

“那家伙是个叛徒，別听那家伙說話！”法蘭琪啞着嗓子喊道。

“波依桑說什么？”

“他要我們大家都回家去。”

“讓我們白跑这許多路？”

“朋友們，”波依桑在說，“用不着你們大家都到西班牙港去。从你們中間选出两个代表来。我馬上帶他們去見殖民大臣。他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接見他們呢。”

有人欢呼起来。別的人也跟着他欢呼。

法蘭琪和他的同志們又喊道：“叛徒！”拉曼特很难使他們靜下来。他看出現在不是劝阻人們不要接受波依桑建議的时候。他們又累又餓，都乐于抓住这个机会来結束他們苦难的旅程。人群里工人党黨員和陌生人的数目要比福利会會員多的多。因

此，当几百个喉嚨喊出他的名字选他做代表的时候，他并不反对。

“别作声，想法子讓所有的妇女都坐卡車回去，”他警告法蘭琪說。“我們現在沒其他办法了。”

人們只选出一个代表——拉曼特。这件事本身就說明大家承認了福利会的領導。

拉曼特覺得自己不象是个代表，倒象是个犯人，他跟波依桑和警察們一起进了警車，直往西班牙港駛去了。

紅房子楼上阴森森的廊子里站着一个人穿制服的听差，波依桑跟他說要見殖民大臣的时候，他微笑着，点点头，几乎是快活地跟波依桑說了声“是，先生！”拉曼特覺得，他从来沒見過有比他更舒服、更无忧无虑的人了。这人的臉刮得很干淨，头发上也沒沾碎草，脚上穿着坚固的噤噤作响的靴子，走起路来跨着大步，很响，也很有自信。只是在走进殖民大臣的办公室时，他才踮起脚尖走路。他笑容滿面地回来請波依桑跟着他去，說話的声音很輕，好象是請他原諒他那噤噤作响的脚步声比波依桑还响似的。

“你坐一会儿，”波依桑对拉曼特說。“我先去跟他說一声，你跟我一起来了。”

拉曼特在廊子里兩張破旧的椅子中揀了一只坐下……

一个官員穿着一件黑色的羊駝呢外衣，腋下夾着一摞文件，向廊子里走来。他是个瘦削的、僵僵的中年男子，一張臉又瘦又紅，两只藍眼睛水汪汪的，边上还鑲着紅色的眼沿。他急急地从拉曼特身旁走过，还銳利地望了他一眼。他的嘴唇在迅速地微微动着，好象在自言自語似的。他連躡帶跑地往廊子里走去的样子，不禁使拉曼特想起一只豚鼠来。一个身强力壯、眼睛明亮

的黑人青年笑咪咪地走上樓梯，跟那个听差說了句什么話，接着敬畏地拿眼望着那扇波依桑走进去的門。可是那个听差毫不介意地打了个呵欠，把腦袋支在他的一只手上。那个黑人青年走开了，只剩下一片靜寂，一片卷宗和备忘录的靜寂。过了一会儿，那个穿黑色羊駝呢外衣的官員又連躡帶跑地回来了，还不高兴地噘着嘴。拉曼特还听见一架小心謹慎的打字机的声音。那声音好象是一只老鼠在啃食备忘录似的。

这样过了二十分鐘。

拉曼特站了起来。

“我要見殖民大臣，”他大声說。

听差的臉上露出害怕和忿怒的神色。“別在这儿吵鬧，嘿！”他說。

“我要馬上見他！”拉曼特嚷道。

老鼠啃备忘录的声音停止了。一个女人的黑腦袋从一扇轉門里探窺一下，又縮了回去。

“他就在里面，他很忙……你吵得太厉害了，嘿，坐下，你要我去叫警察嗎？”

“我正想进監牢去休息休息呢，”拉曼特說着，也不再多費唇舌，一逕向波依桑进去的那扇門走去，砰砰地大声敲着門，那听差見他这么胆大妄为，只是張大了嘴望着他，吓得目瞪口呆。

一个声音叫拉曼特进去。拉曼特沒刮胡子，头发里沾着草，衣服上滿是泥土，象一个鬼魂似的大踏步走了进去，殖民大臣一見，臉上的笑容馬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严厉的責問神气。波依桑气得臉都紅了。

“誰允許你——”总督的代表說。

“我是一千个徒步从費柴巴德走来見总督的快要餓死的男

人、女人和孩子选举出来的代表！”拉曼特用极其宏亮的声音說。“这个人”（他向波依桑晃着拳头）“故意不讓你知道这个事实，把我关在門外的过道里不管。西蒙斯先生！他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人所处的是怎么个境况，而他們这些人还不过是这个殖民地地上貧穷的、快要餓死的人的一小部分。”

拉曼特裝作只怪波依桑一个人在从中作梗，不讓他进来商談，想用这法子来平息一下殖民大臣的怒气。

拉曼特捏着的拳头，他那种象野人似的容貌，他的講話——一个不容許被人愚弄、冷淡或侮辱的聰明人的講話，都完全出乎殖民大臣的意料之外。他本来以为他只是个无知无識的人，不能写，不能讀，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象他那样的人只要讓他坐在門外不加理睬，就可以把他吓得不知所措。殖民大臣是个矮子，身高也許只有五呎五，他的微紅的头发从腦袋两边往后退縮，使他的模样显得很滑稽。他面对着这个黑人，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他的脖子和耳朵都变紅了。可是，他的态度却要归功于作一个殖民地長官所受的訓練。

“天哪！遺憾得很，这里面有了誤解，我敢担保說，尊姓？”

“拉曼特。”

“拉曼特，唔……非常遺憾。請坐下好嗎？”他站起来，把一張椅子移到前面，讓这个代表坐。“我敢說波依桑先生并不是有意这样的。你进来的时候，我們正在討論西班牙港的失业問題……拉曼特先生，这些人在路上走了几天啦？”

“五天。”

“了不得！”殖民大臣嘟囔着說。“我可以向你保證，政府很知道情况的严重。我們正在拟訂一个龐大的計劃，准备建設公用事业来讓这些人好好就业。你是个聰明人，”說到这里，他微微

放低声音，表示他要把拉曼特当知心人看待，“我觉得没有必要来提醒你，在现在这样的時候，煽动人民的情緒对有关各方面会有多大危險——”

“对不起。沒有誰要煽动人民的情緒。那簡直是发瘋。人民沒有武裝。可是即使我們想要煽动人民的情緒，那样做也是沒有必要的，因为人民的忿怒早已到达沸点了。”

拉曼特把左手一攤，开始簡洁明了地說出費柴巴德罢工的經過和罢工的原因。矮小的殖民大臣把眉毛一揚，出神地摸弄着他的吸墨紙，然后露出怜悯的微笑打断了拉曼特：“不錯，不錯。可是你一定能够了解，政府是沒法干預这类事的。你要是想組織一个工会，那是完全合法的，可是談到承認問題，就得靠劳資双方用和平方式来协商解决。采取敌对态度，在这样的時候是万分危險的。你不要忘記，跟你打交道的是一群容易激动的人，他們可不象你那么聪明。我認为，一个聪明的領袖必須記住在鼓动某些力量的時候，應該注意到这些力量可能增長得使他自己沒法控制。他必須采取一些安全措施。我很感激地說，波依桑先生作为一个工人階級的領袖，是完全意識到在他前面的各种陷阱的。他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他这样暗示拉曼特学波依桑的样，使拉曼特輕蔑地閉起嘴来。

波依桑用手指揉着他稀少的头发說：“我想用同志般的态度向我的朋友指出，在工人中間制造分裂的做法，是不能使我們获得任何好处的。”他那种因拉曼特进来而激起的暴怒还没完全平息下去。他微笑着，大声說着話，直勾勾地望着殖民大臣，好象拉曼特并不在場似的。“政府已經看到了失业的情况，正要采取措施。想利用失业情况来作自己政治資本的任何企图，就是对

工人的利益漠不关心的一种表示。需要做的是——”

但是拉曼特不讓他再說下去。“說得清楚些！干嗎繞着弯儿說話呢？你是反对罢工工人的。”

“罢工只能使工业进一步解体。”

“工人们并不关心工业上的利潤——”

“到了不得不裁掉更多的工人的时候，他們馬上就会关心了！”波依桑警告說，嘴上挂着一个嘲弄的微笑，第一次拿眼望着拉曼特。

“我想，这一点是你忽略掉的，拉曼特先生，”殖民大臣說。他好象打定什么主意似的，把手中玩弄着的一支鉛笔一扔，身子往后一靠，用指头彈着椅子的扶手。“要是非正义的罢工破坏了島上的某个經濟命脉，政府是不能袖手旁觀的。”

“請允許我問你一句：你認為什么样的罢工是正义的？”

波依桑用指头不必要地整理着領帶，把上裝的前襟揉一揉平，这些动作泄露出他內心的恼怒。矮小的殖民大臣微微一笑。“照我看来，”他回答說，“罢工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劳資双方要是有什么爭执，我看不出为什么不把問題提交为这个目的設立的法院去解决呢？”

“即使承認你的話有道理——請注意，我个人并不承認这办法是好的！——假定你的話有道理，那么你的仲裁机器又在哪儿呢？”

“目前的确沒有这样的仲裁机器。可是我可以向你保證——”說到这里，那个矮小的紅头发殖民大臣又得意揚揚地微笑起来——“政府目前正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一些必要的国家机器都可以安置起来。”

這話只有一半真实。設立这样一个法院的念头还只是剛剛

进入了他的腦子呢。他意味深長望了一望他的表。波依桑站了起来。拉曼特抗議說：

“你還沒告訴我去向人民傳達的政府意見呢。”

“你可以告訴他們說，政府正在擬訂一個開辦公用事業的計劃，在不久的將來，可以讓所有失業的人都有工作做。他們可以在報上和各州州長辦公室那里接到通知。”他站了起來。“我相信你，拉曼特先生，你在今後召開的各次會里，一定會記住今天早晨我跟你談的話的。”

拉曼特也站起來。這個矮子的自高自大激起了他滿腔無能為力的怒火，他猛可地說了聲再見，就跟着波依桑走出了房間。

第四十六章

1936年12月15日，最低工資委員會在道拉公司董事會的房間里開年內最後一次的會議。

已經開過好幾次會了——在紅房子里，在甘蔗種植園，在油田上。

在私底下，“甘蔗”認為“五金”和“雜貨”可以多出工錢，“雜貨”和“五金”都相信別人對它們有了誤解，問題的癥結在於獲利巨大的“石油”。“石油”看見事情不妙，就盡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領地偽裝起來。它實事求是地說：讓我們放聰明些，來節制一下對工人階級的同情吧，要不然在我們的慷慨之下，制糖商人和五萬個依靠他們的工人會受害的。

這時候，委員們大談其高爾夫球，喝着冰啤酒，在辦理下午的正經事情之前先鬆弛一下，而那些他們召來詰問的証人却坐在董事會房間外面的長凳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們是雅各

——那个包比多很喜爱的木料場搬运工人，一个黑妇人和三个印度人。

那个黑妇人是个肥胖、矮小、桃花心木皮色的女人，家里开着一个小飯店。她身上穿着一身廉价的淡紅色緞子衣服。她胖臉的結实皮肤上面胡乱地搽着脂粉，每一次她拿出手絹来的时候，一陣廉价香水的气味熏得那几个印度人透不过气来。

三个印度人中間有一个是老头子，有一張高貴的、長着胡子的臉，象他这样的臉容在他們这班人中間是常見的。他两只暴出来的眼睛很大、很明亮，显得非常聰明。他和两个坐在他旁边的年輕印度人一样，是个种田的雇工，不会讀也不会写英文，也說不好英国話。他只会說他的家乡話——印地語。这时候，他大胆地往四周張望着，只是帶着一种怀疑的神气，一边还毫不犹豫地向那两个年輕的印度人問話。他說話的时候，并沒想到要放低声音，有一次，他大声地咳出一口痰，就威严地迈着两只赤脚向一盆大棕櫚树走去，把痰吐在里面。

那个黑妇人見他这样，就厌恶地抿了抿嘴。她压低嗓門怯生生地跟雅各說話，可是雅各馬上用一个雇工的随便的、响亮的声音回答她，他那神情似乎說：“你要是高兴，可以見了老板害怕，这是你自己的事。可是我早已把他看透了，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收拾他。”

这几个証人听見董事室里傳出来的笑声。

“打进那个洞應該是四分。我一向是这样主張的。”

“他得到了四十八分……我說，威……”

“雅各，进来，”道拉打开門出來說，由于听了他朋友的一句什么話，臉上还挂着快乐的笑容。他跟平时一样，把左手插在燙得笔挺的褲子口袋里。他那又黑又亮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一

一条新烫好的手绢从他上衣的口袋里微微探出头来，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整洁、安乐、自满、富有和高雅的气息。“大家都进来，”他兴高采烈地随随便便说。

“是，先生！”雅各巴结地说。“喂，大伙儿，咱们进去吧，嘿。”接着又好像安慰他自己似的加了一句：“他们奈何不了你们的，嘿。”

证人进了董事室。雅各指着椅子叫他们坐，他们都一一坐下了。

农业顾问奥姆斯俾先生是这个委员分会的主席。他是个五十四岁的肥胖英国人，苍白的胖脸上倒是一团和气。他的嘴角叼着一个弯曲的烟斗，烟斗把下唇往下压，露出两颗烟污的牙齿，把他脸部的表情完全歪曲了，好象他始终在冷笑似的。他坐在一张象镜子一样亮的大桌子中央。他的右边坐着道拉，左边坐着桑，他是个英国农夫，有一个牛奶棚和一些种植朱欒、可可和顿加豆的田地。

桑那时候大概五十五岁光景，左太阳穴上凸出一些细小的青筋，下巴两边的肉往下搭拉着。他那稀少的、肮脏灰白的头发从中央往两边分开，紧紧地贴着脑壳，可是却掩盖不住它。他戴着夹鼻眼镜，眼镜斜悬在他的鼻梁上，好象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他跟着农业顾问一走进房间，马上在一把最好的椅子上坐下，开始用一种妄自尊大的口气告诉那顾问说那些可可种植主是多么希望由他来主管农业部。道拉不得不请他把主席的座位让出来。桑两瓣紧闭着的薄嘴唇往下一撇，显出一种酸溜溜的表情。

波依桑坐在桌子的一端。委员会的那个混血书记坐在另一端。

农业顧問致詞說：

“今天下午在这儿跟諸位見面，真讓我十分高兴。你們知道，总督要求我們研究出一个人賴以生活的最低費用。他不願意一个有工作的人拿到的工錢还不够他自己生活。就是为了这个原故，我們要求你們把你們的生活情况說給我們听。我希望你們大家都懂得，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你們必須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們的話。”

他向書記点了点头，那書記就用最冷淡的声音喊了声：“雅各·傑克遜！”他这还是第一次当書記，在他看来，他所担当的是最最重要的职务。

雅各把帽子放在椅子上，急煎煎地走了过去。他故意紧皺着眉头。

“坐吧，”顧問說。

可是雅各朝顧問前面軟木墊上放着的半杯冰啤酒微笑着。“沒关系，先生，我喜欢站着。”他觉得坐在他們前面是不礼貌的。

顧問吸了一口烟斗，噴了一口烟，然后从嘴上取下烟斗，說道：“你是这兒的一个搬运工人，是不是？……你再过来一些，好不好？你是不是搬运工人？……我知道了。你一个星期掙多少錢？”

“是的，先生。是的。呃……一个星期五元。”

“你只靠这几个錢过活？你沒有其他收入来源？”

“你是不是問我另外还掙不掙錢？我哪儿来的時間呢，老爷？”

“告訴我，雅各，你結了婚沒有？”

“呃——你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先生。”

“沒結婚的証人特別多，”顧問对道拉說，他立刻猜出了雅各

的意思。

“可是你总有个女人吧？”桑毫不留情地直截了当說。他显然深信当地的土人不可能有他一样的感觉。他这时脸上流露出种植园主惯有的那种不信任的神气来，象他这样的种植园主，都有种习惯了的想法，認為土著工人总有什么东西要隱藏，他應該把它揭发出来。

顧問似乎因桑的缺乏手腕而感到吃惊，他瞟了桑一眼。

“你能告訴我們你每天在食物上花多少錢嗎，雅各？”他問。

雅各抬起头来望着天花板嘟囔着說：“約莫一元錢，嗯？”

桑跳了起来。“你一个星期掙五元錢，花倒要花七元？”

“我得賒欠，老爷。”

“你有几个孩子？”

“六个，老爷。”

“在外面的有几个？”桑一边問，一边把嘴角更往下撇，同时微笑着望了顧問一眼。

但是奧姆斯俾并不理会他。“那么你得养活八个人，噯，其中沒一个是可以干活的成年人？”他跟雅各說，一边問起他的食譜来。

道拉把椅子搖来搖去，两手的指头攏在一起，唇上挂着一个不可捉摸的微笑。

“你昨天吃的什么，雅各？”奧姆斯俾一边說，一边敲出烟斗里的烟灰，重新裝上了烟絲。

“呃，牛肉，跟一点儿‘可西—可西’^①。”

“告訴我們数量，”桑說。“多少牛肉？”

① “可西—可西”(coush-coush)，一种根菜。——原注

“是，先生。約莫半磅。”

“可西—可西呢——你把这些都記下了嗎？”桑問那個書記說，一邊整了整他的夾鼻眼鏡。

“一磅半，先生，”雅各回答說。

“一磅半可西—可西！咳，瞎說，他不可能一下子吃一磅半可西—可西，”桑對顧問說。

“怎麼不可能？”波依桑問。“這也許是一種不自覺的企圖彌補飲食不足的要求。你這是撇開了質去看量。”

那幾個印度人開始用印地語彼此爭論起來。

“雅各，你這個年紀，肚里還長條蟲嗎？噯？”道拉笑了聲說，一邊拿眼望着顧問，想替桑申辯，同時想減輕一些雅各的不安。

“沒有，先生，沒有，先生！我的幾個男孩子比我吃得還多呢。”

“好吧，”顧問說，“你昨天一日三餐要是花了五毛錢，那麼你說，買給你老婆孩子吃的又該花多少錢呢？”

“呃，老爺，六個孩子，一個老婆……一共七個人；要是說一個人只吃三毛錢，那麼加起來也要兩元多錢。”

“可是你剛才說每天花在食物上的只不過一元錢呢，”桑說。

“不錯，”波依桑對他說。“因為有些日子他們不吃食物，他們吃不起。有些日子，他們得吃芒果和香蕉過活。”

大家都拿眼望着雅各，等他來証實。雅各朝着那只已經空了的啤酒杯感激地笑着說：“哈！我跟你們說，波依桑先生知道得很清楚。要是有一天院子里沒有了面包樹或者芒果樹，我不知道我們中間有些人會怎麼辦呢。”

“人可不能光靠這個生活啊！”一個雄壯的聲音宣布說，隨即看見那個有胡子的印度老头子威嚴地朝桌子走去。他穿着一條

西裝褲和一件鈕扣一直扣到脖子那里的印度上裝，头上包着一条头巾。

顧問迅速地望了道拉一眼。

“喂，拉姆薩米，怎么啦？坐下，坐下，馬上就輪到你了，”道拉用一种粗魯的、兴高采烈的口气說，他跟工人們說話的时候总是用这口气的。

但是老头子并不理会他。“有时候他也买熟的无花果和芒果吃，”他說。“什么是水果？难道只有白人吃水果和蔬菜？假若他买‘丹尼亞’^①，就要更多的錢。假若他买紅豆，也要更多的錢。还有‘普蘭頓’^②——这类食物的价錢都要比米貴。假若买鮮魚——干嗎不把鮮魚加到那个菜單里去呢？你們覺得好吃的菜，他也能吃，鮮魚的价錢也要比牛肉貴……”

波依桑在笑。“这是很好的反对理由，你們記下来，我同意他的意見。”

“好了，拉姆薩米。这位老爷把你說的話都記下来了，”道拉碰了碰奧姆斯俾的肩膀說。“你坐下吧。等会儿我們叫你名字，你再講話，好不好？”老头子回到他的座椅上，道拉又望着雅各問：“雅各，你是不是說，你跟你家里的人一星期只能吃一頓象樣的飯？”

“不，道拉先生，不，先生——！”

“昨天两点鐘时候我看見你在吃香蕉。你昨天好好吃飯了嗎？”

“吃了，先生，我是吃了飯再吃点儿香蕉的。”

① “丹尼亞”(tannia)，一种根菜。——原注

② “普蘭頓”(plantain)，一种做菜用的大香蕉。——原注

“呃，瞧，我不知道你的意見怎樣，奧姆斯俾，你知道，可是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把工人的家庭大小也考慮進去，這樣会把問題弄得複雜起來。歸根結蒂，那是他自己的事。拉瓦爾大夫說一天兩毛五分錢就能讓一個人吃飽了。他是個大夫。他的數字是值得重視的。”

“我完全同意，”桑說。

顧問翻閱着文件。“我們要收集的參考資料也包括家庭，你知道，”他回答說，吐了一口烟。“我覺得我們應該考慮的是家庭的平均人數。到現在為止，我們從証人那里看到的平均人數似乎是五個。”

“任何不包括工人家屬的工資討論，我當然是不會參加的，”波依桑直率地說。

“呃，拿雅各來說，”道拉接着往下說。“他一家八口人。八乘二十五是兩元錢一天。他要是花在食物上的錢是兩元錢一天，那麼他一個星期至少得拿十四元錢。做買賣的人可付不起這麼大的工錢。這樣会把所有的小商店都搞垮的……告訴我，雅各，你老婆做一頓飯買多少牛肉？”

大家都又拿眼望着雅各。他把頭往旁邊一歪，攤出兩手，手心朝上，做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求饒姿勢。“老爺，她至少得買三磅牛肉。那得要五毛四分錢。米，三磅——”

“不錯。呃，加起來大約有……一元錢——一元二——對不對，雅各？甚至一元五，那也比預計的要少。”

“即使他花在购买食物上的只是一元錢一天，”波依桑說，“還有衣服、醫葯、房錢這些開支怎麼算呢？”

“你是不是拖欠着房錢？”桑問。“你的老婆干活嗎？她替不替人洗衣服？你總得想辦法使你的收支相抵呀……她是替人洗

衣服的。她掙多少錢呢？……”

可是，雅各的必需費用和那位名大夫拉瓦爾所估計的有那么大的出入，到后来顧問不得不敲出烟斗里的烟灰，叹了口气，建議暫時把这問題擱一下，先討論討論穿衣問題再說。“那个穿粉紅衣服的年輕女人……”

他的話沒說完，那个書記就厉声喊道：“艾尔弗立达·彭納特！”随后干咳了一声，加了一句，“过来，过来，”一边說一边不耐煩地把头往后一仰，因为他覺得讓顧問老爷等着是不合式的。

艾尔弗立达·彭納特象鴨子似的搖搖擺擺走到桌子跟前。

“彭納特太太，”顧問說，“……請坐下，好不好？……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一个女工花在衣服上至少大概得多少錢？”

她迟疑了一下，两眼望着膝蓋，用手把衣服摩平。“請再說一遍，我沒听清楚，”她这样說，因为她沒听懂這句話的意思。

道拉又重复說了一遍。

“是的，先生。一个月三元錢。”

桑不相信地抬起他的夾鼻眼鏡，問道：“三元錢？她最低的費用？”

“等一等，”道拉說。“你是說三十六元錢一年，彭納特太太——”

“不，我是說三元錢一月。”

“呃，那就是三十六元錢一年。假若我們換一种說法。她一年要穿多少衣服？譬如說，你認為她一年要穿多少女服、女褲？”

彭納特太太把嘴一歪，表示她認為这样的话出于一个男人之口有点近于下流。“一打左右，”她簡短地回答說。

“我不十分清楚。我們到底在討論衣服呢还是女褲？”桑一边問，一边沒好气地取下他的夾鼻眼鏡，往前一弯腰。

“女褲，”顧問回答說，接着又問彭納特太太：“你的意思是說她每月要穿破一條褲子？”

波依桑的臉紅了，可是微微一笑，來掩蓋他的忿怒，一邊不住地用手攏着頭髮。

“不是，先生，”彭納特太太說。“她得留幾條替換。”

“不對，不對！”桑馬上對她說。“我們討論的是最低的數量。什麼叫作最低？你說一條褲子能穿三個月嗎？”

那黑女人把嘴一撇，輕蔑地望了他好一會兒，才回答說：“那得看衣服料子和她是不是老出汗。”

“哼，”桑顯出不滿意的樣子哼了一聲，又戴上了他的夾鼻眼鏡。

“彭納特太太，”道拉說，“昨天我跟我家裡的廚子談過這問題，她告訴我說有些人在白天根本不穿短褲的。這種話說出來也許很不入耳，你知道，而我自己也不高興問你這一類涉及私人的問題；可是我們要知道的是最低數字，你明白嗎？你的意見怎樣？”

但是彭納特太太實在受不住了。“呃，我不能回答你這一問題。我從來不過問別人的私事。”說完，她就站起來準備走了。

顧問先生的空烟斗壓下了下唇的一角，他似乎在拿眼瞞她。他拿起一張文件的一角，望着它嘟囔着說：“……一種不幸的夸大趨向。在目前的情況下，這是很可以理解的，我想……我們生怕自己會受到什麼損失。話雖這麼說，這還是不幸的……我們叫拉姆薩米過來，好不好？非常感謝你，彭納特太太，”他抬起頭，結束了他的話。“你對我們的幫助非常大……”

第四十七章

1936年11月，乔在工人福利会某种程度的支援下，竞选获胜进了市议会。

他当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议会提议提高扫街和清道夫的工資。议会里大资本集团的代表群起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提高工資，就一定会不可避免地有必要提高捐稅。

“你这是什么存心？”一个声音沙哑、身材矮小健壯的葡萄牙人問，“从穷人那儿弄錢来付給穷人？”

“一点也不是，”乔回答說，“如果万一有必要提高捐稅弄錢的話，我們就想办法多征收工商业稅。”

这使那个健壯的葡萄牙人更生气了；他所关心的并不是房租漲价或者水費漲价，他只是怕自己的職員們会觉得有理由向他要求更高的工錢。

艾利亞斯老头跟几个清道夫一起坐在旁听席的長椅上，看样子似乎比任何人都要关心。

“这孩子瘋了，嘿，这孩子瘋了——簡直象只瘋狗！”他低声重复說，一边張大了嘴，臉上露出一種恐懼的表情望着他周圍的那些臉孔。同时他心里想：“我的錯！我有什么权利給他一千两百元錢讓他到这儿來說這些話呢？天哪，天哪！這世界上沒太平日子了。”

但是，这个提案也遭到议会里某些工人党黨員的反对。他們很生乔的气，因为他偷了他們的“电”；他們攻击的不是这提案本身，而是攻击計劃的“空洞”、“照它現在的方式怎样行不通”以及他本人缺乏經驗等等。波依桑的代表，那个銜着雪茄、衣飾講

究的棕肤色家伙，指責乔想利用这个提案来充实他的政治資本，事实上他明明知道某一些議員早已要提出他們自己的提高工資的計劃了。另一个工人黨員宣稱那个壯健的葡萄牙人的意見是对的：要提高工資，除了提高捐稅以外，还有什么別的办法？提高捐稅的这个重担，除了穷人，又有誰来負呢……？

但是最后，市長波依桑終於指派了一个委員會，由乔当主席，来研究这个問題。

四个月过去了。已經到了1937年3月。那个委員會自从成立以后，还只开过一次会。

三月間，在一次公开的會議上，那个長着象鷹那么凶惡瘦臉的、衣飾講究的棕肤色家伙提出責問，問去年十一月間成立的那个委員會到底怎样了。他特別討厌乔。这一点可以在他斬釘截鐵地說下面這句話的神气里看出来，他說：“我很想知道那委員會怎么样了！”說着，他側轉身子臉向桌子，从他銳利的牙齒間取下雪茄，在他旁边那些人的头上噴了口烟。

“我知道那个委員會只开过一次会，”市長回答說。

“那么我建議重新成立一个委員會，”那个棕肤色家伙開口說。

乔打断了他的話。“主席先生，在这位議員散布他平日的那种烟幕之前，我想先應該讓我以委員會里一个委員的身份，把情況說明一下。”

“你指的什么烟幕，是不是你自己將要散布的那陣烟幕？”棕肤色家伙怒氣勃勃地說。

市長給了乔发言权。乔解釋說，在这个四人委員會中，有一个委員病了三个月，另外两个休假离开了这个殖民地，結果沒有办法，只好开一次会。再說……

乔繼續跟市長講話，可是听他說話的人似乎很少。两个議員驀地站起来到廊子里去窃窃私議了。（“他們在搞什么陰謀詭計？”这个念头在乔的腦子里閃过。）那个健壯的葡萄牙人两只小眼睛昏昏沉沉，好象他头上挨了一棍子似的，他把那个穿制服的勤务員叫来，那勤务員恭恭敬敬地从他手里接过一个銀币走了出去。另一个議員在忙着猜报上的縱橫字謎。他是个漂亮的印度人，年紀約在三十左右，身上穿的衣服很講究，只是他有个习惯，老是伸着脖子，把脖子扭来扭去，好象他的領子太紧了似的。他一边猜字謎，一边这样不住地扭动脖子。另一个非常丑的黑人在一心一意地挖鼻子，两眼出神地望着外面廣場上的树梢。那个勤务員回来了，手里拿着滿滿一大杯冰葡萄汁放在那个健壯的葡萄牙人面前。这似乎喚醒了另外两个議員，他們也把勤务員叫来，指着那个健壯汉子面前的杯子低声跟他說了什么，同时把銀币塞到他手里。在旁听席長椅上，一个老头子已經睡着了。另外一些人叹着气，或者皺着眉头諦听着，好象心里很痛苦似的。但是艾利亞斯老头聚精会神地看着他的儿子。他臉上的表情很象一个看体育表演的观众，睜大了眼睛象着了迷似的在看一个体育家的大胆表演，覺得他任何时刻都可能从高竹竿上摔下来，跌得粉身碎骨，可是他漸漸惊异地发现那运动家原是个惯于此道的老手，于是就打算替他喝采。

“清道夫們提出的关于保障健康的最低要求，例如手套和高統橡皮靴子等，都被忽略了。我想主席先生不是不知道这些男女清道夫中間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赤着脚在街上和深溝里行走，听任十二指腸虫摆布。这个議會已經决定重新修訂市工程师的薪水。在我看来，那些清道夫更应当受到照顧。沒有他們，整个城市的健康卫生会在二十四小时內受到威胁。”

乔坐了下来。市議會里是禁止鼓掌喝采的，所以艾利亞斯老头微笑着望了望他身边坐着的人，一个开小藥舖的黑人。

“他是我的儿子，你知道吗？他是我的儿子！”

“講得好，嘿——很有力！”藥店老板說。

那个健壯的葡萄牙人站了起来。他左手的胖指头上戴着两个粗大的金戒指。他解开上裝，把他两只又小又胖的手放在背后的上衣里面，用一种庄严的沙嘎声音說：“我不知道艾利亞斯先生最后的一句話是不是企图用罢工来威胁。我希望不是。罢工是坏事情。誰也不能从罢工得到好处——”

“要罢工的不是清道夫們，而是你們这样的人逼迫他們走这条路的，”乔插嘴說，并沒站起来。

“你不能到石头里去抽血——”

“对你自己來說，这句話是很对的，”那个玩着字謎的印度人插嘴說。

乔笑了。那个健壯的家伙沒有敏捷作答的口才，就干咳着扫清一下喉嚨，鼓起了腮帮想保持他的威严神气，然后接下去說：“我剛才說过，我們的財政力量不是沒有限止的。最低工資委员会的报告剛剛发表不久。报告上是怎么說的？它說六毛九分錢一天是合理的最低工資。那个委员会里的人都是工商界人士。他們不是整天猜字謎消磨時間的，他們都是社会上受人尊敬的人士。我們給清道夫多少工錢？一天九毛錢。我們沒有剝削任何人。我們也許願意多出工錢，可是不象話的是，我們竟讓自己因为受到威胁而——”

那个挖着鼻子的黑人說：“你看过那报告嗎？”

“是的，我看过那报告了。”

“你看了衣服一項沒有？”

“呃，我約略看了些——”

市長用小木槌敲着桌子，可是那黑人并不理会他，只是提高了声音繼續說：“你是不是同意一年两条短褲够一个女人穿了？”

桌子周圍哄起了一阵笑声。旁听席的長椅上有一个响亮的声音說：“不够！”市長停止了笑，狠狠地敲着說：“旁听席上要是再有人发表議論，我就宣布散会！”

“主席先生，”健壯的葡萄牙人說，“誰要是說政府打算把工人的工資压低到这个水平，那是不对的。政府只是說这是低到不能再低的最低工資。”

“可是你如果相信这一点，那你干嗎要跟清道夫作对呢？”乔再一次打断他的話說。

“市長先生！我請求你运用一下你的职权！”那胖子用沙啞的声音嚷道，一边鼓起了腮帮，連两撇小胡子都豎了起来。他轉过身来对乔說：“我不比市長更跟工人作对！那份报告是由他签字的。”

“我沒在报告上签字，”波依桑微笑着說。“我提出了一个少数派的报告。我始終反对作出象現在这样的結論。”

“面对事实！”那黑人向葡萄牙人吆喝說。

“那个解釋‘事实’的、五个字母的字是什么？”那印度人問，一边用鉛笔敲着报纸。

“市長先生，你怎么不掌握会场？”

“你坐下，我就容易掌握会场了，柴維亞先生。”

“你以为做了市長，就可以随便命令我嗎？”

“坐下，嘿！”那个叼着雪茄的棕肤色家伙吆喝說。

“主席先生，”乔說，“我認为这次討論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一个委员会早已成立了。它哪一方面也不受最低工資委员会所

作的决定的約束。”

“我非常同意，”波依桑說。

市長雖然同意他的請求結束辯論，乔仍舊沒有坐下。他早已表示過他要提出一個議案，要求政府考慮普及市議會的選舉權。他現在開始陳述要求通過這個提案的理由。

突然間，那個在猜字謎的印度人伸了一個懶腰，迅速地扭了扭脖子，顯出一種厭惡的神情把鉛筆丟在一旁。

“這是一個議程問題，主席先生，”他站起來說。“這個議會不能負責提出關於普及選舉權的要求。這問題完全在我們的職權範圍以外——”

“去年十一月，你向你的選民講話的時候，可沒想到這問題在我們的職權之外！”乔插嘴說，一邊用一個指頭指着他。“我湊巧出席過你的一次競選會。我聽見你說過選舉權排斥了工人群眾，剝奪了他們的聲音。”

“干嗎這麼不誠實？你歪曲了我的話，我根本不是這樣說的——”

“不誠實？”乔吆喝說，有點動氣了。“你比得上我嗎——！”

那印度人猛地一扭脖子，打斷他的話說：“我不從象你這樣的流氓分子那里接受指示！你是在公開地支持和鼓勵人民中間最壞的壞分子。如果能照我的意思做，你們這班人早就都進了監牢了——”

“無聊！廢話！象你這樣微不足道的人才做不到呢。”

艾利亞斯老頭向他周圍的那些臉孔微笑着。

波依桑重重地敲了一下他的小木槌。

乔開始就他的提案作起演講來；可是所有那些站在他一邊反對那個健壯家伙的人，這時都站到健壯家伙一邊來反對他了。

只有一个人附議他的提案，而且也“仅仅是为了討論一下这問題”。大家馬上象群狗抓住一只鞋子似的抓住了这提案，把它撕得粉碎。

“你把那些赤脚的、无知无識的人弄进議會来，安的是什么心？”

“一些不能讀、不能写的人！这儿不是运动場，”那印度人說。

“存心要把这个議會变成全世界的笑料……”

“我們是在这儿領導那班人。难道能指望他們来統治一个有十万人人口的城市？……”那个挖鼻孔的丑黑人說。

有些人不肯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提案，只是一笑置之。也有人自降身份攻击这提案，把它罵得一錢不值。

“不成，不成，那不是一件好事，”艾利亞斯老头关切地对那个藥房老板說。“那不是一件好事，嘿！”

可是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見，于是旁听席長椅上的人們开始压低了声音彼此爭論起来。

波依桑要大家恢复秩序。他試圖不讓已經站起来的乔說話，此外也有好几个人吆喝着叫他坐下，可是乔坚持他作答的权利。

“你們当中有些人，”乔說，“似乎以为对我的提案一笑置之，就能讓我显得可笑，事实上真正显出傻相的却是你們自己。这桌上，”他嘆着，把胳膊一揮，表示他看不起与会的每一个人，只看得起他自己。“沒一个人曾表现出他是懂得这个国家內人民大众的情况的。不景气算是过去了，然而挨餓的人，在街头流浪着找工作的人，却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多。这些人需要一个发言的声音！那声音在哪里呢？它不在报上，因为报上沒人在支

持人民。它不在工会里，因为那样的劳动者議會并不存在。我們得讓人民发出声音来，要不然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会在这个国家里发展起来。面对着目前的实际情况，你們不但不采取现实的态度，反而把头埋到恐惧的沙里去了。你們怕失去你們的席位。你們非常清楚，根据现在的这个选举法，你們并不真正代表人民——尽管法律規定，任何人只要一月付五元錢捐稅，就可以获得选民的資格。有千千万万个人沒法获得这样的資格呢！我警告議會，要想永远压抑人民的不平是不可能的。它迟早会冲破一个缺口。那时候，我們大家就都有危險被这个城市里猪狗不如的賤民們的正义的怒潮冲走。我要說的就是这些。”

可是那个丑黑人又挖起鼻子来了，那个印度人也重新猜起字謎来，还有一个人望了时鐘一眼，悄悄地站起来离开議會走了。不过艾利亞斯老头却張大了嘴凝視着他那口若悬河的儿子，心中赞叹不已。

第四十八章

那天晚上十点鐘光景，乔听見有人敲前門，就出去开門。来人是送信的，說艾利亞斯老头突然之間死了。

“死了！”乔嚷道。“我的父亲——你不会弄錯吧？”他生怕被他母亲听見，就把送信的人帶了出去，要他解釋解釋清楚，好象这个送信人應該对艾利亞斯老头的死負責似的。

情形大概是这样的：艾利亞斯老头离开議會以后，就直接到他姘居的一个女人家里去了，在那里他突然患了中风。那女人請来了医生，但是老头子不到一个鐘头就死去了。

乔記住了那女人家里的地址，把送信人打发走，慢慢地走回

到屋內，不知道怎样把这消息告訴他母亲听好。“人！多脆弱的
一种生物！”他心里想，倒不是为了他父亲伤心，而是担忧他自己
年輕的生命，他現在覺得自己的生命似乎充滿希望了。他突然
吃惊地發現，三个鐘头前他的提案沒有通过，他心里是多么生
气。

“我怎么去跟媽媽說呢？”他自己問自己。他并不怕她伤心，
好久以来，他們老夫妇之間早就沒有感情可言了；他害怕的是他
母亲听到这消息以后的震惊和对她虛弱的身子的影响。他走到
門边，漫不經心地輕輕敲起門来。

“誰呀？”一个响亮的声音沒好气地問。

“是我。”

“等一等……好了，进来吧！”

乔进去了。“听我說，媽媽，別讓你自己激动。有人剛通知
我一些关于爸爸的不愉快的消息。”

她馬上从床上坐起来。“什么？又中风了？”

“不錯。他們請来了医生，可是沒治好。”

“他在哪儿？在医院里嗎？你應該打电话給奧·勃里恩大
夫，”她說，并不懂得乔說的“沒治好”是什么意思。

使他吃惊和狼狽的是，当他准备着言辞要說出他父亲已經
死了的时候，他的眼睛上和唇間竟浮現出快乐的笑容来。他剛
才說話的时候已經走近床边，这时候他只好轉过身去掩藏臉上
的表情，同时用手摸弄着梳粧台上的首飾盒。

“誰也沒法帮助爸爸了，”他說。“他們剛派了个送信的人来
告訴我說，他在一个鐘头前死了。”

“死了！”她嚷道。“在哪儿？”

“柴姆普迪胡同的一家人家……別去計較这个了，現在一切

都完了。”他不願意說那是他姘居的一个女人的家里，可是她心下明白。他控制住面部的表情以后，又回过身来看她。她臉上的痛苦神情赶走了他心中的快乐。他試圖安慰她，可是她大声把他赶走，一边掙扎着从床上起来，开始穿衣服。

“走！別讓他呆在那儿，”她嚷道。

乔走了出去，打电话給殯仪館叫他們馬上把他父亲的尸体搬回家来。他听见他母亲跌跌撞撞地、可是迅速地迈着她虛弱的两腿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叫醒了睡在家里的女佣人蓓拉，由于她心里激动，竟向那姑娘吆喝着、威吓着。孩子們也都醒了。他們听说他們的父亲死了，又看見蓓拉衣衫不整、赤着脚乱忙一气，她的臉上还显出一种又是恐惧又是怜悯的庄严神情，他們都害怕地窃窃私語起来，那最小的男孩子听了更吓得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屋子里弥漫着一种悲伤、忙乱和恐惧地期待的气氛。

艾利亞斯老头在第二天下葬了。

那天乔第一次望着他父亲的尸体的时候，心里又是恐惧又是憎惡。邪惡的、冰冷的、威勦的死神目不轉睛地在拿眼瞪他，他赶紧走开回到他自己的房里。“說起来也許可怕，可是現在他一死，我們大家的日子就会快乐了，”他这样想，試圖摆脱掉他心中那种恐惧的感觉。但是他做不到。他心中激发起一种沉重的怜悯感情，既怜悯他父亲，也怜悯他自己。“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心里想，忘記了他自己和他母亲过去曾怎样为老头子的行为生气。“我們中間又有誰有办法不使我們成为我們現在那样呢？我們的命运难道是我們自己决定的嗎？”他軟綿綿地躺在床上，覺得自己已經完全落在一个不知名的力量的手里，那力量

按照它神秘的、不可捉摸的意志塑造了人类。

过了一会儿，他从床上起来，又回到他母亲的房间里去看尸体。那尸体把他吓呆了；这一团快要腐臭的皮肉在几个小时以前，竟是一个有知觉、有思想的人。可是他在他母亲房间的门槛上煞住了脚步。她已经屈着她衰老的双膝跪在棺材旁边。她那披着一头散乱的灰白头发的脑袋靠着棺材，两手紧紧地扳着它。她悄悄地呜咽着，哭泣着，并没有注意到她儿子的进来。只是在这时候，乔才明白他父亲的死不光是一切人——不管好人还是坏人——都要临到的不舒服的结局，而且也是一个爱人的丧失，是某个人心中最亲切的记忆的消失，是随之而来的痛苦的孤独。跟她一起经历过她生命中最重要事件的人，曾经爱过她、后来又使她不断痛哭流涕的人，已经消失在黑暗中了。她在哭那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不过她主要哭的还是她自己的一生，她眼见自己的一生也快到末日了。

乔踮着脚尖走开，轻轻地随手把门带上。过道里，他的最小的十岁的弟弟正在跟他的姊姊打架，扯她的头发。他弟弟本来是个漂亮的孩子，生有光滑的、没有斑疤的皮肤、忧郁的棕色眼睛和一头浓密得出奇的黑头发，可是现在，他的脸完全变了相，显出一种怒不可遏的、准备复仇的坚决神气，打算趁现在还有时间而且没人阻拦的时候跟他的姊姊算账。对他来说，今天家里的不平常气氛就表现于他可以享受的个人自由中；没人管教他，威吓他说要去告诉他母亲，或者给他做不愉快的功课来折磨他。他因为好奇，想去看看房间里停放着的棺材，曾经向门边走去，就在那时被他姊姊揍了几下。

“住手！”乔挥动两只胳膊，用一种响亮的、恶狠狠的低语说。

那小孩看见他哥哥脸上那种恐惧、痛苦和忿怒交织在一起

的表情，不由得害怕起来，馬上逃走了。一种應該趁机会好好利用一下他目前还能享受的自由的感覺和一种想看一下棺材的病态的好奇心理在他心中交杂在一起。他去躲在佣人房間后面的番石榴樹中間，开始用石块打起母鷄来。接着他听見了他姊姊的哭声和佣人們庄严的、低低的談話声，一种忧愁和不安全的感覺湧上了他的心头，他也开始哭了起来，不过哭得很輕，不叫別人听見……

老头子的产业比艾利亞斯太太估計的要多得多。全部財產，保括两片店和存在銀行里的現款在內，約值四十萬元錢。如果說老头子曾經把乔的一千二百元錢从他承繼的遺產里取出来，那么他后来准是又把那笔錢放回去了，因为遺囑里并沒提到这一点。乔拿到了三萬元現款和四处产业，那些产业每月可以使他有五百元進款。此外，他作为两个鋪子的經理，每月可以拿到一千元錢，同时还可以跟他母亲、弟弟、妹妹們一起分紅……

照顧家庭，管理店鋪，收取房租，这一切責任現在都落在乔身上了。他深深地愛着他母亲，始終覺得他跟她在精神上很接近。他立刻关怀到她一直不曾有过的許多享受。他坚持她應該有一輛汽車和一个司机，虽然由于多年来的习惯，她說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只是“浪費金錢”。他慫恿她帶着孩子到小島上去度一个月的假期。趁她不在家的时候，他把房屋又重新油漆了一遍。他买了新的家具，定做了些新的幕帘。他母亲喜欢这所房子，不願意搬家，因此他把房子裝璜了一下，想以此来抹掉过去的愉快記憶。这些改变很使她高兴；可是一个人年紀越大，也就越講实际，所以当她帶着一种內疚的心情喜悅地左右环顧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話是：“啊，乔！这該花多少錢呀！”等到他告

訴她花了多少錢以后，她又加了一句：“真不少錢！你花这么多錢干什么？”

“媽媽，把过去忘了吧，”乔說着，把手一揮，好象要把过去揮掉似的。“你很早就應該享受这一切了。你并不穷，你知道，”他意味深長地放低声音加了一句。

艾利亞斯太太身上湧起了一个新的生命之泉。这个泉的泉源不仅在于她知道自已經濟上有了自由，而且也在于她大儿子对她的爱以及她对四个还需要教育和尚未結婚的孩子越来越大的責任感中。艾丽娜的老朋友艾丽卡現在有了一個孩子。她帶着孩子整天跟她母亲呆在一起。艾利亞斯太太圍繞在青春和它的要求中間，是不可能变老的。在一个朋友們极力向乔推荐的医生的照料下，她減輕了一些过分的体重，她的腿好了許多，她向每个人吆喝的声音也比以前响了好些。在乔看来，随着他父亲的去世，她精神上也除去了一个使她窒息的惡性的毒瘤。

但是，乔一方面虽然极尽人子之道，日日孝敬他的母亲，另一方面，他却跟他父亲一样，很少为那些給他創造財富的工人的需要着想。乔从进議会的那一时刻起，就成了他鋪子里全体职员工人眼里的英雄。当乔維護清道夫的事业，向議会里的反对派提出严厉批評的时候，工人們見了他都向他微笑，向他祝賀，甚至在他脾气暴躁的父亲跟前也不諱避。艾利亞斯老头死了以后，他們都覺得現在他儿子总可以用一种比較实惠的方式来表示他对工人群众的好意了——增加他們的工資，使他們的日子好过一些。他們一个个地偷偷去接近乔，每人都想第一个去开辟这个黄金之源，以为只要一开口，准能有求必应。乔那种忿怒的惊异使他們大家都吃了一惊。

“可是我才接管呢，”他說。“我不知道生意怎样，是不是賺

錢。你們得等到这个財政年度完了的時候再說。”

他的父亲从来不借錢給職員，可是現在他們都來向乔開口了，有人借錢埋葬母亲，有人借錢替孩子动手术，也有人借錢逃避法警的迫害。乔沒法拒絕。他把錢照數給了。但是他借錢給他們的時候，嘴里却嘆着氣，在他們看來，他嘆氣的樣子完全跟他的父亲一樣。

“天哪，天哪！這情況非中止不可！”乔一邊數着錢櫃里的借條，一邊自言自語地嘟囔着說。“不成，嘿，這樣下去是不成的。”他好象覺得自己快要破產了似的。他想起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姊妹們都要靠鋪子和房租生活、受教育、找職業。他兩手捧住頭，清楚地知道他在議會里所說的話和他在這兒鋪子里想法自保的迫切欲望是相矛盾的。“不錯，不錯，他們的工資應該有一些調整，可是不能在這個財政年度結束之前調整。此外，凡是不好好幹活兒的，我都不能留他們在這兒！”他象替自己辯護似的自言自語說。“歸根結蒂，叫我有什麼辦法？這是個殘酷的世界。嗎哪^①不再從天上掉下來了。”

乔還沒习惯于怎樣來安慰自己的良心；這些他覺得不得不作的讓步使他心里很激動。他穿好上裝，到他一個叙利亞朋友的鋪子里去了。這個朋友是乔一樣的小商人，希望在商會里增加他的盟友，組成一個集團，來反對正在壟斷某些商業部門的大商人。他曾經邀請乔參加商會。乔一向把自己看作是牽制商業掠奪人民的一種力量，他從這個角度考慮了一下參加商會的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他自己在人民心中引起的猜疑將會超過他在商會中可能獲得的任何勢力，因此他打定了主意，告訴他朋

① 以色列人漂泊荒野時上帝所賜的食物，見聖經舊約出埃及記第16章。

友說他不能參加……

乔尽管极力想避免被牽連到一些有关商业、政治或社交的阴谋詭計中去，可是事实上，由于金錢給了他权力，由于他又是一个又年輕又有条件的單身汉，他想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不久，他就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跟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圈子。一些有錢的叙利亞人，一些認為“招一个叙利亞人做女塔总比招黑鬼好”的白多黑少的商人，都邀請乔去参加舞会，把他介紹給他們的女儿。他成了叙利亞俱樂部的會員，而且当选了委員會的委員。他放弃了办杂志——他不再有时间，而且那杂志在他心目中也已經不重要了。乔不再象过去那样，服裝随便，或者不穿上裝到处跑，襪衫的袖子在他強壯的胳膊上擡得老高。現在，他的衣著总是很講究，他那寬寬的肩膀、小小的屁股穿了时式的衣服，显得很漂亮，很引人注目。他也吸起烟斗来，这样，在他流露出来的那种不可一世的、怡然自得的神气之外，又添上了一种瀟洒的风度。

他刚开始掌管那两月鋪子的时候，曾花了一百多元錢給他的唱机添置了一些新唱片。那时他总防备着不讓他那些薪水菲薄的職員們知道他买唱片的事，好象觉得花这么多錢买唱片簡直是一种罪惡。可是过了两个月，他一經习惯了他自己那个新的地位，就会毫不迟疑地打电话給乐器鋪，向它們訂購他所需要的一切。

乔新买的电唱机和唱片始終是他自己和安德烈快乐的源泉。他們常常在周末举行音乐会。

有一天，安德烈听说乔已同意不逼着要馬上增加清道夫的工資。委員會已經提議跟政府談判借款。乔同意等政府作出决定后再說。安德烈表示吃惊。乔回答說：

“你总是抱那么天真的看法。人生，尤其是政治生活，不过是彼此妥协而已。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老弟。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物和愿望必须结合成一体，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彼此妥协。”

“可是，清道夫懂得这个吗？”

乔气愤地把眉头一皱。“你要我怎么办？把我的策略降低到清道夫的水平吗？”说着他把手一挥。“听我说，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加了一句，同时用手拍了下胸膛。

“不错，清道夫也是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回答说。

他看出乔所处的地位是不值得羡慕的，他一身同时处在两个阵营之中。不过他也知道情况所以这样，并不是乔的过错。他一方面觉得这问题总有办法解决，一方面却又意识到自己对于政治事务既无知又缺乏经验，因此他没有作声。

第四十九章

自从安德烈到格茵妮丝家作了那次决定命运的拜访以后，一连好几个星期，格茵妮丝都由着殖民大臣的儿子向她献殷勤。阿瑟·西蒙斯完全被美丽的格茵妮丝迷住了。她是那么傲慢，那么富于生命的活力，害得他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在这几个星期内，安德烈始终等待着格茵妮丝来信或来电话，可是他空等了几个星期。他虽然曾向乔暗示过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而日子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他的虚荣心所受的创伤也越来越深重，但他总是没法抛弃跟她言归于好的一线希望。他一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就把房门锁上，往床上一躺，两眼直瞪着天花板。他忘不了普利姆罗斯两只红润结实的手和他

手上金黄色的汗毛，也忘不了奥斯本法官和他之間的那陣枯燥的、暴风雨之前的寧靜。一种使他臉上發燒的羞恥感攪得他心神不寧。那种虛度年华的感覺始終沉沉地壓在他的心頭。他不再拉小提琴了。德·古德萊先生關切地看到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不过他什麼也不說，只是嘆着氣，搖了搖手中的時代報，把它舉得更高一些。

最後，有一天，安德烈接到一張格茵妮絲給他的便條，指定了一個地點，要他开着汽車去會她。

他渾身戰顫着，沒法思想，象在夢境里似的等着她的腳步，心中怀着恐懼，生怕有什麼意外事情阻止他倆的會面……她笑容滿面地來會他了，從她那喜悅的神情里同時可以看出，她似乎在求他原諒她在他心中所引起的那麼些苦惱。失望揪着了他的心。過去她跟他見面的時候，臉上總是顯露出強烈的愛情，一種生怕被人發現的恐懼神色，和一種決計把任何阻礙她的人踩在腳底下的堅決表情。現在，她這種又是喜悅又是忤悔的表情告訴了安德烈他所不願承認的事情——她已經不愛他了，她只是想知道她是不是還能牢牢地抓住他的心。他為她所受的那些痛苦，她是沒法理解的，而且也不想理解。“我已經好久沒跟你調情了，”她的笑容意味深長地說。

他沒帶她到海邊去：那會使他回憶起一去不復返的往事。可是當他把汽車開出大路只有他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他握住了她的手說：“我愛你，格茵。關於我們的將來，你下了什麼決心沒有？”

她迅速地舉起兩手攬住了他的脖子。“咱們這會兒別談這個吧。”

“咱們什麼時候談呢？”

她沒馬上回答，过一会儿，却用好話劝他說：“咱們象現在这样不是挺快活嗎？”

他搖了搖頭，伤心得沒法回答。

“咱們走吧，”最后他低声說，把汽車倒出去回到大路上。

她气忿忿地把头发往后一洒，交叉着两臂默默地坐在車廂的角落里……

接着是好几个星期更难受的日子。安德烈象一条魚那样，看見船越駛越近，就白費力气地拚命掙扎着跳出水面，想恢复自由。可是鈎子却不住地往他心里扎。他沒法把鈎子——他占有格茵妮絲的欲望——整个儿地从他內臟里拔出来。

格茵妮絲坚定不移。她一想到自己將要失去对安德烈的控制，就覺得自己的自尊心受了很大的損害，因此她毫无顧忌地打電話給他，写信給他，作空洞的諾言，跟他調情时的热情是空前的。那个鈎子始終深深地埋在安德烈的心中。

然而，安德烈也有他最好、最高貴的一面。他懂得只有把那个鈎子拔出来，才能消除他心中的无限煩惱。他开始覺得，并不是到那时候生活会变得沒有意义，而是象現在这样自暴自弃，不顧廉恥，他的生活才是真沒有意义，他还覺得，只要他一旦去掉了那鈎子，他就会重新获得他的自尊心，在生活中找到新的快乐……

一个星期日早晨，他蹣跚着坐在一把椅子上听唱片。他放了一张莫扎特交响乐的唱片。他有好久，的确有好久好久沒听音乐了。外面正下着毛毛雨。整个早上，天空里都挂着一片棉絮似的、憐稀稀的白云，把太阳和天空遮掩住了。

“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誰强迫我自暴自弃了？”他听着听着莫扎特G調交响乐的慢板，忽然冒出了这样一个思想。于是

突然間，那悅耳的慢板仿佛随着越来越高的小提琴声音冲破了一道厚厚的幕帘，使他恍然大悟，只要他一旦放弃格茵妮絲，生命就会重新开始，变得快乐、自由、朝气蓬勃。“不錯，使我自暴自弃，使我自暴自弃！”安德烈嘟囔着，从椅上起来，觉得心胸顿时开朗起来，他的这个难题终于解决了，他已经毫不动摇地下定决心了。他立刻感觉到他自己身上最善良的本質占了上风，随着小提琴的声音越升越高。外面，云已经散开，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蔚藍色的天空現了出来，他看見下面花园里花草的叶子沾着雨珠，在閃閃发亮。“可爱极了！”他大声嚷了出来，一方面受了音乐的感动，一方面也被那道跟戶外剛透出来的阳光相吻合的、他內心中的新的光芒感动了。微风吹散了云霧，越来越多的藍天出現了。“天哪！”他心里想，一边諦听着下面几节最动人心魄的乐曲。他想禱告，感謝上帝賜給他这道美丽得出奇的光芒，使他能从狹小的自我中超脫出来。他整个身心都洋溢着不能用言語形容的喜悅、对生命的愛和那种又是感激又是輕松的感觉。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不讓那种奇妙的感觉受到扰乱，一边快乐无比地凝視着花园里的花草，那些花草这时候已浸浴在阳光里，迎着微风在輕輕晃动。树上的枝叶搖曳不停，好象渴望着随风而去，枝叶的水珠落在潮湿的泥土地上，由地上散发出一种醉人的、帶着青春气息的芳香。

慢板完了。下一張唱片落在轉盤上，奏起小步舞曲来。安德烈諦听着，噙着快乐的眼泪望着外面的树木。树木伸長了胳膊，似乎在向风說：“等一等！帶我們去吧。”

“不，我什么也不說，”他想，“什么也不跟她說。”想到这里，他生怕自己会軟弱下来，就馬上从抽屜里拿出她送給他的礼物——一張照片、一根領帶別針和一些信——把照片和信撕碎，把

別針折斷，讓復仇的怒火在他心底燃燒起來。“讓她看看勝利是屬於誰的！”可是這“勝利”兩字，卻又把他從暫時飛升到的高峯上拉了下來。他心中湧起了一陣不愉快的感覺，覺得這簡直是自己糟蹋自己，同時又一心想重新獲得不久之前充斥他心頭的那種純潔的感覺，因此他奔下樓去到外面的風頭里，穿過植物花園，沿着大法官夫人路爬上綠樹成蔭的山坡，到後來整個城市都歷歷在目了，他覺得自己好像登上了世界的最高峯……

安德烈雖然拒絕參加破壞罷工，卻沒有象他担心的那樣因而失去工作。巴卡因為做到了新麵包公司的一半生意，心裡高興非常，所以他雖然越來越討厭安德烈，也越來越疑心他，卻還留下他工作。

安德烈為了尋找工作，常常在南方整整呆上三天。他晚上在他聖弗拿多的姐姐家裡過夜，天一亮就出發到瀝青湖、西派里亞和費柴巴德去找工作。他遇到了拉曼特，甚至还參加了他的一些會議，跟他的友誼也一天深似一天。

象一顆每日在生長的葡萄藤那樣不受人注意，格茵妮絲已經纏住了安德烈的心靈，差一點把它窒息死了。不過他以強者的姿態掙扎了出來。他象一棵在雨季里迅速成長的小樹，已經擺脫了她的束縛，透出黑暗的森林見了陽光。他避開了那些舊日的聖克萊朋友，每天跟工人們一起廝混，不自覺地親身體驗着他那個階級和環境一向教導他要他輕視的那些男男女女的生活。安德烈所以跟這些人一起廝混，並不只是因為他工作上需要，也並不只是因為他為了要把格茵妮絲忘掉，他這樣做，主要是因為他不能再象過去那樣對待生活了。

在費柴巴德的時候，他參加了一次鄉村音樂會，有人跟他介紹了一個當教員的二十歲的黑種姑娘，名字叫作蓓基。音樂會

结束后是跳舞。安德烈为蓓基留了下来，跟她跳舞，直到清晨两点才动身回圣弗拿多。

蓓基相貌平常，可是人很聪明，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的日子。她自信得有点过分，喜欢大声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一边还指手画脚地做着手势。“她太沾沾自喜了！”一些女人会怀着恶意妒忌地这样说她。她常常昂起了头，微微把头往旁边一歪，直勾勾地盯着人看，好象在说：“呃——你对我怎么个看法？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她的这种举止风度立刻吸引住了安德烈，因为安德烈自己为人腼腆，缺乏自信。

她父亲是个油田上的工人。她十二岁的时候得到了一笔奖学金，进了高中，后来获得了当教员的资格。她和全村的人都认为这是个很大的成就，因为要不然的话，她只可能去当佣人，最多也不过到铺子里去当一个职员。蓓基只要自己菲薄得可怜的薪水负担得起，总是打扮得很整齐。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她总带着一把伞。她走路的时候不慌不忙，左右顾盼，显然有点怡然自得。要不是她父亲耐着心一声不响地长时间忍受着火样的烈日，除了知道自己总算没有失业外简直拿不到什么报酬，要不是她母亲整日替白人老板洗熨衣服，蓓基是决不可能受什么教育的。她父亲是向命运和那些无法对抗的强者妥协的牺牲者。然而蓓基汲取了时代的精神。她不是从她父亲那里而是从其他一些工人那里，得知了在她周围发展的斗争的一些实况。她站在战斗者的一边。

安德烈从结识蓓基的那一天起，每逢到费柴巴德去总要到她家里去拜望她。她有一般黑人常有的那种美丽匀称的身段，皮肤跟丝绸那样光滑好看。安德烈和蓓基一起跳舞的时候，两人都觉得兴奋。起初她在他跟前有点忸怩，显然在纳罕象他那

样白皮肤的人，为什么要跟她那种阶级和肤色的人一起厮混。但是安德烈的舞跳得那么出色，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又显得那么自然，那么一点也不掩饰他心中的高兴，她很快就受了感动，跟他接近起来，别的姑娘们见到她勾引住这样的舞侣，都很忌妒她。

蓓基清楚地知道，不管在他这方面或在她自己这方面，都谈不上爱情两字。他们两人都知道，要他打破他们生活在里面的这个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是绝对办不到的。可是安德烈每星期都要去看她，或是带她出去看电影。他知道自己跟她在一起，向她献殷勤，能使她心里高兴，想到这一点他心里也很得意。他需要靠这来减轻他内心的创痛。安德烈是那么热中于这方面，因此他明知道要是他本阶级的人发现了他的这种古怪行径，他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他也置之度外了。然而安德烈也喜欢蓓基本人：她的才智吸引住他，她的身段使他觉得兴奋……

他跟蓓基相识已有四个星期。那天他们看完电影一起回家。天气有点寒意，蓓基在汽车里向他靠得更攏了一些。安德烈用一只胳膊搂住了她。她并不反对轻微的调情，可是他的下一动作使她大吃一惊。他停住了车，迅速地吻她脸、脖子和胸脯上光滑的皮肤。她猛烈地把他推了开去。“你怎么啦！”她嚷道。泪水湧到她的眼里。他这种象畜生似的一时冲动，他这种好象以为她是黑人就可以随便对待她的行为，使她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安德烈马上慚愧起来。他一方面生他自己的气，一方面也生她的气，立刻向她道歉。汽车抵达蓓基家的时候，她跳下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奔到屋内去了……

这一时期内，格茵妮丝也没闲着。她写信给安德烈，他并不

答复。她打电话给他约他见面。他回答说不可能，也没有用。

有一天星期日晚上，菲丽丝·劳里默打电话给安德烈，说有非常重要的事跟他商量，请他马上到她家里去见她。安德烈立刻怀疑到能促使菲丽丝打电话给他的重要事情一定是格茵妮丝·奥斯本。他先打定主意说他不能来——接着又改变了主意。他要把他对格茵妮丝的决心告诉菲丽丝，用这方法来伤格茵妮丝的心。

他到了劳里默家以后，菲丽丝一直把他带到她的房间里。他刚看出半暗的房间里藏着一个人，而且这人就是格茵妮丝，菲丽丝已经偷偷地溜出了房间，而且随手把门带上了。

安德烈又是畏惧，又是快乐。格茵妮丝很快地走上来，握住了他的两手。她两眼湿漉漉的，脸上半带着笑容，显露出她一种想征服他、要他唯命是从的坚决意志，一种请他宽恕的恳求，和一种生怕从此以后无法控制他的恐惧。她的手很凉。安德烈后来觉得，就是这两只他过去一向觉得是温暖的、可是现在变凉了的手，促使他把她抱在怀里，吻她的嘴唇。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嘴里嘟囔了一句“原来是这么回事！”心里羞愤交集。“你喜欢在黑暗的角落里跟我调情，这样谁也疑心不到你对我的那些下流感情。你只要心里高兴，我得随时听你使唤。你这个剥削者！你是你那个阶级的典型。我不爱你，别妄想我还爱你！”

说完这话，安德烈怀着一颗痛楚万分的心，把她推开，急急地跑出了房间和那所屋子……

* * *

格茵妮丝并不知道一切已经完了。她依旧不断打电话，写便条，派人送信给他。不过安德烈从来不答理她。他对蓓基的

尊敬和他对格茵妮絲的輕視成反比例成長。随着他对蓓基和拉曼特越来越深的真摯友誼，他对工人階級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了。

1937年1月，蓓基邀請他去參加她的生日舞會。在她生日的那天晚上，安德烈在去她家的路上看見了拉曼特，就停住車問他到哪儿去。

“去看潘恩。你知道他已經失業了嗎？不錯。他的境況很不好，”拉曼特說，他說起克萊姆·潘恩的時候，聲音里總帶着那種特殊的驕傲語調。“雖然他不是油管工人，跟罷工也沒什麼關係，他們還是把他開除了。”

“呃，上來吧，”安德烈說，他當時駕駛着公司里的汽車。“我送你到那兒去。他住在什麼地方？呃，告訴我，他現在是怎樣過日子的？”

拉曼特開始告訴他關於潘恩的情況，可是突然間岔開了話頭說：“你穿的很齊整。是跳舞去嗎？”

“去參加舞會。”

“哪兒？”

“蓓基·沙羅門家裏。”

“你似乎跟她很熟，”拉曼特說着，仔細地看了他一眼。“你是個奇怪的人物，古德萊。你跟奧斯本法官先生的女兒訂了婚嗎？”

安德烈懂得拉曼特所以把法官叫作“奧斯本法官先生”，是存心要表示出他看不起象安德烈那樣為自己的膚色感到羞恥的人。同時他也有點懷疑安德烈對蓓基的友誼。

“沙羅門小姐不是個傻子，你知道嗎，”他加了一句。

“我從來沒跟法官的女兒訂過婚。不管怎樣，我已經跟那班人斷絕來往了。”

“蓓基·沙罗門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拉曼特接下去說，“尽管她受过正統教育，却还是在工人們的一边。正統教育会削弱一个人斗争的意志，你知道不？它教导人們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赶牛的人也有被赶的牛，还說牛只要安分守己做牛，可以比赶牛人还要快乐。那是它所信奉的公道和真理的‘不变的’原則之一。他們讓我們黑人和印度人去受正統教育的时候，同时也讓我們脱离了自已的人民。可是蓓基与众不同……你說你已經跟那班人断絕来往了，那是怎么回事？你現在还到国家俱乐部那类地方去嗎？”

“不去了。那班人在我眼里已經不值什么了，班。”

拉曼特又銳利地看了他一眼。“是什么促使你下定这个决心的？对你來說这是个极其重要的决定！你現在站在工人这边了？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安德烈想了一想。“我說不准是什么促使我下定这样的决心的，”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說。“听我說：那个圈子里的人不要我。我自己那个帶肤色圈子里的人只是在某种条件下才需要我。这两个圈子里的人都沒什么东西給我。再說，一个接近群众的人，怎么会不明白我們的閑暇和富貴生活，都是建筑在他們的背上的？只有他們才最有权利享受这种閑暇和富貴。”

“你說的是真心話嗎，古德萊？”

“当然是的。”

“我向你祝賀！这是个偉大的决定！你知道是什么道理嗎？因为这决定是由你的良心作出的。你要跟你那个圈子决裂，那对你說是个巨大的斗争。他們会一辈子恨你。他們会逼得你走投无路。他們会設法讓你失业。要是你說的話是真的，你将永远成为他們的弃儿。你在看什么書？”他突然問。

“眼下不在看什么。”

“你必须学习，学习！你应该重新把你自己教育一番。我可以借一些书给你——不过你看完以后必须还我！这些书可以帮助你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向左转！对了。就在这儿停下吧。再见，安德烈。他妈的这扇门是怎样开的？现在汽车上克罗咪的小玩艺儿是那么多，很难把摇窗子的把手跟门的把手区别出来……有空来看我，安德烈，我很高兴跟你谈谈。再见！”

拉曼特走了。过去，他总是管安德烈叫“古德莱”。现在他竟乐于向安德烈直呼其名了，这使安德烈心里很高兴；他觉得拉曼特终于真正把他当作朋友看待了。

第五十章

艾丽娜虽然找到了工作，可是并不快乐。除了她本份的工作以外，她的中国老板胡还要她在他新开设的一家椰子油厂里兼秘书的职务。艾丽娜不但要用打字机替他打出一切来往信件，不管业务上的或私人的都要她打，而且还得代他拟稿，因为他受的教育不多，中英文的文理都不通。她做了这许多额外工作，每星期却只多挣五毛钱。

她开始工作是在1936年7月底。铺子的财政年度在1937年3月结束。四月初，在一天工作完毕之后，胡举办了一个茶话会招待他的全体职员。办公室里一块搭在活动架上的木板上面，陈列着许多糕饼、三明治、普通饮料和廉价酒类。一个小时以前，胡还发给每个人红利。他给了艾丽娜十五元。

那天她回到家里，发现她母亲正用低沉的声音在跟理查小姐聊天，理查小姐自从两年前借走五元钱以后，一直没到她们家

来过。

“噯—噯！呃！艾丽娜，你好，亲爱的？”理查小姐怯生生地說，她心里有数，知道艾丽娜并不喜欢她，同时一看见艾丽娜突然到来，她的胖臉上和狡猾的小眼睛里，馬上显露出一種諂媚的表情，表示对这个站在她面前的年輕女人十分欽慕。“我上次看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大孩子呢，奧萊麗亞。可是現在，亲爱的——噯—噯！你的女儿長成一个漂亮的女人了，是不是，却利？……你好嗎，亲爱的？”使艾丽娜煩惱的是，这个假惺惺的老婆子說到这里，甚至还拭掉眼睛里的一些泪水。

艾丽娜并不知道理查小姐流出这些泪水，为的是希望再从她母亲那里借一笔錢，虽然她过去欠的錢还没归还。剛才主要是理查小姐一个人在說話的低声交談并不如艾丽娜想象的那樣是在聊天，而是在訴苦——那是她开口借錢之前的一种預备攻勢和外交手腕。

艾丽娜出去做晚飯了。理查小姐这次倒是沒留下来吃飯。她答应明天再来：她要在艾丽娜不在的时候开口。

吃飯的时候，艾丽娜告訴她母亲說她拿到了十五元錢紅利。亨力克斯太太臉上立刻容光焕发起来。

“什么！紅利？噯，他正是个好人，嘿！除了你以外，还有別人拿到紅利嗎？”

艾丽娜告訴她說每一个人，連看門的在內，都拿到了紅利，并說事实上正如很久以前乔說的那樣，这不过是借故不付給他們象样的工錢的一种法子。她母亲听了，只是回答說：

“可是他很慷慨，艾丽娜。每一个人？他有許多職員呢。想一想，这要花掉他多少錢啊！”

艾丽娜說：“咱們忘掉他吧，咱們把他們全都忘掉了吧，媽

媽。”

她拿不定主意怎样支配这笔紅利，想要跟她母亲商量一下。她們需要的东西是那么多。她應該拿这錢付一个月的房錢呢，还是去把押在当鋪里的洗盤缸贖出来……？

可是突然間，她母亲用一种她所完全不熟悉的、甜言蜜語的哄人口氣說：“艾麗娜，你能借理查小姐十元錢嗎？可怜东西，嘿！她的情况真是坏透了。她有好几天沒吃东西了。現在她要再不付房錢，收賬的就要把她赶出去啦。她沒地方可以去！她所以沒留下来吃飯，只是因为她覺得你并不喜欢她。”

艾麗娜随着哭了起来——并不是为了理查小姐，而是为了她母亲那种矯揉造作的甜言蜜語口氣，为了她周圍所有的人——所有这班男男女女——为了生存，都不得不自暴自弃，妄自菲薄。

“媽媽，理查小姐拿不到我的一分錢！”她流着泪激动地說。“我宁可把所有的錢都給李。理查小姐知道你這人心腸特別軟。她是在睜着眼睛說瞎話，想利用你来讓她自己發財。她的境况根本不象我們这样困难，她也知道我看出这一点，因此她不敢見我！为了这笔可怜的十五元錢，我身上的血都变成水了——”她打住了話头，泪水滾滾地流了下来。她想到自己做了那么多工作，而那个她賴以为生的胡却一点也不能欣賞，想到这里，她紧紧地咬着嘴唇，不讓自己哭出声来。

亨力克斯太太窘了，臉漲得緋紅。“呃，那只是基督徒的慈善心，”她厉声說，一边从桌旁站起来。“那是你自己的錢，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我不能要，我不能眼看着朋友受苦不給——”

“基督徒的慈善心？什么是基督徒的慈善心？”艾麗娜情緒

激动地打断她。“做一个百万富翁的奴隶？为了他，不得不含羞忍辱地生活，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不得不向他卑躬屈节？为什么光是我们必须有基督徒的慈善心？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向这种人斗争。”

亨力克斯太太开始大声替理查小姐辩护起来，不过她自己也感觉到她不是在替理查小姐辩护，她多半还是在替她自己和她过去的那些慷慨行为辩护。

艾丽娜回到她自己的房间里。最使她伤心的是，这笔似乎发出臭气的十五元钱，竟引起她跟她母亲吵起架来。现在她开始盘算着怎样使用这笔钱，可以不让她母亲转借给理查小姐。她不敢拿它付房租：她怕她母亲因而挪用那笔已经攒积起来准备付房租的钱。她也不敢拿它去贖取洗盥缸，生怕她母亲重新把它当掉。她决定去买一些布来给她母亲和自己做些衣服，再给她们每人买一双她们早已非常需要的鞋……

第二天下午，艾丽娜到公共图书馆去借书。她聚精会神地正在看一本书的结尾部分，看看那本书是不是适合她的兴味，突然间一个可爱的声音叫她说：“艾丽娜！”她猛地一惊。“不，不可能是他！”她心里想。

可是来的人正是他——安德烈。他们已经有一年没见面了。她心中湧起一阵惊喜交集、疑惑不定的感觉，这种感觉也在她的脸上显露出来。

“噢……哈罗……我在找一本书，”她喘吁吁地说，说完就后悔起来，好象觉得她是在为自己申辩似的。她感觉到热血从她的丹田湧起，一直湧到她的两颊，她的心也跳得快起来。

她在“书”这个字上加重语气的声调，又把所有旧日的芳醇

气氛帶回給安德烈了。

“什么書？”他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問，想用这来掩飾他久梗在心中的对她的内疚。“‘从此快活地生活在一起’？‘我以法律的名义逮捕你’？还是‘再見吧，’他气息奄奄地說着，倒了下去——你要哪一种？”

她本来在找一本偵探小說，可是在他面前，她觉得看这类書很不好意思，她要想看一些能使他对她发生兴趣的書。

“哪一种也不是，”她笑着說，无法遏止她觉得从自己眼睛里和整个灵魂里冒出来的光輝。“我要一本好書。阿細亞姑娘那本書多么富有詩意！我看了两遍。我觉得自己仿佛就在月光下似的！”

几个月前，乔曾經告訴艾丽娜說，安德烈跟格茵妮絲的关系已經断了。她听了这消息，真遏止不住內心的喜悅。那天她在日記里写道：“能安慰一下你所愛的人，該是多么美妙啊！”

“讓我瞧，讓我瞧……”安德烈这样嘟囔着，他的手指在長長一溜的書脊上划过。艾丽娜怕他找到一本合适的書。那时候他会說声再見就离开她嗎？

“看这本試試，”他說。

她迅速地翻閱着那本書。“你这一向在干什么？”她問，并沒抬起頭來。

“在一个圈子里繞来繞去，想找出哪边是左，哪边是右。”

“那么你找出了沒有？”她抬起頭來。

“大体上說，找到了。”

“你的小提琴呢？”

“荒廢了——咱們別談这个吧……我又开始拉了。不过我心里老想：‘有什么用？为誰拉？’”他絕望地把手一揮。“告訴我

一些你自己的情况吧。”

“我工作了，”艾丽娜告诉他，一边往房间里面走去，以便不让几个走近他们的女人听到他们的谈话。

“喜欢吗？”

她耸了耸肩膀。“在某种程度上。”

“我也觉得这样，”他说。“被关在我们周围生活的圈子里——没法成长！”

“对了！”她立刻同意他的看法，说的时候几乎怀着热情。

她说话的口气引起了他的好奇。艾丽娜跟以前不一样了。接着是沉默，这沉默对他们俩似乎都很痛苦。“我可以来看你吗？”“请你到我家来跟我谈谈吧，”这就是他俩站在那些轻轻在他们周围走动的人们中间心里想说而未说的话。

“我该走了，”她嘟囔着说。

他陪着她走了出去。

“你不借书吗？”她问。

“哦，当然，我忘了！”他回答说。“跟我一起上楼去吧，好不好，艾丽娜？”

她跟他一起上了楼。安德烈选了本关于西印度奴隶时代的历史……

他们缓步踱回家去，在他们看来，好象每走一步，都在加速这次快乐的会见的结束。他们彼此打岔，想一气儿说出一切的话。他告诉她关于巴卡、面包工人罢工、阿诺德·华尔卡等等的事……

“哦，你现在住在这儿，”他们走到她门口停住的时候，他打住了话头这样说。

“是的……你进来坐会儿好吗？”突然间她换了一种冷冷的、

漠不关心的口气，好象他进去也好，不进去也好，她都无所谓。

“当然啦。我正希望你请我进去呢。”

艾丽娜奔进屋去。“妈妈，我回来啦！”她高声嚷道；同时，她知道她母亲在纳闷跟她一起进来的人是谁，就加了一句：“是安德烈。”

安德烈在嘀咕亨利克斯太太不知将怎样接待他。其实他大可不必忧虑。她把头伸到门边，从隔壁的房间里兴高采烈地跟他打招呼。

“好嗎，孩子，你好嗎？”她嚷道。

“很好！你呢？”

“还不错，嘿。我正忙着做晚饭呢。”

艾丽娜恨不得她母亲立刻转身走开。她希望独自个儿跟安德烈在一起。她开始谈论起胡来，谈他怎样对待他的职员们，她在那儿工作以后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以及胡做了些什么不法的买卖。她还告诉他职员们对那次分红和“茶会”是怎么反应的。

“我觉得脏——脏！”她说。

“是的。这样的感觉我是太熟悉了！”他同意说。“这是资本主义的臭气——”

“不错，我也是这样想的——它发出臭气，”艾丽娜打断他说。

“我们还没打定主意心甘情愿地接受它，”安德烈接下去说，“就是因为这个原故，我们没法习惯这样的气味。我们要自找出路。”

“有什么出路嗎？”她问，两只诚实的、信赖人的黑眼睛盯住他。

他看出，这两只眼睛跟一年前他曾恋爱过的那个女学生的眼睛完全不一样了。她已經成了一个有思想的女人，正在努力寻找門徑通向一个更美滿的生活。

“有的，有出路，只有一条出路！”他回答說。“我們跟千百万其他的人必須学会怎样团結起来摧毁这个制度。这制度象个巫师的徒弟一样，已經招来一些強大的力量，这些力量一旦获得了自由，就能够，也一定会摧毁这个制度。你和我，油田上和甘蔗种植园里的工人，以及依旧受資本主义統治的世界里所有的工人，都渴望自由。我們要是彼此分裂，你想吃我、我要吃你，那就沒法获得自由了。”安德烈把他新結識的朋友蓓基的为人描繪給她听。“她这人誠实、勇敢，斗争的意志坚决。我特別欽佩的是她对自己的肤色所感到的驕傲——”

“因为这样的事是很少見的，”艾丽娜打断他說，同时心想，他这人是多么好、多么高貴啊。

“你說的对。非常少見。同时她也很欽佩拉曼特。我現在越来越了解他了，艾丽娜。他是个非常有自信心的人，他意志的坚强是惊人的！我十分尊敬他。他就在为那个中心目标而斗争——争取工人阶级的团結来反对資本主义。也許在我們这个时代我們得不到自由，可是我們，你和我，都不應該因此而袖手旁觀——”

“艾丽娜！”亨力克斯太太喊道。

“已經到走的时候了嗎？”安德烈恋恋不舍地想，这时候艾丽娜已跳起来向她母亲奔去，一边嘱咐他說：“等一等，等一等！”

亨力克斯太太压低了声音对艾丽娜說：“晚飯已經做好了。你要是願意，就請他吃一点吧。”

“媽媽，你去請他！”艾丽娜低声恳求說。

“噯——噯！他不是来看我的，亲爱的。应该是你去请他。”

“不，媽媽，我不能去——哦，好吧！”說着，艾丽娜两只眼睛閃閃地放着光，又回到起居室里。

安德烈站起来說他應該走了。

“不，別走！”她說。“留下来吃晚飯吧——好不好？我还要听你多談些关于拉曼特的事呢。我們可以在吃过飯以后再談。”

“来了不速之客……麻煩你們了……”他不知怎么說好，心里却很高兴。

“是的，媽媽，他說他留下来吃飯！”艾丽娜喜悅地喊道。

“来吧！”亨力克斯太太回答說，又笑容滿面地从門边探出头来。

安德烈有好久沒度过这样快乐的黄昏了。他的杯子上有一道裂痕，艾丽娜想跟他換一只。可是安德烈說：“不，这只杯子大。把它倒滿吧，我饑得很呢！”

“乖乖地听话，”艾丽娜說着，拿走了杯子，含笑地另外又倒了一杯。

“你拿換一只好杯子做借口，倒把一只大的拿走了，”他說。

大家都笑了。

“好吃得很！”安德烈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炸香蕉丁，一边这样說。“你們可知道，我过去从来沒吃过？”

“不可能！”艾丽娜說。“至少你生的总吃过吧？”

“白活了半輩子，亲爱的，”亨力克斯太太嘴里塞得滿滿地說。

那張小桌子实在太小，連三个人都坐不下。他們的腿在桌底下相碰，艾丽娜的膝蓋上有一股热气，一碰到就使他象触电似的覺得渾身一陣刺痒。桌上放了三付杯盤，一些菜盆，一只面包

盤和一只热气騰騰的可可壺，早把桌面摆滿了，不見一点空隙。可是安德烈却覺得这是他吃得最有滋味、最开心的一頓飯。

吃完飯，亨力克斯太太把他們赶了出去，說是她要洗碗了。安德烈和艾丽娜回到起居室里繼續談天。

九点敲了好久，安德烈才站起来告辞。他心里实在舍不得走，勉强地站了起来，可是这一次艾丽娜并不留他。安德烈走出她們家的时候，覺得自己好象从一个短促的、奇妙的梦中醒过来似的，帶着新的勇气、更坚强的意志进入了这个现实的世界，而且他对人生的看法也得到了启发，完全跟以前不同了。

“为什么要怨天尤人呢？”他想。“生命充滿了希望。它并不象我过去想象的那样已經停止，而是在不断前进——胜利地前进！”

艾丽娜半夜沒睡着。她閉上眼睛，微笑着，蠕动着脚趾，蹣縮着身子，打算睡覺。可是睡魔却迟迟不来。她睜开眼睛，坐起来，睜着两只明亮的眼睛瞪着黑暗。她偷偷地溜出后門，抬起头来望着天上的星星，飽吸着夜晚的清凉空气。他臉上的每一个表情又在她眼前現了出来，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这个为她深爱的人性格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可爱特征。她覺得自己的身心都燃起了生命和爱情之火。她喜悅地笑出声来，同时泪水，快乐的泪水，湧到了她的喉头，梗住了她。

安德烈对格茵妮絲的記憶犹新，暫時還沒心緒跟任何人談恋爱。然而他珍惜艾丽娜对他的感情：他覺得以这感情的深度和純洁性來說，在男女之爱中实在是很少見的。那一次拜訪只是以后一系列拜訪的开始。艾丽娜的斗争和問題跟他的完全一样。她相信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更美好的生活，因为她渴望着

一个更好的生活，而且他告訴她說这是可能的。他知道他到底爱不爱艾丽娜的老問題会重新出現。但是他不能，也沒有停下来考虑这問題，因为艾丽娜对他的信仰以及对他正在摸索的光明的信仰，是他不可少的精神粮食。因此他繼續不断地去看她。

第五十一章

法蘭琪、彭納特、潘恩和几十个其他同志不得不換了假名字到其他油田上去做工。可是那次游行示威以后三个月，在1937年2月間，潘恩、法蘭琪和其他許多工人又失业了，其中有些人是因为經理們发现了他們的假名，有些人是因为当了階級斗士，但是大多数人失业是因为油田在减少生产。

他們这些人中間的境况要数潘恩最坏。他生着肺病，营养既不好、又不足，身体衰弱异常，他所找的工作都是他力不从心、勉强支持的。老板也看到这一点，就把他打发走了。

“他應該到医院里去才是，”他說。

“去干嗎？”潘恩生气地說。“你以为我怕死？我只要一口气在，就要工作。在医院里我会死得更快。”

潘恩有六个星期沒付房錢了。女房东很同情他，对他很有耐心，可是她自己也是靠着房錢糊口的，所以最后不得不把潘恩赶了出去。潘恩和他的一家子人去到村外的叢林里，住在一个荒蕪的小屋中。这小屋本是一个在附近种菜园子的农民的。光是一次旱灾就把那农夫从他自己的土地上赶跑了。他回到村子里，依旧去干他旧日的营生——做鞋匠。这个小窩棚年久失修，屋頂早已漏了，窗子也掉了下来，木头的台阶都爛掉了。潘恩把两个窗戶釘上木板，把第三个窗戶用麻袋遮住，再借来一把鋸子，

用一只裝威士忌酒的空箱修好台阶。他沒法爬上屋頂，只好把他的兩張床鋪擱在雨水漏不到的地方，然後再用各種空的盆罐來盛漏下來的水。屋子周圍，碧綠的亂叢棵子長得象一道圍牆，里面有鳥兒的尖叫声，大蜥蜴和壁虎的悉率聲，以及各種昆蟲颼颼的飛動聲和鳴聲，一些陌生人驟到這里，都會嚇得心戰胆驚。白天，亂叢棵子的呼吸從三面向他們噴來，溫暖得象是一只野獸的呼吸。剩下的一面是一小塊草木長得不算怎麼密的坡地，通向泥溝和熱氣騰騰的大路。潘恩殺死了三只比他的手掌還大的毛茸茸的黑色袋蜘蛛。晚上，那長長一條人迹不到的土地上的蠍子對睡着的孩子們是一個威脅。

他們一家人就靠着潘恩的妻子洗衣服、熨衣服掙的錢過活。但是她掙的錢有限，因為她肚里又有了孩子，覺得整天彎着腰在木桶上洗衣服累得有點吃不消。四個孩子中有三個帮着他們的母親洗衣服，雖然最大的孩子還不到十歲。他們到白人老板那裏去拿髒衣服，一大捆一大捆頂在頭上帶回家來。他們用水桶去挑水，到最近的那個水管子去差不多有四分之一哩路。朋友們送給潘恩兩只從油田上偷來的油桶。他接上竹管，讓屋頂上的雨水流到桶里儲起來。

潘恩住到這個小屋已有一個星期了，拉曼特却還一點不知道：潘恩很少談起他個人的困難。拉曼特在一次會上從別的同志那裏聽到了他朋友的困苦境況。潘恩沒出席那次會。開完會，已經是九點半，拉曼特和凱西叫醒美國佬，向他買了一包食物——面包和火腿，几罐煉乳，一些米。美國佬聽說是買給潘恩的，就把關在籠子裏的兩只雞拿出一只來。凱西高高兴兴地把那只咯咯叫着的雞接了過去。

“你只收這只雞的錢，”她試探着說。“是不是？”

美国佬笑了。“好吧。牛奶和米不要錢。那家伙是个好人。”

“好！再加一罐薩門魚，”拉曼特馬上說。

美国佬捆扎好两大包食物。拉曼特一个胳肢窩底下夾一包，凱西拿着雞，他們就一起向潘恩家中走去。从美国佬的鋪子到他們家大概要走半个鐘头的路。

時間已經过了十点。村子里的灯火已經灭了。拉曼特当时精神沮丧，心境很不好，看見那片黑暗和农村生活的落后，覺得很煩惱。“还是油田区的村子呢，”他心里想。“那儿是最后的一道光灭了……一个人死的时候生命也是这样消逝的。”紧接着又想到：“留在后面的是一片黑暗。”但是他馬上又批判了这个想法。不过他腦里虽在批判，心中却不由自主地在想：“我活着的时候是绝对看不到什么变化的了。黑暗，只是黑暗！”

凱西的心中却很开心，他們离开村子越远，走进漆黑的叢林越深，她心里也就越快乐。凱西不由得拿自己的命运跟潘恩的相比較。她很高兴自己有个家，而且不挨餓。她怀着敬意瞟了拉曼特一眼。她是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給他的。她想起他現在这样做正是为了潘恩，更煽起了她对他的爱情之火。

“今天晚上沒有月光？”她問。他沒有回答，她于是又說：“你干嗎这么沉默，班？你在想什么？”

“这是个可怕的斗争，”他慢吞吞地低声回答說，好象不願意給第三者听到似的。“一个残酷无情的斗争。我們都会死去，看不到斗争的結束。你懂得这一点嗎？”

“我們中間誰也沒覺得这个斗争是容易的。不过我們怎么办呢？”

“凱西，除了你，我对誰也不会說这話的，可是有时候，我会怀疑我們是不是能在这个斗争中得到什么好处。我看見我們中

間有些人是多么害怕，我們的意志是多么消沉，心里就会怀疑这样地斗争有什么用。最最可怕的东西就是这个：我們的意志消沉了！”

“你这是什么話，嘿——別說了！黑人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见过人們象現在这样富于斗争性。現在不是說泄气話的时候。要是我們活着看不见变化，那么我們的孩子会看見的。”

“你和我的孩子？”他輕輕地問。

“愛一愛！我不是这样說的，可不是嗎？”她笑了。“呃，我从来不曾說过！……看月亮，”她改口說，声音里帶着喜悅。

拉曼特一想到她声音里的这种喜悅不光是因为看見月亮的原故，他的心不禁跳起来。

一輪昏暗的、輪廓模糊的月亮慢慢地从树梢上升起来。那天下午落过雨，树叶上的水珠在月亮下閃閃发亮。路上到处是長長的影子。两边的树叢里傳來蚱蜢困乏高亢的嘈杂叫声。除此以外，拉曼特和凱西的脚步声是这个寂靜的夜間唯一的声响。

“月光有时候是不是会使你觉得悲哀？”凱西問。

她的沙哑的声音似乎在嘲弄他。自从那次游行示威以后，她总是不肯跟他接近。她扰乱了他的思想和睡眠，妨碍了他对他的同志們应尽的职責，他每想到这一点，同时发现自己沒有力量占有她，就恨不得把她撕成两半；有一次，他在大庭广众之間怒冲冲地責备她沒有发动更多的佣人來参加會議。

“我的整个生命已經献給了一个目标！”他用一种演戏似的声音嚷，他的嘴唇变得煞白，不住地顫抖着。“我現在老实告訴你們大伙儿，誰要是想阻撓我，誰就得付出重大的代价！这不是什么交际場的茶会，我們都是受压迫的工人，我們面前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

他的話沒說完，她就站起來，含譏帶諷地笑着攻擊他。“你把自己看成什麼人了？耶穌基督？你現在想要尋找一個十字架——”

“我問過你願不願意擔當組織她們這個工作。你誠誠懇懇地答應過我——”

“我跟你說過到我休息的那一天……！”

他們在會場上彼此吆喝。法蘭琪用手摀着嘴竊笑着。他知道惹拉曼特生氣的不是因為凱西忽視了她的工作，而是因為她一個勁地拒絕他的求愛。而凱西也知道這一點。在這場爭吵當中，她向他頂了最後的一句，就離開了會場。她一路飲泣着回家，迅速地擦着眼睛；想到他竟能使她哭起來，不由得叫她生氣。第二天，拉曼特向她請罪，請她原諒他。她悄悄地責備了他一頓為什麼要在大庭廣眾之間羞恥她，也就原諒他了……

“悲哀，不錯，”這時候他停頓了一會兒以後說，“因為它是那麼會騙人。在美麗的月光能使我高興之前，我必須知道在那個閃亮的屋頂底下，有一個工人吃飽了肚子，生活得很舒服。”

他朝潘恩的小屋那里翹了翹下巴，那小屋這時已經看得見了。它的鐵屋頂在月光下閃閃發亮。小屋本身隱沒在黑暗中，可是屋子周圍，有月光照出來的參差的樹影，有蟋蟀和蚱蜢的鳴聲，有雨水從竹管子里滴進儲滿了水的鋼油桶時候發出的嘀嗒聲，有落下來的水滴閃出來的亮光——這僅是一個工人和他的妻兒所住的最沒落的垃圾窩，可是外面卻籠罩着一層閃亮的、富有詩意的外殼。

他們從潘恩砍下的兩棵椰子樹樹干上穿過泥溝。就在這時候，凱西聽見有鼓聲從離小屋數百碼遠的地方傳來。

“沙哥人的鼓聲，”她悄沒聲兒地說。夜色的一切魅力頓時

都从她眼前消失了。一种觉得她自己没法抗拒奥岡的感觉使她毛骨悚然。在那些神的眼里，她那种想躲避他们、否认他们的企图，不是最明显不过的么？她那种对他们的负疚心理越发加深了她的恐惧。

她手里的那只鸡感觉出她已经停住脚步，就害怕地咯咯叫起来，白费力气地拍着翅膀挣扎。凱西握得更紧了一些，她的指头紧紧地捏住了它温暖多肉的翅膀底部。

“我要是把它绑在这儿，蛇会来把它吃掉的，”她想，这时她对周围一切都感到害怕了。

拉曼特重重地敲着门，嘴里喊道：“克萊姆！”

门开了，一个女人长长的、包着头巾的脑袋在她身后蜡烛光的映照下，轮廓很是分明。

“不在！”她厉声说。

“我正要看你。是我——班！”拉曼特说。

她放他们进去了。她显然患着头疼：她的两个太阳穴上都涂着软软的蜡烛油^①，上面还贴着一小方块棕色的纸。两个大一点的女儿一起睡在搁在空箱子上面的木板上。木板上面铺着一条旧褥子。屋里放着两张床，有一张上面睡着一个两岁的男孩，他躺在五岁大的姐姐旁边，张大了嘴睡得正香。一个破烂不堪的空餐具架上，一小截蜡烛在一个香烟罐盖里燃烧着。这个不通风的房间里有一股强烈的腐臭味。遮在一个窗口上的麻袋裂了一道口子，一缕月光从这道口子里射进来；可是那个破烂的餐具架摆在窗边，挡住了这缕月光，不让它照进房来。潘恩的妻子蘿西跟她那个阶级里的许多人一样，认为晚上的凉空气对

① 一种当药用的油燭，不是用来点亮的。——原注

身体有害，不贊成她丈夫光用一只麻袋遮住窗戶。

蘿西長得又瘦又窄，她的臉和胳膊都很瘦長，她的奶房虽然还算飽滿，也是長長的，她衣服的腰身也是長的，她那发亮的脛骨和赤着的脚也一样。凱西有好些时候沒看見她了，在她看来，連續的半飢半飽的日子似乎跟一个人拉橡皮筋那样把她拉長了。她的声音低沉宏亮，好象是从她心底深处发出来似的。她属于那类直心腸的老实人，想到什么就說什麼，并不考虑別人的感情怎样。有时候，就象現在那样，她的情緒太激动，說不出話来，她那富于表情的臉就会代她說出一切。她臉上虽然倦眼惺忪，却帶着一種忧郁的、絕望的样子。可是拉曼特說：“我給你們帶了些东西来——牛奶之类的东西，”她的臉立刻煥发起来，显出急切、感激和羞愧之色。

“謝謝，”她說着，伸出她那瘦長的、可是仍旧很美丽的手从拉曼特那里接过紙包。“凱西，你好嗎？”

“我很好，不錯，蘿西。你好象头疼？”

“疼得很厉害，嘿。”

“瞧，我給你帶了一只鸡来。”

“老实說，我不曾注意到，”蘿西撒了个謊，尷尬地微笑着，好象她这人不习惯于微笑似的，“我看是看到了，說老实话，可是我怕不是給我的，因此我不曾留意它。它在这儿是不会啼叫得很久的，我跟你說！”

“你的話不錯。你打算把它放在哪儿呢，却利？”凱西問。“我說要是把它綁在屋子下面，蛇可能把它吃掉的。”

“說得太对了。給我吧。我把它綁到里面那間屋去。”

蘿西敏捷地解开一个紙包上的繩子，把繩子和啼叫着的鸡拿到另外一个房間里，把鸡綁在桌子的一条腿上。她搬出两把

旧的藤椅子来。由于另外那个房間漏得厉害，好几处地方都很湿，她不得不把客人留在她的臥室里。

“克萊姆呢？”拉曼特問。

“他一早就到包印特·福尔丁去了，还没回来。”

“他在那儿有希望找到工作嗎？”

“什么工作，班！你知道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他是去演講的，去演講，讓人們丟掉他們的工作，就象他自己那样，”她尖刻地回答說。

“他是去努力讓他們变成象他自己那样英勇的斗士，”拉曼特輕輕地說。

“嗯—哼？他的英勇对我和他的孩子們有什么好处？嘖！”

他們的声音惊醒了那个睡着的男孩。他哭着坐起来。白天他精赤着身子到处跑，可是晚上他穿着一件他父亲的襯衫，襯衫的袖子一直垂到他膝盖下面，把他的胳膊全遮沒了。蘿西下意識地把他抱起来，一边講話，一边把他放在膝上搖着。

“他最后工作地方的老板告訴他說，他病得太厉害了，不能再工作，應該到医院里去。他不知道現在的医院都挤得滿滿的，去了也是打发你回家？”

“克萊姆决不肯呆在医院里的，蘿西，这你也知道，”拉曼特說。

“都是你搞的！是你把他拖下水弄到这个地步的，是你把他弄得瘋瘋癲癲的。你們这些人都瘋了，你們可不能把我也逼瘋，你們听到沒有！嘘—嘘！”她命令那孩子說，同时把他搖得更厉害了。可是孩子在朦朧中不住地嚶嚶啾啾哭着。

“他也許餓了，蘿西，”凱西說。“老看着这个紙包里的面包。給他一块吧。”

蘿西接过凱西遞給她的一只面包，挖下一块給她的儿子。他馬上坐得笔直，抑住了啜泣声，以一种孩子气的笨拙动作想把整块面包一口塞到嘴里去。蘿西不管他的反对，把面包夺过来，挖下更小的一块。孩子困难地咀嚼着，不再拿眼看客人，只是目不轉睛地盯着他母亲手里剩下的面包。他臉上的泪水流到他的嘴里，可是他并不理会。

睡在木板上的两个女孩子中間，有一个好象在睡梦中嗅到了面包的气味似的，坐起来惺惺忪忪地叫了声“媽！”她两只眼睛大得出奇，头上有八根短辮子象犄角似的往外翹着。

蘿西給了她一块面包。“別把你的姐姐吵醒！”她威吓地說。

那个小女孩啃着面包，迅速地、聚精会神地咀嚼着。她的两只大眼睛盯住了她母亲床上放着的两个紙包，可是过了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轉到了拉曼特身上。她几乎停止了咀嚼，好奇地望了他好一会工夫。显然他身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只有她的眼睛可以看到。

“格拉西，你好嗎？”拉曼特从她母亲那里轉过头去对她說。

“很好，謝謝，”她慢吞吞地說，声音象她母亲的一样低沉宏亮。她羞怯地望着她手里的面包，他的头剛一轉开，她的目光馬上又回到他的臉上了。

他們听見一輛卡車在路上停下，隨即飞快地开走了。跟着潘恩開門走了进来。凱西已經忘記了的鼓声也随着他一起进了房間。在她听来，鼓声似乎比先前更响、更急促了。

“他的臉色多蒼白！”她想。

“噯一噯！那么說来，你們找到蜥蜴洞了，”潘恩皺着眉头微笑着說，似乎在嘲笑他自己的处境。“凱西，你近来好，嘿？”他的声音沙啞得厉害。

“你這人真莫名其妙：你干嗎不把你的境況告訴我？”拉曼特問。

潘恩輕蔑地從鼻子里吁了一口氣。“克萊姆什麼都受得了，老弟，可是受不了這個，”他回答說。

蘿西重新又把那些食物包好。她遞給她丈夫一只三分錢的面包，中間夾着火腿。

“這是哪兒來的？”他問。

“剛從天上掉下來的，”她冷冷地回答說。

“這可是我第一次看見上天做的好事，”潘恩說，馬上用牙齒撕起面包來。“把它收起來，嘿，”他嘴里塞滿了面包，又加了一句。“誰也料不到上天下一步會怎樣對待你。”

蘿西把孩子放回到床上。“今天晚上不能再吃了，”她告訴他說，把兩個紙包拿到另外的房間去了。

“媽媽！”那個小女孩說。“再給我一塊好嗎？”

“你沒聽見我剛才說的話？”蘿西房聲說，她對孩子們已經用慣這樣的聲音了。

她走了出去。潘恩從他的面包上挖下一塊來遞給小女孩。“睡吧——快！”

“謝謝，爸爸，”她用她羞怯低沉的聲音說了聲，馬上微笑着鑽到褥子里把身子蜷縮起來，手里緊緊地捏着那塊面包。大人們看了，都不禁微笑起來。

“今天我到包印特·福爾丁去了，”潘恩說。“時機已經成熟。我跟他們說話的時候，老弟，就象是把火柴扔到汽油里似的。那兒的老板們看見我就象看見火那樣害怕。他們把我的名字和容貌記了下來到處傳播，到處傳播。我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可是我跟他們禮尚往來！我即使必須到每個人家里去演講，我克萊姆·

潘恩也会去把他们动员起来的：司机，油管工人，锅炉工人——你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这样困苦的境况呢。”

潘恩被自己的勇气感动了，兴奋得浑身发抖。可是当他说到最后那句話的时候，他的声音结巴起来，嘴唇颤抖起来，脸上露出了苦笑。拉曼特以为使他激动的是那些受压迫的工人和自己的境况，不过凯西立刻知道那是由于他看到了食物和孩子们那么贪婪地吞吃着。

“他们要是逮捕你，把你关起来呢？”蘿西說，她已經回到房間里来了。

“明天一輛卡車也可能把我撞死，中間没什么不同。”

“別跟我說这个！”她气冲冲地說。“一个人要死是没有办法的，可是你活着一天，就得对孩子们尽一天責任，克萊姆。”

“說得对，”凱西說。

“工人们是我主要的責任！”克萊姆用他沙哑的声音恶狠狠地坚持說。“照顧孩子的責任應該由你来負。我是活不久的人了。我剩下的这点点气息，是为着工人們的，嘿！”

蘿西泄气了。“可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些个孩子怎么办？”她眼里噙着泪水轉过身去向拉曼特恳求說。“他們又不是小猫，我可以擱在水桶里一只只淹死。你老是斗争，斗争，可是你不是那些白人的对手，嘿！”她不耐烦地对她的丈夫說。

拉曼特紧紧地閉着嘴唇，看看蘿西，又看看克萊姆。他显然同意克萊姆的看法，然而也同情蘿西，同时觉得无法解决他們这两种看法之間的矛盾。

还是能当机立断的凱西解决了这个矛盾。她說：“蘿西，把格拉西給我吧。我来照顧她。”

“对了！”拉曼特立刻同意說，“讓別的什么人把两个女孩子

領走，你自己扶養那男孩。”

蘿西雖然盼望孩子們能過一些比她家里好的日子，雖然怨恨他們的存在，認為他們是包袱，常常罵他們是“害人精”，可是她仍舊鼓不起勇氣來說：“好的，把他們領走吧。”她在她衣服里擤了下鼻子，瞟了一眼正睜着兩隻大眼睛偷看着她和凱西的格拉西。蘿西又重新流起淚來。

“凱西，我知道可以信賴你，讓你來照顧她們。可是除你以外，我還能相信誰呢，却利，還有誰我可以信賴呢？”

“彭納特的太太可以領一個走，”拉曼特說。“瞧，蘿西，冷靜點兒，我們可以找些同志來扶養她們。着急是沒有用的，這是唯一一條出路。克萊姆，你干嗎不停止製造孩子呢，嘿？”

“精力太旺盛啦，”潘恩回答說。

“你不能製造出孩子以後就丟下不管，”蘿西對他說。

“班，咱們走吧，”凱西說着，站了起來。“蘿西，我去‘南—南’^①談談格拉西的事。你什麼時候準備停當，我就來把她領走。別着急。”

“好吧，却利，”蘿西一邊說，一邊把蠟燭頭拿到門邊，給客人們照路。“下去的時候當心台階，當心。”

“天哪，”凱西嘟囔着說。“這片鼓聲不會吵醒你嗎，蘿西？”

“一到晚上，我累得太厲害，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了。”

“好吧，克萊姆，我去了！”拉曼特喊道。

他和凱西穿過泥溝到了大路上，急急地走回家去。濃密的烏雲飛快地從東邊升起，遮沒了月亮和星星。天氣很熱。他們可以在空氣中嗅出雨的气息。他們這時不只聽見鼓聲，還聽到

① “南—南”(nen-nen)，原意教母，這裡指凱西的姑母。——原注

了嘹亮的、瘋狂的歌声。突然間，鼓声和歌声都停止了。天开始渐渐瀝瀝地下起細雨来。在这片突如其来的靜寂中，他們听得出雨打着树梢向他們奔来的声音。鼓声和瘋狂的歌声又爆发了。拉曼特拉着凱西跑进树叢，爬上一个陡削的斜坡，向鼓声那里奔去。

“你到哪儿去呀！”她一边掙扎，一边恐惧地反对說。

“你沒听见快下大雨了嗎？咱們得躲到薩門树底下去。快走！”

凱西跟着他奔跑起来。这时千万滴雨点已經向他們头上和周圍的枝叶上打来。等到他們跑到高地上薩門树下时候，天空爆裂了，被閃电辟成了两半。他們的四圍是瀑布似的一片水声。但是在隆隆的雷声和雨声之上，凱西还听见了瘋狂的歌声和鼓声。她站在拉曼特旁边，靠着树干，暂时得到了低垂下来的巨大極枝的庇护。凱西禁不住想起那天晚上她怎样躲在竹林后面，听见杜克用棍子活活把包比多打死。这时候，不只是那天晚上的恐怖，而是連她后来体会到奧岡神的禍害时所感觉到的恐怖，都一股腦儿湧上了她的心头。她恐惧地感觉到自己已經着了鼓声和那支狂热的歌曲的迷——对于这个迷惑人的魔力，她是一向逆来順受的。

“天哪——班！”她用一种顫抖的声音說，紧紧地摟住了他。

“怎么啦，你害怕了？”

她对他的恐惧消失了。她只是害怕有人把他从她身边搶走，好象包比多那样。在这一刻里，班成了她最亲的亲人了。她在暗地里用嘴亲着他的嘴。她只嫌自己跟他亲近的不够。她并没回答他害怕不害怕的問話，也沒感觉到雨水順着树枝淌下来淋湿了她單薄的衣服。“他們不能把他从我的身边搶走！”她想。他

的手摸到她乳房的时候，她乐得心花怒放起来。她毫不抗拒地由他摆布，可是他在急忙中撕破了她的衣服。她不再想到那片鼓声，只是随着鼓声的节奏快乐地摆动她的身体……

他觉得自己象个巨人。她依偎着他，身子微微往后仰着，她的头枕在他的肩上，他的两臂紧紧地抱住了她。这时候雨大得厉害。他们站着的那片土地已经成了泥潭，他们的肩上完全湿透了。

“越来越湿。咱们还是冒着雨走吧，”他兴高采烈地说。

凯西笑了。“不，呆在这儿，”她说，拉了拉他的胳膊，让她把她搂得更紧一些。“一点一点地淋湿似乎是件很快乐的事。”

“你打算结婚吗？”他问。

她喜洋洋地笑起来。“可是跟谁结婚呢？你有什么人要介绍给我吗？”

“难道要我放弃你吗？”他问，马上也顺着她的性子打起趣来。

“哦，原来是你要跟我结婚！噢——嗨！”

“我没跟你这样说。我只是问你打算不打算结婚。”

“要是你打算结婚，那么我也打算结婚。”

“那么说来你打算结婚了？你已经找到什么人了吗？”

“我不知道。也许我想嫁的那个人，不要一个有孩子的女人呢。”

“什么孩子？”他问，突然严肃起来。

“格拉西。你忘了我已经收养格拉西作我自己的孩子了？”

他把她抱在怀里左右摇着，一时没有作答。“那是你干的一樁好事，凯西！”他感情激动地说。“这样说来，我一下子老婆孩子都有了？真是妙不可言！”他的声音在黑夜中震响着。

凱西笑了，拉住了他两只又大又厚的手，紧紧地握着，可是她又觉得这不足以表达她心中的喜悦，就轉过身来，热烈地拥抱他，用指头揪住他两只冷冰冰的耳朵，把它們对折起来……

第五十二章

十天以后，凱西和拉曼特在西派里亞的法院里結了婚，有两个証人給他們証婚。工人們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舞会为他們庆祝，然后凱西就跟她丈夫一起住到那个作为他們的家的房間里去了。

凱西的姑母收留了小格拉西跟她一起住。她同意先留她住下，等拉曼特找到了小房子后再把她領走。

拉曼特热爱着凱西。过去，他很少有時間去注意生活中的美丽东西，即使看見了美，也只是把它当作陷阱看待，可是現在，他却盯着她的眼睛和微笑或者她丰满匀称的身体看个不休，不知疲倦。

“別动，別动！”有时候他会这样说。“站住了別动。”他一边說，一边神魂顛倒地凝視着她赤裸的身体。

“你这人怎么啦！”凱西会沙哑地說，又是高兴又是窘。

“你是我生平所看到的最最美丽的美人儿！”他撲抱住她，他的宏亮的声音在她耳边轟响。

四月間，他們租到了一所小房子，房子沒有油漆，陈旧不堪，只有兩間臥室。他們把格拉西領到家里跟他們住在一起。凱西馬上送孩子去上学。格拉西長到七岁，这还是第一次腌臢了学校之門。凱西不去工作了。工人福利会里的一些會員知道凱西有潘恩的孩子要她照顧，这样做是必要的，因此他們每星期每人

捐出四分錢來，讓他們的領袖多拿些薪水。

拉曼特找到了一個沒有兒女的工人家屬把潘恩的大女兒領去暫時扶養一陣。蓓基·沙羅門領走了他的二女兒。這樣一來，蘿西不用再為她的孩子們操心了；可是她非常想念她們，後來她肚子越來越大，更覺得她們在家雖然對她幫助不大，却多少也可以幫她做點活兒。使她聊以自慰的是，她知道她們現在不再挨餓，而且在上學念書……

全島工人的生活情況不但沒有改善，而是越來越惡化。事實證明，政府並不能用公共事業來吸收失業工人。相當少的人被雇修築道路了，可是還有數以千計的人仍舊失業，在飢餓線上掙扎。在工業比較發達的南方，這情況更是明顯。那里，數百個無事可做、餓着肚子的失業工人威脅着油田上他們的同志們的工作。跟拉曼特一起參加過遊行示威的那些人當中，有許多去找一個一個的老板求工作做，或是放棄了希望，干起賭博、偷竊、私造和私賣甜酒等不法勾當來；也有人明目張膽地当了強盜。

在甘蔗種植園里，那些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也都磨拳擦掌，跃跃欲試。一個印度女人十三歲結婚，在六年內，可能生下七個除草器。他們長到八歲，就在甘蔗田上割起草來。他們的母親二十五歲的時候，看上去已經好象四十歲了；到了四十歲，已經可以作為“一個長壽的印度老太婆”死去了。醫生們常常發現他們的體格里長滿了十二指腸蟲。一些跟公司沒有瓜葛的醫生會說，這些十二指腸蟲是因為營養不良、環境衛生太壞才生的，可是公司里的醫生會說，他們所以營養不良，是因為肚里有十二指腸蟲的原故。他們家里的母牛已經够瘦的了，但是比起他們來却要結實一些。男子們拉車運甘蔗，一天只掙五毛五分錢。這

已是最高的工錢。然而好些老板花在他們狗身上的錢，可比這還要多呢。一個農民得拿這筆工錢养活他的妻子和一家人，有時候還得包括他的驢子和車子在內。此外一年有八個月，公司一星期只給他們做三天工作。孩子們一天只掙六分錢。在他們頭上，公司的磚烟囱偽裝出神聖的樣子直指着天空。

“它在喘氣，”孩子們說。或者：“它吐的氣是黑的。這是怎麼回事？”

有時候，一個不耐煩的成人會這樣回答說：“因為它專吃不好好干活的人——尤其是孩子！”

白人工頭們為自己辯護說，農民們做半天工作覺得很滿足，工作完畢後他們就去睡覺，或者釣魚，或者種自己的菜園……

工人福利會在迅速發展。從包印特·福爾丁地區直到費柴巴德的西南，以及在包印特·比埃爾以北二十哩的煉糖廠里，潘恩都建立了工人福利會支部。那些一直被拉曼特認為是主要工人的卡車工人也開始來參加福利會了。

卡車工人們提出，他們的加班費不是從第九個小時算起而是從第十個小時算起，並且指出，即使這樣，他們拿到的加班費不是工資的一倍半而只是工資的一又四分之一。此外，他們還提出，要是他們必須睡在公司的汽車間里等候“調派”，不能回家去睡，那麼他們的工錢應該從他們走進汽車間的那一刻算起。最後，他們還要求星期天工作的額外工資。

波依桑和那些工人黨的領袖依舊停留在他們十年前的成績上，這時甚至跟不上那班進步工人的步子——這些人在他們周圍生活的啟示下，已被卷入了鬥爭。數十個還依附波依桑的分子能做的最出色的事，就是驕傲地把他穿着朝服的照片指給人看，那照片是他五月間參加英王喬治第六的加冕典禮時拍的。工

人們漸漸清楚地看出，他們的領袖們已經坐進了政治的病椅。一些比較進步的工人已在為他們準備棺材。在街頭巷尾召開的一些會上，拉曼特這樣嘲笑說：

“簡直是個方特勒洛埃小勳爵①！短褲，長襪，寶劍。他吻國王的屁股，可是為你們做了些什麼啦？他、國王和所有他們這一窩人——他們會想到挨餓的工人嗎？他們花了几百萬鎊錢舉辦加冕典禮，招待那些法西斯分子，殺我們同胞埃塞俄比亞人的就是這班畜生。而波依桑却參加了這種骯髒的典禮，還因此覺得驕傲呢。他要是心里還想着工人們的需要，他就會在英國動員英國工人們，請他們採取聯合行動來幫助我們。可是他是工人們最可惡的敵人，因為他披着工人階級的外衣，滿嘴講的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我們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摧毀這些壓迫我們的老板和別有用心的領袖。我們應該採取這種行動的時間已經到了！”

人群里响起一片贊成的喊聲和嘟囔聲。埃塞俄比亞是唯一一個似乎還屬於黑人自己的黑人國家，在那兒的大屠殺是他們記憶中永遠無法磨滅的一種罪惡。在西班牙港，他們曾到意大利領事館去示威抗議過。好几百人集會向他們的非洲同胞表示同情，同時通電墨索里尼。許多天真的人為了要摹擬埃塞俄比亞人，竟象海萊·塞拉西②那樣蓄起胡子來。

五月底，工人福利會的會員們決計要在費柴巴德的油田上

① 方特勒洛埃小勳爵(Little Lord Fauntleroy)，英國作家勃納特(F. E. H. Burnett, 1849—1924)同名小說中的人物。

② 海萊·塞拉西(Haile Selassie, 1862—1906)，埃塞俄比亞的民族英雄，曾於1895年在恩巴·阿拉基(Amba Alaghi)地方戰敗意大利侵略者。

号召一次总罢工。工人们都被一种战争热狂攫住了。他们对于随着物价高涨而越来越恶化的生活状况的忿怒，他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波依桑是个泄了气的皮球，他们的人数和力量，甚至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这一切在煽起那种战争热狂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寻找一切方法和手段来粉碎自己的锁链并把自己打出来的锁链套到他们主人的脖子上去。他们全体通过一项罢工的决议，没有一票反对。

潘恩请求他们暂且不要罢工。他们都吃惊得目瞪口呆。有些人开始攻击起他来。潘恩激动得浑身直哆嗦，不住地跺脚，一字一顿地加重语气宣布说，别的油田上要是能同时罢工，那对他们说来将是一个很有力的援助，对老板们说将是很厉害的一掌，会打得他们头昏眼花，而且这样一来，还可以缩短罢工的时间，强迫资方很快地作出有利于工人的决定……一个声音响亮地、快乐地笑出来。潘恩号召志愿人员在周末去包印特·福尔丁向那里的工人演讲。好几只手举了起来。

工人们要求各种各类的劳动都增加工资。他们还记得去年十一月那次斗争的失败教训，就跟那些主张离开工作的人争论着，极力主张全油田工人都坐下来怠工。也有人反对这样做，说他们会被赶跑的。可是法蘭琪和潘恩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他们的论点是如果有人把他们赶跑，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这次怠工转化为全公司的大罢工。资方要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手段，就会促使别的油田上的工人起来采取行动。

包印特·福尔丁和费柴巴德两地的工人都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拉曼特起草了工人们的要求，去一个一个地找经理谈判。可是白人们制服有肤色的土人由来已久，早已养成了狂妄自大的习惯，他们拒绝接见拉曼特或任何工人福利会派来的代表。他

們很久以來一向都雇用馴服的土人從土地上榨出油來，他們既看不出，也不相信這個即將爆發的暴風雨。他們想象不到照暖他們的陽光可能隱沒消失。

拉曼特寫了封信給總督。他簡短地告訴他工人們的情況。

……工人們覺得沒有必要把他們的貧窮情況詳詳細細向您訴說。他們認爲，您在島上游歷過這麼多地方，對全體勞動人民的命運是那麼關懷，所以您決不可能一點也看不見他們的絕望處境。然而，他們希望您注意的是，油田上的資方人員甚至拒絕接見工人的代表。除非您大人能說服這些人員，讓他們的理智清醒過來，工人們就要在六月十八日起開始罷工。我們誰也不能預料由此產生的後果……

總督理查·寇雷爵士並沒接到這封信。他曾在群眾會議上公開表示過這樣的願望，說勞資雙方不應該忘記彼此都有義務。現在，大資本集團的一些走狗生怕總督不但不趁早遏止赤色分子的活动，反而向他們的威吓妥協，因而降低他作為國王代表的高貴身分，同時也降低他們自己的威信，所以他們把拉曼特的信截住了。“我們誰也不能預料由此產生的後果……”這句話特別使費柴巴德油田上特立尼達有限公司的經理關懷。他通知了警察當局，作好一切準備來對付這個威吓。

拉曼特在周圍那種戰鬥熱狂的包圍之中，自己也不能無動于衷，一點不受影響。他意識到工人們的鬥爭意志越來越堅強，福利會的力量越來越大，這使他在會上演講的時候忘了選擇字眼。一天晚上，他自己並不知道，一個忠實的波依桑分子在一個暗探面前記下了他所說的話。那天是六月十三日，是星期天的晚上。拉曼特在包印特·福爾丁的一次會上講話。他這樣說：

“工人們手里只有一樣武器——罷工。我們要用罷工的手

段，来对资本家作最后的斗争。工人阶级的使命就是消灭资本家，粉碎他们加在我们身上的束缚，把利润从他们手里夺过来分配给全国的工人……”

到了星期三，这些话就到了警察总监凯勃利奇上校的手里。他立刻下令以煽动罪逮捕拉曼特。

但是，在那班薪水菲薄的警察中间，也有同情拉曼特的人，特别是在圣弗拿多和南方各分局里。就是受命逮捕他的那个警察派人预先警告了拉曼特。拉曼特躲了起来。

使拉曼特惊奇的是，收留他的竟是蓓基·沙罗门的顽固的父亲。

第五十三章

蓓基的父亲在公司里干了二十年活，突然在公司削减生产的借口下被解雇了。他知道真正的理由是：他已经四十八岁——太老了。他念念不忘的是他自己老老实实地、一声不响地给公司干了二十年活以后，却被他们一脚踢了出来。这使他很痛心。

汤姆·沙罗门跟所有的工人一样，是借债度日的。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已没法偿还这些欠债。可是蓓基聪明果断，很有办法。她筹划在家里举办一次舞会，找一些会音乐的朋友低价来她家奏乐，然后发出一些印好的舞票，开头写的是：蓓·沙罗门小姐家里举办的一次舞会，结束语是几个大字：为穷人募捐。

舞会是在六月十八日星期五晚上举行的——也就是计划发动罢工的那个晚上。除了拉曼特藏身的那个房间以外，每个房间里的家具都搬空了。床、椅子、柜子等物都堆在院子里，上面盖了块油布。只穿着襯衫的乐队在一个十呎长四呎宽的小门廊

里奏乐。这次舞会非常成功。客人们是在办公室里干活的黑人职员和油田上的工人。他们把那所小房子挤得满满的。一对对的舞侣彼此擦碰着，发现只有垂直着才能移动。音乐停止以后，男子们拥挤着走下后面的台阶到了院子里，在厨房的窗口边嚷嚷着要酒喝。院子里混杂着臭水坑和甜酒的气味，还传来呕吐的声音。跟往常一样，音乐声引来了不少闲人聚集在门口观看。

蓓基装出一副不怎么自然的庄重高贵的样子，在客人中间走来走去，她的头歪向一边，微微往后仰着，她的脸上挂着笑容，似乎在说：“仔细看我吧，小伙子们。别的女孩子也许长得比我漂亮，可是我有的这些优点，她们却不见得有。”她知道自己身段苗条，皮肤美丽。她带着明显的愉快心情，不住地用一个指头向人们招手，把一些男子召集到她身边。他们走过来，向她说说些恭维话，用胳膊接住她请她跳舞，这时候她得意的就好像是一只开屏的孔雀。她响亮的笑声一直没停止过。她说话的时候，一边指手画脚，一边左右环顾，好象嫌听她说话的人太少，心里不怎么满意。

汗流浹背的乐队也有一瓶酒。他们在间歇的时候把酒挨个地递过去。下面一个人喝酒的时候，酒瓶总要比前面一个人举得高些。

午夜十二点半的时候，那个小提琴手忽然看见天空中闪过一道亮光，就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从栏杆上探身出去看。他用一种兴奋的声音向乐队里其他的人嚷道：“火，你们大家来看！一个油井起火了。”

除了那个萨克萨风手正把嘴贴在萨克萨风上拚命吹着不能说话外，其他三个人都急切地询问那个小提琴手。音乐的拍子

加快了。

“罢工——大罢工！”那个拉最低音大提琴的显出一种果断的神色说，他一边使劲拉着提琴，一边点着头，好象在驱策音乐加快步伐似的。

那个吹萨克萨风的小伙子鼓起腮帮拼命地吹，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在这方面的造诣还不深，偶尔也吹走了音。他的两只因用力过度而涨得通红的眼睛请求地从这个人的脸上望到那个人的脸上。他也站起来，从栏杆上探出身去看。他把萨克萨风从他的嘴上移开，带着又喜悦又惊奇的表情只说了一声“他妈的烧得可厉害，嘿，”马上又把乐器放回嘴上吹起来，吹走音的地方比以前更多了。

他们突然一下子停止奏乐，放下乐器奔出屋去，嘴里嚷道：“油井起火啦！”客人们也跟着喊起来，把堵在门口的人们推开，跟在乐队后面往外跑。屋内的人以惊人的速度跑了个精光，只剩下未喝完的酒搁在院子里。

这火是费柴巴德和包印特·福尔丁两地工人之间约定的信号，他们举火为号，表示罢工已经开始。

宾客们和村人们混在一起，有的徒步奔跑，有的骑着自行车，川流不息地顺着大路朝起火的方向奔去。但是蓓基记起了自己的教师身分，以及她花了多少时间才好容易积攒起钱买来的那套衣服，就站在路旁，拿着洒过香水的小手绢轻轻搵着，用一种响亮的、生气蓬勃的语调跟她周围的人说话。

“他们这次可真跟他们干开了，嘿！”有一个宾客跑过的时候这样说。

两辆装满警察的警车疾驰而过。警车急促的、连续不断的喇叭怒叫声，使得人们更兴奋了。那些骑自行车走在前头的人这

时候已經听得見巨大的火焰爆发出的嗥剝声。巨大的烟浪一个跟着一个悄悄地往上翻滾，很快就遮黑了天空。离失火地点越近，路上的人也就越多越密，显然警察已經把路封鎖住了。火焰底下，可以望見一些小洋娃娃似的人影在揮舞着胳膊，拖拉着什么东西。他們是消防队员。那群看熱鬧的人臉上露出各种各样的表情，有兴奋的，有害怕的，有畏惧的，有复了仇喜形于色的。

几个蓓基的宾客回到了她家里。

“他們控制不住的，火会蔓延开来，”蓓基近旁一个男人的声音說。說完他又把臉轉向火光，他眼睛里的眼白可怕地往上一翻。

“你說什么？”另一个人輕蔑地回答說。“談不到控制不控制，嘿。他們馬上会把火扑灭的。”

“我要去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却利！”一个穿着拖鞋从失火地点奔回来的女人嚷道。她不但沒有躲开大路，反而差不多在路中央跑，在自行車中間左右躲閃，自行車上的人看見火光，叮叮当当不断地揪着鈴。

“杜尔西，回来！杜尔西！”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后面喊叫那个跑回家去收拾东西的女人。

“罢工是一回事，”蓓基听見一个男人严峻地說，“可是他們不應該企图破坏油田。”

“誰告訴你他們在企图破坏油田？”一个年輕小伙子怒冲冲地問。他是油田上的工人。“开动腦筋想一想，嘿！人家难道这么愚蠢，竟会破坏他們賴以生活的手段？”

“你說的对，約翰，”蓓基同意他的話。“付給人民一份象样的工資，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你以为这样一来，他們就会付給象样的工資了？”最先开口

的那人說。

“要是工人們團結起來堅持罷工，他們就非付不可，”她反駁說。“你雖然沒參加罷工，可是也能從這次罷工中得到好處。你們這班當茶房的干嗎不起來罷工支援工人呢？”她說“當茶房的”這幾個字的時候，輕蔑地加重了語氣，那個跟她說話的人听了，知道她意思里是說廉價的勞動力。

“當茶房的！”那個年輕的油田工人嘲笑他說。

那班樂隊回來了。蓓基和剩下的幾個客人都擁簇到他們身邊，听他們描述他們所看見的一切。“咱們進去跳舞吧！”蓓基嚷道。大家都跟着她奔進屋去。“奏一曲熱烈的卡麗普索！”她命令樂隊說。

樂隊奏起樂來。客人雖然比前少了，大家却跳得很起勁，不久就狂跳亂舞起來。跳舞的人圍成一個圈子，將上半身前後搖擺，把胳膊舉到頭上，又把胳膊往旁一擡，把屁股往另一邊一翹，然後翹着屁股彼此靠攏，接着又后退，然後彼此摟着腰，肩并着肩，一起跳躍着，鞠着躬，跳着羚羊的步子，表示他們已經完全丟棄了一切習慣上的拘束，已經完全听他們內心的歡樂來擺布。在這方面蓓基總是帶頭領先。她根本忘了自己還是個有身分的教師。她一點也無所保留，別的人見了都吃驚、興奮、心里發癢。“瞧蓓基，瞧！”他們一邊指點着一邊笑着嚷道。快樂的哄笑聲蓋過了音樂聲和有節奏的跳躍聲。大家合着四拍的卡麗普索的節奏隔一個拍子拍一下手。整個的屋子都震顫起來。最後音樂聲停止了。

“噯？我不知道你這人这么好！”一些男女欽慕地对蓓基說。

“有不願意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的，讓他們去吧！”蓓基嚷道，一邊喘着氣，一邊發出一個瘋狂的、向人挑戰的笑聲。

現在過路人都不要來看他們跳舞了。樂隊休息了短短的一會兒以後，又奏起另外一個曲子來。可是所有的客人都還念念不忘大路上和油田上所發生的事，因此當一輛卡車嗷嗷一聲停下，煞車的聲音蓋過音樂聲傳到他們耳中的時候，有好些人都轉過頭去往外看。

突然間，音樂聲一下子停住了。

“那班傢伙怎麼啦？”一個男人的聲音夾在許多失望的喊聲中間。

可是等到他們一看見兩個年輕人攙扶着一個年輕人走進房來的時候，大家都怔住了，說不出話來。受攙扶的那個人是法蘭琪。血順着他的臉頰往下淌，把他骯髒的、撕破了的白襯衫染成了深紅色。他的下巴頰兒松鬆地搭拉着。他的兩眼很迷茫，沒有一點神色。客人中間有些人曾在會場上看見過法蘭琪。他們記得那時候他是怎樣一個人，他瞪着兩只如瘋如狂的、滿是血絲的眼睛，向聽眾們吆喝着，揮着手，好像他們都是他的敵人似的，一邊不住地在他膝蓋上起伏着，怒沖沖地把短褲往上拉。現在，他却要兩個人攙扶着，幾乎失去了知覺，受了重傷的腦袋不住地淌着血，他們見了這景象，心里又是恐怖，又是沮喪。

“蓓基小姐，請你幫助我們——幫助我們止一下血。借一張床給我們，讓他躺一躺，”攙扶法蘭琪的兩個年輕人中間有一個說。

“警察在毆打工人，要把他們都從油田上趕走，”另一個年輕人向詢問他的客人們說。他說話的時候很不情願，好像他要把忿怒郁積在心里，只要一有人照顧法蘭琪，他就準備用行動去出氣似的。

然而那個潑辣大胆的蓓基，那個善于騙人、應答如流的蓓基，這時卻完全喪失了神智，尖叫着奔跑開去。她奔到拉曼特躲

藏着的那个房间里，拚命敲打那扇鎖着的門。他立刻開門放她进去了，自己却并沒露面。

“法蘭琪——天哪！——警察打他……渾身是血。警察要上这儿来了。別讓他进我們的屋来！”她断断續續地嚷道，一会儿紧握着两手，一会儿搖着手。

拉曼特狠狠地搖了下她的身子。“你怎么啦？定一定神吧！”他咆哮着說。“快帶他到这儿来！”

“不成，嘿，警察要到这儿来抓他了——！”

但是別的人已經把半昏迷的法蘭琪送到他的房外，正在轉动門上的把手。

“去放他进来！”拉曼特說。

她哭泣着，勉勉強強地照他吩咐的話做了。她放进了那兩個年輕人和法蘭琪，然后偷偷地溜了出去，隨手关上了門。她的几个朋友想用好話安慰她。

“这儿又不是医院，”她回答說，心里又是害怕，又是忿怒。“叫他們把那家伙送到医院里去。我們家里的麻煩事儿已經够多的了。你們以为我要警察上这儿来？我是在政府机关里工作的……”。

突然，那扇关着的門一下子开了。拉曼特顧不得泄露自己的行踪，从門口探出身来，怒气勃勃地喊：“別眼泪鼻涕的哭了，快去拿些紮帶來！你要他流血死嗎？”

蓓基又哭泣着照他的話做了。

客人們窃窃私語着，开始离开蓓基的家。每个人都体会到不只是那天晚上不能再跳舞了，而且这次罢工对全体工人來說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艰巨的斗争，根本沒理由可以欢欣鼓舞地来庆祝。

只剩下两个醉汉留着沒去。他們在院子里大声唱着歌。

第五十四章

星期五那天安德烈在南方。他听說了罢工的事，星期六就到金剛石大厅去了。早晨十点半，大厅里已經挤滿了人。工人们都靠牆站着。安德烈踮着脚尖走进去，站在会场后面。好几个工人惡狠狠地瞪了他几眼。

演講的那个人有強壯的下巴和腮帮，臉上露出鎮定、愉快的表情。他大嘴的一角常常露出笑容。他的話說得很有力，有不容反駁的邏輯。他是彭納特。他在講昨天晚上警察怎样毫无人性地毆打沒有武裝的罢工工人，滿滿一屋的听众怀着緊張的情緒靜靜地諦听着。他号召全体工人繼續罢工，“不惜任何牺牲，直到胜利属于我們为止。”

安德烈沒看見拉曼特、潘恩和法蘭琪，就詢問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头上綁着綳帶的年輕工人他們在什么地方。

“你是誰？你可知道你沒权利到这儿来？”那个年輕工人惡狠狠地回答說，一边无畏地望着这个看上去完全象白人的安德烈。

另外三个工人也都轉过头来看安德烈。

“你是工人福利会的會員嗎？”有一个問。

“不是，可是——”

“呃，你沒权利到这儿来，明白不？”他正要把安德烈攆出去，可是安德烈說：

“拉曼特是我的朋友。”

有人在会场中央高声喊叫，要大家遵守秩序。后面有人低声說：“讓他去。”別的一些人坚持說：“他沒权利到这儿来，轟他

出去！警察的密探……”

安德烈离开会场走下楼去。那篇关于昨晚警察怎样痛打罢工工人的演講，工人们的那种狂热情绪，他要求他们透露他们领袖的行踪时的那种敌视神气——这一切都使安德烈确信，这一次不是普通的罢工，而是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在这战争之前，只发生过几次小规模冲突。

他到拉曼特家去。凱西始终不习惯象班那样叫他安德烈，后面总要加“先生”两字，这时见了他，就朝他微笑着，亲热地跟他打招呼。但是当他问起她丈夫的时候，她脸上立刻现出了一层阴霾，随即转过身去，在洗衣桶上忙碌起来。

“他不在这儿。我没法告诉你他在什么地方。”

她急于改变话题，就问道：“亨立克斯太太呢？她好吗？还有艾丽娜小姐可好？”

“她们都很好，凱西。”

她点点头。随后，她眼睛并不看他，只顾在洗衣板上擦着什么东西，嘴里说：“你可知道警察当局已经发出通令要逮捕班？”

“什么罪名？”安德烈吃惊地问。

“煽动罪。”

安德烈这时才恍然大悟，不再往下问了。

那时还只中午。他本预备回家的，可是他在会场里曾听人说起黄昏时候还要开会。有了这一天的见闻和感触，安德烈决定去参加那次大会……

他在六点钟到达金剛石大厅。大厅的门锁着。他回到街上，看见男男女女都从一扇开着的门那里进去，门里边还有一大群人，他也就跟着进去了。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在院子一边的木箱上，站着拉曼特，正在跟三百左右的男女演講。

拉曼特覺得，罷工正在進行，警察正在毆打他的同志，把他們打得頭破血流，在這樣的時刻，他如果只顧自己的安全，偷偷地躲藏起來，那是很不對的。他還覺得，罷工的工人在這次鬥爭中需要他的領導和經驗。他不希望他們被激怒而使用暴力。他從他的躲藏處出來向群眾講話，滿以為有一群罷工工人圍着他，警察們一定不敢上來逮捕他的。他決定今天晚上不使用金剛石 大厅：在外面的露天院子里開會，他還可以吸引一些對於罷工的起因知道得很少的過路人來參加。

安德烈和幾個別的人走近了人群。他踮起腳尖，想從他前面那些人的頭上望過去。一道籬笆旁邊堆着一些木板，有好幾個人站在上面站着。安德烈也去站到木板上面，這時才看出凱西緊靠着拉曼特站在那裏。她抬起了頭望着他，皺着眉頭，兩臂緊緊地交叉在胸前。一個女人插嘴說了句什麼話。凱西敏捷得象一條蛇，轉過身來向那女人訓了幾句。

“你說得對，嘿！”好些人嚷道，都支持凱西說的話。

人群里的一些婦女開始以一種威嚇的口气高聲談論起來，她們談着應該怎樣對付“那班白人婊子，她們什麼也不會，只會叫警察來欺壓大伙兒。”

“你們大伙兒，別說話！”一個男人的聲音严厉地向她們喊道。

拉曼特又重新說起話來。“朋友們，同志們，你們必須準備好應付警察的各種各樣挑釁。道理很簡單。我們這次罷工要是勝利，全島油田上工人的工資都可以得到增加。結果怎樣呢？甘蔗種植園也將不得不增加他們的工資。整個殖民地上的工人都會起來要求增加工資。我們，油田工人，要在全島工人中間起帶頭作用。老板們是知道這一點的。他們決心要跟我們作戰。可

是我們如果堅定不移，就可以強迫他們增加工資……”

一輛警車駛到門口停下，堵住了大門，分散了安德烈的注意力。兩個白人督察、一個黑人警察和暗探杜克，一齊急煎煎地跳下車向人群走來。安德烈認出了普利姆羅斯，他的心馬上跳得快起來。走在普利姆羅斯前面的是高級督察凱倍爾，正邁着堅定的、急促的步伐走向人群。他是個矮胖子，臉很寬，幾乎看不見脖子，臉上有個大蒜鼻和一副杀气騰騰的表情。兩個督察身上都掛着有皮袋的左輪手槍，走起路來噹噹噹噹地撞着屁股。十幾個男女怀着恐懼笑着跑開了，一直跑到大門邊的安全地帶，跟門外的人群匯合在一起，那兒的人們看見警察到來，已經越聚越多。那幾個站在木板上的人跳下來向圍着拉曼特的人群奔去。安德烈也跟在他們後面。拉曼特周圍那些激動的男女很不願意地勉強給警察讓出路來。

“他們來干嗎？”好些人的聲音這樣問。“他們現在打算怎樣……？他們是來尋事的……我們大家都安分守己，是他們要來尋事……！挑釁……！抓住他們，揍他們的屁股！他們只有四個人……！老天爺！他們今兒晚上可甯想抓他——有我們在這兒可不成……！”

大蒜鼻子的凱倍爾不顧人們的敵視，走到拉曼特身邊跟他說了些什麼話。

“什麼逮捕証？拿來塞到你屁股里去！”

“嘿，瞧他！這個狗雜種……！”

“靜一靜！”拉曼特喊道。“什麼罪名——把逮捕証念一下！”

鼎沸的人聲暫時平息下去。人們密密層層地擠在警察和拉曼特身旁。安德烈踮起腳尖，一只手撐在一個穿着一件被汗水濕透了的藍襯衫的男子肩膀上。他看見了拉曼特臉上那種忿激

的、可是坚决的表情，但是听不出念给他听的是什么。

“念得响一点，嘿！”那个被安德烈撑着肩膀的人嚷道，别的人也跟着他嚷来起。

那个讀着逮捕証的警察含糊地嘟囔着，有点手忙脚乱，因为他被他自己人民的那种敌对情緒吓坏了。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篮芒果站在那个汗流浹背的男子前面。“这是他們捏造出来的罪名，存心用来迫害我們的，”她說。

“我們听不見那張逮捕証上写的什么！”另一些人說……“我們不能接受这張逮捕証……！你們把我們当作什么了——一群孩子？”

这时候，安德烈听见凱西的声音盖过了每个人的声音。“他們想把我們的領袖抓走，可是他們絕對办不到！要抓他，就得把我們大家全都抓走！”她喊道。

一个新的高亢声音很快地又把那張逮捕証重新念了一遍。

紧跟着凱西的挑战而起的这个高亢的英国声音是那位穿着被汗水湿透的襯衫的汉子所不能忍受的。他从他前面那个女人的篮子里抓起一只芒果，用力向高大的普利姆罗斯扔去。这好象是个預先布置好的信号。忿怒的人群立刻集中向这几个警察开起火来。一个蓄着海菜·塞拉西那样大胡子的魁偉汉子从凱倍尔督察的手里夺过逮捕証，用一根粗木棍在他头上重重地打了一下。其他人的臉上也都显出激怒的表情，用拳头揍起警察来。

安德烈一看见普利姆罗斯拔脚逃跑，一种原始的仇恨感揪住了他的心。他也从那女人的篮子里抓起一只芒果，用足力气向普利姆罗斯扔去。芒果打中了他，安德烈尖叫了一声：“打中了！”又伸过手去拿另一只芒果。

那个拎篮子的女人提出了抗議。她想往后退走，可是人們紧紧地挤住了她，使她沒法脫身。“天哪！”她显出一种瘋狂的神情喊，一边白費力气地想用手保护住她的生活来源。“住手——賊！你們全是瘋子，嘿。賊——警察！”她拿起一只芒果向安德烈扔去。

突然間枪声响了。人群开始往后退，把安德烈也卷在当中。他又听见了几下枪声，觉得自己自由了。那两个逃跑的警官在向空中和地下开枪。安德烈仿佛感觉到受惊的人們尖叫着在往四处奔跑。他听见引擎的吼声，那輛警車疾駛着向安全的地方开去了。只是在这时候，安德烈才意識到自己在奔跑，于是就停住了脚步。他往四下里望了望。他看見那个高大的、闊肩膀的杜克低着头穿过大門在往外跑，后面追着忿怒的人群。

枪声一响，人群散开了，那两个督察也往后退走，杜克却趁勢跑到拉曼特身边一把抓住了他。可是凱西和好几个男女立刻向杜克扑去。現在，整个呐喊着的人群都在后面追他了。杜克奔进美国佬的鋪子，跳过櫃台，躲在后房的一袋袋面粉背后。他的一只露在外面的靴子尖泄露了他。人們拿起一袋袋的面粉往旁边扔，好象它們是一只只的枕头似的。杜克象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那样拚命抵抗。可是他的气力虽大，却敌不住象急雨般往他身上落下来的拳头和棍子。他再一次逃跑了。他逃进隔壁的一个房間，馬上看出自己是自投罗网——这房間的唯一出口是窗子。他在惊恐之中，沒来得及考虑一下这窗子离地有多高。它高达十八呎……他摔倒在院子里，痛楚地蠕动着身子，一些如飢如渴的、忿怒的、嘻笑着的、几乎不象人的臉孔聚在窗口边往下看着这个被人深痛惡絕的杜克。

人群冲进鋪子的时候，美国佬拉出了那只放現金的抽屜，迅

速地埋在一隻大米箱里，自己往箱蓋上一坐。人們往後房奔去，撞倒了不少東西，碗盤砰的一聲從櫃台上掉了下來，雪白的面粉散了一地，好些罐頭食品從架子上滾了下來，但是美國佬一动不动地坐着，手中握着一把鋒利的切咸魚刀，兩隻眼睛慢慢地從這邊看到那邊。

這時候人群里第一個奪路下樓奔到院子裏去的是凱西。

“給我點兒煤油！”她威吓地向美國佬吆喝說。

這個樣子瘋狂的、顯出一種不可戰勝的堅決意志的年輕女子，美國佬已經認不出她是凱西了。他也象害怕所有其他的人那樣害怕她。

“拿吧。拿了走開，”他說。“不是我給你的。快離開我的鋪子。把他媽的整個一桶都拿去。”接着，好象是替自己的話辯護似的，又自言自語地說：“他到這兒來，裝作大亨的樣子，要香煙，要啤酒，要食物，一個子兒也不給，說他自己是杜克。呃，現在讓他真的當‘杜克’^①去吧，哼！”

凱西拿了一桶一加侖的煤油奔了出去。她吆喝着叫別人給她讓路，從人堆里擠出那條通向院子的狹窄夾道。

“你拿了這東西到哪儿去，却利？”一個頭髮灰白的男子嚷，想從她手里把那桶煤油奪過去。

凱西迎面打了他一巴掌，又繼續往前奔去。

還有幾個人仍在美國佬鋪子的後房里。安德烈也在他們中間。院子裏，天色已經很快地黑下來，他想擠到窗口去看看院子裏所發生的事，可是却擠不過去。別的人並不理會他是誰，把他推到一旁，也有人撐着他們前面的人的肩膀把身子抬起來，有好

① “杜克”這個字原意是公爵。

几个声音在不住地叫喊，給院子里的人们忠告。

一股焦糊味，一股安德烈从来不曾聞到过的异样臭味，从开着的窗口飄进鋪子。一个女人吓的棕色的臉都变黄了，拚命从窗口挤出去奔出了鋪子。安德烈心里又是厌恶，又是恐惧，也跟着她急急地奔到外面正在黑下来的大街上。他耳中还鳴响着和那股异样的焦糊味一起从院子里傳來的一陣陣可怕的、痛楚的尖叫声。

第五十五章

凱倍尔督察腦壳上受了重伤，下巴也被打脫了臼。警察开着車直接把他送到公司的医生那里。普利姆罗斯走到警察分局，打电话到圣弗拿多要求增援，同时准备着再去逮捕拉曼特一次。一小时以后，他听到了杜克被活活燒死的消息。他又想打电话到圣弗拿多去，可是这时候罢工工人已把电话綫割断了。

普利姆罗斯象所有警察局的官員一样，是关在一个由象他那样的英国野心家所組成的狭窄圈子里的，由于自己在島上的威信非常高，就自以为非常重要。他完全脫离了人民。更糟糕的是，他真的不相信他們是跟他一样的人类。甚至在这样的时刻，普利姆罗斯仍旧以为他只要帶着一支更強大的警察队伍重新进入村子，指着枪逮捕一些人，其他的人又会象牛一样乖乖地把头伸到轆下去的。

另一方面，村人們对自己所干的事惊恐非常，觉得自己已經被逼到絕境，不得不使用暴力了。他們确信，現在不能再指望警察当局来寬恕他們了。

因此，晚上七点半，当警察的队伍开进村子的時候，来迎接

他們的是石块、瓶子、左輪槍、獵槍、便壺以及一切隨手可以抓到的東西。一個頂樓的窗口里放出來一槍，打中了普利姆羅斯的胸脯。他不到午夜就死了。警察們雖然受命不准開槍，却零零落落地打着槍，再一次撤退了。這些槍都對准着一個面貌有點象拉曼特的人放的。

直到第二天星期日早晨，一排手持武器的警察，後面跟着—小队白人組成的輕騎兵，方始能冲进村子，挨戶搜查武器和杜克的尸体。

凱西那天晚上一夜沒睡着。只有一个念头重重地压在她的心头：必須把她丈夫藏到安全的地方去。她曾經倒下了那桶煤油，从一个男人手里夺来一包火柴，亲手点了几根，还急急地搶在别的几个同样想点火柴的人前头。現在，她不讓自己想起束手待斃的杜克的尖叫声。象現在这样时候，每个人都惴惴自危，覺得自己隨時有死在警察手中的可能，杀死那样的一条毒蛇又算得什么呢？她不但不讓自己有絲毫的犯罪感觉，而且一想起她亲手杀死了这样一个曾經給她自己 and 数十个其他人帶來无穷痛苦的劊子手，甚至还感觉到一种复了仇的快慰和驕傲，覺得这是一个英雄行为。她还覺得，誰要是梗在她和拉曼特中間跟他們作对，她也要同样把他杀掉。怎样保护他呢？她寻思了很久很久。最后，她决定把他扮成一个女人，藏到一个朋友的家里去。

警察这种粗暴的行动所引起的不可收拾的后果，是拉曼特事先沒能預料到的。他現在才知道，毫無疑問，警察將會进一步挑衅，而罢工工人也会接受这种挑衅，向警察还击。象一块高热下的鉄一样，他們的構成已經改变了。他們本来不想使用暴力，也不希望使用暴力；可是在他們尝到了鮮血之后，第一陣恐怖一經过去，就急于要发洩一下他們郁积已久的忿怒。他們的队伍

在迅速壯大。連洋房里的佣人也离开了他們的工作……

六月十九日晚上，在普利姆羅斯被打死以後，總督向百慕大打了個無線電報，要求派一隻巡洋艦來。

星期天早晨，理查爵士親自蒞臨費柴巴德，跟鮑頓姆萊少校及執行委員會的其他一些委員們商議。挨戶搜查剛剛開始，聖貝特力克（費柴巴德所在的州）的議員就提出要求允許他去跟他的選民們作一次演講，叫他們悄悄兒地散開。

鮑頓姆萊少校認為這個黑種的人民代表胆大妄為到了不要臉的地步，气得臉都紅了。

“總督閣下，我一定要反對任何這樣的建議！”他說。“作演講的時間已經過去了。鑒於昨天晚上所發生的凶殺，您閣下應該立刻進行搜查，如果可能，并把殺人凶犯予以逮捕，除此以外，已經沒有別的办法。”

鮑頓姆萊周圍的人們咕噥着支持他。

總督那張平坦的、猙獰的、薄嘴唇的臉顯得更猙獰了。他的兩瓣薄薄的嘴唇變成了一條灰白色的綫。鮑頓姆萊少校說話的時候，總督只是低垂着兩眼往下看，隨即回答說：“我作為政府的領導人，面臨類似的局勢不是第一次了。我雖然很感激你的忠告，鮑頓姆萊少校，可是我却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可能，來設法平息這些已經過于激動的人民的怒氣。我希望聖貝特力克可敬的議員先生在這次的使命中，能充分得到警察當局的保護。”說完這話，他拿眼望着警察總監。

凱勃利奇上校長得粗眉大眼，又高又瘦。他把闊嘴的一角往下一撇，露出淡淡的一個含譏帶諷的笑容。他站起來，把鏡片塞到眼眶里，朝這位聖貝特力克可敬的議員瞪了一眼。他倒不是有意從眼里閃出凶光，那只是鏡片的一種反光而已；但是這位可

敬的人民代表还是干咳着表示歉意，好象說总督要这样跟一个黑人站在一边，并不是他的錯，而且他眼看到对鮑頓姆萊少校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加以駁斥，心里十分后悔。

挨戶搜查暫時停止。可敬的議員先生把他的汽車作为講坛，向人民呼吁，要求他們散开，回去工作。他向他們保證，总督这时正在考慮他們所提出的每一个要求。

大家先是靜靜地听着他講，然后对他破口大罵起来。法蘭琪把两只拳头举到他綁着綑帶的头上，尖声叫道：

“……挑撥离間的特务……想叫我們上当！我告訴你們，同志們，別理会这个家伙，他是政府派来欺騙我們的，想平息一下我們的怒气，給我們一种假的安全感。他沒給我們一絲一毫增加工資的保證。我說，如果給我們过去那种活不下去的工資，我們決不回去工作。現在他們必須跟我們談判，要不我們就要粉碎他們！你們就是把所有的警察派来，也吓不倒我們……！”

那个“人民”的代表气得暴跳如雷，揮着一只肥胖的、軟弱无力的黑手，嘴里喊着“不識好歹……受一些傻瓜驅使……法律！”之类的话，在警察的保护下乘着汽車离开了。

警官們这时生怕重蹈昨天晚上的复轍，也放弃了挨戶搜查撤退了。

这当儿，波依桑剛参加完加冕典礼回来，在路上接連地打来电报，为工人們在某些不法分子的策动下使用暴力而表示遺憾。

第五十六章

星期六和星期日发生的这些事情，把島上整个南方地区的油田官員全都吓坏了。包印特·福尔丁煉油有限公司关上了大

門，派警察和志願人員守護住大門和好几哩長的鐵絲网上的战略据点。那些英國經理不是沒有道理地覺得，他們是帝國某一块孤立的前哨地上的守護者；他們意識到自己有責任保護千百万鎊英國投資者的財產；同時他們也不希望丟掉自己高俸厚祿的職位。但是最大的原因是，凶殺一个他們同種的人的事，把他們激怒了。他們覺得有必要來維護自己的威信，堅定沉着地來對付最細微的騷擾迹象。他們拿出了自己的槍枝。

星期一早晨明朗無云，只有點兒霧。天還沒到熱的時候。一陣陣清涼的微風在樹叢里吹過，發出簌簌的聲響。容易興奮的百靈鳥快樂地彼此尖叫，從這棵樹里鑽到那棵樹里。它們好象是在聊天，在表達他們生活的愉快，或是在彼此訴說找到了什麼東西作早餐。它們一點也不去注意煉油有限公司鎖着的大門後面在搞些什麼活動。那兒，一些人正在準備干凶殺的勾當。

大門後面有十個人。七個是白人，裡面有一個穿着自衛隊少校的制服；其他六個都是輕騎兵隊里的。還有三個是黑人警察。他們另外呆在一邊。

輕騎兵隊里有一個是傑克·勞里默。他所以當選，是由于他槍打得准。另一個是個瘦削的高個子，一頭棕色的頭髮，臉上長着雀斑，牙齒暴在外面，他正在說笑話。傑克·勞里默象騎馬似的蹲在他的槍屁股上，大聲笑着。他跳起來，戳了下棕頭髮家伙的胸膛，也說了個笑話跟他比高下——他說的是個下流的笑話。他一眼看見一個穿藍襯衫的黑人在鐵絲網外面，就突然住口不說了。那黑人神色困惑、慌張，正在十呎高的鐵絲網外面拿眼望他們。他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武裝起來，好象準備攻打什麼似的。勞里默踏着一種新的、沉重的軍人步伐向鐵絲網走去。他那兩只踢起球門來百發百中的、強壯有力的、微微有點彎的腿

裹在閃亮的綁腿和沉重的長靴里，靴子和綁腿噠咕作響，勞里默听_在耳里很是高兴。

“滾开！”他說。为了尊敬他的少校布倫，他沒惡言咒罵这个黑人。布倫是个皮包骨头的南非人，臉龐瘦削，容貌严峻，一向不跟当地人接触，不管黑人也好，白人也好。在厂里，他是勞里默的上司。这时候，他来去踱着，跟一个英国職員說着話，勞里默特別注意到布倫从来沒向他周圍的人瞟过一眼，而且他說話的声音那么輕，誰也听不見他說的是什麼。勞里默这时意識到布倫停住了脚步，在望着他和那个黑人。

“滾开？”那黑人气忿忿地說。“你現在有了一支枪，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嗎？”

“快跑，你！”勞里默說，用枪指着那黑人，同时觉得布倫的两眼正在望他，心里很是高兴。

那黑人跑开了。

“我真想把他打死，”勞里默說。

“你打不着的，”那个棕头发說笑話的人說，“他在弯来弯去地跑。”

“是誰打死普利姆罗斯的——这是我很想知道的，”勞里默靜默了片刻以后严肃地說。“他是个很好的家伙！”

“他們應該知道誰有散彈枪，”那个說笑話的人說。

“不錯，可是是誰打的呢？”另一个問。

“他們要是查不出来，”勞里默放低了声音說，“他們就應該抓十几个人出来把他們一个个枪斃。”

“不成，你不能这样做，你必須讓他們明白什么是公道，”那个說笑話的人說。

“关于杜克的事……！”勞里默嘟囔着說。

他們两个都不作声了。劳里默从这陣靜寂中感覺到，他們已經表示出决心願意献身給公道和高尚的理想。他覺得自己虽然还不是个英雄，可是，过不多久也許就能当上了。他幻想着那天晚上他要是跟普利姆罗斯在一起的話，他可能干出些什么样的丰功偉业来。他一定会一个人單枪匹馬冲进附近的屋子去。他想象着自己怎样摔人、踢人，用枪把許多人扫倒在地。他仿佛看見黑人們在他前面逃跑，彼此嗔怪着，自动把杀人的凶犯交出来給他。他就押着那个凶犯穿过一条条的街道向警察分局走去。他可能获得一枚獎章，在公司里得到一个很高的职位……

一群三十个人左右的工人到了。他們热烈地談論着，其中有一个提高了嗓門在加重語气說話，大家都哄笑着。但是他們一看见大門鎖着，就截住話头，說道：“瞧，諸位，大門鎖上了，”說着，大家都走到門边，默不作声，心里很是納罕。

大門后面的人們馬上显出一种警惕的神气。劳里默拿眼望着布倫。

“回家去吧，”布倫走到大門边說。“工厂关闭了。”

可以看見其他的工人在陸續前来。厂里七点开工。这时七点差一刻。

“放我們进来吧，老板，我們不罢工，”一个戴眼鏡、面貌慈祥的中年人恳求說。

“我們誰也不放进来，”劳里默撫弄着手里的枪回答說。

那个戴眼鏡的、面貌慈祥的人微笑着望着劳里默，臉上显出一种困惑的神色。一个穿着藍襯衫的小伙子，也就是第一个来到大門边的那个黑人，說道：

“他媽的誰跟你說話来着，嘿，住嘴！”

“別回答他，”布倫严厉地对劳里默說

外边的人越聚越多，劳里默也越发期待——甚至希望——他們发动攻击……他幻想着自己怎样尽管受了伤，还是救下了整个煉油厂。他已經選擇好了最初几个射击目标——那个两次惹恼他的穿藍襯衫小伙子，还有那个騎在自行車上气忿忿地提高了嗓門在說話的家伙。

困惑的人群并沒散走，只是在路旁的地上坐下，討論着工厂关門不讓他們进去是什么意思。

“他們怕我們，”有一个說。

“他們是要把我們大家都歇掉。他們賺的錢已經很多，可以毫不在乎地坐下来歇一个月，眼看着我們餓死，”另一个說。

“你們可知道这一着是什么意思，諸位？”第三个說。“他們在費柴巴德吃了亏，想在这儿拿我們出气。”

一輛滿載着工人的卡車到了。大家都跳下車来，只有一个穿着一件沒有領子的襯衫和好几块补丁的上裝的小矮个子沒下来。他是克萊姆·潘恩。他站在卡車上演講，攻击資方老板，煽動工人們把这次关厂轉为罢工，并告訴他們說，在三十哩外包印特·比埃爾的煉油厂里，有他們的几千个同志在罢工。“你們如果想得到你們正義的要求，你們如果希望这一切麻煩很快結束，就讓我們使所有的油田和煉油厂都关起来。我們是做得到的……！”

布倫交叉着两臂站在那里望着潘恩，他的臉猙獰蒼白。工人之間的談話已轉为热情的演講了。

这时候，聚集在大門外的工人已經有四百左右。他們看見一輛滿裝着油管的載重卡車慢慢地駛来，就讓出路来給它过去。布倫和劳里默开了鎖，打开大門，讓卡車駛了进去。另一輛卡車从大門里出来，接着又有一輛裝着油管的卡車駛了进去。

一个小时过去了。聚在門前的人已經增加到六百，他們說笑着，喧嘩着。

西印度人是乐天的，豪放的。他們能在一瞬間將一出戏剧变为鬧劇，同時也能凭空創造出一出戏來。現在大家已經決定要把他們的处境看作是个大笑話。他們嘻嘻哈哈地笑着，嘲弄着大門后面的白人，兴高采烈地叫罵着那些卡車司机和一些在貯油槽和建築物附近走動着的黑种工人——这些人显然在做一些重要的工作。

当一輛裝着油管的卡車駛來的時候，他們不讓門外的木头柵欄升起來。

“罢工吧，老弟。回去！”一些声音兴高采烈地說。

“把那些混賬油管扔在溝里。”

“朋友，你的假日到了。你不高兴嗎？”

“到曼柴尼拉休假去吧。过了两个星期再运油管來。”

布倫叫人拿了把斧頭來。“傑克和華金斯，你們跟我一起來，”他放下手里的槍說。“你們几个人等我們出去后把門鎖上。”

这个对誰都不瞅不睬的布倫过去一直不曾直呼过勞里默的名字。勞里默更覺得自己是站在正义这一边了。他提着槍，緊隨着布倫走了出去。布倫的另一个卫士，那个說笑話的人，臉色很蒼白。

布倫用斧頭砍着柵欄，大家見了都譏笑他。

“讓他砍去。他以为这是什么……？”

“白人事实上沒一个好的……”

“那家伙已經害怕了，看他的臉。”

木条掉到了地上，布倫和他的卫队們又回到大門那里去。人群里有人在吃西瓜和香蕉，他們嘻笑着把吃剩的皮向这三个白

人扔去。一块香蕉皮打在劳里默的胳膊上，他不自觉地躲闪一下。布倫觉得有一小块湿漉漉的西瓜皮打在他颈根后面。他走到門后的时候，气得脸色煞白。

“打一排枪！”人群里有人听见他这样说。

劳里默立刻放了一枪。他清晰地听见那个穿蓝襦衫的家伙喊了声“天哪！”刚转身想跑，就栽倒在地上。

大門那边的警察听不清布倫的命令，但是被轻骑兵队的枪声惊动了，也开始向人群开起枪来，人群立刻四散奔跑起来。劳里默听见一片尖叫声和咒骂声，他生怕失掉射击目标，就迅速地拉动枪栓开枪射击。一个正在吃香蕉的十四岁左右的男孩陡地合扑着倒下来。他伸得长长的两臂象折断了的翅膀那样拍打着柏油路，鲜血从他身上冒出来，流了一地。一个男子紧捏着正在看的报纸倒下了。一个送牛奶的十二岁印度孩子咕咚一声从自行车上摔下，一瓶瓶的牛奶有的在地上滚，有的就打破在路上。

“停止射击！”布倫嚷道。

劳里默从枪里取出一个弹壳，拿枪瞄准一个嚎叫着用手脚从溝里爬开去的受伤的人。

头顶上，一只百灵鸟在快乐地歌唱，欢迎清晨的来临。阳光照到散在路上的牛奶瓶上，闪闪地放光。不久以前才停止的微风这时又轻轻地吹起来，只是改了方向，把惊惶失措的、受伤的、垂死的人们的呻吟声送到大門后面那群刽子手的耳里。

那个暴牙齿、棕头发的家伙张大了嘴瞅着死了的送牛奶孩子。他不相信是他自己杀死这个无辜的孩子的。“是他们自己不好，他们先拿东西扔人，”他嘟囔着说。

劳里默脸色苍白，一句话也不说。

人们看见射击已经停止，就有几个人向那些受伤的人走去。

勞里默看見一個瘦弱的、棕皮膚的黑人怒容滿面地急急向那個送牛奶孩子奔去，把他在散滿一地的牛奶瓶中間翻了個身。勞里默打了一槍。那人咳了一聲，往后倒了下去。

“停止射擊，聽見沒有！”

“他媽的你這是怎麼啦！”那個棕頭髮、說笑話的人對勞里默說，一邊驚恐地望了布倫一眼。

“对不起，先生，”勞里默嘟囔着說，因為自己違抗了上司的命令，覺得犯了罪，心里很是害怕。

那些向受傷者走去的人又跑開了，一邊咒罵着。

最后那個被打死的人是克萊姆·潘恩。

第五十七章

包印特·比埃爾煉油廠里的六千個工人發動了罷工。廠里的一切工作都已停頓。激怒了的工人從包印特·福爾丁南面三十哩的地方出發，整隊向聖弗拿多走去，沿路攔住了卡車和公共汽車，強迫車里的人——跟他們一樣的工人——下車參加罷工。在離聖弗拿多郊外兩哩的煉糖廠聖·馬德蘭廠里，工人們一聽到最近這次屠殺工人的消息，立刻改變了他們多少年來那種俯首貼耳的態度。連那些外貌最老實的印度人和黑人也都起來咒罵并毆打白人老板，搗毀了機器。甘蔗田上和其他農田上的工人不但起來罷工，而且由於他們沒有組織，無法正確地發泄他們那種要求復仇的欲望，就只好到處尋找領導戰鬥的人，作出了一些沒有意義的暴行。在島上某個市中心區里，一些赤腳的、衣衫襤褸的農田雇工結隊到州長辦公室去要求增加工資。他們手里拿着他們用來掙麵包的生產工具——鐵鍬、彎刀和魚叉。武裝的

警察埋伏在州長辦公室周圍的籬笆後面。州長站着跟工人們講話的時候，警察突然開起槍來，殺死了好幾個他們自己的黑人同胞……

島上到處弥漫着血腥味。這越發激怒了其他地區的工人，使他們更痛恨白人……

星期一早晨九點，工人們從包印特·福爾丁和包印特·比埃爾來到費柴巴德，敘述槍殺工人以及數以千計的工人到處罷工的情形，拉曼特、法蘭琪和彭納特听了，就決定盡一切可能去動員碼頭工人和鐵路工人參加鬥爭。他們覺得，他們如果能使貿易陷于癱瘓，資方老板們的頭腦也許會清醒過來。

“讓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要工資，不要戰爭’，”拉曼特一邊說，一邊絕望地用手去抓他那象女人般包着一塊白布的头。

“‘要工資，不要戰爭’？”法蘭琪笑了一聲重複說。“你害怕了嗎，班：瞧瞧人民——瞧！他們兩個都要——要工資，也要戰爭。即使你現在親自出去，也止不住他們的。再說他們做的也對！讓我們起來作戰吧。”

“你說的話簡直象個傻子！”拉曼特厲聲說。“跟什麼作戰？英國水兵隨時會帶着機關槍到這兒來。我們的責任是遏止人民，只讓他們為工資和工會而罷工，却不讓他們使用暴力。看來你由於星期五晚上挨了打，人都變笨了。”

法蘭琪用一種不耐煩的姿勢扭了下身體。他面對着拉曼特，氣得下巴頰兒也直哆嗦。

“瞧！”他說，“我現在就要到西班牙港去了。我知道我一定能把裝卸工人和碼頭工人爭取過來。可是如果警察向我們開槍，你要我怎麼辦呢——逃跑嗎？人民會自己作主，不會听我吩咐的。”

“說得對，”彭納特露出他那種難以捉摸的笑容說。“不惜任何代價，我們必須鼓勵人民起來罷工。”

法蘭琪立刻動身到西班牙港去了。

凱西、彭納特以及從包印特·福爾丁和費柴巴德兩地來的兩百來個罷工工人在街上開了一個會。從星期日早晨起，軍警人員就不敢進入這個村子了。這次會開了一個小時，在開會的時候，罷工工人象警察一樣執行任務，斷絕了交通，盤問過往車輛的司機。村人們明白地向大家顯示，他們已經成了費柴巴德的主人。

凱西已經一點沒有過去那種胆小怕事的痕迹。星期天一清早，她把拉曼特扮成女人藏了起來以後，就把小格拉西送到她姑母家裏安頓好，以防萬一。過不多久，警察就來了，開始挨戶搜查。拉曼特的家在村子盡後頭，所以最先被搜查。警察故意拿刺刀往褲子裏戳，把被單撕破，把衣服扔了一地，把陶瓷器打碎。凱西交叉着兩臂站在那裏，由恐懼產生忿恨，惡狠狠地拿眼瞪着他們。她知道他們只要一旦重新當了費柴巴德主人，就決不會對她客氣：她是拉曼特的妻子，一個出名的戰鬥者。她知道村里有一些人由於害怕，可能向警察作証來開脫他們自己的罪名，說出她怎樣不管杜克苦苦哀求饒命，還是帶頭把他殺了。後來挨戶搜查突然停止，那個當立法議員的老混蛋來哭哭啼啼的告訴人們怎樣有必要一邊繼續給公司創造利潤，一邊听候總督去跟公司的高級人員晤談——晤談！法蘭琪駁斥得多痛快！她和所有的人眼看着警察急急忙忙地圍住了那個肥胖的立法議員把他護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心中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經過這次事故以後，凱西不再有絲毫的疑慮或顧忌了。她的每一個行動都變得堅決果斷起來。她覺得自己已經不可能犯

什么錯誤。她的才智變得象刀鋒一樣的銳利。這場鬥爭佔據了她的身心，使她有了很大提高。過去她本是個胆小如鼠的女傭人，看見奧斯本法官毛茸茸的手從菜盆里取菜尚且害怕，可是現在，她却向罷工工人演講，滿懷信心地對他們發號施令，知道他們一定會服從。而他們也的確服從了。

現在，在星期一早晨，凱西征用了一輛卡車，從車上向那些攔住大路、氣恨填胸的罷工工人演講。

“同志們！”她兩手按在屁股上聲嘶力竭地嚷。“我們必須把聖弗拿多封鎖起來。切斷水陸兩路的貨運。法蘭琪同志已經到西班牙港去了，去動員全體鐵路工人、裝卸工人和碼頭工人起來罷工。我們這兒有卡車和公共汽車，可以送我們到聖弗拿多去做同樣的事。不讓商人賺錢！不讓槍炮和軍隊從西班牙港運來！這是我們能夠強迫他們向我們讓步的唯一辦法——”

“拿槍來武裝我們自己！”一個印度人的細小聲音喊，他一只細細的、赤裸的棕色胳膊在陽光下揮舞着一把彎刀。

“對！你們要是拿得到槍，就儘管拿吧！”她一邊喊，一邊舉起一只胳膊那麼一掃。“你們要是不拿，他們會交給白人来殺我們的。他們在這兒有什麼權利？他們從英國來，把我們的東西搶走，還拿我們當狗看待——”

“把他們全都殺了就完事了！”一個男人的聲音打斷她。

“你們不能這樣做！”凱西告訴他們說。“總督已經去調巡洋艦了。他們就要派有訓練的軍隊來殺我們。他們可以開大炮打我們。你們要是拿到了槍，就把它們扔到海里去。你們是要錢呢，還是要戰爭？”

“錢，嘿！”

“戰爭！”

“別瞎扯。錢——食物！”

“戰爭，戰爭！”

凱西舉起了兩手。“談到殺人，沒人比我更想杀掉他們幾個了。可是我跟你們說，那沒有用。殺了他們，還會有更多的白人乘船來拿槍屠殺我們。不讓他們賺錢，同志們！他們愛的不是生命，他們愛的是錢！瞧這兒有二十輛卡車和公共汽車。別浪費時間。快上車！讓我們立刻到聖弗拿多去，勸員工人們起來罷工。明天巡洋艦可能就到這兒了。趁他們現在還害怕我們的時候，快點兒去吧！”她停了一下，兩手按在屁股上，伸長了脖子，往四周張望着——她真是一個活的火炬。“誰跟我一起乘這輛卡車走！”她問。

好幾個人，包括那個拿彎刀的印度人在內，一齊跳上車去站在她旁邊。凱西爬下卡車，進了車廂坐在司機旁邊。

“我們走了。跟着我們來吧，”那個印度司機把頭伸出車廂，向后面的卡車和人們揮着手說。他發動引擎，开着卡車很快地在人群中間駛過。人群也就散開，豪邁地、熱烈地吶喊着擁進剛才開會時候他們攔阻下來的那些卡車和公共汽車。

五十分鐘以後，他們到達了聖弗拿多的咖啡街，凱西就停下她的那輛卡車，也叫后面跟着的車輛都停下。罷工工人迅速地跳下車來，排成一個縱隊，步伐凌亂地急急向海邊出發，一邊大聲地說着話，好象這個城市是他們的一般。

聖弗拿多跟西班牙港一樣，市內不見一個警察。所有的警察都被派到油田上去了。少數幾個武裝的自衛隊守護着電力公司和電話局。幾百個無事可做的、充滿敵意的工人在街頭閑蕩。其中有些是包印特·比埃爾和聖馬德蘭來的罷工工人，但絕大多數是失業了好幾個月的工作人，他們早就心懷忿慨和不滿，覺得

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隱隱約約有一種復仇的慾望。他們大家都意識到壓迫他們的法律巨掌這時正忙着照顧別的地方，因此都渴望着尋找一個目標來發泄一下他們心中的忿怒。他們看見罷工工人的隊伍，其中好些人頭上或臉上還綁着綑帶，又聽說他們是從費柴巴德和包印特·福爾丁來的，就立刻參加了進去。隊伍很快地變成一群瘋狂的、吶喊着的暴民。每個人的臉上都閃露出無畏的堅決意志，對乘着汽車疾馳而過的那些資本家顯出很深的仇恨。在工人們的最前面，凱西緊握着拳頭，擺動兩臂，象個男子似的大踏步走着。這群暴民走到市內商業中心區高馬路時，驚惶失措的商人們急急地關上了他們的鐵門，那些买东西的顧客有的躲到鋪子裏面，有的向自己的汽車奔去，开着走了。

“對，關門吧！你們看見我們來了，還是關門的好，”暴民裏有人這樣威吓說。

一個戴着雪白的、漿洗過的硬領的年輕白人向他的汽車奔去，一邊不住地回頭看，臉上顯出一種驚恐的神色。這張蒼白的、驚恐的臉搖落了工人們身上另一個桎梏。在隊伍最前面的人怒吼了一聲，撿起石塊向汽車扔去。有一個人舉起大拳頭裏緊握着的一截鐵管子，砰的一聲向車窗上打去。車裏的一個年輕白種女人恐怖地尖叫起來，想用自己的身體掩護住她的一個哭叫着的四歲女孩子。暴民打壞了好幾輛在人行道邊的汽車。

凱西看見一些白人婦女，過去都是架子十足的家庭主婦，現在却都奔到鋪子的鐵門後面躲藏起來，她見了不禁心頭火起，一陣強烈的仇恨傳遍了她的全身。她粗聲笑着，從一個男人手裏接過一塊石頭，向一個正在奔跑的女人扔去。石塊打在那女人的屁股上。人群裏爆發出一陣嘲笑的喊聲。那種深藏在內心、壓抑已久的對他們白種主人的仇恨，這時一股腦兒從暴民中傾瀉出

来。他們只有一个要求——要破坏，要搶掠，要看見白人們恐惧地在他們面前縮作一团……甚至要杀人。因此那个瘦瘦的印度小伙子举起了新磨的、在阳光里閃閃发亮的弯刀振臂一呼：“咱們占領电话局去！”凱西和其他一些人立刻跟着他去了。只有彭納特头腦比較清醒。

“我們的目的是动員海边的工人，”他爭論說。“控制鐵路——攔住火車，嘿！”

“我們也要到那儿去的，嘿！”他們对他說。“可是我們先得切断城市和南方警察的联络。”

工人們一心想占領通訊設備，成为城市的主人，都急急地向前冲去。一个年輕的黑人两手捏着一个扫帚把高举在头上，开始象参加狂欢节似的摇晃着身子跳跃起来。

“不准瞎鬧！”那个印度人威吓地举起手里的弯刀嚷道。“这不是狂欢节日，这是战争！”

一个怒气冲冲的灰白头发的英国人用一个指头揪着喇叭，想迎着前进的工人冲过去。人群暂时停了一下。几十只強壯的臂膀抓住了汽車，把它掀翻，拳头象雨点一样往車上打来。人們又繼續往前冲去。

暴民走到电话局前突然煞住了脚步，犹豫着，爭論着，彼此催促着前进和后退。一个圓背脊的白种中尉臉上显出一种坚决的表情，率領着四个有肤色的自卫队站在台阶的最高一級。他們每个人手里都有枪。那几个自卫队板着脸，显出恐惧的神色，他們迅速地屈起一腿跪下瞄准着。

暴民还在犹疑的时候，大屁股的卡瑪契从一条小街里奔出来加入了他們。他听到枪杀工人的消息和安德烈告訴他的許多話，心里非常激动，就乘了公共汽車到圣弗拿多来了，他本想尽

可能再往南去，可是司机到了圣弗拿多不肯再往前走，生怕見了罢工工人丢掉他的車輛和他的錢。卡瑪契下了車，在市內到处踹躓，跟工人們談話，心里很妒忌安德烈，因为他曾亲眼目睹那么些动人心魄的事。这时候，他参加了暴民，張大了嘴在一旁看着。离他不远站着一个人年轻的混血儿。曼尼满心欢喜地認出了他。他就是那个鉄一样的臂膀上滿是青筋的年轻烘面包工人，在面包工人开会的时候，时常在会上吵吵嚷嚷。曼尼跟他很熟悉，这时就喊道：“乔治！乔治！”好几張怒容滿面的臉轉向了卡瑪契。有些工人看見有白人在他們中間，很是忿怒，就粗暴地把他推到一边，还动手揍他。

凱西正在跟工人們講話：她看見了那些武裝的自卫队，神志已經清醒过来。

“离开他們，”她极力劝說。“他們有枪。我們到車站去吧。我听說他們用火車运了枪来。”

“向他們冲上去！整个城市都是我們的了。你們大家害怕什么？向他們冲去！”那个拿弯刀的印度小伙子嚷。

那个白人中尉用他唱歌似的本地口音提出警告，說人群要是再往前走，他就要开枪了。

凱西在說：“你們有什么——石块！你們怎么能用石块跟枪作战，嘿？走吧……”

他們意識到自己沒有武裝，胜利只是暫时的，而全副武裝的英国水兵馬上会来屠杀他們——这些思想使得前面的几个人躊躇起来，不敢采取行动，然而同时也促使后面的人拥向前来采取行动。有几个男女工人跑开去从后面攻打電話局。

“你們这班婊子养的！”一个样子瘋狂的女人一边喊，一边拚命往暴民的前面挤去。她的头发結成又短又硬的辮子，两眼滿

是血絲，在那几个自卫队看来，她簡直象一个从地獄里来的女鬼。她一边推开擋住她去路的人，一边尖声喊叫：“今天早晨，他們在包印特把我的丈夫杀了！”說着，她用尽全力——一个瘋女人的力气，拿起一块石头向跪着的自卫队扔去，同时銳声喝叫她前面的人讓路。暴民呐喊了一声，紛紛拿起石块象雨点般打去，同时也往前冲。卡瑪契象在一个大浪之上似的，身不由己地也向前湧去。一顆子彈在他耳朵上擦过，打碎了他的眼鏡，同时使他覺得一陣刺痛。他听见一片尖叫声：“杀人了……天哪……他們开枪了……”那个瘦瘦的印度小伙子把弯刀放在嘴里用牙齿咬住，象一只猴子那样敏捷迅速地爬上了一根电綫杆。那个中尉瞄准他打了一枪。印度小伙子两手在空中乱抓，他的弯刀从他牙齿中間掉了下来，他自己也跟着掉下了。人群四散逃跑，把死了的和受了伤銳声叫嚷的人們丢在街上不顧。人行道上的一个血泊里，躺着那个曾經企图割断电话綫的印度小伙子的尸体。

卡瑪契在一年前某次面包工人的会上曾这样喊过：“我們迟早总要进行武装斗争！警察拿了枪来对付我們的时候，我們不会逃跑。”可是現在，他在尖叫声和子彈声中惊恐地奔跑着，覺得子彈随时有可能打在他的背上。他因为丢了眼鏡，虽然已成一个半瞎子，却还是脚不停步地飞跑着，直到他远离了人群，离火車站不远，才煞住脚步。好几个人好奇地望着他，用手指他。“你受伤了嗎？”有人这样嚷。直到这时，卡瑪契才发现自己的脖子上和肩上已被鮮血染成一片紅色。他两手顫抖着，重重地喘着气，走到一家葯房里把他的伤包扎了一下。子彈擦破了他的耳朵……半小时以后，他上了一輛駛往西班牙港的火車。

凱西心里交織着忿怒和絕望的感情，随着人群跑开了。她在旁边的一条小街上停住脚步，高声喊叫着，想把跟随她的散乱

人群召集攏來。彭納特已經不見了。他是開槍時候最先被打死的一個。直到兩小時以後，凱西和其他的工人才能重整隊伍向碼頭進發……

另外還有好幾個由罷工工人和失業工人組成的龐大隊伍在街上遊行，高唱着卡麗普索，跳着狂歡節時的“雷歌”^①式舞蹈，喝着酒，向那些乘着汽車急急逃往比較安全的西班牙港去的白人怒罵着。

那天晚上，總督又打了個無線電報，要求再派一艘巡洋艦來。

第五十八章

西班牙港的清道夫一直沒加過工資。星期六那天在費柴巴德發生的事件，以及關於罷工工人控制了有三萬居民的聖弗拿多的各種聳人聽聞的謠傳，鼓舞了清道夫和全島的其他工人，他們向資方威脅，如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就要舉行罷工。

西班牙港的市議會在星期一下午召開了一次會，市政府大廈對面的巫德福廣場上，法蘭琪正在跟兩百來個清道夫和失業工人講話。他這時已經把極大多數的裝卸工人動員起來，發動了罷工。沒有一個警察來阻止他講話。一些武裝的自衛隊守護着電力公司、電報局、電話局、中央消防站和市政府。

喬·艾利亞斯在下午四時乘他母親的汽車到了市政府大廈的門口。十幾個印度人立刻圍住了喬，要求他幫助他們迫使議會增加他們的工資。

① “雷歌”(leggo)原意“隨便”(letgo)，一種不拘形式的、縱情的舞蹈。——原注

“我十分同情，”乔下了車，从嘴上取下一支很粗的雪茄說。
“十分同情。現在只是政府在耽擱——”

“艾利亞斯先生，工人們需要錢！他們說議會得增加他們四毛二分錢一天。過去增加一毛錢的要求已經不管事了。他們要是明天還拿不到增加的工錢，就決定罷工。”

說話的人是個肥胖的印度人，圓圓的臉，赤着腳，穿着一件咻噠襯衫。跟他一起的人有年輕茁壯的，有花白頭髮花白胡子的。他們全都冷酷地望着乔，或是彼此點頭，表示同意發言人的話。他們目不轉睛地瞅着乔，似乎在問：“你是朋友還是敵人？現在是證明你身分的時候了。”

乔也感覺到這一點，但是他顯出一種沒法相信的神氣，又從嘴上取下他剛塞進去的那支雪茄。“四毛二分錢？”他說。“哼。你們花多大勁兒，也說服不了我增加這麼些錢是合理的。你們這是什麼打算呢，存心勒索議會嗎？你們這樣會把事情弄糟的。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們，這樣會把事情弄糟的。我勸你們不要採用這種手段。你們必須耐住性子。至於說增加四毛二分錢——你們可知道這差不多等於全部工資的百分之五十嗎？”

他周圍的人們厭惡地嘟囔起來。

“還要我們耐住性子嗎，艾利亞斯先生？”一個工人說。“你可知道我們一邊耐着性子，一邊在過地獄似的生活嗎？”

“聽我說，你們這樣提出恐嚇和決不可能辦到的要求，對於事情是一點沒有什麼幫助的——”

“別跟他麻煩了！”一個矮小的年輕人大聲插嘴說。“我們明天罷工。”說完這話，他就離開了這伙人，走到巫德福廣場上去跟別的工人一起听音乐台上的人講話了。

“他是誰，那個在廣場上講話的人是誰？”乔沒好氣地哼了幾

声說。他覺得自己好象認得法蘭琪。

“他是从費柴巴德来的，老爷。”

“哦，他是从費柴巴德来的，嚟？……我告訴你們大伙儿說：你們要是打算向議會勒索，提出那些决不可能办到的要求，你們以后就再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支持。”乔把嘴一撇，搖了搖頭。“你們要是这样愚蠢，不講道理，我就洗手不管你們的事了。”說罢，他穿过工人們向市政府大廈的大門走去。

那几个清道夫滿怀敌意地望着他，彼此热烈地談論着，又回到廣場上去了。

市議会的會議已經开始。那个喜欢猜字謎、有在衣領里伸脖子扭脖子习惯的印度人要求先不按議事規程討論。他的要求被接受了。他于是馬上提議立即加清道夫三毛錢一天。他的提案辯护时的論点是：清道夫等待救济已有好几个月了；他們已經失去了耐心；現在，整个島上都騷扰不宁，議會如果再鼓励这么一个重要的公用事业部門发动罢工，那就犯了严重的玩忽职守之罪，对不起西班牙港的市民，特別对不起西班牙港貧穷的工人。

“鼓励罢工”这句话特別使乔冒火。他鼻孔里粗声出着气，沒等那个印度議員坐下，就跳了起来。他敞开上裝，以一种威吓的姿态露出他寬闊的胸膛，两只拳头按在屁股上，用高亢的、忿怒的声音駁斥这个提案。

“我为了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决不向任何人妥协。人民的需要必須占第一位。正是为了这个原故，我决不能支持一两个不負責任的、高談闊論的、把工人們引入歧途的人現在所提出的要求。正由于我心里只为工人們最大的利益着想，所以在他們企图毀灭国家的时候，我就不再支持他們。讓那些渴望下流群

众喝采的人——”说到这里，他伸出一个指头恶狠狠地向对面桌上的印度議員指点着，“去支持那班把工人们引入歧途的不法分子吧。不错，不法分子！我宁愿面对事实，说这样使用暴力是錯誤的，是愚蠢的，是不符合我们最大的利益的。我们这样做，只有对资本家有利——”

“市长先生，”那印度人插嘴说。“我真奇怪，这个胡说八道的家伙居然还有脸皮来谈资本家。”他转向乔。“你是个叛徒！”他说。“你应该为你自己害羞。你现在是出卖那些把你选进议会里的人民的利益。”

“要是你的意思是说，”乔回答说，“我拒绝接受暴民的命令，那么我骄傲地承认。乔·艾利亞斯是从来不怕说出他自己的意见的！”他拍着他汗津津的胸膛。“我要说这样的话——我决不接受暴民的统治！我们中间有一些非常危险的分子，照我的看法，必须把这些人扑灭。我是为人民最大的利益而斗争。前次我提议要扩大选举权，给工人群众一个发言权，是谁反对的，是谁反对的？”

“不错，可是现在，你有了铺子和财产，就不想给他们饭吃了！”

副市长的小木槌一点也不管用。（波依桑去参加加冕典礼还没回来。）議員里有大声支持乔的，有支持那个印度人的，也有靠在椅子上笑他们斗口的。

那个丑陋的黑人議員又在挖鼻孔了，他看见乔显然对自己藐视工人阶级的言论觉得高兴，心中十分吃惊，也越来越感到忿怒，最后忍不住帮着印度人向乔叫骂起来。

乔觉得自己这样攻击工人们，不仅显得大胆，而且也显得聪明，有远见。这就是他最大的心愿——显得大胆、聪明、有远见。

同时，他还觉得自己成了社会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一个对自己的阶级负有责任的“政治家”。他谈到了正义和常识。他硬说如果要把整个的岛从严重的经济萧条的泥潭中拉出来，并不是靠工人爬在资本家的头上，而是靠劳资双方公平合理地合作。

那个活象一只蓄着小胡子的猪的葡萄牙胖子，站起来用他那种沙哑低沉的声音支持乔的意见。“我们这张桌上有许多人，”他慢吞吞地、趾高气扬地说，“一向被认为是商业界的重要人物。我现在坦白地问你们：我们过去负担不起增加一毛钱，现在又怎么负担得起增加三倍于一毛钱的数目呢？一个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议案的人，决不可能是社会上的重要人物。这简直是浪费时间。要是今天下午我们只是讨论这样的事，那么我请求主席阁下允许我退出会场。”

他说完这话，也不等主席允许，就离开会场走了。

这时候，离市政府大厦不远的街上，杜克在出殓。警察当局已经尽一切可能使这次出殓仪式显得隆重庄严。可是站在街道两旁的一群女人嘲骂着盖有国旗的炮车，嘻笑着，提高了嗓门谈论着杜克过去的劣迹。“他没得好死！……活该，这个婊子养的！……你们这班人就只会干这样的事——开枪杀赤手空拳的人民……”有些人这样地议论着，她们的孩子也在一旁嘲笑跟在炮车后面的一队警察所发出的缓慢、庄严的步伐。

巫德福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演讲已经停止，可是清道夫们并不回家，他们都坐在广场栏杆外面的人行道上，等着听议会开会的结果。虽然这次会议不准外人旁听，清道夫们自有议会里的仆役偷偷来告诉他们谁支持他们，谁反对他们。

六点钟的时候，议会没作出任何决定就宣布休会。乔嘴里叼着一支新的雪茄，从台阶上下来向他的汽车走去的时候，几十

个印度人圍了上来，要仔細看看这个出卖他們的人。他們都怒容滿面地羞辱他，冷言冷語地諷刺他，威吓他說他如果敢再来跟他們講話，他們一定要把他打成肉醬。

“等到他們把几个人关进监牢，你們馬上就会改变态度了！”乔气冲冲地說着，进了他的汽車。司机发动了引擎，汽車就慢慢地从人群中間穿过去。有一个工人手里拿着一根粗棍子。他重重地在擋泥板上打了一棍。司机停住了汽車，倒不是为了擋泥板受了损伤，而是覺得他主人的威严受了損害。可是乔說：“走吧！”說完惡狠狠地抽起雪茄来。

“这班人啊，老爷！”司机嚷了一声，長長地撇了一下喇叭来表示他心中的忿怒……

議会在星期二早晨重新开会。这时候全体清道夫都罢工了。經過一小时的討論，議會同意立即加他們两毛錢一天，这笔錢將由議会在某項建設計劃中扣支。

工人們接受了这个折衷办法，恢复了工作。

第五十九章

过去三天內发生的事件在整个世界上起了反响。对西印度群島其他島嶼上的工人們來說，它們是一个战斗的号角。可是在英国，它們标志着宣布一个时代已經过去的丧鐘。国会里发出了恐怖的喊声，說什么“一个勇敢的警官”，有“很好的工作記錄”，被活活地燒死了。有人要求派調查团去調查。也有人希望那些首要的“不法分子”能依法逮捕，受到懲罰。但是許多英国工人看見这样对待他們的殖民地弟兄，都羞慚地低下头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們就会用行动来支援他們……

这时候，自卫队已充分动员起来，乘着卡车在島上的南部巡邏，有些車上还架着机关枪。好些地方，石块象急雨般向他們打去，他們就开枪打死更多失业的、挨饿的工人。

星期二那天，一群由罢工工人和失业工人組成的暴民在西班牙港的街头示威游行。象圣弗拿多一样，惊惶失措的商人急急地关上了門，而且上了門。罢工工人企图从中午一班开往圣弗拿多的火车上夺取武器，可是騎馬的警察把他們赶退了，有一个工人受了伤。

上星期五格茵妮絲·奥斯本曾跟菲丽絲·劳里默約好，在星期三一起上街。有人告訴她們說，有一些非常好看的新花样衣料到了。可是到了星期三，菲丽絲打电话來說，她身体不舒服，不能去了。事实上，她是害怕在路上遇見罢工工人——照她的說法，是一群“不法分子”——怕被他們辱罵，怕他們甚至可能对她动粗。可是这些思想在格茵妮絲脑海里一閃，就馬上被她扔在一边。星期三早晨，她秀丽的臉上露出一種冷若冰霜的高傲神气，迈着比平时更端庄的步伐，向腓特烈街走去。腓特烈街是西班牙港主要的商业中心。昨天，一群呐喊着的暴民就在这儿游行示威，威吓着商人和白人顧客。但是格茵妮絲从来不曾有过一絲怕害的念头。她觉得現在就需要她这一阶层的人，特别是作为大卫·普利姆罗斯一个密友的她自己，到腓特烈街来行走，就象那些黑人并不存在似的。而格茵妮絲也的确昂着头这样做了。

但是市內一切都是靜悄悄的。街上，罢工工人或失业工人东一堆西一堆地在閱讀报上登載的关于前一天在南方发生的枪击工人的消息。在鋪子里，招待也很不周到。使格茵妮絲特別恼

怒的是，一个女店員正拿出新到的衣料給她看的时候，竟突然跑开去倾听她的伙伴描述一个巡視員看見罢工的清道夫出現时怎样吓得奔跑起来。

十一点鐘的时候，有人喊：“水兵，水兵！”大家都往門口冲去。格茵妮絲正在史蒂芬茶室喝茶，也放下了茶杯走到阳台上往下望。臉頰紅紅的、挂着笑容的英国水兵正在街上走过。一些咧嘴笑着的黑孩子在他們旁边和后边裝模作样地走着。

“埃克塞特号的水兵！”格茵妮絲对她旁边一个不認識的白人妇女說。她心里充滿了驕傲，两眼閃閃地发光。“瞧他們的樣子，多精神！”

这队兴高采烈的英国水兵中間有一个抬起头来挤挤眼，格茵妮絲馬上揮着手絹回答他。街道两旁突出在人行道上方的那些古老的西班牙式的阳台上，滿是飄揚着的手絹，揮舞着的手和兴奋激动的臉。“埃克塞特号”的飞机在头上吼叫着。格茵妮絲近旁的那个白人妇女激动、快乐得哭泣起来。蒼蝇飞到被遺忘在桌上的三明治上大吃大嚼。

“我們的苦日子已經过去了，我想，”一个年輕的、臉上容光焕发的藍眼睛美国人說。他朝他身旁的一个姑娘微笑着，显然他俩是一对情侶。

格茵妮絲很快地抽了一口气，用两只閃亮的眼睛感激地望着他。

街上走过的水兵还不到九十个，可是在那些顧客看来，过去四天的恐怖經歷似乎已告結束，正义已經来临了。

那个哭泣过的女人这时忿慨非常地說，好象打算在对罢工工人的报复上尽她一点力似的：“你們想想看——他們把丽萃手里的菜籃子都打落了，把食物散了一地！这还象話嗎，愛，亲愛

的?”

那天早晨黎明的时候，警察和亞傑克斯号上的水兵——这只巡洋艦在两年后因击沉希特勒的格拉夫·斯比号而获得很高的声誉——突然袭击費柴巴德工人們的家，拿走了刀、劍和一两支散彈枪，逮捕了法蘭琪和其他几个出名的战斗者。拉曼特沒被他們捉住。前一天晚上，他依旧扮作女人，跟凱西一起迷到了西班牙港溫契斯特的家里。在星期二那天，法蘭琪就跟溫契斯特联系好把拉曼特藏起来。政府这时正出五百元賞格偵緝他的下落。

“叫那家伙来，你去叫他来，”溫契斯特这样說，他过去怕过他，妒忌过他，討厌过他，可是現在談起他来，却神气十足，儼然以恩人自居。

在这些日子里，拉曼特並沒有空下来。星期一，他写了封信給总督，派專差送了去。他要求理查爵士选派同样数目的罢工工人和油田經理来商談增加工資的問題。总督的回話严厉有力：罢工还在繼續的时候，决不談判。

“他是听那些油田的猪羅摆布的！”拉曼特接到回信时气得暴跳如雷。“他現在完全成了維護白人威信的工具了！他是不是还有足够的人性来理解这一点：工人們已經到了血肉之軀忍无可忍的程度？我們也有自尊心、正义感呀……只要我們有枪，有枪！”他咬牙切齿地說。他想起了跟他共了一輩子患难的老同志克莱姆·潘恩，想起他无辜被杀，自己又无法为他复仇，两手不禁捏紧了拳头。“停止罢工？”他心里想。“那还不如叫一座火山停止噴火！”

第六十章

“这么說，你已經变成女人了，朋友，”拉曼特在晚上跟凱西一起到达的时候，溫契斯特一边打量着拉曼特穿的衣服，一边用他那种細小的声音格格地笑着說。

“法蘭琪跟我說，你有一个房間可以讓我們住，”拉曼特不客气地回答說。

“当然有，嘿。我虽然穷，可不会忘記我的同志們。請坐。要喝点儿什么嗎？”

“不，謝謝。”

“你呢，凱西？”

“不，謝謝，溫契斯特先生。”

“难过是沒有用的，嘿，”溫契斯特一边說，一边又很感兴趣地瞟了一眼拉曼特的衣服。“朱丽亞，出来見見两位太太，”他喊他的妻子說。

他这种含譏帶諷的傲慢态度气得拉曼特的血直往臉上湧。

溫契斯特的妻子正在收拾一个房間。凱西站起来进去帮忙了。

“呃，老弟，你把事情搞的一团糟，都不能自拔了，对不对？”溫契斯特对拉曼特說。“当你讓那些瘋子——”

“当你談起一团糟的时候，請記住你自己那次面包工人的罢工，”拉曼特簡捷地打断他說。

“哦，我也失敗了，我也失敗了。可是我总算还有点骨气，”溫契斯特微笑着說。“你瞧，嘿，星期六那天，你在院子里是怎样跟群众說的？‘別讓他們把我抓去！’从你說出这样的話那一刻

起，你的問題就——”

“報紙在撒謊，”拉曼特气呼呼地打斷他說。“我從來不曾說過這樣的話。”

溫契斯特老头子皺起眉頭，用一個指頭按在唇上，從窗口往外窺視。“那樣的聲音——你得小心一些。你知道象法蘭琪這類瘋子是怎么搞的，”他放低了聲音繼續說，一邊輕蔑地揮動着他兩只骨瘦如柴的手，手上的皮膚就象裂了的皮革一樣。“考慮不周到……不懂得未雨先綢繆。”他挖空心思想出這句話來，心里很是快慰。

可是拉曼特說：“談談你所知道的事，你就不会吭聲了。”

這話觸怒了溫契斯特。他笑了起來。“談談我所知道的事，噯？你想要知道我所知道的？我知道你現在不再是什麼領袖了。你玷辱了你自己的地位。男人、女人和孩子被殺，你自己却逃走了。”

這個虛榮的老頭子看見拉曼特現在只好依賴他，心里很高興，不再象過去那樣怕他了。

拉曼特克制住了自己。他耐着性子跟他解釋，使用暴力的事是怎样开始的，警察怎样鹵莽行事，決定要給黑人一頓教訓的白人怎样向人民故意挑釁。可是他心里很忐忑不安，後悔自己到他的家里來。

溫契斯特的家是個非常小的木屋，跟溫契斯特本人一樣老，從來不曾上過漆。牆上的木板又黑又髒。起居室里有六把溫契斯特非常心愛的擦得烏亮的直背椅子和一把藤搖椅——都飾有椅套。此外還有兩張圓桌子，上面放滿了難看的玻璃小擺設，以及一只放瓷器的舊櫥，里面放着一套顏色鮮艷的茶具。地板上光禿禿的沒鋪什麼東西。那些椅套，以及那兩張堆滿了骯髒小

擺設的桌子，好象在給這地方裝點門面，拉曼特見了，心里更覺得悶悶不樂。牆的一邊，挂着溫契斯特年輕時的照片。對面的牆上是雜誌上撕下來的開吉納勛爵^①的彩色象片。這兩張象片，房間里唯一的兩張，更加深了拉曼特的不安。

“我們找錯藏身的地方了，”後來他們上床的時候，他這樣跟凱西說。

她默默地用兩只胳膊圍住他，把他攬得緊緊的，又把自己的臉頰貼在他的臉頰上。“最好還是你躲在一個地方，我躲到另一個地方去。我一向不喜歡溫契斯特，”她說，記起了他曾怎樣嘲笑包比多。

“你還知道別的什麼地方嗎？”他問。

“不是你可以去的！”

她放开了他，開始脫起衣服來。他躺在床上，看着她的每一個動作，好象還只第一次看見她似的。“奇怪的是，不管過的怎樣風風雨雨的日子，你還是這樣美麗，”他壓低了聲音說，口氣里顯得有點悔恨。他年輕的妻子這麼美麗，他見了心中不禁洋溢起一種要求過平安日子的強烈渴望。他覺得害怕非常，生怕她出了什麼事。

“凱西！”

她走了過去，他讓她脫去了她晚上穿着睡覺的套裙。當她向他彎下腰去的時候，他的兩手握住了她兩只美麗的奶房。“我從來沒想到我居然能夠這樣愛一個女人，”他說。“他們要是抓住了我——”

但是她吻住了他的嘴唇，不讓他說完。

① 開吉納勛爵 (Lord Kitchener, 1850—1916), 英國將軍，曾當過國防大臣。

“等着我，凱西，等着我！”他热烈地在她耳畔低声請求說。
“他們要是抓住了我，也不过是坐两、三年的牢——”

但是她又一次地吻住了他的嘴唇，用她热情的拥抱来打消他的胡思乱想……最后，他軟綿綿地躺在床上，两眼瞪着天花板。她用一只手摩挲着他的眉毛，想把他的思緒驅散。

“要你等我是是不可能的，”他显出一种痛楚的无可奈何神情說。“为了生活，你必須找一个男人，献出你的肉体换取金錢。想一想，我所爱的女人竟不得不干这样的事！我的天！与其讓我关在牢里受这个念头的折磨，倒不如现在就拿枪把你和我自己都打死好。”

“可是你为什么说要說关在牢里呢？”她問。“再說，我們俩在一起經歷了那么多苦难，你以为我还能丢下你去另找男人嗎？你所給我的，沒有別的男人再能給我了。”

“可是你怎样生活呢，凱西？”他問，一边拉过她的手紧紧握着。

“我会活下去的——只要他們不把我抓去，为了杜克的案子絞死我。”

“他們必須找出証人来，然而費柴巴德的工人不会出卖你的，我不是早就跟你說过了。他們痛恨警察，再說他們自己也跟你一样有罪。”

他們俩靜默了一会儿。她叹了一口气。他把一只胳膊伸到她肩下，把她拉到身边。

“別为这事担心，”他說。“我跟你說我懂得工人們。你以后將怎样生活——問題在这里。”

“我会找工作做。我会对付着过日子的。沒有男人帮助，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在我說来也不是第一次了。”

他靜默了一會兒沒有作答。接着他說：“對我來說，你已經變得比我的生命、我的安全，甚至比工人們更重要了。你第一次來到費柴巴德的時候，我就擔心這樣的事會發生。現在，我所以要逃避監獄，倒不是為了工人們，而是為了你。這實在太可怕了……我剛開始享受生活，他們就把生活從我這裡奪走了。”

“瞧你，班，你這話好像一個失敗主義者的口氣。他們還沒抓住你呢。”

“這個島是這樣小。我往哪裡躲去呢？”

她失望了。“你不是在戰鬥，嘿。”

“我疲倦了，”他嘟囔着說。

她摩挲着他那光滑的、現在常常刮的臉頰，揪着了他的兩只耳朵，熱烈地吻着他，絕望地想提高他的鬥志。

“你不能灰心！”她說。“工人們都拿眼看着你。除了你，還有誰來教導他們呢？”

“生活就是他們的導師。”

“可是你得領導他們。你有知識和經驗。”

他緊緊地抱住了她，直抱得她喘不過氣來。“我可以為你赴湯蹈火！”他微笑着低聲跟她說……

第二天，包印特·福爾丁和費柴巴德都有人來向拉曼特匯報罷工的進行情況。溫契斯特害怕了。“你要干嗎，嘿，吸引警察的注意嗎？”他逼着嗓子說，激動得連他那兩撇長長的、疏疏落落的小胡子都一上一下直跳。

“進監牢的是誰，你還是我？”拉曼特憋着一肚子怒火冷冷地問。

那天晚上，他參加了費柴巴德郊外的一個秘密會議。好幾百個警察和自衛隊在南部地區巡邏，即使看見有人三三兩兩地聚

在一起消磨时光，也要威吓他們，把他們赶散。罢工領袖們象一群受獵人追击的野兽一样，在森林中一个农民的小屋里相会。工人福利会已經成立了一个罢工委员会，不过无法募集足够的資金。許多本来願意捐錢的人，眼見过去四天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已轉过背去反对工人。現在，工人必須向工人募捐——一先令，三便士和一便士的子儿。这些錢連买食物都不够。拉曼特提議把这笔錢花在宣傳工作上。別的人也同意了。跟几千个罢工工人保持联系，提高他們的斗志，是非常必要的。

几千張傳單秘密印成。工人們不管警察的恐怖手段，拿了傳單在費柴巴德、包印特·福尔丁、圣弗拿多和包印特·比埃尔散发。有五个人被捕了。

罢工委员会每天都有人到溫契斯特的家里来看拉曼特。拉曼特忘了这不是他自己的家。他跟他們一起坐在起居室里，搬椅子的时候，上面的椅套掉下来他也忘了檢，同时还粗手粗脚地把堆着小摆设的圓桌子推到一边。凱西会进来在他耳旁低語几声。“那个老混蛋又找麻煩了？”他会这样說，“到我的房間里去吧，咱們可以在那里太太平平地談話。”拉曼特的一举一动，都使这个妒忌心很重的溫契斯特不快。他漸漸地痛恨起拉曼特来。拉曼特的身材和体力，他的强大有力的声音，他对一切問題所采取的果断看法，对每一个論点的随时辯护，他那种好象給每一个人訂下法律的說話态度——所有这一切，都煽起了溫契斯特心中妒忌的怒火。他覺得他不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了。他害怕这些陌生人，他們把他的家当作了策划阴谋的密室，破坏了他已經习惯的宁靜生活，危及了他自己的安全。

到了星期五，包印特·比埃尔的六千工人中間有几个回去工作了。起初只是寥寥几个人，但人数在迅速地增加。有些領袖

又是生气又是沮丧。星期六晚上，有两个这样的领袖来看拉曼特。他虽然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讲话，他的声音却全屋都能听到。

“你们必须这样看问题，”他一边说，一边扳下他左手的第一个指头。“包印特·比埃尔没有罢工的准备。没有罢工委员会，没有斗争的心理准备。那儿的罢工完全是自发的。我们不能对他们有更大的期望。他们差不多已经坚持了一个星期。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他们过去从来不曾罢过工。他们回去工作，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罢工失去了信心，而是他们饿瘪了的肚子迫使他们回去的。我们也应该有心理准备，预料同样的事会在费柴巴德和包印特·福尔丁发生。费柴巴德的工人心里是有准备的，可是我们谁也没料到他们会开枪杀人。他们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同志们，我们必须这样来估计现在的局势：等到包印特·比埃尔的工人在几天内全都回去工作以后，包印特·福尔丁的工人也会跟着回去工作的。我们的人会坚持最久，可是时间也不会太长。他们决不可能坚持三个星期以上。吃的，吃的！他们到哪儿去弄吃的？”他顿了一顿，拿眼望着他前面几个人阴沉沉的脸。“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失败跟斗争的坚决意志一样重要。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叫我们的工人回去工作——不是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可是等到包印特·福尔丁的工人屈服以后，他们会要求回去工作的。”他又顿了一下，但是没有人开口。“我们失去了一些重要的同志，”他接下去说。“我们会觉得好象失去了一切。别成为失败主义者。工人们在公开的战斗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下一次他们就会更有效地使用罢工的武器。我们这儿的工人战斗性都很强。我们必须保持他们的这种战斗性。危险在于英国的调查团来了以后，会介绍组织工会，而那些油田会把它们转变为资方的工会。我们受尽了苦中苦，才获得了这么一些进展，可是

我們总算获得了。什么也阻擋不住殖民地的工人們！”他嚷道，握紧了拳头在掌心上重重打了一下。“老板們讓我們流的每一滴血，都只会加速他們自己的死亡。斗争也許比我們的生命还要持久，可是絕望就是向敌人投降，不只是把我們的脖子，而是把我們孩子的脖子也套到軛下去。我們必須学会看得到我們鼻子底下以外的事。我告訴你們我看得見結局——工人斗争光輝、胜利的結局！”

那两个人渴望地看着他，眼里閃出驕傲的光芒。有一个長臉的高个子——就是那次在金剛石大厅里忿慨地取笑工人們，說“一天，一天，又一天”的那个人——在拉曼特的肩上拍了一掌。“說得对，同志！我們这些被藐視的西印度人总有一天会把这些島收归我們自己所有。这些婊子养的白人要是不象人对人那样平等地对待我們，我們就要叫他們滾回去。”

“不要錯誤地認為那样的一天会自动到来的，”拉曼特告訴他說。“我們大家必須准备作重大的牺牲。这是战争——他們的枪炮对着我們的历史！”

在这整个談話的时候，溫契斯特从厨房走到起居室，又从起居室走向厨房，坐在那把套着髒椅套的弯木搖椅上，輕蔑地低声重复着拉曼特的話。“叫他們回去工作——你总算不錯，还懂得这一点。你早就該这样做了。領袖！你是領袖？你可以騙过这些傻瓜，可是騙不了我。这场屠杀是誰引起的？‘絕望就是向敌人投降’——那么說来你还想要斗争？‘工人斗争的胜利結局’，”溫契斯特忿怒地格格大笑起来。“瘋了！”他嘟囔着說。

这两个罢工領袖离开以后，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走进了拉曼特的房間。“这么說你要战争。‘工人斗争的胜利結局！’你是工人們的禍水！我年紀比你大二十五岁，我的生活經驗，我对这

一帶工人的了解，都是你做梦也得不到的，我跟你說，你是个瘋子，嘿！跟英国政府作战？是誰解放我們的？你想要推翻他們嗎，你这么一个小人？推翻了他們，讓誰來吞噬我們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你在做梦！你把你自已称作一个領袖？你所要的不过是混乱。无辜的人民遭到屠杀，你自己却逃走了！”他的声音提得很高。拉曼特看出危机已經迫在眉睫，沒有作声。可是他那种严峻的神气里还不知不觉显露出一种輕蔑的表情，老头子見了，更是火上加油。“你居然想在我家中阴谋策划推翻政府。那不成！你另外找地方住去吧。”

女人們听见他提高了的激动声音，都走了进来。他的妻子极力劝他不要生气。

“你要我們到哪儿去呢？”凱西气忿忿地問，她的呼吸很是急促。她不等溫契斯特回答，就轉开身去，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

溫契斯特在揮着胳膊向他的妻子尖叫，說这不干她的事，叫她別管。

“別理他，別理他，”拉曼特对凱西說，又躺回到床上。

“不錯，我是个老混蛋，这就是你心中在想的——！”溫契斯特嚷。

“是我跟你这样說的嗎？”拉曼特問。

溫契斯特自覺說錯了話，自己在出自己的丑，可是在气忿之下，一时收不住口，就用一种威吓的口气回答說：“你以后会知道你自已犯了錯誤！”說完這話，馬上离开了房間。

溫契斯特是那么莫名其妙地妒忌拉曼特，甚至連拉曼特那么一声不响地躺在床上，他的呼吸声，他嘴唇的形狀和动作，他那种噉嘴唇的特征——所有这些都惹他生气。他离开了家，不讓自己有考虑的时间，一直到警察局去了。

拉曼特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作了以防万一的打算。凱西也来睡了，他们两个就一起讨论起他们的处境来。拉曼特决计回到費柴巴德去。现在警察不会再在那里搜捕他了。

“明天一早我就乘‘香紫罗蘭’走，”说完，他立刻出去告诉溫契斯特的妻子说，他跟凱西两人就要离开这儿，她可以放心了。

溫契斯特半夜里回来了。他妻子告诉他说拉曼特就要走了，他听了变得沉思起来，可是并不作答。

天刚亮的时候，他就起了床，一句话也不对他妻子说，偷偷地溜出了屋子。

五点半的时候，暗探和警察悄悄地走进院子，拔出手枪，守住了每一个出口。一个白人督察用枪柄敲打着后门：“我以法律的名义叫你开门！”

“他们已经来了，”正在穿女人衣服的拉曼特说。他扔下了衣服。“杂种！”

凱西伸出两臂搂住他，用力把他搂向自己的怀里。她呼吸很急促，眼泪顺着脸颊直往下淌。“天哪，天哪！”她悄没声儿地说。

“别让他们看见你这个样子，”他正颜厉色地对她说。“拭掉你的眼泪——快！有工人们在支持我们。”

他出去把警察放了进来。

溫契斯特的年老的妻子已经越来越喜欢凱西。她为她哭泣，也为她丈夫这种下流的行为感到羞耻而哭泣。

警察把拉曼特和凱西拷上手拷，送进一辆等待着的汽车，飞快地驶走了。在这个时刻，街上的人还很少，可是那个白人督察还要手持着枪站在汽车的脚踏板上。这幅景象引起了每一个人的注意。他们路过东方市场，那儿有成千个工人和佣人在买一

天的食物，而他們的主婦——白人也好，有肤色的也好——還在睡夢之中。有人一眼看見拉曼特的大腦袋和噉着的嘴唇。這樣的話立刻傳開了：“拉曼特！他們抓走了拉曼特！”突然間，一陣陣的笑聲在人行道上的人們中間爆發出來。“他在扮演牧童的腳色呢！”他們譏諷那個白人督察說。“跳過去吧！”督察把車慢下來越過一條溝渠的時候，他們譏刺地高聲喊道。“摔下來把你的屁股跌成兩半，你這個婊子養的！”他們嚷，把他們的笑聲象石塊似的朝那白人督察扔去。拉曼特微微往前一彎腰，在他旁邊的一個暗探把他推回去之前，剛來得及微笑着向人群打了個招呼。

第六十一章

第二天星期一，總督在立法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作了一番評論這次罷工的演講，這演講竟斷送了他的前程。

“我在島上各地旅行的時候，”他說，“有充分的机会看到工人們困苦的生活狀況。我毫不懷疑地認為，我們如果要消除最近這些騷亂的根源，防止它們重新發生，資方必須比現在更充分地認識到他們對人民所負的責任。按照我的看法——我這裡發表的只是我個人的看法——象現在這樣下去，局勢必定會惡化的，因為一方面，大量的股息付給了少數幾個國外的股東，而另一方面，那些出力創造這種財富的人，生活水平却絲毫沒有提高。我毫不懷疑地認為，這個殖民地有許多工人是受了委屈的。我所同情的是那些始終不想跟極端分子和搗亂分子結成聯盟的人，他們只是在千方百計地設法，想使老板們注意到他們的困苦境況。從我所掌握的證據來看，這樣的人是很多的。遺憾的是，我覺得，有許多資方人員事先不調查研究，就干脆拒絕了工人們

的要求，也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为了不使諸位可敬的議員先生錯誤地以为我是想把一些本来应该属于政府方面的責任移到資方的肩上，我要在这里指出，我已經向可敬的首席檢察官示意必須赶快設立必要的機構来处理工业上的爭端。

“我很高兴能向这个委员会报告，策划这些騷乱的首惡分子都已被捕。不幸得很，他們中間有几个已經被杀。我所以說‘不幸得很’，是因为我認为我們除非个人的生命有了危險，是誰也不願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的一——而他們这些人的被杀，大多数也是因为他們威胁了我們生命的安全。英国的法律可以保証这些人受到公平的审判……”

总督的話說完以后，出去參加加冕典禮昨天才回来的波依桑热烈地鼓起掌来，說他怎么也沒有想到他这一輩子居然会听到一个殖民地总督能象理查爵士那样极力支持他，为工人階級說話。他說理查爵士是那种为数不多的、真正信仰基督教的行政長官，他們最不相信自欺欺人，隱瞞坏事，光提好事。这儿的殖民地上无疑需要实行一次“新政”。政府应该看到，如果再不向殖民地人民施行“新政”，那就是政府有意在帮助那些总督大人所謂的搗乱分子——按照他的說法，应该是不法分子——而震惊文明世界的那些可恥罪行所以发生，完全应该由这些人負責……

波依桑坐下的时候，許多人拍手叫好，可是“石油”和“蔗糖”的代表一个接着一个站起来說，根据他們的看法，把过去几天所发生的事的責任全推到厂方身上是不公允的。一項事业如果得不到公允的收益，就沒人肯去投資。总督大人剛才提到某些公司收益較丰，可是每个公司最先考虑的，当然是投資者的利益。假如由于某种形式的政府控制，这些公司不得不减少它們股东的

股息，結果會怎樣呢？股東會把他們的錢投到一些獲利更大的事業里去，股票會跌價，這些公司可能因此倒閉，到那時候，島上的就業情況將會怎樣呢？總督大人想要改善的那種狀況——他的這一善舉當然是功德無量的——反而会大大惡化……

總督大人急忙回答說，他從來都沒想到過要政府來控制實業。這樣的想法是完全不合他的思想邏輯的。但是他的確在向每個資方人員呼喚，請他們認識到如果要讓這個殖民地繁榮起來，在商業這方面，必須少取多給……

道拉和鮑頓姆萊少校兩人都認為，總督的演講從最好的方面來說，只能在工人們的心里鼓舞起不正確的希望，煽動他們對資方抱敵對態度。從最壞的方面來說，它可能延長罷工的時間。這時候，包印特·比埃爾的罷工工人差不多全都復工了；可是道拉投資最多的費柴巴德油田還閉着，包印特·福爾丁也一樣。

鮑頓姆萊少校在道拉的私人辦公室里發泄了他心中的怒火。

“他們這些人新從國外來，對當地的現狀一無所知，却偏要發號施令，”他說。道拉听了，很愉快地感覺到他的朋友的身材雖然出奇地寬、厚、矮胖，他的臉雖然又大又結實，他的性格却是果斷的，意志是堅決的。“幾天以前，他跟我談起了住房的問題。我告訴他說我在歐洲看到過更糟糕的呢。玻璃窗！”鮑頓姆萊哼着鼻子說。“在這樣的氣候里！”

道拉沒好氣地把他的長腿擱起又放下。“我們這個國家里不要象他這樣的總督，鮑頓姆萊，”他一邊說，一邊用他骨瘦如柴的手敲着寫字桌來加重語氣。“前幾天，我曾跟好幾個人談起過這件事，他們都有同樣的看法，而且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看法。跟這班人，是不能講客氣的。以這次事件來說，從開始到結束都處理

的很不得当。死这么多人的責任應該由他自己一个人来負……停止了警察的工作来演講……”他輕蔑地把手一揮。“現在，他不但不推荐用‘九条鞭’，倒反而同情起拉曼特領導的那一伙沒法雇用的人来。这类的講話是能把整个国家断送的，你知道。我想，这样的事，我們中間恐怕誰也不能容忍！”

“我打算把这篇演講送到倫敦的董事們那儿去，”鮑頓姆萊少校說着，用他又粗又短的有力的指头把他雪茄的烟蒂熄灭了。

“我想光这样还不够，”道拉一边說，一边慢慢地搖着头，好象他葫芦里藏着什么重要的药似的……“依我的看法，我們應該把問題提交更高的一級。事实上，我認为我們應該亲自去找上院和下院里的董事。蔗糖业和市商会准会大力支持我們的，我可以这样对你說！”

鮑頓姆萊少校想了一想。“你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立刻。这問題太重要了，我們决不能因为有别的顧虑而把它耽擱下来。我們的理由很充足，你知道。光是他处理罢工的經過，我想，就足以促使殖民部对他不滿。”

“唔。我認得M—伯爵。我可以写一封私人信給他，把这儿的情况告訴他，請他安排一下，讓我們一到就能跟其他的董事見面。”

道拉拿起电话，叫他的秘書打听一下有关下一班开往倫敦的船的一些情况……

两星期以后，拉曼特在陪審官前面公开受审。起訴的罪名是煽动罪——处心积虑地用言辞来激怒人民的头腦，挑起阶级之間的不和，藐視司法当局。审判官是大法官奧斯本。

拉曼特想請有名的王室法律顧問德·古德萊先生为他辯

护。古德萊先生拒絕了。根据他只是在家庭圈子里发表的看法，他認為拉曼特是罪有应得的。拉曼特請了个印度律師。可是他跟那律師詳細地討論几次以后，就深信自己的罪名已定，如果想在审訊过程中有什么收获的話，只有靠他自己来进行辯护。他希望在做的时候，能把工人們的观点說出来，讓一部分至今還沒法听到的人听一下。

法庭上挤滿了工人，他們聚精会神，貪婪地諦听着他所說的，每一个字。門边，走廊上，都額外派有警察，一呼即至。陪审官臉上那种又緊張又不安的全神貫注的样子簡要地說明了每个人都觉得这次审訊是何等重要，也說明了陪审官都意識到工人們对他們怀有敌意。只有大法官奧斯本一个人很鎮靜。

当公訴狀上引用拉曼特那次演講的片断指責他的时候，他并不否認他所說的話。“不錯，我說过那样的話，”他斬釘截鉄地回答說。“我一点也不否認。不过我反对公訴狀上所作的解釋。我并没叫人使用暴力。警察当局为什么不把我全部的演講都拿到法庭上来呢？他們記下的演講，总不止这一篇吧。他們要是把其他几篇演講也拿来，就会看到我曾警告过大家不要使用暴力……”

但是，他把他主要的火力保留下来，集中在对陪审官的講話上。

“各位陪审官先生，”拉曼特满怀信心地說，就好象他是在金剛石大厅的一次会上講話似的，“我被控告在不同階級的人們之間挑撥起仇恨；那就是說，挑撥起工人对資本家的仇恨。警察当局提出来認為是我說的那些辭句，我的确說过，而且我什么时候也不曾否認过。不但沒有否認，我还完全承認我說过這些話。因为在說這些話的时候，我並沒有制造什么不滿，我只是表达了过

去就有的、現在还有的、而且在工人們中間始終存在着的那種不滿。你們中間有一個人敢對我說，工人們是滿意的嗎？”他用手在陪審席边上拍了一下。

兩個疲乏不堪的白人陪審官（這次審訊歷時已經五個小時）本來在剔着指甲；另外一個黑白混血兒交叉着兩臂在打呵欠。可是這時候，拉曼特的聲音是那麼真摯熱烈，那些陪審官听了，不管是白人、黑人或是棕肤色的，都拿眼死死地盯住了他的臉，一刻也不放鬆，那個剛才在打呵欠的人也睜大了眼睛呆呆地凝視着。

“工人們都清楚地認識到他們的生命掌握在資本家的手中，”拉曼特接下去說，“他們知道如果想过象樣一些的日子，唯一的希望就是說服資本家分出他們的一些利潤來。因此，資本家才是引起工人們不滿的根由。我，一個工人，站在你們面前，被控告在不同階級的人們中間挑撥起仇恨。可是，當最低工資委員會說一個勞動婦女每年只消一條褲子就夠了的時候，他們有沒有在不同階級的人們中間挑撥起仇恨呢？我敢打賭，你們中間有些人不曾看過那份報告。為什麼？那報告早已收回存檔了！”拉曼特叫喊起來。“連政府也覺得太不好意思，害怕——”

“刑事被告听着，”奧斯本大法官打斷他說，“我鄭重地勸告你不要在這個法庭上提高嗓門。我不願意先定你藐視法庭的罪。”

“我要是對法庭有失敬的地方，就在這裡道歉，法官大人——法官閣下。我並不是有意如此，我只是因為受了冤枉，心裡激動。那份報告就在這裡，各位先生，”拉曼特接下去說，把報告舉在他自己前面，“在這裡面，用白紙黑字寫得明明白白，一個人一天只要六毛九分錢就能生活，然而千萬個工人一天掙九毛錢，却生活

在困苦到了极点的活地獄里。我請問你們，这是不是在不同階級的人們之間挑撥起仇恨？如果法庭允許，我可以把有关的几段念出来——”

奧斯本法官又一次打断了拉曼特。

“我必須請你記住：你現在不是在街頭巷尾，而是在法庭上，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替你自己辯护。我看不出关于最低工資委員會的討論跟你的辯护有什么关系。”

“很好。各位陪審官先生，你們都知道暴力是在警察用武力把我們打出費柴巴德油田的时候开始的。我請問你們，那样的行动是为了要增进老板和工人之間的关系嗎？不但不是，我还認為这是故意要創造机会，好讓他們能使用武力来鎮压罢工，虽然罢工这类的事，如果早用談判的方式和資本家自願地‘少取多給’，本是可以避免的——我这里引用的是总督大人最近在立法委員會上忠告資本家的話。去年年底，費柴巴德发生罢工以后，那些報紙都要求警察用高压手段来对付工人，他們这样做，算是帮助建立良好的关系呢，还是在不同階級的人們之間挑撥起仇恨？我說，真正犯了煽动罪的那些人，并不在这儿这个法庭上！他們用行动和挑衅引起了工人的忿怒。應該在这儿受审的是他們这些人，不是班泽明·拉曼特。我們被迫不得不击退他們的进攻，要不然我們就得讓他們象墨索里尼对待埃塞俄比亞奴隶那样来对待我們。我知道有些人每月在狗身上花六十元錢——比数以万計的工人每月所掙的錢要高出两倍多。法律竟允許这样的事存在，允許報紙煽动別人来反对我們，因为我們曾要求別人把我們当作人看待，此外，法律还威吓着要把我們关进监牢，因为我們拒絕过那种連狗都不如的生活，請問，这样的法律公道在哪儿呢？这样的法律是什么人的法律呢？这不是我們的法律，

这是用来压迫我們的——”

“我必須警告你，”法官打斷他說，一邊把眉毛一揚，眼睛一閉，顯出一副膩煩不堪的樣子，“我不能允許你在这儿作政治演講。我還要警告你，你剛才說的關於法律的那些話，是有藐視法庭之罪的。我因為看你不是學法律的，才寬恕了你，可是我警告你不要再說這樣的話，要不然，我是不会再寬容你的。”

“謝謝你，先生。各位先生，我曾看見過一些男人和他們的妻兒真正在活活餓死——”

“是的，這樣的話我們已經聽你說過了，”奧斯本大法官舉起了一隻手說，“可是你現在必須為你自己作辯護了。你已經根據你自己的看法把一個油田區的生活情況描繪得淋漓盡致了，可是你預備怎樣為控告你的罪名來替你自己辯護呢？”

“我直截了當地說，我沒有罪，那些有罪的人並不在這個法庭上。我說的那些話，只不過用來表達人民受到那些有罪的人挑釁以後心中的感覺而已，而那些有罪的人，却是有權力制訂法律的——”

法官把手一舉，向拉曼特表示他又快要犯藐視法庭之罪了。

“法官閣下，一個非常有名的法國作家阿那托爾·法朗士^①曾經說過，乞丐和王子同樣有睡在橋下的自由。在這一點上，我沒什麼話可說。可是我請你們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各位陪審官先生：是什麼東西促使我跟工人們那樣講話的？你們相信不相信我明知道手無寸鐵的工人一定會吃虧，卻還是希望他們使用暴力？事實證明，工人們手裡是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武器的。如

① 阿那托爾·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1844—1924)，法國著名的小說家，著有長篇小說泰綺思、企鵝島等。

果我并不希望他們使用暴力，那么我的目的何在呢？我只是希望我天天看見的那些在痛苦中掙扎的工人多得一些他們替石油公司創造的財富。是的，我煽動他們追求这样的目的！我做了这种世界上每个工会都有权利做的事，你們是不是要宣布我有罪呢？如果你們宣布我有罪，那么你們是倒退到一百多年前的旧时代去了，那时候，英国有一些人被当作罪犯流放出去，只是因为他們胆敢組織工人来反对老板。一百多年过去了，可是我們平安地罢工和糾察的权利在哪儿呢？檢察官剛才談到什么工业上必須稳定，如果我們要取得进步的話。他應該說，要工业上稳定，必須讓工人們忍受飢餓、墮落和死亡！我反对这样的安排。每一个只要对自己的同胞还有一点同情心的人，都一定会反对这样的安排。”拉曼特向奥斯本大法官轉过身去，大法官正伏在桌上，若有所思地在玩弄手中的鋼笔。“我要講的話就是这些，先生。”

拉曼特坐下的时候，法庭上起了一片响亮的嗡嗡声。警察馬上讓声音靜了下来。

“你們要不要考虑一下你們的評决？”奥斯本大法官問陪审官。

陪审長說他們要考虑一下。陪审官一个跟着一个走了出去，法官也离开了法庭。他才一离开，到处都是贊揚拉曼特的演講的語声。有人朝他揮手微笑。警察把一个抗議着的人攆出了法庭，同时严厉地、可是白費力气地想叫其他人靜下来。

三个小时过去了。外边，天已經黑下来。又过了一个小时。七点半鐘的时候，陪审官又重新出現。大家为了向法官致敬站起来又坐下以后，法庭上是一片充滿着期待的宁靜。一个女人严厉地看着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咳嗽着的男子。

“各位陪審官先生，你們考慮了你們的評決沒有？”

“我們認為被告有罪，法官閣下。”

法庭上又起了一片嗡嗡聲。

奧斯本大法官臉上露出快慰的表情。他點點頭。

“拉曼特，我認為陪審官作出的決定，是根據他們面前的證據作出的唯一可能的決定。我毫不懷疑地認為，你在費柴巴德人民中間製造不滿，讓他們起來反抗他們的僱主，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的。你明知道自己能支配這些沒有教養的工人，却還要堅持不渝地在他們心中喚起一種僱主們怎麼也無法滿足的欲望。”這位學問淵博的法官在這句話上加重了語氣。“殖民大臣雖然給了你警告，你却置之不理。你沒有作過任何努力來阻止人民向法律公開作戰。”他的口氣里顯出一種忿怒的、深痛惡絕的聲調。“照我的看法，你演講以後所發生的這一系列凶殺事件，主要都必須由你來負責。少數人的集團必須認識到，他們不能靠犧牲公眾的利益來改善自己的地位。你這樣煽動少數幾個失業的不滿分子的做法，是向社會秩序直接挑戰，是向人民的安全直接挑戰，而人民的安全，不管富人也好，窮人也好，都是有法律加以保障的。你這種反社會的行為必須受到嚴厲的處分。我毫不猶豫地判你最大的罪，罰你做三年苦工。”

第六十二章

不管島上各地起了怎樣的騷亂，不管工人們有了什麼樣的新思想和欲望，聖克萊的寧靜生活還是照舊。它象是個滿是粘土的泥沼，風吹不纏這裡的水面。太陽每天照在上面，在這個溫暖潮濕的地方孵育出千百萬只蚊子，準備帶給人類痛苦和死亡。

有一天，工人們會填滿這個泥沼，在過去蠕動着孑孓、孕育着死亡的地方，在花草中間，造起一幢幢工人的住宅……

大罷工的回聲也傳到了德·古德萊先生那里。他的種植園里的工人任意摧毀果樹，到他這里來要求增加工資。他並沒象他妻子勸說的那樣“叫他們滾蛋”。這時候已經沒有警察來保護他的種植園，而他並不願意失掉這些種植園。他漲紅了臉，皺着眉頭，鎮靜地妥協了，工人們也就恢復了工作。

今天晚上，在罷工發生後六個星期，他坐在走廊的角落里（那個角落由於多年來吃過晚飯後一家人都在這里閑坐，已成了聖地），那盞座燈放在他和他妻子的中間，他的兩隻腳跟往常一樣擱在混凝土的欄干上。他在閱讀最近一期的時代報。他旁邊坐着克洛帖爾德姑母和阿維特。喬治到英國去了——在他看來，只有英國才是他該留下的地方。梅是工人們進襲聖弗拿多時倉惶地逃到她父親家裏來的，這時早已回去過她被“不法分子”所打斷的那種耽于橋牌、網球和茶會的生活了。

安德烈跟往常一樣到得很遲，正一個人坐在飯廳里吃晚飯。

這時候，安德烈擦了擦嘴，扔下餐巾，嘆了口氣，臉上露出淡淡的笑容，走到廊子裏去跟他家人在一起。他有重要的話要向他們宣布。

“他們聽了一定都要氣死，不過還是現在說了完事的好……多麼象去看牙醫生啊！只不過是我去拔他們的牙齒，不是我自己拔牙……”

他走進廊子上那塊聖地的時候，他的姑母說：

“亨利！把那個可憐的警察活活燒死的那一伙人怎麼樣了，已經審訊過了嗎？”

“不錯，今天剛審完——今天剛審完！”他向她彎過腰去，大

声喊道。

“啊！”她嚷道，一边感激地举起她两只暴满青筋的又瘦又白的手表示赞成。她不耐烦地等待着这件大事历时已经很久了。“有罪，当然啦。奥斯本大法官怎么办的，把他们全都判成死罪了，我希望？他们是罪有应得的，你知道。”

她弟弟微微摇了摇头，嘴唇间露出一种不快的神气。“他们都无罪开脱了。”

“什么！”克洛帖尔德姑母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陪审官把他们的罪开脱了？真是一群傻瓜！以后我们就是在床上被人谋杀，他们也会当作没事的。这么是非不分，太可耻了！”她的脸涨得通红。她在椅子上蠕动着，挺直了腰板靠在椅上坐好，好象要用她的姿势来说明她要在道义上跟这种善恶不分的判决划清界线。

“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罪开脱？”德·古德莱太太问她的丈夫。她正在编织一件非常华丽的手工，她那没有血色的又白又胖的手腕和手指迅速地动着。

“证据相当矛盾，”他回答说。

“人民不愿意彼此出卖，”安德烈说。“再说，凯桑德拉·华尔考特，二十四个被告中的主犯，过去还在奥斯本大法官的家里当过佣人。”

他们听了这话，都吃惊不小，同时使他们不快的是，安德烈似乎很乐于跟人谈这些细节。

“她现在是拉曼特的妻子，”安德烈接下去说。“我认得她。象她这样的人，谁也不相信她会杀人的。有人说她手里拿着一罐煤油。另一个说她根本不在出事地点附近。第三个说她在院子里，可是离杜克很远。”

克洛帖尔德姑母張大了嘴凝視着他。“你認識这个畜生——这个夏洛蒂·戈德①？你真一点也不知自爱，安德烈。”

“不錯，我認識她，”他回答說，“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他看見大家都为了他跟凱桑德拉相識生气，就不自覺地夸獎起她来，把各种美德都堆在她身上。

克洛帖尔德姑母用她又瘦又白的手指緊緊地握着、抓着椅子的扶手，弯着腰，豎起耳朵听着。突然間，她聳了聳肩膀，把身体放松下来。“他这些念头是哪儿来的，亲爱的？”她問他弟弟。“我們家里是沒有这样的思想的。”

德·古德萊先生严厉地清扫了一下他的喉嚨。“总督馬上要回国了，”他告訴她說，为的是岔开話題，另談些不这么不愉快的事。

“身体不好？”德·古德萊太太問。

“不好？”姑母說。“酒喝得太多了？”

“我相信他是撤职回国的，因为他对这次的騷乱处理不当，”德·古德萊先生說。

“他的眼睛？他眼睛不好？”姑母重复着說，臉上显出一种不相信的詰問神气，心中很为她自以为听到的話担心。

“騷乱，騷乱！”她弟弟突然膩煩地喊道。“他一开始就处理得不对。”

“他杀的人不够多，”安德烈冷冷地說。

他父亲辯护說：“皇家調查团搜集了証据，把問題分析得很清楚：理查爵士主意不定跟这次死这么多人有很大的关系。”

① 夏洛蒂·戈德 (Charlotte Corday, 1768—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暗杀雅各宾党領袖馬拉的女凶手。

“呃，他們必須找到一只替罪羊，這是他們的工作。”

德·古德萊先生聽了這話，心里更煩惱了，就拿起了時代報。

“可是，”安德烈接着說，“人民总算爭取到了他們早就該有的工會組織。”

“你懂得些什么？”動了氣的父親說。“法律早就規定了。”

“什么样的法律？那種規定‘資方如因罷工受到損失，可以向罷工者起訴要求賠償’的法律？話說回來，我不是到這兒來吵嘴的。我是來向你們宣布消息的。”他轉向他姑母說：“你聽了准會感到興趣，姑母。”

“是嗎？什麼消息？”她問，一邊溺愛地顯出很感興趣的樣子向他微笑着。“關於夏洛蒂·戈德的其他新聞？”

“不是。關於我自己的。”

“是嗎？什麼？快結婚了？”

“猜得好！”安德烈嚷道。“什麼時候還沒決定，不過盡快。”

他父親把報紙放低了些。

阿維特微微露出不信的神氣問：“誰家的姑娘？”

“呃，快說，快說！”克洛帖爾德姑母微笑着堅持說。

德·古德萊太太說：“是我們認識的嗎？”

“你認識倒是認識，不過你不會贊成。是艾麗娜·亨力克斯，你過去那個女裁縫的女兒。”

“安德烈！你在說笑話，”他母親正色說，同時把手工放了下來。

德·古德萊先生又把報紙舉了起來。

克洛帖爾德姑母說：“她是誰？我從來沒聽說過這樣的人。”她現在不再微笑了。

“她母亲是做裁缝的，”安德烈回答说。“一个女裁缝——一个委内瑞拉人！”他喊道。

“啊哟——哟！”他姑母轻轻地惊叹了一声，脸上露出非常吃惊的神气。

“要是我能避开不谈，”安德烈对他的母亲说，“我是决不願跟你談起这事的。可是我总不能有一天突然在桌上宣布说：‘我要出去結婚了！’說完就站起来到教堂里去。”

德·古德萊先生的两只長手紧紧地握着报纸，不过他只是出神地瞪着它。

他妻子拿起了她的手工，她那蒼白的指头和手腕又开始灵巧地动起来。她的嘴唇几乎在她冷酷、蒼白的臉上消失了，好象被她做手工的針綫縫了起来似的。

“你現在大了，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她咬牙切齿地说，“不过我希望你認識到这一点：拿你的社会地位来说，你是完了。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工作要考虑。跟这样的姑娘結婚，不会使你找起工作来更容易的，而你自己是过慣一定水准的生活的。你可別指望我們来看你。以后你也甭想把这个下流女人帶进这屋子来！”

“帶她到这儿来？”安德烈嚷道，被她的話激怒了。“凡是我所爱的东西，我从来不帶到你这儿来，以后也永远不会！”說完这話，他馬上奔出了走廊。

德·古德萊太太低下了头做她的手工，指头动得比以前更快了，可是她嘴角上禁不住顫抖了一下，她把手举起来急急地拭掉了几滴泪水。她鼓足了勇气想控制住湧上来的潑泣，不过她儿子最后的一句話深深地伤了她的心，突然間，她手中紧握着銀針和手工，站起来急促地走到黑暗的客厅里去了。

德·古德萊先生把報紙往鋪着瓷磚的地板上一扔，來回踱起來。

“呃！”克洛帖爾德姑母嘟囔着說。“我們尽可能地想遠離非洲，可是他……”她絕望地聳了聳肩膀。

* * *

六個星期以前，騷亂剛剛平息，理查小姐到亨力克斯太太家裏來了一次。亨力克斯太太有一年多沒看見她的老朋友了，這個老朋友還欠着她五元錢，是在1935年借去付房錢的。那一天亨力克斯太太的心境很不好。開槍屠殺工人，喬拒絕接受清道夫的要求，她自己的欠債——這些東西在她內心交織成一片又忿怒又絕望的感情。

理查小姐開始談起她一個在紐約的侄子來。

“他的日子過得真不錯，親愛的，還寄給我四十元錢呢，作我生日的壽禮，”她說。

她早就不感激亨力克斯太太了。她這人天生別扭，好妒忌，心懷惡意，這時她一心想挑起她朋友的妒忌心。其實她侄子只寄給她十元錢；她把它夸大了四倍。

“他真是你的活寶貝，親愛的，”奧萊麗亞說，也忘了她朋友還欠着她五元錢。“我真希望也有人這樣寄錢給我……事實上，我很希望自己能到美國去。有人說只是到那里去困難，可是到了那里，親愛的，掙起錢來可真容易！”

“到那里去有什麼困難，奧萊麗亞？他就沒遇到什麼困難。我親愛的孩子，他所要做的只是弄一張護照，以後就乘下一班輪船去了。

“什麼！我却聽人說的困難萬分！”奧萊麗亞說着，心中立刻起了一種想逃出這個屋子、這個島和逃避她一切困難的強烈渴望。

理查小姐忘了說她侄子是在十五年前去紐約的，那時候弄護照還十分方便。她也沒說他事先已接洽好，一到就有工作做。她只是象本地土話所說那樣，不住地“撥火”，拚命吹牛說大話，亨力克斯太太听了，却全都相信。

理查小姐走了以後，奧萊麗亞打定主意到美國領事館去申請護照。第二天，為了弄現錢買些暖和的衣服，她把洗滌缸賣了，還討了價錢準備出賣她的衣櫃。一連三天，她見了每個人都大談其紐約，告訴顧客們說她們將要看不見她了，而且由於心里興奮，她把她們的活兒都耽擱了下來。

艾麗娜驚慌起來。她想勸說她母親打消這樣的念頭。

“我們不到紐約去賺大錢，倒呆在這裡挨餓，跟那班叛徒和英國寄生蟲廝混？”她母親回答說。“你沒有抱負？這個地方有什麼值得我們中間任何人留戀的？瞧喬，最後的那一個。他要求人民選舉他，作了各種各樣的諾言。現在他却反對起他們來。他們都快要餓死了，可是有什麼辦法？所有這些特立尼達的政客都是一個樣的——每人只為自己打算！”

過去兩個月里，安德烈常常到她們家來。艾麗娜已不再懷疑安德烈是愛她的。但是他還沒把他的愛說出來。安德烈知道他一旦說出了他的愛，自己就得跟她終身相愛，因此現在他雖然愛她，心中却仍舊有點遲疑不決，給他自己和她都帶來很大的痛苦，原因只是他想先弄清楚自己對她的感情到底有多深。

艾麗娜勸過她母親不要到紐約去的第二天晚上，安德烈來看她了。

亨力克斯太太容光煥發，滿面堆笑，出來把她的計劃告訴給安德烈聽，就象她告訴每個人那樣。艾麗娜一句話也不說，只是默默地看著她的指甲。她母親離開房間以後，她就跟安德烈談

到“目前盤踞在她腦子裡的那種新的荒謬想法。她決計要我跟她一起去……”艾麗娜的聲音哽住了，嘴唇顫抖起來，她用手掩住了自己的臉。

安德烈猛地驚慌起來。“離開這兒？你怎麼能這樣呢！”他嚷道。他俯在她身上，用兩臂摟住了她：“艾麗娜！”他差不多帶着哭音低聲懇求說。“我愛……看看我。”他把她泪流滿面的臉轉過來朝着他自己的臉，在她眼睛裡尋找他心中的愛的反映。

她嘯唏起來，伸出了兩臂抱住他，顫巍巍地把自己的臉貼住他的臉。接着，她拭掉眼淚，用手捧住他的臉，目不轉睛地盯着他的眼睛看。“真的嗎？”

“千真萬確，”他悄沒聲兒地說，他眼中顯露出來的愛情把她心裡的最后一絲懷疑打消了。

艾麗娜閉上了眼睛。她顫抖起來。“這可能是真的嗎？”她心裡想，覺得自己的神魂都出了竅，飄飄蕩蕩地進入了一個無憂無慮的極樂世界。

他們走到亨力克斯太太那兒。她不懂得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喜形於色。她還以為那是她自己的快樂在他們身上的反映。

“那麼說來，你打算一個人去紐約嗎？”安德烈說。“艾麗娜不能去了。她就要跟我結婚了。”

“什麼？什麼時候？”

“我說不准。一年，一年半，兩年——反正儘快。你不会丟下她一個人去吧？”

亨力克斯太太雖然吃驚不小，却立刻隨機應變起來。“你也去，安德烈，你會發迹的。在這個島上會有什麼出息？什麼出息也沒有！”

安德烈搖了搖頭。“首先，我們決不可能象你所想象的那樣

說走就走。由于移民限額，你得等好几年才能弄到护照，而且到了美国，身边至少拿得出五百元現錢。难道没人告訴你這情况嗎？此外，我們也不能永远逃避現實。你想逃避一个压迫你的制度；可是在美国，也是同样的制度，而且因为那制度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將會压迫得你更凶。別去了。”

亨力克斯太太才不管什么制度不制度呢。她現在想到的只是这个完全不可能办到的新意見：她必須备有五百元現款，等上好几年弄一張护照。

“你這話的确嗎？”她嘆道。“的确嗎？誰也不曾跟我說过。”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安德烈斬釘截鉄地告訴她說。“你要是不信，可以去找領事核對一下。”

“这么說我得象个犯人似的永远囚禁在这个地方了？”她問，失望和絕望的泪水湧到了她的眼里。她在床上坐下，两手捧着一件从她衣服堆里挑出来的衣服。有些衣服她認為不适合在寒冷的地方穿，准备留下送人，有些衣服她打算自己帶去。她已經挑出了一小堆衣服放在一旁准备送給理查小姐。“他們干嗎要撒謊呢？”她哭着說。“再說，她还欠我五元錢呢！”她擤了下鼻子。“亲爱的，我还在这儿哭呢，这样的事，正是我一向渴望着的，”她对安德烈說，同时一种快乐的笑容，象阳光一样，从她眼泪中閃現出来。然而在这微笑之中，她的泪水又流了下来，她于是迅速地站起来，用两臂抱住他的脖子，拥抱他一下，轉过臉去……

現在，在六个星期以后，安德烈在家里宣布了他打算跟艾丽娜結婚的意思，就出来找他的未婚妻了。他发现艾丽娜在跟凱西談話。她一出獄，就来找亨力克斯太太。她把她經過的一切都講給她們听，她談起小格拉西，談起她的丈夫班·拉曼特——一想起他，她心里就难过起来——談起包印特·福尔丁的屠杀，

以及她怎样領头帶着罢工工人在圣弗拿多游行示威。她也談起去年十一月間大示威的情形，以及她和別的人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所受的一切痛苦。她直到十一点才起身告辞。亨力克斯太太反对說，这时候去費柴巴德太晚了，同时提出替她鋪一張床留她宿一宵。凱西高兴地接受了她的邀請。

她站起来进去睡覺时，安德烈和艾丽娜都觉得对她非常尊敬和欽佩，对于普通人民，他們从来不曾这样尊敬和欽佩过的。

“是的，一个挺不錯的女人！”安德烈說。“她是可以在生活中要求占一个地位的。”他摩挲着艾丽娜的手，若有所思地頓了一下。“旧的歌已經唱完了。工人階級將要开始唱一曲他們自己的歌。只有他們，只有象凱西一样的人，才能担当起目前必須做的工作。只有他們才能斬断我們身上看不見的鎖鏈，把我們改变成抬得起头来的人。天哪，艾丽娜，在他們旁边，我現在覺得自己是多渺小啊！我做了些什么来着——我，一个伯爵和黑人奴隶的后裔？”

“我們每人都可以向那个事业貢獻出一分我們自己的力量，”艾丽娜告訴他說，一边紧紧地捏着他的手，把自己的臉頰依偎到他的手上。“那事业还不是你的。你還沒找到它，不过你很快就会找到它的——我知道。”

“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嗎？”

“真的！”她說，又热情又自信地看着他的眼睛。

他渾身起了一陣顫栗。“直到現在，我才敢承認他們的血就是我的血。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同胞！我要活下去，我要幫助他們为爭取他們所向往的新生活而斗争……！”

艾丽娜望着他，两眼閃着光。“他們也是我的同胞，”她說。“不是帶着羞恥，而是帶着驕傲来承認这件事，讓人心里多痛快啊！”